


新唐書

第八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 第八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黄永年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Ⅰ.新… Ⅱ.黄… Ⅲ.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Ⅳ.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5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新唐書

(全八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16　字數 7,8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新唐書》8 册　1008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毆(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毆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毆"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毆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毆"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䯗髀)　缶(缻)　黎(䔧)　褌(禈)
辯(䛒䛒䛒)　蓋(葢)　瞀(瞀務)　善(譱)
飆(飈飈)　剛(𠜶)　料(斸)　觴(觴)
餅(䴵)　詬(詢)　躪(蹦)　舐(䑛)
豺(犲)　轂(轂)　櫺(欞)　疏(踈疎)
躔(躔)　罐(鑵)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躶)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榷欜檬)
欸(欸)　悸(痵)　秣(眜)　蜿(蟺)
垂(𡍮埀)　奸(姦)　粹(粹)　腕(掔)
齪(躖)　殲(殱)　腦(䐉)　尪(尩尫)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慫(慫慫慫)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䙅)
斗(斗)　絕(𢇍)　縈(縈)　燁(爗)
陡(阧)　誑(誆)　蛆(胆)　曄(暤)
扼(搤)　框(閶)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攬)　穡(穡)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 | | | |
|---|---|---|---|
| 籲(籲) | 燥(𤏶) | 煮(鬻) | 棕(椶) |
| 鳶(鳶) | 潴(瀦) | 装(裝)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新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17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别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别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249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説,舊史事實零落,没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録、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録》二十卷、《唐宣宗實録》三十卷、《唐懿宗實録》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録》三十卷、《唐昭宗實録》三十卷、《唐哀帝實録》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柷,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吕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别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别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説,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録。吕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吴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内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説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爲一卷以外，其他均爲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爲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爲《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內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爲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没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别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衹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没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説："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録》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爲"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內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爲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內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爲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没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爲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爲"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爲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爲《舊唐書》、後修者爲《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爲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是因爲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内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没有區别)。文内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録標題内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 唐書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第三册

## 第四册

## 第五册

## 第六册

## 第七册

## 第八册

# 唐書卷二百四

##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 方技列傳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玆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凡是推算天文曆法、占卜、看相、醫術、技藝，都屬方技。能以方技使自己顯揚於一世，也是從上天那裏獲得的悟性，不是積久成習而達到的。然而士君子能這樣，就不會迂腐，不會拘泥，不會驕矜，不會神化；小人能這樣，就會迂腐而進入束縛阻礙的境地，拘泥而不能通達大方，驕矜向衆人誇耀，神化來欺騙衆人，所以從前的聖人不以此教人，就在於有所顧惜。就像李淳風規勸太宗不濫殺，許胤宗不撰著方劑之書，嚴譔規勸不要合葬乾陵，纔是卓然有益於時政的高明之舉，都值得珍視的。至於王遠知、張果、姜撫等人的行爲詭秘幻怪，又是方技中的下流了。

###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黄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群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

李淳風，是岐州雍縣人。父名播，在隋朝做官任高唐縣尉，後來棄官做了道士，號爲黄冠子，用言論和撰述來表現自己。李淳風自幼豪放俊秀，博覽群書，通曉測算天體和曆算。貞觀初年，與傅仁均辯論曆法，議論之人大多附和李淳風，因此以將仕郎的官階入值太史局。他製造渾天儀，批評指摘前世的得失，著《法象書》七篇進獻給太宗。升任承務郎，遷任太常博士，改任太史丞，與諸儒士著書，遷任太史令。太宗得到隱秘的讖語，説“唐朝中道衰弱，有女武將取代皇帝。”太宗因此詢問李淳風，他回答説：“徵兆已經形成，就在宫中。再過四十年而稱帝，稱帝後將唐室子孫消滅殆盡。”太宗説：“我將她搜查出來殺掉，怎麽樣?”他回答説：“上天的命令，

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絶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不能背離，而那個能當皇帝的人最終死不了，徒然會因誅殺被懷疑對象而禍及無辜。況且她是陛下所親愛的人，過了四十年就老了，老了就會仁慈，雖然承受帝位而使王朝改姓，却不能滅絶唐朝後嗣。如果殺掉她，又會出現年輕的人來代替她，靠多殺以求一逞，那麽陛下的子孫就會一個不剩了！”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不再追究。

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秘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并擢太史令。

李淳風占卜吉凶，就像符節相合一樣，當世的術家認爲有鬼神幫助他，不是學習可以達到的，終究是深不可測。因功勞封昌樂縣男。接受詔命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人校正《五曹》、《孫子》等書，修定注解，立在學校中。著有《麟德曆》代替《戊寅曆》，占候之人贊許它最爲精密。從秘閣郎中再任太史令，去世。他所著的《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流傳於世。子名該，孫名仙宗，都升任太史令。

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唐朝初年論述曆法的祇有傅仁均。傅仁均，是滑州人，官位止於太史令。

## 甄權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秘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針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

甄權，是許州扶溝人。因母有病，與弟甄立言研習醫書，於是成爲名醫。在隋朝做官任秘書省正字，托言有病而免職。魯州刺史庫狄嶔患風痺不能拉弓，甄權讓他拿着弓箭對着箭垛，用針刺他的肩隅，一刺入，就説：“可以射箭了。”果然像他説的一樣。貞觀年間，甄權已經一百歲了，太宗幸臨他家，察看他的飲食，咨詢他的養生之術，升任朝散大夫，賜給几杖、衣服。不久去世，享年一百零三歲。所著《脉經》、《針方》、《明堂》等圖流傳於世。

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黄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

甄立言官任太常丞。杜淹被足腫病所苦，太宗派他去探視，他説：“此後十天，午時，就要死去。”果然如此。有個道人患心腹脹滿病已兩年多了，他診斷説：“腹中有蟲子，是誤食頭髮造成的。”讓他服用雄黄一劑，不多久，吐出一條拇指粗細的蛇，没有眼睛，用火去燒它散發出頭髮的氣味，於是病愈。

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

後世以醫術顯揚的人，有清漳人宋俠、義興人許胤宗、洛陽人張文仲李虔縱、京兆人韋慈

韋慈藏。

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

許胤宗

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黄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虚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

藏。

宋俠官任朝散大夫、藥藏監。

許胤宗在陳朝做官任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中風不能講話，脉象沉弱難以診斷，醫生禀告説没有辦法可治。許胤宗説："不能服用湯藥。"隨即用黄耆、防風煮湯數十斛，放在床下，熱氣如霧，熏逼太后，當夜她就能説話了。提升他任義興太守。武德初年，幾次晋升任散騎侍郎。關中多發骨蒸病，互相傳染，得病的都要死去，許胤宗診治過的都能痊愈。有人勸他著書留給後人，他回答説："行醫衹是一種意念，思考專深就能得到。脉的情况幽微而難以明瞭，我内心能够理會，嘴裏却不能表達出來。古代的名醫，關鍵在於審視脉象，病症纔可以辨識。病與藥相當，衹用一種藥方去攻病，藥氣單純而治愈迅速。如今的人不善於辨别脉象，用表面現象去揣測病症，廣用藥物以期達到功效，就像打獵不知道兔子在哪裏，在原野上廣布網羅，而希望有一人能打到兔子，獵術也就顯得疏陋了。一種藥偶然得當，其他的藥相互制約，不能專力去治病，這就注定了疾病難以治愈。脉象的妙處不可言傳，空寫方劑之書，最終對世人没有益處，這就是我不願著醫書的原因。"他去世時享年七十餘歲。

張文仲

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

張文仲在武后時做官，官職做到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正在上朝，疾病發作，倒在宫殿上。張文仲診斷説："這是憂憤成疾，如果是脅部疼痛，恐怕就不可救治了。"一會兒就告訴説脅部疼痛。他又説："痛到心中就死了。"不一會兒就心痛而死。張文仲論風與氣尤其精專。武后召集諸醫生與他一起著書，詔令王方慶監督他們。張文仲説："風的情况有一百二十四種，氣的情况有八十種，不按時治療，死期就要到了。衹有患有頭風和上氣、足氣的人，可以經常服藥治療。患風病的人，在春秋二季之末月，可讓排泄暢通，就不會使病情加劇了。其餘的要隨病情的發展，按時調整。"於是著《四時輕重術》共十八

種進獻給武后。

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李虔縱官任侍御醫，韋慈藏任光祿卿。

**袁天綱　袁客師**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袁天綱，是益州成都人。在隋朝做官任鹽官令。在洛陽時，與杜淹、王珪、韋挺交游，袁天綱對杜淹說：“公的蘭臺、印堂完整而寬大，將以文章顯揚於世。”說王珪“法令紋形成，天地相對，不出十年可任五品官職”；說韋挺“面相如虎，會因勇武而當官”；“但是三君日久都會受到貶謫，我會見到這事的發生”。杜淹以侍御史的身份進入天策府任學士，王珪任太子中允，韋挺和隱太子關係親密，被推薦任左衛率。武德年間，都因事流放巂州，三人去見袁天綱，袁天綱說：“公等最終將要顯貴。杜淹官位三品，壽命不好預測，王珪、韋挺也是三品官職，任職晚於杜淹而壽命要超過他，祇是晚年都很窘困。”他對竇軌說：“您的伏犀貫通玉枕，輔角完好隆起，十年後將要顯貴，立功大概在梁州、益州之間吧。”竇軌後來任益州行臺僕射，袁天綱又說：“赤脉侵犯瞳子，一說話赤氣就浮上面部，公當將軍一定會多殺人，希望能自己警戒。”竇軌果然因犯事被召還朝廷。袁天綱說：“公不要擔憂，輔角右側有光澤而且跳動，不久一定能還職。”後來果然又回任都督。

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宫，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

貞觀初年，太宗召見他說：“古代有君平，朕如今得到你，兩者相比如何？”袁天綱回答說：“君平生不逢時，臣自然勝過他。”武后年幼時，袁天綱見到她的母親說：“夫人的骨法應生貴子。”於是相看二子武元慶、武元爽，他說：“官職可到三品，是保家之主。”見到韓國夫人，說：“此女顯貴但對丈夫不利。”武后最小，保姆抱着她來見，騙他說是男孩兒，袁天綱看看她的步態和眼睛，吃驚地說：“龍眼鳳頸，是最顯貴的表徵；如果是女子，會作天子。”太宗在九成宫，命令他給岑文本看相，他說：“印堂光潔而平坦，眉毛超過眼睛，因此文章名震天下。頭上生骨而沒有長成，從前面來看，按骨法可得三品官職。但肉和骨不相稱，不是長壽的徵兆。”張行成、馬周來見他，他說：“馬君的伏犀貫通腦部，背

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

上好像負有物品，是顯貴的表徵。近古以來君臣融洽投合没有比得上您的。然而面色赤紅而耳部無根，後骨没有隆起，壽命不會長久。張行成得官較晚，最終要位居宰相。”他的相術精確都如同此類。高士廉説：“您最終做到什麼官職？”他回答説：“我到夏四月，氣數就完了。”他如期死在火山令任上。

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子名客師，也承傳他的相術，任廩犧令。高宗把一隻老鼠放在匣中，命令術家猜測，他們都説是老鼠。衹有袁客師説：“雖然的確是老鼠，然而放入時是一隻，出來時就是四隻了。”打開匣子，那隻老鼠生了三個小老鼠。他曾渡江，剛一上船就退了回來，左右求問緣故，他説：“船中的人鼻下氣都是黑的，不可以渡江。”不久有一男子，跛足背着東西，徑直來到船上，袁客師説：“貴人在此，我可以渡江了。”江中忽然起風，差點翻船但幸免。那跛足男子就是婁師德。

張憬藏

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禄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没入掖

當時有個長社人叫張憬藏，技能和袁天綱不相上下。太子詹事蔣儼向他請教，他回答説：“公將被困在三尺土下，六年過後而顯貴，六十歲時官位做到蒲州刺史，就没有俸禄了。”蔣儼出使高麗，被莫離支囚禁，關在土屋中六年後返回。當他任蒲州刺史時，正好是六十歲，就召集掾史、妻子，告訴他們自己要死了，不久下詔允許他退休。劉仁軌和同鄉人靖賢請他占相，張憬藏回答説：“劉公會在五品官任上被謫降，最終要位冠人臣之上。”對靖賢説：“按您的骨法將客死他鄉。”劉仁軌後來任尚書僕射。靖賢輕蔑地説：“我的三個兒子都富有田宅，我怎麼會客死他鄉？”不久三個兒子死去，田宅也賣光了，寄住在朋友家中死去。魏元忠年紀還小時，去見張憬藏，請他相面，他很久没有回答，魏元忠生氣地説：“窮困和顯達自有天命，何必讓你預卜呢？”拂衣而去。張憬藏急忙起身説：“您的相是在生氣的時候，官位一定會做到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與他交游，張憬藏説：“三人都會做到宰相，然而姚崇最顯貴。”郎中裴珪妻趙氏去見張憬藏，張憬藏説：“夫人的眼睛修緩，

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相法上叫‘豕視淫’，又說‘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將要獲罪。”不久因奸獲罪，被充入掖廷。裴光廷掌握朝政時，張憬藏用紙大寫“台”字投給他，裴光廷說：“我已位居臺司了，還有什麽事?”三天後，被貶爲台州刺史。

乙弗弘禮

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内寖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

隋朝末年又有高唐人名乙弗弘禮，當煬帝做藩王時，召見了他，乙弗弘禮慶賀說：“大王會成爲萬乘之主，所要警戒的就在於德行而已。”煬帝即位後，下詔將全部術家召來并提供一坊讓他們居住，派乙弗弘禮統管他們。海内逐漸動亂不安，煬帝說：“你過去預卜我的話已經應驗，然而最終會怎麽樣?”乙弗弘禮猶豫不語，煬帝知道他心中有話，就說：“不說，將處死你！”乙弗弘禮說：“臣看到人臣中骨相與陛下相似的都不能長久，然而聖人不顯相，所以臣不能預知。”因此敕令有關部門監視他，不讓他和外人談話。

薛大鼎坐事没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

薛大鼎因事獲罪抄没爲奴，在貞觀年間，向乙弗弘禮請教，他回答說：“君，是個奴僕，還想什麽事?”請他解開衣服察看，乙弗弘禮指着他的腰部以下說：“官位會做到刺史。”

金梁鳳

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絶之。俄而禄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吕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搒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閲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玄宗時有個人名爲金梁鳳，很能預言人的貴賤和壽命長短。裴冕任河西留後，金梁鳳就說：“不到半年戰火興起，您會從御史中丞拜授宰相。”又說：“一個太陽走向雒陽，一個太陽走向蜀川，一個太陽走向朔方，此時公會掌握朝政。”裴冕認爲他胡說，與他斷絶往來。不久安禄山反叛，裴冕以御史中丞的官職被召入朝，於是向金梁鳳詢問三個太陽之事，他回答說：“雒陽的太陽即將熄滅，蜀川的太陽不能長久，朔方的太陽將更加明亮。”肅宗即位，裴冕於是當了宰相，把金梁鳳推薦給肅宗，拜授都水使者。金梁鳳對吕諲說：“您將當宰相，須有一次大的驚嚇纔能得到。”吕諲斥責驛史，鞭打他，驛史衝進來用箭射吕諲，兩箭險些射中，吕諲逃跑方纔幸免，第二年就當了宰相。李揆、盧允想騙過他，於是穿着常服來拜見，金梁鳳不理睬，二人把實情相

告，金梁鳳說：“李揆過一年會從舍人而升任宰相，盧允官位不過郎官。”李揆當宰相後，提拔盧允做了吏部郎中。

王遠知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

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宫，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

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别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

遠知多怪言，詑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

王遠知，祖先本是琅邪人，後來成爲揚州人。父親名曇選，擔任陳朝的揚州刺史。母親在白天睡覺時，夢見鳳凰落在她身上，於是有孕。僧人寶誌對王曇選說：“生下兒子應是大方士。”

王遠知自幼機警聰明，博通書傳，奉事陶弘景，學到他的道術，做了道士。又師從臧兢學習。陳後主聽說他的名聲，把他召入重陽殿，他辯論學問造詣超群，很受嘆賞。隋煬帝當晉王時，鎮守揚州，派人傳話請他來相見，一會兒他的頭髮變白，不久又變黑，煬帝害怕，就打發他走了。後來駕幸涿郡，詔令王遠知到臨朔宫相見，煬帝執弟子之禮，咨詢神仙之事，詔令在京城建玉清玄壇讓他居住。等到煬帝駕幸揚州，王遠知告訴煬帝不宜遠離京城，煬帝没有理會。

高祖還未顯達時，王遠知把天命暗中透露給他。武德年間，平定了王世充，秦王和房玄齡穿着平民的服裝去拜訪他，王遠知不認識他們，迎接他們說：“你們中間有位聖人，莫不是秦王嗎?”於是把實情告訴他。王遠知說：“將要做太平天子，希望能自愛。”太宗登基，想任他做官，他苦苦推辭。貞觀九年，詔令潤州在茆山建立道觀，讓他居住。下璽詔說：“知道所上奏的內容，先生希望返回舊日的山林，已另外下詔不許違背高雅的宿願，并敕令建造祠觀，用來表達朕的舊懷。不知先生什麽時候能到長江之外，祠舍什麽時候能建成?命令太史令薛頤前去傳達朕的心意。”

王遠知有很多奇怪的言論，告訴他的弟子潘師正說：“我小時候犯有過失，不能上天，如今被署任少室伯，我要走了。”隨即沐浴，穿戴好衣冠，像睡覺一樣，於是去世。有人說他的壽命大概有一百二十六歲。他給兒子王紹業留言說：“你六十五歲時會見到天子，七十歲時見到女皇。”調露年間，王紹業上表披露了父親的遺言，高宗召見他，嘆息贊賞，追贈王遠知爲太中大

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夫，謚號升真先生。武后時又召見了王紹業，與王遠知預言的年歲相合。又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天授年間改謚號升玄。

**薛頤**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嵕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

薛頤，是滑州人。在隋朝大業年間做了道士，擅長天象律曆。武德初年，追隨秦王在秦王府中任職，暗中對秦王説："德星在秦的分野，大王將稱帝天下。"秦王推薦他任太史丞，不久遷任太史令。貞觀年間，太宗將要到泰山封禪，彗星出現，薛頤於是説："臣考察天意，陛下不可東行。"正巧大臣也上疏反對，太宗於是作罷。他堅持請求去當道士，太宗爲他在九嵕山建造道觀，號稱紫府，拜授薛頤太中大夫，讓他前去居住。在祠中修建清臺，觀察星象災異上奏給朝廷，他所上奏的情況和太史李淳風一致。幾年後去世。

**葉法善**

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内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核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

高宗時，還有個叫葉法善的人，是括州括蒼縣人。世代爲道士，傳授陰陽、占卜文辭、符架之術，能制服鬼怪。高宗聞訊，召他來到京城，想授給官爵以示恩寵，他不肯接受。留在宫内齋場，禮遇賞賜十分優厚。當時高宗廣召方士，熔化黄金煉製丹藥，葉法善進言説："丹不能很快煉成，白白地浪費錢財和時間，請查驗方士的真僞。"高宗同意，共有一百多人遭到罷免。他曾在東都凌空祠設壇祭祀，都城的人都前去觀看，有幾十個人自投火中，觀衆大驚，救出他們而免死。葉法善笑着説："這些人被鬼魅侵入，是我在用法術調理他們。"一問他們確實如此，病業已痊愈了。他奇異變幻都是此類。

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内。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毁，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他經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於山中，經常被召入宫中。非常不喜歡佛法，常常極力詆毁，議論的人對他的好惡不太贊賞，但因他的道術高超，最終無人能探明他的真實本領。睿宗即位，有人説是他在暗中助力。先天年間，拜授鴻臚卿，員外安置，封越國公，住在景龍觀，追贈他的父親爲歙州刺史，恩寵輝映當世。開元八年去世。有人説他生於隋朝大業丙子年，死在開元庚子年，大概活了一百零七歲。玄宗下詔表彰

并悼念他，追贈越州都督。

##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黄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悦，擢冀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宫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剚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明崇儼，是洛州偃師人，梁朝國子祭酒明山賓的五世孫。小時候跟隨父親明恪在安喜縣令任所，官吏中有人能召來鬼神，明崇儼把他的法術全都學會了。乾封初年，應考岳牧舉，調任黄安縣丞，因奇技而使自己聞名。高宗召見他，十分高興，升任冀王府文學。試着修建地下室，讓宫人在裏面奏樂，召來明崇儼問道："這是什麽徵兆？替我止住樂聲。"明崇儼在桃木上寫了二道符籙，立在地下室上，音樂就停止了，宫人告訴高宗説："剛纔看到怪龍，心中害怕便停止彈奏。"盛夏時，高宗想看到白雪，明崇儼一會兒便取來白雪獻上，自稱是前往陰山取來的。四月，高宗想吃瓜，明崇儼要了一百錢，一會兒就拿着瓜獻上，説："從緱氏老人的園圃中得到的。"高宗召來老人詢問緣由，老人回答説："埋的一顆瓜不見了，從土中得到一百錢。"

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托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盗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爲秘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他幾次遷任做到正諫大夫。高宗命令他入閤供奉，每次進見，陳述時政，大多假托鬼神來進言。甚至替武后施法詛咒壓制他人，又説章懷太子品德不佳。儀鳳四年，被盗刺死在東都，好事之人説道："明崇儼役使鬼怪太勞苦了，最終被鬼殺死了。"而太后懷疑是太子派刺客殺的，因此追贈侍中，謚號莊，提拔他的兒子明珪擔任秘書郎。命令御史中丞崔謐等人一起審理此案，被誣陷而認罪的人很多。等到太子被廢掉，死因纔弄明白。

## 尚獻甫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秘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宫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

尚獻甫，是衛州汲縣人，擅長占候。武后召見他，由道士升任太史令，他推辭説："臣剛直粗野，不能奉事官長。"武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任用尚獻甫做令，不隸屬秘書省。幾次詢問災異，又在上陽宫召集術家撰寫《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星侵犯五諸侯星，尚獻甫爲自己陳述説："五諸侯星，是太史令的位子；臣的本命根據五音十二律與五行相推來説，是金；火，是金的仇敵，臣將要死了。"武后説："朕爲卿詛咒除災。"遷任水衡都尉，對他説："水能生金，

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卿不用擔憂。”到秋天他就死了，武后嘆息詫異，又把渾儀監改爲太史局。

**嚴善思**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静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

嚴善思，名譔，是同州朝邑人，以字行世。父親名延，與河東人裴玄證、隴西人李真蔡静都通曉儒術，博識圖讖。嚴善思繼承了嚴延的學業，褚遂良、上官儀等人都賞識他的才能。高宗封禪泰山時，應試銷聲幽藪科考中，調任襄陽縣尉。爲父母守喪，在墓旁修建草屋，因此隱居了十年。武后時升任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幾次上疏議論國事。正值酷吏誣陷大臣興起大獄，朝廷派嚴善思擔任詳審使，平反全活了八百多人，赦免一千多家。長壽年間，審查司刑寺中的囚犯，放掉一百名案情可疑證據不實的囚犯。來俊臣等人忌恨他，捏造他的罪名，貶任到交趾，五年後得以返回。當時李淳風已死，占候家的法術都不靈驗，於是詔令嚴善思以著作郎的官職兼任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星侵入輿鬼，武后向他詢問這預示着什麽，他回答説：“預示大臣有事。”這一年王及善去世了。長安年間，熒惑星侵入月亮的位置，鎮星觸犯天關，嚴善思説：“星相顯示會有亂臣伏罪，并且有臣下圖謀皇上的迹象。”過了一年多，張柬之等人起兵殺掉二張。嚴善思遷任給事中。

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静，多所驚黷。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晋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

武后崩，將要與高宗合葬在乾陵，嚴善思建議説：“尊貴者先入葬後，卑微者不得再入葬。如今打開乾陵，是以卑動尊，爲術家所忌諱。况且陵墓的石門，用熔化的金屬澆鑄了縫隙，不經挖鑿就不能打開，墓道本應幽静，這樣做會有許多驚擾和玷污。如果另挖一條墓道進入墓中，可是從前入葬時神位早已確定，如今更改就會産生妨害。過去修建乾陵，國家發生大難，改姓建國二十多年，如今又修建陵墓，國難將會再次發生。合葬本不符合古制，况且事有不安，怎麽值得遵循？漢代皇后都另建陵墓，魏、晋纔開始合葬。漢代享受祭祀累積四百年，魏、晋的國運都不長久，這也是不宜合葬的證明。如今不如另選吉地，靠近乾陵，取從葬的意義。假使神靈有知，就會無所不通；如果神靈無知，合葬在一起

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又有什麽益處？山川之精氣，天上相應爲列星。埋葬得當，神靈就會安寧而後嗣昌盛；葬不得法，神靈就會不安而損傷後嗣。希望陛下割捨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没有采納。

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慝，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

神龍年間，武后的喪禮結束後，太常請求大規模演習樂隊，以供祭祀天地和宗廟時使用，有詔未予准許。嚴善思上奏説：“樂是氣化成的，因此能感動天地、調和五行。漢、魏的喪禮，用日來替换月，一般説來三年不守禮，禮必然損壞；三年不奏樂，樂必然崩壞。禮，是陰；樂，是陽。樂崩陽就藏匿，禮廢陰就錯亂，因此變通以適應時務，是大孝之舉。使人和神靈安寧，是爲公；沉浸於悲哀，是私情。爲王之人不因私而害公，請聽從太常的奏議。”中宗聽從了他的意見。遷任禮部侍郎。他上表批評皇后獨攬朝政，爲社稷擔憂，請求出任汝州刺史。他曾對姚崇説：“韋氏禍亂將一敗塗地，相王所居住的地方有華蓋般的紫氣，一定會登上帝位，公要好好保護他。”後來睿宗登基，姚崇把他的話報告給睿宗，召入朝拜授右散騎常侍。

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静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户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當初，譙王李重福遷往均州，經過汝州，當時嚴善思擔任刺史。等到李重福謀反時，下僞命拜他爲禮部尚書。李重福失敗後，因串通之罪被判死刑，吏部尚書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請求減輕他的罪，給事中韓思復也堅持請求減刑，於是流放到静州。起初，嚴善思任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被酷吏陷害，將被處死，嚴善思極力申訴他的冤情，使他得免一死。户部尚書王本立見到他，説：“祁奚救叔向的義舉，嚴公也有。”嚴善思後來見到劉允濟，未曾談及此事。韓思復解救嚴善思，也不以恩德自居，當時被人稱爲長者所獲的回報。後受到赦免返回。開元十六年去世。兒子名向，乾元年間任鳳翔尹，三代都活到八十五歲。

## 杜生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

杜生，是許州人。擅長用《周易》占卜。有人跑了奴僕問他該向哪裏去追，他説：“從這裏出發，遇到使者後，向他懇求要他的馬鞭。如果他不給，就以實情相告。”那人果然在路上遇到

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蔞代之。"乃往折蔞，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

使者，就按杜生的交代索要鞭子，使者很奇怪，說："没有馬鞭，我就無法催馬前進了，你可以去折路旁的蔞草代替鞭子。"於是他去折蔞草，發現逃跑的奴僕正趴在蔞草下，便將他抓獲。一天又有人跑了奴僕，杜生讓他拿着五百錢等候在路旁，見到進貢鷂子的使者，就買一隻，一定能找到奴僕。不久使者來到了，那人把情況告訴給他，使者給他一隻鷂，鷂忽然飛起落到灌木叢上，他過去抓鷂却發現奴僕躲在那裏。衆人認爲杜生非常神奇。

時有浮屠泓者，黄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説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説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説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説子皆污賊死斥云。

當時有個僧人叫泓，是黄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友善。張敬之因爲武后在皇位上，常指着官服告訴兒子張冠宗説："這是王莽時的朝服。"不久張冠宗認爲父親應入三品官職，就到有關官員那裏去説明情況。泓忽然説："你不要麻煩地去追求三品官職了。"張敬之大吃一驚，隨即知道這是出自張冠宗的意思。張敬之的弟弟張訥之病危，泓説："你的弟弟應位居三品官職，不必憂慮。"不久病愈。他曾爲燕國公張説購買住宅，告誡他説："不要打通東北角，那是王者的角落！"一天他見到張説説："宅氣離散，是怎麽回事？"他和張説一起察看，見東北角有三個深一丈多的土坑，泓吃驚地説："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能善終。"張説害怕了，想填平土坑，泓説："外來的土没有氣，與地脉不相連，就像身上長瘡而用其他的肉來補，没有幫助的。"張説諸子都因做了贓官而被處死或遭貶斥。

## 張果 邢和璞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晋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

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宫。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

張果，隱瞞籍貫和世系來使自己顯得神秘，隱居中條山，往來於汾、晋之間，世人傳説他已有好幾百歲。武后時，派使者召他，他立即死去，後來有人又見到他住在恒州山中。

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把他上奏給朝廷。玄宗命令通事舍人裴晤前去迎接他，他一見到裴晤就斷氣倒下，很久纔蘇醒過來。裴晤不敢逼迫他，急馳回京報告他的情况。玄宗改派中書舍人徐嶠帶着璽書以禮相邀，這纔來到東都，住在集賢院中，乘坐轎子進宫。玄宗親自詢問修道和神仙之事，他的話秘不外傳。張果擅長攝氣養生，

"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能幾天不進食，衹飲幾次美酒。曾説："我生於堯時的丙子年，官位做到侍中。"他的外貌實際上不過六七十歲。當時有個叫邢和璞的人，擅長預知人的壽命長短。又有叫師夜光的人，擅長看鬼。玄宗命令邢和璞推算張果的生死之日，竟懵然不知他的究竟。玄宗召張果坐在密室中，派師夜光去看，却看不到張果在哪裏。

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騈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

玄宗對高力士説："我聽説喝堇汁不覺苦的人，是奇士。"當時天氣寒冷，於是取來堇汁讓張果喝，喝了三杯，頹然説道："酒不好。"於是睡去。不久看到他牙齒變得焦枯萎縮，命令左右取來鐵如意把牙齒擊落，藏在帶子中，又取出藥來敷在牙齦上，過了一陣，牙齒已經長出來了，粲然整潔。玄宗更加視他爲神。想把玉真公主嫁給張果，但没有告訴他。張果忽然對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説："諺語説娶妻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怕呀。"兩個人奇怪他語無倫次。不久有使者來到，宣布詔書説："要把玉真公主下嫁給先生。"張果笑了，堅持不接受詔書。又有詔命令給他畫像存入集賢院中，他懇切告辭要返回山林，詔令許可。提升爲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賜給他兩名侍者。他來到恒山蒲吾縣，不久去世，有人説是尸解成仙。玄宗在他居住的地方建造了棲霞觀。

師夜光

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温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

師夜光，是薊州人，小時候當過僧人。來到長安後，通過九仙公主在温泉被召見，玄宗賞識他的辯才，賜給冠帶，授任四門博士，賜給緋衣、銀魚、金繒一千來件，侍奉左右如幸臣一樣。

和璞喜黄老，作《潁陽書》，世傳之。

邢和璞喜好黄老之學，著《潁陽書》，在世上流傳。

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技聞，能使石自鬥，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宫中。

天寶年間，有個叫孫甑生的人，以奇技聞名，他能使石頭自行爭鬥，用草做人騎馳而走。楊貴妃喜歡觀看他的表演，多次召入宫中。

羅思遠

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

又有個叫羅思遠的人，能使自己隱身。玄宗向他學習，他不肯把隱身術全部傳授，玄宗試着隱身，常常露出衣帶，當和羅思遠共試時，就靈

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驗了。賜給他很多金帛，然而最終也没有全部學到。玄宗生氣，用被子裹住他，將他壓死。幾天後，有個宦官從蜀中返回，遇到羅思遠乘車向西行，笑道："皇上開玩笑爲何那麽殘暴呢！"

## 姜撫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悦，御花蕚樓宴群臣，出藤百奩，遍賜之。擢撫銀青光禄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内慚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姜撫，是宋州人。自稱通曉仙人不死之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年，太常卿韋縚祭祀名山時，藉機訪求隱士，回京報告説姜撫已有數百歲了。把他召到東都，住在集賢院中。於是他説："服用常春藤，能使白髮變黑，可以達到長生不老。生長在太湖的常春藤最好，終南山往往也有，不過比不上太湖的。"玄宗派使者到太湖，取回很多來賜給朝中老臣。於是詔告天下，讓人們自己去尋找常春藤。宰相裴耀卿舉觴祝玄宗長壽千萬歲，玄宗高興，在花蕚樓宴請群臣，取出一百盒常春藤，遍賜群臣。任命姜撫爲銀青光禄大夫，號冲和先生。姜撫又説："終南山出産旱藕，食用它可以延年益壽。"旱藕的形狀類似葛粉，玄宗派人製成湯餅賜給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辨别藥石，説："常春藤，是千歲藟。旱藕，是杜蒙。方術家早已不用了，姜撫换個名字就把它們神化了。民間用藤泡酒，飲者大多暴死。"於是纔停止服用。姜撫又慚愧又害怕，請求往牢山找藥，於是就逃走了。

## 桑道茂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

桑道茂，出身寒門，世系和郡望早已湮失。擅長太一遁甲之術。乾元初年，官軍在相州圍攻安慶緒，形勢很危急，桑道茂在包圍圈中，暗中對人説："三月壬申日官軍將要潰敗。"到了那天，九節度使的軍隊全都戰敗。後來召入朝待詔翰林院。建中初年，上奏説："國家不出三年將有災運，奉天有王氣，應高築城墻，準備王者的住所，使它可以容納天子駐留。"德宗一向相信他的占術，詔令京兆尹嚴郢發動數千人和神策軍去築城。當時正值盛夏而急着完工，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緣故。及至朱泚反叛，德宗蒙難到了奉天，依靠此城得以度過危難。

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

李晟任右金吾大將軍時，桑道茂帶着一塊縑去見李晟，行再拜禮後説："公顯貴昌盛無人能

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弟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顧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

比，然而我的性命在公手中，能被赦免嗎?”李晟大吃一驚，不理解他的話。桑道茂從懷中取出一道狀子，寫着自己簽的姓名，在狀子左面寫道：“被賊逼迫。”堅持請李晟寫判詞，李晟笑着說：“想要我寫什麽話?”桑道茂說：“祇需説批准此狀赦免他。”李晟勉强依從了他。接着又用縑來换李晟的衣衫，請他在胸襟上題字道：“他日爲證。”再次拜禮而離去。桑道茂果然被朱泚脅迫做了僞官。李晟收復長安，桑道茂與叛徒一起被捆在旗下，將要行刑，他取出李晟的衣衫和狀子讓人看。李晟爲他上奏，赦免了他的死罪。

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强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此時藩鎮任意占領地盤没有安寧的時候，桑道茂說：“到年號元和時，寇盜就被消滅了。”等到憲宗時果然應驗。桑道茂的住處有兩株柏樹長得很茂盛，他説：“人的住所如果樹木茂盛就要離開，因爲樹木茂盛就會使土地衰弱，土地衰弱就會使人生病。”於是將數十鈞的鐵埋在樹下，又説：“以後將有人挖開這塊地方而後死去。”大和年間，温造住在那裏，挖出埋藏的鐵而温造死去。杜佑與楊炎友善，盧杞嫉妒他，杜佑很害怕，因此去請教桑道茂，他回答說：“您在本年中補任外官，那麽就會福壽無邊了。”不久拜授饒州刺史，後來官任做到司徒。李泌患病，桑道茂在紙上寫道：“危難將發生在三月二日參加宴會時，那時國與家都吉利而您自身有危險。”當中和節那天，李泌雖然病重，還是勉强進宫。德宗見他不能走路了，就詔令他回家，到家後就去世了。在這天北軍陰謀叛亂，被衛士捉住殺掉了。李鵬擔任盛唐縣令，桑道茂說：“您的官位到此爲止了，而長子的官位將做到宰相，次子也將做大鎮的節度使，子孫將繁衍百世。”李鵬死後，後來李石做到宰相，李福歷任七個藩鎮的節度使，諸孫也都官運亨通十分顯達。

# 唐書卷二百五

## 列傳第一百三十

## 列女列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女子的行爲，侍奉父母孝順，作爲妻子有節操，作爲母親仁義而慈惠，做到這些就算到頂了。中古以前，史書所記載的王后、妃子、夫人的故事，使天下人心向化。後來女史之職廢棄，婦訓、母範傳不到家家户户，所以賢德婦女值得記載的一千年間寥寥無幾。唐朝建立，風習教化熏陶了幾百年，而名門大姓人家的賢惠婦女，遇到大的危難，堅守禮節，面對利刃不動揺，和賢人烈士争比不朽的名聲，態度端莊嚴正如寒冷的霜雪，確實難能可貴。現在采集那些事迹最爲卓著的女子著成史篇，以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美德。

### 李德武妻裴淑英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逾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婣，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决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尒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李德武的妻子裴氏，字淑英，是安邑公裴矩的女兒，因孝順聞名鄉里。李德武在隋朝時，犯罪被流放嶺南，當時裴淑英嫁過來剛一年，裴矩上書請求離婚。李德武對裴淑英説："我剛被貶謫，不會返回了，您一定要另嫁給其他人家，在這裏就永别了。"裴淑英回答説："丈夫，是妻子的天，難道可以背離嗎？情願死也不再嫁他人。"説着就要割下耳朵表明誓約，保姆擋住堅决不允許。對丈夫的親戚姐妹，裴淑英在四季節日都要恭謹地問候。在家從不修飾打扮。閲讀《列女傳》，看見記述那些不改嫁的，就對人説："不再嫁其他人家，是婦人的常理，有什麽特别的要載入史書？"過了十年，李德武還没回來，裴矩决定讓她嫁人，裴淑英剪斷頭髮不再進食，裴矩知道不能改變她的志向，就順從了她。李德

武在嶺南另娶了尒朱氏，後遇到赦令返回，半路上聽説裴淑英仍在守節，就遣走後妻，和裴淑英結爲夫妻恩愛和諧像當初一樣。

### 楊慶妻王氏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帚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楊慶的妻子王氏，是王世充哥哥的女兒。楊慶因是河間王的兒子被封爲郇王，鎮守滎陽，陷落在王世充手裏，王世充把王氏許配他爲妻，任用他爲管州刺史。太宗進攻洛陽，楊慶謀劃和王氏一同歸順唐朝，王氏辭謝説："鄭王使我侍奉您的意思，是爲了繫住您的心，現在您忘恩負義，光爲自己打算，可我怎麽辦？到了長安，就是您家的奴婢罷了，希望送我回到東都。"楊慶不聽。王氏對身邊的人説："唐朝勝鄭國就滅亡，鄭國平安我丈夫就要死，像這樣，活着有什麽好處？"説罷就喝毒藥而死。楊慶入朝，官做到宜州刺史。

### 房玄齡妻盧氏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房玄齡的妻子盧氏，家世不清楚。房玄齡微賤的時候，有次得病快要死了，就對她説："我的病嚴重，您還年輕，不要守寡，好好侍候後夫。"盧氏哭着進入帳中，挖下一隻眼珠給房玄齡看，表明没有其他想法。後來房玄齡的病好了，一輩子以禮相待。

### 獨孤師仁姆王蘭英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爲采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王蘭英，是獨孤師仁的保姆。獨孤師仁的父親獨孤武都打算歸順唐朝，被王世充殺了。獨孤師仁剛三歲，免死拘禁起來，王蘭英請求受剃去頭髮頸戴鐵圈的刑罰來撫養獨孤師仁，王世充允許了。當時正值喪亂，餓死的人很多，王蘭英靠在路上討飯養活獨孤師仁，自己吃土喝水。後來她謊説去撿拾柴禾，偷偷帶獨孤師仁回到京城。高祖稱贊她的義行，下詔封王蘭英爲永壽鄉君。

### 楊三安妻李氏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繇役。

楊三安的妻子李氏，是京兆高陵人。公婆雙雙亡故，楊三安又死了，孩子很小，孤苦貧困。李氏白天種田晚上紡織，在三年之中，辦了公婆和丈夫以及丈夫的兄弟等七件喪事，遠近的人都爲她嘆息流淚。太宗聽説後十分驚異，賜給她絹帛三百段，派遣州縣長官慰問，免除她家的

徭役。

**樊會仁母敬象子**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紿，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毋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樊會仁的母親敬氏，是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結婚後生下樊會仁。丈夫去世，服侍公婆十分孝順。娘家人因她年輕，要她再嫁，暗地裹把她許配同鄉人，到了婚期，騙她説母親病了，讓她回來探望。敬氏到家，知道被騙，於是裝成不知道的樣子，私下對樊會仁説："我之所以守寡不去死，是因爲母親老了你年紀又小，現在你舅舅要逼我改嫁，你説怎麽辦？"樊會仁哭了，敬氏説："孩子你不要哭！"就找機會逃走了，在半路上被家裹人追上，她誓死堅守節操，家裹人衹好作罷。樊會仁還没到二十歲就死了，這時敬氏的母親又去世了，辦完這些喪事以後，敬氏對親近的人説："母親去世兒子死亡，還活着做什麽！"絶食幾天而死，聽到的人都哀憐她。

**衛孝女無忌**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衛孝女，是絳州夏縣人，字無忌。父親被同鄉人衛長則殺害，衛無忌剛六歲，没有兄弟，母親改嫁。等到長大成人，立志要報父仇。恰巧叔父大擺宴席待客，衛長則也在座，衛無忌用磚頭砸，打死了他。然後到官府聲稱父仇已報，願意服刑。巡察使褚遂良把這事上報，太宗赦免了她的罪，讓她乘坐驛車遷到雍州，賜給田宅，州縣長官以禮送她出嫁。

**鄭義宗妻盧氏**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鄭義宗的妻子盧氏，是范陽士族人家的女兒。讀過書史典籍，奉侍公婆恭敬孝順。一天晚上有强盜持兵器搶劫她家，家人都躲藏逃走，衹有婆婆不能離去，盧氏冒着白刃站在婆婆身邊，幾乎被賊人打死。賊人離去，有人問她爲什麽不害怕，回答説："人不同於鳥獸的地方，是人有仁義之心。現在鄰里間有急難之事尚且跑去幫助，何况是自己的婆婆，難道可以抛棄嗎？如果婆婆萬一有了意外，我不能單獨活着。"婆婆説："天氣寒冷以後纔知道松柏最後凋落，我現在纔知道媳婦的孝心了。"

**劉寂妻夏侯碎金**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

劉寂的妻子夏侯氏，是滑州胙城人，字碎

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絶，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毁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金。父親夏侯長雲任鹽城丞，雙目失明。當時夏侯碎金和劉寂已生有兩個女兒了，見父親失明，就要求和劉寂斷絶夫妻關係，回家侍奉父親。又侍奉後母因孝順著稱。五年後父親去世，哀傷過度不能操持喪事，披散頭髮光脚步行，自己背土堆成墳堆，在墳墓旁邊搭蓋小屋，三年裏冬天不穿棉衣，一天吃一頓飯。朝廷下詔賞賜物品二十段，粟米十石，特别表彰她的門庭。後來她的女兒爲母親服喪，也和她母親一樣，官府又賜給粟帛，表彰她的門庭。

### 于敏直妻張氏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顔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絶。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于敏直的妻子張氏，是皖城公張儉的女兒。生下三歲的時候，每當父母有病，已經能晝夜侍候，神情態度像大人一樣。長大以後，更加恭順仁孝。張儉病重，她聽説之後，差點哭死。張儉去世，她一陣慟哭而死。高宗贊美她的行爲，賜給物品百段，讓史官記下她的事迹。

###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托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嘆。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妝澤、祭他胙乎?"將自劓刵，衆遂不敢强。

楚王李靈龜的妃子上官氏，是下邽士族人家的女兒。李靈龜出繼爲楚哀王的後嗣，公婆健在，妃子早晚侍奉，十分恭謹，凡是珍奇美味之物，在没奉獻公婆前絶不先嘗。李靈龜去世，將要下葬時，他的前妃因爲没有親近族人，議論的人説不要合葬了，妃子説："如果死者有知，亡魂可以無處依托嗎?"於是具備禮節合葬。聽到的人都贊嘆她。服喪期滿，兄弟們一起勸她説："王妃您還年輕，又没有孩子，可以考慮一下改嫁。"上官氏哭着説："男人要取義，婦女要守節，我不能够殉葬墓中，難道還可以梳妝打扮、再去爲他人祭奠嗎?"將要自己割掉鼻子耳朵，大家於是再不敢强迫。

### 楊紹宗妻王氏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襁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殁，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殁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

楊紹宗的妻子王氏，是華州華陰人。幼小時生母去世，由繼母撫養。父親征遼陣亡，繼母又相繼去世，王氏當時十五歲，就安置兩位母親的靈柩并設立父親的圖像，招魂安葬，在墓旁搭屋守喪。永徽年間，下詔説："楊氏婦在隋朝的時候，父親戰死遼西，能招魂得以安葬。等到祖父母去世時，她親自修整墳墓，哀傷感動行路之

闕表門。

人。”因而賜給她帛緞和糧食，并旌表她的家門。

**賈孝女**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嘆，詔并免之，内徙洛陽。

賈孝女，是濮州鄄城人。十五歲時，父親被同族人賈玄基殺害。孝女的弟弟賈彊仁還小，孝女不肯出嫁，親自撫養弟弟。賈彊仁能够自立時，孝女教他伺機殺死賈玄基，取出賈玄基的心祭奠於父親墓前。賈彊仁到縣衙説明情狀，官府判他死罪。孝女到京城請求代替弟弟去死，高宗憐憫感嘆，下詔免去他們姐弟的罪，向内地遷到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争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李氏的妻子王阿足，是深州鹿城人。很早就喪失雙親，没有兄弟。嫁給李氏不幾年，丈夫去世没有孩子，因爲守寡的姐姐年老無人奉養，就不忍再嫁。白天耕種晚上紡織，能供辦生活所需。過了二十多年，姐姐死了，依照禮節送葬。鄉親們佩服她的義行，争着讓自己的妻女前去學習她的風範訓誡。最後壽終於家。

**樊彦琛妻魏氏**

樊彦琛妻魏者，揚州人。彦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彦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彦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弦，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强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盗，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樊彦琛的妻子魏氏，是揚州人。樊彦琛有病，魏氏説：“您的病勢沉重，不忍心您獨自死去。”樊彦琛説：“死和生，是人的常事。希望您撫育幾個孤兒讓他們長大成人，跟我一塊去死，不是我所希望的。”樊彦琛去世後，正逢徐敬業發難，魏氏淪陷軍中。軍士聽説魏氏懂得音樂，叫她演奏箏，魏氏説：“丈夫去世我没有殉死，現在被迫演奏音樂，禍是由我引起的。”取刀割斷自己的手指。軍士要强逼她爲妻，堅決拒絶不從，軍士用刀在她脖子上比劃説：“順從我就可以不死。”魏氏厲聲説：“狗强盗，竟要污辱人，快讓我死了吧，這正是我的心願！”於是被害。聽到的人都爲她哀傷。

**李畬母**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

李畬的母親，姓氏不詳。她有深刻的見識。李畬任監察御史，得到官俸米，稱量了三斛還有剩餘，她向屬吏詢問原因，回答説：“御史的官俸米不限量。”又問運費多少，回答説：“御史不付運費。”李畬的母親發怒，命令把多餘的米退回，又償還運費，後又嚴厲地責備了李畬。李畬

史聞之，有慚色。

就彈劾倉官，自己説明情况，其他御史知道了，都有慚愧之色。

### 汴女李氏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汴州女子李氏，八歲時父親去世，棺柩放在靈堂有十年，早晚親臨哭吊。到了出嫁的年齡，母親要嫁出她。她剪掉頭髮，請求把母親養活到老。爲母服喪期間，悲哀痛哭超過常人，自己準備葬具，州裏送葬的有一千多人。在墓旁築屋，披頭散髮，光着脚背負運土，把墳墓修理完整，栽種幾百株松樹。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上報奏明她的情况，下詔在她的門前建闕以資表彰。

### 崔繪妻盧氏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輿，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没身爲婢。"是夕，出自竇，糞穢蠛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崔繪的妻子盧氏，是鸞臺侍郎盧獻的女兒。盧獻名聲很好。崔繪亡故，盧氏年輕，娘家人想要她改嫁，盧氏以有病爲藉口不答應。她姐姐嫁給工部侍郎李思冲，早已死去。李思冲正顯貴，上表朝廷請求娶盧氏爲繼妻，皇上下詔允許，娘家的内外親戚也都説可以。李思冲用三百車財幣作聘禮，盧氏不願意，説："我怎能再嫁而受辱於人呢？寧肯没身作爲奴婢。"當天晚上，從墻洞爬出，滿臉沾污糞便，返回崔家，剪斷頭髮發誓不嫁。李思冲報告朝廷，武后也不强迫她，下詔讓她在佛寺作尼姑以終天年。

### 堅貞節婦李氏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逾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堅貞節婦李氏，十七歲時，嫁給鄭廉爲妻。不到一年，鄭廉亡故，李氏常年穿布衣吃素食。有天夜裏突然夢見一個男子求她爲妻，開始她不答應，後來就經常夢見那個人。李氏懷疑是因爲自己的容貌未衰醜而招致的，就剪掉頭髮，穿上麻布衣服，不梳洗打扮，一臉污垢滿身灰塵，從此再没夢見那個人。刺史白大威欽佩她的節操，贈她堅貞節婦的稱號，上表表彰她的門闕，把她住的地方命名爲節婦里。

### 符鳳妻玉英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駡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特别美麗。符鳳因罪流徙儋州，到南海，被僚賊所殺，僚賊脅迫玉英要污辱她，玉英回答説："一個婦女不能服侍衆多男子，請推舉一名長者。"賊人説可以。玉英於是請求更换衣服，不一會兒，盛裝站立船頭，

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罵道："受賊污辱，還不如死。"説完投入海中。

**高叡妻秦氏**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高叡的妻子秦氏。高叡任趙州刺史，被突厥默啜攻擊，州城陷落，高叡喝了毒藥但没致死，被抓到默啜住地，默啜出示寶帶異袍，説："投降我，賜給你官職，不投降，就去死。"高叡看着秦氏，秦氏説："您受天子恩德，應當以死作報答，賊人的一品官何足爲榮呢？"從此兩人都閉上眼睛不再説話，默啜知道不能使他們屈服，就殺了他們。

**王琳妻韋氏**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王琳的妻子韋氏，是士族人家的女兒。王琳任眉州司功參軍，當地風俗奢侈盛妝打扮程度超過本分，而韋氏從不佩戴簪珥之類的首飾。教訓兩個兒子王堅、王冰很有法度，後來兩個兒子都很有名聲。王琳死時，韋氏衹有二十五歲，家裏人想强迫她再嫁，韋氏堅決拒絶，以至不聽音樂，單獨住一室，有時一天都不吃飯。終年七十五歲，著有《女訓》流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氏**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閲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盧惟清的妻子徐氏，是淄州人，世代客居陳留。盧惟清歷任校書郎。徐氏的姐夫李宜得因犯罪被貶斥，盧惟清因親戚關係受連累，貶爲播川尉。徐氏回到鄉里，吃粗糧，不用脂粉化妝，不穿有花紋的絲綢衣服。適逢大赦，徐氏不畏崎嶇，上路迎接盧惟清，到了荆州，聽説盧惟清死了，兩個滿臉鬍鬚的奴僕準備把徐氏劫持到下江，徐氏知道了，列舉他們的罪過，奴僕不敢逼迫，就搶劫了她的財物離去。徐氏兼程走到播川，雙脚結繭流血，得到盧惟清的尸骸，護送喪柩返回。過了一年到達洛陽。安葬完畢，因爲没有兒子，服喪期滿返回陳留。汴州刺史齊澣贊美她的節操，作詩歌頌她。

**饒娥**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

饒娥字瓊真，是饒州樂平人。生於小户人家，勤於紡織，十分注重修身自好。父親饒勣，在江中打魚，遭遇急風凶浪，船隻沉没，尸體未漂出。當時饒娥十四歲，在水邊痛哭，三天不食而死。一會兒打雷閃電，水蟲大多死去，父親的

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淑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尸首浮出水面，同鄉人都感到驚奇，返回贈送喪葬禮儀器物，將饒娥和她的父親葬在鄱水南面。縣令魏仲光在墓前立了碑碣。建中初年，黜陟使鄭淑則上表表彰她的門庭，河東柳宗元又給她立碑。

### 竇伯女　竇仲女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污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繇役，官爲庀葬。

竇伯女、竇仲女，是京兆奉天人。永泰年間，遇見賊人搶劫，二女藏到山谷，賊人追尋踪迹抓到她們，要逼迫加以污辱。走到深谷邊上，竇伯女説："我怎能受辱於賊！"就自己跳下，賊人非常驚駭。接着竇仲女也跳了下去。京兆尹第五琦把她們的貞烈行爲報給朝廷，下詔表彰她們的門閭，免除她們家的徭役，官府給辦理喪事。

### 盧甫妻李氏　王泛妻裴氏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己，執瀾及其弟渤，兄弟争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

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污之，駡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污邪！"賊臨以兵，駡不止，乃支解焉。

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并贈官。

盧甫的妻子李氏，是秦州成紀人。父親李瀾，永泰初年任蘄縣令。梁、宋之間兵事興起，李瀾勸降强賊幾千人。刺史曹昇偷襲賊人，打敗他們。賊人懷疑是李瀾出賣了他們，抓住李瀾和他的弟弟李渤，兄弟争着互相代死，李氏見父親被抓，也請求代父去死，於是都被殺害。

又有王泛的妻子裴氏，也被俘虜在賊中，賊人想污辱她，她大聲駡道："我是官宦人家的女兒，怎能因愛惜生命而受污辱啊！"賊人用兵器威逼，她仍然叫駡不停，竟被賊人支解。

宣慰使李季卿把她們的情况報給朝廷，下詔追贈李氏爲孝昌縣君、裴氏爲河東縣君，李瀾、李渤一并追贈官職。

### 鄒待徵妻薄氏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污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鄒待徵的妻子薄氏，隨從鄒待徵在江陰官衙。袁晁之亂，薄氏被賊人搶去，將要污辱她，薄氏堅决不依從。讓家裏的女傭轉告鄒待徵説："我一定堅守節義不受污辱。"然後投水而死。賊人離去，得到她的尸首。節義名聲振動江南，著名人物李華爲她作了《哀節婦賦》。

### 金節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絶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

金節婦，是安南賊帥陶齊亮的母親。常用忠義教誨陶齊亮，陶齊亮頑固不接受，於是斷絶關係。金氏自己種田而食，紡織而衣，州里人崇尚效法她。大曆初年，下詔賜兩名成年人侍奉她，

四時存問終身。

本道使在四季要慰問直到終生。

### 高愍女妹妹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遍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太常謚曰愍。諸儒争爲之誄。

高愍女名叫妹妹，父親高彦昭事奉李正己。待到李納拒絶朝廷命令，把他的妻子兒女扣做人質，派他鎮守濮陽。建中二年，高彦昭率全城歸順河南都統劉玄佐，李納要屠殺他全家。當時女兒七歲，母親李氏可憐她年紀幼小，請求免她一死做奴婢，李納允許了。女兒不肯，説："母親兄長都不能免死，我依賴誰活下去？"母親兄長即將受刑，遍拜四方。女兒詢問原故，回答説："神可以祈福呀。"女兒説："我們一家人因爲忠義被誅殺，神知道什麽而拜他呢！"又詢問父親所在的地方，面向西方痛哭，連連叩拜即受死刑。德宗驚駭感嘆，下詔太常贈謚號叫愍。諸多儒士争着爲她作誄。

彦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録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高彦昭跟隨劉玄佐援救寧陵，收復汴州，累積功勞被任爲潁州刺史。朝廷記載他的忠誠，在州任職二十年不調動，死後追贈陝州都督。

###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廪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万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床也。"侃遽

楊烈婦，是李侃的妻子。建中末年，李希烈攻陷汴州，圖謀襲擊陳州。李侃是項城縣令，李希烈分兵數千平定諸縣，李侃因城小而敵人勢盛，想棄城逃走，妻子説："敵寇來了應當堅守，力量不足，死而後已。您逃走了，還有誰來守城呢？"李侃説："兵力少財力又不足，有什麽辦法呢？"妻子説："縣城如果失守，地成爲賊人的地，倉廪府庫都成了他們的積貯，百姓都成了他們的戰士，國家還有什麽呢？請重賞招募敢死之士，還可望成功。"李侃就召集官吏百姓進入庭中説："縣令固然是你們之主，但任期一滿就走了，不像你們就生長在此地，祖先墳墓尚存，應互相勉勵共守城池，難道忍心淪落北面去事奉賊人嗎？"衆人感泣，答應守城。於是當衆宣布説："凡用石頭瓦塊擊中敵人的，賞錢一千文；用刀箭殺傷敵人的，賞錢一萬文。"當時就有幾百人主動報名守城。李侃率領他們登城守衛，楊氏親自做飯慰勞衆人。告訴敵人説："項城父老堅守節義不願投敵，得到我們的城池不足以顯示威風，應該趕快離開，不然白白失敗，没有益處。"

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

賊人大笑。李侃中了流箭，回到家裏，妻子責備他說："您不在城上，那别人誰肯固守呀？死在外面，還勝過躺在床上呀。"李侃馬上登城。正好賊人將領中箭而死，賊人退走，縣城最終保全。下詔升李侃爲太平縣令。

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决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慷知君臣大義云。

先前萬歲通天初年，契丹侵犯平州，鄒保英任平州刺史，城快要失陷時，他的妻子奚氏率領家僮婦女登城守衛，賊兵攻不下。下詔封爲誠節夫人。默啜攻打飛狐時，縣令古玄應妻高氏能够堅守，賊人退去，下詔封爲徇忠縣君。在史思明之亂中，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互相歃血發誓奔赴行營殺敵，滑濮節度使許叔冀上表奏明她們的忠勇，都補授果毅。雖然她們都勇敢果斷不忘國家，但不如楊烈婦慷慨而明白君臣大義。

### 賈直言妻董氏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賈直言妻董氏。賈直言因事犯罪，貶到嶺南，因爲妻子年輕，就訣别説："生死不可預料，我走之後，你趕快改嫁，不要等了。"董氏不回答，用繩子束住頭髮，用帛包起來，讓賈直言在帛上寫上字，説："不是您的手不解開。"賈直言貶謫二十年纔回來，頭上寫着字的帛和過去一樣，等到洗澡的時候，頭髮全部落掉。

### 李孝女妙法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禄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孝女，名叫妙法，是瀛州博野人。安禄山叛亂，被劫持遷到其他州。聽説父親去世，想走小路去奔喪，因有一個兒子不忍離去，就割一個乳房留下走了。等她走到，父親已經下葬，她痛哭跳躍請求打開父親墳墓看看，同宗族的人不允許。她又拿刀刺自己的心，人們這纔爲她打開。孝女看見棺材，用舌頭舔去上面的塵土，用頭髮把棺材擦拭乾净。在墓旁搭屋，親手栽植松柏，有祥異之鳥飛來。後來，母親生病，有時不吃不喝，孝女整天也不動碗筷，等到母親死去，刺出血在母親手臂上寫字然後下葬，終身在墓旁居住守喪。

### 李湍妻

李湍妻某氏。湍籍吴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臠

李湍的妻子某氏。李湍隸屬吴元濟的部隊，元和年間，李湍自拔脱身歸降烏重胤，妻子被賊

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嘆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人捆綁起來將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吃，快死的時候，還喊着李湍說：“好好侍奉烏僕射！”觀看的人都爲她嘆息哭泣。烏重胤請求讓史官記下此事，皇帝下詔同意。

**董昌齡母楊氏**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吴少陽，至元濟時，爲吴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逆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董昌齡的母親楊氏，世代居住蔡州。董昌齡先在吴少陽手下任職，到吴元濟時，官任吴房令。他的母親楊氏常悄悄告誡他說：“逆順成敗，你可好好考慮一下。”董昌齡還未作出决定，又轉任郾城令，楊氏又說：“逆賊欺騙上天，神明不保佑。應當趕快迎降，不要以我爲念。你做忠臣，我死而無怨。”正好官軍進逼郾城，董昌齡就投降了。憲宗很高興，即拜授董昌齡爲郾城令兼監察御史，董昌齡謝恩說：“這全是母親的教誨，臣有什麽德能！”皇上爲之感嘆。吴元濟囚禁了楊氏，幾次都要殺她。蔡州平定後母親幸還健在，陳許節度使李遜把這事上報朝廷，封她爲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和子**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并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王孝女，是徐州人，字和子。元和年間，父親兄長都因防秋屯駐涇州，吐蕃侵犯邊境，父兄一起戰死。當時王和子十七歲，獨自一人散髮赤脚身穿孝衣來到涇州屯營，天天乞討，護送兩個喪柩返回，埋葬在家鄉，在墳墓四周栽植松柏，剪掉頭髮毁壞容貌，在墓旁搭屋守喪。節度使王智興上報了她的情狀，下詔表彰她的門庭。

**段居貞妻謝小娥**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并爲盗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内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

段居貞的妻子謝氏，字小娥，是洪州豫章人。段居貞本是歷陽的俠義青年，重義氣性果斷，娶親一年多，和謝小娥的父親一塊兒在江湖上做生意，一同被强盗殺害。謝小娥投江自盡，傷頭折脚，被别人救下未死。輾轉討飯到達上元，夢見父親和丈夫告訴他凶手的姓名，拆開那姓名爲十二個字，謝小娥就拿着這些字問遍了所有的親戚，都不知是什麽意思。隴西人李公佐暗中推測得出其中意思，對謝小娥說：“殺你父親的人一定叫申蘭，殺你丈夫的人一定叫申春，你試着找一下這兩個人。”謝小娥哭着感謝了他。這兩個姓申的，都是亡命大盗。謝小娥裝扮成男

也。小娥托傭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寖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祺，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群偷釃酒，蘭與春醉，卧廬。小娥閉户，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墻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像章，人争娉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子，與傭人雇工混在一起。打聽了一年多，得知申蘭在江州，申春在獨樹浦。申蘭和申春是堂兄弟。謝小娥就到申蘭家當了傭人，天天謹慎忠誠地效力，申蘭逐漸信任倚重她，就連贈人禮物也要委托她辦。謝小娥發現他們搶劫的段、謝二人的東西依舊存在，更加知道自己所夢是實。於是出入申家兩年多，等待機會。有一天申蘭召集那些賊盗喝酒，申蘭和申春喝醉了，睡在房中。謝小娥關了門户，拔出佩刀斬下申蘭的首級，隨即便大聲呼喊抓賊。鄉人越墻來救，抓住申春，得到贓物成千上萬，又抓到幾十個同黨。謝小娥列舉這些人的罪狀上告到官府，都被判處死刑，然後纔訴説自己的情況。刺史張錫贊賞她的節烈，報告觀察使，觀察使没有爲謝小娥申請褒獎。謝小娥返回豫章，人們争着向她求婚，都没有答應。剪掉頭髮出家奉佛，垢衣粗食終生。

## 楊含妻蕭氏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娟皆韶淑，毁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楊含的妻子蕭氏，父親名歷，任撫州長史，死在官任上，母親也亡故。蕭氏當時十六歲，和妹妹都美貌賢淑，父母亡後就毁壞容貌，裝載兩具靈柩回歸家鄉，因貧窮付不起船錢，到宣州戰鳥山，船夫扔下棺材走了。蕭氏在水邊結廬而居，和婢女挖墓穴埋下棺材堆土成墳，栽植松柏，早晚臨哭，周圍有馴烏、白兔、菌芝等吉祥之物。長老們爲她建立屋舍，一年中常送去糧食布帛。服喪期滿仍不脱下孝衣，人們都稱贊她的孝行。有人向她求婚，蕭氏説："我貧弱無力返回北方，您如確能爲我把雙親靈柩送回故里安葬，我就情願侍奉您。"這時，楊含從高安尉罷官返歸，向她求婚，并同意了她的要求。蕭氏因爲雙親没有下葬，同意他運載棺柩，但辭掉了他的彩禮。埋葬了父母之後，就脱下孝服和楊含成婚。

## 韋雍妻蕭氏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

韋雍妻蕭氏。張弘靖鎮守幽州時，上表推舉韋雍在幕府任職。朱克融作亂，韋雍被劫持，蕭氏聽説出了變故，與韋雍一起出逃，左右的人毆打她，毫不退縮。韋雍即將被殺，蕭氏大聲喊道："我苟且偷生没有益處，情願今天死在郎君

蕭意象晏然，觀者哀嘆。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

前面。”行刑的人砍斷她的手臂，纔殺了韋雍。蕭氏意態從容，觀者哀傷嘆息。當晚蕭氏死去。大和年間，楊志誠上表陳述她的節烈，下詔追贈爲蘭陵縣君。

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韋雍字和叔，考中進士科。

## 衡方厚妻程氏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争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絶。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遺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衡方厚妻程氏。大和年間，衡方厚任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理無方，衡方厚幾次和他争論，董昌齡非常生氣，要把他交付獄吏，衡方厚以有病來推辭，董昌齡仍不放過，家人就假説衡方厚死了，卧在棺材裏。董昌齡知道了，使人把棺材蓋緊。衡方厚被封閉得時間長了，用手指抓棺材，手指磨完而死。程氏害怕一同被害死，不敢哭喪。董昌齡一點也不懷疑，給了豐厚的財物讓她爲衡方厚辦理喪事。程氏步行來到京城，拜叩在右銀臺門下，自己割耳陳訴冤屈，官府讓御史審問，情况屬實，董昌齡獲罪受譴。文宗下詔封程氏爲武昌縣君，賜給一個兒子九品正員官。

## 鄭孝女

鄭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翦髮毁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兖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鄭孝女，是兖州瑕丘人。父親鄭神佐，爲官兵，戰死在慶州。當時母親已經去世，又没有兄弟，孝女當時二十四歲，就剪髮毁服，親身護喪回到家鄉，和母親合葬。結廬墓旁守喪，親手植松柏成林。當初，孝女許配給牙兵李玄慶，這時辭謝不嫁。大中年間，兖州節度使蕭俶把她的情狀上報朝廷，下詔表彰她的家門。

## 李廷節妻崔氏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污?”賊怒，刳其心食之。

李廷節妻崔氏。乾符年間，李廷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打汝州，李廷節被俘。賊人見崔氏漂亮，想以她爲妻，崔氏罵道：“我是士人的妻子，死亡是命中之事，怎能受賊人污辱?”賊人發怒，挖出她的心吃了。

## 殷保晦妻封絢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黄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説萬詞，不答。賊怒，勃然

殷保晦的妻子封氏，是封敖的孫女，名封絢，字景文。能寫文章、草隸。殷保晦官任校書郎。黄巢進入長安，夫妻一同藏在蘭陵里。第二天，殷保晦逃走。賊人喜歡封氏的美麗，要娶她，封氏堅决拒絶。賊人千言萬語勸了好久，封

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絶。

氏都不答應。賊人大怒，氣冲冲地説：“順從我就活，不然的話，正好用你的血洗我的劍！”封氏駡道：“我是王公大臣的女兒，恪守正義而死，仍像活着一樣，死也不受辱於你們這些逆賊之手！”於是被殺害。殷保晦返回，左右人告訴他：“夫人死了！”殷保晦慟哭而死。

### 竇烈婦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瑭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脱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竇烈婦，是河南人，朝邑令畢某的妻子。起先，同州軍隊作亂，把節度使李瑭驅逐到河中。縣令藏匿在望仙里，不知自己正好藏在仇人家裏。半夜裏强盜進來，揪住縣令的頭，要殺他，竇氏哭着遮擋住縣令，死死拉住賊人的衣袖，直到被刀砍中也不放手，縣令因此得以逃走免死，接着賊人也走了。京兆府上報了這件事，并送給酒帛醫藥，竇氏幾乎死去終於又被救活了。

### 李拯妻盧氏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黄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王煴。煴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李拯妻盧氏，十分美貌，能寫文章。李拯字昌時，咸通末年考中進士，升遷多次後爲考功郎中。黄巢之亂，逃避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僖宗出逃寶鷄，李拯淪陷在嗣襄王李煴手裏。李煴兵敗，李拯死去，盧氏伏在尸體上痛哭。王行瑜的兵士逼迫她，堅决不從，用刀威脅她，被砍斷一隻手臂而死。

### 山陽女趙氏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毁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山陽有位姓趙的女子，父親偷盜鹽，論罪當死，趙女到官府申訴説：“由於飢寒所迫而盜鹽，是爲了救死呀，情有可原，能原諒他嗎？不行的話請求一同死。”有關官員念她孝義，應允免她父親死罪。趙女説：“我的生命今天是官家所給，我願毁去服飾皈依佛門作爲報答。”就割下耳朵以表示信用，侍候父親疾病，終身不嫁。

###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紿，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枅

周迪的妻子某氏。周迪善於做生意，往來於廣陵。正值畢師鐸之亂，人們互相掠賣而食。周迪快被餓死了，妻子説：“現在回歸，兩人不能都保全。您的父母還在，不能兩人一起死，情願被賣幫助您回去。”周迪不忍心，妻子堅持來到市上，把自己賣了幾千錢給了周迪。周迪來到城門，守門人問他是誰，懷疑他是欺騙，和周迪一

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同到市上去對證，看見妻子的頭已經挂在柱子的橫木上了。周迪裹起餘下的尸體回家埋葬了。

## 朱延壽妻王氏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絶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乃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仇人辱！"赴火死。

朱延壽妻王氏，當楊行密占據吴越之時，朱延壽奉事楊行密爲壽州刺史，憎恨楊行密不忠於唐朝，就和寧國節度使田頵謀劃背叛楊行密歸順唐朝。事情泄露，楊行密設計宣召朱延壽，説是要把揚州委任給他，朱延壽相信了。臨走的時候，王氏説："這次若能得到揚州，就實現了我們的宿願，興衰在此一時，不要挂念家裏，但希望每天派人送信報個平安。"朱延壽答應了。及至朱延壽被楊行密所殺，送信的人不來，王氏説："事情敗露了。"就部署家中僕人，授予他們兵器，剛關上門捕騎就到了。於是拿出私財分給百姓，用大量火把焚燒了刺史府，仰天呼道："我死也不受仇人之辱！"投火而死。

# 唐書卷二百六

##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 外戚列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内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産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污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變，後宫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吴溆之忠，弗緣内寵者，自見别傳云。

凡是外戚的成敗，要看人主的品德如何。人主賢明外戚就共享榮華，人主不賢外戚就先受災禍。所以太宗約束貴幸，裁減賞賜，貞觀年間，外戚中没有破家的。到高宗、中宗，權柄轉移到后妃，禍亂出現於朝廷，武、韋諸族，老耄嬰兒的頸血，一天之内同染刀刃。玄宗初年，法制施行於近親，對内對外都能整飭。到天寶年間喪失明智，政事托付給妃子宗族，招致安禄山的反叛，幾乎失掉天下。楊氏滿門被誅，殺得一個也没留下，以致幾十年的恩寵，頂不上一日滅門之慘，大宅第和厚資財，救不了同坎掩埋之悲，怎不可哀啊！代宗、德宗以下，宦官受到寵幸，後宫妃嬪雖多，没有赫赫貴顯，也没有遭到大殺戮。所以享福過甚的得禍酷，得名少的受責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至於長孫无忌的功績，武平一的識見，吴溆的忠誠，都不是由於内寵的原因，自另見别傳。

###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

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侄養宫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爲鄠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算略，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

獨孤懷恩，是元貞皇后弟弟的兒子。父親名整，在隋朝官做到涿郡太守。

懷恩幼小時，隋文帝的獻皇后因爲他是侄子把他養育在宫裏。長大以後，稍稍學習記書，家中財産無以數計，喜歡結交豪猾賭徒。任鄠縣令，因病免官。高祖平定京師，授任他爲長安令，爲政頗爲嚴明，辦事稱職。高祖接受禪讓即位，他升任工部尚書。起初，虞州刺史韋義節在蒲州攻打堯君素，打不下來，高祖派獨孤懷恩代統兵馬。獨孤懷恩性情貪鄙，缺乏謀略，打了幾

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内喜，以爲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

次没有取勝，士氣低落，受到高祖詔書嚴厲責備，獨孤懷恩有些怨恨。高祖曾和他開玩笑說："你姑姑的兒子都有了天下，輪下來該是你了吧？"獨孤懷恩聽了暗暗高興，認爲這是天命。以後又常悶悶不樂，嘆息說："我們家難道衹有女的能富貴嗎？"從此生出叛亂之心。

是時，虞鄉南山多宿盗，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澮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柏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静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啖之，引群賊取永豐倉，絶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晝已定，而夏人吕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擊夏，爲金剛所掩，諸將皆没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寖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奸。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當時虞鄉南山有很多慣盗，劉武周又派宋金剛攻取澮州，高祖調發關中士兵都交給秦王統領，部隊屯駐在柏壁。由此獨孤懷恩和他的部下元君寶、解縣令榮静謀劃招引王行本的兵馬跟劉武周聯和，割河東之地拉攏劉武周，引群賊奪取永豐倉，斷絶秦王的運糧通道，長驅進入三輔。恰好此時堯君秦死了，王行本得到他的兵馬，按原計劃部署行事，這時夏縣人吕崇茂殺了縣令響應劉武周。高祖降敕叫獨孤懷恩和永安王李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討擊夏縣的叛亂者，結果被宋金剛掩襲，諸將都陷於賊中。元君寶和開府劉讓私下埋怨獨孤懷恩說："不早舉大事，纔受到這種耻辱。"所以陰謀漸漸敗露。後秦王在美良川打敗劉武周，獨孤懷恩逃了回來，高祖又命令他領兵攻打蒲州。元君寶聽到後說："有王者之命的人不死，果然如此！"唐儉知道了他們謀反的實情，正好劉武周送還劉讓請求罷兵，因而得以揭發獨孤懷恩等人的陰謀。當時王行本以蒲州投降，獨孤懷恩領兵入城，高祖剛渡河而劉讓來到，於是高祖知道了獨孤懷恩謀反的全部情狀。高祖下詔召獨孤懷恩，獨孤懷恩不知底細，坐單舟前來，高祖立即下令把他捆起來，徹底搜捕他的黨羽，把獨孤懷恩縊死在監獄裏，頭挂到華陰市上示衆，抄没了他的家。

### 武士彠

武士彠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彠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威

武士彠字信，世代經商，喜歡結交朋友。高祖曾領兵屯駐在汾、晋之地，就住在他家，他因而受到高祖的恩顧。後來高祖留守太原，引用他任行軍司鎧參軍。高祖招募的兵衆齊集之後，派劉弘基、長孫順德統率。王威、高君雅私下對武士彠說："劉弘基等人都曾逃避三衛的征役，論罪應當處死，爲什麽還交付他們兵衆？我準備劾奏把他們抓起來。"武士彠說："這些都是唐公的

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彠脅謂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止。兵起，士彠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光禄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録，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彠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册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彠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

客人，如果這樣做了，就會造成大的嫌隙。"所以王威等人雖然對劉弘基有所懷疑但没有行動。這時司兵參軍田德平想勸王威彈劾招募兵衆的事情，武士彠威脅他説："討捕兵都隸屬於唐公，與王威、高君雅等都没有關係，他們衹是寄坐在這裏而已，能有什麽作爲?"田德平也就中止而不再多説了。高祖舉義兵起事，武士彠没有參與謀劃，衹是作爲大將軍府鎧曹參軍跟隨高祖平定京師，任光禄大夫、義原郡公。武士彠自言自己曾夢見高祖騎馬上天，高祖笑着説："你本是王威的黨羽，因爲能使他們不收捕劉弘基等人，心意可取，而且曾經以禮待我，所以我纔給你官做，現在爲什麽胡説一氣來諂媚我啊!"後多次升遷任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任利、荆二州都督。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定。高宗永徽年間，因爲武士彠的二女兒做了皇后，所以崇贈他爲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年間，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在高祖廟庭配享，位置列於功臣之上。武后臨朝，尊武士彠爲忠孝太皇，建造崇先府，設置官屬，祖上五代都追封爲王。武后即位，又在東都建立武氏七廟，追册爲皇帝，幾位母親都隨帝號稱爲皇后。先天年間，有詔削去武士彠的僞號，仍爲太原王，廟也跟着廢掉。

### 武元慶　武元爽

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彠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爲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宫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賀蘭

起初，武士彠娶相里氏爲妻，生了元慶、元爽兩個兒子。又娶楊氏，生了三個女兒。長女嫁給賀蘭氏，早年守寡。最小的嫁給郭氏，不曾貴顯。武士彠死後，諸子對待楊氏不盡禮節，楊氏懷恨在心。武后立後，封母親楊氏爲代國夫人，又進封爲榮國夫人，皇后姐姐封爲韓國夫人。當時武元慶已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任少府少監，兄子武惟良任衛尉少卿。楊氏勸皇后上疏請叫武元慶等人出任外官，以示皇后的退讓。由此武元慶貶斥到龍州，武元爽被貶到濠州，武惟良被貶到始州。後武元慶死於貶所，武元爽流放到振州。乾封年間，武惟良與弟弟淄州刺史武懷運以及其他州府長官按慣例聚集到泰山下面，當時韓國夫人的女兒賀蘭氏在宫中，很受皇上寵愛。武后想

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絶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

一起把她殺掉，就引導皇上臨幸她母家，由武惟良等人奉獻食物，武后暗中在食物裏加了毒堇，賀蘭氏吃了，立即死亡。武后歸罪於武惟良等人，殺了他們，指使有關部門給他們改姓蝮氏，削除他們的屬籍。武元爽也因受牽連而死去，家屬流放到嶺外。

### 賀蘭敏之

后取賀蘭敏之爲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横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强私焉。楊喪未畢，褫衰粗，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宫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彠後，宗屬悉原。

皇后選取韓國夫人之子賀蘭敏之爲武士彠後裔，賜姓武，承襲封爵，多次升任左侍極、蘭臺太史令，和名儒李嗣真等人參與校勘修選。賀蘭敏之長得俊美秀逸經常自我欣賞，和外祖母榮國夫人私通，恃仗着受夫人寵愛，輕佻驕横多有過失。榮國夫人死後，武后拿出珍寶財幣修建佛寺爲母親祈福，賀蘭敏之藏匿起來據爲己有。司衛少卿楊思儉之女選爲太子妃，已經定了婚期，賀蘭敏之見她長得美，逼奸了她。榮國夫人喪期未滿，賀蘭敏之就脱下孝服，演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祖家，跟隨侍候她的宫女，都被賀蘭敏之逼奸。武后多次爲之發怒，這時就把他的罪惡暴露出去，流放雷州，上表恢復他原來的姓，敏之走到半路上自縊而死。武后又召回元爽之子武承嗣繼嗣武士彠，宗屬都受到寬免。

### 武士稜

士彠兄士稜、士逸。士稜，字彦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武士彠兄武士稜、武士逸。士稜，字彦威，從小温順良善，務農爲業。任司農少卿、宣城縣公，經常主持皇家苑囿農稼事務。去世，追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 武士逸

士逸字逖，有戰功，爲齊王府户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士逸字逖，有戰功，爲齊王府户曹參軍、六安縣公。跟隨齊王防守太原時，被劉武周抓住，曾派人回來陳述破賊的計策。賊平之後，升任益州行臺左丞，多次議論當世的得失，爲高祖嘉許采納。死在韶州刺史任上。

### 武承嗣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性暴

武承嗣被召回以後，升任尚輦奉御，襲爵周國公，遷任秘書監、禮部尚書。很快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辭去官位。垂拱初年，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任納言，代替蘇良嗣爲文昌左相。他性格暴戾經常惹禍，聽説左司

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緑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内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户，監修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决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

郎中喬知之的婢女窈娘美貌，而且擅長歌唱，就把她强奪過來，喬知之作了《緑珠篇》諷刺此事，窈娘見詩含恨投井而死。武承嗣大怒，讓酷吏殺了喬知之，毁了他的家。

當初，武后專政，中宗被幽禁放逐，武承嗣自以爲皇位能傳給自己，武氏應當據有天下。就勸説武后改朝换代，除去唐家子孫，誅殺大臣中不附己的，又倡議追封武氏先世爲王，設立宗廟。又追封武元慶爲梁王，謚號憲；武元爽爲魏王，謚號德；武后從父武士讓爲楚王，謚號僖；武士逸爲蜀王，謚號節。又贈封兄子武承業爲陳王。武承嗣爲魏王，武元慶子武三思爲梁王，武士讓孫武攸寧爲建昌王、武攸歸爲九江王、武攸望爲會稽王，武士逸孫武懿宗爲河内王、武嗣宗爲臨川王、武仁範爲河間王，武仁範子武載德爲潁川王，武士稜孫武攸暨爲千乘王，武惟良子武攸宜爲建安王、武攸緒爲安平王、侄子武攸止爲恒安王、武重規爲高平王，武承嗣子武延基爲南陽王、武延秀爲淮陽王，武三思子武崇訓爲高陽王、武崇烈爲新安王，武承業子武延暉爲嗣陳王、武延祚爲咸安王。武承嗣實封一千户，監修國史。他秘密指使武后的黨羽鳳閣舍人張嘉福，讓洛州人上書請求册立自己爲皇太子，用以試探武后的心意。武后詢問岑長倩、格輔元，都堅持説不行。武承嗣没辦法，奏請責備張嘉福等人，但并没有加罪。他怨恨岑長倩等人，後這些人都因罪被殺。武承嗣以特進罷職。不久，又恢復同鳳閣鸞臺三品。因爲武承嗣任左相，武攸寧爲納言，所以同時免官。又和武三思同爲三品，不到一個月都免官，又拜特進。武后决定要召回太子了。過了好久，遷任武承嗣爲太子太保，武承嗣不得志，鬱悶氣憤而死，追贈太尉、并州牧，謚號宣。

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争，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

武延基襲爵，武后嫌嗣魏王不合適，改叫繼魏王。長安初年，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一起私下議論張易之兄弟的事情，後來發生争吵，這話讓武后知道了，武后大怒，下令讓自殺，以武延義爲代魏王。

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

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人上言説武氏家族的

當王，與群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悦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壽春，懿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鄶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酇國，延禄爲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

人不應當爲王，和群臣上奏道："事情没有兩件都重要的道理，武家諸王應當罷免。"中宗優柔昏庸不能决斷，素來害怕武后，還想取悦安慰她，説武攸暨、武三思都參與除掉二張有功，以此否定敬暉等人的建議，衹給降封一級：武三思爲德静郡王，武攸暨爲壽春王，武懿宗爲耿國公，武攸寧爲江國公，武攸望爲葉國公，武嗣宗爲管國公，武攸宜爲息國公，武重規爲鄶國公，武延義爲魏國公，武攸緒爲巢國公，武崇訓爲酇國公，武延禄爲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説："諸武仍然享受王封，不能使人心服。"中宗没有省悟。

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期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

武載德死在湖州刺史任上，謚號武烈。武攸歸歷任司屬少卿，官做到齊州刺史，侍奉母親十分孝順，在姐姐的喪期内不嘗五味，一説起來就痛哭流淚。武攸止爲絳州刺史。這三人死在武后時，没來得及削去封號。

### 武攸宜

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年。嗣宗終司衛卿。

武攸宜歷任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年，任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伐契丹，武后親自到白馬寺爲他餞行，作戰無功而回，拜授左羽林大將軍。景龍年間，遷爲右羽林大將軍，去世。他統領禁軍前後有十年時間。武嗣宗死在司衛卿任上。

### 武重規

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王爲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容爲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

武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還没到任，就役使百姓修造，武后發怒，貶爲廬州刺史。從此著於令文：諸王任州刺史，不得擅自修建。突厥叛亂，派武重規任天兵中道大總管，和沙吒忠義、張仁亶率領兵衆三十萬討伐。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容爲西道後軍，帶兵十五萬作爲後援。回來後任左金吾衛大將軍，死在衛尉卿任上。

### 武延秀

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没入奚官，以姝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齎金幣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嬀、檀，故延秀不得

武延秀的母親原是帶方人，因爲家人犯罪被没入内侍省的奚官局，因美貌聰惠，就賜給了武承嗣，生下武延秀。突厥默啜要獻女和親，武后下詔叫武延秀接受默啜之女，并下詔叫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帶着金幣送武延秀去突厥。閻知微等暗中約定默啜抓住武延秀

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桓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仿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係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皂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

進犯嬀州、檀州，因此武延秀不能回來。神龍初年，默啜請求講和，通過武延秀傳達條件，武延秀得以回來，封桓國公，任左衛中郎將。同宗兄武崇訓娶安樂公主，多次同武延秀宴會歡笑，武延秀頗通突厥語，能模仿胡虜歌舞，姿態風度嫻雅，安樂公主非常喜歡他。正好武崇訓死了，武延秀就私下陪伴公主，後來就娶了她。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武三思死後，韋后又和武延秀私通，所以武延秀越來越放肆。公主府的倉曹參軍何鳳對他說："現在天下歸心武家，也許可以再度興起。而且讖語說：'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不是您還能是誰呢?"因而勸他穿黑衣服以煽惑衆人。韋后失敗，武延秀還和公主在宮中，一同被斬於肅章門。武攸望以太府卿被貶至春州，死在那裏。武氏各族受武延秀牽連，幾乎全部被誅殺貶逐，衹有武載德子武平一因文章著名，和武攸緒常常迴避炙手可熱的權勢圈子，謙恭自守，得以免禍，另外有傳。

## 武攸寧

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逾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冬官尚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置句使，苛取民貲産，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武攸寧，天授年間多次升遷任納言。過了一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官，很快復任納言。好久又罷免任冬官尚書。聖曆初年，拜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從武承嗣、武三思罷免政事以後，隔了一年，武攸寧、武三思又任宰相，他們設置句使，苛取百姓財産，毀掉人家家族十有七八，百姓叫天喊冤。又修築大庫百餘間存積掠奪來的財物，有一天夜間失火，燒得不剩一錢。以冬官尚書罷官。神龍初年，死在岐州刺史任上，追贈尚書右僕射。

## 武三思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爲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逾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

武三思在太后之時，多次進授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封爵爲王。契丹攻陷營州，他作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駐邊境。回來後，任同鳳閣鸞臺三品，過了一月離任，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遷任太子賓客，仍舊監修國史。

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鈎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

武三思性情狡詐諂諛，善於迎合主子的心意，會鈎探人內心的隱秘，所以太后頗信任他，多次臨幸他的府第，賞賜尤爲優厚。薛懷義、張

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晋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污，靦然如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厭居宫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宫於嵩山，興泰宫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巨萬萬，百姓愁嘆。

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宫，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无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户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户。俄以太后遺詔還所减，而封崇訓鎬國公。

初，桓彦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潜入宫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彦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群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韙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宫、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昊、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球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爲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

易之、張昌宗正以淫邪得勢，武三思甘願自輕自賤，給薛懷義牽馬，聲言張昌宗的才貌如同王子晋的化身，帶領公卿歌唱淫穢曲調，徒具人形而實不知羞耻。太后年高，厭煩居住宫中，武三思想因此弄權，引誘脅迫那些不肖之徒，在嵩山建造三陽宫，在萬壽山建造興泰宫，請太后每年臨幸，自己與二張扈從馳騁，作威作福以圖私利。工役費用高達萬萬，百姓爲之愁苦哀嘆。

武崇訓娶安樂公主的時候，武三思正任宰相，中宗還在東宫，武三思想獲取恩寵，就叫采取親迎之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人和沈佺期、宋之問等名士，撰作文辭，以輕褻相誇，不再有禮法。中宗復位，升任武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武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户。三思堅辭不受，就進封爲開府儀同三司。不久逢上降封，裁减實封户數，很快又因爲太后遺詔歸還所减去的封户，而封武崇訓爲鎬國公。

當初，桓彦範等人已殺了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他們把武三思等人一起殺掉，桓彦範等没有聽從。第二天，武三思通過韋后悄悄進入宫中，改變國政，不幾天桓彦範等人就都失去權柄，他們貶斥驅逐的人也都被召了回來。中宗下詔叫群臣重新遵循太后時的法制。武三思建言説："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的美行不可廢棄。"中宗認爲他説得對，就把五個縣改名爲乾封、合宫、永昌、登封、告成。第二年春天，大乾旱，中宗派武三思、武攸暨到乾陵祈禱而得雨，中宗很高興。武三思通過安樂公主請求中宗恢復武氏崇恩廟和昊陵、順陵，都設置令丞按時灑掃祭奠。他的黨羽鄭愔獻上《聖感頌》，中宗令刻在碑石上。補闕張景源建言説："子承母業，不能説是中興，所下的制書都要除去這種説法。"於是天下著名的祠廟都名爲唐興、龍興等。補闕權若訥又説："制書詔書應同貞觀舊制。而且太后的遺訓，是母儀；太宗的舊章，是祖德。沿襲應當從近的開始。"皇帝答應了并對他們加以表揚。這時，中宗又在禁苑修建球場，下詔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分二隊比

不訾，人苦之。

賽，中宗和皇后親臨觀看。武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用油澆築場地，使它光滑如鏡，動用人功不可計數，百姓們深以爲苦。

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内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

武三思既與韋后私通，又和上官昭容淫亂，心裏很忌恨節愍太子，就和安樂公主商量廢黜太子。太子害怕，所以發動羽林兵包圍武三思府第，連武崇訓一起斬殺，還殺了武氏黨羽十多人。

時疾三思奸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柬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爲冉祖雍、宋之遜、李悛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温、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勛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悛，托其權，熏炙中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污黜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爲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黄門侍郎宋璟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

當時人們憤恨武三思奸亂竊國，把他比作司馬懿。武三思特别忌恨正直之人，千方百計阻撓他們，常説："我不知道什麽人叫做好人，衹有對我好的纔是好人。"他和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柬互相煽動作惡，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人不勝其憤，打算殺掉他們，被冉祖雍、宋之遜、李悛告密，都坐罪處死。又因此牽連到五王，而崔湜派周利貞到貶所去就地把五王殺害，所以冉祖雍和御史姚紹之等五個人，被稱爲"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温、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勛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悛，都依托他的權勢，在朝廷内外炙手可熱，都是嚴重干預政事的，天下人説是："崔、冉、鄭，亂時政。"他們以官爵賞賜自相抬高，樹立威望，不斷製造大案，誣陷良善，殘害正直善良之人的宗族，天下被弄得動蕩不安。起初韋月將、高軫上疏，竭力指斥武三思的罪惡，有關官府殺了韋月將，把高軫驅逐到邊遠險惡地方。黄門侍郎宋璟堅持奏請，很快被貶斥。武三思權勢之大於此可見一斑。

既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斫棺暴尸，夷其墓。

武三思死後，中宗爲他舉哀，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尉，又封爲梁王，謚號宣。追封武崇訓爲魯王，謚號忠。安樂公主用太子的頭在武三思的靈柩前祭奠。睿宗即位，認爲他們父子都有逆節，剖棺暴尸，夷平他們的墳墓。

## 武懿宗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并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

武懿宗以司農卿的官職進爵爲郡王，歷任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王孝傑兵被孫萬榮打敗，皇帝下詔叫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伐孫萬榮，婁師德、沙吒忠義都任總管，共領兵二十萬，停駐在趙州。武懿宗聽説賊兵快要來到，害

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流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怕得不知怎麽辦，想棄軍逃走，有人勸他説："賊兵雖多，没有輜重糧草，靠搶劫來維持給養，如果按兵不動等他們鋭氣耗盡，他們退却之時發兵攻擊，就可建立大功。"武懿宗顧不上考慮，退兵據守相州，賊兵得以進入趙州并且縱兵屠城。後來孫萬榮死了，武懿宗又和婁師德安撫河北，百姓從賊兵中回來的，一概被處死，武懿宗先把他們的膽挖出來，然後殺掉，血流滿地慘不忍睹，而武懿宗舉動自如。當初孫萬榮入寇的時候，他的將領何阿小攻陷冀州，把當地人殺得一個不留，由於武懿宗的殘忍暴虐很像何阿小，所以被稱爲兩何，百姓互相傳説道："惟此兩何，殺人最多。"

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内刑塹中，無有脱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起初，武懿宗在天授年間接受詔令審訊大獄，誅殺王公大臣，都是周密安排巧妙引陷，把人們投入刑獄，没有僥幸能够逃脱的。他的陰險殘酷即使周興、來俊臣也趕不上。神龍初年，遷任太子詹事，死在懷州刺史任上。

## 武攸暨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户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户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武攸暨以右衛中郎將身份娶了太平公主，拜授駙馬都尉，多次遷任爲右衛大將軍。天授年間，從千乘郡王進封定王，享受實封六百户，遷任麟臺監司祀卿。長安年間，降爲壽春王，加封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又封爲定王，實封增加到一千户，他堅持辭謝，進授開府儀同三司。武延秀被誅殺後，他降封楚國公。武攸暨沉静謹慎謙和厚道，與世無争，衹是自我奉養而已。景龍年間去世，追贈太尉、并州大都督，給還定王的封爵，謚號忠簡。因太平公主大逆牽連，被平毁墳墓。

## 韋温

韋温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廬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首甯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儼魯國公、

韋温，是中宗廢后韋庶人的堂兄。韋后父名玄貞，歷任普州參軍事，因爲女兒是皇太子妃，所以多次被升擢任豫州刺史。中宗被幽禁廬陵，韋玄貞被流放死在欽州，玄貞妻崔氏爲蠻酋甯承所殺，四個兒子名洵、浩、洞、泚也一同死在容州，韋后的兩個妹妹逃回京師。中宗復位，當天就下詔追贈韋玄貞爲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韋温父韋玄儼爲魯國公、特進、并

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甯承，斬其首祭崔柩，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柩至，帝與后登長樂宫望而哭，贈酆王，謚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户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并葬京師。

州大都督。派使者迎回韋玄貞的喪柩，下詔叫廣州都督周仁軌討伐甯承，斬下他的頭祭於崔氏柩前，拜周仁軌爲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喪柩來到，中宗和韋后登上長樂宫眺望哭泣，追贈韋玄貞爲酆王，謚號文獻，廟號褒德，陵名榮先，設置令丞，給一百户供掃除。追贈韋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韋浩爲太常卿、武陵郡王，韋洞爲衛尉卿、淮陽郡王，韋泚爲太僕卿、上蔡郡王，一同葬在京師。

温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自洛州户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從弟濯尚定安公主，并拜駙馬都尉，捷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温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遥領揚州大都督。温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友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温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

韋温剛開始作官，就因貪贜被罷免。神龍初年，升任提拔爲宗正卿，遷任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名湑，從洛州户曹參軍事連續拜授爲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韋后的大妹嫁給陸頌，進任國子祭酒。二妹嫁嗣虢王李邕。韋湑子韋捷娶成安公主，韋温的堂弟韋濯娶定安公主，都拜爲駙馬都尉，韋捷任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韋温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遥領揚州大都督。韋温見天下事已在自己掌握之中，想擴充勢力以鞏固權力，便引用各類朋友黨羽，公卿雖怕他，但韋温無能，不像諸武那樣既凶狠又强盛。

湑初兼脩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温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娱樂，湑雖爲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

韋湑起初任脩文館大學士，當時熒惑星久留羽林，韋后厭惡，正好韋湑跟隨來到温泉，韋后就把他毒死用以消除災變，厚贈他爲司徒、并州大都督。韋湑兄弟以文詞進用，中宗正在大選文章侍從，和他們賦詩娱樂，韋湑雖爲學士，但常在禁軍，所以没有什麽創作。

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毁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

有富商犯罪，萬年令李令質審訊他。韋濯馳馬前去營救，李令質不答應，韋濯就在中宗面前説李令質的壞話。中宗召李令質來到，左右都替他擔心，李令質從容地説："韋濯和罪人并非親故，祇是因爲受賄纔爲他説情。韋濯權勢雖重，也不如守陛下的法令重要，我因此雖死無憾。"中宗聽後就釋放了他。

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温盡總内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温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説后托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内憚相王、太平

中宗崩逝，韋后專政，害怕發生變故，下敕書叫韋温總領所有内外兵士，守衛中書省。又用侄子韋播、韋捷的堂弟韋璿、高嵩分别統領左右羽林軍。韋温和宗楚客、武延秀等人勸説韋后假托圖讖，説韋氏當受天命，以謀殺少帝，但心裏

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温，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又害怕相王、太平公主是貴主尊屬，想先除掉他們，然後行動。但玄宗的兵夜間出動，將軍葛福順攻打玄武門，進入羽林軍，斬殺韋播、韋璿、高嵩，將他們梟首示衆，軍中相率響應，没有敢落後的。韋后死於亂軍之中，天亮後又斬了韋温，分頭捕捉韋氏子弟，不分少長全都斬首。

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

周仁軌，是京兆萬年人，韋后的母族。這時正任并州長史，性情殘酷嗜好殺戮。有一天，看見堂下有一斷掉的手臂，心中很厭惡，就將它扔到野外，過了幾天去看，仍然還在。這月，韋后失敗，使者去殺周仁軌，行刑人舉刀，周仁軌忙用手臂去擋，被斫斷掉到地上，這纔省悟。

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睿宗削平了韋玄貞、韋洵的墳墓，百姓把裏面的寶玉差不多都盜光。天寶九載，又下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前去監視，見墓志銘上記載的埋葬日月，和發掘的日月正相同，而陵名和尉名也正相合。

## 王仁皎 王守一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户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爲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説文其碑，帝爲題石。

王仁皎，字鳴鶴，是玄宗廢后之父。景龍年間，應考將帥舉中選，授任甘泉府果毅，升任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因爲皇后的緣故，升任將作大監，多次進授爲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實封三百户。王仁皎避開職守不理事務，不求名譽，祇講究享受，積貯婢妾財貨而已。六十九歲去世，追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號昭宣。官府爲他辦理喪葬。喪柩出發，皇上登上望春亭看喪車過去。令張説作碑文，皇上親自書寫上石。

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别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沓墨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

子名守一，和皇后是一胎雙生，皇上没有發迹時就和他有交情，後下詔叫他娶清陽公主。跟隨誅討太平公主有功，由尚乘奉御升遷殿中少監、晉國公，多次進授爲太子少保，承襲父爵，待遇優厚。皇后被廢，他被貶爲柳州别駕，走到藍田，賜死。王守一性情貪黷無所顧忌，蓄有財産巨萬，都被没收入官。

## 楊國忠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丐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

楊國忠，是太真妃的遠房堂兄，據傳是張易之之子。喜歡飲酒賭博，多次向人借貸，行爲不檢點，爲親姻族人所不齒。三十歲入蜀從軍，因屯

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奥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摴蒱，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厩判官。兼瓊入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悦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

戍成績優良應當升遷，節度使張宥厭惡他的爲人，鞭打屈辱他，但終於因屯績優良任新都尉。後來丢了官，更加困窘，蜀地大豪鮮于仲通很資助他。叔父楊玄琰死在蜀州，楊國忠照顧楊玄琰家，因而和堂妹私通，這位堂妹就是被封爲虢國夫人的那位。國忠又搜括了叔父家的財物，到成都玩樗蒲賭博，一天功夫全都輸光，因懼怕而逃走。過了好久，調任扶風尉，不得志，又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和宰相李林甫不和，聽説楊妃新近得寵，想要結交以求得大力援助，派鮮于仲通去長安，鮮于仲通推辭不去，把楊國忠引薦給章仇兼瓊。楊國忠身材高大，很會説話，章仇兼瓊很高興，表奏他爲推官，叫他去長安進送春貢。即將出發時，告訴楊國忠："郫縣有一天的糧食，你到了那裏，可以拿走。"楊國忠到了那裏，得到的是價值百萬的蜀貨，心裏十分高興。到了京師，見到楊氏諸妹，都一一送了禮物。這時虢國夫人新寡，楊國忠給她的財物特别多，和她宣淫不知收斂。楊氏一夥天天給章仇兼瓊説好話，并且説楊國忠善於玩樗蒲之戲，玄宗召見，擢任他爲金吾兵曹參軍、閑厩判官。章仇兼瓊入任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是由於有楊家人出力。楊國忠逐漸得以進入宫内侍奉皇帝，常常最後出來，專門主管樗蒲賬簿，計算鈎畫，分毫不差，玄宗高興地説："這是管理財物的材料呀！"多次升遷任監察御史。

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却，以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衊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奸，肆意無所憚。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還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

李林甫製造了韋堅等人的冤獄，想危害太子，主管獄事的官員畏懼退縮，李林甫認爲楊國忠依仗寵幸，凶悍可用，就靠他來查劾。楊國忠深文苛法，連年逮捕關押，誣陷被誅殺的有一百多家族，揣摩着凡是可以危及太子的，不等李林甫想到他就先下手，都中李林甫的意。李林甫正在大肆排斥異己阻塞仕進之路以鞏固權位，暗中指使授意，楊國忠也就乘機作惡，肆無忌憚。虢國夫人在宫禁弄權，皇上之所好所惡，楊國忠都能探聽得清清楚楚，皇上認爲他很能幹，升他兼任度支員外郎。升了不到一年，就一身兼十五個使官，李林甫見他重權在身這纔對他産生厭惡情緒。

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内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内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

天寶七載，楊國忠升任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正逢上三個妹妹都封了國夫人，兄楊銛升任鴻臚卿，和楊國忠都是門前排列持戟武士，而且府第豪華壯麗超過規定，遠勝過都邑裏别的大宅。當時海内豐盛，州縣所藏的粟帛以巨萬計，楊國忠就説：古代耕種二十七年，可餘九年的口糧，現在天下太平，請各地拿出積存的糧食，變成輕貨，送來充實京師。又提出把天下義倉及丁租、地税全部换成布帛，來充實天子的庫藏。第二年，皇帝下詔令百官觀看庫裏的財物，堆積如同山丘，按等差賞賜群臣，賜楊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

初，楊慎矜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温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縡事，構鉷誅死，己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

當初，楊慎矜引薦王鉷爲御史中丞，不久兩人有了嫌隙，王鉷就依托楊國忠共同彈劾楊慎矜，使楊慎矜以不道抵罪被誅。由此權傾朝廷内外。吉温給楊國忠出主意奪取李林甫的權力，楊國忠就誣奏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把他們都放逐出去，這兩個都是李林甫所親信重用的，李林甫不能解救他們，於是同楊國忠結下了怨仇。王鉷恩寵正深，地位權勢都在楊國忠之上，楊國忠忌恨他，利用邢縡的事件陷害王鉷把他誅殺，自己代他任京兆尹，把他使職官銜也都兼任下來。接着徹底查劾同邢縡事件有關的人，引出他們和李林甫私下結交的事實，相互牽連濫加逮問，多次上奏，皇上開始厭惡李林甫，逐漸疏遠鄙薄他。

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没，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詔拜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

在此之前，南詔的質子閤羅鳳逃走，皇上要因此討伐南詔，楊國忠推薦鮮于仲通任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伐。在瀘川打了一仗，全軍覆没，衹有鮮于仲通一人脱身逃免。當時楊國忠兼任兵部侍郎，一向感激鮮于仲通的恩德，爲他隱瞞敗狀，反而記叙戰功，使他以白衣領職。於是自己請求兼領劍南，玄宗下詔拜授他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不久又加授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開設幕府，引用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人作輔佐，自己留在京師。皇上再次幸臨左藏庫，頒賜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説道："有鳳飛集在通訓門。"這門在庫的西邊，下詔改爲鳳皇門，進授魏仲犀爲

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己兼領吏部。

殿中侍御史，屬吏都以“鳳凰優”而調升。不久又拜授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他又引薦鮮于仲通爲京兆尹，自己兼領吏部尚書。

國忠耻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己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宫，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床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顔。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宫使，而節度、采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

楊國忠耻於征討雲南無功，知道被李林甫所指摘，心想在皇上面前爲自己辯解，就指使部下請自己赴鎮，表面上顯得憂慮邊事，以迎合皇上旨意，實際上是想杜絶言路，李林甫果然上奏派他出去。到辭别皇上的時候，他哭訴自己被李林甫中傷，貴妃又爲他説好話，所以皇上越發親近他，預先計算好召回的日期。但楊國忠上路，還是惴惴不安。皇上在華清宫，令馳驛追楊國忠回來。這時李林甫病勢沉重，楊國忠進去在床下拜見，李林甫説："我要死了，您馬上要作宰相，以後的事情就有勞你了!"楊國忠害怕有詐，不敢承當，汗流滿面。李林甫果然死了，楊國忠於是拜授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 太微宫使，而節度、采訪等使和判度支，都不解除。楊國忠既已得志，就徹底揭發李林甫的壞事，破了他的家。皇上認爲他有功，封他爲魏國公，他堅讓魏國，遷封衛國。

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

楊國忠以宰相兼領考選，提出撤銷長名榜，在銓選的當天就决定任用與否。過去的做法，每年在南院揭版公布選式，應選者自己去揣摩，有一辭不合要求，就不得調官，所以有考了十年還得不到官職的。楊國忠開創押例，不管賢良或不肖，用考選年深的先補官，牒文有錯誤的可再通，議論紛紛稱贊他。先天以前，諸司官員中參與朝政的，中午以後，回到本司處理政務，兵部、吏部的尚書、侍郎分别職掌考選。到了開元末年，宰相人員减少，地位更加尊崇，不再處理本司的事情。吏部量才授官，過去常是三次登録三次唱名，從春天到夏天纔告結束。而楊國忠暗地裏召集有關官吏到他府第，預先定好録取的人員，然後把百官集中到尚書省登録唱名，一天結束，以此誇耀自己的神速明斷，使天下人驚駭。從此做官的資格錯亂紛雜，不再有綱紀次序。虢國夫人住在宣陽坊左邊，楊國忠住在她的南面，從朝廷回來，就到虢國夫人府第，郎官、御史報

爲耻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耻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怤願立碑省户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黄金識其處。

告事情的人都跟着去。楊國忠和虢國夫人平時居住在一個府第裏，出去則并馬而行，互相調戲嬉笑，洋洋自得像禽獸一樣，一點不覺得羞耻，路上人都爲他倆的無耻驚駭。第二年舉行大選，就在府第唱名補官，那些姊妹們隔着帷帳觀看，士子中有長得醜陋粗野跛足駝背的，叫到名字，堂内就哄然大笑，聲音響得外邊都聽到，士大夫羞慚詬駡。原先，有司審核選定之後，就送往門下省，由侍中、給事中再次審閲，有不行的，就黜免。楊國忠則召來左相陳希烈在一角坐下，給事中在旁邊，評選之後，就説："已由門下省通過了。"陳希烈不敢有不同意見。侍郎韋見素、張倚和本曹郎在堂下奔走，抱着文牘材料，楊國忠對着他妹妹説："這兩個穿紫袍的主事怎麽樣？"都放聲大笑。鮮于仲通等人還示意應選者鄭怤願在中書省户下立碑歌頌楊國忠的功德，皇帝下詔令鮮于仲通撰寫頌辭，皇上還親自給改了幾個字，楊國忠就用黄金來標記改字之處以示榮耀。

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宫，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宫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遍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脚。遠近饋遺閹稚、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

皇上經常在每年十月臨幸華清宫，春天纔回來，而諸楊的湯沐館在宫的東垣，連綿映照，皇上臨幸，必然走遍五家，恩賞無數，出去時有賜，叫餞路，回來時有勞，叫軟脚。遠近饋贈的小宦官、歌兒、狗馬、金貝，一起接一起地填塞在門前。

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侻捷給，硜硜處决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句剥相惎。又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巳漏出休，許之。文書填凑，坐家裁决。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

楊國忠由御史做到宰相，共領四十多個使官，而度支、吏部事情本來就繁多，每件衹簽署一個字還署不完，所以屬吏能够不同程度地在中間做手脚，公開賄賂請托無所顧忌。楊國忠生性粗疏輕率，處理中樞政務淺見固執，自信不疑，盛氣驕恣，百官不敢説不同意見，官屬都苛刻挑剔相互傾軋，又善於取媚，專門迎合皇上的欲望喜好，不管天下成敗。皇上極想用兵邊陲，他就親自調配軍糧，任用懂得文簿的惡吏，軍隊所需要的，能很快辦好，又挑不出毛病。當初，李林甫勸皇上説是天下無事，請求到了巳時就退出來休息，皇上同意了。文書堆積，李林甫坐在家裏裁决，批好後，命屬吏拿着案卷到左相陳希烈處聯署，左相不敢詰問，衹是小心地署名。到楊國忠時，韋見素代替了陳希烈，仍遵循以爲常規。

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吒官不進。

有一年，大雨傷壞莊稼，皇上擔憂，楊國忠選擇長得好的禾苗進獻，說："雨没有造成災害。"扶風太守房琯上報本郡災情，楊國忠發怒，派御史追查，從來再没人敢奏聞水旱災害，都是先探聽好楊國忠的意思然後纔敢説話。楊國忠的兒子楊暄考明經科，没有考中，禮部侍郎達奚珣派兒子達奚撫去見楊國忠，楊國忠正要上朝，見到達奚撫很高興。接着聽説楊暄要落第，便罵道："我的兒子還得不到富貴嗎！豈能因爲一個名第爲鼠輩所賣！"達奚珣大驚，立即給楊暄中了高第。楊暄很快和達奚珣同列，還嫌官升得慢。

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勛户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勛家，故士無鬥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儇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閤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踦屨無遺，天下冤之。

楊國忠雖然執掌國柄，但還兼領着劍南招募使，派人戍守瀘南，糧餉因道路險阻而缺乏，派去的人没有能回來的。舊制，功勛人家免除戍役，用以褒賞戰功。楊國忠命令該去的先取功勛人家，所以士無鬥志。凡招募，自願效力者則登上軍籍。楊國忠每年都派遣宋昱、鄭昂、韋儇任御史逼迫催促，郡縣官吏實在無法應付，就以糧米欺騙召來貧弱的人，秘密捆綁在房裏，穿上絮衣，帶上刑具送往屯所，逃亡的就由押送小吏頂替，因而人人思亂。不久又派劍南留後李宓統兵十多萬進攻閤羅鳳，在西洱河敗死，楊國忠寫了假捷書奏聞。自從這兩次興師，動用中國精兵二十萬，全軍覆没連一隻鞋子都没剩回來，天下人都爲死者感到冤枉。

安禄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媢，不之信。禄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己，故謀日急。俄而禄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悦，故册拜司空。禄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己，反謀遂决。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温於合浦。禄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

安禄山得寵時，在邊境統率重兵，傲慢不遵守法度，皇帝護着他，下邊没有人敢説。楊國忠知道安禄山終不肯屈居自己之下，又仗着有内援，就出面揭發安禄山有謀反情形，皇上懷疑他們因權位互相嫉妒，不相信。安禄山雖然早就想造反，因皇上待他很好，所以隱忍着，想等一旦皇上崩逝立即起兵。等看到皇上寵幸楊國忠，很怕對自己不利，所以反謀越來越急。不久安禄山被任爲尚書右僕射，皇上怕楊國忠不高興，所以册拜他爲司空。安禄山回到幽州，發覺楊國忠在算計自己，就決定反叛。楊國忠叫門客何盈、蹇昂刺探安禄山的反狀，又指使京兆尹李峴包圍了安禄山的府第，逮捕安禄山所親近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等人殺掉，把他的黨羽吉温貶

貶零陵太守，以尉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吕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嘆咤曰："國忠頭來何遲?"

到合浦。安祿山上書自陳，列舉了楊國忠二十條大罪，皇上把這些都歸罪於李峴，貶他爲零陵太守，用來安慰安祿山。楊國忠寡謀而驕躁，認爲安祿山跋扈容易對付，所以故意激怒他非反不可，用來取信於皇上，皇上最終不省悟。楊國忠就建議説："請任用安祿山爲平章事，進入朝中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吕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詔書已經草擬好，皇上派宦官輔璆琳去偵察安祿山，没有回來之前，皇上把詔書放在坐側等着。輔璆琳受了安祿山贈金，堅持説安祿山不反。皇上對楊國忠説："祿山没有二心，前面草擬的詔書燒掉吧。"到安祿山造反，以誅楊國忠爲名，皇上想親自帶兵東征，使皇太子監國，對左右説："我想做一件大事。"楊國忠猜測皇上要傳位給皇太子，回去對妹妹等説："太子監國，我們就要被誅殺了。"就聚在一起哭泣，又進宫告訴貴妃，貴妃以死要挾皇上，親征的事情就不提了。安祿山從范陽出發後，慨嘆説："楊國忠的頭爲什麽來得那麽遲啊?"

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己，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内移仗未央宫，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爲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旿，帝出延秋門，群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

哥舒翰鎮守潼關，按兵堅守險要，楊國忠聽説他要反對自己，起了疑心，就從中催督出戰，哥舒翰不得已衹好出關作戰，結果大敗，降了賊。奏報到來，當天皇上從南内轉移到未央宫，楊國忠見到百官，情不自禁地哽咽起來。監察御史高適請求率領百官子弟和招募的豪傑十萬人守禦，大家認爲不行。起初，楊國忠聽到變亂發生，認爲自己是劍南節度使，便預先在梁州、益州安置心腹，爲保全自己作好打算。這時，皇上召宰相商議，楊國忠説："臨幸蜀郡爲好。"皇上同意。第二天拂曉，皇上出延秋門，群臣都不知道，還照常上朝，結果朝廷衹剩下三衛彍騎的儀仗肅立，還聽得到刻漏的聲音。楊國忠和韋見素、高力士以及皇太子、諸王幾百人護衛着皇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圖謀殺死楊國忠，没有成功。走到馬嵬驛停下來，將士疲勞，缺少吃的，陳玄禮害怕發生變亂，召集衆將説："現在天子遭難，社稷不守，使生民肝腦塗地，豈不是楊國忠所招致！我想殺了他以謝天下，你們説怎

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頞，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耶？”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

麼樣？”衆將說：“有這個想法已經很久了，事成之後哪怕身死，也心甘情願。”正好吐蕃使者有事請示楊國忠，將士們喊道：“楊國忠和吐蕃謀反！”衛騎圍上來，楊國忠衝出去，有人射中他的鼻梁，追上去殺了他，爭着吃他的肉幾乎吃盡，楊國忠被梟首示衆。皇上吃驚地說：“楊國忠也反了嗎？”當時吐蕃使者也都被殺死。御史大夫魏方進斥責將士們說：“爲何殺宰相？”將士們發怒，把他也殺了。

四子：暄、昢、曉、晞。暄位太常卿、户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踣。昢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瑀搒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并坎而瘞。

楊國忠有四個兒子，楊暄、楊昢、楊曉、楊晞。楊暄任太常卿、户部侍郎，聽到變亂，下馬跌倒，持弓弩的兵衆用箭射他，身中百箭，纔僵仆而死。楊昢娶萬春公主，任鴻臚卿，陷於賊中被殺。楊曉跑到漢中，被漢中王李瑀打死。楊晞和楊國忠妻裴柔一同逃奔到陳倉，被追兵斬殺。裴柔，原是蜀中倡伎。都被埋在一個土坎下面。

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

他的黨羽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都逃進山谷，百姓爭搶他們的資財，他們的豪富可和楊國忠相比。宋昱因留戀他的財産，偷偷進入都城，被亂兵殺死；其餘的人都以有罪被殺。

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楊國忠本名釗，因爲圖讖上有“卯金刀”，任御史中丞時，皇上給他改用今名。

## 李傛

李傛，字傛，起寒賤，繇莊憲太后姬婿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粗辦。性纖巧，飾厨傳，結納閹寺，求善譽。憲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毁近臣，一時側目。

李傛，字傛，出身貧寒，因是莊憲太后姊妹之夫而得以仕進，歷任坊、絳二州刺史。没有多少本領，政事辦得粗疏。性情纖巧，靠以豐盛的飲食結納宦官，求得好名聲。憲宗認爲他有才幹，任他爲司農卿，升爲京兆尹，專事聚斂以鞏固恩寵，經常説近臣們的壞話，惹得當時人們冷眼看他。

太后崩，詔傛爲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爲可喜者。梓宫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傛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轀輬僅免，徹門乃得行。傛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

太后去世，皇帝下詔任李傛爲橋道置頓使，他吝惜花費，各樣東西都裁減取消纔高興。太后靈柩到達灞橋，跟隨的官員們大多吃不上飯。起初商議重新修建渭城門，算下來要用三萬錢，李傛認爲勞費，不同意，叫把車道鑿深一些，結果支柱危險不能支撑，送葬的正經過而門塌壞，喪車僅免壓壞，撤了門纔得以通過。李傛謊奏是車

官。方帝用兵而𠈁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黄金。帝以浙西富饒，欲掊掊遺利，以𠈁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軸折壞，山陵使李逢吉劾奏他欺騙皇上，請求免他的官。這時皇上正用兵而李𠈁屢次有所進獻，得以不問他的罪，衹是下詔減去他的廩食，但因李逢吉一再堅持，就削去銀青光禄大夫一階。第二天，加賜黄金給他。皇上認爲浙西富饒，想搜括餘利，任李𠈁爲觀察使。因生病回到京師。元和十四年死去，士大夫因其死而互相祝賀。

## 鄭光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閱月，宣宗即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鄠、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寠人下户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悦，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縗期，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强。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

鄭光，是孝明皇太后之弟。會昌末年，夢見自己駕馭大車載着日月在大道上行走，光輝照耀天地，醒來請人占夢，占夢的人説："你將驟然顯貴。"不到一個月，宣宗即位，鄭光起於民伍之中，拜任諸衛將軍，多次升任爲平盧軍節度使，遷任河中、鳳翔，又賜給他鄠、雲陽兩縣良田。大中四年，下詔免去他家的賦税，宰相説："國有常賦，貧下户都不能免，怎能因爲是外戚而廢除法令?"皇上省悟，追回了下發的詔書。不久封他的妾爲夫人，鄭光明白皇上的意思，退還詔書不敢拜受，皇上嘉許他。七年，來朝，在延英殿談話，奏事俚俗淺近，皇上感到失望，不高興，留他任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説他家空乏短缺，皇上厚賜他黄金繒帛，再没有委他任方鎮。去世，追贈司徒，下詔停止朝會三天，群臣都去吊慰。御史大夫李景讓説："按禮法，外祖父母、舅喪事服小功五個月，叔伯父和兄弟喪事服齊衰一年，用來表示對外疏遠而對内親密。王者不可以使外戚强盛。還有王和公主喪不過是停止朝會三天，鄭光應該再少一點。"下詔停止朝會兩天。

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子名鄭漢卿，死在義昌軍節度使任上。

# 唐書卷二百七

##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 宦者列傳(上)

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謁者監、内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宫嬪簿最；二曰宫闈，扃門闌；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喪；四曰内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内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

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捍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

唐代官制：内侍省的官員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謁者監、内給事各十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寺人各六人。又有五個局：一叫掖廷局，主管宫人名籍教習；二叫宫闈局，守禦門閤；三叫奚官局，管宫中的疾病死喪；四叫内僕局，主管供應帷帳鐙燭；五叫内府局，主管内庫物品的供給支出。局有令，有丞，都由宦官擔任。

太宗下詔内侍省不設立三品官，以内侍作爲長官，官階四品，不擔任其他事情，祇是守禦門閤、掃除廷内、廪食而已。武后時，人數稍微增加，到了中宗時，穿黄衣的就有兩千員，七品以上的員外官設置一千多員，但着朱衣紫衣的還是很少。玄宗時天下太平，財用富足，志向遠大而辦事奢侈，賞賜爵位毫不吝惜。開元、天寶年間，宫嬪大概到四萬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着朱衣紫衣的一千多人。其中皇上滿意的就拜三品將軍，門前列戟。那些在殿廷聽候派遣的，委任既重要又顯赫，持節傳命，氣焰震動四方，所到之處郡縣官員爲之奔走，貢獻饋贈數以萬計。還有修功德，買禽鳥，每次出使，可得錢幾千緡。監軍掌權，節度使反而在他們下邊。於是有頭等府第、著名園林、上等肥沃之田屬於宦官名下的在京畿占了一半。肅宗、代宗平庸懦弱，依靠宦官來捍衛，所以李輔國以尚父身份榮顯，程元振以擁立之功富貴，魚朝恩以觀軍容使尊重，但還没能够經常掌握兵權。德宗鑒於朱泚叛亂的教訓，所以把左右神策軍、天威等軍都委任宦官

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强藩，則爭出我門。

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迹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稡之篇。

主持，設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別掌管禁軍，這就使權威下移，宦官當政，舉手伸縮，便有輕重。以至於遇有勇士奇才，便收爲養子；任命巨鎮强藩，便争着推薦自己的門下。

小人的性情，猥瑣陰險無所顧忌，又朝夕侍奉天子，過於親近就無威嚴，過於習熟就不猜疑，所以昏君爲昵者所蒙蔽，英主因疏忽而禍生。玄宗因播遷而崩逝，憲宗、敬宗因被殺而喪生，文宗因憂憤而覆敗，到了昭宗國家就滅亡了。禍起於開元，極於天祐，凶殘的手段剛愎的性情集於一身，最終導致宦官全被殲滅，王室也從而潰亡淪喪，這好比是燃火燒殺蛀蟲，蛀蟲殺盡林木也被焚光，怎不令人哀傷！究其原因是刑餘之人没有剛氣，險柔無常，狎褻則無尊上，恐怖則生怨恨，給權則專横跋扈，爲禍則既迫且近，形勢緩和了就互相攻擊，形勢急迫了就合爲一夥，這就是小人的通常情狀。唉！梟狐本不是神靈，上天又給與他昏亂的特性，最終能不産生禍亂嗎？所以這裏揀取中葉以來宦官中權位大的彙集成篇。

## 楊思勗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内侍省，從玄宗討内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眙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禄俸、防閤。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横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

楊思勗，是羅州石城人。本姓蘇，冒用養父的姓姓楊。年輕時就在内侍省辦事，跟隨玄宗討平内難，升任左監門衛將軍，成爲玄宗所倚重的爪牙。開元初年，安南蠻酋梅叔鸞叛亂，號稱黑帝，統率三十二州的人衆，對外連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家，據有海南，兵衆號稱四十萬。楊思勗請求帶兵征討，玄宗下詔招募首領子弟十萬人，和安南大都護光楚客走馬援故道出其不意攻擊賊兵，官兵突然降臨賊兵驚駭得目瞪口呆來不及謀劃，就被打得大敗，楊思勗把賊兵尸體積成京觀形狀然後回去。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叛亂，下詔叫楊思勗爲黔中招討使，領兵六萬前往征討，活捉了覃行章，斬首三萬級，因功進授輔國大將軍，給禄俸、閤門守衛。跟隨玄宗東封泰山，進授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僚梁大海造反，攻破賓、横等州，楊思勗又出兵平定，捉住梁大海等三千多人，把他的支黨討斬盡净。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屬下的何游魯

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坑其黨六萬，獲馬金銀巨萬計。卒，年八十餘。

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攻破州縣四十個。玄宗下詔叫楊思勗調發永、道、連三州兵和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襲，在陣上斬殺了何游魯、馮璘。陳行範逃到盤遼諸洞，楊思勗率領全軍窮追，活捉了陳行範，將他的黨羽六萬人活埋，繳獲的馬匹金銀以巨萬計。去世，享年八十多歲。

思勗鷙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剥面、劈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内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棰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

楊思勗凶猛殘忍，敢於殺戮，每次抓到俘虜，必然剥下面皮，劃開腦袋，撕下帶髮的頭皮讓人們觀看，將士畏懼恐怖，没有敢看的，因此作戰時都能争先立功。内給事牛仙童收受張守珪的賄賂，下詔交付楊思勗殺死。楊思勗把他綁在架子上，用杖打得慘不可言，纔挖出他的心，砍下他的手足，再剔他身上的肉吃，肉被吃光人纔死掉。

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光楚客，是樂安人，從來歷任桂州都督退休，封松滋縣侯。

##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禀食司宫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宫闈丞。

高力士，是馮盎的曾孫。聖曆初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獻上兩個閹兒，一個叫金剛，一個叫力士，武后認爲力士特别機靈，叫他侍奉在身邊。因有過失被驅逐出去，被宦官高延福收爲養子，所以冒用高姓。他和武三思要好，一年多後，又得以進入宫禁，在司宫臺領取廪食。長大以後，身高六尺五寸，處事謹慎周密，善於傳達詔令，任宫闈丞。

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内坊，擢内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决，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

玄宗在藩邸爲親王時，高力士就傾心依附，平定韋氏以後，啓奏叫高力士歸屬内坊，升任爲内給事。先天年間，以誅殺蕭至忠、岑羲等人的功勞任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都先經高力士看了再進呈，小事情就自己决定，就是休假的日子都在宫中不出來，就在殿帷裏睡覺休息，想僥幸升遷的人想見他就像見天神一樣困難。玄宗經常説："高力士值班，我睡覺就安穩。"在這時候，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等人雖因才幹寵信進用，但都儘量去結交高力士，所以纔能相繼做到宰相，其餘觀望風向前往依附的多得數不清，都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官職。宦官中像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

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并内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産，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爺，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都是内供奉，或者外出監節度軍，還有修功德作法事，買鳥獸，都可充任使官，每出使歸來，所得到的財物動輒以巨萬計，所以京師的甲等府第著名園池、良田、美産，他們占有了十分之六，受的恩寵和高力士差不多，但都是憑藉高力士左右輕重之力纔能如此。肅宗在東宫，用對兄長的禮節對待高力士，其他諸王、公主呼他爲翁，外戚諸家尊稱他爲爺，玄宗對他有時不叫名字而叫將軍。

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絰受吊。河間男子吕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絶。

高力士小時候和母親麥氏失散，從來嶺南節度使在瀧州找到他的母親，送回京師，彼此已經不認得了，母親説：“你胸前有七粒黑痣，現在還在嗎?”高力士解開衣服讓她看，和説的一樣。母親又拿出金環，説“這是你小時候帶過的”，母子相互抱頭痛哭。皇上封麥氏爲越國夫人，追贈高力士的父親爲廣州大都督。高延福夫妻兩個，到高力士顯貴時都還在世，侍候奉養的禮數和麥氏同等。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高力士結拜爲兄弟，後來麥氏去世，程伯獻穿上縗絰孝服接受吊唁。河間男子吕玄晤在京中做小官，女兒是國色，被高力士娶了去，吕玄晤從刀筆吏提升到少卿，子弟都任王傅。吕玄晤妻死時，朝廷内外贈送喪禮，送葬者從吕家到墓地，車乘和人衆一眼望不到邊。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内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税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悦，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内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

起先，李林甫、牛仙客知道皇帝不願臨幸東都，而京師漕運又供不上，就以賦粟來補充漕運，并用和糴法，幾年後，國家財用稍稍充實。玄宗在大同殿齋戒，高力士在旁侍候，玄宗説：“我不出長安快十年了，海内無事，我想修煉道家吐納導引養生之術，天下交付給李林甫，你看怎麽樣?”高力士回答説：“天子順時而動，這是古來的制度。賦税收入按常規，百姓就不會覺得勞苦。現在用賦粟來充漕，臣恐怕國家會弄到没有旬月的糧儲；和糴法不停止，則私人收藏的糧食枯竭，而捨本逐末的人多起來。另外，天下的權柄不能交付别人，個别人威權一重，誰還敢有所議論!”玄宗聽了不高興，高力士頓首陳説自己心患狂疾，話説得荒謬該死。玄宗爲他置酒，

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悦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灃列五磑，日僦三百斛直。

左右呼萬歲。由此回到内宅，不再處理事務。多次加授爲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高力士在來廷坊建造佛寺，在興寧坊建立道觀，都是珍樓寶屋，價值超過國庫資財。寺鐘鑄成之後，高力士宴請公卿，敲一下鐘交納禮錢十萬，有的爲了討好他竟敲到二十下，最少的也不減十下。他還在京城北邊堵截灃水置了五個水磨，每天租賃出去可以得到碾三百斛的賃錢。

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内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户五百。

有個叫袁思藝的，玄宗也寵幸，但倨傲特甚，士大夫對他敬而遠之，而高力士陰柔機巧受到人們稱譽。玄宗開始設置内侍省監二員，官秩三品，由高力士、袁思藝擔任。玄宗幸蜀，袁思藝就投降了賊人，而高力士跟隨玄宗，進封齊國公。玄宗聽説肅宗即位，高興地説："吾兒應天意順人願，改元至德，不忘孝啊，我還有什麽可憂愁呢?"高力士説："兩京失守，百姓流亡，河南漢北成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却認爲没有什麽憂愁可言，這話臣不敢聽。"跟隨上皇從蜀地回來，進授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五百户。

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閤外，遣内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顔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宫，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上皇遷居西内，過了十天，高力士被李輔國誣陷，除去名籍，長流巫州。高力士正在功臣閣下躲瘧疾，李輔國用詔書宣召，高力士跑到閤外，李輔國派遣内養授與他貶謫的制書，高力士就説："臣早就應該死了，天子哀憐纔活到今天，我請求見一次陛下的面，雖死無恨。"李輔國不許。寶應元年遇赦歸來，見到玄宗、肅宗的遺詔，向着北方哭得嘔血，説："大行皇帝升遐，没有能攀扶梓宫，死有餘恨。"悲痛去世，年七十九歲。代宗因爲他保護先帝有功，恢復他的官職，追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 推長而立，孰敢争?"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争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

當初，太子李瑛被廢，武惠妃正受寵幸，李林甫等人都屬意於壽王，玄宗因爲肅宗年長，决斷不下，平時悶悶不樂吃不下飯。高力士説："陛下不吃，是嫌飯菜不好嗎?"玄宗説："你是我家老奴，你猜我爲什麽這樣?"高力士説："是太子未定嗎? 推年長的册立，誰敢相争?"玄宗説："你的話對。"太子的人選就决定了。天寶年間，邊將争相立功，玄宗曾經説："朕年事已高，朝廷小事交宰相處理，蕃夷不恭交邊將處理，不

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禄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該清閑清閑了嗎？”高力士回答說：“臣近來偶爾來到閤門，看見奏事的說在雲南用兵幾次喪師，北兵勇猛而且强大，陛下怎樣控制他們？臣恐怕禍患養成就禁止不住了。”他指的即是安禄山。玄宗說：“卿別說了，朕是要想個辦法的。”十三年秋天大雨，玄宗看着左右没有人，就說：“天正降災，卿該有所進言。”高力士說：“自從陛下把大權交付給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又怎能安定呢？臣之所以閉緊了嘴不說話，正是這個原因。”玄宗没有回答。第二年安禄山反。高力士善於揣摩時事勢力的消長，即使極親昵的人，到他們要覆敗時，也不肯出力相救，所以一生没有明顯的大過錯。議論者頗恨宇文融以來的那些人因權利互相攻擊，導致天下發生禍亂，雖然對國家也有補益，但畢竟功過難以相抵。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遷内射生使、飛龍厩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逾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决又過之，軍中呼十郎。

程元振，是京兆三原人，年輕時以宦官的身份進入内侍省，升遷爲内射生使、飛龍厩副使。張皇后陰謀立越王，程元振去見太子，揭發了她的奸謀，和李輔國協助討平内難，立太子爲帝，就是代宗。程元振拜受右監門衛將軍，執掌内侍省事。代宗用藥子昂兼元帥府行軍司馬，藥子昂堅辭，就用程元振來擔任，封爲保定縣侯。再次升任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統領所有的禁兵。不到一年，程元振權勢震動天下，位居李輔國之上，凶惡果决超過李輔國，軍中叫他十郎。

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擿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勛，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

王仲昇，開始是淮西節度使，和襄州張維謹的部將在申州作戰，被敵人擒去。賊平以後，程元振推薦他任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御史大夫就由王仲昇開始。裴冕和程元振意見不合，程元振就藉着指摘韓穎等人的罪過把裴冕貶往施州。來瑱防守襄、漢有功，程元振曾經有所請托，來瑱没有答應程元振，便和王仲昇共同誣殺來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程元振構陷，憂慮太過而自殺。程元振厭惡李光弼，多次誣陷使皇上懷疑他。來瑱等人是上將，裴冕、李光弼是元勛，或被誅殺或遭貶斥，根本無法爲自己說個明白，方鎮將帥由此離心解體。

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

廣德初年，吐蕃、党項入侵，皇上下詔召集

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黄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宫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天下兵馬，没有一個將士奔命前來的。賊虜打到便橋，代宗倉惶出駐陝州，京師淪陷，賊虜搶掠府庫，焚燒里巷，京師蕩然一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説："犬戎以幾萬兵衆侵關度隴，經過秦、渭，劫掠邠、涇，兵器不沾血就進入京師，而謀臣不發一言，武將不出力一戰，提領士卒大呼小叫，搶劫宫闈，焚燒陵寢，這是將帥背叛了陛下。自從史朝義被消滅，陛下認爲是一己智力所致，所以疏遠元勛功臣，委任近習之人，日引月長，釀成大禍，朝廷群臣，没有一個敢犯顔勸諫的，這是公卿背叛了陛下。陛下剛離開京城，百姓轟然一聲來搶劫府庫，互相殺戮，這是三輔背叛了陛下。自從十月初一召集諸道兵馬，已經過了四十天，没有一輛兵車入關，這是四方背叛了陛下。内外離叛，雖然有一個魚朝恩在陝州盡力，陛下僅憑這就能守住社稷嗎？陛下認爲現在的形勢是安穩呢？還是危急呢？如果認爲危急，怎能高枕而卧却不爲天下打算？臣聽説良醫治療疾病，應當對症下藥，如果藥不對症，還是没有作用。陛下看今日的病根到底在哪裏呢？天下人的心中，是埋怨陛下疏遠賢良，信任宦官，離間將相，使國家幾乎滅亡。如一定要保存宗廟社稷，就要先斬程元振之首，馳馬遍告天下，把所有的内使都派出去隸於諸州，衹留魚朝恩以備左右，陛下將神策軍交付給大臣，然後削去尊號，下詔引咎自責，表率德行激勵士氣，屏退妃嬪，任用將相。向天下人宣告'天下如果允許朕自新改過，那就應該立即招募士卒向西和朝廷會合；如果認爲朕惡未改，那麽帝王大器，豈敢妨礙聖賢，聽任天下去從'。如果這樣做了而士卒還不前來赴戰，人心還不感動，天下還是不服的話，就請殺臣一族來向天下謝罪。"奏疏送上了，代宗顧慮公議不會答應，就下詔把程元振的官爵統統削去，放他回歸家鄉。代宗回來後，程元振從三原穿了婦女的衣服私自進入京師，住在司農卿陳景詮家裏，圖謀不軌。御史劾奏審問，程元振被長流溱州，陳景詮被貶爲新興尉。程元振走到江陵死掉。

### 駱奉先

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當時還有個叫駱奉先的，也是三原人，歷任右驍衛大將軍，多次跟隨皇上征戰討伐，尤其受到寵幸，廣德初年，監僕固懷恩軍。駱奉先倚仗恩寵極爲貪婪，僕固懷恩心中不平，後來怕他進讒言，就叛變了。亂事平定之後，駱奉先被升擢爲軍容使，執掌京畿內的兵馬，權勢如火焰般熾熱。永泰初年，因吐蕃幾次驚擾京師，開始在鄠縣築城，派駱奉先爲使，把縣城外邊的房屋都拆毀，尺椽不留。多次封爲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年去世。

###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黄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宫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鋭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

魚朝恩，是瀘州瀘川人。天寶末年，以品官給事黄門，內心陰險狡黠，善於傳達詔令。至德初年，監李光進軍。京師平定，任三宫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使在相州圍困賊兵，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三使，觀軍容使的設置從魚朝恩開始。史思明進攻洛陽，魚朝恩統率神策兵屯駐陝州。洛陽陷落，史思明長驅到硤石，讓他的兒子史朝義爲游軍。肅宗下詔，令十萬精兵沿渭河向東支援洛陽。魚朝恩領兵陝東，派遣神策軍將衛伯玉和賊將康文景等作戰，打敗了賊人。洛陽平定後，又移屯汴州，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年間，回屯陝州。代宗避吐蕃向東行幸，衛兵離散，魚朝恩全軍去華陰奉迎接駕，乘輿六師方得重振，代宗感激他，改封他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專領神策軍，賞賜多得説不盡。

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

魚朝恩本是小人，仗恃有功傲慢無所忌憚。僕固瑒攻打絳州，叫姚良占據温縣，引誘回紇攻陷河陽。魚朝恩派李忠誠討伐僕固瑒，用霍文場監軍；派王景岑討伐姚良，用王希遷監軍。李忠誠在萬泉打敗僕固瑒，王景岑活捉了姚良。高暉等人帶領吐蕃進犯，魚朝恩又派劉德信討伐并斬殺了高暉。所以魚朝恩便憑藉麾下多次打勝仗，用以抬高自己。當時郭子儀有平定天下的功勛，在人臣中位居第一，魚朝恩心裏妒忌，趁相州之敗，大講郭子儀的壞話，肅宗雖然不聽信他的

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内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

話，但還是罷掉了郭子儀的兵權，把他留在京師。代宗即位，魚朝恩和程元振又一起對郭子儀毁謗，代宗尚未醒悟，郭子儀十分憂慮。不久吐蕃攻陷京師，還是靠郭子儀出力，使王室再次平安。所以魚朝恩内心慚愧，就勸代宗遷都洛陽，想遠離戎狄。當時百官都在朝廷，魚朝恩帶了十幾個人拿着兵器出來，説："賊虜幾次進犯京師，想遷往洛陽，怎麽樣?"宰相没有回答，有個近臣駁斥道："敕使想造反嗎？現在的屯兵足以抵禦敵寇，爲什麽突然脅迫天子抛棄宗廟?"魚朝恩神色沮喪，郭子儀也説不行，遷都之議這纔作罷。

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内飛龍、閑厩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内教坊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

魚朝恩喜歡招引輕浮後生在門下，講解《五經》大義，作文章，自言自己才兼文武，伺機邀寵。永泰年間，下詔任他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内飛龍、閑厩等使，封鄭國公。他開始去國子監，皇上下詔讓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都來此集會，京兆府準備飯食，内教坊派出音樂俳優倡伎勸宴，大臣子弟二百人，穿着朱色紫色衣袍作爲附學生，依次排列在廊廡。又賜錢一千萬，取利息供飯食。每次視察學校，都隨帶幾百名神策兵，京兆尹黎幹帶錢慰勞這些隨員，一次花費就是幾十萬，而魚朝恩還常常露出不滿足的神色。

凡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强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衎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

凡是皇上下詔召百官聚會議事，魚朝恩倚仗貴顯，總要用大話來壓在座的人使自己出於人上，即使像元載那樣能言善辯的人也不開口，衹有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要和他反復争論，未曾屈從，魚朝恩不高興，貶黜李衎使相里造受到震動。又謀劃要撤换宰相以震動朝廷，就在都堂會集百官説："作爲宰相，應該調和元氣，睦化萬民。現在水旱不合時，屯兵幾十萬，糧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用什麽來輔佐？還不引退讓賢，默不作聲地等待什麽?"説得宰相低頭不語，在座的人都大驚失色。相里造離開座位來到他跟前，説："陰陽不和，五穀踴貴，都是軍容使的事情，跟宰相有什麽關係！再説諸軍相牽連而不解散，所以上天降下災害。如今京師無事，六軍可以維持鎮守，却又屯駐十萬兵，

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

糧運因之不足，百官拿不到俸禄，都是軍容使造成的，宰相祇是行文書而已，爲什麽要歸罪他們呢?”魚朝恩拂衣而去，説：“南衙結成朋黨，并且要害我。”正好遇上行釋菜禮，魚朝恩拿着《易經》升坐，百官都在場，他説《鼎卦》有覆餗之象，用以攻擊宰相。王縉發怒，元載和悦有笑容。魚朝恩説：“發怒是常情，帶笑的不可測。”元載心裏懷恨，没有發作。

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宫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毁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盗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内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户。俄兼檢校國子監。

魚朝恩有御賜的别墅，臺觀池沼爽心悦目，上表請求把它作爲佛寺，爲章敬太后祈求冥福，就用太后的謚號作爲寺名，得到皇上的允許。於是花費浩繁，公然拆毁曲江的館舍、華清宫的樓榭和百司行署、已故將相的府第，收集其木材來助營造，用的錢大概有萬億。曾多次譖毁郭子儀，見皇上不聽信，就派人盗掘他先人的墳墓，郭子儀編造説法進行解釋，以消除衆人的疑慮。過了好久，任魚朝恩兼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内侍監，遷封韓國，增加實封一百户，不久兼檢校國子監。

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録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巨萬，人無敢發其奸。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爲内給使，服緑，與同列争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悦。

當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偉勇健善於騎射，最爲魚朝恩親信，以太僕卿封爲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很是謹厚，也被封爲徐國公。劉希暹勸説魚朝恩在北軍設置監獄，暗地裏指使惡少年蠻横地逮捕富人送交吏人拷打審訊，法辦他們，没收他們的資産送入北軍，這些人都屈打成招含冤而死，所以市人稱這是入地牢。又有萬年縣吏賈明觀倚仗魚朝恩濫行逮捕，積財巨萬，人們没有敢揭發他的。朝廷裁决事情，魚朝恩有時没有參預，就發怒説：“天下事難道有不經過我的嗎!”代宗聽了，很不高興。魚朝恩有個養子叫令徽的，年紀幼小，任内給使，身穿緑袍，和同列争吵，回來告訴魚朝恩。第二天魚朝恩見代宗説：“臣之子官位低下，願能佩金穿紫，讓他在同列之上。”代宗還没有回答，主管官員已把紫服捧到跟前，令徽稱謝恩。代宗笑着説：“小孩穿上禮服，很相稱。”心裏更不高興。

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

元載任用左散騎常侍崔昭爲京兆尹，崔昭用錢財結交魚朝恩的黨羽皇甫温、周皓。皇甫温當時屯駐在陝州，周皓是射生將。從此魚朝恩的陰

奥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决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内温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虢、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内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温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宫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慠，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户六百，内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

謀私語，都被代宗知道。劉希暹發覺了皇上的意圖，秘密告訴魚朝恩，魚朝恩稍有點害怕，但見皇上待他仍和從前一樣，所以心裏踏實而暗地裏圖謀不軌。皇帝就依靠元載，决心除掉魚朝恩，但還是害怕事情不成，元載説："陛下衹要都交給臣，這事一定辦成。"魚朝恩平時入殿時，常帶上武士一百人自衛，由周皓統領，而皇甫温在外掌兵。元載就遷鳳翔尹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用皇甫温代替他節度鳳翔，表面上是加重魚朝恩的權力，實際上内調皇甫温來幫助自己。元載又提議分出鳳翔的郿縣給京兆府，把鄠縣、盩厔和鳳翔的虢縣、寶鷄給李抱玉，而把興平、武功和鳳翔的扶風、天興給神策軍。魚朝恩貪圖這些土地，便去聚斂財富，而不知道防備。郭子儀秘密報告："魚朝恩曾勾結周智光作爲外應，他長久統領内兵，不及早圖謀，怕有大變故。"元載把皇甫温留在京師，没有馬上讓他走，約定和周皓一起誅殺魚朝恩。商量定了，告訴代宗，代宗説："要妥善安排，不要反受其禍！"這時正值寒食節，皇上在宫禁中設宴招待群臣，宴會結束，魚朝恩準備回營時，代宗下詔留他議事。魚朝恩一向肥胖，常乘坐小車進入宫省。代宗聽到車聲，端坐着，元載守在中書省。魚朝恩到來，代宗責備他有謀叛的意圖，魚朝恩强行辯解，言語悖逆傲慢，周皓和左右把他抓住縊死，死時四十九歲，外面没有知道的。皇帝對此事秘而不宣，下詔罷免他的軍容等使，增加實封六百户，照舊仍任内侍監。外面都説他是"已經奉了詔書，而後上吊而死"。把他的尸體歸還家中，賜錢六百萬隆重埋葬。

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并兼御史中丞。又下詔尉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代宗害怕引起兵亂，進封劉希暹、王駕鶴讓他們都兼任御史中丞。又下詔曉慰將士，衹有劉希暹知道自己曾和魚朝恩共同作惡，言語很不恭順，王駕鶴把這些告發了，代宗就賜他死。而賈明觀同時也得幸於元載，所以元載奏請把他隸屬到江西，叫他立功贖罪，被路嗣恭打死。魚朝恩所親厚的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都受到牽連而被貶謫。

## 竇文場 霍仙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并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

竇文場、霍仙鳴二人，開始都隸屬東宮，奉事德宗，并没有名氣。自從魚朝恩死後，宦官不再領兵，皇上把禁衛軍都委任給白志貞統率，白志貞大量收納富人的錢財補充軍用，光收他們的傭值而他們本身并不在軍中。及至涇軍變亂，德宗召集近衛，没有一個人到來，衹有竇文場等人率領宦官和親王左右隨行。到了奉天，德宗驅逐了白志貞，把左右神策軍都交付竇文場主管。興元初年，下詔叫竇文場監統神策左廂兵馬，用王希遷監右廂兵馬，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神策軍額由此開始確定。

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影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巨萬，略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

德宗從山南回來，神策兩軍員額又充實起來，而德宗很忌諱宿將恐怕難以控制，所以下詔叫竇文場、霍仙鳴分别統帶，撤銷天威軍編入左右神策軍。當時，竇文場、霍仙鳴權震朝廷，各方節度大將都出於他倆軍中，臺省重要官員奔走在他倆門下，求他倆援助引薦的一個接一個。衛士朱華以按摩受到竇文場的寵幸，參與設置補充官員，索取賄賂幾萬緡，而藩鎮餽贈的累百巨萬，掠取士人的妻女無所顧忌，皇上下詔在軍中把朱華殺掉。竇文場的隆盛顯赫於此可見。

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内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薳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薳欲悦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薳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

過了好久，又設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兩員，下詔竇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神策中護軍。中尉、護軍的設置從竇文場等人開始。後來霍仙鳴上書説自己有病，德宗賜他十匹馬，令各寺廟祈求他病愈。病情稍爲好轉，不久又突然死去，德宗懷疑身邊的人給他下毒，抓來小使審問，殺掉了幾十個人，追贈霍仙鳴開府儀同三司，用内常侍第五守亮代替他。竇文場多次升任爲驃騎大將軍。當時監察御史崔薳到軍中行視囚犯，軍吏爲他準備酒飯，他想要取悦竇文場，所以不加拒絶。竇文場劾奏了他，下詔流放崔薳到遠方。竇文場年老退休去世。

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

以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納賄驕横恣肆，和竇文場、霍仙鳴差不多。德宗晚年聽到民間亂説宫中的事情不知從何傳出，而北軍又逮捕太學生何竦、曹壽，把他們關起來審訊，

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

弄得人們非常恐懼，司業武少儀上書説二人如有不測之罪，請明白向四方宣示。不久兩人得以釋放。這時宦官權勢又盛了。

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并贈揚州大都督。

焦希望，是涇陽人，歷任明威將軍，追贈洪州都督。張尚進，是河東人，歷任忠武將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志廉，是弘農人，歷任左監門衛大將軍；孫榮義，是涇陽人，歷任右武衛大將軍。都追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强，識義理。平凉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

劉貞亮，本來姓俱，名文珍，冒他臣官養父的姓，所以改姓劉。生性忠直剛正，懂得道理。平涼之盟時，劉貞亮在渾瑊軍中，適值戎虜變亂，被俘送往西方，不久得以回來。出任宣武軍監軍，自己設置親兵一千人。貞元末年，宦官領兵依附他的人更多。

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

順宗即位，長期患病不能臨朝，衹有李忠言、牛美人隨侍。牛美人把順宗的旨意交付李忠言，李忠言再授與王叔文，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裁定，然後下達到中書省。但是他們還不能隨心所欲，便想奪取神策兵來使自己更强大，就任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來收宦官的兵權。而李忠言平常懦弱謹慎，每次見到王叔文談論政事，不敢不同意，衹有劉貞亮敢和王叔文争論。劉貞亮又厭惡朋黨結聚勢力熾盛，就和宦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人一同勸順宗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順宗采納了。劉貞亮召集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等人到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把王叔文一黨統統驅逐，把政事交給大臣，議論者稱贊他的忠誠。

高崇文討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高崇文討伐劉闢，劉貞亮又出任監軍。起初，東川節度使李康被劉闢打敗，被囚禁起來。高崇文來到，劉闢放回李康并請求洗刷他的罪過，劉貞亮劾奏李康不抗拒劉闢，把他斬了，所以因專擅强悍爲人非議。多次升遷爲右衛大將軍兼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吕如全歷内侍省内常侍、

憲宗被立爲皇帝，劉貞亮可説有功，但對劉貞亮終身没有給以寵信對其他宦官也是如此。吕

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閿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縱鷹人入民家，搒二百，奪職，繇是莫不慴畏。

如全歷任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因私自索取樟木修建府第坐罪，被送往東都監獄，走到閿鄉自殺。又郭旻喝醉酒觸犯夜禁，被用杖打死。五坊朱超晏、王志忠放縱鷹人擅入民家，被杖打二百下，削奪官職。因此宦官們没有不畏懼的。

### 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黄門直東宫，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

吐突承璀，字仁貞，是閩人。以黄門的身份入值東宫，任掖廷局博士，明察有才幹。憲宗即位，多次升擢爲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

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鋭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内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陜、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内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吕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爲盧從史侮狎，逾年無功，賴中詔擿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説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

王承宗叛亂，吐突承璀揣測憲宗鋭意討伐，就請求出征。憲宗見他果敢自信，認爲可以任用，就下詔任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派左右神策軍和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的兵馬歸他調遣。内寺伯宋惟澄、曹進玉任館驛使：自河南、陜、河陽，由宋惟澄主管；京、華、河中到太原，由曹進玉主管。又下詔内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吕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人在延英殿啓奏，説古來没有宦者位居大帥的，恐怕會被四方譏笑。憲宗就給他改爲招討宣慰使，特地到通化門慰勉送行。吐突承璀領兵没有什麽遠略，被盧從史侮弄，打了一年没有成功，憑藉中詔指示捕捉了盧從史，又暗地派人勸説王承宗上書待罪，就下詔班師，仍任中尉。段平仲劾奏吐突承璀措置失當以致破耗財賦，有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憲宗不得已，把他罷爲軍器莊宅使。不久又拜授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

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迹絓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纖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閲其副，不受，即表其奸，逐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决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爲罷絳宰

不久劉希光收納羽林大將軍孫璹的錢二十萬緡爲他謀取節度使，下詔賜死，事情牽連到吐突承璀，所以令他出監淮南軍。品格卑污的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向匭匣内投書説吐突承璀等人冤枉，這時孔戣知匭事，看了副本，没有接受李涉的上書，上書指出李涉奸詐，把李涉貶逐爲峽州司倉參軍。但憲宗對待吐突承璀還是很優厚，這時李絳在翰林，苦苦論説吐突承璀的過錯，所以决意

相，召爲内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瘞之。逾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曄收葬。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

派他出去。憲宗後來想召回吐突承璀，爲此罷免了李絳的宰相，召吐突承璀爲内弓箭庫使，又任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逝，吐突承璀請求立澧王爲太子，憲宗不同意。吐突承璀曾裝修一室專門收藏皇上賜他的詔敕等物，後來地上生出二尺長的毛，他心裏很厭惡，就親自清除埋掉。過了一年憲宗崩逝，穆宗對他請立澧王的事情懷恨在心，把他殺死在宫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申説吐突承璀的冤枉，敬宗下詔准許他的兒子吐突士曄收葬。宣宗時，升擢士曄爲右神策中尉。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户。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當時，各道每年都要進獻閹兒，號稱私白，閩中、嶺南最多，後來都擔任要職，當時人認爲閩中是專門出産宦官的地方。咸通年間，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逢節令都派吏人祭祀這些宦官的祖先，當時稱作敕使墓户。杜宣猷終於靠宦官的力量遷任宣歙觀察使。

### 馬存亮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

馬存亮，字季明，是河中人。元和年間多次升擢任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進任左神策中尉。左神策軍在籍軍士十多萬人，馬存亮挑選得極爲精到，伍中没有疲羸士卒，部裏没有閑雜人員。

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宫，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球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宫，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

敬宗初年，染署工張韶和卜者蘇玄明友善，蘇玄明説："我曾爲你占卜，你會到御殿上進食，我也會參預的。我聽説皇上晝夜打獵，出入没有限度，可以圖謀了。"張韶經常輸送染材進宫，衛士不盤問他。他就暗地裏結合工匠一百多人，把兵器藏在車裏好像送染材的樣子，進入右銀臺門，約好黄昏動手。有人問他車上裝的什麽東西，張韶以爲陰謀被發覺，就殺了那個人，拿出兵器大聲呼喊列成隊伍，宫中聞聽立即關閉了浴堂門。當時敬宗在清思殿打球，很震驚，要去右神策軍。有人説："賊人入宫，不知人有多少，路遠恐怕誤事，不如去左軍，路近可以快些。"敬宗聽從了。當初，敬宗寵信右軍中尉梁守謙，常常到右軍游幸；左右兩軍爲角抵之戲，敬宗多希望右軍得勝，因此左軍有怨氣。這時，馬存亮出來接駕，捧着敬宗的脚哭泣，背着敬宗進去。

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内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宫，車駕還。群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户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内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

出動五百騎兵去迎接兩位太后，到達時，賊人已打開浴堂門進入清思殿，張韶升上御座，盗取皇上的乘輿和剩下的御膳，拜請蘇玄明一起吃，并説"占卜的就是這樣"。蘇玄明吃驚地説："衹是這樣嗎？"張韶厭惡，把寶器都賜給徒衆，去攻打弓箭庫，持仗的兵士進行抵抗，没有取勝。馬存亮派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等人，率領騎兵討賊，天快黑時，把張韶和蘇玄明都射死了。賊人開始進來時，宦官們匆促從望仙門往外跑，内外都不知皇上在哪裏。天快亮時，把亂黨統統捕獲，左右軍肅清宫禁，皇上回來了。百官到延英門朝見天子，然而來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因賊人闖入時不加阻攔而獲罪的有幾十人，用杖責而没有誅殺，賜馬存亮實封二百户，梁守謙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其他人論功行賞多少不等。馬存亮一時之間功勞最高，却推辭權勢，請求出監淮南軍。被替代回來後，任内飛龍使。大和年間，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退休，封岐國公，去世後追贈揚州大都督。

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馬存亮早年奉事德宗，歷經六位皇帝，他資質端莊威嚴，善於訓養士卒，剛離開禁衛軍時，大家都哭了。唐代宦官以忠謹見稱的，衹有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 嚴遵美

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宫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内樞密使。

嚴遵美父名季寔，任掖廷局博士。大中年間，有宫人要謀殺宣宗。這天夜裏，嚴季寔在咸寧門值班，聽到發生變故，進去把宫人射殺。第二天，宣宗慰問他説："要没有你，我就危險怕不免於難了。"升擢爲北院副使，終於内樞密使。

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黄决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横云。後從昭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嚴遵美歷任右軍容使，曾嘆息説："北司供奉官不過是穿着胯衫做些雜事的，現在也手執朝笏，太過分了。樞密使没有廳屋，衹有三間房子藏書而已，現在宰相衹通過貼黄文書决定政事，這都是楊復恭奪取宰相權力的過失。"這是由於他憤恨當時中官放肆驕横時所説的話。後來跟隨昭宗播遷鳳翔，請求退休，隱居青城山，八十多歲去世。

##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宫。憲宗嗣位，再遷内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争舍上聽，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鷹内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盗。

仇士良，字匡美，是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以侍奉東宫。憲宗嗣位，再升遷爲内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曾停留在敷水驛，與御史元稹争住上廳，打傷元稹。中丞王播上奏説御史、中使應以誰先到就住正寢，請遵照舊章。皇上不詔爲元稹對，貶了他的官。元和、大和年間，仇士良多次任内外五坊使，秋天在内畿試鷹，所到之處要官吏供餉，横暴得勝過强盗。

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宫。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

文宗和李訓想殺王守澄，因仇士良一向與王守澄不和，故意升擢仇士良爲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他們互相殘殺。接着李訓謀劃全部驅逐中官，仇士良明白了他的計謀，和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持文宗回宫。王涯、舒元輿已被逮捕，仇士良肆意威脅侮辱，叫自己承認謀反，把供狀公布於朝廷。當時人們無法辨明真情，都認爲真地反了，仇士良就縱兵捕捉，不分輕重都殺死在左右神策軍中，公卿空缺了一半。事情平息以後，加授仇士良特進、右驍衛大將軍，魚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宋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

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

李石輔佐朝政，威嚴方正很有節操，仇士良和他議論幾次都被他駁斥，對他極爲忌恨，派人去親仁里刺殺李石，李石馬快得以幸免。李石因此懼怕，辭去官職，仇士良更加無所顧忌。

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之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盗，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内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

澤潞劉從諫本來和李訓約好誅殺鄭注，李訓死後，他憤恨仇士良得志，就上書説："王涯等八人都是宿儒大臣，都願意保全富貴，何苦要謀反？如今都已殺掉追悔莫及了，却還叫他們是逆賊，實在使他們含憤於九泉。如不改正，天下的節夫義士，畏禍伏身，誰還肯和陛下共同治理國家呢？"就把李訓給他的書信派部將陳季卿送呈。陳季卿到了京師，碰上李石遇刺，京師紛擾，疑慮不敢進上。劉從諫大怒，殺了陳季卿，驛遞文書到朝廷。又説："臣與李訓要殺鄭注，因爲鄭注本是宦官提拔起來的，所以不讓宦官知道。現在四方都傳言宰相要除宦官，被兩軍中尉知道，爲了保全自己，就亂加殺戮，説是反逆。

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横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内，臣欲面陳，恐横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强。自是鬱鬱不樂，兩軍球獵宴會絶矣。

如有大臣真的懷反叛之心，自應逮捕了送往有司，哪有放手俘劫，横尸闕下的？陛下看不到，聽不見嗎！而且宦官的根子黨羽蔓延在内廷，臣想當面上奏，恐怕横遭殺害，衹有小心修整封疆，繕治甲兵，做陛下的腹心。如果奸臣難以制服，臣誓以死來清君側。”書送上，人人傳看。仇士良沮喪惶恐，就進劉從諫檢校司徒，想以此封他的口。劉從諫知道可以説動，又説：“臣所陳述的關係到國家大體，可以接受，就應洗雪寬宥王涯等人的罪名；不可接受，則不能隨便加賞。哪有死者的冤屈不申，而生者領受厚禄的道理？”堅決推辭不就。多次上書，揭露指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文宗雖然不能除去仇士良，但也倚仗劉從諫的話多少可以自奮自强。文宗此後悶悶不樂，兩軍擊球打獵宴會都絶迹了。

開成四年，苦風痹，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

開成四年，文宗爲風痹病症所苦，病稍有好轉，在延英殿召見宰相，退回後坐在思政殿，看着左右説：“現在當班值的學士是誰？”回答説：“是周墀。”就把周墀召來，文宗説：“由你看來，朕是怎樣的君主？”周墀再拜説：“臣不足以知道，但天下都説陛下是堯、舜之主。”文宗説：“朕之所以這樣問，是説和周赧王、漢獻帝比起來誰好一些？”周墀惶恐地説：“陛下之德，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景帝都未足相比，爲什麽要自己去比那兩個君主呢？”文宗説：“周赧王、漢獻帝受制於强臣，如今朕受制於家奴，自以爲和他們差遠了。”説着流下了眼淚，周墀也伏地哭泣。此後再没有臨朝，直至崩逝。

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珏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絶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户三百。俄而珏、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

起初，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珏、楊嗣復計劃奉太子監國，仇士良和魚弘志商議另立，李珏不依從，仇士良就假傳詔書立潁王爲皇太弟，帶兵奉迎，而太子仍舊爲陳王。當初，莊恪太子去世，楊賢妃打算推引安王，没有成功。武宗已經册立，仇士良揭發這件事，勸武宗除掉他們以絶人望，所以安王、楊賢妃都被處死。仇士良升遷爲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魚弘志封韓國公，食實封三百户。接着李珏、楊嗣復被罷免，劉弘逸、薛季稜被誅殺。

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内實

武宗英明果斷，雖然仇士良有援立之功，武

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摇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内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

宗内心實際還是討嫌他，祇在表面上表示尊寵。李德裕得武宗信任，仇士良更加慌恐。會昌二年，給武宗上尊號，仇士良傳播説宰相作赦書，還要減少禁軍的衣糧草料，想用此引起人們對宰相的怨恨，又對左右神策軍説："真有此事，在樓前可以抗爭。"李德裕把這些話告訴了武宗，武宗叫使者曉諭神策説："赦令是朕的意思，跟宰相有什麽關係？你們怎麽敢這樣！"兵士纔服貼不敢鬧事。仇士良惶惑不自安。第二年，進仇士良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仇士良以有病推辭，罷爲内侍監知内侍省事。仇士良堅決請求告老退休，下詔同意。不久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

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减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悦不知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

仇士良告老退休，宦者們一起送他回到第宅，他辭謝大家時説："諸君要好好侍奉天子，你們能聽老夫的話嗎？"衆人都恭順地答應他。仇士良又説："不能讓天子有閑暇，閑暇一定要看書，接見儒臣，則又要納諫，智深慮遠，減少玩好，簡省游幸，我們這些人就恩薄而權輕了。爲諸君打算，不如廣置財貨，多養鷹馬，天天用擊球打獵音樂美色來迷惑皇上的心，儘量奢侈，讓他高興得不知止息，那就必然排斥經術，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所有政事都歸我們處理，恩澤權力還能跑到哪裏去呢？"衆人再拜。仇士良殺掉二王、一妃、四宰相，二十多年間貪婪殘酷，却也有本領自己維護，使恩禮始終不衰。死去的第二年，有人揭發他家私藏兵器幾千件，下詔削去他的官爵，籍没他的家。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

開初，仇士良、魚弘志憤恨文宗和李訓合謀，屢次要把文宗廢掉。崔慎由任翰林學士時，值班還没有到半夜，有中使召他進去，到了秘殿，看見仇士良等人坐在堂上，帷帳圍得很嚴密，對崔慎由説："皇上有病已很久了，從即位以來，政令大多荒缺，皇太后有旨叫更立嗣君，請您來作詔書。"崔慎由吃驚地説："皇上高明之德在於天下，怎能輕易議論廢立？慎由親族中表有上千人，叔伯兄弟近三百，怎麽可以參預這滅族的事情呢？雖死不能從命。"仇士良等無話可説，過了好一會纔打開後邊門户，把崔慎由引到

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小殿，文宗在那裏。仇士良等人上階數落文宗的過失，文宗低着頭。過一會仇士良指着文宗説：“不是學士，你就不能再坐在這裏。”就把崔慎由送出來。告誡他説：“不能泄漏，不然禍及你的宗族。”崔慎由記下了這事，藏在箱枕中，當時人都不知道。慎由將要去世時，把它交給兒子崔胤，所以崔胤痛恨中官，終於把他們討除，其禍根當源於仇士良、魚弘志。

## 楊復光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内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皋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

楊復光，是閩人，本姓喬。有武力，小時候養育在内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義自我激勵，楊玄价感到驚奇。宣宗時候，楊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劉皋有威名，世人都訴説他冤枉。楊玄价稍遷爲左神策軍中尉，又進讒言罷去宰相楊收，權勢恩寵震於一時。

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吴彦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别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彦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彦謨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彦謨引慓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彦謨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彦謨爲荆南節度使。彦謨紿行邊，詣復光，以黄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

楊復光有謀略，多次監諸鎮軍。乾符初年，幫助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攻打賊寇王仙芝，把他打敗。招討使宋威在江西攻打王仙芝，楊復光也在軍中，請判官吴彦宏去約賊投降，王仙芝派將領尚君長遵約自縛投降。宋威妒忌他的功勞，密請僖宗殺了尚君長，所以王仙芝怨恨，又引兵叛亂。後來天子明白了是宋威釀禍，罷免他的軍權，把他的兵歸屬楊復光，楊復光就進兵擒獲徐唐莒。王鐸爲招討使，楊復光仍任監軍。王鐸棄守荆南，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平定其地，任用忠武别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領段彦謨輔佐他。楊復光的父親曾監忠武軍，而宋浩已爲大將，見了楊復光，有些小看他，没有禮貌，段彦謨也耻於在宋浩之下，由此有了嫌隙。楊復光説：“爲何不殺了他?”段彦謨就帶着勇士殺死宋浩。楊復光以客人常滋假留後，而表奏宋浩罪狀，推薦段彦謨爲朗州刺史。上詔叫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用楊復光監忠武軍，屯駐在鄧州，阻止賊軍向右衝擊。僖宗西幸，召鄭紹業去駐地，楊復光又引用段彦謨爲荆南節度使。段彦謨假説要巡邊，去見楊復光，用黄金幾百兩作謝禮。後來忠武軍周岌接受賊寇命令，曾在夜裏設宴，召楊復光赴宴，楊復光左右的人都説：“他既然附賊，必定不利於公，不如不去。”楊復光堅持要去，

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鹿宴弘、晋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光遣使鐫諭，温以所部降。方賊之强，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

喝酒時説起時事，楊復光哭泣道："大丈夫所作所爲，應考慮恩和義，那種不顧恩義，祇考慮個人利害的，算什麽大丈夫呀！您自匹夫奮起而封侯，却捨棄第十八代的天子，北面向賊稱臣，何以恩義利害都分辨不清呢？"周岌流着眼淚説："我的力量不足，表面上同他們相合而暗地裏要離開，所以請您來商議。"於是兩人持杯結盟説："就像這杯酒！"楊復光立即派兒子楊守亮去傳舍斬殺賊人的使者。秦宗權占據蔡州背叛周岌，楊復光帶了忠武兵三千人入見秦宗權。秦宗權就派部將王淑帶兵一萬跟隨。楊復光平定荆、襄，軍隊停在鄧州，王淑逗留不進，楊復光殺了他，把他的軍隊吞并過來分爲八部，用鹿宴弘、晋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人爲將領，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迎戰，被打得大敗，楊復光就收復鄧州，追賊到藍橋。遭逢母喪，乃班師。不久起復爲天下兵馬都監，統率各軍，和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合力平定關中。朱温守同州，楊復光派使者督責曉諭，朱温率領所部來降。當賊强盛的時候，王重榮憂愁得不知怎麽辦，對楊復光説："投降賊寇嗎，有負國家，作戰抵抗嗎，兵力太少，怎麽辦？"楊復光説："李克用和我世代同患難，他爲人奮不顧身，以前幾次召他，没有立刻到來，是因爲太原的道路不通，不是見了禍患不救。如果宣諭皇上的旨意，他必定能來。"王重榮説："好。"讓王鐸以詔使的身份到太原，李克用就出兵。京師平定，因功加授楊復光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在河中去世，追贈觀軍容使，謚號忠肅。

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楊復光對待部下有恩，軍中知道他死了，都痛哭流涕，他的麾下有很多立功的。諸子中任將帥的幾十人，楊守宗也任爲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仇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對君主懷仇而寧肯忘掉父冤。昭愍帝之時，兩軍的恩寵待遇有厚薄，而終於由馬存亮來平難，功勛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古以來忠臣被疏遠排斥不用的很多了，馬存亮豈是通曉記書道理的人，爲何識君臣大義能如此

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明瞭？不居大功，畏避權勢而自處外藩，就更爲賢明了。那晉文公時書寫龍蛇之詩的人和他相比，何其渺小啊！

# 唐書卷二百八

##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 宦者列傳(下)

###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静忠，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宫。

李輔國，本名静忠，以閹奴的身份爲閑廄小兒。面貌猙獰醜陋，稍懂一點文字和計算。起先侍奉高力士，到四十多歲時，讓他主管閑廄中的賬簿文書。王鉷任閑廄使，叫他掌管穀草豆料，能對虚報耗欺的現象檢查指摘，所以馬養得很肥，於是又把他推薦給皇太子，得以侍奉東宫。

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内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

陳玄禮等人誅殺楊國忠，李輔國曾參與謀劃，又勸太子分中軍去朔方，收河西、隴右兵力，圖謀復興。太子到了靈武，李輔國對太子更加親近，勸太子就此即位以維係天下人心。升任家令，兼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逐步把他作爲重要的輔佐，改名護國，又改成今名。凡是四方章奏、軍符、璽印一概交給他。李輔國事事小心謹密，取得皇上的親近和信任，他内心陰險表面上却不敢放肆。不吃葷，經常裝出僧人的奇詭行動，人們以爲他温和善良，不加戒備。

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廄、五坊、宫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户五百。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决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豪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

肅宗回到京師，拜授李輔國爲殿中監和閑廄、五坊、宫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及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食實封五百户。宰相群臣想隨時見到天子，都要通過李輔國請求，方能允許。李輔國經常在銀臺門處理政事。設置了幾十名察事聽兒偵察官吏的行動，官吏即使有很小的過錯，他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加以推勘審訊。州縣的獄案，三司的制劾，對官員逮捕、流放、貶降等事，都由他憑個人意見私自判處，却稱爲制敕，但從未向皇帝奏報。詔書下達時，李輔國署了名

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悦。

纔能施行，群臣都不敢議論。平時出門就有三百名甲士護衛。權貴寵幸者都不敢直接叫他的官稱，而叫五郎。李揆當了宰相，以子弟的身份侍奉他，稱他爲"五父"。肅宗給他娶元擢之女爲妻，元擢因此當上梁州長史，弟兄也位至臺省。李峴當宰相時，曾對皇帝叩頭説："這樣下去必將亂國。"於是決定今後皇帝詔敕凡是不從中書省出來的，李峴必定要審核覆奏，李輔國因此很不高興。

時太上皇居興慶宫，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賫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宫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宫湫陋，奉迎乘輿還宫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靴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

當時太上皇住在興慶宫，肅宗從複道來問候起居，太上皇也間或來大明宫，有時在路上相逢。肅宗叫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等人常在太上皇左右侍候，梨園弟子每天演奏聲伎來娛樂。李輔國一向微賤，雖暴貴了，高力士等人對他還是看不起，因而對他不禮貌，李輔國心中怨恨他們，想建立奇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當初，太上皇往往在長慶樓備酒，南邊俯臨大路，就徘徊觀看，有時有父老從這裏經過，都拜舞後纔離開。上元年間，劍南來的奏事吏路過樓下，就上樓去拜見，太上皇賜給他們酒肴，讓玉真公主和如仙媛主持招待，又召郭英乂、王銑等人一起飲酒，賞賜頗爲豐厚。李輔國就在肅宗跟前胡説道："太上皇住的地方離坊市太近，同外邊人有來往，陳玄禮、高力士等人將不利於陛下，六軍功臣惶惶不安，請把太上皇遷移進禁中。"肅宗没有醒悟。這以前，興慶宫有三百匹馬，李輔國假傳詔旨把馬取走，衹留下十匹。太上皇對高力士説："我兒聽從李輔國的主意，不能始終盡孝了。"這時正好逢上肅宗有病，李輔國就假稱皇帝請太上皇去宫中巡行，剛走到睿武門，就被五百名射生官攔住道路，太上皇大吃一驚，幾乎從馬上墜下來，問這是幹什麽，李輔國叫幾十名甲士快馬上前奏道："皇上因興慶宫低下簡陋，奉迎太上皇回到宫中。"高力士厲聲道："太上皇是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你想幹什麽？"呵斥他下馬，李輔國失手將馬繮繩掉了下來，罵高力士道："你這老兒真不懂事！"就殺了一個隨從的。高力士喊道："太上皇問將士們安好！"將士們插好刀高呼萬歲，都拜了兩

西内，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尫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宫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拜。高力士又説："李輔國給太上皇牽馬！"李輔國穿靴子步行，和高力士一邊一個執馬繮繩送太上皇回西内，住在甘露殿，跟前侍衛纔幾十名，都是老弱之人。太上皇握着高力士的手説："不是將軍，朕已成刀下之鬼了。"左右的人都流下眼淚。太上皇又説："興慶宫，是我興起之地，曾多次讓給皇帝，皇帝不接受。今天遷移到這裏，也是我的心願啊。"不久流放王承恩去播州，魏悅去溱州，如仙媛去歸州，公主住進玉真觀；又挑揀後宫聲樂一百多人，輪番侍候太上皇，灑掃庭户；下詔萬安、咸宜二公主照管太上皇的衣服飲食。從此太上皇怏怏不樂，直至崩逝。

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群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觖，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勛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擿蕭華使喻止冕。

李輔國因功升遷爲兵部尚書。到南衙尚書省上任時，令武士戎裝站在道路兩旁，陳設跳丸舞劍等百戲，騎兵一百在前開道，御府安排飲食，太常齊備音樂，宰相群臣都來會見。李輔國雖然已經得志，但仍驕横不滿足，還要求當宰相，肅宗怕得罪他於是委婉地説："以卿的功勛和能力什麽官不能做，但人們的看法還不一致，怎麽辦呢?"李輔國於是就暗示宰相裴冕等人聯名上表推薦自己。肅宗悄悄地讓蕭華去制止裴冕。

張皇后數疾其顓，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兖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它殿。

張皇后多次憤恨李輔國專横，肅宗病重，太子監國，張后召來太子，想要誅殺李輔國和程元振，太子没有聽從，又召越王、兖王來計議。程元振報告了李輔國，就在凌霄門伏兵，迎接太子，以應急變，當夜逮捕了二王和宦者朱輝光、馬英俊等將他們囚禁起來，又在另一個殿上殺死張皇后。

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聽老奴處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册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户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厩、群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

代宗即位，李輔國等人因爲有定策的功勛，更加跋扈，竟對代宗説："陛下祇管坐在宫裏，外面的事情聽任老奴來處理吧。"代宗頗爲吃驚，要除掉他，但又怕他手握兵權，就尊他爲尚父，事情無論大小都向他報告，群臣外任内調都先去見李輔國，李輔國頗爲自安。後代宗又册進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户。不久，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取代李輔國爲閑厩、群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又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取代他爲元帥府行軍司馬，賜李輔國大第宅叫他住在外面。朝野内外聽到李輔國失勢，都互相慶

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閽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

賀。李輔國這纔感到惘然憂愁，不知該怎麽辦，就上奏請求免官。有詔進封他爲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准許他在初一、十五日朝見。李輔國想進中書省修謝表，守門的小吏不讓進，説："尚父已經罷去宰相，不能再進去了。"李輔國氣得説不出話來，過了好久纔説："老奴死罪，侍奉不了郎君，請求到地下去侍奉先帝吧！"代宗還是好話勸諭然後讓他回去。

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

有兩個名叫韓穎、劉烜的人善於觀察星象，乾元年間在翰林院待詔，韓穎任司天監，劉烜任起居舍人，和李輔國十分親暱。李輔國領中書省時，韓穎進升爲秘書監，劉烜爲中書舍人，裴冕又引薦劉烜爲山陵使判官，李輔國被罷免後，這兩人都被流放嶺南，賜死。

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宫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自從李輔國遷移太上皇之後，天下人都很恨他，代宗在東宫也憤憤不平。代宗即位之後，不想公開殺他，就派遣俠士夜裏把他刺殺，時年五十九歲，把他的頭扔到厠所糞池裏，砍下右臂，祭告泰陵。但仍保守秘密，刻木代頭下葬，追贈太傅，謚號醜。後來梓州刺史杜濟任用一名武人爲牙門將，此人自言他就是刺殺李輔國的那個人。

## 王守澄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説，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并待詔翰林。虢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黄金，詔除虢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説。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

王守澄這個人，史書上没有記載他的出身由來。元和年間監徐州軍，後被召回朝廷。當時憲宗喜好方士，下詔讓官吏尋訪這類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人報告説找到楊仁晝和僧人大通。楊仁晝改姓名叫柳泌，大通自己説已經活了一百五十歲，有不死之藥，兩人都在翰林院待詔。虢人田元佐自稱有秘方，能把瓦礫化成黄金，皇帝下詔除授他爲虢令，和董景珍、李元戢都通過柳泌、大通被推薦給憲宗，憲宗被他們的説教所迷惑。柳泌又獻上金石之藥請憲宗服用，憲宗服用後性情煩躁，經常暴怒，生氣地責罰左右，左右一個個獲罪，宫禁裏的人害怕得大氣都不敢出，憲宗從此得病。十五年，停罷元旦朝會，群臣都憂懼不安。正好義成劉悟來朝，憲宗賜他在麟德殿談話，劉悟出來説："皇上身體平復了。"内外人心這纔安定。當天夜裏，王

守謙、韋元素等定册立穆宗。俄知樞密事。

守澄和内常侍陳弘志在中和殿殺害了憲宗，因憲宗服食金石，就以暴崩布告天下。然後和梁守謙、韋元素等人策立穆宗。王守澄很快就執掌樞密事。

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内養齎鴆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文宗繼位之後，因王守澄有扶助之力，進拜他爲驃騎大將軍。文宗憤恨對元和年間的逆賊長期未加聲討，所以用宋申錫爲宰相，打算找個事由除掉他們，但没有成功。再依靠他們的黨羽鄭注、李訓利用機會，流放楊承和到驩州，韋元素到象州。派中人劉思諒追到武昌殺掉韋元素，楊承和到了公安被賜死。李訓就脅逼王守澄以軍容使退居第宅，使内養送鴆酒毒死他，事情進行得很秘密，當時没有人知道，事後追贈他爲揚州大都督。他弟王守涓也從徐州監軍任上被召還，殺死在中牟。

**劉克明**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球，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球工得見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争以趫勇進于帝。嘗閱角抵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顓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

劉克明，也不知道其出身由來，受到敬宗的寵幸。敬宗善於打球，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等人因球打得好得以在便殿被召見，姓名登記在宣徽院或教坊的簿籍上，但這些人都來自神策軍的隸卒或是里巷惡少年，敬宗和他們在殿中玩耍歇息以爲戲樂。四方的人聽到了，争着以矯健勇武的人進獻給敬宗。敬宗曾經在三殿看他們玩角抵之戲，有的弄得頭破臂折，廷中流血，敬宗非常高興，給他們豐厚的賞賜，到深夜纔結束。敬宗所親近的都是爲非作歹的凶徒，有點小過失又必定要對他們責罰摧辱，由此這些人産生了怨恨之心。敬宗喜歡通夜捕捉狐狸來娱樂，叫作“打夜狐”，宦者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等侍從趕不上，均被削減秩禄。敬宗打獵到夜裏回來，與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八人在一起喝酒，酒酣，敬宗去更衣，燈燭忽然滅了，劉克明和蘇佐明、石定寬在更衣室殺害了敬宗，假傳詔旨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叫絳王領軍國事。第二天，宣布遺詔，絳王即位。劉克明等人自恃有功，要更换皇帝左右侍從，自己引用黨羽專擅兵權。這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和宰相裴度一起迎立江王，

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

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

帝冲呆，喜鬥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内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横。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内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内庫，使者監閟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

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内外垢玩。既所在盗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内侍省。

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黄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奸臣，乘輿今西，

發動左右神策軍和六軍飛龍兵討伐，劉克明投井而死，撈出他的尸體砍殺。田務澄等人都斬首示衆，籍没家財，又殺了他們的黨羽幾十個人。

當初，劉克明謀逆，他的母親禁止不許。文宗當皇帝後，嘉獎此母忠心，賞賜錢一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是蜀地人，本姓陳。咸通年間，歷任小馬坊使。僖宗即位，升任他爲左神策軍中尉，這時西門匡範任右中尉，世稱東軍、西軍。

僖宗少年呆痴，喜歡鬥鵝走馬，多次臨幸六王宅、興慶池同諸王鬥鵝，一隻鵝價貴至五十萬錢。僖宗和内園小兒尤其親昵，這些人就倚寵横暴。當初，僖宗還是普王時，與田令孜同睡同起，這時因爲他讀過書又能處理事情，加上僖宗資質平庸昏昧，所以政事一起交付給他，呼他爲父。僖宗行爲荒誕没有檢束，經常拿出左藏、齊天等庫的金幣，賞賜伎子歌兒，有時一天就達巨萬，國家財用耗費殆盡。田令孜告訴内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人，勸僖宗没收京師兩市外國商旅和華商的寶貨用來充實内庫，派出的使者監視關閉坊市的櫃坊茶閣，有來告狀的就在京兆府用杖打死。

田令孜知道皇帝不足畏懼，就賣官鬻爵，不用等待詔旨就任命官員，賞賜緋衣紫衣也不奏告。法度崩弛，内外玩忽。不久京師附近盗賊蜂起，朝廷上下互相掩飾隱瞞，使僖宗無從知道。這時賢人已没有在位的，衹有奸佞貪鄙的人在備員充數，這些人默不作聲苟且偷安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恨，上疏指斥宦官用權以致天下混亂，奏疏送上以後，侯昌蒙被賜死在内侍省。

宰相盧攜平素巴結田令孜，田令孜每有建議，必定阿諛響應。當初，黄巢要求説衹要得到廣州，就願意罷兵，盧攜想寵榮高駢，讓他立功，就拒絶黄巢的請求。黄巢就利用朝廷更换關東諸節度使的機會，攻陷了東都。田令孜非常着急，歸罪於盧攜，侍奉僖宗向西逃跑，走出金光門，到咸陽沙野，有軍人十餘騎喊道："黄巢爲

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宫。”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晋國公。帝見蜀狹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怊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怡悦，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

陛下清除奸臣，皇帝如今衹管西去，秦中父老還有什麼指望？請回宫吧。”田令孜斥罵這些軍人，派羽林軍的騎兵奔過去斬殺他們，然後用羽林軍的白馬載着僖宗，晝夜奔馳，到駱谷停了下來。當時陳敬瑄正任西川節度使，是田令孜之兄，所以請僖宗幸蜀。有詔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到成都後，進封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晋國公。僖宗見蜀地狹陋，有些鬱鬱不樂，天天和妃嬪飲酒賭博，常常挽袖北望，悵然流淚。田令孜找機會給他説寬心話，呼萬歲，僖宗這纔喜悦。田令孜竭力稱説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鋋、陳敬瑄正集中兵力，賊人不足爲憂。僖宗説：“這就好了。”

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黄帽，名黄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黄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黄金樽行酒，即賜之。黄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鴆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黄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宫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

當初，成都招募陳許兵三千人，都戴着黄帽，稱爲黄頭軍，用以捍禦南詔。僖宗來到，對將士大事慰勞，扈從的都得到賞賜，而獨没有給黄頭軍，黄頭軍都在暗地裏埋怨田令孜。田令孜設酒請將領們宴會，用黄金杯行酒，喝了酒就連杯子都賜給他們。黄頭軍將領郭琪不肯喝，説：“您如果能改變恩惠偏向一方的做法，使大家都得到好處，纔真是我最大的心願。”田令孜看着他説：“你有功勞嗎？”郭琪回答説：“奮戰党項，進逼契丹，打了幾十仗，這就是我的功勞。”田令孜發怒冷笑道：“知道了。”暗地裏把毒藥加進酒中，郭琪喝了，奔馳回家，殺了一個婢女，吮她的血解了毒。就在夜間燒毁營寨，剽掠城邑，被陳敬瑄打敗，逃奔廣都，跑到高駢那裏去了。皇帝聽到有變，和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群臣見不到面。左拾遺孟昭圖請求奏事，僖宗不召見，孟昭圖就上疏極言道：“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當時西幸，不告知南司，所以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等都被賊人殺死，衹有兩軍中尉因扈從車駕得以保全。現在百官在此的，都是冒着極大危險百死一生過來的。前幾天黄頭軍作亂，火照前殿，陛下衹和田令孜閉城自保，不召見宰相，不和百官商議，百官想入見却不能，求奏對又不許。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北軍的天下；陛下是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難道都比南司忠誠？廷臣難道

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參軍，使人沈于蟆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都比宦官無用？文宗時候，宫中火災，左右巡使不到現場，都被公開責罰，哪有天子逃亡，而宰相不得參預，群司百官被拋棄如同路人的？往事就不去説了，但願未來的事情能有補救。”奏疏送上，田令孜藏匿起來不報，假傳詔旨把孟昭圖貶爲嘉州司户參軍，派人把他淹死在蟆頤津。最初，孟昭圖知道正言必定受害，對家僕説：“大盗未滅，宦官離間君臣，我作爲諫官，不能坐觀覆亡，這疏送進去必死，你能收我的尸骸嗎？”家僕答應了，終於安葬了他的尸骨。朝廷官員爲他感到痛惜。

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己，故薄其賞。自謂帷幄决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内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閲群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賊平之後，田令孜因王鐸是儒臣又没有功勞，而首先提議召沙陀的是楊復光，就想歸功并倚重北司，所以罷了王鐸的都統，而以楊復光功居第一。又恐怕楊復光壓過自己，便故意賞得很薄。他自認爲指揮决勝，决定着王室命運，所以出入極爲倨傲。正好楊復光死去，田令孜大喜，隨即罷免了楊復恭的樞密使。宦官中有個叫曹知愨的，是富家子，頗爲深沉勇猛。賊人在長安時，曹知愨帶領清、濁二谷的人倚山爲屯，不降賊。暗地裏叫士卒更换衣服、改變語言裝得和賊人相像，夜間進入長安攻取賊營，賊人大爲驚恐。僖宗知道了，賜他佩金服紫，擢升爲内常侍。他聽到皇上即將回來，就説大話：“我先率領兵衆到大散關下，考察群臣可以回來的纔讓他進關。”田令孜認爲曹知愨真會這麽做，就密令王行瑜帶領邠州兵翻過嵯峨山，襲殺曹知愨的兵衆。從此田令孜更加放肆，挾制天子，叫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僖宗因爲他專横，跟左右説起來就流淚。

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别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

楊復光的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人，帶領八都兵衆兩萬攻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往龍州，鹿晏弘自己任留後，以王建及張造、韓建等人任所部的刺史。僖宗還朝，鹿晏弘怕被討伐，引兵投往許州。王建帶領義勇四軍在西縣迎接僖宗，又讓王建及韓建等人主管這些軍隊，稱爲隨駕五都。田令孜因爲楊復光的緣故，纔授他們爲諸衛將軍，并將他們都收爲養子。另外招募神策新軍，以一千人爲一都，共五十四

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

都，分左右爲十軍來統帶。又派親信窺察各個方鎮，有不歸附自己的，就找個罪名或免職或調離。

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説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耻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宫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宫城，唯昭陽、蓬萊三宫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逼，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絶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毁，走它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安尉群臣。詔以令孜爲劍

田令孜的養子匡祐去河中宣慰，王重榮對他特別禮遇，田匡祐極其傲慢，河中軍全軍憤怒，王重榮就列舉田令孜的罪狀，責備田匡祐倨傲無禮，後經監軍和解田匡祐纔得以脱身回去。田匡祐回去以後，向田令孜訴説，并勸田令孜算計王重榮。田令孜就報告皇上把河中的兩個鹽池劃歸鹽鐵使，由自己兼任兩池榷鹽使。王重榮不接受詔旨，上表揭露田令孜十大罪狀。田令孜親自統兵討伐王重榮，率領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加上鄜、延、靈、夏等兵共三萬人，在沙苑扎營。王重榮説動太原李克用與自己聯和，李克用上書請求誅殺田令孜、朱玫，僖宗從中和解，李克用不聽。兩軍大戰於沙苑，王師戰敗。朱玫跑回邠州，與李昌符都耻於爲田令孜所用，轉與王重榮相合。神策兵潰敗回來，所過之處擄掠一空。李克用進逼京師，田令孜没有辦法，就焚燒坊市，劫持僖宗夜間從開遠門出逃。自從黄巢軍攻破長安，燒毁了宫室、廬舍的十分之七，後來京兆尹王徽修建粗粗完善，這時田令孜揚言："王重榮反。"命令放火燒宫城，祇有昭陽、蓬萊三宫僅存。王建帶領義勇四軍扈從僖宗，夜裏横渡牢水，停駐在陳倉。李克用回到河中，朱玫怕李克用相逼，就和王重榮聯名上章請求誅殺田令孜，而留駐鳳翔。田令孜請僖宗幸興元，僖宗不去，田令孜帶兵進入寢宫，逼迫僖宗連夜出走，群臣都不知道，宰相蕭遘等人也來不及跟從。朱玫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燒棧道，斷絶僖宗西去的念頭。蕭遘憤恨田令孜劫持天子，引起方鎮之難，命朱玫進軍迎接僖宗。朱玫引兵追到行在，打敗興鳳楊晟軍。僖宗停駐梁州、洋州，稍稍向南行進。朱玫的兵到了中營，僖宗左右被搶掠殺戮的不計其數。田令孜怕人圖謀自己，平時蒙着面目行動。派王建帶領長劍五百兵清道，把傳國玉璽裝在囊裹交付給他。到了大散關，道路艱險難行，僖宗幾次發生危險。田令孜又分軍守靈壁，抵抗追兵。朱玫長驅追趕僖宗，僖宗因爲棧

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顓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玫乃奉嗣襄王煴即僞位。玫敗，帝乃得還京師。

道被毁，改走别的路，十分困倦，枕着王建的膝蓋睡覺，醒來後吃飯，勉强到達興元。朱玫、王重榮上表請求誅殺田令孜，以安慰群臣。下詔以田令孜任劍南監軍使，田令孜停留不去。王重榮又請僖宗臨幸河中，因田令孜阻擋而作罷。宰相蕭遘率領留在鳳翔的朝臣上表陳説田令孜專擅國柄釀造過亂，以小人詭計迷惑皇上，在節鎮之間製造事端，請求殺了他。僖宗還没有醒悟，又下詔叫王重榮運十五萬斛糧供給行在，王重榮因爲田令孜在，不執行命令。朱玫就擁立嗣襄王李煴爲皇帝即僞位。朱玫兵敗，僖宗纔得以回到京師。

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抶王，强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閲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

當初，僖宗入蜀，諸王徒步跟從，壽王走到斜谷走不動了，田令孜趕着他往前走，壽王説足痙攣，得有馬騎纔行。田令孜生氣地用鞭打他，强迫他行走，壽王以此爲耻。等到僖宗有病，内外人心歸於壽王。田令孜進去伺候皇上時問道："陛下還記得臣嗎?"皇上直直地看着他不能説話。田令孜自署爲劍南監軍使，挑選拱宸奉鑾軍自衛，不分晝夜奔馳入成都，上表堅請解除官職以便求醫問藥，下詔允許。不久削去官爵，長流儋州，但田令孜仍然依恃陳敬瑄而拒不前往。

王即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却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絶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彦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

壽王即位，這就是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王建攻取利州，自署爲防禦使，就此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下詔就地設置永平軍，任王建爲節度使。田令孜想和王建聯合對抗朝廷，并説王建是自己的兒子，用書信召他。王建很高興，將到成都時，田令孜又傳話不讓他進來了。王建非常憤怒，發兵進圍成都。田令孜登城對王建説："我一向待你不薄，爲什麽要圍困我?"王建回答説："父子恩情，我怎敢忘記！衹是父親自絶於朝廷，如果改變主意，則還和當初一樣是父子。"田令孜説："我想和你當面商量。"王建允許了，田令孜夜間背負印節交給王建，第二天王建入成都，把田令孜囚禁在碧雞坊。當初，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各軍所憎恨，田令孜找個事情召見他，想把他殺掉。見了之後，又高興地收他爲養子，起名彦賓，就是李茂貞，所以衹有李茂貞上書爲田令孜洗雪罪

裂帛爲絙，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狀。下詔任田令孜爲湖南監軍。過了兩年，與陳敬瑄同一天被處死。臨刑時，撕帛布擰成粗繩，交給行刑的人說："我曾爲十軍容，殺我也得有個禮法！"就教給他們縊死人的方法，死了以後，臉色不變。乾寧中，下詔恢復他的官爵。

###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黄巢盗京師，令孜顓威福，斫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争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户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

楊復恭，字子恪，本是林氏子，是楊復光的堂兄。他的宦官父親楊玄翼，咸通年間任樞密使，世代爲權勢之家。楊復恭略知一些學術，監諸鎮軍。龐勛之亂，復恭作戰有功，從河陽監軍召任宣徽使，升任樞密使。黄巢盗居京師，田令孜專威福，傷耗天下，内外都不敢反對，祇有楊復恭多次與他争論得失，田令孜發怒，把他降任飛龍使，楊復恭就在藍田養病。僖宗出奔興元，他又出任樞密使，朝廷内外大政措施，大多經過他的手。車駕回京，他就代替田令孜爲左神策軍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封八百户，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

帝崩，定册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温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宫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

僖宗崩逝，復恭定策迎立昭宗，皇上賜給他鐵券，加封爲金吾上將軍，開始參預朝廷大政。昭宗曾說："朕没有德行，你擁立了我，我當減省奢侈，爲天下表率。我看到舊例，尚衣局進上的御服每天一套，太常寺進上的新曲每天一章，現在都可以禁止。"楊復恭叩頭稱贊。昭宗又問他游幸的花費，他回答說："聽說懿宗以來，每次出游，大概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人，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一百輛，諸衛士三千人。凡去曲江、温泉以及狩獵叫大行從，在宫中、苑中叫小行從。"昭宗下詔都减去一半。

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横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産、禄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顓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

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對昭宗講説大中舊事，請求抑制宦官不要付與他們權力，昭宗也有些厭惡楊復恭的横暴。王瓌，是惠安太后之弟，求任節度使，昭宗徵求楊復恭的意見，楊復恭說："吕禄、吕産傾覆漢室，武三思危害我唐朝，后族不可封拜。陛下真愛王瓌，可讓他擔任其他官職，不宜節度外藩，怕依仗强勢專占一地不可制止。"昭宗就作罷。王瓌聽說了，十

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

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

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

復恭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

分憤怒，在宮禁見到楊復恭當衆加以辱罵，并且居中攬事。楊復恭不想讓他分掉自己的權力，就稟告昭宗派王瓌出任黔南節度使。王瓌路過興元時，楊復恭侄守亮正好在當地任節度使，就暗地裏叫利州刺史把王瓌的船傾覆在江中，宗屬賓客全都淹死，以船自行損壞奏聞。昭宗知道是楊復恭的陰謀，從此深深懷恨。

楊復恭的好幾個兒子爲州刺史，號爲外宅郎君；又有養子六百人，任諸道監軍。天下的威權，盡歸其門。養子楊守立任天威軍使，本名胡弘立，勇武冠於諸軍，人們都畏懼他。昭宗想貶斥楊復恭，害怕楊守立作亂，就好言對楊復恭說："卿家的胡子在哪裏？我想讓他爲殿內守衛。"楊復恭帶守立拜見昭宗，昭宗賜他姓李，起名順節，讓他掌管六軍鎖鑰，光寵之極。這李順節既與楊復恭勢力相當，就同楊復恭爭權奪利互相中傷，揭露楊復恭的陰私。

楊復恭常乘着肩輿到太極殿。宰相在延英殿召對，議論叛臣的事情，孔緯說："陛下左右有將要謀反的。"昭宗吃驚地問是誰。孔緯就指着楊復恭，楊復恭說："臣豈是負陛下的人？"孔緯說："楊復恭，是陛下的家奴，而乘肩輿到前殿。廣招爲非作歹的人都讓他們姓楊，不是想反是幹什麽？"楊復恭說："我是想收買士心來輔佐天子。"昭宗說："如果確實想收買士心，爲什麽不讓他們姓李呢？"楊復恭無言可答。不久孔緯出守江陵，楊復恭就派人在長樂坡搶劫，斬斷孔緯的旌節，把所有資財都搶光，孔緯僅免一死。

楊復恭子楊守貞任龍劍節度使，楊守忠任洋州節度使，都擅自收納貢賦，上書譏諷朝政。大順二年，皇帝罷免楊復恭兵權，出任鳳翔監軍，楊復恭不願去，請求退休，下詔允許了，遷任上將軍，賜老年用的几桌和手杖。使者回去時，楊復恭派心腹把使者殺死在路上，自己遁入商山居住。不久又進城住在昭化坊的第宅裏，第宅離玉山營很近，而楊復恭義子守信是玉山軍使，多次出入問候。有人報告說他們父子要通同謀亂，當時李順節遥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下詔叫他和神策軍使李守節率領衛兵攻打楊

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

復恭，治他殺死使者的罪，昭宗登上延喜樓等待消息。楊復恭的家人抵抗，楊守信也帶兵來到昌化里，列陣以待。不久日落天晚，楊復恭和楊守信帶領全族人出奔，逃往興元。

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噪，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

李順節既已趕跑了楊復恭，就橫暴起來，出入都要帶兵護衛。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覺到他有異圖，就把情況向昭宗報告。有詔召李順節進見，李順節就帶領甲士三百人進來，走到銀臺門，甲士被呵斥攔阻未能進去，劉景宣引李順節坐在殿廡下，部將嗣光審出來把他斬了，跟他前來的大聲呼噪，出了延喜門，搶劫永寧里，天黑了纔停止。賈德晟和李順節都是天威軍使，李順節被誅，賈德晟頗爲氣憤嗟嘆，西門重遂也奏請殺了他。

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餉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强大。

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一起劾奏興元節度使楊守亮接納叛臣，請求出兵討伐，軍糧不需國家財政供給。李茂貞還請求假藉山南招討使的名義。宦官愛惜同類堅持說不行，昭宗也認爲李茂貞得了山南必然難以制服，下詔叫雙方和解。李茂貞劾奏楊復恭自稱是隋室孫系，因恭帝禪位於唐，所以名叫復恭，反逆之狀明白，并請削奪楊守亮的官爵。就擅自和王行瑜出兵討伐，自稱興元節度使，送給宰相書信中，語言傲慢悖逆没有人臣的樣子。昭宗下詔，叫李茂貞、王行瑜去討伐楊復恭等。景福元年，攻破興元城，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逃奔閬州，李茂貞派兒子李繼密守興元。下詔任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而命李茂貞節度興元，李茂貞不接受，請求讓李繼密爲留後。昭宗没辦法，授與節度使，從此李茂貞强大起來。

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

楊復恭和楊守亮等人從閬州要向北奔太原，先往商山，到了乾元，被韓建的巡邏兵擒獲，就斬了楊復恭、楊守信，用檻車把楊守亮送到京師，在長安市上梟首。李茂貞獻上楊復恭給楊守亮的書信說："承天門，是隋家的舊業，兒衹需積聚糧食訓練士卒，進奉幹什麼？我披荆斬棘擁立天子，他得到了尊位，就廢棄定策國老，對這負心的門生真没辦法！"門生，是指天子，他的

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傲横不臣就是如此。楊復恭的義子楊彥博奔往太原收葬他的尸骨，李克用爲他申雪，下詔恢復他的官爵。

**劉季述**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内樞密使李周諲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盩厔，薄興平，王師潰。遂遍臨皋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諲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摶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摶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并死灞橋；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

劉季述這個人，本來很微賤，在僖宗、昭宗之時稍稍榮顯，多次提升任樞密使。楊復恭被斥退，昭宗任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當時李茂貞得了興元，更加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和内樞密使李周諲以及西門重遂謀算誅討，就調發軍隊，以嗣覃王李戒丕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爲副招討使。李茂貞引兵迎戰，在盩厔扎營，進逼興平，王師潰敗。李茂貞就逼到臨皋列陣，宣告杜讓能等人的罪狀，京師震恐，昭宗坐在安福門，斬了西門重遂、李周諲來向李茂貞認錯，任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神策軍中尉。乾寧二年，李茂貞和王行瑜、韓建帶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伐李茂貞，進駐到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逃回京師，對劉景宣等人說："沙陀兵十萬進逼京師，請奉天子出幸避開兵鋒。"劉景宣正和李茂貞和好，所以駱全瓘和鳳翔衛將閻圭共同脅迫昭宗去岐山，王行實和劉景宣之子劉繼晟放火搶掠東市，昭宗登上承天門，外面的箭射到了樓門扇上。昭宗恐懼，黄昏出莎城，士民跟從的有幾十萬。到了谷口，人中暑而死的有十分之三，夜裏又被盜搶掠，哭聲震動山谷。不得已又移駐到石門。李茂貞恐慌，就殺了駱全瓘、劉景宣和閻圭爲自己開脱。昭宗回到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替駱、劉，不久景、宋又專擅國政。宰相崔胤厭惡他們，徐彥若、王摶怕又起禍亂，對崔胤稍加抑制以與北軍調和。崔胤發怒，劾奏王摶與宦官結黨，不忠，罷掉他的官，不久被賜死；把宋道弼流放到驩州，景務脩流放到愛州，都殺死在灞橋；徐彥若被貶逐到南海。就用劉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他們更加仇恨崔胤。

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内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宫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

當時昭宗嗜好喝酒，不時怒責左右，劉季述等人更加自危。這以前王子有病，劉季述引進内醫工車讓、謝筠給王子看病，這兩人在宫内久久不出，劉季述等人共同報告昭宗，説宫中不能隨

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内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

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宫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彦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彦回總衛士千人毁關入，謀所立，未决。是夜，宫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灾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遲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床，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鉫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遍拜曰："護宅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昏，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宫。"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宫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鐍，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

便留人。昭宗不聽，而且還下詔把姓名登入門籍而不加禁止。因此他們懷疑昭宗與這些人有什麽圖謀，就外約朱全忠爲兄弟，派遣侄子劉希正與汴邸官程巖陰謀廢掉昭宗。正好朱全忠派天平節度副使李振去京師報告施政情况，程巖就説："皇上嚴厲急躁，内外恐懼不安，左軍中尉想廢昏立明，怎麽様?"李振説："百歲之奴侍奉三歲郎主，是常事。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這不是我敢與聞的。"劉希正大爲沮喪。

昭宗夜間在苑中打獵，酒醉後殺了三名侍女，到了第二天中午，宫門還没有開。劉季述去見崔胤説："宫中怕有意外。"就和王仲先率領王彦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彦回統帶衛士一千人破門而入，商量册立人選，没有最後决定。這天夜裏，宫監偷偷地把太子帶進來，劉季述等人假傳皇后令説："車讓、謝筠勸皇上殺人，用來祭禱消災避禍，都是大逆不道。被兩軍軍容知道，如今立皇太子來主持國政。"黎明，在廷中陳列兵衛，對宰相説："皇上如此行爲，已非社稷之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立即召集百官署名上奏，崔胤不能再説什麽。劉季述衛護着皇太子來到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巖等到思玄門請求召對，兵衆都呼萬歲。兵衆進了思政殿，遇到人就殺。昭宗正坐在乞巧樓，見兵衆進來，吃驚得跌下床來，想要逃走，劉季述、王仲先挾持昭宗坐下，用手中的金銀飾杖在地上畫着口裏責備皇帝説："某天某事，你不聽我的話，是一條罪。"數到幾十條還没完。皇后出來遍拜衆人説："保護好皇上，不要使他受驚，如果有罪，聽軍容發落。"劉季述拿出百官的奏狀，説："陛下昏聵，倦於聽政，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己去東宫頤養。"昭宗説："昨天和你們飲酒還很快樂，今天何至如此?"皇后説："陛下還是按軍容的話做吧。"宫監扶着昭宗出了思政殿，皇后大聲説："軍容一心扶持，請皇上養病。"昭宗也説："朕病的時間長了，現令太子監國吧。"程巖等人都呼萬歲。皇后把傳國璽交給劉季述，坐上皇上的輦車，十多個人隨侍，都被囚入少陽院。劉季述用熔化了的金屬來錮塞門鎖，李師虔帶兵

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宫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宫爲問安宫。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静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

把守。太子在武德殿即位，尊昭宗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宫的官員三品的賜爵一級，四品以下賜一階，百姓中爲父親以上身份的均賜爵一級，群臣均加爵進秩厚厚賞賜，用來討好上下的人。把東宫改爲問安宫。劉季述等人都争先誅戮以樹立威嚴，夜裏鞭打，白天運出尸體多達十車，凡是得寵於昭宗的，都被打死。殺掉昭宗之弟睦王。李師虔尤其嚴緊，左右之人出入都要搜查，天子的一舉一動都要向劉季述報告。昭宗的衣服白天穿晚上洗，食物從墻洞遞送，至於筆紙銅鐵，怕用來作詔書、兵器，都拒不供給。當時天正寒冷，公主、妃嬪没有被子，哀哭之聲外廷都能聽到。

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奸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决。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

崔胤向朱全忠報告國難，請他興兵清君側，朱全忠封了崔胤的書信給劉季述説："這人反覆，應該設法對付。"劉季述責問崔胤，崔胤説："奸人僞造書信，自古以來就有，一定要把這作爲我的罪，請衹管殺了我，不要涉及族人。"劉季述看他好對付，和他立了盟誓。崔胤致書朱全忠説："左軍已與崔胤立了盟誓，不相害。但本人歸心於公，并送上兩名侍兒。"朱全忠得到這書信，氣憤地説："劉季述讓我當兩面人。"從此和劉季述離心。劉季述之子劉希度來到汴梁，商談廢立的事情，又派李奉本送太上皇的誥命，朱全忠猶豫不决。李振進來對朱全忠説："春秋時豎刁、伊戾之亂，幫助了稱霸的人。現在閹奴劫持幽囚天子，您不討伐，無法號令諸侯。"朱全忠就囚禁了劉希度、李奉本，派李振到京師和崔胤商議。

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没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間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内蜜丸通意。德昭邀别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宫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

當時劉季述想殺盡百官，然後殺掉皇帝，挾太子號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錢五千緡，王仲先當衆羞辱他們，督促賠償，株連的人很多。崔胤趁他們心中不痛快，就鼓動説："如果能殺掉兩中尉，迎立太上皇，建立大功，那點小罪有什麼可羞的！"又派人秘密告訴孫德昭，割取衣帶内的蜜丸以互通意圖。孫德昭約了别將周承誨，約好十二月三十日，埋伏兵衆在安福門等待天亮。這天王仲先乘肩輿早朝，孫德昭等人劫持了他，斬在東宫門外，然後敲着少陽院的門

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宫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偓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静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内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

喊道："逆賊被斬了。"昭宗懷疑未敢相信，皇后説："把逆賊的頭獻出來。"孫德昭把王仲先的頭扔進來，宫人弄開門，昭宗出來登上長樂門，群臣都拜見稱賀。周承誨馳入左軍，把劉季述、王彥範抓到樓前，崔胤事先叫京兆尹鄭元規集合上萬人手執大棒，昭宗責問劉季述，話還没説完，四周萬棒齊下，二人同死於棒下，隨後被暴尸示衆。兩軍的支黨也被殺死幾十人。中官奉太子逃入左軍，收回傳國璽。薛齊偓投井而死，把他的尸體撈出來斬首。朱全忠用檻車把程巖送到京師，在市上斬首。劉季述等人誅三族。以孫德昭爲檢校太保、静海軍節度使，董從實爲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姓李，改名叫繼昭、彥弼。周承誨也被任爲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品秩同於宰相。這些人都稱爲扶傾濟難忠烈功臣，昭宗命把他們的像畫在凌煙閣上，留他們宿衛了十天纔休息，把内庫中珍寶都拿來賞賜他們。當時號稱三使相，人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

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橈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録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當初，宰相在延英殿奏事，皇上決定可否，樞密使侍立一邊，得以與聞，到出來後，有的就假傳詔旨説不是如此，多次改易以削弱皇上的權威。這時，下詔遵照大中舊例，在延英殿奏對，兩中尉先下去，樞密使在殿西邊等候旨意，宰相奏事完畢，在案前接受指派。李師虔請求在屏風後面記録宰相所奏，昭宗認爲這是侵犯官權，不允許，下詔把李師虔和徐彥回一起誅殺。

##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并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内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决。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

韓全誨、張彥弘這兩個人，都不知道其出身由來，兩人都監鳳翔軍。韓全誨召入任内樞密使。劉季述被誅後，崔胤、陸扆在武德殿右廡進見昭宗，崔胤説："自從宦者掌兵，王室愈亂，臣請求主管神策左軍，陸扆主管右軍，這樣四方藩鎮就不敢再有圖謀了。"昭宗猶豫不決。李茂貞對人説："崔胤想奪軍權還没有到手，他是決意要消滅藩鎮了。"昭宗聽了，召李繼昭等詢問如何對待崔胤的請求，李繼昭回答説："臣世代在軍中，没有聽説書生主管衛兵的。而且罪人已經懲辦，把衛軍還給北司爲好。"昭宗就對崔胤

勿膺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

說："對此尚有異議，你就不必主管兩軍了。"就任韓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張彥弘爲右神策中尉，都拜授爲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崔胤發怒，約京兆鄭元規派人襲殺他們，没有成功。韓全誨等人知道崔胤必定要除掉自己纔肯罷休，就指使李茂貞選兵留四千人宿衛，用李繼筠、李繼徽來統領。崔胤也指使朱全忠送進兵三千人住到南司，用婁敬思統領。韓偓聽説岐、汴相互派兵進京戍守，多次諫止崔胤，崔胤説："是兵士不肯走呀！"韓偓説："當初爲什麽要召來呢?"崔胤不回答。人們議論紛紛知道京師又不得安寧了。

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詗，由是胤計多露。

韓全誨、張彥弘和李彥弼的權勢合在一起更加橫暴，中官倚仗他們的權勢也很驕橫，昭宗對此憤慨不滿。其中有的人已被斥逐，也不肯離開，崔胤一再請求把他們都殺掉。韓全誨、張彥弘見了昭宗哀求，昭宗知道左右把話泄漏出去，於是下詔以後奏事都用布囊封起來。宦官又選了幾十名美麗而識字的女子，讓她們侍候皇帝刺探消息，因此崔胤的計謀大多泄露。

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摅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却，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

開始，張濬兼管財政，楊復恭因軍用不足，奏請借鹽酒一年的收入來接濟用度，後來不再歸還。到崔胤兼管財政時就報告説度支的錢財已經用完，無法給予百官俸禄，請求恢復舊制。韓全誨也指示李繼筠訴説軍中十分空乏，請求割取三司隸屬於神策軍。昭宗不能拒絶，就下詔免去崔胤領鹽鐵之事，崔胤心中懷恨。

全誨等懼帝誅己，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

韓全誨等人害怕被昭宗誅殺，和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通謀作亂。昭宗問計於令狐渙，令狐渙請昭宗在內殿賜宴崔胤和韓全誨等人進行和解。韓偓説："不如公開斥逐一二名權臣，允許其他人改過自新，這樣奸謀必然止息。不然都自疑不安，禍患會很快到來，雖然給他們和解，但凶焰將會更高。"昭宗纔作罷。

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爲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

當時，朱全忠兼并河中，崔胤給他下了急詔，叫他入朝，又給他書信説："皇上復位，是您的力量，但鳳翔軍入朝，却將功勞歸於自己。現在您如來遲，必然先受討伐。"朱全忠得到詔書，回到汴梁，率領全軍討伐韓全誨。昭宗以爲

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詒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决西幸。彦弼等以帝未即駕，愈悖，宫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宫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閈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彦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綉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宫城，繼誨、彦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盩厔。

他忠心，又想使他和李茂貞一同立功，就下詔叫他倆并力。令崔胤給這二鎮去信，宣示皇上的旨意。朱全忠取得同州，汴兵總共七萬，威震關中。韓全誨等人哭奏道："朱全忠快要到了，會脅逼陛下幸關東，圖謀叫陛下禪位。臣不忍心看着高祖的天下改移别姓，請陛下駕幸鳳翔，聚合義兵討伐元惡。"昭宗没有允許他們的請求。當時昭宗正在乞巧樓，韓全誨着急，就在樓下放起火來，昭宗衹好下樓，於是决定西幸。李彦弼等人因爲皇帝没有立即起駕，更加狂悖，在宫中搜索查禁極爲苛急，昭宗和皇后相對哭泣，宫女私自逃出都城，居民潰散如潮，有的跑到開化坊憑依崔胤的府第以自保，坊里没有人敢留在家裏。鳳翔軍與左神策兵在大街列陣，長樂門外好像丘墟一樣。這天是冬至，百官不上朝，昭宗坐在思政殿。當時李彦弼先到鳳翔，韓全誨逼昭宗出城，衹有皇后、諸王幾百騎保衛，昭宗着綉袍，戴塗金帽，由右神策軍扈從，這是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的事情。韓全誨等人就放火燒了宫城。李繼誨、李彦弼想劫持百官隨從天子，李德昭等人按兵護衛，纔得幸免。李茂貞奉昭宗住在盩厔。

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書。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亟進。"群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

朱全忠取得華州，下令爲自己辯解説："我奉詔并得到宰相書信命令入朝，到來之後，纔知道都是假的。逆賊韓全誨震驚天子，脅迫乘輿出遷，暴露草莽，我當進見皇上説明情况。"當時公卿都在長安，好幾天聽不到朝廷有什麽動静。崔胤派王溥去見朱全忠説："皇上還在盩厔，您應該趕快進兵。"群臣盧知猷等也上書朱全忠，請他西去迎接天子，朱全忠回答説："進兵則似乎是脅君，退兵則又有負國家，但怎敢不勉力而爲?"崔胤率領百官到灞橋迎接朱全忠，朱全忠進入長安住宿一晚就向西行進。

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内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險語曰："天子厭

李茂貞知道朱全忠來到，就把昭宗送入鳳翔，隨從臣子纔三四個人。朱全忠派楊達、裴鑄進鳳翔，向天子奉上表章。汴軍部將康懷英在武功襲破李繼昭，斬首六千級。韓全誨恐懼，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給朱全忠書信，勸他把崔胤抓起來，以洗雪海内的謗議。朱全忠不回答，進兵屯駐到鳳翔城東，李茂貞登城遥語道："天子來

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説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

這裏消災，奸人把您騙來，您當入城覲見。”朱全忠説：“宦官脅迫震驚皇上，我興兵問罪，迎接皇上東回長安。您不是同謀者，還有什麽可説的？”第二天，進圍鳳翔，李茂貞不出戰。昭宗叫宦者傳詔命朱全忠班師，朱全忠不奉詔。使者再去，朱全忠纔聽從命令，引兵攻打邠州。李繼徽據城三天，投降。朱全忠扣下他的妻子作爲人質，仍令李繼徽守城，回軍屯駐三原。崔胤和鄭元規來到三原，邀説朱全忠。朱全忠也聽説李茂貞將出戰，就遷到渭北扎營，據有高原，結果没有打勝。連夜進入盩厔，攻克藍田，又屯駐到三原。

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晋、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説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决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

當時李克用攻慈、隰二州，以救援鳳翔，朱全忠回軍河中。李克用部將李嗣昭屢戰不勝，朱全忠攻取晋、汾二州，李嗣昭逃回河東。朱全忠説：“這是李茂貞所倚重的兵力，現在被打敗了，李茂貞還能長久嗎？”崔胤又勸説朱全忠道：“宦官們打算挾持皇帝入蜀。”説着就流下眼淚。朱全忠握着他的手安慰，并定計迎回天子。正好朱友寧在莫父打敗岐兵，居民都入城自保。朱全忠就用五萬精兵與李茂貞决戰，岐兵戰敗，横尸一萬多具。李茂貞帳下八百人被俘，就據城固守，從夏到冬，連續戰鬥不能解圍，雙方勝敗大略相當。援軍扎營十多處，多次被朱全忠侵擾襲擊，不能前進，城裏日益窘困。朱全忠由此攻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間或出去搶劫來資助軍餉，所以還不困乏。

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宫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栖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既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

李茂貞懷疑昭宗與朱全忠有密約，便增加兵士把守宫殿。當初昭宗到鳳翔，有烏鴉幾萬栖息在殿中樹上，被稱爲神鴉。不久鴉不再來，人心恐慌。韓全誨等小人既已窘困，更互相埋怨，不再有遠慮。當時財用缺乏，昭宗省下御膳賞賜韓全誨等人，他們再三推讓，昭宗説：“難得時時想着要共同品味啊。”李茂貞吃着腌魚説味道好，昭宗説：“這是後池的魚。”李茂貞説：“臣養魚等候的是天子。”聽到的人都感到驚駭。

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鏖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亂之生，

這時朱全忠軍攻打東城，燒了橋大戰，李茂貞部將李繼寵出降，李茂貞恐懼，秘密圖謀誅殺宦官以緩解急難。先給朱全忠書信説：“禍亂的

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宫，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呼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鬥意。帝召茂貞、全誨、彦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决，中官復沮罷。

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餧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駡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駡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紿我乎!”

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外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兖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晋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還，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

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宫人寵顔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彦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横門，執手涕泗，

發生，是韓全誨引起的。變起倉促，所以把天子迎到這裏，而且當時您還没有來到，怕别的盜賊來侵凌。您既有志輔佐社稷，就請護送皇上回宫，我願以岐軍跟從。”朱全忠允許了。但軍隊還是稍稍進逼城下，多次高聲呼叫，岐軍都跳下城壕，没有鬥志。昭宗召李茂貞、韓全誨、李彦弼和宰相蘇檢、李繼岌、李繼忠商議，已决定講和，因宦官從中阻撓又作罷。

改天，昭宗召見李茂貞等人説：“十六宅諸王奏報説餓死的每天十有其三，王、公主、夫人等都是隔天吃一次飯，現在糧食又快吃盡，怎麽辦?”李茂貞等都不敢回答。有十幾名衛士來到左銀臺門，攔住韓全誨駡道：“破一州，餓死的人有十萬，都衹是爲了你們幾個人！”韓全誨到李茂貞那裏叩頭訴説，李茂貞遜謝道：“士兵知道什麽。”又去向昭宗訴説，昭宗不理會。李繼昭見到韓全誨説：“過去楊軍容破了楊守亮一族，如今驃騎又要破我一族嗎?”説着大駡韓全誨，然後出城投降。宦官又多次傳説援軍到了，都互相慶賀，百姓們笑着説：“騙我們呢！”

這時，朱全忠聚合四鎮兵十多萬，營壘相連，日夜攻打。城外兵駡守城兵是“劫天子賊”，守城兵也駡城外兵是“奪天子賊”。諸藩鎮見了崔胤檄文，都狐疑不出兵，衹有青州節度使王師範攻取兖州，進襲華州，李克用攻打晋州作爲鳳翔的後援。朱全忠恐慌，圍城更急。韓全誨等人向來陰險狡詐，常爲朱全忠、崔胤所顧忌，就請先殺了他們，迎接天子。昭宗既恨宦官脅逼他出走，而李茂貞又和他們同黨，朱全忠雖外面表示恭順，但終究悖逆，都不可依靠。就想轉移到襄、漢，依靠趙匡凝，但又無法出去，就定計先歸朱全忠，以緩解眼前的禍患。

三年正月，李茂貞請求派遣使者告諭朱全忠軍，昭宗下詔叫宦官崔構帶上宦官郭遵誨前去，兩人去後，又命宫人寵顔飛騎去見朱全忠，傳諭密旨，朱全忠就讓蔣玄暉進城侍衛皇帝。二日，李茂貞獨自去見昭宗，一直説到天晚，韓全誨、張彦弘恨極，以致吃飯的時候，拿不起食具，自知大勢已去，無計可施，垂頭喪氣。昭宗在東横

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揚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遍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

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

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爲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産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

門召見韓偓，握着手流眼淚，昭宗就："今日先除去四大惡，其餘的依次誅殺吧！"於是內養八輩在廷中等待被殺，每二輩用衛士十人來取一個首級，很快韓全誨、張彥弘、袁易簡、周敬容都被誅死。下詔由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王知古領上院，楊虔朗領下院。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都伏誅，李茂貞奪取了他們的輜重。當天夜裏，殺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把他們的頭裝到布袋裏，下詔叫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給朱全忠，說："這都是不願使乘輿東歸的，已經斬殺了。"朱全忠非常高興，遍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朱全忠給李茂貞書信說："宦官登上城牆不停地叫駡，說是稟承您的旨意，是這樣嗎?"李茂貞懼怕，又殺了小使李繼彝等十人，然後大開壘門。朱全忠還是攻打北壘，昭宗派寵顏賞賜朱全忠御用巾箱寶器，讓他罷兵，又捕殺了宦官七十多人。朱全忠也叫京兆府誅殺黨羽一百多人。

天子來到朱全忠軍中，朱全忠用泥塗面身着素服待罪。客省使傳呼撤掉三重儀仗，有詔赦免朱全忠之罪，讓他穿朝服進見。朱全忠伏在地上哭道："老臣位至將相，出兵勤王没有功績，使陛下到了這種地步，這都是臣的罪過。"昭宗也悲泣不已。昭宗叫韓偓扶起朱全忠，解下身上的玉帶賜給他，召他進食。昭宗環顧衛兵，見有人神情憤怨，正好靴帶開了，就看着朱全忠說："給我繫上。"朱全忠跪着繫靴帶時，汗流浹背，而左右没有人敢動。當夜，昭宗三次召見朱全忠，都推辭没去，朱友倫帶兵護衛昭宗。

李克用引兵離去，昭宗回到京師。崔胤、朱全忠經過商議，把第五可範等八百多人全部殺死在內侍省，哀號之聲外面路上都能聽到，衹留下幾十個身體單弱的人，備宮中灑掃。崔胤認爲成德鎮人性謹厚，就下詔叫節度使王鎔選擇五十人作爲敕使，內諸司由宦官主領的全部撤銷。同時又追查各道的監軍，在所在之處賜死，財産没收歸公。下詔把宦官脅逼出走的情況和朱全忠迎接乘輿的本末通告各個方鎮，撤銷監軍院。都按照開國時的舊例，宦官以三十人爲定員，着黃衣，

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宫人。

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群宦寖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争權，外召强臣，劫本朝以相吞噬，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彦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奸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産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迥剌乃然邪！

不准收養義子。内諸司的事情都歸省和寺，兩軍内外八鎮兵都歸屬六軍。朱全忠回到汴州。昭宗認爲第五可範等人無辜，頗爲痛惜，親自作文致祭。從此，宣布傳達詔命，都用宫女。

當初，劉季述專擅廢立，宦者都曾與聞。昭宗復位，衹誅殺劉季述和薛齊偓等幾族而已，其餘的都赦免不問；後來又後悔，誅殺得稍多一些，宦官們逐漸不安。當時昭宗記取被囚禁的侮辱，能勵心於政務，多次召見群臣詢問治國之道，有志中興。而韓全誨、崔胤争權，外召强臣，劫持本朝以互相吞噬，最後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朱全忠之勢隨之擴張，昭宗終於被弑，唐室因此滅亡，其禍亂的根源全在韓全誨、張彦弘。

贊曰：袁紹誅殺常侍以逞己志，而曹操移漢祚；崔丞相誅殺軍容以甘自心，而朱温篡唐室。一般來説把權柄假借於外，以便内除奸人，則大臣專權，而導致王室卑弱。漢、唐相隔五百年，禍亂産生直至造成滅亡如出一轍，這不是天之所廢，而是人謀謬失纔如此的！

# 唐書卷二百九

##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 酷吏列傳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决，尚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

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己，欲脅制群臣，鍸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并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胔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强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險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

太宗平定天下，很留心聽訟斷獄，在令中明文規定：州縣對犯人論處死刑要復奏三次，在京城要復奏五次。獄案已經判决，還感傷地爲此撤掉膳食停止音樂。到了晚年，天下幾乎廢置刑罰。這時州縣有良吏，没有酷吏。

武后利用高宗、中宗的懦弱昏庸，竊取天下大權，害怕臣下不附和自己，打算用威勢脅迫控制群臣，剪除宗室子孫，所以放縱小人遞上告發有緊急事變的奏章，製造大獄案。當時四方上告急變事情的人，都由公家供給車輛，所到之處由地方官府護送，到了京城，吃住在客館，身份高的蒙受封爵，卑下的受到賞賜，用來鼓勵天下人。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摸到武后的私心，紛紛并起，潤嘴唇磨牙齒，像狗猪一樣地咬士大夫，以至於反叛者的腐肉爛骨充滿道路，冤枉者的鮮血流淌漂起刀鋸，忠誠耿直的臣子，朝不保夕。而武后因此爲所欲爲，不出宫門，而皇位已經轉移，還擔心臣下不真正接受懲戒，而開始派出六道使前去執行斬盡殺絶的命令。

到了載初年間，右臺御史周矩直言勸諫武后説："惡人揭人陰私，習以爲常，追究罪狀的官吏，把苛刻責求極力污衊作爲立功，憑空捏造投機取巧，互相誇耀殘酷，用泥封耳用籠罩頭，上枷插楔暴虐兼施，折斷肋骨深刺手脚，懸吊頭髮熏烤眼睛，號稱'獄持'。白天禁止吃飯，夜晚禁止睡覺，敲打摇晃，使人犯不能閉眼，號稱'宿囚'。人犯祇求緩死，有什麽東西審問不出來？陛下如果不信，試取經審判没有實證的告發

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仇，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寖寖以罪去。

文書，讓人推問其中的情由，有關官員必定串通作弊，迎合聖上旨意。如今滿朝恐懼，認爲陛下早上和自己還親密相處，到晚上就被當作仇人，一遭拘捕，就和妻子兒女訣别。况且周朝因仁德昌盛，秦朝因刑罰滅亡。希望陛下明察。"武后省悟，獄案纔漸漸減少，酷吏也逐漸因罪被除去。

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頽事叢，奸臣作威，渠憸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摯殺戮矣。

天寶以後到肅宗、代宗年間，政令毁壞事務繁多，奸臣作威，老奸巨猾，很有些因狠毒苛刻而發迹的，但也不能像武后時那樣大膽地迫害殺戮了。

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怵利放命，内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唉！不是官吏敢於殘酷，而是時勢誘導他們做殘酷之事。觀察來俊臣之輩被利誘差使，内懷滔天罪惡，又是比漢朝的張湯、郅都更下賤的。

##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即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轚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索元禮，是胡人，天性殘忍。當初，徐敬業起兵，武后擔憂，發現大臣常常切齒不滿，打算藉大獄案除去不附和自己的人。索元禮揣摸旨意，就上書告發有緊急事變，就召見他問對，提拔爲游擊將軍，擔任推使。就在洛州牧院審理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製作鐵籠緊箍囚犯的頭，用楔子夾緊，直到頭腦迸裂而死。又用横木夾緊手脚旋轉，號稱"曬翅"。或把囚犯綁在梁上，在頭上繫着石頭垂下。每審訊一個囚犯，都窮追根柢，使相互牽連達到數百人還不能完結，士大夫們喪失氣息。武后屢次引見賞賜，用來擴張他的威勢，所以他判罪殺人最多。這時來俊臣、周興緊接而起，天下人叫他們"來索"。薛懷義剛開始顯貴，索元禮就收他爲義子，所以受到武后的信任。後來索元禮因苛刻凶猛，加上接受賄賂，武后爲收取人心，逮捕他交法官審訊，不認罪，法官説："取您製造的鐵籠來！"索元禮認罪，死在獄中。

## 來俊臣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來俊臣，是京兆萬年人。父親名操，是個賭徒，和同鄉人蔡本友好。蔡本欠來操賭錢數十萬無法償還，來操因而收納他的妻子，這時她已經懷孕而後生下來俊臣，冒姓來。

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産。客

來俊臣天生殘忍，反覆無常，不從事生産。

和州爲奸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群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

客居和州爲非作歹，被捕入獄，在獄中上告反叛事，刺史東平王李續審訊後不屬實，打他一百杖。天授年間，李續因罪被殺，來俊臣上書得到召見，自己陳説先前上告琅邪王李冲謀反情狀，被李續壓制。武后認爲他誠實可信，多次升遷後任侍御史，審問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總是符合旨意。武后暗地裏放縱他狠毒苛刻，用來脅迫控制群臣，前後滅掉一千多個家族。生平與人有細微矛盾，都要置之於死地。授任左臺御史中丞，朝内朝外的人怕得不敢呼吸，以至用目光示意。

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衊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别置獄，敕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匽溺，或絶其糧，囚至嚙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絶。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

來俊臣就引薦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人，暗地裏招聚一百多個爲非作歹的人，教他們散播流言來誣衊公卿大臣，上書告發緊急事變。每當揭發一件事，千里内外同時有告發的，查驗所告的内容没一點差别，當時號稱"羅織"，在公文左邊寫着："請交付來俊臣或者侯思止推問就一定能查出實情。"武后相信，下詔在麗景門另外設立監獄，下敕來俊臣等人專門審問這種事，一百個人犯没一個能寬免的。王弘義開玩笑説麗景門是"例竟"，意思是進入此門的人無一例外都到頭了。來俊臣和他的下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詳細列舉各個條目的來龍去脉，都有首尾，按照它審訊。來俊臣審訊囚犯，不問犯罪輕重都往人犯的鼻子裏灌醋，掘地做成土牢，有時讓囚犯睡在便溺中，有時斷絶食糧，有的囚犯甚至咬衣絮爲食，大抵上不死就永遠不能出來。每當赦令頒下，必定先殺死重刑囚犯纔宣讀詔書。又製作大枷，分别有名稱：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來用鐵做成冒頭，使戴上枷的犯人在地上旋轉，不一會就昏暈過去。凡有囚犯到來，先擺出刑具展示在囚犯面前，無不震驚害怕，都主動違心地認罪。

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顓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

如意初年，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人而捕入獄中。來俊臣專門把誅除大臣作爲立功，於是奏請對囚犯頒布制書，一審問就承認的等於自首，依法可以

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挻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遽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内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

減免死罪。狄仁傑等人已論處死罪，衹等到了時間便處决，就漸漸放鬆，狄仁傑就叫兒子拿着帛書喊冤。武后看後吃驚，責問來俊臣，回答説："這些囚犯并没有剥奪他們的巾服，如果剥奪了却怎會有主動承認罪過的事？"武后派遣通事舍人周綝前往察看，來俊臣立即讓人借給狄仁傑襆頭腰帶而裝束好站在西廂，周綝害怕來俊臣，向東邊看看就唯唯諾諾地離去了，不敢上報實情。先前，宰相樂思晦被來俊臣誣陷而滅族，有個九歲的兒子在司農寺做雜役，上告緊急事變，得到召見，説："來俊臣凶惡殘酷，欺上無道，如果陛下假設一些造反的罪狀交給他，無論罪狀大小都能審得和詔旨上説的一樣。小臣父親死了家族被誅滅，不求活命，衹可惜陛下的國法被來俊臣玩弄罷了！"武后醒悟，因此狄仁傑等六家都幸免。又審訊大將軍張虔勗、内侍范雲仙時，張虔勗忍受不了冤屈，向大理寺徐有功訴訟，來俊臣派衛士亂刀砍他，范雲仙也自稱曾服事過先帝，來俊臣命人割掉他的舌頭，都即刻死去，人人恐懼不敢喘氣。

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宫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户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奸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戬，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瀼州。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

過了一段時間，來俊臣收取商人的金錢，被御史紀履忠檢舉，捕入獄中論處死罪。武后認爲他上告緊急事變有忠心，没有誅殺，免官爲民。長壽年間，召回朝廷授任殿中丞，因貪贓獲罪貶任同州參軍事，照樣殘暴放縱，强奪同僚的妻子，又侮辱他的母親。不久召回任合宫尉，升任洛陽令，進升司僕少卿，賜給司農寺奴婢十人。因在官府中服雜役的犯罪者及其家屬没有美貌樂工供來俊臣享用，聽説吐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女擅長歌舞，來俊臣指使同黨誣告他謀反，藉此索要那個婢女，諸蕃長數十人，割耳朵刺臉面訴訟冤枉，這纔僅僅免了大災禍。綦連耀等人有叛逆陰謀，吉頊把這事報告給來俊臣，由此誅殺了數十個家族。隨後來俊臣要獨占揭發謀反的功勞，就套用某些法律條文來中傷吉頊，吉頊很害怕，求見武后自我辯白，纔幸免。來俊臣誣陷司部管理文書的史官樊戬，以謀反罪誅殺了他，他的兒子到京城控訴，有關部門不敢受理，因而剖腹自盡。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此流淚，來俊臣上奏

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强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駡，俊臣耻妻見辱己，命驅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慚，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

說他與樊戩是同黨爲惡，劉如璿自己訴説因年老而流淚，法官論處絞刑，武后寬免他的死罪，流放到漢州。萬歲通天年間，上巳節這天，來俊臣和同黨會集龍門，在石塊上題寫士大夫的姓名，這些石塊被投中而仆倒的先告，投擲寫有李昭德姓名的石塊而不中。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李昭德，李昭德計劃懲治他的惡行，還没有動手。衛遂忠雖然没有品行，却很有口才，一向和來俊臣友好。當初王慶詵的女兒漂亮而許配給段簡，來俊臣假托詔命强行娶她爲妻。有一天，和妻子的家人宴會，喝酒喝到暢快時，衛遂忠前去拜訪，看門人不肯通報，衛遂忠徑直進去謾駡，來俊臣耻於自己當着妻子的面被人羞辱，命人將他驅趕而捆綁在廷堂上，隨後又釋放了他，從此有了矛盾，來俊臣的妻子也感到羞愧，自殺了。段簡有個漂亮的小妾，來俊臣派人暗示自己的意圖，段簡恐懼，把妾送給他。

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擿摭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床瞑矣！”争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孑餘，家屬籍没。

來俊臣知道群臣不敢排斥自己，於是有了反叛的意圖，常常把自己比作石勒，打算誣告皇嗣和廬陵王與南北衙的官吏一起圖謀造反，藉此實現自己的意圖。衛遂忠揭發他的陰謀。開始，來俊臣屢屢指摘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人的罪過，武后不予理會。到這時諸武怨恨，共同證明他的罪惡。下詔在西市斬殺，時年四十七歲，人們都相互慶賀，説：“現在可以後背貼着床閉眼睡覺了！”争着挖他的眼睛、摘他的心肝、剁碎他的肉，一會功夫就没了，讓馬踐踏他的尸骨，一點也没有剩下，家産親屬被抄没入官。

方俊臣用事，托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當來俊臣弄權時，請托吏部官員使二百多官吏通過了考核而調任官職，待到他倒臺，有關官員自首，武后責備他們，回答説：“臣擾亂陛下的法，衹是自身被殺；觸犯了來俊臣，家族都要覆滅。”武后赦免了他們的罪。

## 來子珣

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

當時有叫來子珣、周興的，都是萬年人。永昌初年，來子珣上書，提拔爲左臺監察御史，没有學問説話粗魯，武后依靠他審查獄案，大都能曲從武后的旨意，所以賜姓武，字家臣。後來誣告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經誅殺了，還挖

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

掘他們祖先的墳墓而夷爲平地，因此遷任游擊將軍。常穿半截錦衣袖來標新立異，不久被流放死在愛州。

周興

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瓮，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瓮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爲仇人所殺。

周興，年輕時學習法律，由尚書省辦理文書的史多次遷官做到秋官侍郎，屢屢判決皇上特命關押的犯人，用法苛刻，妄殺數千人。武后篡位，授任尚書左丞，上疏請求除去唐宗正寺所管宗室人員的屬籍。這時左史江融聲譽好，周興指摘江融和徐敬業共同謀反，在街市上斬殺。江融臨刑時，請求能被武后召見，周興不允許，江融叱責説："我死得不明不白，决不放過你。"於是將他斬殺，尸體突然竪起而行，行刑的人用脚踢，三次踢倒三次起來。天授年間，有人控告來子珣、周興和丘神勣圖謀造反，下詔來俊臣審訊。開始，周興不知被人控告，正和來俊臣相對而食，來俊臣説："囚犯大多不認罪，怎麽辦?"周興説："這個容易，把囚犯裝入大瓮，四周放上炭燒熱，有什麽事不承認。"來俊臣説："好。"命人拿瓮來并且燒上炭火，慢慢對周興説："奉詔審訊您，請進瓮中試試。"周興嚇得流汗，叩頭認罪。下詔誅殺丘神勣而寬大周興流放嶺表，在路上被仇人殺死。

丘神勣

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丘神勣，是丘行恭的兒子，任左金吾衛將軍。高宗逝世，武后指派他到巴州害死章懷太子，而後歸罪於丘神勣，降職授任疊州刺史，不久恢復過去的官職，輔助來俊臣等人製造慘案，於是受到倚重寵愛。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起兵，任命丘神勣爲清平道大總管前去討伐。博州人殺死琅邪王，穿着喪服出城迎接，丘神勣將他們全部殺死，共一千多家族，就地授任大將軍。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懶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很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

侯思止，是雍州醴泉人。貧窮，懶惰不治産業，給渤海高元禮做家奴，詭詐殘忍不做好事。恒州刺史裴貞曾抽打屬吏，那個屬吏積怨，教侯思止上告舒王李元名和裴貞一起謀反，交付周興審訊，都滅族，命侯思止任游擊將軍。高元禮害怕，請來侯思止和自己同坐，悄悄教他

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悦。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没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

説：“皇上破格用人，如果問您不識字的事，應該對答‘獬豸不學識字却能辨觸奸邪，陛下用人爲何一定要識字?’”不長時間，武后果然這樣問，侯思止也這樣回答，武后很高興。天授年間，遷任左臺侍御史，高元禮又教他説：“皇上因您没有宅第，必定要賜給没收來的叛逆人的宅第，應該推辭説：‘臣痛恨叛臣，不願意住那種地方。’”隨後果然要借給侯思止宅第，他用高元禮教的話對答，武后更加高興，恩寵賞賜很優厚。

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駡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臣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 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床。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

侯思止本來是别人的家奴，説話粗俗，曾經審問魏元忠，責備説：“趕快認了白司馬，不然的話遭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有個將軍叫孟青棒，就是殺琅邪王李冲的那個人。魏元忠不認罪，侯思止把他拽倒。魏元忠慢慢起來説：“我如同騎驢掉了下來，脚挂住鐙子，被驢拖拉着。”侯思止發怒，又拖拉他説：“抗拒皇上的使者嗎?”要判處死刑。魏元忠駡道：“侯思止，想要我的頭，當用鋸子截去，别想逼我承認謀反。你位居御史，應當曉得禮義，却説‘白司馬’、‘孟青’，這是什麽樣的話? 不是我，誰教導你呢?”侯思止驚怕流汗，起身道歉説：“有幸承蒙您的教導。”於是請他上床坐。魏元忠緩緩就坐，面色不變，此案漸漸放寬。侯思止説話的語音粗俗而不準，人們仿效他逗笑取樂，侍御史霍獻可屢屢嘲弄他，侯思止怒恨而上報，武后責備霍獻可：“我已任用他，爲什麽譏諷他?”霍獻可詳細奏上他的粗鄙話語，武后也大笑起來。

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搒殺之。

來俊臣拋棄前妻，逼娶太原王慶詵的女兒，侯思止也奏請娶趙郡李自挹的女兒，此事交宰相商議，李昭德堅持不同意，説：“來俊臣以前劫奪王慶詵的女兒，已是辱國，這個奴才又要這樣嗎?”把他抽打而死。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别爲狹室，積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佗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懾。

王弘義，是冀州衡水人，通過告發緊急事變而提拔爲游擊將軍，二次遷官後任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賽着做殘酷苛刻之事。暑熱天拘禁囚犯，另外建造狹小牢房，在裏面的地上堆積蒿草施放氈罽，不一會囚犯就悶死了；如果已違

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蓏無遺。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心認罪，纔押在其他獄中。每次給州縣傳發公文，接公文的地方都震驚恐懼。王弘義動不動就誇耀說："我的公文就像惡狼、斷腸毒草一樣！"侯思止當年還貧賤時，曾索要旁邊人家的瓜吃而瓜主不給，就急忙給官府送信說瓜園裏有白兔，縣官爲此招集許多人追捕，瓜田秧苗全被毁壞。内史李昭德說："過去聽說有蒼鷹獄吏，如今看見了白兔御史。"

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延載初年，來俊臣被貶逐，王弘義也被流放瓊州。自己假托說有詔書讓他返回，事情暴露，恰巧侍御史胡人索元禮出使嶺南，到達襄州，審察他，王弘義要返回的事被追問得詞窮時說："和您是同類，爲什麽這樣急地追查我？"索元禮惱怒地說："我任洛陽尉，而您任御史；我如今任御史，您是囚犯。怎麽是同類？"用杖將他打死。

## 郭弘霸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悦，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顔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郭弘霸，是舒州同安人，開始做官時任寧陵丞，天授年間，因應試革命制舉，受到召見，自己陳述說："往年討伐徐敬業，臣發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很高興，授任左臺監察御史，當時號稱"四其御史"。二次遷官後任右臺侍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得病，僚屬探視，郭弘霸最後單獨入内，面帶憂慮，請求察看大便尿液，并用手指沾着嘗了嘗，檢驗疾病的輕重，祝賀說："味道甜而病就不會好，現在是苦味，應能好起來。"高興得很。魏元忠厭惡他的媚態，在朝堂上公開講了這件事。

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邪？"司勛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郭弘霸曾審訊芳州刺史李思徵，李思徵受不了狠毒拷問而死去。後來郭弘霸屢次看見李思徵變成厲鬼而來，命令家人向神祈禱解除災禍。不久看見李思徵帶了數十騎士來到他跟前說："你冤枉誣陷我，今天來取你的命！"郭弘霸恐懼，拿刀剖開自己的肚子而死，一會兒就生蛆腐爛。這時候大旱，郭弘霸死後下起大雨。另外洛陽橋壞了很久，到這時修成。都城的人十分高興。武后問群臣："外面有好事嗎？"司勛郎中張元一說："近來有三件喜慶的事：天旱而下雨，洛陽橋修成，郭弘霸死去。"

## 姚紹之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粗滅無所問。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呫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

姚紹之，是湖州武康人。由開始做官時任鸞臺典儀而多次遷官後任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與皇后淫亂而越軌行事，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人謀劃殺他，事情暴露，被收捕送入新開獄中，下詔姚紹之和左臺御史大夫李承嘉審問追究。開始時打算將他們爲何要謀殺武三思的實情一查到底，適值下敕宰相李嶠等人一同審訊，宰相害怕惹禍，草率了事不追問什麽。囚犯呼喊說："有的宰相依附武三思。"李嶠等人屢屢靠近李承嘉的耳朵小聲說着什麽，姚紹之立即改變態度不再顧及其他，就叫十多個力士將囚犯拉來，堵住他們的嘴，反綁雙手送入獄中。對張仲之說："事情不成了！"張仲之堅持說武三思有謀反的罪狀，姚紹之發怒，打折他的手臂，張仲之對天呼喊道："我即使死了，也要向天控訴你！"張仲之於是撕裂衣衫裹住手臂，最終被誣陷要謀反，都論處滅族罪。

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録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囚犯被誅殺後，姚紹之得意驕傲，朝裏朝外人士都斜眼注視他，升任左臺侍御史。奉命出使江左，路過汴州，當廷侮辱録事參軍魏傳弓。過了一段時間，魏傳弓任監察御史，而姚紹之因貪贓獲罪，下詔魏傳弓就地審問。姚紹之對揚州長史盧萬石說："我前些時候侮辱魏傳弓，如今他來審問，我要死了。"結案，查得贓錢五百萬，依法論處死罪，韋后的妹妹爲他說情，因此減免死罪，貶任瓊山尉。不久逃回京城，萬年縣尉追捕，折斷他的脚。另授任南陵縣令，以不管縣中政事的員外官安置。開元年間，任括州長史同正員官，不能參預州中事務，死去。

## 周利貞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大笑。

周利貞，不知他的世系籍貫。武后時調任錢塘尉，當時禁止捕魚，州刺史吃飯衹有蔬菜。周利貞忽然饋贈好魚，刺史不接受。周利貞說："這是拾來的，您疑慮什麽？"詢問原故，回答說："剛纔發現有人捕魚，没有捉拿到，却發現了魚，就拾來了。"刺史大笑。

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强，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

神龍初年，升遷多次後任侍御史，依附權貴，張柬之等五王痛恨他，便出任嘉州司馬。武

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絶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内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彦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

三思淫亂宫中，張柬之等五王謀劃誅殺他，私下告訴了崔湜，崔湜反而把這個計劃告訴了武三思。張柬之等五王被貶逐，崔湜勸説武三思迅速殺掉他們來斷絶人們的期望，武三思問誰可以擔當此任，回答説周利貞可以。周利貞，是崔湜的内兄。上表舉薦他代理右臺侍御史乘馬奔赴嶺外，假托詔命殺死敬暉、桓彦範、袁恕己，返回後，授任左臺御史中丞。屢次受到仇人的伺機報復，差點丢了命。

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顓事剥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

先天初年，任廣州都督。崔湜陷害劉幽求而將他貶謫到嶺表，婉言暗示周利貞殺掉他。幸虧桂州都督王晙的保護纔免於一死。周利貞專門從事盤剥殘害，夷僚人對他的殘酷暴虐叫苦連天，都起來做了强盗，下詔監察御史李全交審問，獲得貪贓證據，貶任涪州刺史。

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 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 劉暉 楊允 衛遂忠 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鋤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綉，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

開元初年，下詔："周利貞和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 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 劉暉 楊允 衛遂忠 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都是酷吏，應終身不要録用爲官。"不久又授任周利貞爲珍州司馬。第二年，授任夷州刺史，黄門侍郎張廷珪扣下任命詔書而上奏説："陛下英明果斷神明聖哲，天下人心順服。所謂英明果斷，就是消滅凶逆、扶正朝廷；所謂神明聖哲，就是辨清忠邪、信守賞罰。周利貞，是宗楚客、武三思的舊黨，鋤滅殺害桓彦範、敬暉，自從陛下即皇帝位以來，發布新政，剥奪他的官位，放逐到荒遠的地方，用來順從天下人的期望，義士還認爲懲罰太輕而抱怨。如今賜予紅色的官服和繫印絲帶，委任州刺史高職，這是貶斥奸臣不徹底。"奏疏遞入，於是撤銷任命。不久，又授任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張廷珪又上表退回任命制書説："周利貞是個陰險刻薄的小人，附會武三思，傾覆朝廷，殺害功臣，人與神都憤恨，痛苦至今未消。東都突襲搜查他的家，查出金銀錦綉，違反皇上制令，應當加重貶斥。况且他在朝廷時間長，花言巧語阿諂逢迎，看見忠君的人，就像看到仇敵一樣。讓他入朝就會亂國，任地方官就會傷民。如今提拔他掌管大州，由六品升遷三品，

爲什麽往日罰他，到今日却賞他？”玄宗纔取消任命。

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奸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

適值張廷珪免職，起用周利貞任辰州長史，到京城朝見集會，與魏州長史敬讓都奏論政事。敬讓，是敬暉的兒子，由於父親的冤情而超越朝班次序上奏說：“周利貞迎合奸臣的意思，枉殺先臣敬暉，希望陛下定罪處罰以告慰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彈劾敬讓不等監察人員引導就自行上奏，請求依法處置。玄宗說：“控訴父親的冤情，不能不憐憫；朝廷的禮儀，不能不嚴肅。”削奪敬讓三個月俸禄，再次貶周利貞爲邕州長史。不久，賜死在梧州。

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開元年間，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打人惟恐不死，看着被打的人肌肉浮腫起來，就再抽打，直到血流滿地纔高興。

## 王旭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録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

王旭，是貞觀時侍中王珪的孫子。神龍初年，任兖州兵曹參軍。當時張易之被誅殺，而他的哥哥張昌儀先前貶爲乾封尉，王旭就立即斬下他的頭送到東都，遷任并州録事參軍。并州長史周仁軌，是韋后的黨羽，玄宗平定内難，下詔誅殺他，王旭不等待回覆的詔書下來，就砍下周仁軌的頭帶上送到京城，多次遷官後任左臺侍御史。

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仇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并海内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謦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横，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

崔湜敗亡，他的岳父盧崇道從嶺外逃回東都，被仇家告發，下詔王旭推問審查。王旭大肆逮捕盧崇道的親黨，用刑極盡殘酷，論處重刑死罪，盧崇道和三個兒子都被處死，門徒朋友，都是海内名士，全都受牽連被流放，天下人深深感嘆他們冤枉。王旭和御史大夫李傑不和，交相揭短攻擊，李傑因此被貶爲衢州刺史，因此王旭更加專横，用殘酷手段來滿足其心。官職多次遷轉，但常兼御史之銜。

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

他爲人苛刻狂躁，很少寬容，没人敢觸犯他。每次審理獄案，囚犯都違心認罪。製造刑具，大都有名目，叫“驢駒拔橛”、“犢子縣”等，用來恐嚇囚犯，又給頭髮縋上石頭，脅迫順服。當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都嚴厲殘酷，得到的外號和王旭相當，京城人稱爲“三豹”，李

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嵩是紅豹，李全交是白豹，王旭是黑豹。鄉里街坊甚至互相詛咒說："如果違教，碰上三豹。"

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劍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奸贓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宋王李憲府中的屬吏紀希虬的哥哥在劍南地區任縣令，因貪贓獲罪，王旭奉命出使前去審訊，看見他的妻子美麗，就逼迫奸淫她，因此上奏後殺死她的丈夫，收取贓錢數百萬。紀希虬派家奴到御史臺做傭人服事王旭，王旭不知情，很喜愛而任用他，那個家奴全都記下王旭受人請托而收受賄賂的事，累積到幾千貫贓錢而拿給紀希虬看，紀希虬哭泣着向宋王控訴，宋王替他上報，下詔追查審訊，獲得貪贓的數量很大，貶任龍川尉，憤悶而死。

## 吉溫 羅希奭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倖，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

吉溫，是已故宰相吉頊的侄子。天性陰險詭詐，敢作敢爲。逢迎趨附權貴幸臣，如同子弟輩侍奉父兄。天寶初年，任新豐丞。當時太子文學薛嶷受寵，引薦吉溫入見，玄宗看着他說："這是一個不良之人，我不用。"未按推薦的意思加以重用。

蕭炅爲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爲末撥，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

蕭炅任河南尹，御史臺派遣吉溫到河南府審訊查問有關案件，於是連同蕭炅一起審理，不爲他遮掩，右相李林甫與蕭炅關係好，因此纔幸免。蕭炅入京任京兆府尹，而吉溫正好調任萬年縣尉，他没有推辭，别人替他深深擔憂。這時高力士有時候出宫到自己的宅第住，蕭炅常常私下謁見，吉溫有次先去，和高力士談話，拉着手十分歡洽，正要退出，蕭炅通報求見，吉溫假裝惶恐而迴避，高力士阻止他，對蕭炅說："這是我的老朋友。"蕭炅作揖後吉溫纔離去。有一天，吉溫到蕭炅府上，致歉說："國家的大法不敢破壞，從今以後用心服事您，怎麽樣?"蕭炅招待吉溫盡歡而散。

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

李林甫和李適之、張垍有矛盾。李適之兼管兵部，而張垍的哥哥張均任兵部侍郎，李林甫秘密派遣下吏揭發兵部辦理文書的史有六十多人在銓選考核中弄虚作假的事，皇帝命京兆府與御史臺聯合審理，許多天得不到實情。蕭炅派吉溫幫助審訊，吉溫在庭院將囚犯分在左右兩處，從中拉出兩個重罪囚犯在後院審訊，嚴刑拷打，都受

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不了而呻吟呼叫，説："請您幸能暫留性命，願意照您的意思招認。"於是放了出去。那些兵部的史已當面被酷刑嚇壞了，等到傳訊向前，不審問都承認了。中午就結了案，李林甫認爲他能幹。吉溫常説："如果遇上知己，南山的老虎也不難捉住。"

林甫久當國，權君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婿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

李林甫長期做宰相，權傾天下，暗中製造大獄案，鏟除不依附自己的人。先舉薦吉溫到門下，與錢塘羅希奭一起爲他奔走，虚構他人罪名而捕入皇上特命關押犯人的牢獄中。羅希奭用法苛刻，他的舅父鴻臚少卿張博濟，是李林甫的女婿，因是姻家的緣故，由御史臺主簿兩次遷官後任殿中侍御史。當初，吉溫通過宦官將他的外甥武敬一的女兒嫁給盛王爲妃，升任京兆府士曹參軍。

林甫欲搖東宫，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己、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

李林甫要動摇東宫太子的地位，以左驍衛參軍柳勣爲對象而采用影射附會的手段來揭發杜良娣家的隱私。吉溫審查此案，柳勣因被誣陷而誅殺，通過此又牽引出與柳勣友好的王曾、王脩己、盧寧、徐徵，全部逮捕關押論處死刑，尸體明擺在大理寺墻下，家屬被流放。當初，中書舍人梁涉在路上遇見吉溫，壓低帽子遮住臉面。吉溫惱怒，於是暗示柳勣牽引梁涉和嗣虢王李巨，都被貶斥放逐。

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葆時。溫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鎖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敕。溫謝曰："丈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勖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

李林甫厭惡楊慎矜，王鉷就用匿名信來傳播楊慎矜有圖讖預言之事，委派吉溫審理此案。當初，楊慎矜的門客史敬忠和吉溫的父親友好，當吉溫還是嬰兒時就見過他。吉溫乘馬奔赴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從汝州抓來史敬忠，用鐵鏈鎖住脖子，用布蒙上臉，未曾正面相見談話，暗地派遣下吏威脅説："楊慎矜一案已了結，需要您證實一下，您如果承認，罪可寬免，如果不承認，必死無疑。"史敬忠就索要筆想親自寫供詞承認，吉溫故意不見，史敬忠再三請求，纔給他筆，寫出來的都和吉溫想要得到的一樣。吉溫道歉説："老人家不要害怕！"於是下拜。楊慎矜因證據都有了，打算違心認罪，但圖讖預言之書實在没有。御史盧鉉搜索他家時，懷裏挾藏着圖讖預言之書，進入宅第後拿出來作爲證據，於是楊

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迕，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擢户部郎中兼侍御史。

慎矜兄弟都被賜死，株連數十個家族。這時，吉温和羅希奭相助爲虐，號稱“羅鉗吉網”。大臣相見後，没有敢相對談話的。吉温審問刑事還没有結束，却先算出贓物的具體數字奏上，纔提取囚犯審問，用威嚴恫嚇，因此一審問就承認，没有敢違抗的，鞭子荆條等刑具還未挂到墻上，就結案了。李林甫看中他的這種才幹，提拔他任户部郎中兼侍御史。

楊國忠、安禄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兄事禄山，嘗密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禄山大悦，亟稱温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禄山領河東節度，表温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内采訪，總留事，拜雁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禄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内采訪處置使。禄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温銜其德，故朝廷動静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禄山入朝，領閑厩使，薦温武部侍郎以爲副。

楊國忠、安禄山正受尊寵，高力士身居宫内弄權，吉温都去獻媚迎合。侍奉安禄山如兄長，曾秘密告知安禄山説：“李右相雖然厚待您，但不肯引薦您同做宰相；我受他知遇很長時間，也不給顯官做。您如果推薦我做宰相，我安排您爲相，那麽就可以排擠李右相了。”安禄山大喜，一再稱贊吉温有才，天子也忘記了先前説的話。這時安禄山兼任河東節度使，上表推薦吉温任自己的副使，并主持節度營田、管内采訪等政事，總管留後事務，授任雁門太守，主持安邊鑄錢事務。因生母喪亡而解除官職，安禄山上表薦任魏郡太守。楊國忠掌權，引薦授任御史中丞，兼任京畿關内采訪處置使。安禄山下令管轄境内的官吏在路上的驛館設置白紬帳用來侍候他，安慶緒親自牽着吉温的馬送行，吉温懷念安禄山的恩德，所以朝廷一有動静就向他報告，不到兩天便知道了。天寶十三載，安禄山入朝，兼任閑厩使，推薦吉温任武部侍郎而爲閑厩副使。

國忠與禄山争寵，而温昵禄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温以交禄山，遍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温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温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

楊國忠和安禄山争寵，而吉温很親近安禄山，楊國忠不高興。正值河東太守韋陟怨恨失去朝廷要職，通過吉温結交安禄山，普遍賄賂權貴近臣，楊國忠派人揭發這事，貶斥吉温爲澧陽長史，他的下屬員錫以及韋陟都因此獲罪被貶。第二年，吉温又因受賄、强奪民馬獲罪，貶任端溪尉。

始，林甫死，希奭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留始安，温既謫，又依希奭以居。國忠奏遣蔣沇臨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温等五人。温之斥，帝在華清宫，

當初，李林甫死去，羅希奭出任始安郡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都逗留在始安，吉温被貶謫後，又依靠羅希奭住在那裏。楊國忠奏請派遣蔣沇前去審察，羅希奭因擅自收留罪人，貶爲不能管縣中事務的海康縣員外縣尉，不久派遣使者誅殺吉温等五人。吉温被貶

詔從臣曰："温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

温死五月而禄山反，即僞位，求温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斥時，皇帝在華清宫，詔從臣説："吉温本來是酷吏的兒子，朕誤用他，所以屢屢製造大獄案，專擅威福。如今已經貶斥，公等可以安寧了。"

吉温死後五個月而安禄山反叛，即僞皇帝位後，尋求吉温的兒子，纔十歲，授任河南參軍作爲報答。

## 崔器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真定公主，爲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

器有吏幹，然性陷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逾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采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

安禄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毁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吕諲，得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群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貣。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摇。"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崔器，是深州安平人。曾祖父崔恭禮，娶真定公主爲妻，爲駙馬都尉，身材魁梧，飲酒達一斗也不醉。

崔器有做官的才幹，但生性陰險刻薄幸災樂禍。天寶年間，考中明經科，任萬年尉。過了一個月，升任監察御史，御史中丞宋渾任東畿采訪使，引用他爲判官。宋渾因貪贓獲罪貶官，崔器也被貶，後來任奉先令。

安禄山派叛軍攻陷京城，崔器接受賊人僞職，仍在奉先任縣令。不長時間，同羅背叛賊軍，賊將安守忠、張通儒逃走，渭水邊上的義兵約有數萬人，崔器很害怕，毁掉叛賊簽署的所有符信敕書，招募士兵來響應義軍。渭水邊上的義軍失敗，崔器於是逃往靈武。他一向和吕諲友好，因此而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肅宗到達鳳翔，兼任禮儀使。東西二京平定，任三司使。崔器起草擬定儀典，令陷於叛賊手裏的朝廷官員，全都進入含元殿廷中，露頭光脚，撫胸頓首請罪，派人持兵器環繞着他們，展示給扈從肅宗的群臣看。崔器既殘忍地迎合皇帝的旨意，就準備用嚴刑峻法處置降賊官員以警示臣下，於是建議把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都判處死刑。李峴堅持上奏認爲不可，纔分爲六等定罪，許多人得到寬免。後來蕭華從賊人那裏回來，針對此事説："朝廷官員再次被安慶緒驅趕脅持，到達相州，聽説廣平王宣詔寬免陳希烈等人，都面面相對而感羞愧悔恨。後來聽到崔器擬議的刑罰，衆心又動摇了。"皇帝説："朕幾乎被崔器耽誤了。"後來任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危時，叩頭好似謝罪的樣子，家人問他，説："達奚尹控訴我。"三天後去世。

## 毛若虛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掊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核囚，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

毛若虛，是絳州太平人。他的眉毛蓋住了眼睛，生性殘忍凶狠。天寶末年任武功丞，已六十多歲了。肅宗返回京城，升任監察御史，因國家費用空虛，屢次奏請搜括天下錢財，藉助國家法條巧立名目，每天每月都有財物進獻，漸漸受到賞識任用。大抵上在審查囚犯時，先沒收家財用來定贓數，有時達不到他滿意的數目，向那個囚犯的保伍鄰居婚姻親屬攤派索取，人們懼怕他的威勢，沒有人敢不如數交出。

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搒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决。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鎣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群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乾元年間，鳳翔七坊有軍士屢屢在州縣間搶劫殺人，縣尉謝夷甫怒不可遏，將他判刑抽打而死。那個軍士的妻子向李輔國訴訟，李輔國請御史孫鎣徹底追究，好長時間不能結案，下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和中書省、門下省有關官員組成三司一起審訊，未能定案。便派毛若虛審問，就歸罪於謝夷甫。崔伯陽極力爭論，毛若虛傲慢地拒絕，崔伯陽發怒，毛若虛就乘馬快奔入朝報告皇帝。皇帝命他暫且出去，毛若虛軟纏着說："臣出去就死了。"於是將毛若虛藏在殿中，然後召崔伯陽。崔伯陽到來，詳細彈劾毛若虛欺上，皇帝已有先入之見，喝叱崔伯陽退出，把崔伯陽連同屬官全都貶逐嶺外。李峴很傾向於孫鎣等人，也被罷免宰相之位。這時的毛若虛權勢威震朝廷，群臣恐懼得不敢喘氣。不久升任御史中丞。上元元年，因罪貶任賓化尉，死去。

## 敬羽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觔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

敬羽，是河中寶鼎人。面貌很醜，生性能逢迎諂媚，善於窺伺人的心理。補授匡城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上表舉薦他任節度使幕府屬官。肅宗初年，升任監察御史，因主張財賦取利得寵。京城平定後，他受任用禮遇漸漸顯達，無法克制凶態，於是製造大枷，號稱"觔尾榆"，犯人多被這個刑具弄死。又讓囚犯仆倒在地，用大門栓碾他的肚子；在地上挖坑填滿荆棘，蒙上席子，在坑沿邊審訊囚犯，不認罪就推入坑中，許多人冤枉而死。多次遷官後任御史中丞、宗正卿。

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

鄭國公李遵因收受賄賂獲罪而被捕入皇上

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床，痹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搒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

特命監禁犯人的牢獄中，敬羽參與審問，李遵肥胖而敬羽瘦小，就讓李遵高高地坐在一個小床上，腿脚麻木將要跌倒，李遵想伸展腿脚，敬羽說："鄭公您是囚犯，我却請鄭公您坐，怎麽可以不敬?"李遵跌倒三、四次後，敬羽纔慢慢地讓李遵說出他所想要的供詞，獲得贓錢數目達幾百萬。嗣岐王李珍謀反，下詔敬羽徹底追究，於是召來李珍的所有黨羽，在四周擺上拷打的刑具，囚犯恐懼，一夜獄案構成，李珍被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都處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死在杖下，聽說的人毛髮悚然。

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脱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

先前，胡人康謙因做生意致富，楊國忠做宰相，收受他的金錢，授任他爲安南都護，兼管山南東路驛館事務，屬吏忌妒他，誣告他與史朝義勾結。敬羽審訊，康謙鬍鬚長三尺，第二天都掉光了，膝骨踝骨都被打碎了，人們看見他，以爲是鬼，敬羽還是奏請把他殺了。

羽與毛若虚、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縗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敬羽和毛若虚、裴昇、畢曜同時任御史，都凶暴殘忍，當時稱作"毛敬裴畢"。不久，裴昇、畢曜被流放到黔中。寶應初年，敬羽被貶爲道州刺史，又下詔殺他。敬羽聽説使者來了，身穿喪服逃跑，被小吏捉住戴上刑具。臨死，從袖中拿出數張狀子，上面是官吏相互揭短告發的事，慨嘆地說："來不及審理，我就要死了，治理州中政務的人不應把這些壓下。"

# 唐書卷二百一十

##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 藩鎮魏博列傳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税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

安禄山、史思明擾亂天下，到肅宗時大難初步平定，君臣都希求苟安，所以分割河北之地，交付叛軍將領，姑息養奸，造成禍根。反叛之人乘此時機，於是擅自任用官吏，把賦税充入私囊，不入朝獻給朝廷。仿效戰國，猶如胳膊與大腿一樣相互依靠，將土地傳給子孫，脅逼百姓，將刀鋸架在百姓的脖子上，用利益誘使他們背叛朝廷，於是使那裏的百姓視自己猶如羌狄。一個敵寇死了，一個叛賊又出現，直到一百多年以後唐朝滅亡，河北土地最終没能回到國家手裏。

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内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

當藩鎮勢力强盛之時，蔡州聯合齊州，向内分裂河南土地，聯合起來與天子抗衡。杜牧認爲"想稱王者不能得到河北地區，就不能稱王；想稱霸者不能得到河北地區，就不能爲霸；叛賊占有了，所以天下不得安寧"。又説：

>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引混貸，照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憔悴，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

> 今日的天下是什麽一種形勢呢？武器腐朽，斧鉞斫刀和大斧粗鈍，寬容奸邪，安撫逆賊，幾乎成爲常例。然而執政大人却不精心籌劃詳細思考，預先制定方略，反而高傲自恃，自認爲天下從未像自己治理得這樣强大昌盛。可悲呀！他們難道不瞭解現狀，非得等到國家顛覆滅亡以後纔設法補救嗎？况且天下多少里，列郡多少所，自黄河以北，藩城數百座，角逐爲寇，伺探我們虚弱，天時不利，就將和同黨擾亂我大唐百姓猶如玩於掌股之上。如今乘我强盛，不謀劃進攻擒獲，却偷安取樂，給後世子孫留下腋下之患，這又是爲什麽呢？議論這事的人説：對

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争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盗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倔强之徒，我用良將勁兵作爲籠頭和馬鞭，用高官厚爵滿足他們的欲望，使其安心而不加削弱，置之於外而不加拘禁，就像飼養虎狼而不違背它們的心意，則不會産生憤怒之氣，這是大曆、貞元年間能保住國家的原因。何必速戰使百姓遭受戰火煎熬，而後纔覺快意呢。我認爲：大曆、貞元之間，擁有城池數十座，士兵十萬，朝廷就對他們放寬法令，所以他們便傲視朝廷大言不慚，自樹一家，破壞法制，争逐尊號競逞奢華。天子不問罪，官府不指責；王侯之類的封爵，越位授與；不來朝覲進貢，賜給用於坐扶的坐几和手杖；逆賊之女，皇子娶爲嬪妃。地盤越大，兵將越强，越位稱帝的野心越大，奢侈之欲更加放縱。土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子貪心，没有邊際，無耻地越居名號，派兵四外攻掠，來滿足他的野心。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吴、蜀，緊接響應，其他混水喧囂，欲想仿效者，比比皆是。代宗時代，前後英傑，朝思暮議，所以能鏟除大賊，招服小賊。一般説來多欲是人的本能，欲望得不到滿足則要憤恨，憤恨則隨之産生争鬥和混亂。所以家庭要用鞭笞教育，國家須用刑法處罰，征伐天下，裁制人的欲望而阻止争鬥。大曆、貞元之間違反此道，舉區區之有，而阻止無邊之争，所以首尾四肢，幾乎不能互相照應。所有的今人不知道這個策略不好，反而當作經典來用，盗賊不僅僅局限於河北的情况即將出現了。唉！大曆、貞元時保守國家的方針，永遠要警戒啊！

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凑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

魏博鎮傳五世，到田弘正時入朝，十年後再次叛亂，改换四姓，傳遞十世，占據七個州。成德改换兩姓，傳遞五世，到王承元時入朝，第二年，王廷凑反叛，傳遞六世，占據四個州。盧龍改换三姓，傳遞五世，到劉總時入朝，六月後，朱克融反叛，傳遞十二世，占據九個州。淄青傳

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

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遞五世就滅亡了，占據十二個州。滄景傳遞三世，到程權時入朝，十六年後李全略占有淄青，傳到他的兒子李同捷時滅亡，占據四個州。宣武傳遞四世滅亡，占據四個州。彰義傳遞三世滅亡，占據三個州。澤潞傳遞三世滅亡，占據五個州。

雖然，推究由來，事出有因，地之輕重，看人謀略的好壞！如今取自立節度使就像世襲者，編爲《藩鎮傳》。至於田弘正、張孝忠等人，表忠獻誠，拱衛王室，自有其他本傳記載。

**田承嗣**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禄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禄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禄山異其能，使守潁川。

田承嗣，字承嗣，是平州盧龍人。世代在盧龍軍做事，以强橫任俠聞名。隸屬安禄山手下，打敗奚、契丹，多次立功官至武衛將軍。安禄山反叛，他與張忠志擔任賊軍先鋒，攻陷河、洛。曾經天降大雪，安禄山巡視衆兵營，到達他的營栅，静若無人，不久兵士披甲列隊，按名册檢查，不缺一人，安禄山贊賞他的才能，命他守衛潁川。

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

郭子儀平定東都，田承嗣帶郡歸降，不久又再次反叛。安慶緒逃到鄴縣，田承嗣率軍從潁川趕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軍六萬，安慶緒的兵勢重振，抵抗王師。一年以後，史思明叛亂，田承嗣又擔任賊軍先鋒，等到史朝義敗亡，與他共同保衛莫州。僕固瑒追擊敗軍，田承嗣見形勢危急，就騙史朝義讓他自往幽州求救。田承嗣守衛莫州，於是捉住叛賊的妻子兒女投降了僕固瑒，贈給僕固瑒將士很多金帛行使反間計。僕固瑒擔心部下生變，隨即約定允許他投降，田承嗣假稱有病不肯出城，僕固瑒打算騎馬入城俘獲他，田承嗣列千刀陣防備，僕固瑒不能如願，田承嗣厚賂僕固瑒得以免罪。於是和張忠志、李懷仙、薛嵩都到僕固懷恩處謝罪，自願效力軍中。

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詿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

朝廷因爲安禄山、史思明二賊相繼叛亂，州縣殘破，多次大赦天下，所有受賊連累之人，一概不問罪。當時，僕固懷恩功高，也擔心叛賊平定後自己不再受重用，於是建議讓田承嗣等人分別統率河北，賜給免以不死的鐵契，立誓答應他

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們永遠不被處死。拜授田承嗣爲莫州刺史，經三次升遷官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

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户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趫秀强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税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

田承嗣疑心極重陰毒殘忍，不知禮義。得志以後，就登記户口，加重賦税徵收，訓練士兵修繕武器鎧甲，令老弱之人耕種，青壯男子從軍，不到幾年，擁有兵衆十萬。又挑選武藝出衆身强力壯者一萬人，號爲牙兵，自己設置并任命官吏，轄境内的賦税收入，全部私自占有。又希求兼任宰相，代宗因寇亂剛剛平定，多方寬容免罪，於是就地加授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爲他的軍隊加名號叫天雄軍，以魏州作爲大都督府，隨即授任他爲長史，下詔命他的兒子田華娶永樂公主爲妻，希望能籠絡住他的心。然而他禀性十分凶惡奸詐，越發不恭順。

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蕚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蕚，蕚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訹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悦諷諸將詣使者剺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己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悦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掎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携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

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死去，弟弟薛蕚請求朝廷授予節度使，牙將裴志清驅逐薛蕚，薛蕚率衆投奔田承嗣。而皇帝自命李承昭爲相州刺史，還未到任，田承嗣派人誘使將吏士兵叛亂，他揚言救援，實際上襲擊并攻占了相衛。皇帝派使者曉諭命他撤兵，田承嗣不聽詔令，派將領盧子期攻占洺州，楊光朝攻占衛州，脅迫刺史薛雄叛亂，薛雄不肯聽從，殺死他的全家，將四州的軍隊和財物全部收歸自己所有，擅自設置地方官吏。逼迫使者巡視磁州、相州，派劉渾隨從使者，暗中命侄子田悦唆使衆將求見使者，用刀割破臉部請求命田承嗣做節度使，使者不敢責問，於是田承嗣厚賞爲自己請命的人。皇帝下詔貶田承嗣爲永州刺史，允許一個兒子隨從，田悦及其他衆子都流放荒惡遠地。下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使朱滔、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使田神玉等道軍隊六萬分路進軍，如果田承嗣不聽朝廷命令，允許各軍討伐擒獲，按軍法處置。田承嗣的下屬霍榮國率磁州投降。李正己攻克德州，李忠臣進攻衛州，在河邊修築半月形軍營。田承嗣衆將紛紛離心，殺死幾十人纔安定下來。皇帝又派遣御史大夫李涵督率衆節度使合力進軍。田承嗣派裴志清等人進攻冀州，裴志清率兵歸附成德

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尸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噪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

軍，田承嗣傾全軍包圍冀州，反被李寶臣打敗，火燒輜重，逃回貝州，更加窘迫着急，無計可施，派下屬郝光朝奉表請求入朝奉事朝廷。又派田悅與盧子期率軍萬人進攻磁州，駐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人固守，薛兼訓率一萬騎兵駐扎西山，成德、幽州分別派兵援救磁州。當時李承昭率神策射生軍隨後進軍，進入河東軍壘。衆軍進擊討伐，多次立功，非常希望封賞，天子派宦官拿出很多御服良馬、黃金白銀達萬計慰問賞賜，使者設帷帳大宴衆軍。衆軍稍有懈怠，而李正己、李寶臣兩軍在棗彊會師，互相拜會。恰逢李正己自行率軍離去，李忠臣於是放棄偃月軍壘，渡河駐屯陽武。李承昭命成德、幽州的軍隊沿東山襲擊盧子期的軍隊，自己關閉軍壘誘使賊軍驕狂。盧子期分調步兵騎兵一萬人包圍了李承昭的軍壘，派兵四千登上高地按主帥旗幟所指的方向進攻。河東軍將劉文英、辛忠臣等率軍與賊決戰，而成德、幽州之軍繞到盧子期軍的背後，於是解圍。再列陣高地，衆將與李承昭夾攻賊軍，在臨水大戰，賊軍失敗，死尸交錯橫陳數里，斬首九千級、馬一千匹，生擒盧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人，旗幟武器鎧甲鼓角二十萬件。衆軍乘勝進攻，距離磁州十里，傍晚扎營。李承昭點燃火炬，韓朝彩出動精銳部隊吶喊着衝進魏軍大營，斬首五百級，田悅驚慌害怕，率剩下的士兵連夜逃走，將五千車的旗幟篷帳鎧甲兵仗全部丟棄。成德軍將王武俊押送盧子期返回李寶臣處，李寶臣正在進攻洺州，於是押着盧子期巡示城下，洺州投降，又巡視瀛州，瀛州也投降了。俘獲兵衆一萬人，粟二十萬石，將盧子期獻到京城，斬首。

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

天子派宦官慰問李寶臣，宦官對他不禮貌，李寶臣於是反叛，反攻朱滔，與田承嗣聯合，田承嗣贈滄州給他。李正己又請求天子允許田承嗣入朝。十一年，皇帝派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符節到魏博受降，允許他全家回到京城，赦魏博所轄之人改過自新。田承嗣逗留不至。這一年秋天，再次攻掠滑州，打敗李勉的軍隊。適逢李靈耀率汴州反叛，下詔李忠臣、李勉、河陽節度使馬燧合

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悦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郛，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悦脱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

軍討伐。李靈耀向魏博求救，田承嗣派田悦率軍三萬去增援，打敗李勉的將領杜如江、李正己的將領尹伯良，死者過半，乘勝進軍汴州北外城，與李靈耀會合。馬燧、李忠臣率軍迎擊，將他們打敗，田悦脱身逃走，斬首俘獲數萬。李靈耀向東逃走，打算投奔田承嗣，被杜如江擒獲，同魏將常準一起被獻到京城。第二年，田承嗣上書請求治罪，下詔恢復官爵，子弟都因襲舊官，重新賜給鐵券。

承嗣盗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奸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田承嗣盗據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從未向天子稱臣。每次興師討伐，適逢國家力量中道削弱，在他走投無路時又放縱逃脱，所以田承嗣得以恣行奸惡没有畏忌。十四年死去，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太保。

**田悦**

悦，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悦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鬥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鈎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悦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悦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

田悦，早年喪父，母親改嫁給平盧戍兵，田悦隨母親輾轉淄州、青州一帶。田承嗣占據魏博後，尋訪找到他，當時十三歲，拜見下跪合禮，田承嗣很贊賞，命他傳布號令，裁斷處事都與田承嗣之意相合。等他長大以後，剽悍喜鬥勇冠軍中，殘忍詭詐，對外告誡將士行義，輕賤財物注重施捨，來騙取美名，人們都歸附他。田承嗣喜愛他的才能，臨死之前，看到衆子年齡弱小，就命田悦主持節度使事，命令衆子輔佐他。皇帝於是下詔田悦從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升任留後，不久檢校工部尚書，任節度使。

悦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奸。帝晚年尤寬弛，悦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悦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悦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悦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悦。

田悦開始招引賢才，開設館舍，禮接天下之士，外示恭順，暗行奸謀。皇帝晚年更加寬容，田悦所奏請之事無不聽從。德宗即位，不再姑息方鎮，衆將稍有畏懼。時逢黜陟使洪經綸到達河北，聽説田悦豢養士兵七萬人，就下公文裁減四萬回鄉務農。田悦當即奉命，乘着大集將士，用好聽的言辭激他們説："你們入籍軍中已久，依賴餉縑供養父母妻子，如今裁減回鄉，依靠什麽維生?"衆人大哭。田悦於是拿出全部家産散發給他們，令他們各回本部，從此，魏博人感激田悦。

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

等到劉晏死後，方鎮節度使更加害怕，加上傳言説皇帝要到泰山舉行封禪大禮，李勉於是修

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説悦同叛。悦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㟧、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悦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悦乃詐其軍曰："有詔閲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悦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悦。

築汴州城；而李正己恐懼，率兵萬人進駐曹州，便派人游説田悦一同反叛。田悦於是和梁崇義等擁兵聯合，引王侑、扈㟧、許士則做心腹，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將領。建中二年，鎮州的李惟岳、淄青的李納請求繼任節度使，朝廷不允許，田悦替他們求請，朝廷還不答應，於是合謀一同反叛。正巧于邵、令狐峘等人上表請求裁減僧尼，田悦於是欺騙他的軍士説："朝廷有詔檢查裁減軍隊中年老多病體弱年少之人。"因此全軍怨憤。田悦和李納在濮陽會面，李納分兵協助田悦。

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悦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疃，絶昭義餉道。悦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洺將張伾。伾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悦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艽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伾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悦營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噪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洺士且爲悦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悦遁保洹水。

時逢幽州節度使朱滔等人奉詔討伐李惟岳，田悦便派遣孟希祐率兵五千援助李惟岳，另外派遣康愔率兵八千進攻邢州，楊朝光率兵五千在盧疃扎下軍壘，斷絶昭義軍的運糧之路。田悦親自率兵數萬隨後前進，又命楊朝光進攻臨洺守將張伾。張伾堅守，糧食將盡，賞賜不足，於是打扮愛女出示衆人説："倉庫空虚，願用這個女兒代做賞物。"士兵感動得流下眼淚，請求死戰，大敗田悦軍隊。有詔令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節度使李艽和昭義軍援救張伾。三節度使駐扎狗、明兩山一帶，没有進軍。張伾急了，製成紙鳶隨風放飛，高達一百多丈，飛過田悦軍營上空，田悦命擅長射箭的人射紙鳶，無法射到。馬燧的軍隊吶喊着迎上來，得到書信上面寫道"三天内不能解圍，臨洺將士就要被田悦吃掉了"。馬燧於是從壺關擊鼓東進，攻克盧疃，大戰雙岡，生擒賊軍大將盧子昌并殺死楊朝光，田悦逃跑退守洹水。

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悦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𡾊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悦所昵扈㟧、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悦不聽其言。燧等距悦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悦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

當時邢曹俊任貝州刺史，他是田承嗣時的舊將，果敢而善於謀略。田悦没有得志，召他詢問施行什麽計策，他回答説："根據兵法，十倍於敵則采取攻勢，如今公以逆犯順，勢必不能抵擋。應留兵一萬駐屯𡾊口，來阻擊西方的王師，這樣全河北二十四州，就會惟公之命是從。如今進攻臨洺，糧盡兵疲，不見好處。"田悦所親信的扈㟧、孟希祐等人都指責批評邢曹俊，所以田悦没有聽從邢曹俊的建議。馬燧等軍距離田悦軍三十里，建築軍壘彼此相望。田悦與李納合軍三

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脱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群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

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儳路使王侑、許士則説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

萬，在洹水列陣。馬燧派神策將李晟夾攻田悅，田悅大敗，死傷達二萬，率精壯騎兵數十人連夜逃往魏州，他的將領李長春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城，來等待官軍。然而三帥停軍不進。第二天，田悅得以入城，殺死李長春，手持佩刀立在軍門，流淚説道：“田悅繼承伯父遺業，與君等義同休戚。如今敗亡到這種田地，不敢希求保全。然而田悅久遭朝廷討伐的原因，衹是因爲淄青、恒冀的子弟不能承襲，既不能向大家交待，所以用兵使士民遭受塗炭之苦。田悅衹因老母健在而不能自剄，希望公等斬下田悅的首級來求取富貴，不用全部死掉。”於是撲倒在地。衆人憐憫，都來抱住他説：“如今兵馬的數量，尚可一戰，假如事情不濟，生死都不在乎。”田悅收淚説道：“諸公不因田悅敗亡，立誓同生共死，縱然此身先死地下，怎敢忘記大家的厚意呢?”便割斷頭髮起誓，將士也割斷頭髮，結爲兄弟；於是率領富家大户拿出財產加上府庫所有大賞將士。而李再春及他的兒子李瑤率博州投降，田悅的堂兄田昂率洺州投降，馬燧等人受降，田悅將田昂等家全族殺死。田悅見自己兵器缺乏，兵衆人少，十分惶懼，不知該怎麼辦，又召邢曹俊和他商議。邢曹俊爲他整頓軍隊修繕軍壘來鼓舞士氣，衆心重又堅定，十多天後，馬燧等人纔逼近城下。

不久，王武俊殺死李惟岳，而深州投降了朱滔，朱滔分兵把守深州。天子授任王武俊爲恒州刺史，任命康日知爲深、趙兩州觀察使。王武俊惱恨賞賜太少，朱滔怨恨没得到深州，田悅瞭解這二人可以離間，便派王侑、許士則從小路趕往游説朱滔説：“司徒奉詔討伐反賊，不到十天，攻克束鹿，攻下深州，李惟岳走投無路，所以王大夫能取得反賊的首級。聽説從幽州出發那天，朝廷下詔説誰打敗李惟岳并攻占他的地盤就可以擁有那裏，如今却把深州給了康日知，這説明朝廷不信任公。况且皇上英武獨斷，有秦始皇、漢武帝的雄風，將要剪除豪傑，掃平河朔，不准父子互相繼承。另外功臣劉晏等人轉足之間破家滅亡，殺死梁崇義，誅滅他家三百多口人，鮮血染紅漢江。今日攻破魏博，那麼攻取燕、趙就像牽

燕、趙安，鄆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恤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執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

轅下之馬一樣容易了。魏博保全則燕、趙平安，鄆州尚書必將以死報此大德。況且合縱連横，救災撫患，是不朽的業績，尚書願意將貝州奉獻給司徒來擴大您的封地，派王侑等人奉上賬本文書，司徒早上到達魏博晚上就能進入貝州，希望司徒詳加考慮。”朱滔心中一直想得到貝州，當即大喜，讓王侑先回告知軍隊到達的日期。

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悦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説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悦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厩，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衊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耻。”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滔。

起先，下詔王武俊拿出恒冀粟米三十萬賜給朱滔，讓他返回幽州，派精鋭騎兵五百協助馬燧的軍隊。王武俊擔心田悦被消滅後，朝廷將派軍北伐，不肯給粟米、騎兵。朱滔便派王郅游説王武俊説：“天子因君善戰，天下無敵，所以分散粟米、騎兵來削弱君的軍隊。如今如果攻下魏博，王師就會北向，漳州、滏州就會危險。如果能聯軍南下，解除田悦的危境，對大夫也大有好處啊，不僅僅是粟米不必出窖，戰馬不用離開馬棚，還有排難解危的義舉，聲滿天下。大夫親自斬殺逆賊之首，血染衣袖，而康日知不出趙城，對國家有何功勞，却坐着而兼得二州。河北士人因没得到深州爲大人感到耻辱。”王武俊因能得到深州，也很高興，當日派使者答覆朱滔。

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晋，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悦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悦怒，閉門不内，蹈藉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悦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悦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汔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絶幽、薊路。

當時朱滔率兵二萬駐屯寧晋，王武俊率兵一萬五千與他會合。田悦依恃救兵來到，派康愔率軍在御河與官軍交戰，大敗，丢盔棄甲逃向城裏。田悦大怒，關閉城門不讓士兵入城，很多士兵被踐踏而死在溝塹裏。這一年夏天，朱滔、王武俊大軍來到，田悦準備牛酒接待慰勞。馬燧在魏河西岸扎營，王武俊、朱滔、田悦在河東修築軍壘，在營中築起高臺，兩軍相持，從秋到冬。馬燧派李晟率兵三千，從邢州、趙州與張孝忠一同進攻涿、莫二州，來斷絶幽州、薊州之路。

悦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悦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留後；以扈崿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并爲侍郎；劉士素爲内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

田悦十分感激朱滔，打算推他做盟主并向他稱臣。朱滔不敢當，於是改議仿效七國舊事。田悦國號魏，越位稱魏王，將本府改稱爲大名府，命兒子爲府留後；命扈崿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爲司文，裴抗爲司禮，封演爲司刑，全部擔任侍郎；劉士素爲内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

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禎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悦餞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

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悦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陜，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爲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悦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絶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悦猶豫，許士則諫曰："冀王勇决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詠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悦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悦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悦西，使田秀馳説悦曰："聞大王欲從滔度河，爲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盗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爲王討之。"悦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逾貝州，次清

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禎爲兵馬使。田晁率兵數千協助李納守衛鄆州。第二年夏天，朱滔駐屯河間，留大將馬寔率兵萬人守衛魏州。恰逢朱泚之亂，皇帝出居奉天，馬燧回軍太原，王武俊等人全都撤軍，田悦爲他們餞行，厚贈王武俊、馬寔，官屬都有饋贈。

興元元年，朱滔親自率兵打算渡河南下援助朱泚，派王郅往見田悦商議此事説："先前大王身陷重圍，孤與趙王限期赴救大王危難而保全魏州、貝州。如今秦帝已占據關中，孤率步騎十萬與回紇兵趕赴東都以相接應，大王如能隨孤渡河，合力來攻取大梁，孤得以西進收取鞏、陜，與秦兵會師，天下就可平定了。這樣大王與趙王永遠没有南面之憂，成爲唇齒相依之國，希望趕快决定。"當時，田悦聽説天子已經赦免自己的罪過，恢復官爵，心裏不想出兵，又怕驟然與朱滔斷交不好，假意派遣薛有倫回報朱滔如約出兵。朱滔大喜，又派舍人李琯申明定下前言，田悦猶豫，許士則勸諫説："冀王英勇果决有隨機應變的謀略，是一代梟雄，殺死李懷仙，屠滅朱希彩，誘騙哥哥出使京城而奪取他的權力，有恩者殺害，同謀者敗亡，他的心腸怎麽可以猜測得到呢？如今大王親近不如朱泚，勇力不如李懷仙、朱希彩，却感恩不已，拘泥於匹夫之義，出城就會被擒獲。他占有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朱泚會合，按理必然如此。大王不如假裝答應出城相迎，命州縣官員準備牛和酒，等他來到時藉事爲自己開脱，不可衹顧報恩而招致禍患。"田悦認爲正確。起先，王武俊暗中聯合田悦背叛朱滔，使他們互相埋怨。等聽説朱滔邀田悦西進，便派田秀飛馬來游説田悦道："聽説大王要跟從朱滔渡河，爲朱泚聲援，這樣不好。當朱泚没有盗據京城時，朱滔爲列國，尚且自高自大，如果得到東都，與朱泚聯合制造禍難，兵力增多勢力擴大，我們不是反要被這小子控制嗎？今日天子恢復大王官爵赦免罪過，就是朝廷之臣，怎能背棄天子而面北奉事朱滔、朱泚爲君呢！希望大王閉城不出，王武俊等到昭義軍

河，使人報悦，悦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郅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悦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悦曰：'魏比困侵掠，供擬屈竭。'以悦日拊循，猶恐人且携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悦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悦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

出發後，就爲大王討伐他們。"田悦藉田秀返回，將他的謀略全部說出，同時又派曾穆回報朱滔。朱滔高興了，從河間率全軍南進，經過貝州，駐扎在清河，派人通知田悦，田悦不來。進駐永濟，派王郅等人督促他說："王約定出了館陶與大王會師，然後渡河。"田悦過了好一會兒說道："開始約定隨大王出兵，現在全軍反對田悦說：'魏博近年困於侵掠，供應缺乏。'靠着田悦天天撫慰，依然擔心衆人將要背叛，一旦離開城邑，早上出城晚上就會發生變亂，將回到哪裏去？如果不是這樣，田悦不敢背約。如今派孟希祐率兵五千幫助大王。"於是派他的下屬裴抗、盧南史復命。朱滔怒氣衝衝地罵道："逆賊前日求救，答應給我貝州，我没有要；尊我爲天子，我與他共同爲王；教我從遠方來他却不出城。此賊不滅，還誅何賊？"於是囚禁裴抗等人，命馬寔攻占數縣，不久放還裴抗。田悦不敢出兵，於是貝州被包圍。朱滔攻占武城，打通德州、棣州，以供運輸軍糧，囚禁各縣所有官吏，衹有清陽攻不下來，朱滔包圍清陽。馬寔攻克清平，殺死五百人，俘獲男女和財物離去。

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悦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悦阻兵凡四年，狂愎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悦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逾垣入。悦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悦，并殺其母妻。悦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悦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悦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㟧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絶。

當時李抱真、王武俊約定出兵救魏。恰逢有詔拜授田悦檢校尚書右僕射，封爲濟陽郡王，由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諭慰問。起初田悦擁兵共有四年，狂妄剛愎缺少謀略，屢戰屢敗，死者十有其八，士兵困苦，厭倦戰爭。孔巢父來到後，無不欣然高興。田悦張帷幕設宴招待孔巢父，撤離門階的衛兵。到夜半時分，堂弟田緒與族人私下說道："僕射妄自起兵，幾乎使我族滅門。把金帛厚贈給天下，却不給兄弟。"有人勸止他，田緒生氣，殺死勸止之人，便和左右的人越墻而入。田悦剛剛醉酒，睡得正沉。田緒拔刀入堂，二弟勸止，田緒斬殺二弟，隨後親手刺殺田悦，并殺死田悦的母親妻子。田悦死時，年僅三十四歲。等到天明，田緒假藉田悦之命召許士則、蔡濟議事，他們一到就被殺死。劉忠信，是經常被田悦分派把守寢門防備和監督田緒的人，田緒高呼道："劉忠信刺死僕射，與扈㟧謀反。"衆人將他拘捕，他說："没有此事。"隨即被裂肢而死。

### 田緒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悦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笞勖之。悦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悦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留後，歸罪扈崿，斬其首以徇。復殺悦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

田緒，字叫緒，是田承嗣的第六個兒子。田悦對待衆位弟弟没有二心，命田緒統領牙軍，然而他凶狠奸險多次犯錯，經常鞭打教訓他。田悦在衣服飲食方面，節儉有限，田緒常常苦於用度不足，非常怨恨，所以作亂殺死田悦。田悦死後，田緒害怕衆人不肯依附，率屬下數百人出逃，邢曹俊率衆將他追回。田緒於是下令軍中説：“我是先王之子，能擁立我者賞賜。”衆人於是共推田緒爲留後，歸罪扈崿，將他斬首示衆。又殺死田悦的親信薛有倫等幾十人，通過孔巢父派使者表示聽命天子。

滔聞悦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篡，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絶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修好如悦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

朱滔聽説田悦死了，率兵五千與馬寔軍會合，進攻魏州。馬寔逼近王莽河軍壘，南距河，東抵博州，殺死俘獲很多。派人進入魏州招田緒投降。田緒剛剛篡位，而馬寔圍攻很猛，便派使者求見朱滔説好話，朱滔答應與他結盟。曾穆勸田緒與朱滔絶交，而田緒已作好了部署，於是上城作戰，王武俊、李抱真分别與他修好如田悦時一樣。下詔當即拜授田緒爲節度使。馬寔包圍魏州共有三個月，朱滔軍敗退走。

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姑妹凡數人。

貞元元年，命嘉誠公主下嫁田緒爲妻，拜授他爲駙馬都尉。李希烈被平定，因功賜一個兒子爲八品官。田緒爲人猜忌，先後殺死兄弟姑妹共有數人。

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

哥哥名朝，在李納手下擔任齊州刺史。有人説李納將送他進入魏博以取代田緒，田緒厚賂李納，并召田朝，田朝以死相謝請求不行，於是送他前往京城，經過滑州，田緒打算劫取他，賈耽派兵救援接應，纔免於難。

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雁門，實封五百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

田緒多次升任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改封雁門郡王，賜實封五百户，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病而死，時年三十三歲，追贈司空。

少子季安嗣。

小兒子田季安繼承官爵。

### 田季安　田懷諫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爲左衛胄曹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

田季安，字夔。母親出身微賤，公主命他做了自己的兒子，寵愛超過衆位哥哥。幾歲時，爲左衛胄曹參軍、節度副使。田緒死時，他年僅十

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

五，隱瞞喪事來觀察事態變化，軍中推立他爲留後，於是授他爲節度使。脱去喪服後，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不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季安畏懼公主的威嚴，非常遵循禮法。等公主去世，開始放縱，打馬球游獵，盡情放縱欲望，軍中之事不管輕重隨意處置，官屬進諫一律不聽。

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决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耻！既耻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障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争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

時逢下詔中尉吐突承璀率神策軍討伐王承宗，田季安謀議此事説："王師不越河已有二十五年，如今越魏伐趙，趙如果被消滅，魏也就滅亡了，怎麽辦呢？"有人請求率騎兵五千爲君解憂，田季安説："好，阻撓軍令者斬！"當時幽州劉濟的軍將譚忠恰好出使魏博，聽到這事，入府署見田季安説："往年王師攻取蜀和吴，謀略没有一個失算，是宰相籌劃的。如今伐趙，不任老臣宿將却委命宦官，不動用天下之軍而出動秦地中央軍隊，君知道是誰謀劃的嗎？這是皇上親自謀劃，向臣下誇耀使他們佩服。如果官軍還没有攻打趙，就先敗於魏，表明皇上的謀略不及臣下，怎能不感到耻辱？既耻又怒，必會任用智謀之臣，依仗猛將，再次興軍渡河。鑒於上次失敗的教訓，一定不會越魏伐趙；比較罪行輕重，肯定不會先攻趙後攻魏。這樣就會既不上，又不下，正好衝着魏而來。"田季安問："那怎麽辦？"譚忠説："王師進入魏境，君要厚加慰勞，調動全軍伐趙，暗地裏却給趙送信説：'魏如果伐趙，就是出賣朋友；魏如與趙聯合，就是反叛君主。出賣朋友背叛君主，魏都不忍去做。您如果能放鬆防衛，放棄一城，魏攻取下來向天子獻捷作爲交代，這樣就使魏北可以奉趙爲友，西得以事君爲臣，這是非止一世的利益。'趙如不拒絶君，魏就平安了。"田季安認爲很對，派大將率兵會合官軍討伐王承宗，自備糧餉，攻占堂陽報告朝廷，加授太子太保。有個叫丘絳的人，是他父親時的賓佐，與同府侯臧争權，田季安生氣，貶斥他爲下縣縣尉，不久召回，事先在道旁挖好坑穴，等他來到，便將他活埋。殘忍嚴酷無所顧忌，大都如此。死時年三十二歲，追贈太尉。

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

妻子是元誼的女兒，召集衆將立他的兒子田

最幼，不能事，政决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

懷諫，田懷諫年齡最小，不能管事，政事都由私奴蔣士則決定，數次改換設置衆將，軍中憤怒，另立田興爲留後，就是所謂的田弘正，送田懷諫回家，殺死蔣士則等十多人。田季安入葬以後，送田懷諫到京城，授右監門衛將軍，褒寵賞賜豐厚。

緒弟縉、華顯于朝。

田緒的弟弟田縉、田華在朝中顯達。

**田縉**

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它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盗没軍糧四萬斛，强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

田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任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年間，拜授夏綏銀節度使。起先開元時，設置宥州，控扼敵軍通道，後來長期荒廢，田縉重築宥州城。王師討伐蔡州，田縉進獻駱駝牛馬助軍。吐蕃進犯豐州，田縉設伏兵截斷他們的歸路，俘獲斬首相當多。召入朝任左衛大將軍，李聽接替他的職務。李聽彈劾田縉貪污軍糧四萬斛，强奪羌人羊馬，所以吐蕃得以乘隙進攻，被貶爲衡王傅。不久吐蕃又進攻鹽州，他被貶爲房州司馬。長慶初年，任左領軍衛將軍時去世。

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

田華，任太常少卿，先後娶永樂、新都兩位公主爲妻。

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田氏從田承嗣到田懷諫，傳遞四世，共四十九年。

**史憲誠**

史憲誠，其先奚也，内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趫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栅，師踵進，乘勝逐北，傅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

史憲誠，祖先是奚人，内遷到靈武，成爲建康人。三世祖署任魏博軍將，祖父及父親都受封爲王。史憲誠起初因武健勇敢在父親軍中做事，田弘正進攻李師道，他率先鋒軍四千渡河，攻克城栅，大軍隨後而進，乘勝追擊敗兵，逼近鄆城。李師道的首級被傳送京城，他因功兼任御史中丞。

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摇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盗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詫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

長慶二年，田布自殺，軍中混亂人情洶洶。當時史憲誠任中軍兵馬使，經常談論河朔舊事來動摇衆心，衆人便脅迫他回府，擅自總領軍務。穆宗因爲朱克融、王廷湊正盗據幽州、鎮州，没有辦法來制服，隨即授任他爲節度使。史憲誠對外假裝遵奉王命，而暗中勾結幽州、鎮州，依靠他們穩固自己的地位。

時李岕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

當時李岕正進行叛亂，私下與他勾結，多次

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岕，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棰不忍離。"其譎獪類此。進檢校司空。

幫助他求請節度使之職，修築馬頭城，在黎陽聚集船隻，表示將要興師渡河。時逢天子派司門郎中韋文恪安撫，史憲誠見使者時持禮倨傲，言辭傲慢。不久聽説李岕被斬，改而恭謹地對韋文恪説："我本是奚人，就像狗一樣，衹認識主人，雖然天天被捶打也不忍離去。"他的奸詐狡猾就是如此。進升檢校司空。

與李全略爲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粮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丌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凑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鋭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廷凑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凑。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

史憲誠和李全略是親家，大和年間，他的兒子李同捷反叛，暗中送糧餉資助他。文宗申明舊約，使者不斷，因而晋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憲誠派大將到京城伺探情况，做出傲言自大的樣子，宰相韋處厚揭穿他的假象，令他回去。史憲誠害怕了，出兵隨從王師討伐，又派大將丌志沼率軍二萬進攻德州。當時王廷凑援助李同捷，暗中用利益誘招丌志沼。丌志沼反叛，駐屯永濟，軍勢鋭盛，衆鎮一同抵禦他。史憲誠告急，天子下詔義武節度使李聽進軍討伐。當時丌志沼與王廷凑合兵攻掠貝州，被李聽打敗，投奔王廷凑。滄景平定，史憲誠感到不安，請求獻出土地，進升檢校司徒兼任侍中，遷到河中，封千乘郡公，命李聽接替他。

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己，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大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起初，史憲誠打算帶家人同行，害怕魏軍阻留，向弟弟史憲忠問計，史憲忠教他分出相州、衛州，請朝廷設置節度使，藉以削弱魏博。又請求下詔李聽率軍揚言進攻丌志沼而借道清河，皇帝聽從了。史憲誠本打算藉助李聽離開魏博，等到李聽進駐清河，魏人驚慌，史憲忠説："他們是借道擊賊，我軍没有背叛朝廷，爲什麽要害怕？"於是稍微安定。然而魏博向來在清河囤積兵器，李聽來到後，取出全部兵器鎧甲，將要進入魏州，魏軍聽到了這事感到害怕，第二天全軍出城。李聽按兵館陶不進。衆人認爲史憲誠出賣了他們，説道："出賣我們而换取恩賞嗎？"乘夜進攻殺死他，并殺死監軍史良佐，推舉何進滔爲帥請朝廷批准，下詔追贈史憲誠爲太尉，時爲大和三年。史憲誠起任節度使，一共七年，便死去了。

## 何進滔　何弘敬　何全皞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

何進滔，是靈武人，世代爲本軍軍校。年少

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呼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吊。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謚曰定。

時客居魏博，服務軍中，事奉田弘正。田弘正進攻王承宗，夜間派兵逼近鎮州。王承宗命健將以鐵遮面，率一千多名精鋭騎兵奔馳襲擊魏軍營壘。何進滔率猛士將他們打敗并乘勝追擊，幾乎將他俘獲，鎮州人十分恐懼。隨從討伐李師道，因功兼任侍御史。史憲誠死去，軍中傳呼說："得以奉事何公，軍中就安定了！"何進滔下令說："公等既然逼我爲帥，就應當聽從我的號令。"衆人唯唯答應。"誰殺了前節度使和監軍，搜查檢舉出來。"共斬殺九十多人，釋放被脅逼而隨從之人。穿喪服到靈前哭祭，將吏都入府吊祭。下詔拜授留後，不久晋升授任節度使。居魏十幾年，百姓安定。多次晋升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去，追贈太傅，謚號定。

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唇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逾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

兒子何重順繼承。武宗下詔河陽的李執方、滄州的劉約曉諭他們到京城朝覲，或者割地自效，他們不肯聽命。當時皇帝剛剛即位，再次起兵，於是授任福王李綰爲節度大使，命何重順爲副使，賜名叫弘敬。皇帝討伐劉稹，加授東面招討使。何弘敬依恃劉稹如唇齒相依，没有深入之意，下詔并稱贊他事母孝順，在軍時久，應該速戰。何弘敬依然如舊。等到王宰越過乾河進攻澤州，天子擔心劉稹起兵山東，命何弘敬夾擊截斷他的道路，何弘敬不肯奉詔。王元逵攻克邢州，進攻上黨，何弘敬不得已，衹好出師。没過多久，王宰統率陳許軍隊借道攻打磁州，何弘敬害怕，於是進軍作戰，攻克平恩，下詔命他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定，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年，兼任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去，追贈太師。

子全皞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還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貰，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朘減糧帛，衆遂叛，全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

兒子何全皞繼承，第二年，拜授節度使。平定龐勛，因功升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親死去，交還所賜旌節，希望爲母服喪，下詔不許。何全皞年少喜好殺戮，部下犯有小罪，很少釋放寬免，人人恐懼不安。後來軍中相傳縮減糧帛，衆人於是叛亂，何全皞單騎逃走，衆人推舉韓君雄來總領軍事，殺死何全皞，當時是咸通十一年。下詔追贈太保。

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

從何進滔到何全皞，共傳三世，四十二年。

### 韓允中　韓簡

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懿宗改任普王爲大使，提升韓君雄爲留後。韓君雄，是魏州人。不到五月，晋升副大使，三次遷任爲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尉。

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强完，欲拓地，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黄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戍以兵，北略邢、洺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彦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彦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兒子名簡，繼承爲留後。不久授任節度使，多次晋升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皇帝在蜀，天下大亂，韓簡自恃强大，打算開拓疆域，希圖非分之位。當時諸葛爽爲黄巢守衛河陽，韓簡進攻，諸葛爽撤走，隨即派兵駐守，向北攻掠邢州、洺州然後返回。東攻鄆州，鄆州守將曹存實出城作戰，軍敗而死，他的將領朱宣率衆守城，很久不能攻下，諸葛爽乘此時機，再次攻占河陽。韓簡回軍進攻，諸葛爽到新鄉迎擊，韓簡大敗，樂彦禎率一軍先回，韓簡逃歸，背生毒瘡而死。樂彦禎接替他的位子。傳遞兩世，共有十二年。

### 樂彦禎

彦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樂彦禎，也是魏人。韓簡時，歷任博州刺史，攻下河陽有功，遷任澶州刺史。魏人立他爲帥，下詔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統領留後事，晋升節度使，多次加授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彦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亂，彦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彦禎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卧内，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彦禎即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迹接於道，軍中益貳。彦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

樂彦禎喜好儒學之術，引進公乘億、李山甫都在幕府爲賓佐。嗣襄王李熅之亂，樂彦禎派李山甫前往鎮州求見王鎔，打算與幽州、邢州、滄州諸鎮合盟抗賊，王鎔厚加酬謝，最終没有達成同盟。樂彦禎見王室衰微，非常驕縱傲慢不遵法度，大舉徵用百姓，修建魏州城周長八十里，一個月完工，人們怨恨他殘暴。兒子名從訓，品性凶狠悖逆，搶奪王鐸，霸占他的家産，魏人不贊同。又招集亡命之徒五百人，號稱子將，出入卧室，軍中交口憎惡他。樂從訓害怕了，改換服裝跑到鄰縣，樂彦禎就任命他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用車給他運送兵械錢幣，相接於路，軍中更加離心不滿。樂彦禎常常夢見自己解下佩玉

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彦禎，迫為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珩總留後。

挂着鞋子而行，醒來説：“這是神靈告訴我，部下將要反叛嗎?”不久軍中叛亂，果然囚禁樂彦禎，强迫他出家爲僧，不久殺死他，推舉大將趙文珩爲留後。

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為起師，次内黄。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珩不敢出，衆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哀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彦禎起，凡七年。

樂從訓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爲此興師，進駐内黄。樂從訓從相州率軍三萬逼近魏州城，趙文珩不敢出戰，衆人恐懼，將他殺死，又推立羅弘信統率軍隊。羅弘信出城作戰，樂從訓軍敗，收集餘軍在洹水築壘，羅弘信派大將程公佐進攻將他斬殺，把首級挂在軍門示衆，當時是文德元年。從樂彦禎算起，共有七年。

**羅弘信**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珩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

羅弘信，字德孚，是魏州貴鄉人。擅長騎馬射箭，身材高大相貌威武。任副將時，主管馬牧。魏博有個巫師告訴羅弘信説：“白頭老人使我向君致意，君當擁有這個地方。”羅弘信説：“神想陷我於危地嗎?”趙文珩死後，衆人説：“誰願做我軍主帥?”羅弘信藉機説道：“神授命給我啦!”衆人圍繞他打量，認爲合適，於是擁立了他。下詔提升他主持留後事，經二次升遷擔任節度使，加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

朱全忠討黄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洺，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内黄，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

朱全忠討伐黄巢，他贈送粟米三萬斛、戰馬二百匹。秦宗權叛亂，又下詔羅弘信提供粟米二萬斛助軍，還未運走，檢校工部尚書雷鄴前來督運粟米，羅弘信向來受牙軍脅制，牙軍擅自殺死雷鄴。朱全忠傳送檄文譴責他，羅弘信不敢答覆。大順初年，朱全忠進攻太原的李克用，派大將趙昌嗣會見羅弘信借糧食馬匹；又商議駐軍邢州、洺州，借道相州、衛州，羅弘信不同意。朱全忠派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人率一萬騎兵渡河，羅弘信在内黄築壘，五戰五敗，大將馬武等人被生擒，於是送了很多錢幣求和。朱全忠當時正在謀取河北，想結納羅弘信，於是退兵。

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扼魏、滑路，弘信馳告

朱全忠進攻兗鄆，朱宣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李存信率兵救援，請求借道駐屯莘縣，他的部下侵擾魏博畜牧，羅弘信心中不平。李克用打算聯合鎮州、定州之兵扎營河曲，控扼魏、滑之

全忠，請禁游舸，絶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瑭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瑭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晋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瑭，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瑭。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暗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逾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逼。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洺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

路，羅弘信派人快馬報告朱全忠，請他禁止行船，阻斷往來。過了很久，魏軍不到，朱全忠懷疑他欺騙自己，親自率兵到達滑州。羅弘信派人來告知説：“魏軍不動的原因，正是爲了從長計議。”朱全忠於是駐屯曹州。太原軍將李瑭援救朱宣，再次築壘莘縣，羅弘信憎惡他的殘暴，而李瑭挖溝築壘堅守。朱全忠派使者對羅弘信説：“晋人志在吞并河朔，軍隊回去以後，我爲公擔憂。”羅弘信於是進攻李瑭，告訴朱全忠出師的日期，朱全忠將趕往滑州增援，進駐封丘，而羅弘信已經打敗李瑭。李克用大怒，率兵攻掠魏博。朱全忠的大將侯言駐扎洹水，李克用的軍隊幾次求戰，侯言不敢出戰，朱全忠命葛從周接任大將。葛從周挖築地道，每當李克用的軍隊來攻，就派出精兵逼近交戰，總是獲勝。李克用渡過洹水西北挑戰，葛從周將他打得大敗，生擒他的兒子李落落，於是李克用率軍撤走。然而侵魏不止，白龍潭大戰，羅弘信失敗，李克用追擊到魏州城門纔回軍。羅弘信衹好向朱全忠請求援軍，朱全忠派大將在洹水築壘來援救魏博。李克用派流動部隊搶掠相州、魏州，百姓十成死了九成，羅弘信不堪其逼。光化元年，到朱全忠那裏告急。朱全忠再次派葛從周率兵追擊，攻克洺州，活捉刺史邢行恭；又進攻邢州，馬師素率軍棄城而逃；於是包圍磁州，袁奉韜自殺。不到五日，攻占三州，斬首二萬級，生擒晋將一百多人，從此李克用不再出兵。

始全忠亟討兖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己，故推心焉。

起初朱全忠急於進攻兖鄆，擔心羅弘信背約，所以每年贈送很多禮物。每當羅弘信回贈答謝時，朱全忠就讓那使者站在北面而自己下拜接受禮物，像事奉兄長一樣事奉羅弘信，羅弘信以爲他真心對自己好，所以推心相待。

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

多次晋升爲檢校太師，署理侍中，改封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去，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號莊肅。

子紹威襲。

兒子羅紹威承襲。

## 羅紹威

紹威字端己。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辦。既領留後，昭宗即詔

羅紹威，字端己。少年時就英氣勃勃，性格精明强悍，明辦吏事。署任留後以後，昭宗隨即

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黄，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黄，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門，謂門者曰：“前有强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黄，爲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宫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

下詔讓他繼承父親的節度使之職，多次加授爲檢校太尉，賜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的劉仁恭率兵進攻鎮州、冀州，順勢攻掠魏博，羅紹威向朱全忠告急，朱全忠親自率軍在內黄與劉仁恭交戰，中午，大敗劉仁恭，斬首三萬級。葛從周當時守衛邢州，也在魏縣打敗劉仁恭的軍隊。劉仁恭率衆十萬攻陷貝州，朱全忠命李思安駐軍內黄，葛從周率全軍進入魏州。劉仁恭進攻魏州，葛從周率五百騎兵出城作戰，對守門的士兵說：“前有强敵，不可大意。”命令關上城門。士兵死戰，活捉劉仁恭戰將兩員。劉仁恭派別將進攻內黄，被李思安打敗。葛從周乘勝攻破敵人八座軍壘，追擊敗兵到達臨清。劉仁恭於是回軍滄州，與李克用謀取魏博。羅紹威與朱全忠合軍進攻滄州，葛從周攻克德州，進軍逼近浮陽。劉仁恭率兵來到，監軍蔣玄暉陳請等他們進入軍壘，糧食吃盡就可消滅。葛從周說：“作戰在於把握時機，時機由上將來掌握，豈是監軍所懂得的！”在老鴉堤迎戰，打敗劉仁恭，斬首五萬，俘獲他的將領一百多人。又在唐昌范橋交戰，六戰六勝。劉仁恭求和，這纔回軍。羅紹威感激朱全忠，所以更加盡心地事奉他。朱全忠將皇帝遷往洛陽，命諸鎮營建宫殿，而羅紹威修建太廟，加授侍中，封鄴王。

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互，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稟，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强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决策屠翦，遣楊利言與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婿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千人納盟器，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鋭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

魏博牙軍，起自田承嗣招募軍中子弟組成，父子世襲，姻親同鄉相互交結，强悍驕横不遵法令，史憲誠等人都是他們所立，稍有不滿意，則加殺害無一人幸免。供給豐厚，也姑息寬容不能制止。當時有句話說：“長安天子，魏府牙軍。”就是說他們勢力强盛。羅紹威鑒於以往的災禍，雖然表面上示以優待寬容，而內心不能忍受。不久小校李公佺作亂，沒有成功，投奔滄州。羅紹威於是决策剪除牙軍，派楊利言和朱全忠商議。朱全忠就派苻道昭率兵會合魏軍二萬人進攻滄州，索要李公佺，又派李思安助戰，魏軍毫不懷疑。羅紹威的兒子，是朱全忠的女婿，正巧朱全忠的女兒死了，派馬嗣勳來協助喪事，挑選長直一千人送來陪葬器物，內裝兵器入城。朱全忠從滑州渡河，聲稱督視滄景行營。羅紹威打算出城

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弦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族，闤市爲空。

迎接，借精兵入城，軍中勸他不要出城而作罷。羅紹威派人暗中潛入兵庫，弄斷弓弦拆散兵甲，到了夜間，率家奴賓佐數百名與馬嗣勳進攻牙軍，牙軍奔到兵庫拿武器，不能用於作戰，因此被滅族八千家，城市爲之一空。

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魏兵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分據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

天亮之時，朱全忠也趕到了，聽説事態平定，快馬馳入軍中。在外的魏兵聽到事變的消息，於是史仁遇保守高唐，李重霸屯軍宗縣，分別占據貝、澶、衛等六州。史仁遇自稱魏博留後，朱全忠調回圍攻滄州的軍隊進攻高唐，史仁遇率衆退走，被擔任巡邏突擊的騎兵俘獲，處以碎裂肢體的酷刑，進軍攻克博、澶二州。李重霸逃走，不久被斬首，相州、衛州都投降了。

紹威雖除其逼，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内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絶于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悦。紹威間説曰："邠、岐、太原皆狂譎，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

羅紹威雖然解除了牙軍的威脅，然而勢力却被削弱，受朱全忠牽制，就像一州的刺史一樣了，内心悔恨憂悶。朱全忠進兵滄州，羅紹威主管運輸糧餉，從鄴縣到長蘆五百里，連綿不斷。朱全忠回軍，羅紹威爲他修建元帥行府，建築極其壯麗，朱全忠大爲高興。羅紹威私下對朱全忠説："邠、岐、太原都是狂妄狡猾之徒，打着匡復唐室的旗號製造輿論。大王應該自取皇位，獨享天下之望。"朱全忠返回，便接受禪讓做了皇帝。

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爲詩爲"偷江東集"云。

羅紹威廣集書籍，多達萬卷。江東人羅隱詩寫得極好，羅紹威贈送很多錢幣與他交結，聯宗排列輩分，因此把自己所作的詩視爲"偷江東集"。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希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鋭蹀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污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爲輕重？

贊曰：田承嗣幾乎被生擒了，李寶臣因惱怒馬希倩而放過魏博。建中之際，三位將軍統率精兵浴血奮戰，一功無成。四個叛賊聯合，製造災難，天子不能保守宗廟。傳到田弘正，改邪歸正入朝覲見，幾年後再次叛亂，唐朝最終没能收復魏博。與豎刁亂齊那樣的宦官之禍相比，哪一個罪重哪一個罪輕？



# 唐書卷二百一十一

##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 藩鎮鎮冀列傳

### 李寶臣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内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恒州相掎角。

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為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冶金自為象，州率置祠，更賊亂，悉毀以為貲，而恒獨存，故

李寶臣，字爲輔，本是范陽内附的奚人。擅長騎馬射箭。范陽守將張鎖高收爲養子，所以改用張姓，名叫忠志。任盧龍府果毅，曾到陰山偵察敵虜動静，敵人騎兵追來，他射死六人，纔返回。他擔任安禄山的射生將，隨安禄山入朝，留京做了射生子弟，出入宫中。安禄山反叛，他逃了回去，又做了安禄山的養子，派他率領十八名驍勇的騎兵，劫持太原尹楊光翽，脅迫他出城，追兵一萬多人不敢逼近。又督率精兵屯軍土門，控扼井陘。事奉安慶緒爲恒州刺史。九鎮節度使圍攻相州，張忠志害怕，投降朝廷，肅宗隨即授他原職，封密雲郡公。史思明渡河，張忠志再次反叛，率兵三萬堅守，賊將辛萬寶駐屯恒州以相呼應。

史思明死去，張忠志不肯奉事史朝義，命副將王武俊殺死辛萬寶，帶恒、趙、深、定、易五州獻給朝廷。雍王東討，他開放土門接納官軍，協助進攻莫州。史朝義被平定，提升他任禮部尚書，封趙國公，給他的軍隊賜名成德軍，隨即拜授節度使，賜鐵券准許他不死，其他賞賜不計其數，賜李姓及名字寶臣，於是擁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戰馬五千匹，步兵五萬，財物豐足，越發招徠亡命之徒，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互相聯姻，相互呼應打得火熱。起先在天寶年間，玄宗煉金爲自己造像，各州相繼建祠廟祭祀，逢賊作亂，全部熔毁充作軍資，而惟獨恒州保存下來，所以深受寵

見寵異，加賜實封。

愛和優待，另外賜給實封。

始，寶臣與正己素爲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擊球，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己共劾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饗軍，寶臣厚賜士，而正己頗嗇，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紿正己，正己止屯，諸軍亦莫敢進。

起初，李寶臣與李正己素來爲田承嗣所輕視。他的弟弟李寶正，是田承嗣的女婿，前往魏博投靠他，與田承嗣的兒子田維打馬球，馬驚，撞死田維，田承嗣發怒，將他囚禁起來，通知李寶臣，李寶臣謝罪説教誨不謹，進送杖具，想以此表示請加以處罰，而田承嗣竟將李寶正鞭打而死，因此互相怨恨。於是與李正己一起彈劾田承嗣應該討伐的罪狀。代宗想使他們自相争鬥，就會勢力分散易於控制，隨即下詔李寶臣與朱滔和太原軍進攻北面，李正己和滑亳、河陽、江淮軍進攻南部。大軍會師棗彊，殺牛犒賞軍士，李寶臣厚賜將士，而李正己非常吝嗇，軍士怨恨，李正己擔心發生兵變，立即率軍退走。衹有朱滔、李寶臣進攻滄州，一年未能攻下，進攻宗城，毁壞城池，斬首二千級。田承嗣的弟弟田廷琳當時守衛貝州，派高嵩巖率兵三千戍守宗城，李寶臣派張孝忠攻破宗城，斬殺高嵩巖，釋放所俘將領四十多人。時逢王武俊俘獲賊軍大將盧子期，於是使洺州、瀛州投降。當時，河南衆將在陳留打敗田悦，李正己攻占德州，很想繼續進攻。田承嗣害怕，便説好話哄騙李正己，李正己停軍駐扎，衆軍也不敢前進。

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戺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爲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仇爲父子，咳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

當時天子派宦官馬希倩慰勞李寶臣，李寶臣贈給使者百縑，使者生了氣，將縑扔到路上，李寶臣看着左右之人甚感羞愧。衆將已經休息，衹有王武俊佩刀立在堂前的臺階旁，就告訴他這事。王武俊獻計説："趙兵立了功尚且如此對待，假使賊軍平定，天子用一幅紙召入安置在京城，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罷了。"李寶臣問："該怎麽辦？"王武俊回答説："保存魏博作爲本錢，是上策。"李寶臣説："趙、魏有仇，怎樣纔能做到這點？"王武俊回答説："形勢相同患難相當，轉敵仇爲父子，衹是談吐之間的事罷了。朱滔駐軍滄州，請擒住他送到魏博，就可以取信。"李寶臣贊同。

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王氣。寶臣掘得之，文

起初，田承嗣知道李寶臣小時候長在范陽，内心常想得到范陽。於是刻石僞裝讖語埋在他的境内，教觀察雲氣的方士説那裏有帝王的祥瑞之

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己爲二。而陰使客説曰："公與滔共攻滄，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

氣。李寶臣進行挖掘得到這塊石頭，石上文字是："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是説李寶臣與李正己爲二帝。而在暗中派門客游説道："公與朱滔聯合進攻滄州，即便成功，好處也是歸天子，對公有什麽益處？如果能赦免田承嗣的罪過，請求將滄州獻給趙，願意攻取范陽作爲回報。公率騎兵爲先驅，田承嗣率步兵隨後，這是萬全之勢。"李寶臣高興得到滄州，又看他的話與讖語相符，於是私下勾結田承嗣來謀取幽州，田承嗣陳兵出堡駐扎以示誠意。

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脱，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内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爲耳！"寶臣慚而還。俄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

李寶臣欺騙朱滔的使者説："我聽説朱公貌若天神，能不能畫幅像讓我看看呢？"朱滔隨即畫了幅像送給他。李寶臣將畫像挂在練習射箭之處，大集衆將，仔細觀看説："果真是神人呀！"暗中挑選精兵兩千，乘夜疾馳三百里打算劫取朱滔，叮囑他們説："劫取與練習射箭之處所挂相貌相似之人。"當時兩軍相互間不設防備，忽然聽到事變，朱滔大驚，戰於瓦橋，朱滔失敗，穿着他人服裝纔得脱身，趙軍擒獲一名貌似朱滔的人交給田承嗣。田承嗣得知離間計成功，回軍入堡，派人向李寶臣致謝説："河内剛傳來警報，没有時間隨公出征了。石頭上的讖語，是我開的玩笑罷了！"李寶臣羞慚而回。不久進封隴西郡王，又拜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授司空。

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携貳。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别室，築壇置銀盤、金匜、玉斝，猥曰："内産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内不戰而定。"寶臣大悦，厚賚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

李寶臣晚年十分猜忌，看到兒子李惟岳還懦弱不明事理，擔心部下不服，就殺死了性格耿直的大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多人，抄没他們的家産，衆人於是産生背離之意。李寶臣因心懷異志，引用妖人僞造讖語符兆，製作丹書、靈芝、朱草，在另外的住宅齋戒，築壇設置銀盤、金匜、玉斝，胡説："裏面自産甘露神酒。"刻製玉印，告訴下屬説："天瑞自來。"衆人不敢辨認真假。妖人又説："將有玉印自天而降，天下可不戰而定。"李寶臣十分高興，賞賜很多金帛。不久妖人擔心事情敗露會被處死，欺騙李寶臣説："公飲下甘露液，可與天神相會。"暗中在甘露液中放入毒堇，李寶臣剛飲下就變成啞巴，三天後死去，終年六十四歲。

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詒書執政諉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李惟岳將妖人全部處死，當時是建中二年。遺表請求允許李惟岳統領軍隊，留書給執政委托家事，將符節交回朝廷，下詔追贈太傅。

### 李惟岳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悦爲請，不聽。遂與悦、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真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縗絰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絶，絶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真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

李惟岳，年少時擔任行軍司馬、恒州刺史。李寶臣死後，軍中推立他爲留後，請求繼承父親之位，皇帝不允許。催促他護送喪柩回京城，命張孝忠代替他。田悦替他求請，皇上也不接受。於是他與田悦、李正己謀劃抗拒王命。府中小史胡震、家臣王他奴等人專門籌劃謀反之計。府僚邵真流淚勸説："先公位至將相，受恩很多，而您在身穿縗絰喪服之時就違背王命，我愚笨確實感到迷惑不解。魏離我們近而且交好，不能立即絶交，與魏絶交很快會招來災禍，請求厚禮招待魏的使者，慢慢再想辦法；齊離我們遠而且交往一般，不如給齊的使者戴上枷鎖押往京城，并請求朝廷興軍討伐。皇上嘉許大夫的忠誠，所有請求定會允許。"李惟岳醒悟，讓邵真寫奏章。胡震與將吏商議認爲不可，李惟岳又聽從了他們。他的舅舅谷從政，是豪俊之士，極力諫阻而不被采納。

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束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争束鹿，田悦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却。滔繢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悦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詵，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悦，悦使扈岌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邵真讒間，欲歸悦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

當時張孝忠把易州交還天子，天子下詔朱滔與張孝忠合軍進討李惟岳，赦免全部官吏將士，懸賞購求李惟岳的首級。李惟岳與朱滔在束鹿交戰，大敗奔逃。於是包圍深州。第二年正月，率兵一萬多人，派王武俊争奪束鹿，田悦也派孟祐來助戰。王武俊率精兵先進攻敵陣，軍隊後退。朱滔在絲帛上畫了狻猊，命壯士百人蒙上并且吼叫，衝向李惟岳的軍隊，馬驚軍亂，因而大敗，放火燒營離去。於是深州日漸危急，田悦也據城自守。李惟岳害怕了，召邵真商議派使者到河東的馬燧那裏，命弟弟李惟簡謁見皇帝，請求斬大將謝罪，把軍隊交給鄭詵，自己到京城朝見。孟祐得知這個計謀，迅速趕去報告田悦，田悦派扈岌來責備説："敝邑興兵，本是爲君索要節度使的符節，豈是爲了叛逆呢？雖然被馬燧打敗，然而感激士大夫們上城拒守，爲以後作打算。如今君聽信邵真的讒言，打算歸罪給田悦，使我們自相殘殺，爲何這樣背信棄義！不如我就命孟祐回

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决，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詳，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悦。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

軍，免得被王師擒獲。如果能殺死邵真來示衆，我願像以前一樣事奉公。"李惟岳懦弱不能决定，畢華看見說道："您與魏聯盟不久，魏雖然被包圍，那裏積蓄很多，不會被攻下。齊兵强地廣，山河險要，是所謂的險固的東方秦國，和他維持關係，足可與天下抗衡。背信棄義不吉祥，不多加考慮將會生禍。况且孟祐是驍勇之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驅逐朱滔，朱滔僅一人獲免，如今兩將合力，必然會打敗朱滔。希望仔細考慮！"李惟岳見深州之圍未解，擔心孟祐回軍，於是斬邵真向田悦謝罪。明日再戰，又大敗。而康日知率趙州聽命朝廷，李惟岳更加困窘，便交給牙將衛常寧五千士兵，又派王武俊率騎兵八百進攻康日知。

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以身托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内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詵、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

王武俊才能很高，歷來受李惟岳忌妒，等軍隊出發時，他對衛常寧説："大夫相信讒言，我是朝不保夕，不論此行勝負與否，我都不會再進入恒州了！我將投靠定州張公，怎能引頸就刀呢？"衛常寧和副將李獻誠説："君没聽到詔書一事嗎？斬大夫之首者授與大夫之官。看大夫的情形終究要被朱滔所滅，如果倒戈回府，事情極易成功，如果不成功，就可以投奔張公。"王武俊同意。李惟岳派要藉官謝遵到王武俊的軍中商議事情，王武俊與他商議，讓他作内應。到約定時間，謝遵打開城門，王武俊入城，在公堂中殺人，無人能抵擋。於是傳令說："大夫背叛朝命，現在要取他性命，敢抗拒者全族處死！"士兵都不敢動。王武俊命裨校任越牽着李惟岳出來，將他縊死在戟門之下，并殺死鄭詵、王他奴等幾十人，派兒子王士真將李惟岳的首級送往京城。皇帝赦免全府將士，免除全境三年租役。

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户部尚書。其息吕擢冀州長史。

邵真起初事奉李寶臣，掌管文記，王武俊上表奏報他的忠誠，追贈户部尚書。他的兒子邵吕升任冀州長史。

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爲内史監，其後謀亂，誅。

衛常寧在王武俊時執掌大權，任内史監，後來謀反叛亂，被殺死。

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决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寶

李惟岳的異母哥哥李惟誠，喜好儒學，謙遜寬容，李寶臣喜愛他，讓他决斷軍事，因李惟岳是正室嫡子，他堅决辭讓不肯擔任。他的妹妹是

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田副使，四爲州刺史。

### 李惟簡

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决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賜鐵券。

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上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

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 王武俊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

李納的妻子，所以李寶臣請求讓李惟誠恢復舊姓，在鄆爲官，擔任李納的營田副使，四次擔任州刺史。

起先，李惟岳反叛，弟弟李惟簡率家僮勇士一百多人侍奉母親鄭氏投奔京城，皇帝將他們拘押在客省。等皇上出居奉天，李惟簡準備奔赴國難，與鄭氏商議，鄭氏說："你父親立功河朔，位至宰相，未曾親自到達京城，哥哥死於他人之手。你入朝，未見天子，不能效忠，我不認你爲兒子了！"督促他動身說："你能爲王事而死，我死而不朽！"於是破門出城，路上經過七戰，得以到達皇帝臨時的停駐地。皇帝召見他厚加撫慰，拜授太子諭德，討賊有功。皇帝遷到山南，李惟簡率三十名騎兵隨從，夜間迷路，疾馳趕到盩厔西，聽到宦官說話，詢問天子在什麽地方，宦官悄悄說："皇上在此。"皇帝見了他流下眼淚，拉着他的手說："你有老母，還能追隨朕啊？"他回答道："臣誓死相隨！"等到天明，北方揚起塵土，皇帝憂慮。李惟簡登上高處遥望説道："是渾瑊率騎兵趕來。"渾瑊來到，於是决定前往興元，李惟簡在前開路。等皇帝返回京城，封他爲武安郡王，號稱元從功臣，畫像於凌煙閣，賜給鐵契。

憲宗時，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長上萬國俊强占興平民田，官吏害怕不敢治罪，因此向李惟簡訴冤，當日罷免萬國俊，把土地還給百姓。出任鳳翔節度使，購買耕牛農具發給農民，每年增加墾田幾十萬畝。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兒子名元本，爲人輕薄品德不佳。長慶末年，與薛渾私下侍奉襄陽公主，奸情敗露，公主被囚禁在宮中，李元本因是功臣之子，赦免死罪，流放嶺南。

李元本的弟弟名銖，好學博識，有儒者之風。

王武俊，字元英，原本出自契丹怒皆部。父名路俱，開元年間，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人率

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

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鋭師遠鬥，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

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内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鬥，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説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

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

時馬燧、李抱真、李艽、李晟討田悦，悦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

五千帳請求内附，入居薊州。

當時王武俊剛剛十五歲，擅長騎馬射箭，與張孝忠齊名，隸屬李寶臣帳下爲副將。寶應初年，官軍進入井陘，王武俊對李寶臣説："以寡敵衆，以曲遇直，作戰則離心，防守則潰敗，精鋭之軍遠來而戰，怎麽可以抵擋呢！"李寶臣於是率恒、定等五州主動歸降，一同平定殘餘的賊寇，這是由於王武俊的謀劃。上奏他兼任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他的兒子王士真，也深沉剽悍果敢決斷，李寶臣特别喜愛，令他出入帳中，把女兒嫁給他。李寶臣因疑心而殺死許崇俊等人，王士真與他左右之人密切交往，所以王武俊免於被殺。

李惟岳抗拒朝廷命令，有人説王武俊有異志，王武俊知道了，出入時衹帶一二人隨行，從不交接賓客。李惟岳心裏雖然懷疑，然而見他這樣謙恭，又珍惜他善於用兵，不忍殺他。康日知帶趙州投降朝廷，李惟岳謀劃進攻他，大家都説："王武俊是舊日心腹，先君命他輔佐大夫，而王士真又是大夫的妹夫，如今事態危急，應摒棄猜忌之心而委任他，不然，還有誰可以任用？"於是派他與衛常寧率兵同往。他便謀劃活捉李惟岳，而康日知也派人用禍福來游説，王武俊於是回軍，派人對李惟岳説："大夫與齊、魏一同叛亂，如今魏兵已經失敗，齊被趙州阻隔，幽州兵近在定州，三軍要謀求活命。聽説有詔徵召大夫，應趕快奉詔歸朝。"李惟岳慌忙出府，於是將他縊殺。隨即派他的下屬孟華奏報天子。孟華辯析回答稱旨，德宗升他任兵部郎中，授王武俊檢校秘書監兼任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

當時，李惟岳的大將楊政義帶定州投降，楊榮國帶深州投降，朱滔接受投降并派兵駐守。皇帝把定州賜給張孝忠，命康日知爲深趙觀察使。王武俊怨恨没有得到節度使反而失去趙州、定州，朱滔也怨恨失去深州，二人相互勾結。王武俊便捆起使者送給朱滔，與他反叛。皇帝聽説後，下詔孟華曉諭解釋，二人不聽。

當時，馬燧、李抱真、李艽、李晟討伐田悦，田悦正危急，王武俊、朱滔營救他，駐軍連

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鋭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悦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横突，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决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謏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慚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

篋山。皇帝下詔李懷光督率神策軍協助討賊，軍隊到達駐扎，士氣旺盛，李懷光對馬燧説："我奉詔不許姑息敵寇，乘他們壁壘没有修好時進攻，可以一舉消滅。"於是指揮軍隊攻入朱滔軍壘，殺死一千多人。田悦因軍隊屢敗，隊伍已不成行列。李懷光放鬆馬繮，騎馬慢行，觀察田悦的軍隊情况，王武俊乘他懈怠，派趙萬敵等人率兩千騎兵横衝突襲，朱滔的軍隊隨繼馳來加入，官軍大亂，自相踐踏而死，尸體堆積河裏阻塞了流水。李懷光回軍退入軍壘。王武俊夜間挖開河堤引水注入王莽渠，截斷馬燧的運餉之路。馬燧計窮，不過他與朱滔本是親家，就派使者假意向朱滔致歉説："老夫不自量力，與諸君交戰。王大夫善於用兵，天下無敵，我本來就應失敗，希望公幫個忙，使老夫得以返回河東，衆將也會罷兵撤走，我替你在天子面前講話，把河北之地交給公。"朱滔也暗中忌諱王武俊獲勝後不能控制，隨即對王武俊説："官軍已經失敗，馬公如此卑躬求和，不應逼人太甚。"王武俊答道："馬燧等人都是國家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慘敗，給國家帶來耻辱，不知以何面目去見天子呢？他回軍不到五十里，定會返回攻打我們。"朱滔堅持答應下來。馬燧到達魏縣，堅固壁壘自守，軍隊氣勢重振。朱滔慚愧地向王武俊道歉，但矛盾已開始産生。王武俊派張鍾葵進攻趙州，康日知斬下他的首級報告朝廷。

於是武俊與田悦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爲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内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并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内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内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

當時王武俊和田悦等人擅自互相稱王。王武俊國號趙，以恒州爲真定府，命王士真爲留守兼任元帥；任命畢華、鄭儒爲左右内史，王士良爲司刑，王佑爲司文，王士清爲司武，都擔任尚書；王士則爲司文侍郎，宋端爲給事中，王洽爲内史舍人，張士清爲執憲大夫，衛常寧爲内史監，皇甫祝爲尚書右僕射，其餘衆人依次封官拜職。

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

建中四年，李抱真派門客賈林向王武俊詐降，相見之後，説："我是來傳詔的，不是來投降的。"王武俊神色一變，賈林説："天子得知大夫登壇建國時拍着胸膛對左右之人説：'我本性忠義，天子不能理解，所以走到這一步。'如今

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暗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强，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悦説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鋭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强則須公之援，削則己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

諸軍多次上表稱贊大夫極其忠誠，皇上見表動情地說：'朕從前的失誤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朋友失和尚可道歉，朕爲天下之主，毫芒過失，反而不能改正嗎？'新近大夫親自斬斷逆賊之首，而宰相不明事理，國家與大夫哪有一點矛盾呢？朱滔以利相誘，公能得到什麽？如果真能與昭義同心，翻然改過，則上不失君臣之義，下可爲子孫考慮。"王武俊說："我是虜人，還知道撫恤百姓，天子定然不想通過殺人來安定天下。如今山東連兵戰争不斷，尸骨露野，即使獲勝還會與何人同居？現在我并不害怕歸附朝廷，衹是業已與諸軍合盟，虜人性格質樸倔强，不想我這面理虧，天子如果降恩洗刷我的冤屈，我首先倡議歸命朝廷，有誰不從，奉辭討伐，不到五十日就可平定河北。"正逢皇帝出居奉天，李抱真將回軍澤潞，田悦勸説王武俊、朱滔追踪掩襲。賈林說："李抱真退軍，輜重在前，精鋭在後，軍心穩固如一，不能攻擊。即使戰勝得到地盤，好處也歸了魏，萬一不幸損失軍隊，趙就遭受災殃。現在滄州、趙州是大夫舊地，爲何不攻取那裏呢？"王武俊於是率軍北返，賈林又激他說："公是異邦豪傑，不應謀取中原。燕、魏艱險，那裏是王室强盛就需要公的援助，王室削弱就會自己想法并吞。况且河北衹有趙、魏、燕而已，朱滔却稱冀，説明他心裏想占有公的冀州。假使朱滔能控制山東，大夫就要以臣子身份事奉他，否則就會受到進攻。公能臣服朱滔嗎？"王武俊揮袖説道："二百年的天子還不能事奉，怎能臣服這小子呢？"於是决定與李抱真交好，并約馬燧聯盟。

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僞號。詔國子祭酒董晋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

興元元年大赦天下，王武俊大集軍隊，取消僞號。下詔國子祭酒董晋和宦官安撫，拜授他爲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

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絶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

當時，朱滔率幽、薊的全部兵力與回紇包圍貝州，打算隔斷白馬津，向南進軍洛陽，李懷光占據河中，李希烈攻陷汴州，往南攻掠江淮，

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悦，林復説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悦死，魏人氣孅，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宫，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説忼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爲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高鼓噪。武俊使步兵决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鋭。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囂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噪，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

李納剛剛反叛，衹有李晟駐軍渭水之旁。朝廷插有鳥羽的文書火速調發天下十分之三的軍隊，人心忐忑恐懼。及至田緒殺死田悦，賈林又勸王武俊説："朱滔一直想占有魏博，正巧田悦死了，魏人氣勢受挫，公不相救，魏就要被攻占了。朱滔增兵數萬，張孝忠將面北事奉朱滔，三道兵力聯合，加上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定退保山西，河朔就要全部掌握在朱滔之手了。如今魏博依然完好，張孝忠還未依附朱滔，公與昭義合軍攻破朱滔，聲震關中，京城可立刻收復，天子歸位，這樣的不朽之業，誰能與公相比！"王武俊大喜，與李抱真互通信息，親自率軍駐屯南宫，李抱真駐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扎營。王武俊在軍中悄悄會見李抱真，慷慨激昂表露心迹，李抱真也傾心結納，結爲兄弟，於是一同在貝州東部築壘，離城三十里停止。朱滔想迎戰，王武俊告誡士兵把飯吃飽説："軍隊不相遇，不要妄動！"派趙琳、趙萬敵率兵五百埋伏在樹林裏待命。朱滔派猛將馬寔、盧南史列陣西進，李少成率回紇兵爲側翼。中午時雙方交戰，王武俊和兒子王士清率精鋭騎兵衝向李少成之軍，李抱真隨後進攻，朱滔派騎兵二百進到王武俊東南面，登上高地擊鼓吶喊。王武俊派步兵與之决戰，自己率騎兵抵擋回紇兵，收兵避開敵人精鋭。回紇騎兵急衝而過，未及返回，王武俊迅速進攻，趙琳等人率伏軍殺出，回紇軍驚慌，被攔腰截斷，於是先行奔逃。起初，朱滔的軍隊逼迫王武俊的軍隊，不能殺傷對方，回紇兵敗退後，就想率軍退走，因爲軍隊混亂不能禁止，軍隊大奔潰逃，朱滔逃跑返回軍壘。王武俊身中流箭，對李抱真説："士兵有些疲勞，何不派騎兵繼續作戰，就可摧毁敵人的巢穴。"李抱真派來希皓率勁騎逼近朱滔之營，盧玄真從背後進攻，朱滔害怕，率兵退走，來希皓追擊，王武俊在險要之地阻擊，朱滔大敗，衹有八千人逃脱。適逢天黑，各自扎營，王武俊在朱滔東北扎營，李抱真在西北扎營。朱滔知道無法支持，在半夜放火燒毁糧車，逃回幽州，火光照耀如晝，軍隊大亂，喊聲震地。李抱真因山東發生蝗災，糧食缺乏，便返回潞州，王

武俊也撤回軍隊。

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

恰逢有詔恢復朱滔官爵，王武俊交還幽州盧龍節度使。又下詔在恒州設大都督府，隨即授王武俊爲長史，賜給德、棣兩州，封王士真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從梁州回京，待王武俊越發恩寵，子弟雖爲襁褓小兒，全部授官。不久進升檢校太尉兼任中書令，得以在京城建祖宗廟，有關部門負責供奉。

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鷄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群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

王武俊擅長射箭，曾經與賓客打獵，一天射中鷄兔九十五隻，圍觀者驚訝嘆服。貞元十七年死去，終年六十七歲。群臣到延英門列班進名慰問天子，仿效渾瑊舊事，追贈太師。有關官員定謚號爲威烈，皇帝改爲忠烈。

### 王士真

士真襲位。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爲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謚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留後。

王士真繼承官位。王士真，是王武俊的長子。年少時幫助父親立功，歷經患難。得任節度使後，停息戰争修繕防守，雖然擅自任命官吏，賦税充入私庫，然而每年貢奉數十萬緡，比燕、魏較爲恭敬。元和初年，就地拜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去，追贈司徒，謚號景襄。軍中推立他的兒子王承宗爲留後。

### 王承宗

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刓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

起初，河北三鎮自己任命副大使，常命嫡長子擔任，所以王承宗以御史大夫充當。等他總領留後事以後，憲宗很久没有答覆，等待那裏發生變故。王承宗多次上疏爲自己申明。皇帝聽説劉濟、田季安全都得了重病，商議改任節度使。翰林學士李絳説："鎮州世代相承，人們都已習慣，祇有抗拒王命時纔進行討伐。況且要賞賜供給諸道的百萬大軍，另外燕、魏、淄青，形勢相同必然聯合。眼下江淮水災泛濫，財力凋困，應立即下詔王承宗繼任節度使。田季安等人雖然生病，也應慢慢謀劃。平定四方需要天時，不能速成。"皇帝同意，打算分割此鎮另建一節度使，使王承宗像李師道一樣每年貢輸賦税。李絳説："假使王承宗奉詔，諸道會因被割地而同懷怨恨，這樣會白白授出許多官爵而無所得。不如派使者曉諭他主動割讓土地，不要違背皇上之意。"皇帝於是派京兆尹裴武安撫，王承宗奉詔非常恭

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

敬，請求交上德、棣兩州，於是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繼任節度使，而命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領德州、棣州。

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涣爲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鬥聞，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

薛昌朝，是薛嵩的兒子，與王承宗本是親家，皇帝想藉此離間他的親將，故而任命他。詔書還未傳到，王承宗派騎兵將他劫持返回，囚禁起來。下詔改授棣州刺史田涣爲二州團練守捉使，派宦官傳詔令他送還薛昌朝，王承宗拒不聽命，皇帝憤怒，下詔削奪他的官爵，派宦官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軍，統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伐他。趙萬敵此人，是王武俊舊將，以英勇善戰聞名，王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伐必然獲勝，皇上令他和吐突承璀同行。下詔說："王武俊忠節顯著，將他的實封轉賜給他的兒子王士則，不要拆毁他的墳墓。"

承璀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將，以禽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師氣益折。及吴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市承宗，外自固，内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虚。山東，疥癬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橈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訹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徙從史它鎮，破其奸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

吐突承璀到達軍中，没有威嚴韜略，軍隊士氣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稱驍將，以生擒劉闢之功，封陽山郡王，到此時戰敗，縱馬疾馳而摔下馬來，趙人說："這是酈王"，將他殺害，軍隊士氣更加低落。等到吴少誠死去，李絳上奏："蔡州四鄰無援，攻討易於成功，不如赦免王承宗，專心進討淮西。"皇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勾結王承宗，外表好像自我防守，實際上私下往來。太常卿權德輿勸諫說："神策軍都是市井的屠夫小販，没有經過戰陣，恐怕因害怕勞累遠征，潰散成爲盜賊。恒冀馬壯兵多，進攻必然曠日持久，西戎乘機入侵，京城禁衛不可一時缺少。山東，是小患；京城，是心腹。不可不仔細考慮。况且軍隊出征半年，耗費緡錢五百萬。時逢盛夏炎熱多雨，疾疫就要流行，確實擔心有潰敗之事發生。"又說："山東諸鎮，都以子息爲副使，人心相差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呢。何況盧從史倚寇爲援，誘使吐突承璀邀求寵利，應該召行營善戰之將，令他乘驛馬兼程而馳，估計行到半路，把澤潞節度使授給他，而將盧從史調到其他藩鎮，揭穿他的奸謀，然後赦免王承宗，衆人定會順服。"皇帝不許。

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

五年，河東軍攻克王承宗一個軍壘，張茂昭在木刀溝打敗王承宗；皇帝擔心盧從史使詐，最

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嫯然無顧憚。

終設計將他擒送京城；劉濟又攻克安平。王承宗恐懼，派他的下屬崔遂上書謝罪，并且説："往年交納土地，受迫於三軍不能遂願，却被盧從史出賣來求利，希望朝廷任命地方官吏并輸送租賦入朝以改過自新。"當時軍隊久戰無功，餉運不接，皇帝憂心。而淄青、盧龍數次上表請求赦免，於是下詔洗免他的罪行，把舊地全授給他，罷諸道之兵。薛昌朝回到京城，授任右武衛將軍。王承宗見大軍壓境，不久就撤了回去，歸罪給盧從史，得以不追究罪責，自以爲得計，更加狂妄毫無顧忌。

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吴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游説，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鬥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爲旰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群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絶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宫，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

七年，軍庫起火，兵器鎧甲幾乎被燒光，他殺死看守的官吏一百多人，心中不安。等到吴元濟反叛，王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求赦免，教他的將領尹少卿爲蔡州游説，拜見宰相時出言不遜，武元衡十分生氣，大聲喝叱將他趕回。王承宗非常怨恨，與李師道商量，派數十個凶惡的少年潛伏在河陰，乘天黑射殺看守的官吏，官吏奔散，於是縱火焚燒屯積漕糧的倉院，人們奔來救火，相鬥而死的有十多人，縣裏發動百姓大規模追捕盜賊，盜賊逃跑没有抓獲，共損失錢三十萬緡、粟米數萬斛。没過多久，張晏等人殺害宰相武元衡，京城大搜捕，天子爲此寢食不安。王承宗曾經上疏指責武元衡的過錯，奏疏被皇上留在宫中没有下發。此時皇帝拿出奏表讓群臣觀看并廣泛商議，都請求公布他的罪行并派兵征伐。於是下詔禁止王承宗朝貢，將他的弟弟王承系、王承迪、王承榮流放到遠方，因博野、樂壽是范陽舊地，下令劃歸劉總。而他所派遣的盜賊處處作案搗亂，斫斷建陵門戟，火燒獻陵寢宫，在洛陽埋伏士兵準備叛亂，没有成功。王承宗幾次出兵攻掠鄰境，田弘正上言王承宗應該誅殺，皇帝命他率軍壓境。王承宗估計奉詔旨的軍隊不會立即進攻，於是大肆剽掠滄州、景州、易州、定州一帶，百姓困苦。

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横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

十一年，下詔削奪封爵，將實封賜給王士平，讓他繼承王武俊爲後嗣。命令河東、義武、盧龍、横海、魏博、昭義六鎮節度使進軍討伐，軍隊大概有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來分散他的兵

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獨昭義郗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宫，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

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横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户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録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

十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于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門，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

廷湊生駢脅，沈鷙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横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

勢。然而各軍分別設置營寨，號令不能統一，所以士兵觀望，衹有昭義的郗士美逼近敵賊邊境，敵賊不敢侵犯。起初，王承宗與諸位叔父伯父不和，他們都投奔到京城。王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聽説他反叛了，就請求在京兆落籍，裴度請求授他任邢州刺史，命他隸屬昭義，以此招徠趙人。有個叫王怡的人，是王武俊的侄子，爲王承宗守衛南宫，王士則召他，約定投降，計謀泄露遇害；兒子王元伯逃回，升任監察御史，下詔追贈王怡爲尚書左僕射。

第二年吴元濟被平定，王承宗非常恐懼，派牙將石汎護送兩個兒子到魏博，通過田弘正請求入朝奉侍皇上，并請求歸還德、棣二州，輸入租賦，等待天子任命官吏。田弘正送王知感、王知信到京城請求朝廷下命。在此之前，皇帝派尚書右丞崔從賜下詔書允許他改過自新，王承宗身穿白色服裝等待治罪。到此時就下詔恢復他的官爵，命華州刺史鄭權爲横海節度使，統領德、棣、滄、景等州，恢復王承宗的實封三百户，因所轄境内饑荒，賜帛一萬匹。李師道被平定後，他更加謹慎守法，上表請求所轄州的録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都由朝廷任命。

十五年死去，追贈侍中。軍中推立他的弟弟王承元爲留後。王承元不敢世襲本鎮節度使，下詔授他爲義成軍節度使，他的事迹見於本傳。

王廷湊，本屬回紇阿布思族，隸屬安東都護府。曾祖父名五哥之，在李寶臣帳下，驍勇果敢善戰，王武俊收爲養子，所以改爲王姓，世代爲副將。

王廷湊生來肋骨相連，沉穩凶猛不愛講話，喜歡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任兵馬使。田弘正到達鎮州，下詔用度支的一百萬緡錢慰勞軍隊，没有按時送到，王廷湊公布延誤的消息來觀測衆人之心，衆人果然憤怒，因此殺害田弘正，他自稱留後，脅迫監軍爲他上表請求授予節度使之職。又攻取冀州，殺死刺史王進岌。穆宗發怒，命田弘正的兒子田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行討伐，并詔令横海、昭義、河東、義武之

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

軍合力。當時大將王位等人密謀拘捕王廷湊，没有成功，死了三千多人。恰逢朱克融囚禁張弘靖，率幽州叛亂，於是二人合力抗拒官軍。

有詔議攻討先後，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晋陽、滄德，掎角而進。夫用兵若鬥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入，此莫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鋭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

下詔令衆人商議攻討藩鎮的先後，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涯認爲"范陽叛亂并非是預先謀略，可以先攻討鎮州，魏博又對它怨恨，加上晋陽、滄德的兵力，夾擊而進。用兵就像角鬥，要先扼住對方的喉部。如今瀛莫、易定實際上就是叛賊的咽喉，應該駐扎重兵，使他們之間生死不得相聞，間諜無法進入，這是戰無不勝的策略"。皇帝於是詔令義武節度使陳楚封鎖敵境，督率衆軍分兵三路進攻。而滄德的烏重胤是老將最爲善戰，獨擋一面。裴度爲河東節度使兼任幽、鎮招撫使，駐扎在承天軍。烏重胤深知時機未到，按兵不肯前進，皇帝聽信浮言，一意攻伐，改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接替他。杜叔良向來結交宦官，入朝晋見皇帝，大言道："叛賊不足打敗！"適逢裴度在會星打敗王廷湊，又攻入元氏，焚毁敵軍營壘二十二座。杜叔良率領諸道軍隊援救深州，戰於博野，大敗奔逃，丢失所持符節，僅以身免，被貶授歸州刺史。杜叔良是將家之子，原先依靠投機鑽營做到靈武節度使，因不稱職罷官，又交結權貴和近要之臣，任滄景節度使。王廷湊知道他怯懦，所以先進攻他，軍隊因此敗績。

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餉道梗棘，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强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票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異議摇訹，裁報乖戾，深州圍益急。

當時，皇帝賞賜無度，府庫空虚，諸道兵聚集以後，火速調發物資，百姓不堪其勞。依靠度支部門供給的軍隊大概有十五萬，有關官員擔心供給不上，設置南北供軍院。逼近賊境後，運糧之道荆棘叢生，柴禾不繼，士兵輪流拾取柴草。王廷湊乘機劫奪運糧車六百輛，糧食更加困難，至於所需衣帛，還未運到半路，衆軍强行搶奪，有關官員無法制止。那些孤軍深入之師，得不到衣食。加上做監軍的宦官，都挑選剽壯之士做親兵，體弱無力者列入行陣，作戰就潰敗。兩賊不過一萬多的兵力，官軍指揮不統一，一直没有獲勝。宰相不知用兵，被異議所惑，裁斷不當，深州之圍更加危急。

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

第二年，魏博牙將史憲誠反叛，田布之衆在

潰于南宫。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南宫潰敗。皇帝不得已，於是赦免王廷湊，命他爲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正巧牛元翼出逃，王廷湊於是占據深州，下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問他的軍隊。

廷湊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兗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橈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鹺糧，囚鄰道使者不遣。帝怒，詔絶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亂，廷湊同惡，宜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栅十五。廷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丌志沼。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

王廷湊被赦免後，就逐漸不馴，與朱克融、史憲誠密切勾結，相互支援。滄州李全略死去，兒子李同捷請求繼領節度使，文宗不許，改授他爲兗海節度使。李同捷違背朝命，就用珍寶錢幣和子女厚結王廷湊，皇帝擔心他叛亂，所以授他爲檢校司徒。等到幽、魏、徐、兗之軍討伐李同捷，王廷湊在魏的北境騷擾來牽制，又送給滄景鹽糧，囚禁鄰道使者不放。皇帝生氣了，下詔禁絶他輸入貢物。當時易定的柳公濟戰於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的劉從諫戰於臨城，打敗賊軍，引漳水注入深州、冀州。有詔："李同捷叛亂，王廷湊一同作惡，應削奪官爵，諸道率兵進軍討伐，有能斬王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從優授予官爵；率州鎮投降者，按等級授官。"柳公濟再戰於行唐，全都獲勝，焚毁賊軍營栅十五處。王廷湊密謀用蠟丸密封書信向幽州求救，被行營李載義截獲；又招納魏博叛將丌志沼。適逢李同捷被平定，王廷湊有所畏懼，上表奉獻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又上書謝罪。皇帝正厭倦用兵，赦免了他，恢復他全部官爵，將他所獻之州還給他。很久以後，進位兼任太子太傅、太原郡公。

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鄰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逵請命，帝聽襲節度。

鎮冀自從李惟岳以來，抗拒天子之命，然而注重與鄰道交好，畏懼法度，稍受挫敗就乞求自新。至於王廷湊則是本質凶惡悖逆，肆意屠毒喜好叛亂，不臣不仁，雖是夷狄也不會如此。大和八年死去，追贈太尉。軍中推立王元逵請求朝廷任命，皇帝允許他繼任節度使。

### 王元逵　王紹鼎　王紹懿

元逵，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悦，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妝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拔

王元逵，是王廷湊的次子。深識禮法，每年按時進獻貢品非常盡職。皇帝高興，下詔讓他娶絳王李悟之女壽安公主爲妻。王元逵派人到京城繳納聘禮，進奉千盤食、良馬、公主妝飾打扮的奩具、奴婢，議論此事之人稱贊他恭順。後來劉稹反叛，武宗下詔令王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

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户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謚曰忠。

書下達，當日他就率軍上路，攻克宣務軍壘，在堯山打敗反賊援軍，進攻邢州并使其投降，多次升任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稹被平定後，他晉級兼任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享受實封户二百，進升官至兼任太傅。大中八年死去，終年四十三歲，追贈太師，謚號忠。

子紹鼎襲，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爲人淫湎自放，性暴，厚裒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

兒子王紹鼎繼任，字嗣先，多次升任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他爲人貪圖享受放縱無度，性情暴烈，横徵暴斂，登上高樓用彈丸射擊路人來取樂。衆人憤恨他的殘虐，想驅逐他。正巧他因病死去，追贈司空。

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爲留後以嗣，俄爲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咸通七年死，贈司徒。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悦，擢景崇爲留後，尋進節度使。

兒子年幼不能理事，宣宗命王元逵的次子王紹懿爲留後來承嗣，不久爲節度使，多次受封爲太原縣伯，加授檢校司空。爲政簡易，咸通七年死去，追贈司徒。命王紹鼎的兒子王景崇承嗣。起初，王紹懿病重，召王景崇説：“先君把政事托給我，等你長大，就交給你。如今病重，你雖年少，努力統領軍務，禮敬相鄰藩鎮，尊奉朝廷，家業就不會毁滅了。”監軍將此事上報，懿宗高興，升王景崇爲留後，不久進升節度使。

### 王景崇

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謚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羸毁，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禄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

王景崇，字孟安，因是壽安公主的嫡孫，尤其受寵愛。龐勛反叛，王景崇派軍隊會合官軍平定叛賊，進升檢校尚書右僕射。公主去世，謚號章惠，王景崇守喪合禮。母親張氏死去，他哀傷思念以致使身體瘦損，受到當時人們的稱道。把政事交給賓佐，告誡親屬不得干預。曾想引用母親的兄弟爲牙將，賓佐張位説：“軍中用人，要任用有功勞和有才能之人，如果偏愛某人，多給田地住宅和禄食就可以了，何必授官。”王景崇道謝。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封常山王。

黄巢反，帝西狩，僞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

黄巢反叛，皇帝西行，僞使者携帶詔書來到，王景崇將使者斬首示衆，於是派兵快馬向諸道傳送檄文，約定與定州王處存會師西入關中，尋找皇上的臨時停駐之地，輸送貢物相連不斷。每當談及宗廟園陵，就淚流滿面。

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

蔚州刺史蘇祐被沙陀進攻，向幽州乞求援軍，駐屯美女谷，出師不利。蘇祐將要出逃，適

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肆其下剽奪，景崇殺之。

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謚曰忠穆。

子鎔。

逢下詔調他任濮州刺史，他率兵赴任，途經鎮州，王景崇讓他住在靈壽的客館，他放縱部下剽掠搶奪，王景崇將他殺死。

嗣任節度使共有十四年，經十三次遷官擔任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去，時年三十七歲，追贈太傅，謚號忠穆。

兒子名鎔。

**王鎔**

鎔，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攻黄巢，鎔凡再饋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獻馬牛戎械萬計。

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州，鎔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滹沱諜軍，會大澍，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鎔侵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鄗，引師去。存信素忌存孝，妄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敬思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讒，挈邢州歸朱全忠，并結鎔爲助。天子詔出鎮、幽、魏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鎔引騎十萬夜濟磁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鎧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欒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稾城，餉金二十萬以謝。

王鎔，十歲時，被軍中推立爲留後，授任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進攻黄巢，王鎔總共兩次運糧幫助他的軍隊。僖宗從蜀地返回，他進獻馬牛兵器多達萬計。

當時李克用正在邢州攻打孟方立，王鎔運輸糧草。邢州平定，李克用進而謀取山東，駐軍常山西部，率輕騎渡過滹沱河偵察敵情，適逢天降大雨，河水漫上平地，王鎔的軍隊突然殺到，李克用藏在林中獲免。當時，幽州的李匡威也想謀取易州、定州瓜分土地。王處存正極力奉事李克用，李克用的愛將李存孝已攻克邢州，就攻掠王鎔的南境，偏將李存信等出兵井陘與他會合。王鎔進攻堯山，李存孝迎擊打敗了他，乘勢進軍到深州、趙州。王鎔向李匡威求救。李存孝正在進攻臨城等幾個縣城，聽説李匡威駐軍於鄗，率軍退去。李存信向來忌妒李存孝，誣衊他説："李存孝無意擊賊。"李克用相信了。李存孝，是飛狐人，即所説的安敬思，擅長騎馬射箭，進攻葛從周，打敗張濬、韓建，多次建立奇功。此時懼怕讒言，帶邢州歸附朱全忠，并交結王鎔爲援。天子下詔調出鎮冀、幽州、魏博之兵前來援助他。景福元年，李克用向王鎔借道，討伐李存孝，王鎔不答應，於是和王處存聯合兵力進攻王鎔，攻克堅固鎮，進攻新市。王鎔擒獲李克用之將薛萬金。李匡威率兵三萬援救王鎔。李克用親自攻打常山，渡過滹沱河。王鎔率十萬騎兵夜渡磁水，襲擊將他打敗，斬首二萬級，奪取鎧甲兵器三百車，李克用退軍欒城築壘。天子下詔令三鎮和解，李克用回軍，然而因没有得志，所以又進攻王鎔。李匡威在元氏率騎兵五千打敗李克用，王鎔準備牛酒在稾城與李匡威相會，贈黄金

二十萬相謝。

俄而匡威爲弟匡籌所逐，鎔德其助己，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吊，伏起，殺其府屬楊洽及親吏淡從，有甲者牽鎔袖。匡威曰："與我四州，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牙城，鎮軍噪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雨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賊，衆披靡，乃挾鎔逾城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鎮怨。

不久李匡威被弟弟李匡籌驅逐，王鎔感激他幫助過自己，將他迎來安置在客館。李匡威先人忌日，王鎔前往吊祭，伏兵衝出，殺死他的府屬楊洽及親吏淡從，有人手持兵器拉住王鎔的衣袖。李匡威說："給我四個州，饒你不死！"王鎔答應了他。李匡威帶王鎔進入内城，鎮州軍將呼叫着關閉左門，挖開墻垣出戰。適逢風雨大作，樹拔瓦飛。士兵相接戰，有個屠夫叫墨君和的袒胸逼近賊人，衆人紛紛後退，於是護着王鎔越城而入。王鎔獲免以後，賞給墨君和千金，贈住宅一座，答應免他十次死罪。李匡威逃往東園，軍隊將他包圍，他與從事李抱貞同時而死。第二天，王鎔備禮裝殮李匡威，身穿喪服哭於庭中，派使者通知李匡籌。李匡籌憤怒，傳送文書責問兄長死去的原因，上表天子請求討伐王鎔，下詔制止他。又下詔朱全忠平息幽州、鎮冀之間的怨恨。

克用聞匡威死，自率兵傅城下。鎔大驚，納縑二十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强，克用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内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

李克用聽說李匡威死了，親自率軍逼近城下。王鎔大驚，送去縑二十萬，這纔退軍。李匡籌進攻樂壽、武强，李克用出兵縛馬關，在平山打敗鎮冀之軍，乘勢進攻王鎔的外圍軍壘。王鎔内失幽州援助，因而乞求和盟，進獻錢幣五十萬，送給糧食二十萬石，請求出兵幫助討伐李存孝，纔得解圍。

克用屯欒城，存信屯琉璃陂，爲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城爲溝堞，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韜紿存孝曰："君所畏唯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媪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爲存信誣構，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多矣！"轘而尸於市。

李克用駐軍欒城，李存信駐軍琉璃陂，軍營在夜間被邢州人偷襲，李存信軍大亂，未能攻伐追擊。李克用進逼邢州，環城挖溝築壘，想以此表示要長期圍困；城中的軍隊多次出來騷擾，溝壘無法建成。副將袁奉韜騙李存孝說："君所害怕的祇是大王罷了，大王打算修好溝壘就西歸，公爲何不聽任他修建?"李存孝不派兵出來，溝壘修成，圍攻更急，城中糧盡。李存孝登上城墻哭着說："我受人陷害以致做了錯事，假使讓我活着見到大王，死也不恨！"李克用派家媪招他，李存孝出城，磕頭至地申訴受李存信誣陷，李克用說："你給王鎔的書信，罵我太多了！"將他車裂而死并陳尸於市。

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

光化年間，朱全忠討伐幽州的劉仁恭，王鎔

鎔遣兵屯蓨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洺、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絶太原，共尊全忠。鎔猗違，全忠不悦。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公爲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戲耳！"延入帳中，議修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昭祚質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今定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

派兵駐扎蓨城，不久劉仁恭兵敗，乘他回軍時進攻俘獲十分之八。朱全忠取得邢州、洺州、磁州以後，又得到潞州，於是圖謀河東。派遣羅紹威勸説王鎔與太原絶交，一同尊奉朱全忠。王鎔猶豫不決，朱全忠很不高興。適逢李克用的將領李嗣昭進攻洺州，朱全忠親自率軍將他趕走，繳獲王鎔寫給李嗣昭的書信，朱全忠惱怒，率軍進攻王鎔，駐軍元氏。王鎔對他的屬下説："國家危急了，怎麽辦好呢？"周式請求拜見朱全忠，説可以用口舌説動他罷兵，王鎔同意。朱全忠迎上來并折辱他説："你的主子黨附太原，如今無法赦免他了！"隨即拿出書信讓周式看并説道："李嗣昭還在你處，快將他送來。"周式説："王公要求和解的目的，不過是要使百姓在戰亂中獲得安寧罷了。何況奉天子之詔和解，能没有一紙書信遺落北邊嗎？太原對趙本無恩信，李嗣昭怎肯來這裏呢？公是大唐的齊桓公、晋文公，正要用仁義實現霸業，難道會困人於險境嗎？"朱全忠高興了，牽着周式的袖口説："我不過是開玩笑罷了！"請他進入帳中，商議和好之事。王鎔送錢幣二十萬賄賂朱全忠的軍隊，派兒子王昭祚做人質到朱全忠府裏做官，朱全忠把女兒嫁給他。王鎔的判官張澤謀議説："着火的人家，不能依賴遠處救援。現在定州離我近，又與太原交好，應讓朱全忠奪取定州。"王鎔派周式出使朱全忠，朱全忠便攻取定州，王郜於是投奔太原。

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逾月不還。

王鎔母親何氏，很有婦德，管教王鎔很嚴。等母親死後，王鎔開始貪求聚斂財物，姬妾侍女多達千人，禮儀服飾超過皇上。又因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次游覽，妄想貪求長生不老，一個多月也不回來。

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爲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

起初王廷湊貧賤時，鄴縣有個道士爲他占卜，占得《乾之坤》卦象，説道："君將擁有國土。"等他得到鎮州，將道士迎來奉事非常恭謹。又詢問年壽多少？子孫多少？道士回答説："公三十年後，當有兩王。"不久王廷湊爲節度使十三年死去，原來是隱語，王景崇、王鎔都封爲王。王廷湊曾經出使到河陽，醉卧路上，有人經過看到他説："此人不是尋常之人呀！"隨從者將

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這話告訴王廷湊，他騎馬追上那人，請教原因，那人說："我看到君的鼻息，左邊像龍，右邊像虎，子孫將會稱王百年。家中有棵大樹，遮蓋到堂上，公就要興盛了。"等他殺害田弘正時，而大樹正好遮住卧室。從王廷湊到王鎔，共有一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鋭，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土地相連互相交好。等到朱泚越位自稱天子，朱滔將要響應他，當時形勢非常危險了。賈林用一句話提醒王武俊，掉轉兵鋒與朱滔爲敵，挫敗幽州、薊州的鋭氣，朱泚失掉同伴，無法走出孤城，最終敗亡。用賈林之策而成功，賞賜却不及賈林之身，德宗是不聖明啊！



# 唐書卷二百一十二

##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 藩鎮盧龍列傳

### 李懷仙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爲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鐫説，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挐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

李懷仙，是柳城胡人。世代在契丹做官，守衛營州。擅長騎馬射箭，機智敏捷。安祿山反叛，任命他做了副將。史思明攻占河南，留次子史朝清守衛幽州，命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佐他。史朝義殺父自立，傳送檄文討伐史朝清。二將叛亂，史朝義任命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率兵馳入幽州。高如震想抵禦，來不及準備，於是出城迎接。李懷仙表面假裝寬宏來穩定士兵，過了三天，大會將士，將高如震斬首，幽州境内全部平定。史朝義兵敗，將奔往范陽，宦官駱奉先乘機派使者規勸，李懷仙於是投降，命部將李抱忠率兵三千駐守范陽。史朝義來到，李抱忠閉門不讓他入城，於是將他縊死，斬下首級，通過駱奉先獻到京城。僕固懷恩隨即上表任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遷任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適逢僕固懷恩反叛，邊境羌人混戰不休，朝廷正忙於西部軍事，所以李懷仙和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人得以招回亡散之衆，修繕城池兵器，自行任命文武將吏，私占貢賦，天子不能制止。

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閽者以入，希彩不至。遲明，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

大曆三年，屬下朱希彩、朱泚、朱泚的弟弟朱滔，陰謀刺殺李懷仙，斬殺守門人而入，朱希彩没來。到黎明時，朱泚害怕打算逃走，朱滔説："謀劃不成功，一死而已，能逃到哪裏去?"不一會兒朱希彩來到，一同殺死李懷仙，將他的家族全部殺害。朱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率兵討伐叛亂，没有成功。代宗於是赦免他的罪行，下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命朱希彩爲副。朱希彩聽

戎備以逆。縉建旌棨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驁忲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

説王縉來到，檢閲軍隊，大列兵陣相迎。王縉樹起旌旗和棨戟策馬徐行，朱希彩拜迎謁見十分恭謹。王縉知道不能控制他，慰勞軍隊，過十天就回京了。朱希彩隨即領任節度使。五年，封爲高密郡王。傲慢放縱圖謀不軌，衆人不能忍受。七年，他的下屬李瑗利用衆人之怨，將他殺死，共同推舉朱泚做了留後。

泚自有傳。

朱泚自己有傳。

**朱滔**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此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説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朱滔，性情詭詐多變，讓人捉摸不透。朱希彩因他是同宗而倚重喜愛他，命他主管帳下親兵。朱泚領任節度後，派朱滔率兵三千爲天子到西塞防守，爲諸軍首倡。起初，安、史之亂以後，山東諸藩雖然外示臣服恭順，實際上却傲慢放肆目無朝廷。等到朱泚首先效命朝廷，皇帝贊賞他的舉動，在殿中召見朱滔。皇帝問道："卿與朱泚哪一個才幹多？"朱滔説："統率士衆，明辨方略，臣不如朱泚；臣年紀二十八歲，得以謁見天子，朱泚年長臣五歲，没見過朝廷，這點不及臣。"皇帝更加高興，特意下詔令他帶兵穿過都城出城，駐屯涇州，在開遠門設酒宴爲他餞行。戍守返回，就陰謀奪取朱泚的兵權，欺騙説："天下諸侯没有朝見天子的，先去朝見的，可以得天子歡心，子孫就平安了。"朱泚信以爲真，於是入朝。兄弟漸漸不相和睦，朱泚於是請求留下，西討吐蕃。命朱滔暫時主持留後事，兼任御史大夫。朱滔殺死立有功勞的李瑗等二十多人，威震軍中。

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悦，悦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

李惟岳抗拒王命，朱滔與成德節度使張孝忠在束鹿兩次將他打敗，攻占深州，進升檢校司徒，於是任節度使，賜給德、棣二州。德宗命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下詔朱滔返回本鎮。朱滔失去深州，心中不平，又請求以恒、定七州所收賦税供應軍用，又不獲允許，他更加怨恨。當時馬燧圍困田悦，田悦力窮，挑撥朱滔與王武俊一同反叛。朱滔姑姑的兒子劉怦任涿州刺史，致書勸諫道："司徒身居節度使，太尉位居宰相，恩遇到了極點。如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是不朽的業績。能以忠誠恭順自律，就會無事不

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連兵救悦。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怦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蹀血鬥，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撑不揜，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恤其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悦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户三百。

成。近年忘記聖上而喜好戰亂，不顧勝敗就像安禄山、史思明一樣的人，如今還剩下誰呢？司徒仔細考慮，不要留下悔恨。”朱滔不聽，合兵救援田悦。又擔心張孝忠偷襲，命劉怦在險處築壘駐扎。朱滔激勵他的兵衆説：“士兵浴血奮戰，攻下堅城，却被朝廷奪走，奏請封賞没有答覆。你們快速奔馳，打敗馬燧軍來奪取資糧，可以嗎?”軍中無人回答，號令三遍，人們纔説：“幽州人死在南方的，骸骨不得掩埋，令人痛徹心髓，爲何又想使我們暴尸原野呢？司徒兄弟受國恩寵，我們各自蒙受官賞，希望安於現狀，不想其他。”朱滔罷兵，暗地裏殺死幾十個不肯隨他一同叛亂的人。康日知向馬燧揭發他的陰謀，天子聽説，因田悦尚未攻克，擔心兩個强敵同時作亂，隨即封朱滔爲通義郡王，實封三百户。

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悦，次束鹿。軍大噪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晋，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

朱滔更加狂悖，分兵和王武俊駐屯趙州來威脅康日知，假傳詔令調發他的蓄糧，隨即率兵營救田悦，駐扎束鹿。軍中叫嚷道：“天子命司徒北還，反而南救魏博，難道有詔令這樣做嗎?”朱滔害怕了，逃到傳舍躲藏起來。副將蔡雄好言勸諭士兵説：“起初天子約定攻取成德，把所得州縣賜給有功之人。攻克深州的，是燕人。本鎮常年苦於没有絲綿，希望得到深州以調整賦税，如今却不能。另外天子賜帛給有功之士，却被馬燧掠去，如今率兵南下，不是爲了自己。”軍營之中紛紛表示後悔而謝罪，又説：“雖然如此，司徒南行違背聖旨，不如北返。”朱滔回軍停駐深州，殺死首倡兵變的二百人。衆人害怕，於是率兵向南在寧晋築壘，與王武俊聯合。皇帝命馬燧、李懷光進攻他們，朱滔的下屬鄭雲逵、田景仙都投奔了馬燧。不久朱滔打敗李懷光的軍隊，就與官軍都駐屯魏橋，很久没有交戰。

悦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并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

田悦感激朱滔的援助，打算尊奉并臣事他，朱滔推讓王武俊，説：“篋山之勝，是王大夫的功勞。”於是，朱滔、王武俊的屬官共同商議説：“古時有列國連衡共抗秦國。如今公等在此地，李大夫在鄆，請仿效七國，同時建立國號，實施天子之權改變曆法。况且軍隊在外，舉措無名，怎能長期做叛臣，使士兵歸心何處？應挑選日期

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禄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悦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悦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先是，其地土息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悦，以爲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册壝，正值其所。

訂立盟約，順應人心，不參加合盟者大家一起討伐他。”朱滔等人依從。朱滔因安禄山、史思明都起兵於燕，不久滅亡，厭惡此名，因爲冀州是唐堯定都之地，於是號稱冀國，王武俊號稱趙國，田悦號稱魏國，李納號稱齊國。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日，在魏州西部築壇，祭祀上天，各自越位稱王，與王武俊等人三次謙讓後就位。朱滔爲盟主，稱孤；王武俊、田悦及李納稱寡人。這一天，三叛軍上空雲氣十分怪異，馬燧望見笑道："此雲無知，竟然爲賊人呈現吉祥的兆頭呢!"在此之前，那個地方土漲高三丈，魏人韋稔諂媚田悦，認爲是擴充國土的徵兆。兩年以後，朱滔等人築壇自立，正巧在這個地方。

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箋，所下曰令。置左右内史，視丞相；内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右内史，滔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

朱滔改幽州爲范陽府，命兒子爲府留後，稱元帥，任用親信爲留守。朱滔等人的居室都稱殿，妻子稱妃，兒子爲國公，屬下都稱臣，稱他殿下。上書稱箋，所下文書稱令。設置左右内史，相當於丞相；内史令、監，相當於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相當於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相當於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相當於諫議大夫；六官省，相當於尚書；東、西曹僕射，相當於左右僕射；御史臺叫執憲，設置大夫到監察御史的官職；驅使要籍官叫承令；左右將軍叫虎牙、豹略；軍使叫鷹揚、龍驤。命劉怦任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右内史，朱滔的哥哥朱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他人依次授任官職。聘請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

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絶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絶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

馬燧派李晟領兵到易州、定州，率領張茂昭進攻涿州、莫州，來斷絶朱滔的後援。第二年，包圍清苑，朱滔的部將鄭景濟堅守。朱滔派馬寔率兵一萬，與王武俊抵抗馬燧，自己率兵一萬多營救清苑，隔絶李晟運糧之路。軍隊到達定州，李晟不知，夜間率兵回軍。朱滔懷疑有伏兵，不敢追擊，於是保守瀛州。而張孝忠、李晟合軍一

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脱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决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悦，亦報謝。然武俊内銜之，滋不懌，與田悦潛謀絶滔。

千人在萊水築城，朱滔的驍將烏薩戒率兵七百突襲殺死守城的士兵數百人，李晟不派兵出戰。鄭景濟望見朱滔之軍樹起旗幟響應。朱滔進軍逼近李晟之營，李晟作戰不利，城中的軍隊也殺了出來，李晟大敗，奔往易州。張茂昭逃往滿城。朱滔打敗李晟後，就回駐河間不再進軍。王武俊派宋端催促并責備他，朱滔生氣地説："孤奮戰而生病，就醫求藥，而趙王却這樣説話。孤南救魏博，拋棄兄長背叛君主如脱鞋一樣毫不在意。趙王一定要懷疑，也隨你的便！"宋端返回，王武俊對馬寔説："寡人盼望冀王速來指揮，决出勝負，又何必生氣？冀王將來統一天下，寡人分得六七座城池，做個節度使就心滿意足了。"馬寔派人詳細報告其中原因，王武俊也派使者向朱滔道歉，朱滔高興了，也派人回謝。然而王武俊懷恨在心，越發不快，與田悦暗中策劃和朱滔斷交。

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悦、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宫。"使王郅説悦連和俱西。滔素强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

等到朱泚反叛，馬燧等人都班師，王武俊、馬寔也撤回軍隊。田悦、王武俊派使者到河間，祝賀朱泚登位。王武俊設計請馬寔共同往趙州進攻康日知，陰謀吞并他的軍隊，没有得逞。馬寔回軍，王武俊爲他餞行，贈送非常豐厚。朱泚派人秘密召朱滔，讓他進軍洛陽。朱滔發出書信，向西再拜，向諸道傳送檄文説："現在要調發突騎四十萬趕往洛陽，和皇帝在上陽宫會師。"派王郅游説田悦合軍一同西進。朱滔向來强行徵調聚斂，王武俊等人不堪忍受。又命令他們各自率兵五千隨從進攻洛陽，打算越位稱帝，皇帝專用的車馬、儀仗和赦令都準備好了。

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綉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悦，許焉。既而遣使修婿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悦、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

起初，回紇嫁女兒給奚王爲妻，大曆末年，奚人大亂，殺死奚王。回紇女逃歸，道經平盧，朱滔用錦綉鋪路，等回紇女來到，向她求婚，回紇女很高興，就同意了。隨即派使者向回紇行女婿之禮，回紇大喜，回贈名馬重寶。等他們互相越位稱僞王，與王武俊、田悦、李納向回紇交納四把金鑰匙，説："四國願意聽命可汗，恭謹地奉獻金鑰匙，城門開閉出納，惟可汗之命是從。"到了這時，向回紇請求軍隊。回紇派二千騎兵相隨，而王武俊也先請求軍隊，來阻斷李懷光的運

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啖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悦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槖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悦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悦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悦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悦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悦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

餉之路，還未到達，官軍已經回師。回紇經過幽州，朱滔派人游説酋長達干説："如果能一同渡河南進，數不清的玉帛子女，就可得到。"達干答應，朱滔贈送金帛引誘他，約定"行五十里駐扎，等待田悦的軍隊"。朱滔兵五萬，車千輛，騎兵二萬，將士的私人武裝一萬多人，虜兵三千，戰馬和駱駝超過一倍；經過王武俊境内，王武俊慰勞，牛酒糧草準備齊整。然而田悦已采用王武俊之謀，不肯出兵，在野外儲存物資以備需要。朱滔到達貝州，田悦的刺史邢曹俊拜謁朱滔，隨即歸城閉門自守，朱滔懷疑，駐軍永濟。王武俊暗中派遣賓客反間朱滔説："田悦有怨恨，等公南進後，將派兵截斷公的歸路，應稍加戒備。"朱滔聞而大怒，進入永濟，抓住田悦的官吏拷打審問，没有得到實情，將他處死。命回紇兵大肆掠奪，南及澶州、衛州，連老幼全部俘獲無一遺留。田悦十分害怕，關閉城門自保。朱滔派部將楊布掠奪平定館陶，駐扎平恩，設置官吏。

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悦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杖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録勳，與更始。

朱滔整軍北返，命馬寔駐扎冠氏，聽説田悦死去，於是進攻魏州，包圍貝州。於是，王武俊、李抱真合軍進攻朱滔。朱滔急忙將馬寔召到貝州，步兵騎兵都很困乏。第二天，就商定作戰，馬寔請求讓士兵休息三天，蔡雄、達干等人害怕王武俊壁壘堅固後難以攻打，請求出戰。楊布説："大王將要攻取東都，遇上小小的敵人就膽怯，怎能長驅天下呢?"術士尹少伯也説一定會勝利。交戰以後，被兩軍所攻，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都被活捉，丢棄的兵仗堆如山丘，朱滔逃奔進入德州。惱恨被尹少伯、蔡雄、楊布所誤，將三人處死。不久京城平定，朱滔既已失敗，不能整軍再戰，退回到幽州，上書等待治罪。下詔令王武俊、李抱真宣示信義，如果確實有誠心，當不記前嫌記録舊功，允許他悔過自新。

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己，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

起初，朱滔因劉怦爲人忠誠又有勇力，命他留守，等兵敗後，懷疑他圖謀自己，彷徨不敢入府。劉怦聽説他來到，檢閲士兵修繕鎧甲，夾道列隊二十里相迎謁見，望見朱滔而哭，朱滔於是

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入府。情緒低落十分懊喪，天天鬱悶不樂，染病，政事全交劉怦處理。貞元元年死去，終年四十二歲，追贈司徒。

**劉怦**

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怦忠於所奉。

劉怦，是幽州昌平人。年輕時任范陽副將，因雙親年老有病須人服侍，於是離職。李懷仙任節度使時，用檄文相召他沒有應召。朱滔時，多次立功做到雄武軍使，廣泛開墾田地，節儉用度，以治理有政績而著稱。不久遷任涿州刺史。朱滔討伐田承嗣，上表任他主持府事，溫和寬容很得人心。李寶臣率兵在瓦橋攔截朱滔，朱滔敗走，李寶臣乘勝要襲擊幽州，劉怦預設方略，統兵堅守，李寶臣不敢進攻，升任御史中丞。朱滔兵敗歸來，他始終沒有貳心，更加整訓軍隊，人們稱贊劉怦忠於自己的主人。

及滔死，軍中盡推怦，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

子濟。

等朱滔死後，軍中全都推立劉怦，於是總領軍事。不久下詔任他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個月就死去了，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叫恭。

兒子名濟。

**劉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及怦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

劉濟，字濟。游學京師，考中進士科，歷任莫州刺史。劉怦生病，下詔劉濟代管州事。等劉怦死去，他繼任節度使，多次升任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人多次侵犯邊地，劉濟將他們打退，窮追一千多里，到達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後來奚人又攻掠檀、薊北境，劉濟率軍聯合室韋，打敗奚人。

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

王承宗叛變，劉濟召集衆將說：“天子知道我們怨恨趙，定會命我們討伐，趙將全力防備我，怎麼辦?”副將譚忠想激劉濟討伐王承宗，急衝衝地說道：“天子不會命我們討伐趙，趙也不會防備燕。”劉濟大怒，將他關押。派人偵察趙，果然没設防備。幾天以後，詔書下達允許劉濟不必出師。劉濟釋放譚忠，道歉并詢問緣故，譚忠說：“昭義的盧從史外表好似與燕親近，實際上心裏却忌恨燕；外似與趙斷交，暗地裏實則與趙交好。這次爲趙謀劃說：‘燕依靠趙纔能使自己穩固，雖然特别怨恨趙，也一定不會進攻

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

趙，所以不足憂慮。'趙既然不防備燕，盧從史就上報天子說：'燕、趙，是舊怨，如今趙被攻伐而不防備燕，表明燕反與趙勾結。'由此得知天子不會派君伐趙，趙也不會防備燕。"劉濟說："現在怎麽辦？"他回答道："現在天子討伐王承宗，而燕之所以没有一個士兵渡過易水，正好使潞人向趙賣恩，向皇上販忠，而君懷忠志義心，却染上私通趙的罪名，最終不得趙的感激，徒然使惡聲爲天下廣傳。"劉濟贊同他的話，率兵七萬先於諸軍而進，斬首數千級，又攻克饒陽，駐扎瀛州。進攻安平，很久没有攻克，劉濟命令次子劉總率兵八千先登上城墻，中午時攻克此城。適逢赦免王承宗。劉濟進升中書令。

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内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皋代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置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謚曰莊武。

劉濟出兵，命長子劉緄代理留後事務，劉總任行營都知兵馬使。劉濟病重，劉總與屬下之人張玘、成國寶及帳内親信陰謀殺害劉濟，於是命人假裝從京城趕來，說："朝廷因爲公先前駐軍瀛州逗留不進，下詔命副大使接替節度使之職。"第二天，又命人說："傳詔的使節到達太原了。"又命人奔走呼喊："過了代州了。"全軍驚慌。劉濟悲憤氣忿，不知如何是好，殺死領兵大將數十人以及平素與劉緄交往過密者，命人快速傳召劉緄，命張玘的哥哥張皋代理留後事。劉濟從早到晚没有吃東西，渴極索要粥湯，劉總派官吏唐弘實下毒，劉濟喝完粥湯便死去了，終年五十四歲。劉緄到達涿州，劉總假傳劉濟之命殺死他。於是發布喪事，追贈太師，謚號莊武。

劉總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吴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憩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内，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悸，請剔髮，

劉總性情陰狠殘忍，尤爲奸險狡詐，毒死父親以後，隨即自統軍政，朝廷不瞭解他的奸惡，所以下詔讓他繼任節度使，封爲楚國公，多次進升爲檢校司空。王承宗再次抗拒王命，劉總派兵攻占武彊，按軍不動觀察動向，來貪求贈賞。憲宗知道了，外示尊寵，進升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平定了吴元濟、李師道，王承宗憂慮而死，田弘正進入鎮州，劉總失去援助，十分害怕，謀求自安之策。又幾次見到父兄爲鬼作祟，於是供養數百名僧人，晝夜祈禱求福驅災，而劉總在祈禱的場所休息就暫獲平安，如果居住在卧

衣浮屠服，欲祓除之。

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强，或首于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嬀、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

會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惸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皋，夜間道去，遲明，軍中乃知。

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室，就受驚不能安睡。晚年更加凄切恐懼，請求剃髮，穿僧人之服，想以此驅除鬼魅。

譚忠又勸劉總說："天地的氣數，合久必離，離久必合。河北與天下分離六十年，氣數窮盡必然統一。往年朱泚、李希烈自立爲帝，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輕視朝廷，可説是危險了，然而朝廷最終安然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强，或被斬首都市，或被流放遠地，都是君親眼目睹。如今大軍急速北來，趙人已奉獻德、棣十二城，協助魏打敗齊，衹有燕没有一天的功勞，後代能没有事嗎？我爲君擔憂。"劉總流淚致謝，於是上書表示願意入朝觀見，并想把所轄地區分爲三個部分：以幽州、涿州、營州爲一府，請張弘靖管轄；瀛州、莫州爲一府，請盧士玫管轄；平州、薊州、嬀州、檀州爲一府，請薛平管轄。將全部老將登記造册推舉到朝廷。

當時穆宗不留心政事，宰相崔植、杜元穎没有遠謀，想尊寵張弘靖，加重他的權力，所以將劉總之地全交給他，衹分出瀛州、莫州設觀察使。拜授劉總檢校司徒兼任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給僧人之服，號大覺，爲他的宅第題匾改成佛寺，派使者携帶符節、官印一起來到。當時劉總已經自己剪斷頭髮，辭讓符節、官印，於是穿上僧人服裝。行到定州，死去。

起初，劉總請求替代，獻馬一萬五千匹，衆臣中有人懷疑有詐，衹有皇帝同意，派給事中薛存慶安撫，免除所轄地區一年的賦税，賜緡錢一百萬慰勞軍隊，年高孤苦無依無靠不能生存者，官吏到家中慰問，賜給粟米布帛。劉總於是和譚忠一同動身，軍中世代受他的恩惠，聚集起來挽留使他不能前進。劉總殺死十個首謀之人，將符節交給張皋，乘夜離去，黎明時分，軍中纔知道。

下詔追贈太尉。兒子劉礎及弟弟劉約到長安的有十一人，都升任州刺史。譚忠護送劉總喪柩到達京城，也去世了。譚忠，是絳州人，喜歡用兵，擅長謀事，是一個勇健男兒。

## 朱克融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艷，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貣丐，内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

俄幽州亂，囚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謫，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

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宫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吴興郡王。

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

朱克融，是朱滔的孫子。任偏校奉事劉總。劉總將要入朝時，擔心以後生變，將軍中有才勇武和狡黠凶暴不易管制的軍將登記成册，全部推舉給朝廷，希望給以高官厚爵，使北方羡慕，不再甘心叛亂，朱克融也在被遣之列。當時，執政者無能，因看到劉總交納土地，就認爲天下太平不再有事。朱克融等人留在京城，很久不得授官，多次到宰相那裏請求效力，宰相都不允許，他們身體消瘦衣裳破爛，飢寒交迫無處乞貸，心中怨恨。適值張弘靖赴鎮，就將他們全部放回。

不久幽州叛亂，囚禁張弘靖。當時朱克融的父親朱洄，號稱足智多謀，因病免官卧家休息，衆人前往請他爲帥。朱洄以年老有病推辭，於是推立朱克融統領軍務。下詔命劉悟任節度使乘馬疾馳前往，不久瀛州、冀州都歸附朱克融，劉悟不得入鎮。朱克融縱兵搶掠易州，毁滅兩座縣城；侵犯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在白石嶺迎戰，斬首三千級；轉而進攻定州，節度使陳楚打敗他兩萬軍隊。恰逢鎮州反叛，殺死田弘正，議論此事的人認爲二賊均是叛逆，然而朱克融保全張弘靖不敢加害，可先全力進攻趙，赦免燕。朝廷估計幽薊不能重新收回，於是拜授朱克融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任幽州盧龍節度使，當時是長慶元年。

第二年，攻陷弓高，攻克下博，與王廷湊共同包圍深州。裴度傳送檄文責備勸諭，朱克融於是回軍，因而進升檢校工部尚書，上表進獻馬一萬匹、羊十萬頭，請求朝廷用馬羊之價賞賜軍中。敬宗初年，遷任檢校司空，賜給邊屯時興的服裝，朱克融嫌帛布粗惡，囚禁皇帝特使楊文端上報。又上言説："聽説陛下東到雒陽，臣願意率領五千青壯工匠幫助修建宫室，迎接聖上，并請賜給帛三十萬，作爲一年的費用。"皇帝惱怒，采用裴度之謀，隱忍而不問罪，用好言相答，挫敗他的陰謀。進爵吴興郡王。

這一年，軍中叛亂，殺死朱克融和他的兒子朱延齡，下詔追贈司徒。次子朱延嗣繼立，領任留後，被大將李載義殺害取而代之，并將他全家

家。

### 李載義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强搏鬥。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檢校户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

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廝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

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册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

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怙習，益謷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横須索，抶痍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奪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

族滅。

李載義，自稱是恒山愍王之後。生性放縱，好與豪傑交游，力挽强弓善於搏鬥。劉濟在幽州，賞識他的才能，引進補用帳下，隨從征伐，多次立功升任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去，兒子朱延嗣背叛朝命，殘酷對待下人。李載義藉着衆人無法忍受，將他殺死，向朝廷揭露他的罪行。敬宗隨即授他爲檢校户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爲武威郡王。

起初，張弘靖被囚禁，幕府僚吏大多被殺害，妻子兒女被扣留而不放回。到了此時，李載義將他們全部護送到京城，即便是僮僕厮役也全部送走。不久李同捷盜據滄州、景州，要求襲封，李載義請求討伐叛賊自效誠心，文宗嘉獎他，進升檢校尚書右僕射。斬敵首級多次立功，賊人平定，下詔授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給白玉帶，表示特殊的禮遇。

大和四年，被兵馬使楊志誠驅逐，投奔易州，隨即上言："自從打敗滄州之賊，多次請求入朝而不被允許，現在希望衹帶着妻子兒女入朝覲見。"皇帝令使者到太原慰問迎接，賜給衣袍手板和用具器物；又因他曾經立功，并且態度恭順，於是册拜太保，仍爲平章事。不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遷任河東節度使。

起初，回鶻使者每年入朝，所過之處强横傲慢，官吏不敢呵禁，衹是嚴兵自守。虜習慣成性，更加傲慢凶悍，甚至鞭打迎送的官吏，搶奪踐踏市區。當時有個大頭領叫李暢，通曉漢語，更爲凶狠狡猾。到達館舍後，横加勒索，鞭打傳遞文書的郵人。李載義召來李暢對他説："可汗因與唐是舅甥之故，命將軍前來朝貢，按理不容將軍横暴。天子下令優厚供應來招待客人，有不周之處，官吏都要處死。如果將軍屬下不遵守法度，而隨便搶奪財物，我一定要殺死違法之人，將軍要對屬下稍加管束。"於是將防守士兵全部撤離，衹留下兩個士兵守門。李暢十分害怕，再没有敢犯法的人。進位兼任侍中。適逢下屬請求立碑記録他的功勞，下詔李程撰寫碑文，李載義

之，以方毅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

無字。皇帝下詔説：“《周書》‘凡是正人，既富方穀。’卿應當之無愧，就以方穀爲字吧。”對他的寵愛相待就是如此。開成二年去世，終年五十歲，追贈太尉。

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劾也。

起初，李載義的母親葬在范陽，墳墓被楊志誠挖開。後來楊志誠被驅逐，路經太原，李載義上奏請求挖出他的心臟，以報母墳被掘之仇，皇上不許。又想殺死他，官屬苦苦相救方免於一死，然而將他的妻子兒女士卒全部殺害，説明他天資驕横殘暴，皇帝屈法没有追究。

### 楊志誠　史元忠

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噪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大使。逾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邸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慚，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楊志誠，事奉李載義爲牙將。李載義在馬球場宴請天子使者，楊志誠與他的同黨喧鬧着嘩變，李載義逃走，因而自任都知兵馬使。文宗改任嘉王領任節度使，命楊志誠爲留後。不久檢校工部尚書，升任節度副大使。一年以後，進升檢校吏部。詔書下達，公署官吏稟告宰相説：“軍中不懂朝廷禮儀，衹知尚書改任僕射是升遷。如今一府穿着盛裝等待天子之命，如果還是爲尚書，則全軍羞慚憤恨，使者定然不得出鎮。”不久楊志誠果然怨恨，軍中有不敬之詞，囚禁宦官魏寶義及其他使者焦奉鸞、尹士恭，而派部將王文穎入朝謝罪，辭讓歸還任命。皇帝重新賜給，王文穎不肯接受，擅自離去。皇帝忍耐而不加責問，又派使者進升楊志誠爲檢校尚書右僕射。

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製天子衮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八年，楊志誠被部下驅逐，推立部將史元忠總領留後。楊志誠在鎮時，暗中製造天子禮服皇冠，他的被褥服裝都依照皇上標準。史元忠上表向朝廷揭發，下詔御史訊問懲治，將他貶逐嶺南，行到商州，將他處死，而命通王署理節度使，授史元忠爲留後。第二年，檢校工部尚書，任副大使。會昌初年，被偏將陳行泰所害。陳行泰邀求節度使，没有答覆。次將張絳殺死陳行泰，請求統率軍隊，武宗自用張仲武接替他。

### 張仲武　張直方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

張仲武，是范陽人。通曉《左氏春秋》。會昌初年，任雄武軍使。陳行泰殺死史元忠後，宰相李德裕獻計：河朔求任節度使，朝廷都答覆得很快，所以軍中得以安定，如果拖延一陣纔答

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托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吴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

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鋭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

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詗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

覆，就會發生變亂。皇帝同意，但没有答覆，陳行泰果然被張絳所殺，又誘使他的軍隊請求任他爲節度使，朝廷也擱置一旁没有答覆。當時，回鶻被黠戛斯打敗，烏介可汗寄居天德塞上，而張仲武派他的下屬吴仲舒入朝，請求率本軍進攻回鶻。李德裕乘機詢問北方之事，吴仲舒説："陳行泰、張絳都是外來之客，人心不附。張仲武，是舊將張光朝的兒子，五十多歲，通曉經史，熟知軍事，禀性忠義，盼望向朝廷盡忠已很久了。"李德裕説："命他爲帥，軍中不會再叛亂嗎？"吴仲舒回答説："張仲武深得士心，接受朝命後必然有人驅逐張絳。"李德裕入朝禀告皇帝説："陳行泰等人要求節度使千萬不能答應，張仲武請求爲國效力，用他有理由，軍中將無話可説。"於是升任張仲武爲兵馬留後，而下詔撫王署理節度使。詔書下達，張絳果然被軍中所逐，隨即拜張仲武爲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

適逢回鶻特勒那頡啜率領赤心部七千帳進逼漁陽，張仲武派弟弟張仲至與偏師主將游奉寰等率精鋭部隊三萬打敗他們，俘獲馬、牛、駱駝、旗幟不可勝數，派官吏報告戰况，進升檢校兵部尚書。

起初，回鶻常派酋長監視奚、契丹來督徵每年的貢賦，乘機刺探中原情况。張仲武派副將石公緒等人與二部親密交往，抓獲間諜八百多人盡行處死。回鶻想進入五原，俘掠保衛城塞的各族，就先派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詐稱和好結歡，張仲武買通回鶻的下屬，得知他們的全部陰謀，因而留下他們不放回，使之耽誤軍期，回鶻的人馬病死很多，因此不敢進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後，前往投靠康居，將餘部全部遷走，寄居在黑車子部。回鶻從此衰落，名王貴裔相繼投降，捕獲幾千人。張仲武上表請求立石碑記録聖功，皇帝下詔李德裕撰寫銘文，在盧龍立碑，以昭示後代。大中初年，又打敗奚的北部及山奚部，俘獲各種牲畜不計其數。多次晉升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去世，謚號莊。

兒子名直方，以右金吾將軍之職繼任節度留後，不久進升副大使。舉動經常不守法度，擔心

變起，乃托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使，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罝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户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群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内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録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

黄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

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紈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便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忠烈。

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

部下變亂，就藉口外出打獵逃往京城。軍中推舉張允伸總領留後事務。張直方到達京城，宣宗派使者到郊外慰勞，授任金吾大將軍，因他家族人口衆多，發給檢校工部尚書的俸禄。很久以後，進升檢校尚書右僕射。

張直方性格暴躁粗率，因爲小罪拷打致死金吾使而獲罪，改任右羽林統軍。喜好騎馬打獵，往往在道路上設置捕獸網。輪到他宿衛時不按時入内當班，降職授驍衛將軍。奴婢犯小錯就處死，因罪行多，貶任思州司户參軍。母親驚慌地説："難道有人比我兒子還尊貴嗎?"很久後纔重新授任羽林統軍。他放縱部下搶劫，又貶任康州司馬。後來居住東都，更是縱情打獵，洛陽飛鳥都認識他，見到他就一齊亂叫。乾符年間，多次進升左驍衛大將軍。當時鄭畋輔政，常説："張仲武在會昌時功居第一，如今張直方家有百口而不能生存，每次宫内有宴會，他都因衣裳破舊粗陋，推辭不來。陛下録功念舊，應稍加優待。"下詔讓他重任檢校右僕射，進升左金吾衛大將軍。

黄巢進犯京城，張直方到灞上相迎，不久招納亡命之人，密謀劫持黄巢報效天子，公卿大多依附他。賊人發覺，將他全族屠殺。

張允伸，字逢昌，是范陽人。世代爲軍校。張直方出逃以後，他因任都知兵馬使被衆人推立做了留後，天子答覆同意。没過多久，檢校散騎常侍，任節度使，多次進升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

龐勛占據徐州反叛，他上書要派弟弟張允皋領兵討賊，皇上不許。進獻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來佐助開支，下詔表揚贊美，賜給玉帶、寶器、紈錦，進位兼任侍中。咸通十二年，因病重，交還符節、官印，以便求醫看病，下詔允許，命他的兒子張簡會任副大使。去世，終年八十八歲，追贈太尉，謚號忠烈。

張允伸生性勤儉，屬下安心依賴他，邊境從未有過危亂。有十四個兒子。張簡會入朝，兄弟

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大多做到大將軍、刺史、郡佐，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 張公素

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户參軍。

張公素，是范陽人。以列將奉事張允伸，多次升任平州刺史。張允伸去世後，他率兵來參加喪禮，軍士一向仰附他的威望，張簡會知道自己無法管制，當即出逃。下詔張公素任節度使，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性情暴躁嚴厲，眼中黑少白多，燕人稱他爲白眼相公。被李茂勳襲擊，逃奔京城，貶任復州司户參軍。

### 李茂勳　李可舉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

李茂勳，本是回鶻阿布思的後裔。張仲武時，與回鶻侯王一同歸降。性格沉穩勇敢，擅長騎馬射箭，張仲武很器重他，命他統兵，經常在邊境立功，朝廷賜姓及名。陳貢言，是燕地健將，任納降軍使，軍中一向信服他，李茂勳突襲將他殺死，因而舉兵，謊稱陳貢言反叛。張公素迎戰失利，逃走，李茂勳入府，衆人纔醒悟，因而推他主持州務，上報朝廷，下詔即行拜授節度使。不久因病主動請求解職，下詔進升尚書右僕射退休。上表請以兒子李可舉接替自己，於是領任留後，進升爲節度使，多次升任檢校太尉。

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群

中和末年，太原李克用開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聯係密切，李可舉恨他窺伺山東給自己帶來憂患，便派遣使者與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約定聯合，揚言易州、定州本是燕、趙屬地，得其地，與他們共同擁有。隨即派軍司馬韓玄紹進攻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死守將朱耶盡忠等人，收繳牛、馬、武器鎧甲數萬。又與雄武軍交戰，殺死俘獲一萬人。赫連鐸又在蔚州打敗沙陀，下詔令赫連鐸爲雲州刺史，進升李可舉爲檢校侍中。於是派剽將李全忠率兵六萬圍攻易州。王鎔率兵進攻無極，王處存向太原求救，李克用親自率兵援救，鎮人害怕，退軍保守新城，李克用猛攻新城，王鎔率軍撤走，李克用追趕到九門大敗王鎔。易州很久不能攻下，盧龍大將劉仁恭挖地道攻入，占領州城，士兵驕傲得意；王處存率三千輕裝的士兵披着羊皮，乘夜散布田野，在路上設下精銳騎兵，李全忠軍望見以

羊，争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爲是群羊，争相趕來，王處存的騎兵發起進攻，大敗李全忠，重新攻占易州。李全忠逃回，丢失了全部糧草和鎧甲兵仗，他害怕獲罪，便召集餘衆反攻幽州，李可舉見不可支持，率全族登樓自焚而死。

**李全忠 李匡威 李匡籌**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别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爲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

李全忠，是范陽人。入仕爲棣州司馬。他的室中長出蘆葦，一尺有三節，他感到奇怪，向别駕張建請教，張建説："蘆葦，是茅草之類，生於沼澤，是公占有土地的徵兆。傳承符節大概是三代吧？"罷任返回，做李可舉的牙將。李可舉死，衆人推他爲留後。光啓元年，拜授節度使，不久死去。

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軒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争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

兒子李匡威繼任，領任留後，進升節度使。性情豪爽，依恃燕、薊是勁兵之處，傲然有稱雄天下之意。與赫連鐸一同進攻太原，争奪雲州、代州。李克用派安金俊進攻赫連鐸，李匡威援救赫連鐸，戰於蔚州，射殺安金俊，於是聯合上表請求討伐沙陀，而朱全忠也上言表示願意合力討伐，所以張濬乘機請求用兵。張濬失敗後，李克用進攻雲州，派騎將薛阿檀做前鋒，在河邊埋下伏兵。赫連鐸率精鋭騎兵追擊薛阿檀，追到河邊時伏軍發起進攻，於是大敗，擒獲赫連鐸的大將賈塞兒，進而包圍雲州，挖壕溝固守，分兵出擊井陘，屯軍常山，大肆掠劫深州、趙州境内。李匡威率步騎兵一萬多人援助王鎔，李克用回軍，於是猛攻赫連鐸。正好糧盡，赫連鐸棄州投奔李匡威。李克用攻占雲州，上表奏任石善友爲刺史。赫連鐸本是吐谷渾部落的酋長，開成年間，其父率部下三千帳主動内附，守衛雲州十五年。到了此時，失去雲州之地。

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艷，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即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

景福初年，王鎔誘勸太原的大將李存孝投降，李克用大怒，討伐王鎔。王鎔來求救，李匡威派將赴援，李克用撤走。第二年，軍隊再次出井陘，李匡威親自率兵救援王鎔，臨行前，設酒宴大會衆將。他的弟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李匡籌的妻子張氏，有傾國之貌，李匡威醉酒以後，奸污了她，弟弟憤怒，等李匡威的軍隊進駐博野，他就占據府城自任留後。天子隨即授任檢校

太保，任節度使。

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

李匡威的屬下大多叛逃，惶恐不知歸處，留居深州，派下屬李抱貞上書表示願意入朝。當時京城屢遭寇難，人人危懼，傳說金頭王將要來到，都逃竄到山谷中。李抱貞返回，而王鎔已將李匡威迎居鎮州的館舍。李匡威帶着李抱貞登上城西的大悲塔，環視流淚，嘆美鎮州的山川，於是共同密謀奪取王鎔的地盤。他表面上爲王鎔修繕兵甲，整修城壕，教授方略，暗中施捨，以結士心。鎮軍忠心王氏，都厭惡他。李匡威的先人忌日，王鎔過館吊慰。李匡威的士兵内披兵甲劫持王鎔進入内城，交戰不勝，鎮人斬下李匡威的腦袋來示衆。李匡籌上表向朝廷訴冤，傳送檄文揭露王鎔的罪行，進攻樂壽、武彊來報復。

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嬀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妓。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起初，李匡籌篡奪節度使，燕人認爲不義。劉仁恭出奔太原，李克用采用他的計謀，攻下武、嬀二州，在居庸關打敗李匡籌。李存審與其交戰，李匡籌又敗，帶着全族投往京城，途經景城住宿，滄州節度使盧彦威將他殺死，掠奪車馬僮僕歌妓。妻子正給孩子哺乳，不能逃脱，被劉仁恭得到，獻給李克用成爲愛妾。起先，李匡威被逐後，嘆息説："兄失而弟得，都是我一宗，并無悔恨，然而他的才能恐怕不足以保守家業。"果然滅亡，而幽州之地歸了李克用，命劉仁恭爲節度使。

**劉仁恭**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

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逾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

劉仁恭，是深州人。父親名晟，客居范陽，任李可舉新興鎮將，所以劉仁恭在軍中做事。劉仁恭隨從李全忠進攻易州，號稱窟頭，不久升任裨校。爲人豪爽放縱，機智多謀，胸懷大志，曾自言道："我夢見大旗從手指尖出現，四十九歲時，就會擔任節度使。"李匡威討厭他，授任景城令。

適逢瀛州叛亂，殺死守城官吏，劉仁恭招募一千名勇士平定叛亂。李匡威又派他統兵，戍守蔚州，過期没有輪换，士兵都怨恨。時逢李匡籌搶奪了幽州，所以戍卒擁戴劉仁恭趕赴幽州，李匡籌迎戰，將劉仁恭打敗，劉仁恭便率領族人投奔太原。李克用待他很好，賜給土地住宅，拜爲

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悦，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

壽陽鎮將。多次進計給李克用，請求撥給一萬步兵和騎兵東取幽州，并願做先鋒。李克用進攻李匡籌，李匡籌逃走。劉仁恭和苻存審入城，封存府庫待命。李克用很高興，留劉仁恭防守，派親信分别統領他的軍隊。

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駡，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乾寧二年，李克用進攻王行瑜，上表請任劉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第二年，李克用進攻魏州，召盧龍之兵，劉仁恭以契丹進犯爲藉口推托。又過一年，李克用又徵調他的軍隊營救朱瑄，劉仁恭不答理，使者前往數十次，最終不肯出兵。李克用寫信責備他，劉仁恭於是破口大駡，關押使者，將在燕的太原士兵全部囚禁。又用厚利勸誘李克用手下的士兵，很多都逃跑投奔了他。李克用大怒，親自率兵前去攻打，不勝，軍隊損失過半。劉仁恭把所斬獲的首級進獻給朱全忠，朱全忠上表授任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與克用絶，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於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

與李克用斷交後，就加緊招募士兵。光化初年，命兒子劉守文襲擊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棄城逃走，於是占據滄、景、德三州之地，任命劉守文任節度留後，向朝廷請求任命。昭宗生氣了，不肯授予。適逢宦官來到，劉仁恭傲慢地對他説道："節度使的旄節我自己就可以製作，不過是借用長安的真貨罷了，爲何要拒絶呢?"因此兵勢更加囂張，明顯要謀取河北。盡率幽、滄步騎十萬，揚言三十萬，南掠魏、鎮。進駐貝州，屠城，清水被尸體壅塞而不流。

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内黄。仁恭負强，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内黄，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興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

羅紹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李思安、葛從周前往救援，駐軍内黄。劉仁恭自負强盛，下令説："李思安懦弱，應該先打敗他，然後就可攻取魏州。"劉守文與單可及率精兵五萬，沿清水而上。李思安設下伏兵，親自率兵迎戰，假裝失敗。劉守文追擊敗兵直到内黄，李思安整兵回擊劉守文，伏兵發起進攻，斬殺單可及，衹有劉守文孤身逃走，衆軍無一生還。葛從周調發邢、洺軍隊與魏將賀德倫等出兵館陶門，夜襲劉仁恭，攻破八個軍壘。劉仁恭逃走，從魏州到長河數百里間，尸體遍布道路。鎮人在東境攔截將他打敗。劉仁恭從此衰落。

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鵶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内外援絶，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

三年，葛從周進攻滄州，劉仁恭在乾寧修築軍壘。葛從周暗中派軍隊迎戰於老鵶隄，劉仁恭失敗，撤退到瓦橋修築軍壘，低聲下氣地向李克用告急求救，李克用爲他出兵侵犯邢州、洺州。不久朱全忠攻取瀛州、莫州，李克用派周德威出兵飛狐。天祐三年，朱全忠親自率軍進攻滄州，在長蘆修築軍壘。劉仁恭將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徵調爲兵，在臉上刺上墨字“定霸都”，士人則在手臂上刺墨字“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爲之而空，擁衆二十萬，駐屯在瓦橋。朱全忠圍繞滄州修築軍壘挖掘壕溝，内外援絶，人相食。劉仁恭求戰，朱全忠不答應，又向李克用求助，使者出動了上百次，李克用纔答應下來。劉仁恭率兵三萬合攻潞州，迫使朱全忠的部將丁會投降，滄州之圍纔得解除。

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强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堇土爲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當時，中原敵寇正多，劉仁恭依恃燕的强盛且遠離朝廷，無所忌憚，意得志滿。隨從方術之士王若訥學習延年之術，在大安山修築館舍，掠搶子女充實其中。又招引僧人，和他們講論佛法。用黏土製錢，聚斂真錢，在山上挖洞貯藏，殺死工匠滅口。禁止販運南方的茶葉，自己從山上采摘樹葉製茶，給山起名爲大恩，來牟取暴利。

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别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兒子劉守光奸淫父親的愛妾，奸情暴露，劉仁恭將他貶謫。李思安來攻，駐軍石子河。劉仁恭住在大安山，城中没有防備。劉守光率兵出戰，李思安退去，於是回軍進攻大安山，俘虜劉仁恭，囚禁在其他住宅，殺死左右的婢妾，於是占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贊曰：朱滔逼迫兄長朱泚入朝，等到他率兵東進，稱帝自尊，名義上雖然是幫助朱泚，他的真正目的是可想而知的。到朱克融時再次得到幽州，朱氏子孫被殺戮而盡，他所遭受的災難與朱泚相等，而滅族却有先後的差别。

# 唐書卷二百一十三

##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 藩鎮淄青横海列傳

### 李正己

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横，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慚，自是沮憚不敢暴。

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兖、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絶，賦繇均約，號最强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

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悦、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

李正己，高麗人。任營州副將，跟從侯希逸進入青州，侯希逸的母親就是他的姑姑，因此推薦任折衝都尉。寶應年間，以軍候職務隨從討伐史朝義。當時回紇依仗有功而十分强横，諸軍不敢對抗。李正己想用氣力使他屈服，與大酋長角逐，衆軍士都靠墻而立觀看，事先約定説："誰落後就打誰。"角逐後李正己領先，李正己打大酋長耳光，回紇大酋長屎尿淋漓，衆軍士哄然大笑。大酋長十分羞愧，從此惶恐不敢再凶暴了。

侯希逸任李正己爲兵馬使，李正己深沉剛毅很得衆人之心，然而侯希逸私下猜忌他，藉故解除他的職務，軍中都説不應罷免。不久將侯希逸逐出，下詔李正己代任節度使。李正己本名叫懷玉，到這時賜今名，於是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唇齒相依。薛嵩死後，李靈耀反叛，諸道進攻他，共同瓜分其地盤。李正己又奪取曹、濮、徐、兖、鄆，共有十五州。購買渤海名馬，每年不斷，賦税輕少平均，最稱强大。政令嚴酷，到處不敢相對私語，威震鄰境。李正己歷任檢校司空，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求依附宗室名册，得到准許。因爲遷移治所到鄆州，便以兒子李納及心腹將領分守諸州。

建中初年，聽説朝廷修築汴州城，便約田悦、梁崇義、李惟岳一同反叛。自己屯守濟陰，排列戰陣教習武藝，增兵徐州以控制江、淮。天

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李納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

正己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己，且徐險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

興元初，帝下詔罪己，納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户，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

子師古、師道。

李師古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蜾鹽池，歲産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蜾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

子於是改變糧運通道，檄文徵召天下兵馬爲此守備，河南騷動不安。適逢李正己生毒瘡而死，終年四十九歲。興元初年，李納歸順朝廷，下詔追贈李正己爲太尉。

李納，年輕時任奉禮郎，領兵防秋。代宗召見，升任殿中丞，賜佩金穿紫。入朝，升任兼侍御史。李正己任他爲淄、青二州刺史，又任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任御史大夫。

李正己死後，李納秘不發喪，出兵在濮陽與田悅會合。馬燧正攻擊田悅，李納派大將衛俊救援，被馬燧打敗幾乎全軍覆没，收復了洹水。德宗詔令諸軍合兵討伐，他的從父李洧以徐州歸順，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投誠，李納怨恨李洧背叛自己，而且徐州是險要聚合之地，便以全部兵力攻打李洧。皇帝命令宣武劉玄佐督率諸軍前往援助，大敗李納軍隊。李納退回濮陽，劉玄佐進軍圍攻，攻破他的外城。李納登上城墻見劉玄佐，哭泣表示後悔，派遣判官房說與子弟到京城留作人質，托劉玄佐謝罪。當時宦官宋鳳朝認爲李納已到窮途末路，想要自己立功，建議不能赦免，皇帝便將房說等枷鎖起來押在宫中。李納於是返回鄆州，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聯合，自稱齊王，設立百官。

興元初年，皇帝下詔責備自己，李納又歸順，授任檢校工部尚書，又任平盧節度使，賜鐵券，又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李希烈圍攻陳州，李納會合諸軍在城下打敗他，加授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户，進任檢校司徒。死的那年三十四歲，追贈太傅。

李納的兒子李師古、李師道。

李師古，以家門的蔭護多次任官後爲青州刺史。李納死後，軍中請求李師古繼承節度使，下詔喪期未滿而起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起初，棣州有蛤蜾鹽池，每年産鹽幾十萬斛。李長卿以棣州歸屬朱滔，惟獨蛤蜾被李納占有用來專擅利益。後來德、棣歸屬王武俊，李納

跨河以守蛤蜍，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蜍、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噪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汊聽命。

便在德州南面修築城壘，跨河而守蛤蜍，稱之爲三汊。他爲溝通魏博而交結田緒，侵掠德州，王武俊厭惡他。李師古開始襲承節度使時，王武俊輕視他年輕，而且李納的舊將不在，便率兵攻取蛤蜍、三汊。李師古派趙鎬抵禦，王武俊的兒子王士清軍隊先渡過滴河，適逢營中起火，兵士大呼不敢向前。德宗派遣使者告諭王武俊撤兵。李師古也毀掉三汊城聽從詔命。

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妾媵以國爲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師古曾因記恨他的僚屬獨孤造，派他到京城奏事，派遣大將王濟縊殺了他。貞元末年，與杜佑、李欒都得以封妾媵爲國夫人，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邪？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德宗崩逝，告哀使未到，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傳送遺詔報知李師古。李師古利用國喪，想要攻掠州縣，當即集合將士告曉："李元素僞作遺詔，豈不是想反叛嗎？不能不討伐！"拘押使者，以討伐李元素爲名，領兵出發，聽説順宗即位，於是停止。李師古多次升官後加授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年死去，追贈太傅。

### 李師道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税，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黄裳欲橈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污士衆，傳三世云。

李師道，是李師古的異母弟弟。李師古曾説："雖然不曾體驗民間疾苦，要使他知道衣食由來。"便任李師道爲密州長官。李師古生病後，召來親近高沐、李公度等説："假如我死了，要以誰來繼嗣？"二人没有回答。李師古説："難道因人情關係而歸附李師道嗎？他不穿軍服，以小技自我得意，大概會覆没我的宗族，公等仔細計議此事。"等到李師古死去，高沐、李公度與家奴終於擁立李師道，而向朝廷請求任命。當時制書久久不下達，李師道謀劃聚集軍隊守備邊境，高沐規勸制止，又上書進奉兩税，遵守鹽法，向朝廷請求任免官吏。宰相杜黄裳想要削弱其兵權，而憲宗正當討伐劉闢，顧不上向東討伐，因此命建王李審領節度大使，而以李師道主持留後事務。這年當中，加授李師道檢校工部尚書，任副大使。自李正己以來，雖然對外奉從王命，却招引逃亡叛逆，有得罪於朝廷者就厚禮接納。以嚴酷法令制約部下，凡是交付外任派遣出使的人，必定要留下其妻小作爲人質；有謀劃歸順朝

廷的人，便一概殺掉其全家。因此能脅迫兵衆，相傳三世。

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宫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説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

皇帝討伐蔡州，下詔發動諸道軍隊而没有鄆州，李師道挑選二千兵卒抵達壽春，佯言幫助王師，實際想要救援蔡州。亡命少年爲李師道獻計説："河陰，是江、淮運輸之地，河南，是帝都所在，請燒掉河陰糧倉，在洛招募壯士劫掠宫闕，朝廷便要救助心腹之疾，這是解救蔡州的一個奇計。"李師道於是派人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庫一百餘所。又有人勸李師道説："皇上雖然志在討伐蔡州，謀略都出自宰相，而武元衡得到君主信任，希望效法漢朝時刺殺袁盎之事，以後的宰相必定害怕，請求撤兵，這樣就不出兵，而解除了蔡州之圍。"於是李師道派人殺死武元衡，刺傷裴度。

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静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釃酒，既衷甲矣，其徒自官發之。留守吕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静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絶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嘆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史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詗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

起初，李師道在東都建造私宅，在伊闕、陸渾之間多買田地，將其租賃給山中民户，派將領訾嘉珍、門察安排他們，嵩山和尚圓静爲此謀劃。元和十年，在私宅中大宴士卒，殺牛喝酒，將鎧甲穿在衣中，其兵卒有人告知官府揭發了他們。留守吕元膺率兵偷襲邸宅，賊兵突圍衝出，輾轉掠奪京畿地區，進入山中數月，奪取山中民户的貿易貨物，山民憤怒，引導官軍襲擊，將他們全部殺掉。圓静，年紀八十多歲，曾任史思明的大將，勇猛强悍無比。被捕後，壯士椎擊他的脚脛，不能折斷，圓静罵道："豎子，折人脚尚且不能折斷，還叫什麽健兒！"便自己把脚放上讓他們折斷。將要死去，感嘆道："敗壞了我的事情，不能見到洛城流血！"當時，留守、防禦使、都亭驛史幾十人，都暗地接受李師道任職，讓他們刺探情況，所以叛亂一事無人知道。等到徹底查處，訾嘉珍、門察竟是殺害武元衡的人。鹽鐵使王播又得到訾嘉珍所藏的五千弓材，以及截斷建陵的四十七枝戟。

始，師道欲知元濟虚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内，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

開始，李師道想知道吴元濟的虚實，派劉晏平抄小道直趨淮西。吴元濟每日與劉晏平宴飲，厚結歡心。劉晏平回來，認爲吴元濟將數萬軍隊駐扎在外，自己却在府内晏然自如，與妻妾娛樂游戲，是必敗之道。李師道本來倚重蔡州，聽説

它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顔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

後大怒，便藉其他事殺了劉晏平。等到聽説李光顔拔取凌雲柵，纔大爲害怕，派使者歸順，皇帝難以分兵應付兩寇，因此命給事中柳公綽撫慰李師道，加授檢校司空。

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内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戒候吏時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

蔡州平定後，朝廷又派遣比部員外郎張宿勸令李師道割地并以兒子作爲人質。張宿對李師道説：“公如今歸順國家成爲宗姓，以尊卑而論，皇上是叔父，這是并不委屈之一。以十二州服事三百餘州的天子，北面稱藩臣，這是并不委屈之二。以五十年相傳的爵位，臣服於二百年的天子，這是并不委屈之三。如今你的反叛迹象已經暴露，皇上仍然允許你自己省察，你應當派遣兒子入朝宿衛，割地贖罪。”李師道便獻上三州，派遣兒子李弘方入朝侍衛。張宿回朝以後，李師道半途反悔，召集諸將商議，都説：“蔡擁有數州，打了三四年纔攻克，公現在擁有十二州，還擔心什麽呢?”惟獨大將崔承度進言説：“公起初不把諸將視爲心腹，今天却把軍隊委托給他們，這些人都是貪利者，朝廷用一漿十餅就可以把他們引誘去的。”李師道因此而怨恨他，派崔承度前往京城，告誡候吏窺探他回來時殺了他。崔承度在客省待命，不敢回來。

帝以其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媪争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横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

皇帝因李師道負約，派左散騎常侍李遜宣旨。來到後，李師道嚴肅軍威而相見，李遜責備説：“先前已有約定，如今却背棄了，爲什麽呢?希望得到要言禀奏天子。”李師道表示同意，但是懦弱不能自我决斷。私奴婢媪規勸説：“先司徒的土地，爲何一朝割讓它？如今不獻出三州，不過交戰罷了，即使不能取勝，再割地也不晚。”李師道於是上書，以軍隊不服從爲藉口。皇帝大怒，下詔削奪其官職，詔令諸軍進兵討伐。武寧節度使李愿派大將王智興打敗李師道兵衆，斬首二千級，繳獲牛馬四千，掠奪地盤到平陰。横海節度使鄭權戰於福城，斬首五百級。武寧將領李祐戰於魚臺，打敗李師道的軍隊。宣武節度使韓弘拔取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令李聽直趨海州，攻下沭陽、朐山，進兵防守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親自率兵從陽劉渡過黄河，距離鄆州四十里扎營，接連交戰，打敗三萬兵衆，捉獲三千

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顔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爲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揔至，以士禮更葬。

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絶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没入掖廷，它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户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肄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顔攻打濮陽，收復斗門、杜莊二屯。田弘正又戰於東阿，消滅其兵衆五萬。李師道每次聽説戰敗，往往驚恐成疾，等到李祐奪取金鄉，左右不敢告知。

起初，李師道派遣大將劉悟屯守陽穀，抵擋魏博軍，李師道疑心他停留不前，劉悟畏懼免不了被殺，便領兵反攻鄆州城。李師道早晨起來聽説後，告訴其嫂裴氏説："劉悟兵反叛，我要求爲民，去守先人墳墓。"便與李弘方藏在廁所裏，兵士前去捉住了他們。李師道請求見劉悟，不允許，又請求送往京城，劉悟派人對他説："司空如今成爲囚徒，有何面目見天子！"仍然俯仰哀求，李弘方説："不如早死！"於是一同斬殺，傳送首級到京城。拋棄其尸體，無人敢收殮，有位叫英秀的士人把他們埋葬在城西。馬揔到來，按士禮改葬。

當初，李師古見到劉悟，説："他將來必定顯貴，但是敗壞我家者正是此人。"田弘正渡黄河時，擒捉其大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令全部赦免他們，送給繒絮，還隸屬魏博、義成軍，父母健在想要還鄉者寬容遣返，賊兵都感慰相告，於是劉悟得以施行其謀劃。李師道首級傳送到田弘正軍營，召夏侯澄驗證，夏侯澄舔去李師道眼中塵土，痛哭了許久。劉悟平素與李師道的妻子魏氏淫亂，妄言她是鄭國公魏徵的後裔，免去死罪，收入掖廷宫中，其他宗屬全都流放遠地。劉悟惟獨表請李師古的兒子李明安爲朗州司户參軍。親將王承慶，是王承宗的弟弟，李師道把兄長的女兒嫁給他，暗中與左右相約，準備藉閲兵之機捉拿李師道，適逢劉悟攻入，出逃徐州，歸附朝廷。

## 程日華　程懷直　程懷信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禄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絶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開始名叫華，德宗因爲他有功，增名叫日華。父親程元皓是安禄山的部下，僞授定州刺史，因此程日華加入定州軍籍，任張孝忠的牙將。滄州，過去是成德軍的屬州，張孝忠斷絶李惟岳，德宗把滄州劃給義武軍。前刺史李固烈與李惟岳是姻親，即堅固守備。張孝忠令程日華前往開導他，李固烈請求回

恒州。既治装，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豪髪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床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

恒州。整束行裝後，帶走全部庫藏金帛，軍中士兵憤怒地說："馬匹瘦弱，士兵餓死，刺史不捨棄一絲一毫救濟我們的危急，如今刮地而去，我們有何指望?"於是一同殺了李固烈，并屠殺了他的全家。程日華驚惶藏到床下，將士迎他出來說："凌暴我軍的人已經死去，還怕什麼而逃跑呢?"共同逼迫他統領州中事務。張孝忠也因程日華寬厚，便任他爲刺史。

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絶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敹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爲判官。

朱滔反叛，軍隊駐扎在河間，因此滄、定通道受到阻隔。朱滔與王武俊都招程日華，不依從，便攻打他。程日華登城自守。參軍事李宇謀劃說："城池長久被圍，府兵不來援助。如今本州有十縣臨海，有魚鹽之利可以自給，此軍本來號稱橫海，將軍能斷絶易定歸順天子，自主一州，修整甲仗訓練士兵，有利則出，無利則守，是可以控制盜賊的扼要之地。君若能用我的計策，請求讓我到京城爲天子進言。"程日華同意，於是派李宇西去，皇帝果然大喜，授任程日華爲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又設置橫海軍，即以程日華爲節度使，當時是建中三年。授任程日華檢校工部尚書。下詔滄州每年饋送義武軍十二萬緡錢，糧數萬斛，以李宇爲判官。

武俊欲得滄，遣人説日華歸己，日華紿曰："敝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

王武俊想得到滄州，派人勸說程日華歸順他，程日華欺騙說："敝邑被賊圍攻，力量窮盡便被攻下。希望借二百匹馬以抗禦賊兵，賊兵退去以後，便把地授予公。"王武俊大喜，送去馬匹，程日華留下馬匹向使者道謝。王武俊大怒，因程日華與朱滔正和睦，恐怕有怨恨，纔罷休。過了很久，王武俊歸順，程日華便還給他馬匹，以珍寶金幣厚加感謝，重新結好，王武俊也消除了怨恨。貞元二年死去，追贈兵部尚書。

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爲景州刺史。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大第、宫女。

程日華的兒子程懷直擅自主持留後事務，皇帝因程日華的緣故，即授任暫代滄州刺史。李宇入朝，他希望分出東光、景城二縣設置景州，并請求擔任刺史。河朔刺史不由朝廷授任將近三十年，皇帝贊揚他的忠誠，以徐申爲景州刺史。升橫海軍爲節度，升任程懷直爲留後。第二年，任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勝過常人，進任檢校尚書右僕射，賜給高大邸宅、宫女。

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

程權

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 李同捷**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虐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家。

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

程懷直沉迷於打獵，一出去總是好幾天不返回，部下程懷信藉助衆怒，閉門不讓他入城。程懷信，是他的堂兄。於是程懷直入朝，皇帝不罪責他，改以虔王爲節度使，升任程懷信爲留後，以程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第二年，程懷信做了節度使。十六年，程懷直死去，追贈揚州大都督。

過了五年，程懷信死去，他的兒子程權襲領軍務，下詔授任留後。元和元年，授任節度使，連續進升後任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榮寵加禮遣回節鎮，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程權最初名叫執恭，曾夢見滄州諸門都寫着“權”字，於是改名應和此事。等到淮西平定，戒懼不安，乞求入朝。到了京城，堅決辭去軍政職務，於是下詔華州刺史鄭權替代他。後來以檢校司空任邠寧節度使。去世，追贈司徒，宗族中奉朝請宿衛者有三十多人。

李全略，本姓王氏，名叫日簡，服侍王武俊任將佐。王承宗時，虐待其軍隊，因此入朝，授任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因李全略是鎮州舊將，召他問有何建議，李全略周詳陳述利害，以求合乎皇帝旨意，而且請求盡死力以報恩，於是授任德州刺史。此時，杜叔良軍隊在博野戰敗，因此以李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三州觀察使，賜給現在的姓名。不久，進貢錢千萬，使兒子李同捷入朝。回來後，即奏請李同捷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皇帝不得已，准許他的請求。李全略暗中謀劃長久繼承的辦法，挑選有材力而勇武者，以偏愛交結軍士之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於安撫衆人，而且家中富有財產，李全略內心忌恨，用計謀殺了他，并殺掉他的全家。

不久李全略死去，李同捷領留後事，厚加賄賂相鄰的藩鎮，請求領父親節度使職，敬宗長時間不下詔書。不久文宗即位，李同捷認爲皇帝新繼位，必定向四方大開寬貸之門，便派遣弟弟李同志、李同巽入朝，而使其僚屬崔長奉表請命，下詔授任兗海節度使，以烏重胤替代他。李同捷

矯言軍中留己。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歡。載義不許，絶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凑本窺横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欒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泄，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

是時，帝絶王廷凑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絶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决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凑。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商州。同巽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計窮，詐稱軍中挽留自己。當時，王智興請求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命令大將傳送手詔進入李同捷軍中，李同捷不接受詔書，德、棣民衆大多入鄆州。於是下詔削奪官爵，命令烏重胤率鄆、齊兵衆進軍討伐。史憲誠、王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兵臨其境。李同捷自以爲與成德軍有舊誼，便傾盡玉帛子女换取河北三鎮的歡心。李載義不答應，拒絶與其交往，拘捕使者連同所送的奴婢四十七人獻到朝廷。王廷凑本來窺伺横海，想要乘機奪取它，率軍前來援助。王智興進攻棣州，火燒譙門，引水灌城，共七個月，其將領張叔連投降。開始，刺史欒濛因李同捷反叛，秘密上告他謀反，事情泄漏，被李同捷所害，追贈工部尚書。王智興進而圍攻滄州。

這時，皇帝拒絶王廷凑朝貢，并且討伐他，軍需繁多，調發不及時，開始設置供軍糧料使，以接濟兩河地區，諸將又多誇張俘虜數量以騙取賞賜。自從烏重胤死後，李寰、傅良弼不能長久，改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替代，而王智興大將李君謀以輕兵渡過黄河，連夜摧毁無棣，降服饒安軍壘五千兵衆。第二年，李祐拔取無棣、平原。下詔行營堅壁務農，不被襲擊，就不要决戰。而李祐兵已逼近德州，皇帝派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李祐攻拔德州，殘兵逃奔王廷凑。李同捷更加危急，乞求投降，李祐懷疑他有詐。柏耆引兵徑直入城，提取李同捷及家屬向西奔馳。李祐進入滄州，柏耆到達將陵，斬殺李同捷，使其部下傳送首級到京城。下詔寬免四州一年的租賦，赦免李同捷的母親連同妻子兒女，流放湖南。流放崔長到商州。李同巽等因是異母弟而免死，得以隨同其母親到流放地。

# 唐書卷二百一十四

##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

**劉玄佐** 鄧惟恭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蕩，不自業，爲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爲牙將。大曆中，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年輕時灑脱放蕩，不經營家業，任本縣捕盜小吏，觸犯法律，被縣吏拷打侮辱幾乎喪命，於是逃亡參加永平軍，不久任牙將。大曆年間，李靈耀占據汴州反叛，劉玄佐乘其不備，襲取宋州，於是下詔以宋州隸屬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即上表任命劉玄佐爲宋州刺史。

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餉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

德宗建中初年，進任兼御史中丞，充任宋、亳、潁節度使。當時李納謀反，李洧以徐州歸順，李納急攻徐州，下詔劉玄佐援助李洧，大破李納軍隊，斬獲一萬多首級，東南運糧水道於是暢通。進軍圍攻濮州，奪取濮陽，全部攻克，再降服其守將，於是開通濮陽津。升任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使、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

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

李希烈反叛時，劉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守淮、汝，連連困擾叛賊。皇帝在奉天，關心關東，便下詔劉玄佐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希烈進攻陳州，劉玄佐救援，李希烈退走，於是進而奪取汴州。下詔加授劉玄佐爲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劉玄佐本名叫洽，到這時賜名叫玄佐以示對他的尊寵。入朝，又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

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

劉玄佐生性豪放不羈，輕視錢財喜好重賞軍士，因此百姓愈加貧困。汴州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縱，不能自我顧忌，到劉玄佐時更加嚴重。

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巨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鴆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

此後殺害將帥，大肆劫掠，都是因爲貪圖利益。劉玄佐顯貴後，母親尚健在，她是位賢婦人。每月都織一端粗綢，以表示不忘本。多次教誡劉玄佐竭盡臣子節操。看見縣令快步來到廷中稟報事情，退下後，告誡劉玄佐說：“官員如此恐懼卑恭。我想你父親任縣官，也應該是這樣。你依着公案面對着他，能安然嗎?”劉玄佐感悟，因此對部下更加以禮相待。汴州有個相國寺，有人傳說佛身流汗，劉玄佐親自前往大量施捨金帛，於是將吏、商人奔忙急走輸送金錢，惟恐落後。十天後，劉玄佐下令停止，統計收入得到巨萬，便用來供給軍隊。他的機巧詭詐大都如此。起初，李納派使者到汴州，劉玄佐進上打扮華麗的女子，厚加饋贈，全部得知了李納的陰謀，所以李納最害怕他。劉玄佐所寵任的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的財物都有巨萬；而樂士朝與劉玄佐的愛妾私通，害怕事情被發覺，用毒酒殺害劉玄佐，死去，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太傅，謚號叫壯武。

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隱。逾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吴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氾水，玄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

軍中隱瞞喪事等候替代，皇帝也對此隱而不宣。過了三天纔發喪。軍中使者來到，皇帝問打算立誰，說：“陝虢觀察使吴湊可以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認爲合適，於是授任吴湊爲節度使。吴湊到達氾水，劉玄佐的靈柩將要遷移，軍士請求供備禮儀，盧瑗不准許，衆人都大怒。凌晨，軍士身披鎧甲而喧鬧，在喪禮中擁持劉玄佐的兒子劉士寧，使他坐上重榻，穿着黑色喪服，尊稱爲留後，殺掉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并剁成肉醬，惟有盧瑗、孟介得免於難。劉士寧便拿出儲存的財物分賞將士。孟介將此事上奏，皇帝召集宰相商議，竇參說：“汴州軍人挾持李納以求取朝廷任命，如果不允許，勢力將會合并，到那時就不能分而制之了。”於是任劉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繼承節度使。

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紿爲吊，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

開始，劉玄佐的養子劉士幹與樂士朝都來到京城，劉士幹知道劉玄佐死於非命，派遣家奴持刀假稱有客人來吊喪，將樂士朝誘入靈位前殺掉。皇帝厭惡他專殺，也賜劉士幹死。

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

劉士寧未被授予詔命時，私下派人交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人，諸鎮不聽信他，都拘留了

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强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

他的使者。而劉士寧殘忍凶暴，曾在酒宴桌前舉手殺人；又强奸父親的姬妾，逼迫吏民的妻女淫亂，或者赤身裸體而觀賞；每次外出打獵，許多天纔回來。他的部下深受痛苦不能順服。

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藉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彦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彦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彦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

大將李萬榮，本來與劉玄佐是同鄉而相互友好，寬容厚道深得人心。劉士寧忌恨他，削奪他的兵權，使他代理州事。劉士寧曾領二萬人在城南打獵，還未歸回，李萬榮清晨入府，召來留下的親兵告訴説："天子有詔書召大夫，使我代任節度使。每人賞賜三萬錢。"兵士無不拜謝。於是分兵關閉各城門，派人告知劉士寧説："詔書召大夫，應當速去，不然，事情緊急將傳送首級以進獻。"劉士寧知道衆人不跟從他，便率領五百騎兵出奔，到達中牟時，逃跑者已過半，到東都時，衹剩僮僕婢妾幾十人跟從他。到京城後，詔令回宅第，禁止出入。李萬榮斬殺親近依附劉士寧者數十人，以二十萬緡錢賞賜軍士，下詔没收劉士寧家財而供給軍隊。授任李萬榮爲兵馬留後。於是登記劉士寧手下的驕横兵士有數百人，全部遣往西邊守衛秋收，擔當戍守的士兵怨恨李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彦琳等請求統率前往，李萬榮不准許，使自己的兒子李迺統率，還未出發，張彦琳等藉兵士的怨恨，誘使他們反攻李萬榮，不能取勝，搶劫轉運貨物、居民財産，殺掠數千人而潰散。韓惟清逃奔鄭州，張彦琳跑到東都投案自首，下詔寬免死罪放逐荒惡之地。殘兵投奔宋州，劉逸淮安撫他們，李萬榮全部誅殺了叛卒的妻室子女，因此人心不安，有人在市上呼喊道："大軍到，城將破。"李萬榮捕獲審問他們，有人説是劉士寧所教，李萬榮殺了他們，將事情奏告皇上，因此劉士寧被放逐郴州。

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迺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涚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晋代之。

不久升任李萬榮爲節度使。適逢李萬榮病重，將兵權交給鄧惟恭。鄧惟恭，與李萬榮是同鄉。而任李萬榮的兒子李迺爲司馬，出任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涚等在外，想殺掉他們，未能如願。李萬榮死去，這天夜裏鄧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將李迺執送京城，在京兆府杖打而死，以董晋替代他。

## 吴少誠

吴少誠，幽州潞人，以世蔭爲諸王府户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户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

吴少誠，幽州潞人，因家世的蔭護任諸王府户曹參軍事。客居荆南，節度使庾準器重他，留任牙門將。隨從入朝，路過襄陽，揣測梁崇義必定反叛，秘密計劃，打算進獻於天子，而李希烈將此事奏上，下詔贊美，提升封爲通義郡王。梁崇義反叛，李希烈以吴少誠爲前鋒。叛亂平定，賜實封五十户。李希烈反叛，吴少誠爲他竭盡心力，到李希烈死後，推舉陳仙奇主持留後事務，不久又殺掉他，衆人便共同推舉吴少誠，德宗因此授予他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

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鬥。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鋭。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

吴少誠治理軍政，能够節儉，完備軍需。自李希烈以來，申、蔡的人們迫於苛刻的法律而不知歸順，等到年老的已經去世，年輕力壯者對暴掠行爲也司空見慣，安於搏鬥。當地缺少馬匹，騎騾子作戰，號稱"騾子軍"，尤其勇猛精鋭。鎧甲上都畫着雷公星象用來詛咒制勝，咒罵王師。其屬下鄭常、楊冀想要脅迫吴少誠，驅逐他而聽命於朝廷，没有成功，鄭常、楊冀被害。吴少誠全部寬免諸將，以籠絡衆人之心。貞元五年，吴少誠晉升爲節度使。

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涚遣兵三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吴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栅。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杖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涚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吴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

很久以後，曲環死去，吴少誠乘陳許没有節度使，出兵攻取臨潁，守將韋清與賊勾結，留後上官涚派兵三千援救，都被賊軍俘獲，於是圍攻許州。德宗大怒，削奪吴少誠官爵，聚合十六道兵馬進攻討伐。于頔率襄陽兵戰於吴房、朗山，生擒賊軍三員將領。王宗率壽州兵破賊於秋栅。此時王師雖多，没有統帥，而宦官監軍專擅進退，意見不一。不久在小溵河交戰，諸道軍隊未交兵而潰退，丢棄輜重兵器不計其數。皇帝於是下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涚爲副使，諸將都受韓全義節度。與賊吴少陽等戰於廣利城，王師再次失敗，退到五樓安營，被賊軍偷襲，於是大潰散。韓全義以及監軍賈英秀等乘夜晚逃到溵水自保。汴宋、徐泗、淄青兵馬逃往陳州。吴少誠逼近溵水而扎營，韓全義畏懼，退守陳州，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馬逃歸本道，惟有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留軍在

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溵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

溵水。韓全義便斬殺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想以此振奮軍隊，不能如願。吴少誠引兵退去。

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托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絶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皋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鋭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憝。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

韓全義失敗，吴少誠得到軍中諸公書信數百封，拿來欺騙衆人説："朝廷公卿托韓全義攻破蔡州之日掠奪將士妻女作爲婢媵。"以此激怒其部下，斷絶歸順之意。吴少誠認爲王師軟弱，移送文書給賈英秀請求昭雪。皇帝召大臣商議，宰相賈耽説："軍隊在五樓退却，而吴少誠收兵不追，應給予他改過自新之路。"皇帝心意稍有動摇，吴少誠又得以穩固巢穴了。然而仍舊以宦官監諸道軍隊。劍南韋皋上奏，認爲不如選擇重臣作爲統帥，於是推薦渾瑊、賈耽，説"陛下如果難以煩勞元老，再求其次的辦法，那麽臣請求以精兵萬人順流直趨荆、楚，可以剪滅元凶。不然，利用其請罪，特别加以原宥洗雪，停止兩河諸軍，也是其次的辦法。假使吴少誠惡貫滿盈，變亂起於軍中，而起事者定是其賊黨，又要以官爵授與他，那麽一個吴少誠死，另一個吴少誠生，又何足依靠?"皇帝於是赦免了吴少誠，全部歸還他的官爵。

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吴少陽代之。

順宗即位，升任吴少誠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移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去，追贈司徒，而吴少陽替代他。

吴少陽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

吴少陽，滄州清池人。與吴少誠同在魏博軍中，相互友愛。吴少誠統率淮西，拿出大量金帛邀請他來，收養他爲弟弟，授任重要職位，親密無間。吴少陽揣度吴少誠殘暴無情，而且害怕禍患，請求出任外地駐防，吴少誠便上表推薦他爲申州刺史。治理軍政崇尚寬容簡易，全軍依賴。吴少誠病重，家奴單于熊兒僞稱吴少誠之意召吴少陽來到，代理副使，總管軍事，於是殺了吴少誠的兒子吴元慶，自稱留後。憲宗因正值王承宗反叛，所以下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吴少陽任留後。居守三年，升任節度使。

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

吴少陽不設徭役名册，隨時向民衆徵收賦税。當地多是平原水澤，增加養馬。時時掠奪壽

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

州茶山，搶劫商人，招納四方亡命之徒，以充實其軍隊。不肯朝見，然而常常進獻牧馬來自我解除嫌疑，皇帝也因此親善他。

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

九年死去，吳少陽的兒子吳元濟隱瞞不發喪，以有病上奏，僞造奏表請求吳元濟主掌兵權。皇帝派太醫前往看視，便佯言病稍微好轉，不得相見。

## 吳元濟

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婿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説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摇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崿領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横行。元濟猶豫不能用。

吳元濟，是吳少陽的長子，長得尖頭寬腮，短下巴，鼻長六寸。開始出仕任試協律郎，代理蔡州刺史。有個叫董重質的，是吳少誠的女婿，勇猛强悍，做將領的時間很長，善於用兵，吳元濟倚靠他，他因而勸説吳元濟，請求用三千精兵從壽州抄小道直取揚州，東邊約李師道以水軍襲擊潤州，占領它；派遣奇兵突襲商、鄧，奪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此摇撼東南，那麽荆、衡、黔、巫傳遞一矢就可以平定，五嶺就不爲朝廷所有了。又請求以輕兵五百，從崿領行軍三日襲擊東都，便天下騷動，可以横行。吳元濟猶豫不能施行。

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尸，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

先前，他的屬官蘇兆、楊元卿、侯惟清曾勸吳少陽入朝，有人説他們有反叛意圖，吳元濟縊殺蘇兆，歸還其尸體，而囚禁侯惟清。皇帝以爲二人都死了，因而追贈侯惟清爲兵部尚書，蘇兆爲尚書右僕射。當時楊元卿因爲奏事在長安，見到宰相李吉甫，全部説了淮西的事，并請求凡是在道路上的蔡州使者，隨其所到之處拘禁他們。吳少陽死了四十天，皇帝不爲他停止朝會，换將增兵以待變故。

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

適逢傳言董重質殺了吳元濟，誅殺了他的全家，李吉甫便請求爲吳少陽停止朝會，派遣使者吊唁并贈給財物辦理喪葬，追贈吳少陽爲尚書右僕射。而吳元濟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便傾全軍四面出擊，焚燒舞陽及葉，掠奪襄城、陽翟。當時許、汝居民都逃匿山林間，剽掠連結千餘里，關東大爲驚恐。吊祭使者來到，不能進入而返回。於是下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領兵迫近其邊境，寧州刺史曹華爲副職，以戍守襄城；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統領軍隊對陣駐守；分山南東

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道，下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宦官崔潭峻監督其軍事。下詔削奪吴元濟的官爵，催促諸道進軍討伐。當時大旱，下詔後，雨雪接連下了三天。田弘正、韓弘各自派遣兒子率兵隸屬嚴綬、李光顏的軍隊。嚴綬駐屯在蔡州西邊，出師小勝，不加設防，被賊襲擊，在磁丘戰敗，退守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接連戰敗，賊兵於是拔取霍丘，屠洗馬塘，令狐通環城固守不敢出戰。下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預計他到達時，使李文通替代令狐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蔟岡，馘覽首。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溵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隨節度使。

適逢裴度輔佐朝政，叛賊開始害怕，而吴元濟無法發令調遣，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因利乘便各自爲戰，對抗王師，有吴少誠、吴少陽原來的作風。而李師道送鹽，出入寧陵、雍丘之間，韓弘知道而不肯禁止。李文通引兵在史蔟岡與賊將王覽、董重質交戰，砍了王覽的頭。李光顏又在時曲大敗賊軍，又與烏重胤合兵擊賊於小溵河，打敗賊軍，削平其屯壘塹壕。天子責怪嚴綬行軍没有紀律，改以韓弘兼都統，升任高霞寓爲唐鄧隨節度使。

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鏉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

十一年，諸軍雲集。李光顏堅壁在掌河；李文通在固始打敗賊軍，拔取鏉山；高霞寓戰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燒其壁壘，停留在鐵城。賊假裝奔逃，高霞寓窮追不捨，伏兵突起，幾乎全部死傷，高霞寓退保新興，賊軍包圍了他們，監軍李議誠騎馬奔入唐州。因救兵來到，解圍，高霞寓回守唐州。

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并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并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栅，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内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布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

吴元濟認爲高霞寓戰敗，不必憂慮，便合兵而防備。這年秋天，李文通遣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殺堡壘三十所，分兵西北及安陽山，打敗駐守的巡邏士兵數百人，投降者一萬餘人，捉拿兩員大將。李光顏打敗郾城兵二萬，俘獲六員大將，又與烏重胤合攻凌雲栅，拔取了它。皇帝怨怒諸軍没有大功，下詔内常侍梁守謙宣慰，就便督戰，給予詔書五百份以等待立功者，廣用金帛招募敢死之士。進任李光顏爲檢校尚書左僕射，烏重胤爲右僕射，田布爲御史中丞，韓公武爲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嚴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高

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

霞寓，以袁滋替代他。袁滋懦弱不能統軍，改以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

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鱉皆竭，至斫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争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吴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吴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

吴元濟糧食完了，士卒將菱角芡實魚鱉都吃光，以致挖草根而充飢。民衆苦於飢餓，相隨四散而逃，吴元濟也吝惜其食物，不再禁止，諸將争相接納逃民。皇帝開始把行營臨時設置在郾城、吴房，以安撫新近歸附的人。李愬引兵攻其西邊，攻破屯柵十餘所，捉拿丁士良、吴秀琳，都是賊軍的驍勇健壯者。賊帥張伯良發兵三萬與李光顏戰於郾城，張伯良大敗。繳獲馬千匹、甲兵三萬，張伯良奔回蔡州。曹華奪取青陵城，切斷郾城退路。賊將鄧懷金畏懼，隨即投誠，李光顏接受了他。李愬又攻破朗山，擒捉守將梁希果，削平汶港等三處壁壘。吴元濟知道兵衆連連潰敗，而且外失吴秀琳等人，於是奉表服罪請求來投朝廷，皇帝派使者許諾不處死罪。吴元濟要取行營馬三百匹，董重質不給，因此没能投降。李愬攻占興橋，捉獲守將李祐，不殺他，引到帳下計議，開始謀劃襲奪蔡州，叛賊的勢力更加衰弱。

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頔，以是兵驕無所憚，内恃陂瀀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梟騎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内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

自從吴少誠盜據蔡州四十年，王師不曾逼近城下，他們又曾經打敗韓全義、于頔，因此軍隊驕縱無所害怕，境内依仗山水層層阻礙，所以集合天下兵力攻取它，三年纔攻下一兩個縣。皇帝怪罪罷免了高霞寓、袁滋等，諸將方纔效命。下詔起用沙陀勇猛健壯的騎兵援助王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議，在裴度到來之前立功，諸將速戰，没有取勝。裴度到來，厚加慰勞將士，都感激請戰。其間派人進入蔡州，約吴元濟投降，吴元濟被左右所强迫，不能投降。李光顏每次作戰勇冠全軍，因此吴元濟傾全部兵力在時曲抵禦。李祐爲李愬出謀説："蔡州的守兵，衹是市民老弱之兵罷了，强兵都在外，如果直搗縣瓠，叛賊必定能被擒捉。"李愬贊同，以精鋭騎兵夜襲蔡州，挖墻入城，守兵没有察覺。叛賊依仗董重質兵在洄曲，没有料到王師的到來，等到李愬進攻内城，守兵差不多衹有一千餘人應戰，吴元濟這纔驚慌起來，披甲登城以等待董重質。適逢董重質

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

帝御興安門受俘，群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揔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溵州隸陳許。

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莨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走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投降李愬，而李進誠取出賊軍武庫兵器，就近攻打。第二天，火燒城門，民衆相率抱柴加火，王師猛烈發射，城上箭頭俯拾皆是。相持兩天，城門毁壞，捉拿吴元濟，將他全家傳送到長安。申、光守兵尚有三萬，全部投降。

皇帝登上興安門接受戰俘，群臣慶賀，將吴元濟獻於宗廟社稷，在市上示衆斬殺，死時二十五歲。夜晚丢失他的首級。吴元濟的妻子沈氏被收進宫中作宫女，弟弟二人、兒子三人流放江陵，全部誅殺。斬殺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裴度回朝，以馬揔爲留後，不久授任節度使，分溵州隸屬陳許。

起初裴度出師時，太子右庶子韓愈任行軍司馬，皇帝贊美裴度的功績，即命韓愈撰寫《平淮西碑》，碑文説：

上天因大唐能如其德，聖子神孫，繼承不斷，千年萬年，敬戒不怠，托付天下，四海九州，没有内外，無不臣服。高祖、太宗，除亂治國。高宗、中宗、睿宗，休養生息。到了玄宗，接受報答收取成功，極其昌盛而豐茂，地大物博，災禍萌芽在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勤勉寬容。大惡纔去，奸佞不除，相臣將臣，文安武嬉，司空見慣，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見，於是考核地域計算貢賦，説："嗚呼！皇天既然將整個天下交給我家，如今傳位到我，我不能治理，將如何去見天地祖宗！"群臣驚恐奔忙各盡其職。第二年，平定蜀地。又過了一年，平定江東。又過了一年，平定澤潞，接着平定易定，招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歸順。皇帝説："不可好戰不止，予以稍作休息。"九年，蔡州主帥死，蔡州人擁立主帥的兒子吴元濟以請求朝廷，皇帝不允許，於是他們焚燒舞陽，進犯葉城、襄城，以此動摇東都，放兵四處劫掠。皇帝在朝堂一一詢問，除了一兩個大臣外，都説："蔡州節度使不由朝廷任命，至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立根本已堅固，兵器鋭利士卒頑强，不比其他。靠安撫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顔，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

而取得，順服而無事。”大官臆斷倡議，萬口附和，并成爲定論，牢不可破。皇帝説：“上天和祖宗之所以交付大任給我，正希望我在此時有所作爲，我怎敢不盡力！況且有一兩個大臣贊同我，我不是没有輔助的。”於是下命令説：“李光顔，你爲陳許節度使，凡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的出征者，都由你統率。”又説：“烏重胤，你原有河陽、懷州，如今增加汝州，凡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的出征者，都由你統率。”又説：“韓弘，你將一萬二千兵卒交付給你的兒子韓公武統率前往討伐。”又説：“李文通，你守備壽州，凡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出征到壽州者，都由你統率。”又説：“李道古，你任鄂岳觀察使。”又説：“李愬，你任唐鄧隨節度使，各自以軍隊進攻。”又説：“裴度，你任御史中丞，前往視察軍隊。”又説：“裴度，惟有你與我意見一致，你便做我的宰相，來賞罰服從命令或不服從命令的人。”又説：“韓弘，你持節都統諸軍。”又説：“梁守謙，你出入左右，祇你是近臣，前往安撫軍隊。”又説：“裴度，命你前往，給予我士兵衣服飲食，使他們無寒無飢，以成就此事，使得蔡州人生存。賜給你節斧、通天御帶、衛士三百。凡此朝廷官員，你自己選擇隨從，祇要賢能，不要怕是大官。庚申日，我登臨城門送你。”又説：“御史，我憐惜士大夫征戰十分勞苦，從今以往，不是郊廟祭祀，不用樂。”李光顔、烏重胤、韓公武合攻其北面，大戰十六場，奪得柵壘城縣二十三個，降服士卒四萬。李道古攻其東南，八次戰鬥，降服一萬三千，再進入申州，攻破其外城。李文通戰其東面，十餘次交鋒，降服一萬三千。李愬攻入其西面，擒獲賊將，往往釋放不殺，用其計策，作戰連連成功。十二年八月，丞相裴度來到軍中，都統韓弘督戰更急，李光顔、烏重胤、韓公武作戰更加效命。吴元濟全部聚集其兵衆在洄曲以防備。

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晋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揔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吴、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胤、愬、武、古、通：“咸

十月壬申日，李愬任用所擒獲的賊將，從文城憑藉大雪天氣疾馳一百二十里，在半夜到達蔡州，攻破其城門，擒獲吴元濟而獻上，全部得到其部下士卒。辛巳日，丞相裴度進入蔡州，以皇帝的命令赦免蔡州人。淮西平定，大宴賞功。王師返回之日，便將其軍糧賜給蔡州人。蔡州士卒共三萬五千，其中不樂意當兵希望回鄉務農者有十分之九，一律放還他們。在京城斬殺了吴元濟。册授功勛：韓弘加授侍中；李愬爲左僕射，統率山南東道；李光顔、烏重胤都加授司空；韓公武以散騎常侍任鄜坊丹延節度使；李道古晋任大夫；李文通加授散騎常侍；丞相裴度朝見京城，晋封晋國公，晋任散階爲金紫光禄大夫，依舊任丞相；而以他的副職馬揔爲工部尚書，領任蔡州節度使。回朝稟奏後，群臣請求記載聖功，銘刻金石。皇帝於是命令臣韓愈，韓愈再拜叩首而獻文説：唐朝繼承天命，於是臣服萬方。是誰居於藩鎮，因襲盗賊而輕狂？以往在玄宗時，達到極盛而由此衰落。河北凶悍驕縱，河南依附而起。四位聖皇不予寬宥，屢屢興師征討。或有不能攻克，便進一步增兵。男人耕種没有飯吃，婦女紡織没有衣穿。用車輛來輸送，作爲士卒的賜糧。在外之臣多不能朝見，四岳之禮久廢而不得巡狩。百官懈怠職守，事情失去舊制。皇帝應時繼位，看到了國家綱紀的敗壞而嘆息：“你們文武大臣，誰還憂念國事？”斬奪吴、蜀之後，接着攻取山東。魏將首倡起義，六州歸降順從。淮蔡不順服，自以爲强。率兵驚呼，想要效法舊例。剛剛命令討伐，便聯合奸鄰。暗中派遣刺客，前來殺害宰相。初戰不利，在内驚動京城。群臣上奏説：“不如施加恩惠。”皇帝不聽，與神謀劃。等到以同心同德的人爲相，從而完成天誅。便敕命李光顔、烏重胤、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全部由韓弘統率，各自成就你們的戰功。”三方分别攻擊，一共五萬軍隊。大軍從北面進攻，更

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飡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有數倍。曾經先攻時曲，蔡州軍士蠢蠢而動。剪滅凌雲以後，蔡州士卒大爲窘迫。在邵陵交戰勝利，郾城前來投降。從夏季到秋季，屯營彼此相望。軍隊頓止不能勉勵，告奏成功不能及時。皇帝哀憐征夫，命令宰相前往整頓。軍士飽腹而歌唱，戰馬在槽中騰踏。嘗試戰於新城，賊軍臨陣敗逃。全部抽調其所有，聚集以防我軍。西路之師躍入，途中沒有停留。高大的蔡州城，其疆域千里。攻入占有之後，沒有不順從的人。皇帝有詔令，丞相裴度前來宣旨：祇誅殺罪魁禍首，釋放部下士卒。蔡州的士兵，丢棄武器歡呼鼓舞。蔡州的婦女，在門前笑語相迎。蔡州人遭遇飢餓，用船運糧前往供養。蔡州人遭遇寒冷，賜給繒布製作棉衣。當初蔡州人，禁止往來。如今相從嬉戲，里巷之門夜晚敞開。當初的蔡州人，前進作戰後退被殺。如今睡足而起，左餐右粥。爲蔡州擇用官吏，以招納殘餘疲困的百姓。選官賜牛，推行教化而不徵税。蔡州人有這樣的説法："起初迷惑不知，如今纔徹底覺悟，羞愧先前的作爲。"蔡州人有這樣的説法："天子聖明，不歸順者殺掉全家，歸順者保全性命。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就看這蔡州之地。誰不歸順，前往斬其咽喉。凡是叛亂者都有數鎮，聲勢相互倚仗。我們强大都不能支撑，你們弱小還依靠什麽？告訴你們的長輩，你們的父兄；奔走來朝，同我共享太平。"淮蔡作亂，天子討伐它。因受討伐而飢餓，天子又使它存活。起初商議討伐蔡州，卿士不隨從附和。討伐四年之後，大小普遍懷疑。不赦免不懷疑，由於天子聖明。大凡這次平定蔡州的功績，祇因果斷方纔成就。平定淮蔡之後，四夷都來朝見。於是大開明堂，坐而治理天下。

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

韓愈認爲吳元濟被平定，是由於裴度能堅定天子的旨意，使其不予赦免，因此諸將不敢遲疑不決，最終擒獲吳元濟，大多歸功於裴度。而李愬尤其因爲攻入蔡州功居第一，李愬的妻子，是

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斫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

唐安公主的女兒，出入宫中，訴説韓愈碑文不實。皇帝也難以違背武臣之心，下詔削奪其文，改命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寫。

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户參軍；凌朝江潘州司户參軍。

李祐因功升任神武將軍，賜給田宅米粟。皇帝推究董重質教吴元濟叛亂，想要殺他，而李愬先前已經答應不殺他，因此貶爲春州司户參軍；凌朝江貶爲潘州司户參軍。

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户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這年，申、蔡二州開始輸送貢物，户部因爲其多年不來朝廷進貢，請求元日在朝廷陳設貢物。

## 李祐

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李祐，字慶之，後來提升夏綏銀宥節度使，調任涇原節度使。討伐李同捷時，改任滄德景節度使，接連升官後任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被貶，不久，改任太子少詹事，隸屬武寧軍，升任左神武將軍，賜予金幣與功臣等。幾次升官後任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任夏綏銀宥節度使，訓練軍隊有法度，羌戎畏懼服從。最終官做到右龍武統軍，追贈尚書右僕射。

## 劉悟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劉悟，他的祖父劉正臣，任平盧軍節度使，襲擊范陽没有攻克，死去。

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縢鐍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横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球，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懾，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媦，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刁斗不鳴。

劉悟的叔父劉全諒，任宣武節度，器重他的勇敢剛毅，任爲牙將，因罪逃奔潞州。王虔休又任他爲將領，有病去職，回到東都，劉全諒在此積蓄緡錢數百萬，劉悟毁壞緘封鎖鑰而盗用。跟從惡少年殺人屠狗，强横犯法，被囚禁在河南獄中，留守韋夏卿寬免了他。李師古厚贈錢幣迎接他，開始不太瞭解他，後來相從擊球，高仰猛衝，撞倒李師古的馬，李師古憤怒，將要斬殺他，劉悟氣勢威盛用話頂撞李師古，毫不畏懼，李師古認爲他是奇才，令他統率後軍，把從妹嫁給他爲妻，歷任牙門要職。李師道因軍費枯竭，聚斂商人錢爲資助，命劉悟督察此事。劉悟暗自寬貸，人們都歸附依賴他。李師道被討伐，派他領兵駐守曹，法令如一而守信用，士卒樂於受他指揮，軍中聽不到刁斗之聲。

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

田弘正軍隊駐守陽穀，劉悟把軍營遷到潭

魏師逾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内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博兵强，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畜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遲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户五百。

趙，魏博軍渡過黄河攻取盧縣，在阿井扎下營壘，城中傳言説馮利涉與劉悟應當爲節度使。李師道起了疑心，幾次召劉悟議事，劉悟説："如今與魏博軍就像角力者，其勢已相交，先退者失敗。劉悟一回來，魏博軍接踵就逼近城下了。"左右的人直言規勸李師道説："戰争成敗還不可以知道，殺大將，誰肯爲你效力？"李師道認爲對。有人説劉悟將叛亂，不如早早除掉，李師道派遣兩位使者來督戰，秘密告訴他們協助張暹斬殺劉悟，使者與張暹避人共同商議了一陣，劉悟覺得可疑，張暹以實情相告，劉悟便斬殺使者，召集諸將商議説："魏博兵强，出戰則敗，不出戰則死。况且天子所要誅殺的，祇是司空一人而已。吾輩被驅迫而奔赴死地，還不如返戈攻取鄆州建立大功，變危亡爲富貴呢？"衆人都順從答應，而别將趙垂棘阻止他的行動，劉悟因此殺了他，連同殺了他所憎恨的三十人，陳尸在帳前，衆人畏伏。劉悟下令説："攻入鄆州，每人賞錢十萬，聽任報復私人仇怨，財物儲藏任意拿取，祇需保全軍用府庫，違背者斬殺。"於是派人報知田弘正，使他進兵潭趙。劉悟半夜逼近西門，黎明開門而入，殺掉李師道以及大將魏銑等數十人。隨即授任劉悟爲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五百户。

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廷凑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撝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

元和十五年劉悟來朝，升任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調任昭義軍節度使。朱克融叛亂，議論者提議藉重其威名而壓制叛亂，移任盧龍節度使。到達邢州，正遇上王廷凑變亂，不得入城，回到駐屯地。升任兼幽、鎮招討使，治所在邢州。圍攻臨城，遲疑不决久久不能攻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和，劉承偕當衆侮辱劉悟，慫恿其部下違法亂紀，劉悟不堪忍受。劉承偕與都將張問謀劃綁縛劉悟送到京城，以張問代理節度事務。劉悟知道後，出兵包圍監軍，殺了小使。其屬僚賈直言嚴辭責問劉悟説："李司空死而有知，假使公如此所作所爲，軍中將又會産生如同當年公一樣的人了！"劉悟急忙謝道："我不想聽見李司空的名字，不多久當會做出决定。"即指揮兵士退去，將劉承偕隱藏囚禁起來。皇帝難以違背其

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强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意，貶責了劉承偕，然而劉悟從此頗爲專斷放肆，上書言辭多不恭順。天下犯罪亡命之徒大多歸附他，强詞爲他們陳述冤屈。連續升任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

寶曆初年，巫士妄言李師道率兵屯駐瑠璃陂，劉悟惶恐，命令禱告祭祀，供設千人膳食，親自前往哀告求免。將要换衣，嘔血數斗，死去，追贈太尉。表請他的兒子劉從諫繼承他。

### 劉從諫　劉稹

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内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比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笮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晋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晋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黄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

劉從諫，母親卑賤，年輕時狡獪。李師道時，使劉悟出外屯守，任劉從諫爲門下別奏。劉從諫與李師道諸奴每日戲玩交結，全部瞭解了李師道的隱密之事，一一告訴劉悟，因此劉悟得以立功。劉悟死去，劉從諫知留後，拿金幣賄賂當權者。朝廷評議認爲上黨屬内地節鎮，與河朔不同，不能允許。左僕射李絳上奏説：“劉悟之死匿而不報，衆人不一定共同叛亂，劉從諫威望恩惠没有樹立，如果下詔鄰鎮大將領節度使，馳入軍中，乘其不備而施加壓力，假使軍情有所歸向，他的圖謀自然就被挫敗了。如果抗拒朝命，三州勢必難以獨存，數月就可以覆滅。”當時李逢吉、王守澄接受了劉從諫的賄賂，多次爲他請求，敬宗便以晋王爲節度大使，下詔劉從諫主持留後事，喪期未滿起任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晋王爲皇帝所愛，劉從諫進獻絡繹不絶，不久，授任節度使。大和初年，李聽在館陶戰敗，逃往淺口，劉從諫帶領鐵騎黄頭郎相救，李聽得免於難。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授任司空，封沛國公。

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托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竪得志，天子弱，鄭

昭義軍自從劉悟時以邢州爲治所，而衆人想念上黨，劉從諫將治所移回潞州。劉悟統治嚴酷煩擾，劉從諫寬容厚道，所以部下更加依附。他正當年輕，一心想要立功。六年，請求入朝，文宗對待他的恩遇超過一般。第二年，劉從諫回到藩鎮，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以私事相托，他又見事權不一，於是心裏輕視朝廷，有傲慢之色。李訓約劉從諫誅殺鄭注，等到甘露之變，宰相都被滅族，傳言是無罪冤枉而死。劉從諫不滿，三次上書請問王涯等罪名，嚴厲譴責宦

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

官。當時宦官得志，天子懦弱，鄭覃、李石新近執政，憑藉他的執言議論而樹立權威綱紀，宦官畏懼而怨恨他。劉從諫又彈劾上奏蕭本不是太后的弟弟。仇士良積蓄怨怒，揚言劉從諫有窺伺之心。劉從諫也妄言要清除君主身旁的小人，於是與朝廷產生疑忌。武宗即位，劉從諫兼太子太師。

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横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訴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脱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

劉從諫生性奢侈，裝飾居室車馬。没有遠大謀略，善於買賣的算計。他改從長子道通往潞州，每年向商人徵收買賣馬匹的税，又熬鹽，買賣銅鐵，收取緡錢十萬。商人子進獻口馬金幣，即任爲牙將，讓他們在州縣行商，到處暴横貪婪，責令兒子借錢，吏不聽從，即告訴劉從諫。想要論奏，有時派人游説請托，因此天下怨怒。劉從諫畜養的馬高九尺，獻給皇帝，皇帝不接受，劉從諫疑心是仇士良阻撓，憤怒殺馬，更加不滿。又聽説仇士良正深受寵遇，愈發憂愁疑惑，想要親自入朝，恐怕不能逃脱禍患，因而得病，死去，終年四十一歲，追贈太傅。起初，有個叫李萬江的大將，本屬退渾部落，李抱玉送回紇，路過太原，他舉帳跟從到潞州，在津梁寺放牧，此地水草茂美，馬匹健壯如鴨，就是世人所説的津梁種，每年收納馬價數百萬。子弟姻親從軍者四十八人，劉從諫調往山東，害怕他們難以遷移將發生變亂，而且子弟也豪放不羈，輕視劉從諫，很不禮貌，於是劉從諫誣告他們反叛，誅殺三族，共三百餘家。姬妾稍有過失，往往被殺掉。人們都知道他將要滅亡了。

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户之，中人恐有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

劉從諫的侄子劉稹，他的父親劉從素任右驍衛將軍。劉從諫以他爲嗣子，劉從諫病重時，與妻子裴氏謀劃，令他主持軍事，安排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輔佐劉稹。秘不發喪，王協謀劃派大將姜岑去朝廷請醫生。宦官與醫生來到，當時劉從諫已死了二十天，劉稹説："我父親病重垂危不能够接受詔書，劉稹請求代爲拜受。"宦官説："他卧床聽視也可以。"劉稹推辭説母親侍奉，不能迴避。宦官想要徑直入室，劉武德等阻止他，宦官恐怕有變故，急忙出來，賜贈百萬。後來使者相繼前往，有知道劉從諫已經

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説，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裹絁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

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群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

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洺，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别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票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内。"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召誅之。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

死了的人，在數舍路程之外，衆人害怕，劉武德與大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接慰勞，來到牙門，不得前行。諸將便來到監軍崔士康面前求説，請依照河朔舊例。崔士康懦弱，不敢拒絶，便來到靈堂，扶出劉稹，爲他裹上絁巾，説："不要再想着殺掉敕使。"諸將哄然大笑，於是出來閲見三軍。

皇帝怨怒以前使者没有進入，貶爲恭陵隸人；劉稹所派遣的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人，都杖死在京兆府。下詔劉從素寫信令劉稹護喪回到東都，劉稹不奉詔。下詔群臣商議，李德裕建議説："劉稹所倚仗的，衹是河朔而已。如果派遣大臣告曉皇上旨意，出動山東軍隊，打敗他是必定的。"下詔削奪劉從諫、劉稹的官職，命令諸軍進兵討伐。

於是河陽王茂元出兵駐守萬善；河東劉沔守備昂車關，在榆社安營；魏博何弘敬在肥鄉扎下柵壘，侵掠平恩；成德王元逵駐扎臨洺，進攻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在冀城安營，侵奪冀氏。王茂元另外遣將在天井關扎營，被賊將薛茂卿打敗，捉拿四將，燒了十七處柵壘。張巨進攻萬善，不能攻下。王茂元想要撤退，正值傍晚，賊軍自己潰散而去。下詔忠武王宰率本軍進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兵剽悍勇猛，賊衆向來畏懼。而薛茂卿依仗作戰勝利，希望得到厚賞。有人説："他的軍隊冒犯皇上過深，朝廷將憤怒，更不能得到節度使的職務。"劉稹認爲這個説法對，因此薛茂卿大爲怨恨，便與王宰交結，即假意挑戰，急忙敗逃，放棄天井關而去，左右七營都潰散。薛茂卿逃奔澤州，使間諜告訴王宰説："澤州可以奪取，我在裏面接應。"王宰疑心而不進軍，錯過預定期限，薛茂卿扼腕悵恨。劉稹聽説他背叛，召回誅殺了他。王宰進而打敗劉公直，拔取陵川。劉沔又奪取石會關。李石代劉沔統領河東，劉稹通過李石兄洺州刺史李恬移送書信乞求投降，李石於是奏知皇上，右拾遺崔碣表請接納劉稹，皇帝大怒，貶斥崔碣爲鄧城令，下詔敢説罷兵者在賊境斬殺。皇上令李石覆信允許劉稹束手投降，李石奔馳前往接納他，

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

劉稹不出來。不久太原將領楊弁趕走李石，與劉稹連和，劉稹諸將建議："我們是請求承襲節度使，他們是叛卒，如果與他們連和，就是與他們共同反叛。"綁縛使者送往京師，使康良佺屯守鼓腰嶺，打敗太原兵，活捉士卒七百人。皇帝依然不赦免。

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笞辱群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鬥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給士帑布一端，稹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爲賊守，殺之。

開始，劉從諫將死，命劉稹不要拷打侮辱群奴，所以李士貴等與王協進而當權，士兵作戰，有功不賞，部下没有鬥志。府中財貨還堆積如山，而王協却請求向商人徵稅，使劉溪等分别出外檢查核實，而劉溪却連同平民一起計算其財產，十分收取二分，百姓開始怨恨。劉從諫的妻弟裴問鎮守邢州，有五百募兵，號稱"夜飛將"，大多是豪强大族子弟，他們家中因繳納財貨不及時，被劉溪囚禁。裴問代爲説情，劉溪大怒，裴問於是殺了劉溪，與刺史崔嘏斬殺大將，自己歸附成德軍。王釗鎮守洺州，發給士兵帑布一端，劉稹發下文書令以此代替歲糧。王釗對衆人説："庫存貨物尚多，想要發給大家作爲獎賞，可以嗎？"士兵無不歡喜。王釗將全部貨物發給士兵，向魏博軍投誠。磁州守將高玉、堯山守將魏元談等相繼歸降成德軍，王元逵認爲他們長久做爲賊將，殺了他們。

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

劉稹聽説三州投降，大爲害怕。大將郭誼與王協開始商議謀取劉稹，使董可武引誘劉稹到北宅，設置酒席，暢飲而醉，立即斬首，捉住劉從諫還在幼年的兒子二十餘人，連同侄子劉積、劉匡周等全部殺掉。殺戮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韓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陳尸示衆，并將軍中平時不依附他們的人全都殺掉。匣裝劉稹的首級送給王宰，獻到京師，告祭宗廟社稷，皇帝登臨興安門接受。劉公直也向王宰投降。

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己，建大廐，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奸臣。及兵在境，宜悉取

石雄率兵守境，軍隊大肆掠奪，郭誼遞送書信責怪他，石雄心懷怨怒。劉稹死後，郭誼斥逐劉從諫的妻子將她關在夾室，没收他的財物據爲己有，建造高大的馬棚，日日盼望能升爲節度使。宰相李德裕建議説："劉稹平庸低下，禍亂由郭誼開始，等到軍中困窘，他却謀取劉稹以求

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并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

功名，不誅殺他就不能懲戒奸臣。等到大兵入境，應全部抓獲逆黨送到京師，依法論處。"起先有狂人在潞州市上呼喊道："石雄七千人到了！"劉從諫捕殺了狂人。這時便請求下詔石雄率兵如數入境。石雄到達潞州，綁縛郭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到京師，一并處以斬首之刑。杖殺了崔士康。白惟信是潞州梟將，多次與石雄交戰，畏懼不敢投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想要投降盧鈞；石雄派人召降，白惟信殺了來人，最終投降盧鈞。下詔"劉從諫將死，竟把軍事交付劉稹，應當剖棺在市上暴尸三天。"石雄開棺一看，劉從諫面容猶如生前，一隻眼睛還睜着，石雄將尸體斬爲三截，仇人將劉從諫的尸骨幾乎剜割完了。

誼者，兖州人。兄岌，事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

郭誼，兖州人。兄長郭岌，服事劉悟任牙將，時常喜愛滏山的秀峻，説："我死後必定要埋葬在這裏。"望卜雲氣的人説："這地方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稱都頭異姓，指的是極其尊貴。"但是窆葬深過二丈則不吉利。"郭誼因爲郭岌代理刺史，穿掘墓穴達三丈，挖出石蛇連同三卵，挖墓穴的人打破了它們，都流血。到這時，郭誼及郭岌的三個兒子一同被殺。

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

張谷、張沿、陳揚庭都有文才，時時談論古今成敗以輔佐劉從諫，因此劉從諫對待這三個人很好。張谷收納邯鄲人李嚴的女兒爲侍人，號新聲。當劉從諫暗中圖謀窺伺脅迫時，新聲直言規勸張谷説："當初天子以劉從諫爲節度使，并非因爲他有征戰攻城之功，衹是因爲他的父親率齊十二州歸還天子，進退之間未能削奪他的繼嗣罷了。自從他據有澤潞以後，没聽説他以一縷一蹄爲天子祝壽，左右的人都是奸詐强横之徒。章武皇帝朝，數鎮顛覆，他們都是雄才傑器，尚且不能穩固天子的恩寵，何况劉從諫從兒女手中選拔出來，如果不是以法得到，也應當以不法而終。你應該離群西去，大丈夫不要顧念一飯之恩，將骨肉變作戰争健兒的腥食。"説完悲傷哭泣。張谷猶豫不决了三個月，害怕此話泄漏，縊殺了新聲。

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璠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

李仲京，是李訓的兄長，爲蕭洪府判官，升任監察御史。王渥，是王璠的兒子。王羽，是王涯的族孫。韓茂章、韓茂實，是韓約的兒子。賈庠，是賈餗的兒子。郭台，是郭行餘的兒子。甘露之變發生，他們都衣衫破爛投奔劉從諫，劉從諫收留了他們。

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悦，號“僞荆卿”。

甄戈，很俠義，劉從諫對他待遇優厚，讓他坐在上座，自稱荆卿。劉從諫與定州守將有仇怨，命甄戈捕取他，甄戈便在客舍請求進見定州守將，留下飲酒三日，乘機斬掉定州守將的頭顱。另一天，劉從諫又令甄戈捕取仇人，他竟招引歹徒十餘人劫取仇人。劉從諫不高興，稱他爲“僞荆卿”。

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袿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毁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顧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托。’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

劉從諫的妻子裴氏，因她的弟弟立了功勞，下詔要寬免其死罪。刑部侍郎劉三復堅持不同意，於是賜死，將尸首還給裴問。裴氏的父親裴敞，是裴冕的後代，徵入劉悟府中，劉悟認爲他很奇特，因此爲劉從諫納娶他的女兒。裴氏十五歲時，火光起於衣下，家人認爲奇怪，於是許婚。封燕國夫人。她寬厚有謀略，時常勸劉從諫入朝爲子孫計議。劉從諫有個姓韋氏的妾希望封爲夫人，劉從諫答應了她，詔書送到，裴氏憤怒，毁掉詔書不給予。劉從諫他日見到裴氏親族，又拿出詔書，裴氏扔掉，説：“淄青李師古四世抗拒朝命，未聽説封側室的。君承蒙朝廷姑息，應該自我貶官削職，求得洗滌污垢，反而以婢爲夫人，不久將會遭到滅族啊！”劉從諫羞愧地作罷了。等韋氏來到京城，竟説：“李丕投降，裴氏集合大將妻子號哭説：‘替我告訴你們的丈夫，不要忘了先公的恩澤，希望以子母相托。’各位婦人也流下眼淚，所以潞州諸將反叛更加堅定。”裴氏由於這件事得到了災禍。

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球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稹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

起初，術士李琢能説禍福，劉從諫以重金邀他，徵他任大將。會昌初年，他對劉從諫説：“去年長星經過北斗，你的性命值此。如今土星又來到，應當有災禍。”劉從諫立即轉移軍隊到山東，開球場，鑿柳泉，大興勞役來壓服。等到他患病時，有人説李琢所興造的都違逆歲星，懷疑他有異謀，派劉稹數説他的罪名殺了他，府中

而李丕降。

紛擾不安，不久李丕投降。

李佐之

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號强直。嘗客潞，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疏屬，資媵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即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虚實，稹囚之。妻訴不見禮，稹遂殺之。

有個叫李佐之的，是李兼的孫子，幾次調任河南尉，號稱剛强正直。曾經客居潞州，受到劉從諫的禮遇，留下他而不得離去，於是任爲觀察府支使，并娶了劉從諫的從祖妹。劉從諫鄙薄遠族，供給的陪嫁貧乏，李佐之也鄙薄她，回送的禮品很少。劉從諫患病時，李佐之力勸劉從諫使他回到東都，劉從諫雖然不能聽從，却感動佩服他的勸説。劉從諫的病漸漸加重，王協等恐怕李佐之妻母對他有所開導，即用車將他妻母送回東都。適逢李佐之家奴告李佐之交結賓客，泄漏軍中虚實，劉稹囚禁了他。他的妻子控告不被以禮相待，劉稹便殺了他。

李師晦

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横，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

武鄉令唐漢賓，是唐儉的裔孫，因劉稹抗拒朝命，堅持規勸歸順朝廷，不被聽從，家族全部被害。李師晦，本是宗室的兒子，開始劉悟徵他到幕府，見劉從諫太放縱專横，藉口求長生之術，不參與其事。劉從諫使他回歸東都，李師晦害怕被張谷、陳揚庭等所誣陷，請求居住涉，劉從諫不懷疑他。劉稹失敗，有人向皇帝提起他，提升伊闕令，而追贈薛茂卿爲博州刺史。大中初年，又追贈唐漢賓爲本縣令。

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吊祭，次册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驁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録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决云。自悟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

先前，河北諸將死去，都先派遣使者吊祭，其次册封追贈，其次派近臣宣慰，衡量軍中便利情況再授與節度使，軍中不答應，方纔出征用兵，大多没有半年不能决定，所以驕將逆子都能因此而有所防備。劉稹起初没料到皇帝憤怒立即出兵討伐，等到王茂元録送詔書給劉稹，整個家族號哭悲慟，想要自己歸附，却又愚昧懦弱不能决斷。從劉悟到劉稹三代，共二十六年。

李丕

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爲游弈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

李丕，擅長縱横家的游説之術，與劉從諫很友好，劉從諫任他爲大將。等到劉稹抗拒朝命，軍中妒忌他的才能，李丕害怕，乞求擔任巡邏深入，以謀取安營設壘的地方，於是自己歸順朝廷。議論者懷疑他是賊軍派遣的人，李德裕上奏説："討賊半年，纔有投降者，應當獎賞他以勸

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户部物積代州，今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晋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勉其餘的人。”皇帝召見他，升任他爲忻州刺史。李丕請求攻取榆社，向東徑由武安進兵討伐賊軍，即使邢、洺未能攻下，而軍隊不能援救潞州。建議不被聽取。楊弁叛亂，派人誘引李丕，李丕殺了來人，出兵據守邊境壁壘。李德裕告訴皇帝説：“度支户部財物積聚在代州，現在李丕堵塞了通路，賊軍必定失敗。”便催促李丕討伐楊弁，軍隊還未到達而楊弁已被擒捉。升任李丕爲汾、晋二州刺史。大中初年，授任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亂，李丕調任鄜坊節度使，去世。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盗乎！”然則盗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盗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盗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贊曰：《傳》説：“作《易經》的人大概瞭解盗吧！”然而盗的情況，不是聖人不能瞭解的。唐朝中衰，奸雄環窺而奮發，占據魏、趙、燕等地，莽莽原野成爲盗賊的區域，叛亂百年，剪滅那些人，却不能恢復。皇上糊塗大臣昏庸，衹是不瞭解盗的緣故。招引妖妄趨向昏暗，以奪取光明，難道説的是蕭俛、崔植等人嗎！

#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 突厥列傳(上)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頗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

劉貺以爲：

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强，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

夷狄成爲中原的禍患，爲時很久了。在唐以前的事情，史家大都有所記載。唐建國以來，蠻夷互有盛衰，曾經與中原相抗衡的有四個：就是突厥、吐蕃、回鶻、雲南。在那個時候，群臣上書獻計獻策的很多，皇帝或采納或置若罔聞，歷歷可見。

劉貺認爲：

嚴尤議論不詳備，班固詳備而不透徹，公正地評論，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没有策略。爲什麽這樣説呢？荒服以外的地方，聲威教化不能達到，發生反叛不必動用軍隊，投降歸順不能放鬆防備，當嚴加守衛，據險設防，使他們既不能進犯，也不得稱臣。"使中原受惠，以安定四方"，這是周朝的辦法，因此説周得上策。《易》稱："王侯據險設防以便鞏固國家。"修築長城，建造障塞，就是在險要地區設防。趙簡子修築長城以防備胡人，燕、秦也修築長城隔絶中外，不斷修治城墻塹壕，城壘雖然完備國家却滅亡了，人們歸罪於此。後魏修築長城，論者以爲一人修治一步，全長一千里，總共役使三十萬人，要不了十天一月就能得到長久平安，因此説秦得中策。漢把宗室女嫁給匈奴，而高祖雖能明察將魯元公主下嫁趙王張敖却并没有制止他的逆謀，以爲和親能够阻止匈奴的反叛，這是不對的。况且冒頓能親手殺死他的父親，而希望他不與外祖争强，難道不糊塗嗎？然而明知和親不是長久

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艾安，胡寇益希，疏而絶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并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晋羌狄居塞垣，資奉逾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强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强則内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

安寧之計却要實行，是因爲天下剛剛平定，以此來解除迫在眉睫的禍患罷了。武帝時，中原太平，胡人侵犯更加罕見，疏遠而斷絶往來，正是時機。這時反而耗費中原的人力財力，戰争連年不斷，因此嚴尤認爲漢是下策。然而漢到了昭帝、宣帝之時，武士富有經驗，偵察兵精明强幹，匈奴隱迹遷徙到遠方，却仍然沿襲奉春君宴敬不當的行動，傾國家府藏供給西北，每年二億零七十萬。皇室淑女，嫁到穹廬；宫庭良人，下降至沙漠。進貢美女土産，是臣僕的職分。《詩經》中説："没有人敢不來貢獻，没有人敢不來見王。"對荒服之地稱作來，而不説是往。至於魯哀公與吴訂盟，《春秋》隱諱而不書。爲何身處天子的至尊，却與匈奴結爲兄弟呢？有公主的名號，却與胡婦同侍枕席；可母子婚配，怎能依從這種惡濁的習俗呢？中原之所以與蠻夷不同，正是因爲父子男女有别。婉美艷麗的姿色，却在異族敗壞節操，真是莫大的羞辱。漢朝的君臣，没有人以爲是耻辱。魏、晋時羌狄居住在邊境地帶，奉送的財物超過往日。統領百人的酋長，管轄千人的官吏，全都賜給金印紫綬，享有王侯的俸禄。牧馬的童子，放羊的僕隸，携帶毳毼而前來求利的人，在道路上絡繹不絶。農業的利益，絲麻的收入，流散到數萬里以外。胡夷一年比一年驕横，華夏却日復一日窮困。胡夷强盛時，竭盡人力前來征討；而當他們降服時，又供養如初。胡夷衰弱則接受撫養，强盛則進犯，中原爲羌胡服役將近千年，怎能不令人悲憤！誠然能把給胡夷的財物用來賞賜守邊的士兵，則百姓富足；把賜與胡夷的爵位用來獎勵守邊將帥，則將帥精良。把富利收歸於我，危亡轉移給胡夷，則華夏没有納女的耻辱，更没有轉輸的辛勞。放棄這個良計而不實行，因此説漢朝没有策略。嚴尤以爲古代没有上策，是説不能把胡夷變爲奴隸。其實是能够做到却没有采用。秦没有策略，是説侵奪狄人而導致亡

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絶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强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

國。其實秦的滅亡，并非因爲侵奪狄人。漢得下策，是説討伐胡人而使百姓疲苦。其實在於百姓本已疲倦，又役使百姓奉養胡人，所以説是没有策略。因而説嚴尤雖加議論却并不周詳。班固説"如果胡人因爲仰慕禮義而來，則可以以禮相待"。爲什麼呢？禮讓是用來結交君子的，并不是用來接待禽獸夷狄。佳麗流散到塞外，則會刺激戎羯的欲望；戎羯産生欲望，則是侵奪的根源。聖人不與夷狄共享飲食聲樂，胡夷來朝則安排坐在門外，讓譯官把不切割的整個牲畜給他們吃，這是爲了不讓夷狄知道馨香嘉味。漢朝習慣於投合驕虜所好，使虜人喜歡燕、趙的美女，享用太官的珍肴，身穿華美的絲織品，如果朝廷供給則夷狄的需求會不斷增長，如果斷絶則招致夷狄怨恨，這就是用精肉喂飽豺狼，又放縱它去獵取吞噬。中原步兵擅長利用險要，虜人騎兵擅長在平地交鋒，堅守而不與虜軍追奔競逐，虜軍來犯則守衛險要使他們無法進兵，退去則封鎖險要使他們無法返回，用長戟衝鋒，用强弩臨陣，這并非用來求取勝利，正像對付蟲蛇蜥蜴之類的東西，怎麽能以禮相待呢？因此説班固詳備而不透徹，正是就此而言。

杜佑謂：

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强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内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晋地狹而人夥，誘三晋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强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

杜佑認爲：

秦以區區關中而消滅了六個强國，如今竭盡天下財物，進奉京師，境外犬戎侵凌，攻占城池數百，國内兵革不息，已經有三十六年了。難道是制置的方法相異，古今時勢不同嗎？周朝的制度，一百步爲一畝，一個男子給田一百畝。商鞅輔佐秦，以爲没有窮盡地利，便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一個男子給田一百畝。又因爲秦地廣人稀，晋地少人多，因而引誘三晋的百姓來秦耕作而給他們豐厚的田宅，免除子孫的徭役，使秦人在外殺敵，不從事耕戰的人不得當官。大致一百人中有五十人從事農耕，五十人習武作戰，因此國富兵强。此後仕官途徑繁多，末業日益增長。如今大約一百人中纔有十人從事農

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寖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朘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

耕，其餘的人全都從事别的職業。又秦、漢、鄭國渠灌溉田地四萬頃，白渠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頃，永徽年間，兩渠灌溉漸減爲不過一萬頃，大曆初年，減到六千畝。每畝減産一斛，則每年少收四五百萬斛。地利損耗，人力流散，想要兵强國富，是不可能的。漢時，長安北面七百里就是匈奴的土地，匈奴侵掠不曾停息。計匈奴全國之衆，不過與漢一個大郡的人口相當，鼂錯請求完備障塞，因而北部邊疆安定。如今潼關以西，隴山以東，鄜坊以南，終南以北，十餘州的地方，已經有數十萬家。吐蕃力薄才低，少食無能，遠遠比不上中原，如果真能恢復兩渠的富饒，勸導農夫致力耕種，選擇險要之地，修繕城壘，屯田蓄力，則河、隴可以收復，不僅僅限於自守而已。

至佑孫牧亦曰：

到了杜佑之孫杜牧也説：

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虚。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

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大臣苟且偷安貪享榮華，戰士離散流落，兵器鎧甲鈍壞，車馬破敗劣弱，天下紛然反叛，則立即驅使應戰，這就是所謂常敗的軍隊。這是不演習訓練軍隊的過失，是導致失敗的第一個原因。百人赴戰，靠朝廷供養，却冒千人的空名，大將小校掌握羸餘，他們以敵虜强大爲幸事，如此則手持兵器作戰的人常常很少，糜費食物的人却常常很多，修築的軍壘尚未乾燥，國庫就已經空虚。這是不求實的過失，是導致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出戰獲得小勝就誇大功勞，奔走獻狀以便邀取賞賜，甚至一日兩次賞賜，一月幾度受封，尚未凱旋奏樂，題署的官品已經高遷，爵命至極，田宅廣大，金繒充溢，子孫加官，如此則怎肯出兵死戰而忠於王事呢？這是重賞的過失，是導致失敗的第三個原因。多喪兵士，傾覆大城，則脱身逃回，貶任刺史而去，回頭看刀鋸刑具，面無懼色，不到一年，已經站在將壇殿庭之上。這是輕罰的過失，是導致失敗的第四個原因。大將統兵，不能行使專斷之

伴，怳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

二杜之論如此。

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群蠻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

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

權，要死擺這種偃月營，那種魚麗陣，三軍萬人，環旋徘徊，在茫然驚慌之時，被虜騎乘機襲擊。這是不能專權的過失，是導致失敗的第五個原因。元和年間，數十萬團兵攻打蔡，天下枯竭，四年以後方纔攻取，這就是因爲没能消除上述五個失敗原因。長慶初年，盜賊子孫全部前來投順，不久燕、趙又反叛，皇帝派兵遣將，然而因爲導致失敗的五種情況更爲嚴重，因此不能威懾叛賊。

二杜的議論如此。

廣德、建中年間，吐蕃一再進兵至岷江，常常讓南詔作爲前鋒，手操長戟，一邊交戰一邊前進，蜀兵損失慘重，却没消滅吐蕃一兵一卒。戎兵逗留日久，疫病致死的日益增多，自己估計不能久留，就帶兵撤離。蜀人説："西戎尚可，南蠻殺我。"到了韋臯開鑿青谿道與群蠻通和，讓他們取道蜀地進貢，又令他們選擇子弟到成都學習書算，學成後返回，這些人熟知蜀地的山川要害。文宗時，大舉進犯成都，從越巂以北八百里，人畜一空，再加上敗兵及貧民趁機掠殺，官吏不能禁止。從此群蠻常懷有屠蜀的野心，蜀民苦於力役賦税繁重，也想要製造事端以希求出現非常之變。朝廷每年派去戍邊的兵卒，不熟悉山川地勢，慢步行走三十里，就已氣喘汗流。將領盤剥自飽，發給的帛常以壞换好，軍糧則摻入沙粒，因此邊兵心懷不滿而巴、蜀告危。孫樵説："朝廷應當下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選定要害之地，募兵防守。况且士兵屬籍在本州則容易徵發，出身邊地則熟悉險要，根據地勢分兵屯田，春耕夏蠶用以提供衣食，秋冬固守以待來犯之敵。朝廷每年派遣廉吏巡視士卒的有無，則官府不用轉運輸送，官吏不能牟利盜取。"這是可以施行的備邊禦敵的計策，因而寫在這裏。

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序；東夷、西域又接其後，是根據用兵的輕重；最後是南蠻，記唐之所以滅亡的緣由。

突厥阿史那氏，大約是古匈奴的北部。居住在金山的南面，臣服於蠕蠕。種族繁衍，到吐

衍，至吐門，遂强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别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

門時終於强大，於是改稱可汗，猶如單于，其妻稱可敦。突厥領土三面瀕臨大海，南面抵達大漠。别部典兵官叫設，子弟叫特勒，大臣叫葉護、叫屈律啜、叫阿波、叫俟利發、叫吐屯、叫俟斤、叫閻洪達、叫頡利發、叫達干，總共二十八個等級，全都是世襲其官而没有定員。衛士叫附離。可汗在都斤山建立牙廷，牙門樹有金狼頭大旗，常常面東而坐。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横驕。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内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群臣即館吊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隋大業時天下大亂，始畢可汗咄吉繼立，很多漢人前去投奔，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都受突厥役使并臣屬於它，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稱雄，都臣屬并推尊突厥。始畢可汗統兵將近百萬，戎狄如此强盛，自古以來未曾有過。高祖在太原起兵，派遣府司馬劉文静前往突厥致意，與始畢聯合，始畢派遣特勒康稍利進獻馬二千匹、并且率領五百名士兵前來會合。皇帝平定京師，始畢便恃功自傲，使者每次前來往往驕横無禮。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前來朝見，皇帝在太極殿設宴，爲他奏九部樂，并將骨咄禄特勒帶上御坐。這一年，始畢牙帳自破，皇帝詢問内史令蕭瑀，蕭瑀回答説："魏文帝親臨許，城門無故自壞，這一年文帝逝世，會不會與此類似呢?"二年，始畢親自率領軍隊渡過黄河來到夏州，與賊梁師都會合，又派遣五百名騎兵協助劉武周進駐句注，打算侵犯太原。恰逢始畢病死，皇帝爲他在長樂門發哀，下詔令群臣前往客館吊唁突厥使者，派遣使者携帶三萬段帛到突厥助葬。始畢子什鉢苾年幼，不能繼立，立他爲泥步設，讓他居住在東部。立始畢的弟弟俟利弗設爲可汗，他就是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潜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没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

處羅也娶隋義成公主爲妻，他派遣使者前來告喪，却又暗中與王世充交往，潞州總管李襲譽斬殺了突厥使者，獲取牛羊上萬頭。處羅把隋蕭皇后及齊王楊暕之子楊正道從竇建德那裏迎到突厥，因而立楊正道爲隋王，承襲隋室，隋人陷於突厥的全都隸屬於他，行隋曆法，設置百官，居住在定襄，擁有部衆萬人。秦王討伐劉武

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决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奥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周時，處羅令他的弟弟步利設率領二千名騎兵在并州與官軍會師三天，城中的婦人女子大多被搶走，總管李仲文無法制止。處羅派俱儉特勒協助駐守。第二年，處羅圖謀攻取并州以便安置楊正道，他就此事問卜，不吉利，左右近臣進諫勸阻，處羅説："我先人亡國，依賴隋纔得以保存，如今忘恩，則不吉祥。占卜不吉祥，神靈爲何不知曉此事？我將自己决定。"恰遇天連降三日血雨，國中夜間狗群吠叫，前去尋找却又無踪無影，於是處羅患病，義成公主讓他吃五石，没過多久毒瘡發作而死。公主因處羅之子奥射設容貌醜陋弱小，廢而不立，另外召來處羅之弟咄苾繼位，他就是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凉，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絶；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説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

頡利起初爲莫賀咄設，牙帳在五原以北。薛舉攻占平凉後，與頡利聯合，高祖對此憂慮，於是派遣光禄卿宇文歆賄賂頡利，要他與薛舉絶交；隋五原太守張長遜獻出所轄的五城投歸突厥，宇文歆又勸説頡利歸還五原的土地。頡利全都答應了，并且派兵同張長遜的部衆一起與秦王軍會師。太子李建成建議廢棄豐州，并且把榆中土地割讓給突厥。於是處羅的兒子郁射設率領本部一萬帳進駐黄河以南，以靈州作爲邊塞。

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説頡利曰："往啓民兄弟争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鋭馬多，礬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

頡利又娶義成公主爲妻，立始畢的兒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讓他居住在東部。義成，是楊諧的女兒，其弟楊善經也投奔突厥，他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同勸頡利説："以往啓民兄弟争奪可汗位，倚仗隋方得以復位，子孫擁有突厥國。當今天子并不是文帝之後，可汗應當立楊正道以便報答隋的大德。"頡利認爲他們説的有道理，因此連年進犯。然而頡利倚仗父兄遺留下的資産，兵强馬多，傲慢驕横，雄踞百蠻之上，將大唐不放在眼中，書信言辭狂妄不遜，多有索求。皇帝當時正致力於籌劃謀取天下，因而委屈卑禮相待，對頡利多有寬恕，賞賜無數，然而仍然滿足不了頡利没有限度的索求。

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

四年，頡利率領一萬騎兵與苑君璋聯合侵犯雁門，被定襄王李大恩擊退。頡利拘留我朝使者漢陽公李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高祖也囚禁了突厥使者作爲報復。因

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

此頡利侵犯代州，打敗行軍總管王孝基，侵略河東，進犯原州，穿過延州塞，諸位將領與他交戰，不能有所俘獲。

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没，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雁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

第二年，突厥放回長孫順德等人，并且請求和好，進獻魚膠，假意說："以此來膠固二國的交好。"皇帝雖然不知真僞，但還是釋放了突厥使者特勒熱寒等人，并且賜與厚金讓他們返回本國。李大恩上奏說："突厥發生饑荒，朝廷可以謀取馬邑。"高祖下詔令殿中少監獨孤晟與李大恩共同攻打突厥。獨孤晟的軍隊過期未到，李大恩不敢進軍，便駐守新城。頡利親自率領數萬騎兵與劉黑闥聯合包圍李大恩的軍隊，李大恩陣亡，死去的士兵有數千名。突厥進而攻打忻州，被李高遷打敗。劉黑闥帶領突厥萬人侵擾山東，又殘破定州。頡利没能遂願，便率領十五萬騎兵進入雁門，圍攻并州，深入搶掠汾、潞，俘虜男女五千人，又分兵數千騎轉而擄掠原、靈之間。於是太子李建成率領軍隊從豳州道出兵，秦王率領軍隊從蒲州道出兵迎擊；李子和帶兵急赴雲中，從突厥背後發動襲擊；段德操從夏州出兵，阻截突厥的退路。并州總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東與突厥交戰，斬殺虜軍五百首級，獲取馬二千匹；汾州刺史蕭顗進獻俘虜五千人。突厥攻占大震關，頡利縱兵搶劫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抵禦他們，獲取馬、駱駝數千。頡利聽說秦王即將到來，便帶兵退出邊塞，王師返回。

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豳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

再過了一年，頡利與劉黑闥、苑君璋等稍稍進犯定、匡、原、朔等州，與官兵守將互有勝負。皇帝派遣太子李建成再次駐守北邊，秦王駐守并州以防備突厥，好長時間以後纔罷兵。不久突厥又打敗代地一處屯營，進兵攻打渭、豳二州，占領馬邑，没有駐守，再次請求和好，歸還我馬邑城。

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豳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

七年，突厥攻打原、朔二州，進入代地，未能取勝，又與苑君璋合兵攻打隴州及陰槃城，分道進擊并地，秦王與齊王李元吉在豳州道駐守以防備胡兵。苑君璋與虜軍出入原、朔、忻、并地，剽掠騷擾，屢次被各路將領驅逐。這年八月，頡利與突利率領全部兵力，從原州連營南

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

初，關中霖潦，餉道絶，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决，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决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絶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强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托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

下，他們所經之地極爲恐懼，秦王、齊王抵禦敵軍。

當初，關中霖雨連綿，糧道不通，官軍停駐豳州，可汗率領一萬騎兵突然來到，在五龍坂布陣，派數百名騎兵挑戰，官軍全軍驚恐失色。秦王率領百名騎兵疾馳衝到陣前，大聲説道："國家没有虧待突厥，突厥爲什麽要深入我境？我，是秦王，因而親自前來與可汗一决勝負，如果執意交戰，我衹有百名騎兵，白白地殺傷衆多，也没有什麽好處。"頡利笑而不回答。秦王又驅馬告訴突利説："你曾經與我結盟，有了急難便相互救援，如今難道斷絶了香火的情分嗎？你能出戰一决勝負嗎？"突利仍不回答。秦王將要渡水前進，頡利見秦王兵少，又聽見秦王對突利所講的話，便暗自猜忌突利，當即派遣使者前來説："大王不必費心，我本不打算出戰，衹是想與大王議事罷了。"於是帶兵後退。秦王施反間計，突利因而歸心於唐，不想出戰，頡利也没有辦法勉强他，便派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請求和好，皇帝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於是突利主動結交秦王并且與他結爲兄弟。皇帝接見阿史那思摩，引他同升御榻，阿史那思摩俯首推辭，皇帝説："我見到你就如同會見頡利一樣。"阿史那思摩這纔聽命。

突厥既歲盗邊，或説帝曰："虜數内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群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曰："魏爲長壍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壍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

突厥既然連年侵邊，所以有人勸皇帝説："突厥之所以屢次入侵，是因爲長安有國家府藏及美女，如果我朝離開長安，那麽突厥就不會再有侵略的野心。"皇帝派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越過南山，察看樊、鄧，準備遷都那裏。群臣贊同遷都，衹有秦王説："夷狄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的禍患，没有聽説周、漢爲此而遷都。希望給數年時間，讓我擒獲可汗來回報父王。"皇帝這纔打消遷都之意。頡利已經講和，又恰逢大雨，弓矢全都鬆弛損壞，他便解圍撤回。皇帝召集群臣徵詢如何備邊的策略，將作大匠于筠請求在五原、靈武的黄河沿岸設置舟師，扼制突厥進犯的通道。中書侍郎温彦博説："魏時開挖長壕阻遏匈奴，今日可用此策。"皇帝派遣桑顯和掘斷邊境大道，徵召江南船工大規模趕造戰艦。頡利派遣

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

使者前來，希望到北樓關請求互市，皇帝無法拒絶。起初皇帝兼并天下不久，撤銷十二軍，崇尚文治，到如今因爲虜患日漸嚴重，於是恢復設置，用來演練步兵騎兵。

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藺謩戰新城，謩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逾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温彦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

八年，頡利攻打靈、朔，與代州都督藺謩在新城交戰，藺謩大敗。於是張瑾軍駐守石嶺，李高遷駐守大谷，秦王駐守蒲州道。當初，皇帝對待突厥用對等國的禮節，到這時，他發怒説：“以往我因爲天下尚未平定，厚待突厥以便解除我們的邊患。如今突厥最終毁約，朕一定要出兵消滅它的國家，不可姑息。”命令有關官員把給突厥的書改爲詔及敕。張瑾還没有趕到防地，虜軍已經越過石嶺，包圍并州，攻打靈州，轉而侵擾潞、沁。李靖率領軍隊從潞州道出兵，行軍總管任瓌駐守太行。張瑾在大谷與虜軍交鋒，大敗，中書侍郎温彦博被賊俘獲，鄆州都督張德政陣亡。突厥進而攻打廣武，被任城王李道宗打敗。突厥欲谷設劫掠綏州，請求講和後撤離。突厥接連打敗并州數縣，進入蘭、鄯、彭三州的各處屯營，雖然有時小勝，但不能制服敵軍。不久突厥侵犯原州，折威將軍楊屯迎擊，并且調發軍隊駐守大谷。

九年，攻原、靈，又圍凉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徉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没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説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强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中

九年，突厥攻打原、靈，又包圍了凉州，進犯涇、原，李靖與突厥在靈州交鋒，虜軍退去。侵犯西會州，包圍烏城，往來於隴、渭之間，平道將軍柴紹在秦州打敗突厥，殺死一名特勒、三員大將，斬殺虜軍千人。大概突厥得志就深入内地侵犯，戰敗了就請求和好，不以此爲耻。這年七月，頡利親自率領十萬騎兵襲擊武功，京師戒嚴。突厥攻打高陵，尉遲敬德與突厥在涇陽交戰，俘獲俟斤烏没啜，斬首千餘級。頡利派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窺視我方情況，執失思力因而虚張聲勢地説：“二位可汗的百萬大軍，如今已經到了！”太宗説：“我與可汗曾經當面約和，你們却背信棄約。況且初起義師，你父子親身跟從我，我朝賜給你們的玉帛多不可數，爲什麽隨意出兵進犯我京郊地區，自己誇耀强盛呢？如今我應當先把你殺掉！”執失思力恐懼，請求饒命，蕭瑀、封德彝向皇帝進諫，不如把執失思力以禮

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静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无忌、李靖潛師豳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静，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可當耶? 今仆械卷鎧，啖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

送回，皇帝没有答應，將他拘禁在門下省。皇帝便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六騎從玄武門馳出，親臨渭水旁，與可汗隔水對話，并指責他毁約。突厥各位首領見到皇帝，都大爲震驚，紛紛下馬跪拜。各軍很快趕到，旌旗鎧甲鮮明，部隊肅静嚴整，虜軍大爲恐駭。皇帝與頡利驅馬向前，便指揮官軍後退布陣。蕭瑀認爲皇帝輕敵，他攔馬進諫，皇帝説："我已深思熟慮過了，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突厥之所以傾國進犯，是因爲我朝新近發生内難，他們以爲我們不能整兵抵擋。我如果關閉城門，他們將會在我境内大肆搶劫，因此我孤身迎出，表示我無所畏懼，又集結重兵使他們知道我方决意迎戰，他們没有料想到我能挫敗他們的計劃。他們已經深入我國境内，擔心不能返回，因而我朝與他們交戰則會取勝，與他們講和則會牢固，制服突厥，在此一舉！"這一天，頡利果然請求和好，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第二天，殺白馬，皇帝與頡利在便橋之上結盟，突厥可汗帶兵返回。蕭瑀説："頡利進犯，諸位將領大多請求與他交戰，陛下没有聽取，不久虜軍自動撤退，這是什麽策略呢?"皇帝説："突厥兵雖多却軍容不整，君臣惟利是圖，可汗在渭水西面，而首領們全都前來拜見我，我如果趁醉把他們捆綁起來，是非常容易的事。再加上我已下詔令長孫无忌、李靖秘密帶兵在豳州設下埋伏等待，如果大軍在後面追趕，伏兵在前面截擊，那麽打敗突厥就易如反掌。然而我剛即位不久，治國的根本在於安静，一旦與虜交戰，死傷必多，突厥失敗却不至於亡國，如果頡利因懼怕而修德，與我結下怨恨，其勢能够抵擋嗎? 我如今暫收兵甲，用玉帛來收買，突厥必然産生驕心，驕則是滅亡的開端，因此説'如想要得到，定得先付出'。"蕭瑀再拜説："這不是臣的思慮所能達到的！"於是皇帝下詔令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進獻馬三千匹、羊一萬頭，皇帝不收，下詔令歸還所俘虜的唐人。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各部全都反叛，頡利令突利去討伐，突利没能取勝，他輕

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况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

騎逃走，頡利惱怒，便把突利囚禁起來，突利因此產生怨恨。這一年突厥境内降大雪，羊馬多被凍死，百姓飢餓，頡利懼怕王師利用災荒出兵，便帶兵進入朔州境内，揚言要舉行會獵。論者請求指責突厥背棄盟約，藉此討伐突厥，皇帝說："老百姓都不可不講信用，更何况朝廷呢？我已經與頡利結盟，怎能利用其國的災禍，乘人之危而消滅其國呢？必須等到突厥對我無禮，然後再討伐它。"

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内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飢，裒斂苛重，諸部愈貳。

第二年，突利自己說受到頡利的攻擊，請求救援。皇帝說："朕與頡利結盟，又與突利有兄弟之約，不可不救，怎麼辦呢？"兵部尚書杜如晦說："夷狄不講信義，我雖守約，他却常常背棄，如今乘亂攻打他們，這就是《書經》所講消滅有滅亡徵兆之國的道理。"於是太宗下詔令將軍周範駐守太原籌劃謀取頡利，頡利也率領大兵壓境。有人請求修築古長城，調發百姓備邊。皇帝說："突厥盛夏降霜，五個太陽同時出現，三個月全是白天，赤氣遍野，頡利見凶兆却不修德，這是不畏天命。突厥遷徙不定，六畜大多死去，這是不知用地。按照他們的風俗人死後則焚尸，而今却起墓安葬，這是違背祖先之命，怠慢鬼神。頡利與突利不和，自相殘殺，這是與親不和。有這四點，必將滅亡，當爲諸公攻取頡利，哪裏用得上修築障塞呢？"突厥向來風俗質樸，頡利得到唐人趙德言，認爲他有才能，便重用信任他，趙德言逐漸掌權；頡利又把政務交給胡人，疏遠同族而不用，每年發兵入侵邊塞，部下不堪忍受。胡人天性輕率，翻覆不定沒有信義，號令無常。連年發生嚴重饑荒，頡利徵斂苛重，各個部落更加懷有異心。

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

又過了一年，突厥部屬薛延陀自稱可汗，派遣使者前來朝見。皇帝下詔令兵部尚書李靖在馬邑攻打突厥，頡利逃去，九俟斤率領部衆投降，拔野古僕骨同羅各部、霫奚首領全都前來入朝。於是皇上下詔令并州都督李世勣從通漠道出兵，李靖從定襄道出兵，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從金河道出兵，靈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從大同道出兵，幽州都督衛孝節從恒安道出兵，營州都督薛萬淑

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嘗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内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

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携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

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

從暢武道出兵，總共六位總管，十多萬軍隊，都交由李靖統轄討伐頡利。李道宗與突厥在靈州交鋒，俘獲人畜數以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率領本部前來投降，捷報日夜傳來，皇帝對群臣説："以往國家剛剛平定，太上皇因爲百姓的緣故，尊奉突厥，假意稱臣，朕常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雪耻於天下，今天派遣諸位將領，無往不勝，朕終於獲得成功！"

四年正月，李靖進軍駐守惡陽嶺，夜間襲擊頡利，頡利驚懼，因而把牙帳退遷到磧口，大首領康蘇蜜等人帶着隋蕭皇后、楊正道投降。有人説有中原人曾暗中與蕭皇后通信，中書舍人陽文瓘請追查治罪。皇帝説："天下還没有統一，或許有人思念隋，如今抗命的已經平定，何必追究呢?"於是置而不論。頡利窘迫，逃到鐵山據守，這時他還擁有數萬軍隊，派遣執失思力前來，假意懇言謝罪，請求内附，皇帝下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符節撫慰。李靖得知唐儉在突厥那裏，頡利必然安心，便趁機襲擊頡利，俘獲了頡利的所有兵衆，頡利得到一匹千里馬，孤身投奔沙鉢羅，被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獲。沙鉢羅設蘇尼失率領部衆投降，於是突厥國滅亡，唐朝收復了定襄、恒安的土地，把邊境擴展到大漠。

頡利來到京師，朝廷用俘虜祭告太廟，皇帝來到順天樓，陳列儀仗侍衛，聽任官吏百姓觀望，官吏押送可汗來到，皇帝説："你有五條罪狀：你父亡國，依靠隋纔得以存立，不助隋一箭之力，使隋宗廟社稷無人祭祀，是第一條；與我爲鄰却背信棄義侵擾邊地，是第二條；自恃兵强征戰不息，部落懷恨，是第三條；殘害漢民，糟蹋莊稼，是第四條；答應和親却拖延時間自己逃走，是第五條。朕殺你并非没有原因，念及渭水之旁的盟約還没有忘記，因而不再追究。"便把頡利的家屬全部送還，把他安置在太僕寺，由官府供給飲食。

思結俟斤率領四萬部衆投降，可汗弟欲谷設投奔高昌，没過多久也前來投降。伊吾城的首領向來臣屬突厥，也進獻七城，朝廷因而在該地設

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瘗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没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

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憀，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麏麇，有射獵之娱，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悋粟帛，興士衆，誉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强，則以兵圍煬帝雁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禄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

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

置西伊州。皇帝下命令説：突厥先前遭遇癘疫，長城以南，尸骨山積，有關官員應當用酒脯祭祀，然後埋葬。又下令説：隋末天下大亂，漢民多被突厥搶走，朝廷派遣使者用金帛贖回男女八萬人，仍然爲平民。

頡利不習慣在房子裏居住，他常在院子裏設置穹廬，長期鬱鬱不樂，與家人相對悲歌哭泣，容貌消瘦。皇帝見了以後憐憫他，因爲虢州靠山多麏麇，可以射獵游樂，便任頡利爲刺史，頡利却推辭不去，於是任右衛大將軍，賜給良田美宅。皇帝説："昔日啓民亡國，隋文帝不吝惜粟帛，興師動衆，保護啓民使他得以存立復國，到始畢時逐漸强大，却出動兵力把煬帝圍困在雁門，今天滅亡，也許是背德忘義所導致的吧！"頡利子疊羅支，性情仁孝，居住京師以後，衆位婦人全都得到官府供給的各種食物，羅支也享有；他的母親最後來到，没有供給，羅支不敢品嘗肉類。皇帝聽説以後，感慨地説："天賦仁孝，不分華夷！"對羅支厚加賞賜，於是朝廷供給他母親肉食。

八年，頡利死去，朝廷追贈他爲歸義王，謚號叫荒，皇上下詔令突厥國人埋葬，依照他們的禮節，焚燒尸體，在灞水東面起冢。頡利的舊臣胡禄達官吐谷渾邪，是頡利母婆施的家臣，頡利剛一出生，其母就把他交給渾邪，到這時渾邪悲哀慟哭，於是自殺。皇帝很感嘆，追贈渾邪爲中郎將，下令把他埋葬在頡利墓旁，詔令中書侍郎岑文本把此事刻在頡利、渾邪的墓碑上。接着蘇尼失也自殺殉葬。蘇尼失，是啓民可汗之弟。始畢任他爲沙鉢羅設，有帳部五萬，牙帳設在靈州西北，蘇尼失雄武勇健，用仁惠統治部下，人多歸順他；頡利統治混亂，惟獨蘇尼失部没有反叛。突利投降唐朝，頡利任蘇尼失爲小可汗。頡利失敗以後，蘇尼失率領部衆前來，大漠以南的土地空虚，朝廷任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

頡利滅亡以後，他的部下有的逃往薛延陀，有的進入西域，而前來投降唐朝的還有十多萬，皇帝下詔令群臣商議怎樣安置投降的突厥人，群

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内兖、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温彦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内兖、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强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鋭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吴，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彦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内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恤？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彦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

臣全都説：“突厥侵擾中原爲時很久了，如今上天讓它滅亡，并非他們慕義自動歸附，請把所有降服的人編入户籍，内遷到兖、豫的空閑之地，叫他們學習耕種紡織，這樣百萬虜人可變爲中原的平民，如此則中原可以增加户口，而大漠以北就成爲空虚之地。”中書令温彦博請求：“按照漢建武時的做法，把降服的匈奴人留在五原塞，保全他們的部落，用作屏障，不改變他們的習俗，順應撫慰，這樣不僅可以充實空虚的邊地，而且可以表示没有猜忌。如果把他們遷到兖、豫，則違背他們的本性，不符合涵養撫育的道理。”秘書監魏徵建議説：“突厥世代爲中原仇敵，現在他們前來投降，如果不立即誅滅，就應當送回黄河以北。他們如同鳥獸包藏野心，與我們不是同類，弱小時就降服，强大時則反叛，這是他們的天性。况且秦、漢動用精兵勇將攻取河南之地設置郡縣，就是不想使匈奴靠近中原。陛下怎麽能讓他們居住在黄河以南呢？况且投降的突厥人有十萬，假若再過幾年，孳生繁衍數以倍計，而且近在京郊，將會釀成心腹之患。”温彦博説：“不對，天子對於四夷，就如同天地養育萬物，天覆地載使之安全，如今突厥破滅，殘餘部衆歸心降附，如果不加哀憐反而拋棄他們，則不合乎天地覆載之義，而且有阻絶四夷歸附的嫌疑。臣以爲把他們安置在黄河以南，如同使死者復生，使亡者復存，他們將會世代感念恩德，怎麽會反叛呢？”魏徵説：“魏時胡人部落分散居住在近郡，晉平定吴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把胡人驅逐出塞外，武帝没有采納。劉淵、石勒之亂，最終使中夏傾覆。陛下定要讓突厥居住在黄河以南，正是所説的養虎給自己遺留禍患。”温彦博説：“聖人所講的道理没有行不通的，所以説‘施教不分對象’。他們是重創殘破的剩餘，因爲走投無路前來歸附我，如果我朝能够援助保護他們，接納他們并把他們安置在内地，用禮法教化，讓他們從事農耕，再選擇和順的酋長入朝宿衛，還有什麽要憂慮的？而且漢光武設置南單于，最終没有反叛逃亡。”於是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都勸皇帝不如把突厥殘

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户。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餘部衆安置在黄河以北，設立首領，讓他們統轄部落，分治土地多少不等，令他們不相統屬，則國土狹小權力分散，最終不能與中原相抗衡，這就是用長轡遠馭的道理。皇帝同意温彦博的話，於是度算朔方的土地，從幽州到靈州，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劃分頡利的故土，東邊設置定襄都督、西邊設置雲中都督二個都督府統轄。升任首領爲將軍、中郎將的有五百人，奉朝請的就有上百人，進入長安立户的有幾千户。於是朝廷使突利可汗任順州都督，令他帶領部下前往轄地。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内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己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户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

突利最初任泥步設，得到隋淮南公主爲妻。頡利立爲可汗以後，任用次弟爲延陀設，統領延陀部，步利設統領霫部，統特勒統領胡部，斛特勒統領斛薛部，讓突利可汗統領契丹、靺鞨部，設置牙帳南面正對幽州，東方的部衆全都歸屬於他。突利斂取没有法度，部衆不歸附他，因而薛延陀、奚、霫等部全都歸屬唐，頡利派遣突利前去攻打反叛各部，突利又大敗，部衆騷亂叛離，因此頡利囚禁并鞭打突利，過了好久纔赦免了他。突利自己曾經結交太宗，等到頡利衰弱，急忙向突利徵兵，突利不肯聽從，因而起兵相互攻打。突利請求入朝，皇帝對左右的人説："古代治理國家的人辛苦自身爲民操勞，則國運長久；役使百姓來奉養自己，則招致滅亡。如今突厥死喪禍亂，是由於頡利可汗喪失君主的品行，突利雖然是頡利的至親，却不能保全自己而前來投降。夷狄弱小則邊境安定，然而看到他們滅亡，我不能不感到恐懼，如果所作所爲有所不及，禍亂能够免除嗎！"突利入朝，禮遇十分優厚，皇帝停止用膳而賜給突利，任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封他爲北平郡王，食邑七百户。等到突利做了都督，太宗下詔説："你祖父啓民可汗破亡，而隋使他復國，但他却棄置恩德不予回報，你父親始畢反而成了隋的敵人。你如今窮迫前來歸附我，我之所以不立你爲可汗，是鑒於前朝失敗的教訓。我想要使中原安定，你們突厥宗族不亡，所以任你爲都督，不要相互侵掠，長期作爲我北方的屏障。"突利頓首聽受命令。後來突利入朝，

死在并州途中，時年二十九歲，皇帝爲他舉哀，又下詔令岑文本爲突利撰寫碑文，讓突利的兒子賀邏鶻繼嗣。

帝幸九成宫，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噪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厩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皇帝前往九成宫，突利弟結社率任郎將宿衛，他暗中勾結同族人謀反，打算劫持賀邏鶻北歸，結社率對他的同黨說："我聽説晉王在四更時就由儀衛清道出宫，我們乘機突然衝進，就可以進犯行宫。"這天晚上，大風昏暗，晉王没有出宫，結社率恐怕陰謀泄漏，就射擊中營，喧鬧殺人，衛士們共同迎擊，他們於是逃出，殺死養馬的人盜走馬匹，想要渡過渭水，被巡邏的士兵擒獲斬殺，太宗赦免了賀邏鶻，把他貶到嶺外。於是群臣又説把突厥安置在中原不妥當，皇帝也感到擔心，就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在黄河以北設置牙帳，把突厥人全遷回故土。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

阿史那思摩，是頡利的族人，父名叫咄六設。當初，啓民投奔隋，大漠以北各部尊奉阿史那思摩爲可汗，啓民重歸突厥以後，阿史那思摩便去掉可汗的稱號。阿史那思摩性情明達，擅長對答，始畢、處羅都喜愛他。然而因爲他的相貌像胡人，他們懷疑阿史那思摩不是阿史那族，所以僅讓他作夾畢特勒，而不能任設。武德初年，阿史那思摩多次充當使者來朝，高祖稱贊他誠實，封他爲和順郡王。到突厥各部歸附唐時，阿史那思摩獨自留下，與頡利一同被擒，太宗認爲他有忠心，授任他爲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讓他統領頡利舊部居住在黄河以南，改封懷化郡王。到這時將要遷徙，李思摩畏懼薛延陀，不敢出塞。皇帝下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符節賜薛延陀書，説："中原崇尚禮義，并不消滅他人的國家，因爲頡利殘暴，纔討伐攻取，并非貪圖他的土地與人口。所以把投降的部落安置在黄河以南，那裏水草甘美，便於畜牧，突厥人口日益增多，如今又立李思摩爲可汗，讓他們返回故土。薛延陀受封在前，長於突厥，大漠以北，全由薛延陀統轄；大漠以南，歸突厥保有。你們各自守衛疆界，不要相互侵犯，如果一方負約，我會派兵誅滅。"於是李思摩出發，太宗爲他設置酒宴，將

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因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册，賜鼓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相之。

李思摩帶到近前說：“栽種一草一木，看見日益茂盛就會歡喜，更何况我撫養你的部衆，繁殖你的馬羊，不比當年少呢！你父母的墳墓在黄河以北，今日重歸舊廷，所以設宴安慰并送行。”李思摩聽後落淚，舉觴祝皇上萬歲，并且說：“我們這些亡國的餘部，陛下使我們重歸故鄉，願子子孫孫世代奉事唐，以便報答大恩大德。”於是趙郡王李孝恭、鴻臚卿劉善因前往李思摩部落，在黄河邊上修築壇場，拜受册書，賜給李思摩戰鼓與大旗，又下詔令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任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任右賢王輔佐李思摩。

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䣭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争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

薛延陀聽説突厥北歸，恐怕自己的部衆穿越大漠奔逃，就整兵等待。等到唐朝使者到來，便辭謝説：“天子下詔令不得相互侵犯，臣謹頓首奉詔。然而突厥肆意爲亂并且反覆無常，在尚未滅亡時殺中原人如麻，陛下消滅了他們的國家，臣認爲應當把突厥部族没收爲奴婢，用來補償唐人。可是陛下却像撫養子女一樣撫養他們，而結社率竟然謀反，這些人不能置信已經十分清楚。日後如果叛亂，請求最終替陛下誅滅他們。”十五年，李思摩率領部衆十多萬、善戰士兵四萬、馬九萬匹開始渡過黄河，把牙帳設在原來的定襄城，他的領土南面臨黄河，北面到白道，牧場廣闊，是北方最肥美的地方，所以突厥争利於此。李思摩派遣使者謝恩説：“承蒙皇恩立爲部落首領，一心希望世世代代充當國家的一條狗，看守天子北門，假若薛延陀侵犯逼迫，希望入塞保衛長城。”太宗下詔許可。

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携背，思摩慚，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李思摩在塞北住了三年，他不能使部衆歸心，部下大多叛離，李思摩慚愧，因而入朝請求留下宿衛，朝廷改任他爲右武衛將軍。他在跟從太宗討伐遼東時，中了流箭，皇帝爲他吮出積血，李思摩受到這樣的厚待。從遼東返回，李思摩在京師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在昭陵，築墳像白道山一樣，爲了記載他的功勞，在化州立了碑。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是蘇尼失的兒子。當初歸附唐時，娶宗室女爲妻，賜名叫忠。等到跟從

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

李思摩出了邊塞，因爲思慕中原，每見到唐朝使者都要流淚請求入朝侍奉皇帝，太宗答應了他的請求。

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内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李思摩不能統領國人，殘餘的部衆逐漸南下渡過黄河，分别安置在勝、夏二州。皇帝討伐遼，有人説突厥居住在黄河以南，挨近京師，請求皇帝不要東征。皇帝説："身爲君主，怎麽能有猜忌之心！商湯、周武王教化夏桀、商紂的百姓，人人改惡從善，隋没有德政，全國人都叛離，不止是夷狄。朕憐憫突厥亡國，把他們安置在黄河以南加以供養，他們不是就近逃到薛延陀而是遠來歸附我，可知他們深深地思念我，朕預計五十年内中原不會有突厥的禍患。"李思摩的部衆南下以後，車鼻可汗就竊據了他的疆土。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遁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絶，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禄，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

車鼻，也是阿史那族，而且是突利的部人，名叫斛勃，世代做小可汗。頡利敗亡，各部落打算共同擁立車鼻爲可汗，恰逢薛延陀稱可汗，車鼻便前去歸附。車鼻爲人深沉果敢而且有心計，很多部衆歸附他，薛延陀擔心受到車鼻的威脅，想要殺死他，於是車鼻帶着自己的部衆逃走，薛延陀的幾千騎兵從後面追趕，可是未能追上。車鼻逃到金山的北面，那裏三面陡峭險峻，衹有一面可以通過車馬，土地平坦寬闊，車鼻占據那裏，善戰的士兵有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離長安萬里，西面的葛邏禄，北面的結骨，都受車鼻統轄，車鼻時常出兵搶劫薛延陀的人口牲畜。薛延陀後來衰敗，車鼻的勢力更加强大。

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禄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鬥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禄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偘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携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

二十一年，車鼻派遣他的兒子沙鉢羅特勒進獻土産，并且請求親自入朝。皇帝派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前往突厥迎接他，到達後車鼻却全然没有入朝的意思，韓華圖謀與葛邏禄共同劫持車鼻，被車鼻發覺，韓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格鬥而死，安調遮被殺。皇帝大怒，派遣右驍衛郎將高偘調發回紇、僕骨兵攻打車鼻，車鼻的大首領歌邏禄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相繼投降。高偘軍隊攻打阿息山，車鼻的部落不肯迎戰，車鼻携帶愛妾，跟着幾百名騎兵逃走；高偘追趕到金山，擒獲車鼻，把他獻到京師。高宗譴責車鼻説："頡利衰敗，你不輔佐，

延陀破，爾遁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禄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

是不講親情；薛延陀滅亡，你逃走，是没有忠義。論罪應當處死，然而朕見先帝擒獲首領定會赦免，如今免你一死。”於是爲車鼻鬆綁，把俘虜獻到社稷宗廟，又獻到昭陵。朝廷任車鼻爲左武衛將軍，賜給宅第，把車鼻的部衆安置在鬱督軍山，皇上下詔設置狼山都督府統轄他們。當初，車鼻的兒子羯漫陀哭着向車鼻進諫，請求歸附唐，車鼻没有聽取。羯漫陀就派遣他的兒子菴鑠入朝，以後前來歸降，拜授爲左屯衛將軍，朝廷設置新黎州，讓羯漫陀統領自己的部衆。於是突厥首領都成爲封疆大臣。最初設置單于都護府統轄狼山雲中桑乾三個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個州，瀚海都護府統轄金微新黎等七個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個州。就地升任首領爲都督、刺史。麟德初年，把燕然改爲瀚海都護府，統轄回紇，把故瀚海都護府遷到古雲中城，叫雲中都護府，大漠以北的蕃州全都隸屬瀚海，以南的隸屬雲中。雲中，是義成公主的居所，頡利滅亡以後，李靖把突厥弱小殘破的幾百帳遷居這裏，任阿史德爲首領，後來部衆逐漸强盛，就建議説希望立諸王爲可汗，遥領他們。皇帝説："如今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單于。"於是把雲中府改爲單于大都護府，使殷王李旭輪任單于都護。皇帝封禪，都督葛邏禄叱利等三十多人全都扈從到泰山下面，封禪完畢，皇帝下詔把他們的名字都刻在封禪碑上。大概三十年北方没有戰事。

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温傅、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皸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

調露初年，單于府的大首領温傅、奉職二個部落反叛，他們擁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個州的首領全都反叛響應他們。朝廷於是派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伐他們，唐軍依恃勝勢而不加防備，時逢雨雪交加，士兵因寒冷而凍傷，反而被敵軍襲擊，大敗，被殺死俘虜的有一萬多人，苑大智等人收集殘餘兵衆，邊退邊戰，方纔幸免。於是蕭嗣業被流配到桂州，其餘的人坐罪免官。朝廷另任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卒約有三十萬，追捕攻打反叛者。皇上下詔令右金吾將軍

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温傅、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群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

曹懷舜駐守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駐守絳、龍門。第二年，裴行儉在黑山出戰，大敗叛軍，泥孰匐被部下殺死，他們帶着泥孰匐的首級投降，官兵生擒温傅、奉職返回，叛軍殘部退守狼山。當初在虜人還没有反叛以前，群鷄鳴叫飛進邊塞，吏説："這是所謂的突厥雀，若向南飛，胡人必然來犯。"等到春天飛回，都墜落在靈、夏之間，大多没有頭，阿史那泥孰匐果然滅亡。狼山的部衆搶劫雲州，被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驅逐出去。

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諜者紿言伏念、温傅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温傅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念、温傅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温傅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

永隆年間，温傅部落又從夏州迎來頡利的族子阿史那伏念，逃走渡過黄河，立爲可汗，各個部落紛紛響應。第二年，進兵侵犯原、慶二州。高宗又下詔令裴行儉任大總管，令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爲副職。突厥間諜謊稱阿史那伏念、温傅守衛黑沙，飢餓難忍，可派輕騎部隊攻取。曹懷舜偏信以爲真，就帶着輕兵日夜兼程趕到黑沙，却不見敵軍，衹遇上薛延陀的殘餘部衆，降服了他們；便率領士兵回到長城，與温傅相遇交鋒，雙方傷亡相當。裴行儉軍屯駐在代的陘口，他在阿史那伏念、温傅之間行離間之計，因而阿史那伏念、温傅相互猜疑，裴行儉乘勢派遣軍隊攻打阿史那伏念，打敗了他。阿史那伏念逃走，與曹懷舜相遇，邊走邊打了一整天，曹懷舜被阿史那伏念打敗，他棄軍逃往雲中，官兵奔逃受到敵軍追殺，死去的不計其數，全都是頭朝南倒下。曹懷舜殺牲畜與阿史那伏念結盟，纔得以幸免。阿史那伏念更加狂妄，留下輜重與妻兒而守衛金牙山，他自己率領輕騎軍準備襲擊曹懷舜，正逢裴行儉派遣部將襲擊繳獲了他的輜重，等到阿史那伏念返回，他無處可歸，便向北退守細沙。裴行儉令單于方鎮的軍隊追擊，阿史那伏念以爲王師不會遠征，没有防備，等到王師趕到，阿史那伏念惶恐不能出戰，於是派遣使者從小路趕到裴行儉軍中，押送温傅投降，裴行儉俘虜了他們，送到京師，在東市問斬。

永淳元年，骨咄禄又反。

永淳元年，骨咄禄又反叛。

骨咄禄，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

骨咄禄，是頡利的族人，雲中都督舍利元英的部落首領，世襲吐屯的職務。阿史那伏念敗亡

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盗九姓畜馬，稍强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户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禄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禄，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又攻嬀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

以後，骨咄禄便招集逃亡部衆，守衛總材山，又修建黑沙城，擁有部衆五千人，盗取九姓羊馬，逐漸强大，於是自立爲可汗，使他的弟弟默啜任殺，咄悉匐任葉護。當時單于府查核降户部落的阿史德元珍，被長史王本立囚禁。時逢骨咄禄前來侵犯，阿史德元珍請求勸説各部落歸順以便爲自己贖罪，王本立答應。阿史德元珍前去後就投降了骨咄禄，替骨咄禄出謀劃策，骨咄禄便派阿史德元珍任阿波達干，掌管全部兵馬。於是進犯單于府北部邊境，進而攻打并州，殺死嵐州刺史王德茂，又分兵搶掠定州，被北平刺史霍王李元軌打退。骨咄禄又攻打嬀州，包圍了單于都護府，殺死司馬張行師，攻打蔚州，殺死刺史李思儉，俘虜豐州都督崔知辯。皇帝下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任單于道安撫大使守衛邊疆。

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黄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遁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當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諜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軍没。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禄曰不卒禄。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

嗣聖、垂拱年間，骨咄禄接連侵犯朔、代，擄掠官吏士兵。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任陽曲道總管，準備在總材山攻打賊軍，進軍到忻州與賊軍相遇，激戰失利，官兵死去五千人。朝廷又令天官尚書韋待價任燕然道大總管討伐。第二年，骨咄禄與阿史德元珍進入昌平，被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打退。又進入朔州地區，黑齒常之與他們在黄花堆交鋒，敵軍失敗，官兵乘勝追趕了四十里，敵軍逃過大漠。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承擔發兵追擊，他認爲敵人很快就能打敗，便想要僥幸獲取戰功，於是招募間諜到邊塞二千里以外，趁敵人不防備，便率軍急赴襲擊。將要趕到時，軍中泄露了軍機，敵軍得以整兵出戰，人人拼死力戰，官兵大敗，爨寶璧逃回，全軍覆没。武后發怒，殺了爨寶璧，把骨咄禄改叫不卒禄。不久阿史德元珍攻打突騎施，戰死。天授初年，骨咄禄死，他的兒子年幼，不能够繼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簒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内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雁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

默啜自立爲可汗，他簒位數年以後，開始攻打靈州，殺害擄掠很多官吏和百姓。武后使薛懷義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内史李昭德任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任司馬，率領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雁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總共十八位將軍的兵力出軍邊塞，唐蕃步騎混和

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

進擊，但是没有遇見敵軍，因而返回。不久皇帝下詔使王孝傑任朔方道行軍總管守衛邊塞。

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册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孫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攻，復詔知微持節册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户。初，突厥内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强。

契丹李盡忠等人反叛，默啜主動請求攻打契丹爲唐效勞，武則天下詔許可。授任默啜爲左衛大將軍、歸國公，派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前往默啜部落册拜他爲遷善可汗。於是默啜帶領軍隊攻打契丹，正逢李盡忠死去，便襲擊松漠部落，孫萬榮的妻小與輜重都被俘獲，契丹首領潰散。武后贊賞默啜的戰功，又下詔派遣閻知微持符節册拜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還没有來得及宣布册命，默啜接着攻打靈、勝二州，縱兵殺掠，被唐守將打敗。默啜又派遣使者謝罪，請求做武后的兒子，又説有個女兒，希望把女兒嫁給諸王，并且請求歸還六州降户。當初，突厥内附的部衆被分别安置在豐、勝、靈、夏、朔、代之間，稱爲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求賜給十萬斛粟作爲田種，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武后没有答應，宰相李嶠也説不行。默啜怨恨，出言不遜，拘留了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璹等人建議請求發給，於是送給他粟種、器具、降人數千帳，因此突厥逐漸强盛。

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静難、平狄、清夷等軍，静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嬀、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

武后下詔令淮陽王武延秀娶默啜的女兒爲妃，下詔令閻知微代理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手持節杖護送。默啜胡説道："我把女兒許嫁給唐天子的兒子，如今來的却是皇后家族的兒子啊！况且我世代歸附唐，如今聽説李家子孫衹有二人尚存，我要擁立他們。"就將武延秀等人囚禁起來，妄稱閻知微爲可汗，默啜親自統領十萬騎兵南下襲擊静難、平狄、清夷等軍，静難軍使慕容玄崱帶領五千名士兵投降。虜軍圍攻嬀、檀，武后下詔使司屬卿武重規任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任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任天兵東道總管，總共三十萬兵馬迎擊敵軍；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任天兵西道後軍總管，也有十五萬兵力。默啜攻破蔚州飛狐，進而殘破定州，殺死刺史孫彦高，焚燒房舍，鄉里村落被劫掠一空。武后大怒，下詔懸賞

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嶋夷公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坑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匐爲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

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嬀、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掎角，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

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

能殺默啜者封爲王，把默啜改叫斬啜。虜軍圍攻趙州，長史唐波若接應敵軍，進城殺死刺史高叡，接着攻打相州。武后下詔使沙吒忠義任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任後軍總管，將軍嶋夷公福富順任奇兵總管，迎擊敵人。當時中宗從房陵返回朝廷，被立爲皇太子，武后任他爲行軍大元帥，使納言狄仁傑爲副職，文昌右丞宋玄爽任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任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任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任子總管。還没有出發，默啜聽説此事以後，把從趙、定擄掠的男女八九萬人統統活埋，然後從五回道撤退，所經之處的人畜、金幣、子女都被搶劫，官兵衆將均觀望而不敢出戰，惟獨狄仁傑帶兵追趕敵軍，未能追上。

默啜仗恃取勝蔑視中原，他驕傲自得，兵力大致與頡利時相當，土地縱横上萬里，各蕃全都前去歸附聽命。又立咄悉匐爲左察，骨咄禄的兒子默矩爲右察，都統領二萬兵馬；立兒子匐俱爲小可汗，位於兩察之上，執掌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稱爲拓西可汗。突厥年年侵犯邊塞，戍守的軍隊不能休整，朝廷於是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任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爲副職，按兵等待。又改任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防備虜軍。

默啜搶劫隴右牧馬上萬匹而去，不久再次侵犯邊塞，武后下詔使安北大都護相王任天兵道大元帥，率領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魏元忠迎擊虜軍，軍隊還没有出發，默啜已離去。第二年，默啜侵犯鹽、夏，搶劫羊馬十萬，攻打石嶺，進圍并州。朝廷使雍州長史薛季昶任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嬀、檀、平等九州軍隊，派遣瀛州都督張仁亶統領各州及清夷、障塞軍的兵力，與薛季昶相互策應，又使相王任安北道行軍元帥，監督諸位將領，相王没有出去巡視。突厥進入代、忻，繼續殺掠。

長安三年，默啜派遣使者莫賀達干請求把女兒嫁給皇太子的兒子，武后讓平恩郡王李重俊、

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絶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絶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陘，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

義興郡王李重明穿戴整齊站在朝堂上。默啜又派遣大首領移力貪汗進獻馬一千匹，答謝應允婚事，武后以厚禮接待默啜使者。中宗剛剛即位，默啜進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敵軍交戰，没有取勝，死去的官兵幾乎有一萬人，於是突厥就進入了原、會，搶劫了許多牧馬。皇帝下詔停止和親，懸賞把能斬殺默啜的人封爲國王、授任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死我朝使者鴻臚卿臧思言，皇帝下詔令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任朔方道大總管駐守邊塞，第二年，張仁亶開始在黄河以北修築三受降城，用來阻斷突厥進犯的通道。過了一段時間，朝廷派遣唐休璟取代張仁亶駐守邊塞。睿宗即位初期，默啜再次請求和親，皇帝下詔把宋王李成器女封爲金山公主下嫁給他。時逢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人與奚在冷陘交鋒，被奚擒獲，獻給默啜，默啜殺死孫佺，朝廷又任刑部尚書郭元振取代唐休璟。

玄宗立，絶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庭，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携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賚優縟。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吊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

玄宗即位後，停止和親。默啜便派遣他的兒子楊我支特勒入朝宿衛，堅持求婚，玄宗把蜀王女南和縣主嫁給他，下詔書寬慰可汗。第二年，默啜派遣他的兒子移涅可汗帶領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打北庭，都護郭虔瓘迎擊，在城下斬殺了同俄特勒，虜軍逃散。火拔頡利發石失畢不敢返回，携帶妻子前來投奔唐，朝廷任他爲左武衛大將軍、封燕山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賞賜豐厚。楊我支死後，皇帝下詔令三等以上的宗親都到他家中吊唁。這時突厥再次上書求婚，皇帝没有答覆。

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内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凉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凉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

當初，在景雲年間，默啜在西面消滅了娑葛，於是征服契丹、奚，殘暴地役使契丹、奚的部衆。他年老以後，更加昏聵凶暴，部落怨恨背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都來請求歸降，葛邏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領部衆内附，皇帝下詔把他們的部衆安置在金山。朝廷使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任凉州鎮軍大總管，統轄赤水、建康、河源等軍，駐守凉州，任都督楊執一爲副職；右衛大將軍郭虔瓘任朔州鎮軍大總管，統轄和戎、大武、并州以北等軍，駐

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晙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禄等，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應援。虜勢寖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内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雁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

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吕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

骨咄禄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守并州，任長史王晙爲副職。安撫新近歸附的突厥部衆，糾查防止劫掠滋擾。默啜多次攻打葛邏禄等，皇帝下詔令有關都護、總管相互接應救援。突厥國力逐漸削弱。默啜女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首領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首領鶻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首領高拱毅，總共一萬多帳相繼内附，皇帝下詔令他們居住在黄河以南；引進高文簡任左衛大將軍、封遼西郡王，以思太任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以慕容道奴任左武衛將軍兼刺史、封雲中郡公，以鶻屈頡斤任左驍衛將軍兼刺史、封陰山郡公，以苾悉頡力任左武衛將軍兼刺史、封雁門郡公，以高拱毅任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封平城郡公，將軍都是正員以外安置，賞賜各自多少不等。

默啜討伐九姓，在大漠以北交戰，九姓潰敗，人畜全都死掉，思結等部前來投降，皇帝都給他們加官。拜任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吕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輔佐他，守衛邊塞。皇帝下詔令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同圖謀攻取默啜，頒布獎賞的標準，賜給財物曉諭他們。默啜又討伐九姓拔野古，在獨樂河交戰，拔野古大敗，默啜輕騎返回而没有防備，途經樹林中，拔曳固殘餘部衆突然殺出，攻打默啜，把他殺死，而與入蕃使郝靈佺把默啜的首級傳送到京師。

骨咄禄的兒子闕特勒集合舊部，攻打并殺死小可汗及其全宗族，立他的哥哥默棘連，他就是毗伽可汗。

# 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 突厥列傳(下)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讓於闕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爲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婆匐爲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禄自爲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暾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

毗伽可汗默棘連，原名叫“小殺”，他天性仁慈友善，自認爲被立爲可汗不是自己的功勞，便讓位給闕特勒，闕特勒不敢接受，默棘連這纔繼承汗位，時當開元四年。毗伽可汗任闕特勒爲左賢王，專門掌管兵馬。當初，默啜死後，闕特勒殺死所有默啜的掌權大臣，惟有暾欲谷因爲女兒婆匐是默棘連的可敦，獨免死，被廢黜返回本部落。以後突騎施蘇禄自立爲可汗，突厥各部落多有異心，默棘連便召暾欲谷來參預商討國事，這時暾欲谷已經七十多歲，突厥部衆都敬畏他。

俄而跌跌思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户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悉還之。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晙又破其左隊。

不久跌跌思太等人從河曲返回突厥。當初，突厥降户南下，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數收繳他們的兵器，戎人怨怒；等到姜晦任巡邊使，多訴説禁弓箭不能以打獵維持生計，姜晦便全部歸還給他們。於是降户一起攻打張知運，擒獲張知運，將要把他送給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擊，降户潰敗，丢下張知運逃去。跌跌思太等人分爲二隊向北逃去，王晙又擊敗了他們的左隊。

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暾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暾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强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

默棘連獲得降户以後，想要南下侵犯邊塞，暾欲谷説：“不行，唐天子英武，人和年豐，没有嫌隙，况且我們的軍隊剛剛集結，不可以出兵。”默棘連又想要在牙帳築城，興建佛、道廟，暾欲谷説：“突厥人口不到唐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够與唐抗衡，是因爲追隨水草射獵，居處不固定，熟悉戰事，强大時則進取，弱小時則逃亡，唐軍士兵雖然衆多，却没有什麽用。如果築

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禄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晙統之，期八年秋并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暾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庭，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晙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晙等不至，乃引却，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士殊死鬥，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庭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即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庭，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凉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暾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决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凉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

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説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

建城池居住，一旦戰敗，必然被唐所擒。況且佛、道教人仁弱，不是用武争强之道。"默棘連采納了他的計策，就派遣使者求和。皇帝以爲他不是出於真心，便回答不許。不久皇帝下詔討伐，命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禄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的兒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卒全部出征，總共三十萬，由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晙統領，約定在八年秋季會集稽落水邊，讓拔悉蜜、奚、契丹分路襲擊突厥牙帳，拘捕默棘連。默棘連非常恐懼，暾欲谷説："拔悉蜜在北庭，與奚、契丹距離遥遠，肯定不能聯合出擊。王晙與張嘉貞有嫌隙，二人必然持不同意見，所以王晙也肯定不能前來。即使全都能來，我們衹需提前三天全部北遷，他們糧盡自然撤去。拔悉蜜輕率好利，必然先來，我們出擊就可攻取。"不久拔悉蜜果真帶領部衆逼近突厥牙帳，他得知王晙等人没有來，便要撤退，突厥想要攻打，暾欲谷説："拔悉蜜軍隊千里遠來，士卒必將盡死力作戰，他們的鋒芒不可以抵擋。我們不如緊跟在他們後面，就近阻截攻取。"在距離北庭二百里遠時，暾欲谷便分兵由另一條道路襲擊攻取北庭城，接着猛攻拔悉蜜，拔悉蜜兵衆逃奔北庭，無處可歸，全部被突厥擒獲。突厥回兵經過赤亭，劫掠凉州，都督楊敬述派遣屬官盧公利、元澄等人帶兵征討追捕，暾欲谷説："楊敬述如果守城，我們就應當與他講和。如果出兵，我們就與他决戰，一定能够取勝。"元澄命令士卒説："裸臂拉滿弓弦向外射擊。"逢上天氣嚴寒凍裂了士卒的皮膚，士卒的手不能拉弓弦，因此大敗，元澄逃走，楊敬述因戰敗以平民身份檢校凉州事，突厥於是大振，全部擁有默啜殘餘部衆。

第二年，默棘連執意乞和，請求像奉事父輩那樣奉事天子，玄宗答應了他的請求。默棘連又連年派遣使者進獻土産求婚。這時天子將要到泰山封禪，中書令張説策劃增兵戍守防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説："封禪是向天地報告成功，如

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暾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庭即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暾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昏，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絶，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仗内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

果又調取徵發，就不能説是成功。"張説説："突厥雖然請求和好，但是難以信任結交。況且突厥可汗仁而愛人，部衆受他調用，闕特勒善戰，暾欲谷沉毅雄健，愈老愈智，是李靖、徐世勣之類的人物，他們三人正同心協力，知道我舉國東巡，如果乘機偷襲，怎能抵禦？"裴光庭便請求派遣使者召突厥大臣入朝護衛，於是派遣鴻臚卿袁振前往突厥宣示皇帝的意圖。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暾欲谷坐在帳中，對袁振説："吐蕃，是狗的後裔，唐與他通婚；奚、契丹受我奴役，也娶唐朝公主爲妻；惟獨突厥先後多次請求，都没有答應，爲什麽呢？"袁振説："可汗，是天子的兒子，與兒子通婚，可以嗎？"默棘連説："不對，奚與契丹都賜姓，却能够娶公主爲妻，有什麽不可以？況且入蕃公主也不是皇帝的女兒，我不敢有所挑選，衹是多次請求得不到准許，被各國取笑。"袁振答應替他奏請，默棘連派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於是侍從封禪。皇帝下詔令四夷各酋長全都加入儀衛并且佩弓箭，適逢一兔從皇帝馬前跳起，皇帝一箭射死，阿史德頡利發捧着兔頓首慶賀説："陛下神武超絶，至於天上則臣不知道，人間則是絶無僅有。"玄宗問："肚子餓了想吃飯嗎？"阿史德頡利發回答説："仰觀張弓射箭的雄威，即使十天不吃也依然是飽的。"玄宗因而叫他在儀衛隊中馳驅射獵。侍從封禪結束以後，皇帝盛宴款待賞賜讓他返回突厥，然而終究没有答應和親。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録啜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璽詔吊祭，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

從此默棘連連年派遣大臣入朝，吐蕃用書信約請與他聯合侵邊，默棘連不敢依從，就把吐蕃的書信封好獻給朝廷，天子稱贊他，帶使者梅録啜到紫宸殿宴請，下詔允許在朔方西受降城互相交易，每年賜給帛數十萬段。十九年，闕特勒死，朝廷派遣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吕向携帶加印章的詔書吊祭，皇帝爲他撰文刻碑，并立廟設像，四壁畫着闕特勒征戰的情景，下詔叫高手繪工六人前去，繪寫精細逼真，突厥國人認爲不曾有過，默棘連看到後，定要悲傷哽咽。

默棘連請昏既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栗必來謝，請昏期。俄爲梅録

默棘連頻頻求婚，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默棘連派遣哥解栗必前來致謝，并請求迎親的

啜所毒，忍死殺梅録啜，夷其種，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可汗。

日期。不久默棘連被梅録啜毒害，他臨死挣扎着殺死梅録啜，又殺絶梅録啜的族人，纔死去。皇帝爲默棘連發喪，下令宗正卿李佺吊祭，因而立廟，令史官李融撰寫碑文。突厥國人共同擁立默棘連的兒子爲伊然可汗。

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爲苾伽骨咄禄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册爲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

伊然可汗在位八年，去世。他總共派遣使者三次入朝。他的弟弟繼立，就是苾伽骨咄禄可汗，朝廷派遣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册書立他爲登利可汗。第二年，登利可汗派遣使者伊難如朝正月，進獻土産，説：“禮天可汗如同禮天，如今是新年獻春之月，願以萬壽獻給天子。”登利可汗年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通奸，於是干預國政，各部落不滿。登利可汗的伯叔父分管東西兵馬，號稱左右殺，精兵鋭卒全都隸屬於他們。登利可汗與其母誘殺了西殺，吞并了西殺的兵馬，左殺恐懼，便攻打登利可汗，殺死他。

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禄、拔悉蜜并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禄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内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

左殺，是判闕特勒，於是擁立毗伽可汗的兒子，不久被骨咄葉護殺死，又立他的弟弟，旋即又被殺，骨咄葉護就自立爲可汗。天寶初年，突厥大部回紇、葛邏禄、拔悉蜜一同起來攻打骨咄葉護，殺死他，尊奉拔悉蜜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禄自稱左右葉護，也派遣使者前來告知。突厥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讓他的兒子葛臘哆任西殺。皇帝派遣使者曉諭烏蘇米施可汗令他内附，烏蘇米施可汗不聽，他的部衆不跟從他，拔悉蜜等三部共同攻打烏蘇米施可汗，烏蘇米施可汗逃亡。西葉護阿布思和葛臘哆率領五千帳投降，封葛臘哆爲懷恩王。

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匐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内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禄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禄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禄

三年，拔悉蜜等殺死烏蘇米施可汗，把首級傳送到京師，獻於太廟。烏蘇米施可汗弟白眉特勒鶻隴匐立，這就是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立拔悉蜜的酋長爲可汗。皇帝下詔派遣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乘突厥内亂發兵。唐軍抵達薩河内山，出擊左方的阿波達干十一個部落，打敗他們，惟獨右方的部落没有攻下。而回紇、葛邏禄殺死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來安定突厥國，他就是骨咄禄毗伽闕可汗。第二年，殺死白眉可汗，把首級送到京師獻於太廟。毗伽可汗妻

婆匐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

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禄、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

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别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

始，阿波既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橛處羅可汗，政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即自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

骨咄禄婆匐可敦率領部衆主動歸附，天子到花萼樓宴請群臣，賦詩贊美此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每年賜給粉錢二十萬。

當初突厥在後魏大統年間立國，到這時滅亡。此後有時朝貢，全都是舊部九姓，突厥土地全歸回紇。當初突厥族在西邊另外建國的，叫西突厥。

西突厥，它的祖先訥都陸之孫吐務，稱大葉護。長子叫土門伊利可汗，次子叫室點蜜，也叫瑟帝米。瑟帝米之子叫達頭可汗，也叫步迦可汗。當初與東突厥分開時擁有烏孫舊地，東到突厥，西臨雷翥海，南接疏勒，北至瀚海，在京師以北七千里，由焉耆向西北行走七天可以到達南庭，向北行走八天可以到達北庭，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禄、處月、處蜜、伊吾各族雜居。風俗大抵與突厥相同，語言稍有差異。

當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捨棄他的兒子大邏便，却立他的弟弟爲佗鉢可汗。佗鉢可汗死，事先告誡他的兒子菴羅一定要立大邏便，國人因爲大邏便母親低賤，不願立他，而最終立菴羅。菴羅後來把可汗位讓給木杆兄子攝圖，就是沙鉢略可汗。大邏便另做阿波可汗，統轄自己的部衆，沙鉢略可汗襲擊他，殺死他的母親，阿波可汗西逃投奔達頭。在這個時候，達頭是西面可汗，就給阿波可汗十萬軍隊，令他與東突厥交戰。但是阿波可汗竟然被沙鉢略擒獲。到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每年攻打東突厥，而隋常常援助啓民可汗，所以達頭可汗戰敗，逃往吐谷渾。

當初，阿波可汗被擒以後，國人擁立鞅素特勒的兒子，也就是泥利可汗。達頭可汗逃走，泥利可汗也失敗，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達漫立，也就是泥橛處羅可汗，泥橛處羅可汗統治苛刻煩細而好猜忌。大業年間，跟從煬帝征討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把宗室女嫁給他爲妻，讓他的弟弟闕達度設留在會寧郡畜牧，闕達度設就自稱闕可汗。江都之亂，曷薩那跟從宇文化及到了黎陽，逃往長安，高祖從御榻下來和他坐在一起，被封爲歸義王，曷薩那把大珠進獻給皇帝，皇帝

心，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内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

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兹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統葉護亦連年係貢條支巨卵、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强，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齎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

不接受，説：“朕所看重的是王的赤誠之心，這個大珠没有什麽用。”闕可汗有馬三千匹，武德元年内附，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聯合。隋西戎使者曹瓊占據甘州引誘闕可汗，不久闕可汗與曹瓊聯合，共同攻打李軌，兵敗，闕可汗逃往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互依賴，被李軌消滅。

當初，曷薩那朝見隋，國人全都不願讓他前來，後來曷薩那被留下不讓回國，國人就共同擁立達頭可汗的孫子，稱射匱可汗，在龜兹北面的三彌山建置牙廷，玉門以西各國大多受他役使并臣屬於他，與東突厥相抗衡。射匱可汗死，他的弟弟統葉護嗣立，也就是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有勇有謀，每戰皆勝，因而吞并了鐵勒，攻下波斯、罽賓，兵馬數十萬，把牙廷遷徙到石國北面的千泉，於是在西域稱霸，各國國王全都被任命爲頡利發，又派吐屯一人監督統轄，以便督促各國徵收賦税。第二年，射匱派遣使者前來，因爲與曷薩那有世仇，請求殺死他，皇帝不允許。群臣説：“存活一人，就會失去一國，此後將會成爲禍患。”秦王説：“不對，他人前來投奔我，我殺死他不祥。”皇帝没有聽取。在禁中設宴，酒意足時，來到中書省，讓使者殺害曷薩那，事後没有宣布。統葉護也連年貢獻條支大鳥蛋、獅子皮等，皇帝厚加撫慰交結，約請西突厥與唐同力征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約定日期。頡利可汗非常恐懼，便與統葉護可汗講和，約定不相互討伐。統葉護可汗前來請求通婚，皇帝與群臣商議：“西突厥距我遥遠，遇有危急的事不能憑倚，能與他通婚嗎?”封德彝説：“對當今有利的做法，不如遠交而近攻，請答應通婚以便威懾北狄，等到我朝安定以後再作計議。”皇帝於是答應通婚，下詔令高平王李道立到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歡喜，派遣真珠統俟斤與李道立返回唐，進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用來結約。時逢東突厥連年侵犯邊塞，唐通往西突厥的道路阻塞不通，加上頡利可汗派人對統葉護可汗説：“你如果要迎娶唐朝公主，就必須借我國道路，我將要扣留公主。”統葉護可汗很爲難，未能成婚。統葉護可汗當時自負强盛，不能用恩

莫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汗，既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拏鬥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爲？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爲大可汗。

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愎，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利者，於國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耆。未幾，没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護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册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无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

惠結好部下，衆人怨恨，紛紛叛離，他的叔父莫賀咄殺死他，皇帝想要派人帶着玉帛前去西突厥焚祭，逢上西突厥發生内亂，没有去成。

莫賀咄立，也就是屈利俟毗可汗，他派遣使者前來進獻。俟毗可汗當初分管突厥爲小可汗，稱大可汗以後，國人不歸附。弩失畢部自己推舉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莫賀設推辭不接受。恰逢統葉護可汗的兒子咥力特勒爲了躲避莫賀咄之亂流亡在康居，泥孰便迎回他擁立爲可汗，也就是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他與俟毗可汗分别統御西突厥國，雙方征戰不息，各自派遣使者入朝進獻。太宗追念哀憐曷薩那死於非罪，追贈他爲上柱國，備禮而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求通婚，朝廷没有准許，下詔説："突厥正亂，君臣未定，怎麽能馬上通婚呢？各自命部衆不要相互侵犯。"由此西域各國全都叛離，國力大爲損耗，部衆統統歸附肆葉護可汗，連俟毗可汗的部衆也漸漸逃亡，肆葉護可汗等一起發兵攻打俟毗可汗，俟毗可汗逃據金山，被泥孰殺死，國人尊立肆葉護爲大可汗。

肆葉護做了可汗以後，就向北討伐鐵勒、薛延陀，被薛延陀打敗。肆葉護性情猜疑執拗，不足以統領部下。小可汗乙利，對國家最有功勞，肆葉護聽信讒言，誅滅他的家族，部衆全都沮喪震駭。肆葉護又猜忌泥孰，暗中想要殺害他，泥孰逃到焉耆。不久，没卑達干與弩失畢部各首領謀劃拘捕廢除肆葉護，肆葉護輕騎逃到康居，憂愁而死。國人從焉耆迎回泥孰，立他爲可汗，就是咄陸可汗。咄陸可汗父莫賀設，本來隸屬統葉護，武德年間前來朝見，太宗和他結盟，約爲兄弟。死後由泥孰繼承，又叫伽那設。泥孰做了可汗以後，派遣使者入朝，不敢稱可汗號。皇帝下詔令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符節册命泥孰號爲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給戰鼓大旗，緞綵巨萬。泥孰派遣使者致謝。一天，太上皇在兩儀殿宴請使者，對長孫无忌説："如今蠻夷全都歸服，古代也有過嗎？"長孫无忌祝千萬歲壽，太上皇歡喜，拿酒給皇帝，皇帝頓首謝恩，也舉觴祝太上皇壽。

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悦賴，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咥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咥利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咥利失爲小可汗。會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爲其俟斤所破，咥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咥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令於咄陸，其東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

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庭”，駮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咥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咥利失。咥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逾年死。弩失畢大酋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册命，賜鼓纛，建庭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薄伊列河，龜兹、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

是時咄陸兵寖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圍天山而不

咄陸可汗死後，他的弟弟同俄設繼立，也就是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一年之内他三次派遣使者貢獻土産，於是請求通婚，皇帝加以撫慰却没有答應他的請求。可汗把西突厥分爲十部，每部派一人統領，每人給一箭，號稱十設，也叫十箭。分爲左、右：左五咄陸部，設置五位大啜，地處碎葉以東；右五弩失畢部，設置五位大俟斤，地處碎葉以西。咥利失的部衆把一箭叫一部落，號稱十姓部落。然而咥利失不被部衆悦服信賴，他的部下統吐屯帶兵襲擊他，咥利失率領左右出戰，統吐屯被打敗逃走。咥利失與其弟步利設投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召集國人想要擁立欲谷設爲大可汗，讓咥利失做小可汗。時逢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被他的俟斤打敗，咥利失便又占領了舊地。此後西部終究自己擁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因而與咥利失交戰，死傷不計其數，便用伊列河約束各部：河以西聽命於咄陸，以東由咥利失統轄。從此西突厥又分爲二國。

咄陸可汗在鏃曷山西面建置牙廷，稱爲“北庭”，駮馬、結骨各國全都歸附臣屬他，暗中與咥利失部吐屯俟列發出兵攻打咥利失。咥利失無援，投奔拔汗那死去。國人擁立他的兒子，也就是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乙屈利失乙毗可汗過了一年死去。弩失畢大首領迎立伽那設的兒子畢賀咄葉護，就是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下詔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符節册命，賜給戰鼓大旗，在雖合水北面建置牙庭，稱爲“南庭”，東面靠近伊列河，龜兹、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全都隸屬。

這時咄陸兵力逐漸强盛，與沙鉢羅葉護多次交戰。時逢二位可汗的使者全都前來，皇帝下詔令他們親厚和睦，叫各自停止用兵，咄陸不肯聽從，派遣石國吐屯攻打葉護可汗，殺死葉護可汗，吞并了他的國土。弩失畢不服，叛離而去。咄陸又攻打吐火羅，攻占了，於是進犯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出輕騎二千，從烏骨突襲，打敗咄陸。咄陸發處月、處蜜兵圍攻天山却未能攻克，

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斬千餘級，降處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很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道米國，即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貲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啜怒，奪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啜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

郭孝恪乘勝追擊，攻取了處月俟斤之城，抵達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服處蜜部後歸還。咄陸可汗性情凶狠倨傲，拘留使者元孝友等人不讓返回，狂妄地說："我聽説唐天子有才武，我如今討伐康居，你們看我與天子一樣不?"於是一起攻打康居，道經米國，就攻破米國，俘虜米國人，獲取的財貨人口不分給部下，咄陸可汗的部將泥孰啜發怒，奪取所獲，咄陸殺死泥孰啜示衆。泥孰啜的部將胡祿屋帶兵襲擊咄陸可汗，多殺咄陸可汗士卒，咄陸可汗國中大亂，想要返回守衛吐火羅，大臣勸他重返國中，咄陸可汗不聽，率領衆人逃去，渡過葉水，到了石國，左右的人幾乎全部逃走，於是他逃到可賀敦城。親自輕騎出城招撫叛逃者，阿悉吉闕俟斤迎擊，咄陸可汗戰敗，襲擊攻取白水胡城而居。弩失畢不想讓咄陸繼續做可汗，派遣使者來到朝廷，請立可汗。皇帝派遣通事舍人温無隱携帶用印章封記的詔書與突厥大臣從突厥可汗子孫中挑選德才兼備的立爲可汗，於是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也就是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鬥，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兹、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汗部落。

乙毗射匱做了可汗以後，另行安置唐朝使者，把他們全部送回長安，派弩失畢率領軍隊攻打白水胡城。咄陸帶兵從城中衝出，鳴鼓角厮殺，弩失畢不能指揮士卒，咄陸殺死俘獲很多。咄陸乘勝招徠舊部，全都説："即使我們千人作戰，衹有一人獨存，我們也不會跟從你。"咄陸自知部衆怨恨，便逃往吐火羅。乙毗射匱派遣使者貢獻土産，并且請求通婚，皇帝令割讓龜兹、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作爲聘禮，通婚没有成功。在這個時候阿史那賀魯反叛，吞并了可汗的所有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禄、弩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

阿史那賀魯，是室點蜜可汗的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的兒子。當初，阿史那步真前來歸附唐，咄陸可汗使阿史那賀魯任葉護，取代阿史那步真，居住在多邏斯川，在西州正北一千五百里，統領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禄、弩失畢五姓的部衆。咄陸逃往吐火羅，乙毗射匱帶兵追逐，阿史那賀魯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部衆大多散失。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個部族，

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内屬，帝優撫之。會討龜兹，請先驅爲向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處其部於庭州莫賀城，密招携散，廬幕益衆。

他們認爲阿史那賀魯無罪，便前去請求可汗，可汗發怒，想要殺掉執舍地等族的人，三個部族就帶領本部數千帳，與阿史那賀魯一起内附，皇帝對他們厚加撫慰。正值征討龜兹，阿史那賀魯請求快馬先行做爲嚮導，皇帝下詔任他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在嘉壽殿設宴，賜予豐厚，皇帝脱下衣服讓阿史那賀魯穿上。阿史那賀魯多次升任爲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把他的部衆安置在庭州莫賀城，他暗中招徠叛離突厥的人，廬帳更加增多。

方帝崩，即謀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咥運入宿衛。咥運中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咥運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曰處木昆律啜、胡禄屋闕啜、攝舍提暾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暾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禄啜闕，賀魯婿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强，勝兵至數十萬。以咥運爲莫賀咄葉護。遂寇庭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吴仁副之，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皸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

太宗逝世，阿史那賀魯就想要攻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奏聞朝廷，高宗派遣通事舍人喬寶明趕去撫慰，因而令阿史那賀魯派遣他的兒子阿史那咥運入朝宿衛。阿史那咥運心中悔恨，迫於形勢，不能離去，任右驍衛中郎將。皇帝讓阿史那咥運返回，阿史那咥運就勸阿史那賀魯帶領部衆西進，獲取咄陸可汗舊地，在千泉建置牙庭，自稱沙鉢羅可汗，於是統領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是處木昆律啜、胡禄屋闕啜、攝舍提暾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是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暾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而胡禄啜闕，是阿史那賀魯的女婿。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强盛，有善戰士兵數十萬。使阿史那咥運任莫賀咄葉護。於是侵犯庭州，打敗數縣，殺掠幾千人以後離去。皇帝下詔任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吴仁爲副，發府兵三萬，加上回紇騎兵五萬攻打。駱弘義獻計説："安定中原用信，駕馭夷狄用權，治理應有變通。阿史那賀魯守衛一城，正當天寒積雪，認爲唐兵肯定不會打來，應當乘這個時機一舉消滅他。如果遷延到春季，將會生變，縱使阿史那賀魯不率兵聯合各國，也必然會遠遠地逃走。況且官兵本來就是爲了誅殺阿史那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也各想自免，如果我們停留不進，他們與阿史那賀魯又會聯合。如今雖值嚴冬風勁，士兵苦於被凍壞，又不能長久停留耗費邊糧，讓阿史那賀魯能够堅固黨援、推遲死

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

期。請求寬恕處月、處蜜等的罪過，專門誅殺阿史那賀魯，解除禍患在於致力根本，不能先治枝葉。希望派遣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部兵馬，携帶一個月的糧食，急速趕到，大軍駐在憑洛水邊作爲他們强大的後援，這是驅使戎狄攻打豺狼的辦法。而且戎人藉助唐兵作爲羽翼，如今胡騎在前，唐兵隨後，阿史那賀魯必然窘迫。”天子肯定了駱弘義的奏議，下詔令駱弘義輔佐梁建方等人籌劃謀取。處月朱邪孤注，帶領軍隊歸附賊，占據牢山，梁建方等攻打他，朱邪孤注的兵衆逃散，官軍追趕了五百里，殺死朱邪孤注，進獻首級九千，俘虜部帥六十人，没有實現駱弘義的謀劃。

永徽四年，罷瑶池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禄、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别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

永徽四年，朝廷撤銷瑶池都督府，在處月設置金滿州，又派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任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諸位將領進擊討伐。這一年，咄陸可汗死，他的兒子真珠葉護請求討伐阿史那賀魯來主動效力，遭到阿史那賀魯抵擋，無法前進。第二年，程知節攻打歌邏禄、處月，斬首一千級，繳獲馬數以萬計。副將周智度攻打處木昆城，攻克了，斬敵三萬。前軍蘇定方在鷹娑川攻打阿史那賀魯别帳鼠尼施，斬首擄獲的馬極多，賊軍丢棄的鎧甲和兵器遍及原野。時逢副總管王文度不肯出戰，降服了怛篤城，取了城中資財，又屠了城，程知節不能制止。

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窮討。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嬾獨禄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注，自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

顯慶初年，朝廷升任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令他率領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人窮追討伐。皇上下詔令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任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兵從金山道出發，俟斤嬾獨禄等一萬多帳前來投降。蘇定方帶領精騎來到曳咥河西面，攻打處木昆，打敗了他。阿史那賀魯率領十姓軍隊十萬騎前來抵抗，蘇定方帶領一萬人抵擋，虜軍見兵力少，便用騎兵包圍唐軍。蘇定方命令步兵占據原上，矛尖向外，自己帶領騎兵在北面列陣。阿史那賀魯先攻原上的唐軍，三次進犯，唐軍不動。蘇定方縱騎兵乘勢攻打，虜軍大敗，蘇定方追擊了幾十里，俘虜斬殺三萬人，殺死西突厥大首領都搭

人。明日躡北，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閏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雺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干據栅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咥運將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齎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胔，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

達干等二百人。第二天蘇定方北進，五弩失畢全都投降。五咄陸聽説阿史那賀魯戰敗，急赴南道去投降阿史那步真。蘇定方命蕭嗣業、回紇婆閏急赴邪羅斯川追趕虜軍，任雅相帶領降兵跟隨在後。適逢大雪，軍中請求等到天晴，蘇定方説："如今霧氣昏暗寒風凛冽，虜軍以爲我軍不能進軍，我軍乘其不備則可以追趕上，如果遲緩虜軍就會逃遠，節省時間加倍努力，纔是上策。"於是晝夜兼行，獲取所經地區的人口牲畜，到了雙河，與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會兵，官軍士氣飽滿高漲，在距阿史那賀魯牙帳二百里處，列陣前進，抵達金牙山。阿史那賀魯部衆正在打獵，蘇定方縱兵攻破阿史那賀魯牙帳，俘虜了數萬人，繳獲鼓纛器械，阿史那賀魯跳渡伊麗水逃脱。蕭嗣業停駐千泉，阿史那彌射到了伊麗，處月、處蜜各部全都被攻取。到了雙河，阿史那賀魯先派步失達干依據栅欄而戰，阿史那彌射進攻，敵軍潰敗，蘇定方追趕阿史那賀魯來到碎葉水，奪取了阿史那賀魯的全部部衆。阿史那賀魯、阿史那咥運想要投奔鼠耨設，到了石國蘇咄城，馬不前進，部衆飢餓，阿史那賀魯携帶珍寶進城，想要買馬，城主伊涅達干迎接他，進了城以後，就被拘捕送往石國。恰巧阿史那彌射之子阿史那元爽與蕭嗣業的軍隊趕到石國，就俘取阿史那賀魯。於是蘇定方放回各部落的全部兵衆，開通道路設置郵驛，收埋尸骨，問候百姓疾苦，把阿史賀魯所擄掠的財物全部歸還百姓，西域平定。

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

阿史那賀魯對蕭嗣業説："我，是逃亡之虜，先帝厚待我，我却背叛了他，如今上天降怒懲罰，還説什麽呢？况且聽説唐朝法規殺人必須在都市，我願死在昭陵，向先帝請罪。"皇帝説："先帝賜阿史那賀魯二千帳讓他統轄，如今罪人已經擒獲，獻到昭陵能行嗎？"許敬宗説："古代，軍隊凱旋則到宗廟告祭飲酒慶功。至於諸侯獻馘給天子，没有聽説獻到陵園。然而陛下祭祀陵寢與宗廟相同，可以照此實行而不用遲疑。"於是帶阿史那賀魯獻於昭陵，皇帝赦免阿史那賀魯不處以死刑。

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匐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嗢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絜山都督府，胡禄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暾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并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絶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禄卿盧承慶持册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概於石。

阿史那賀魯滅亡以後，唐朝把他的土地劃分爲州縣，用來安置各部落。在木昆部設置匐延都督府，在突騎施索葛莫賀部設置嗢鹿都督府，在突騎施阿利施部設置絜山都督府，在胡禄屋闕部設置鹽泊都督府，在攝舍提暾部設置雙河都督府，在鼠尼施處半部設置鷹娑都督府，又設置崑陵、濛池二個都護府統轄各都督府。阿史那賀魯所役使的各國全都設置州，西到波斯，全都隸屬安西都護府。使阿史那彌射任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統領五咄陸部；使阿史那步真任繼往絶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統領五弩失畢部。分别賜給帛十萬段。派遣光禄卿盧承慶持册書任命他們。阿史那賀魯死，皇帝下詔令埋在頡利可汗墓旁，在石碑上記録他的大略事迹。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即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陸葉護，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

阿史那彌射，也是室點蜜可汗的第五代孫，世代任莫賀咄葉護。貞觀年間，派遣使者持符節立阿史那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給戰鼓大旗。阿史那彌射的族兄阿史那步真密謀殺死阿史那彌射，想要自立爲可汗，阿史那彌射不能做可汗，就帶領所統轄的處月、處蜜等部入朝，朝廷任命他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而阿史那步真便自立爲咄陸葉護，部衆對他不滿，離開他，他也與族人前來入朝，朝廷任命他爲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跟從皇帝征討高麗有功，被封爲平壤縣伯，遷任右武衛大將軍。等到討平阿史那賀魯，便與阿史那步真都被立爲可汗，可以委任所統轄的刺史以下的官吏。這一年，阿史那彌射在雙河攻打真珠葉護，殺死真珠葉護，又殺了闕啜二人。

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傅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兹，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即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

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没有安撫統御的才能，部下多怨恨，於是思結都曼率領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反叛，攻破于闐，皇帝下詔令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伐他們，都曼兵守衛馬頭川。五年，蘇定方兵臨城下，打敗降服都曼。龍朔二年，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出兵跟隨?海道總管蘇海政討伐龜兹，阿史那步真怨恨阿史那彌射，又想要吞并阿史那彌射部衆，於是誣告阿史那彌射謀反。蘇海政不能明察，就召集部將商

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

議先下手誅殺阿史那彌射，因而宣稱有詔令把所携帶的財物賜給可汗首領，阿史那彌射帶領部下趕到，全被拘捕斬殺。阿史那彌射部鼠尼施、拔塞幹叛逃，蘇海政追趕討平。阿史那步真死於乾封年間。

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匐以歸，調露元年也。

咸亨二年，朝廷任命西突厥部落首領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用來安定西突厥部衆。儀鳳年間，阿史那都支自稱十姓可汗，與吐蕃聯合，進犯安西，皇帝下詔命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伐。裴行儉請求不要發兵，可以用計謀取。皇帝便下詔令裴行儉册送波斯王子，并且安撫大食，要取道西突厥和吐蕃。阿史那都支果真不起疑心，率領子弟迎謁，裴行儉於是擒獲阿史那都支，召集拘捕各部落首領，降服別帥李遮匐以後返回，這是調露元年的事。

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

西突厥從此更加衰敗，後來二部的部衆日益逃散。於是朝廷升任阿史那彌射子阿史那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阿史那步真子步利設阿史那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完全承襲他們父親的領地以及可汗稱號。阿史那元慶多次升任爲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篡位，他率領各蕃酋長請求賜睿宗姓武，改阿史那斛瑟羅號叫竭忠事主可汗。長壽年間，阿史那元慶犯拜謁皇嗣罪，被來俊臣誣陷，腰斬，他的兒子阿史那獻被流放到振州。

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内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

第二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爲可汗，與吐蕃進犯，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他們在冷泉、大領谷交戰，打敗他們；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擊敗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禄等，因而攻克吐蕃泥熟没斯城。聖曆二年，使阿史那斛瑟羅任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他撫慰安定國人。這時烏質勒兵力非常强大，阿史那斛瑟羅不敢歸國，與他們的部衆六七萬人内遷，死在長安，朝廷升任他的兒子阿史那懷道爲右武衛將軍。

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

長安年間，朝廷令阿史那獻任右驍衛大將軍，繼承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護。四年，使阿史那懷道任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不久，升任阿史那獻爲磧西節度使。十姓

磧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内屬，璽書嘉慰。葛邏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内屬，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庭都護湯嘉惠等掎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尉。方册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禄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换、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禄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璟、臣頲曰："突騎施叛，葛邏禄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娑葛强狠不能制，亦歸死長安。

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册其妻凉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别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悦，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寖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鄰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庭州，盡并斛瑟羅地。

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尉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嗢鹿州都督娑葛

部落都擔叛亂，阿史那獻攻打斬殺他，把都擔的首級傳送到朝廷，收服碎葉以西三萬帳落内附，皇帝用印章封記的詔書稱贊慰勞。葛邏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已經内附，被默啜侵掠。朝廷使阿史那獻任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庭都護湯嘉惠等人相互策應。當時突騎施暗中希冀邊塞起争端，所以阿史那獻乞求增兵，自身入朝，玄宗不允許。下詔令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符節安慰。朝廷正要册封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禄爲順國公，可是突騎施已經包圍了撥换、大石城，將要攻取四鎮。適逢湯嘉惠任安西副大都護，他就派三姓葛邏禄兵與阿史那獻共同出擊。皇帝將要下詔令王惠與湯嘉惠一起籌劃謀取，宰相臣宋璟、臣蘇頲説："突騎施叛亂，葛邏禄攻打，這是夷狄自相殘殺，不是朝廷出兵。它們强大的受損傷，弱小的被滅亡，全都對我有利。王惠正前往撫慰，不應當參與戰事。"於是停止。阿史那獻最終因爲娑葛强大凶狠無法制服，也歸回并死在長安。

突騎施吐火仙失敗以後，朝廷便使阿史那懷道子阿史那昕任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册封其妻凉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派遣軍隊護送。阿史那昕到了碎葉西面的俱蘭城，被突騎施莫賀達干殺死，交河公主與她的兒子阿史那忠孝逃回，朝廷任忠孝爲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就此滅亡。

突騎施烏質勒，是西突厥的别部。自從阿史那賀魯滅亡以後，二部可汗都率先入侍，西突厥没有真正的君主。烏質勒隸屬阿史那斛瑟羅，爲莫賀達干。阿史那斛瑟羅統治殘暴，部衆不滿，而烏質勒却能撫恤部下，有威信，諸胡歸順投附，帳落逐漸强盛，於是設置了二十個都督，分别統兵七千，駐守碎葉西北。逐漸攻取碎葉，就把他的牙帳遷到那裏，把碎葉川叫大牙，弓月城、伊麗水叫小牙，國土東面與北突厥接鄰，西面與諸胡相連，東面到西州、庭州，完全吞并了阿史那斛瑟羅的土地。

聖曆二年，烏質勒派遣他的兒子遮弩前來入朝，武后厚加撫慰。神龍年間，封爲懷德郡王。這一年，烏質勒死，他的兒子嗢鹿州都督娑葛任

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册命，賜宫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内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

左驍衛大將軍，繼承封爵。這時有善戰士兵三十萬，皇帝下詔令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符節前往册命，賜給四位宫人。景龍年間，娑葛派遣使者入朝謝恩，中宗爲此御臨前殿，陳列萬騎、羽林二軍作爲儀仗，接見并慰勞賞賜。不久娑葛和他的部將闕啜忠節彼此怨恨，相互攻打。娑葛控告闕啜忠節的罪過，請求把他置於京師。闕啜忠節用千金賄賂宰相宗楚客等人，希望不要入朝，請求導引吐蕃攻打娑葛作爲回報。宗楚客正專權，就派遣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理節制。馮嘉賓與闕啜忠節的書信反復往來，被娑葛的巡邏士兵獲得，於是娑葛殺死馮嘉賓，派其弟遮弩率領軍隊侵犯邊地。安西都護牛師獎與遮弩在火燒城交戰，牛師獎戰敗，被殺死，娑葛上表索取宗楚客的頭用來示衆。大都護郭元振上表説娑葛叙述的屬實，應當被赦免，皇帝下詔許可，西部疆土於是安定。

既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不久娑葛與遮弩分開統轄部衆，遮弩嫌他的部衆少，叛逃歸附默啜，請求做嚮導反過來攻打他的哥哥。默啜留下遮弩，自己帶領二萬兵馬攻打娑葛，擒獲娑葛。默啜回去以後對遮弩説：“你們兄弟尚且不和，怎能盡心奉事我呢？”兩人都被殺。

突騎施别種車鼻施啜蘇禄者，裒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禄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二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禄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詭猾，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閲一二歲，使者納贄，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報。蘇禄怒，陰結吐蕃舉兵掠四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

突騎施的别種車鼻施啜蘇禄，收集殘餘的部衆，自立爲可汗。蘇禄善於安撫部衆，因而部種逐漸聚集，部衆多達二十萬，於是又稱雄西域。開元五年，開始入朝，任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推辭不接受他所進獻的財物。朝廷派遣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符節拜授蘇禄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給錦袍、鈿帶、魚袋七件，任蘇禄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而蘇禄狡猾，不是衹臣屬於唐，天子牽制束縛他，給他進號爲忠順可汗。此後過了一二年，蘇禄的使者進獻禮物，皇帝把阿史那懷道的女兒立爲交河公主嫁給蘇禄。這一年，突騎施賣馬給安西，使者向都護杜暹宣公主的教令，杜暹發怒道：“阿史那女敢宣稱教令嗎？”鞭打公主的使者，不讓歸還。蘇禄憤怒，暗中聯結吐蕃發兵進犯四鎮，圍攻安西城。正當杜暹入朝執掌國政，而趙頤貞代任都護，據城守

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禄略人畜，發囷貯，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争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禄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禄使者西席，乃克宴。

始，蘇禄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以予下，故諸族附悦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并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窶不聊，故鹵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攣，不事事。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黄姓”，蘇禄部爲“黑姓”，更相猜仇。

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禄，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禄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爾微特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禄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挾鋭兵與拔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禄可敦、爾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處木昆匐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稽首聖顔，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律啜爲右驍衛大將軍，册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

禦了很長時間，出戰又被打敗。蘇禄掠奪人畜，打開倉庫儲存，後來聽説杜暹已經做了宰相，纔撤走；便派遣首領葉支阿布思入朝，玄宗召見，宴請他。適逢東突厥使者也前來入朝，與蘇禄使者争高低説：“突騎施國小，况且是突厥的臣下，不應當位居我上。”蘇禄使者説：“宴席是爲我設的，不能位居其下。”於是分設東西帷幕，讓蘇禄使者入西席，纔能開宴。

當初，蘇禄愛護他的部衆，天性勤儉節約，每次征戰所得到的財物，全部分給部下，所以各部族心悦誠服，爲他盡力。蘇禄又與吐蕃、突厥交往，二國都把女兒嫁給他，於是蘇禄把三國公主都立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費用逐日增大但平日却没有積儲，晚年憂愁貧寒没有依賴，所以掠奪的財物逐漸留給自己而不再分給部衆，部下開始懷有異心；加上蘇禄患有風病，一肢蜷曲，不能做事。此時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正强盛，而部衆自己把娑葛的後人叫“黄姓”，把蘇禄部叫“黑姓”，兩姓互相猜疑仇視。

不久莫賀達干、都摩支夜間攻打蘇禄，殺死蘇禄。都摩支又背離達干擁立蘇禄的兒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住在碎葉城，引誘黑姓可汗爾微特勒守衛怛邏斯城，一道攻打達干。皇帝派遣磧西節度使蓋嘉運調和撫慰突騎施、拔汗那西方各國。莫賀達干與蓋嘉運率領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同攻打蘇禄的兒子，在碎葉城打敗他。吐火仙丢旗逃跑，被擒，他的弟弟葉護頓阿波也被擒。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率領精兵與拔汗那王襲擊怛邏斯城，殺死黑姓可汗與他的弟弟撥斯，進入曳建城，獲取交河公主以及蘇禄可敦、爾微可敦以後回來，又整頓西國散亡的幾萬人，把他們全部交給拔汗那王。各國全都投降。處木昆匐延闕律啜等各部全都上書請罪説：“生在邊遠地區，國家動蕩可汗去世，於是互相攻殺。仰賴天子派遣蓋嘉運率領軍隊討伐暴虐拯救危亡，希望能跪拜聖上，把部落歸附於安西，世代做外臣。”玄宗許可。第二年，朝廷升任闕律啜爲右驍衛大將軍，册封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用來顯揚酬賞他們的功勞。蓋嘉運俘

進，顯酬其功。嘉運俘吐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脩義王，頓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禄，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即誘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誅斬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闕頡斤爲三姓葉護。

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亦賜詔册。

至德後，突騎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禄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厖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惎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强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壒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

獲吐火仙骨啜獻到太廟，天子赦免他并命他任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脩義王，使頓阿波任右武衛員外將軍。使阿史那懷道子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統領突騎施各部，莫賀達干憤怒地説："平定蘇禄，是我的功勞。如今立阿史那昕，爲什麽呢?"就引誘各部落叛亂。皇帝下詔令蓋嘉運招降曉諭，莫賀達干便携帶妻子及旗官首領投降，因而讓他統領自己的部衆。幾年以後，又立阿史那昕爲可汗，并派遣軍隊護送他回國。阿史那昕到了俱蘭城，被莫賀咄殺死。莫賀咄自立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殺死他，使大旗官都摩支闕頡斤任三姓葉護。

天寶元年，突騎施部又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爲可汗，多次派遣使者進貢。十二年，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也賜給詔令册書。

至德以後，突騎施衰落，黄、黑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打，中原正處多事之秋，顧不上治理。乾元年間，黑姓可汗阿多裴羅尚能派遣使者入朝。大曆以後，葛邏禄强盛，遷到碎葉川，黑、黄二姓衰敗，以至被役使而臣屬於葛禄，阿史那斛瑟羅餘部歸附回鶻。等他們滅亡以後，有個叫特厖勒的人居住在焉耆城，自稱葉護，餘部守衛金莎領，部衆達到二十萬。

贊曰：隋朝末年，虚内而攻外，活着的人疲憊於道路，死去的人暴尸在原野，天下盗賊一道攻打致使隋朝滅亡。正值此時，四夷侵犯，中原衰敗，而突厥最爲强盛，兵馬號稱百萬，華人無業不得志的都前去投奔突厥，替突厥謀劃，引導突厥進犯邊塞，所以頡利自認爲强大是自古以來没有過的。高祖剛即位，與突厥講和，所以突厥多次派兵幫助唐討伐賊，而高祖假意向可汗稱臣，贈給突厥的財物多不勝數。虜人見利而動，又與賊聯合，殺掠官吏及平民，於是舉國入侵，迫近渭橋，馬蹄蕩起的塵土蒙蔽了京師。太宗親自率領軍隊，表面上責怪而實際上是離間他們，突厥可汗開始自相猜疑。不到三年，捆綁着頡利獻到北闕下，如雷掃風除，他們的國家因而破敗。自從《詩》、《書》以來，伐暴取亂，没有像

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寖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太宗這樣神妙而迅速，秦、漢的皇帝和他相比，也顯得淺陋。然而太宗多次出師而將士不告勞累，估計敵人從不失算，擅長選任將領，一定使他們有功，真是黃帝的神兵。突厥以失德來對抗有道，當開始興盛時就逐漸衰落，雖則國運的盛衰在於天，但是突厥的滅亡的確是有原因的！

# 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 吐蕃列傳(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群羌云。

其俗謂强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癘，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

吐蕃，本來是西羌的族類，大約有一百五十個部族，散布在黄河、湟水、長江、岷江之間；有發羌、唐旄等，然而從來没有與中原交往。居住在析支水西面。祖先名叫鶻提勃悉野，威武而富於智謀，逐漸吞并了諸羌，占有了它們的土地。蕃、發聲音接近，所以子孫稱作吐蕃，而姓勃窣野。有人説是南凉禿髮利鹿孤的後代，有二個兒子，名叫樊尼、傉檀。傉檀繼嗣，被乞佛熾盤消滅。樊尼率領殘餘部衆臣屬沮渠蒙遜，被任爲臨松太守。沮渠蒙遜滅亡，樊尼率領軍隊西渡黄河，翻越積石山，於是統領了衆羌。

吐蕃習慣把强雄稱爲贊，把丈夫稱爲普，因而把君長叫贊普，把贊普妻叫末蒙。吐蕃職官有大相叫論茝，副相叫論茝扈莽，各有一人，也稱爲大論、小論；有都護一人，叫悉編掣逋；又有内大相叫曩論掣逋，也叫論莽熱，副相叫曩論覓零逋，小相叫曩論充，各有一人；又有整事大相叫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叫喻寒覓零逋，小整事叫喻寒波充：全都掌管國家政事，總稱爲尚論掣逋突瞿。地處京師之西八千里，距離鄯善有五百里，善戰的士兵有幾十萬。國中多有雷、電、風、雹、積雪，盛夏如同中原的春季，山谷中常年冰凍。這一地區有寒疫，中原人到了那裏總是感到胸悶氣短却没有妨害。贊普居住在跋布川，或者在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居住，却住在聯結起來的氈帳中，稱爲大拂廬，可以容納數百人。警衛嚴密，不過牙帳極爲狹窄。部衆居住在小拂廬，有很多長壽甚至活到一百餘歲的老人。

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爲槃，凝麨爲碗，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稞麥、蕎麥、䝁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峰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塈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内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咒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决。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没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據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棋、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

衣服一般全都由氈及皮革製成，崇尚用赤色粉飾臉部。婦人頭髮編成髮辮并盤繞起來。器皿用曲木皮底製成，或者用氈做槃，和炒麵捏成碗，裝上羹酪一同吃下，用手捧着酒漿而飲下。吐蕃官員的章飾，最上等是瑟瑟，次等是金，再次等是塗銀，更次等是銀，最下等到銅爲止，區别大小，綴在臂前用來分辨貴賤。房屋一律是平頂，高達數丈。農作物有小麥、青稞麥、蕎麥、䝁豆。牲畜，有牦牛、名馬、犬、羊、猪，天鼠的皮可用來製作皮衣，獨峰駝每日奔走上千里。寶物，有金、銀、錫、銅。吐蕃人死後，先掩埋尸體成墳墓，再用泥塗墳墓。官吏治理，没有文字，結繩刻木相互約定。刑法，就是犯了小罪也要挖眼，或者砍脚、割鼻，用皮鞭抽打，憑藉喜怒，而没有固定的法規。監獄，是挖數丈深的地窖，把囚犯關在裏面，二三年後纔放出來。宴請尊貴的賓客，定要驅趕牦牛，令賓客親自追射，然後方敢進獻食物。吐蕃人的習俗，重鬼尊巫，把大角公野羊視爲大神供奉。愛好佛法，通曉咒詛，國家的政事，一定用僧人參預決策。吐蕃人大多佩帶弓刀。飲酒不可喝醉。婦人不參預政事。看重壯者賤視弱者，母向子行拜，子對父傲慢，出出進進年少者居前而年老者在後。推重戰死，以累世陣亡的人家爲頭等高門，在怯懦戰敗者頭上垂狐尾以示羞辱，這些人不能與常人平起平坐。行拜禮時必須雙手按在地上發出狗叫聲，兩次揖身後停止。在父母喪期，剪去頭髮、用黛塗臉、穿黑衣服，入葬後則改穿吉服。吐蕃動用軍隊，以七寸金箭作爲符契。一百里設一驛，有緊急軍情，驛人胸前加銀鶻，更加緊急，就增加鶻的數量。報告敵人侵犯則點起烽火。吐蕃人放養牲畜，追逐水草居無常所。吐蕃的鎧甲頭盔精良，披戴全身，衹露出兩個眼睛，雖强弓利刃不能傷害。吐蕃兵法嚴厲，但是軍隊中不供給軍糧，靠搶劫作爲資助。每次交戰，前隊的士兵全部死光了，後隊的士兵纔接着前進。吐蕃的四季，把麥子成熟作爲一年的開始。吐蕃人的游戲，有棋、六博。吐蕃的音樂，有吹螺、擊鼓。吐蕃的君臣自相交爲朋友，五六個人稱爲共命。

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閭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君主死，這些人全都自殺殉葬，服裝器玩及所乘的馬也全都埋葬，在墳墓的頂端建造大的房屋，種植許多樹木作爲祭祀的地方。贊普與他的臣下每年有一次小的結盟，用羊、犬、猴作爲犧牲；每三年有一次大的結盟，夜間在祭壇上擺設供品，用人、馬、牛、閭作爲犧牲。所有犧牲都要斷脚剖腸陳列在前面，令巫者告祭神靈說："讓違背盟誓的人就如同這些犧牲一樣。"

其後有君長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索，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

後來有位君長名叫瘕悉董摩，瘕悉董摩生佗土度，佗土度生揭利失若，揭利失若生勃弄若，勃弄若生詎素若，詎素若生論贊索，論贊索生棄宗弄贊，也叫棄蘇農，亦稱弗夜氏。他爲人慷慨大度有雄才大略，經常追趕野馬、牦牛，以馳馬刺殺它們來取樂，西域各國全都臣屬他。

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并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并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鏖其營，斬首千級。

太宗貞觀八年，吐蕃開始派遣使者前來入朝，皇帝派遣使者馮德遐下達詔書前去撫慰。棄宗弄贊聽說突厥、吐谷渾都能够娶唐公主爲妻，便派遣使者携帶財物前來求婚，皇帝没有答應。使者返回吐蕃，胡亂說道："天子待我優厚，幾乎得到公主，逢上吐谷渾王入朝，天子纔不允許，可能是因爲他離間我們的緣故吧?"棄宗弄贊聽後極爲憤怒，便率領羊同一道攻打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抵擋，就逃往青海南面，吐蕃得到了吐谷渾的全部財物牲畜。接着攻打党項、白蘭羌，打敗了它們。帶領二十萬兵力進犯松州，命令使者進貢金製的鎧甲，并且說要迎娶公主，對左右說："如果公主不來，我將要帶兵深入。"都督韓威輕騎出城察看敵情，反而被敵軍擊敗，所屬羌部大亂，全都反叛來接應賊軍。朝廷因而下詔以吏部尚書侯君集任行軍大總管，從當彌道出兵；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從白蘭道出兵，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從闊水道出兵，右領軍將軍劉蘭從洮河道出兵，同任行軍總管，率領步騎五萬人進軍討伐。牛進達夜間從松州殺進敵營激戰，斬首一千級。

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

當初贊普出兵向東侵犯，戰爭連年不息，他的大臣請求返回本國，贊普不但没有聽取，反而親手殺死了八位大臣。到這時棄宗弄贊纔感到恐

昏，許之。遣大論薛禄東贊獻黄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

懼，便帶兵撤走，派遣使者前來謝罪，并且一再求婚，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贊普派遣大論薛禄東贊進獻黄金五千兩，别的珍寶也有這麽多，作爲聘禮。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

十五年，把宗室女文成公主許嫁給棄宗弄贊，下詔江夏王李道宗持節護送，在河源王國築建館舍。棄宗弄贊率領軍隊抵達柏海親迎，他見了李道宗，非常恭敬地行子婿禮。看見中原服飾華美，棄宗弄贊畏縮羞愧。回到國中，他自以爲祖先從未有娶皇帝女爲妻的，便爲公主築建一座城池以便向後世炫耀，於是修起宫室用來安置公主。公主討厭吐蕃國人把臉塗成赤褐色，棄宗弄贊就下令在國中禁止用赤褐色塗臉。他自己脱去氈罽，穿上絲絹，改行唐風。派遣衆酋長子弟進入國學，學習《詩》、《書》。又邀請儒士掌管書疏。

帝伐遼還，使禄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雁也，臣謹冶黄金爲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

皇帝討伐遼東回來，贊普派遣薛禄東贊上書説道："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地，全都納爲臣屬加以統治。高麗憑藉土地遥遠，不遵循禮節，天子親自統兵渡過遼水，破城陷陣，指日凱旋，即使大雁在天空中飛翔，也没有如此疾速。鵝猶如大雁，故臣謹用黄金鑄成鵝前來進獻。"金鵝高七尺，裏面可裝三斛酒。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西域，遭到中天竺的搶劫，棄宗弄贊派遣精兵跟隨王玄策打敗了中天竺，前來獻俘。

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賨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吊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禄東贊相其國。

高宗即位，升任贊普爲駙馬都尉、西海郡王。棄宗弄贊寫信給長孫无忌説："天子剛即位不久，臣下如有不忠的，我願帶兵前赴國中一道討伐。"并且進獻金貫珠十五種祭昭陵。棄宗弄贊被進封爲賨王，賜給豐厚。他又請求蠶種、酒人與碾磑等各類工匠，皇帝下詔許可。永徽初年，棄宗弄贊死，皇帝派遣使者吊祭。棄宗弄贊的兒子比他死得早，便立他的孫子，他的孫子年幼不處理政事，因而薛禄東贊輔助治理國家。

顯慶三年，獻金盎、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内附，禄東贊怨忿，率鋭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悉以虚實，故吐蕃能破

顯慶三年，進獻金盎、金頗羅等，再次求婚。没過多久，吐谷渾内附，薛禄東贊怨恨吐谷渾，便率領精鋭士兵攻打它，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投奔吐蕃，把吐谷渾的情况告訴了吐蕃，所以

其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候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

吐蕃能够攻破吐谷渾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帶領殘餘部衆逃往涼州，皇上下詔涼州都督鄭仁泰任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將軍獨孤卿雲等人駐守涼、鄯，左武候大將軍蘇定方任安集大使，作爲諸位將領的總指揮，以便平定這場變亂。吐蕃使者論仲琮入朝，上表羅列吐谷渾的罪狀，皇帝派遣使者責備論仲琮，并讓他前來請求與吐谷渾消怨解恨，吐蕃請求把赤水地區劃給它以便牧馬，皇帝没有准許。適逢薛祿東贊死。

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强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并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

薛祿東贊雖然不識文斷字可他天性聰明剛毅，用兵有節度規制，吐蕃倚賴他，纔成爲强大的國家。薛祿東贊初次來到朝廷，對答合乎皇帝旨意，太宗升任他爲右衛大將軍，還把琅邪公主的外孫女許配給他。薛祿東贊自稱："先臣已經爲臣娶了妻，所以不敢奉詔。而且贊普尚未謁見公主，陪臣冒昧辭謝！"皇帝聽了他的一席話十分驚奇，然而想要加恩撫慰，所以没有聽從。薛祿東贊有兒子名叫論欽陵、論贊婆、論悉多于、論勃論。薛祿東贊雖死，可這兄弟幾人全都執掌國政。從此每年侵犯邊境，攻破了所有羈縻的諸羌十二州。

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閻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飢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决，亦不克徙。

總章年間，朝廷商議把吐谷渾部落遷往涼州附近的南山。皇帝打算斷絶吐蕃的入侵，召見宰相姜恪、閻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人商議預先攻打吐蕃一事。閻立本說："老百姓面有飢色不可以興師動衆。"契苾何力說："吐蕃疆界位於極遠的西方，臣擔心我軍抵達那裏，他們會像野獸一樣藏進山中，討捕無所得，到了春天他們又來侵犯吐谷渾。臣請求不要出兵救援吐谷渾，讓吐蕃懷疑我軍力量困乏從而滋長他們的驕傲情緒，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舉消滅吐蕃。"姜恪說："我不這樣認爲，吐谷渾現在衰弱，吐蕃仗恃兵馬强大，用衰弱的軍隊去抵擋善戰的精兵，出戰勢必要失利，如果不去救援則吐谷渾滅亡無疑。臣認爲王師應當立即救援吐谷渾，讓吐谷渾幸存，以後再慢慢謀取吐蕃即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吐谷渾也未能遷徙。

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兹撥换城，於是安西四鎮

咸亨元年，吐蕃入侵十八個羈縻州，率領于闐攻取了龜兹撥换城，於是安西四鎮全部被廢

并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

除。皇帝下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任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爲副，出兵討伐吐蕃，并且護送吐谷渾回歸本國舊地。總共有十多萬軍隊，到了大非川，遭到了論欽陵的抵禦，王師大敗，於是吐蕃消滅了吐谷渾并且占有了吐谷渾的全部領土。頒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任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兵討伐吐蕃，不巧姜恪去世，衹好撤軍。

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産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毼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

吐蕃派遣大臣論仲琮入朝。論仲琮年輕時曾在太學學習，學識淵博。皇帝召見他問道："贊普與他的祖父誰更有才能呢?"論仲琮回答説："贊普雖不如他的祖父勇敢果斷擅長裁决，可他勤於治理國政，臣下不敢欺騙他，是位聖賢的主上。况且吐蕃位於嚴寒的荒野，物産極爲貧乏，烏海的南面，盛夏積雪，夏季身着毛布冬季則穿上皮衣。追隨水草放牧，天氣寒冷了就居住在城裏，城中設有廬帳。器具雖然不及中原的萬分之一，可是上下齊心協力，自下商議國事，根據老百姓的利益制定國策，因而能够立國長久并且强盛。"皇帝説："吐谷渾與吐蕃本來是甥舅之國，素和貴背叛了本國主上，吐蕃却利用他，奪取了吐谷渾國的土地。薛仁貴等人前去安定慕容氏，吐蕃又埋下伏兵攻打他們，而且侵犯我國涼州，這是爲什麽呢?"論仲琮頓首説："臣奉命來朝進獻，别的事就不知道了。"皇帝欣賞他的回答。然而因爲論仲琮本人不是掌權的大臣，所以减省了禮節。

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

上元二年，贊普派遣大臣論吐渾彌前來請求和好，并且請求與吐谷渾重歸於好，皇帝不准許。第二年，吐蕃攻打鄯、廓、河、芳四州，殺死搶走官吏及馬牛數以萬計。於是皇帝下詔任周王李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領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位總管；任相王李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領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伐吐蕃。周王、相王没有出征。吐蕃進攻疊州，打敗密恭、丹嶺二個縣，接着攻打扶州，擊敗了守將。於是選擇達官尚書左僕射劉仁軌任洮河鎮守使，很長時間，没有戰功。

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

吐蕃與西突厥聯合出兵攻打安西，朝廷又任

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没。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轥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脱。

命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取代劉仁軌。皇帝下詔招募勇猛的士兵，無論是服役的平民還是以前的官吏都不限制，皇帝親臨送行。又下敕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李奉增調劍南、山南士兵。兩軍先在龍支交戰，吐蕃軍隊失敗。李敬玄率領劉審禮在青海旁邊攻打吐蕃軍隊，劉審禮戰死。李敬玄停留在承風嶺，因爲被險要的地勢所阻擋而不能出擊，吐蕃進逼王師的駐地，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領五百名敢死士兵，在夜間殺進敵營，虜軍驚惶失措，無數士兵因自相踐踏而致死，於是撤走。李敬玄這纔脱身幸免。

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内侵，盍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黄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

當時皇帝既懦弱又没有遠大的謀略，他見諸位將領屢次戰敗，便向左右近臣廣泛徵取意見，想要得到抵禦吐蕃的良策。皇帝説："朕不曾身穿鎧甲衝鋒陷陣，以往消滅高麗、百濟二國，連年用兵，中原騷動，朕到現在還悔恨不已。而今吐蕃入侵，你們爲何不替我出謀劃策呢?"中書舍人劉禕之等人全都回答説必須等到百姓豐衣足食後纔可以攻打吐蕃。有人説賊陰險狡猾不可與它通和，有人説屯田嚴守有利。惟獨中書侍郎薛元超以爲："與其放縱敵人生出禍患，還不如整兵攻打。"皇帝望着黄門侍郎來恒嘆息説："自從李勣去世以後，就再也没有良將了。"來恒馬上説："昔日洮河的兵力足以制服敵人，衹是諸位將領不聽從命令，因此没有戰功。"皇帝完全没有醒悟，因而停止商議此事。

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

儀鳳四年，贊普死，他的兒子器弩悉弄繼立，論欽陵再次獨攬大權，派遣大臣前來告喪，皇帝派遣使者前往吐蕃會葬。第二年，論贊婆、素和貴率領三萬兵馬攻打河源，駐守良非川，李敬玄與他們在湟川交戰，結果大敗。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率領三千名精騎在夜間殺進敵營，論贊婆恐懼，便撤走軍隊。於是升任黑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黑齒常之便嚴加警戒，開墾屯田，敵人的圖謀逐漸被挫敗。

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迮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

當初，劍南越過茂州的西面築建了安戎城，用來威逼吐蕃邊邑。可是時間不長就被生羌帶領的吐蕃軍隊攻破并加以駐守，吐蕃還順勢吞并了

羌。其地東與松、茂、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圓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

西洱河諸蠻，使得羊同、党項諸羌統統臣屬。這樣吐蕃的領土東面與松、茂、巂相接，南面到了婆羅門，西面占領了四鎮，北面抵達突厥，幅圓上萬里，如此强盛在漢、魏諸戎中還是絶無僅有的。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虜，論欽陵欲拜己，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婆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派遣使者吊祭，吐蕃又歸還我朝陳行焉的靈柩。當初，陳行焉出使吐蕃，論欽陵想讓他向自己行拜禮，便陳列軍隊加以威脅，陳行焉没有屈服，竟然被滯留了十年之久。到這時他的靈柩返回故土，朝廷追贈他爲睦州刺史。論贊婆再度進犯良非川，被黑齒常之打退。

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

武后時，吐蕃與蠻夷一同來朝道賀。永昌元年，朝廷下詔文昌右相韋待價任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爲副，用來討伐吐蕃，由於軍隊逗留不進，他們二人分别坐罪判死刑、徙刑。第二年，又下詔任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吐蕃，軍隊行進到半道而取消了這次行動。

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昝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即其部置葉州，用昝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

再到第二年，大首領曷蘇率領貴川部與党項族的三十萬人投降，武后任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讓他率領二萬士兵前去迎接他們，到了大度水，吐蕃把曷蘇抓走。而另一位酋長昝插又率領羌、蠻八千人主動前來，張玄遇便在該部落設置葉州，并且任用昝插爲刺史，在大度山上立碑記功。

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兹，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据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絶南羌。於是郭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絶，至作皮

這一年，朝廷又下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任武威道行軍總管，他率領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攻打吐蕃，大敗吐蕃兵衆，重新攻取了四鎮，將安西都護府改置在龜兹，派兵鎮守。論者請求廢棄四鎮而不要重新設置，右史崔融獻計獻策説："戎狄成爲中原的禍患由來已久，五帝、三王時他們尚且不臣屬。漢因爲百萬兵衆圍困平城，此後武帝憤然發奮，情願通好四夷，張騫開始與西域各國交往，設置了四郡，依據兩關，砍斷匈奴右臂，漸漸跨越河、湟，修築令居，以便斷絶南羌。於是郭候亭燧延伸到長城數千里以外的地方，竭盡國庫所有，動用全部兵馬，行人使者連年不斷，以至於製作皮幣，施

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迹，并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逾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

行算緡法，徵收舟車稅，規定酒類由官府專賣。這難道是不愛惜百姓，是作長遠打算的結果！於是匈奴孤立無援衹好逃往遠方，從而開通了西域，設置使者統領守護。光武中興，又全部內屬，到了延光，三次阻絕三次開通。太宗文皇帝追踪漢往日的業績，從南山到葱嶺，分別設置府鎮，烟火前後相望，吐蕃不敢前來侵犯。高宗時，有關官員没有功狀，廢棄四鎮而不能够占有，於是吐蕃便猖狂起來，出兵進入焉耆以西，大張旗鼓地長驅直入，越過高昌，途經車師，侵略常樂，穿越莫賀延磧，以至於逼近燉煌。如今王孝傑一舉攻取四鎮，恢復了先帝舊日的封疆，如果再度放棄四鎮，無疑是自己葬送已取得的功業而且破壞周密妥善的長遠計策。如果四鎮失守，則胡兵必然進逼西域，西域各國震懾則南羌就會畏懼，與南羌連結，河西必然告急。況且莫賀延磧南北長達二千里，没有水草，如果北面與虜相連接，唐兵就無法穿越大漠往北，那麽必將失去伊西、北庭、安西各蕃國。”然而他的這一建議被阻遏。

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没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凉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捨不爭何哉？突厥

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下入侵，他們與王孝傑在冷泉交戰，戰敗逃離。碎葉鎮守使韓思忠攻克了泥熟没斯城。證聖元年，論欽陵、論贊婆攻打臨洮，王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的身份與他們在素羅汗山展開激戰，虜軍失敗撤回。吐蕃軍隊又攻打凉州，殺死都督。吐蕃派遣使者前來請求和好，提出罷除四鎮的守軍，請求分得十姓突厥土地的條件。武后下詔通泉尉郭元振出使吐蕃，途中與論欽陵相遇。郭元振說：“薛禄東贊奉事朝廷，起誓要世代和好，現在你自己却隨隨便便地斷交，連年入侵我邊疆地區，父交往通好，子妄自斷交，這能稱得上孝順嗎？父奉事，子背叛，這難道是忠誠嗎？”論欽陵聽了說：“你說得好！然而天子要答應和好，就必須罷除二國邊境的守兵，讓十姓突厥、四鎮各自設立君長，使這些國家自己守衛，怎麽樣呢？”郭元振說：“唐憑藉十姓、四鎮撫慰西部疆土上的邊民，成爲各國的君主，没有其他的道理，況且各部與吐蕃不一樣，他們早就是唐朝的

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黄河，關源阻奥，多癘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凉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黄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

編民了。"論欽陵説："使者認爲我企圖分割各部要成爲唐的邊患嗎？我如果是貪圖土地財賦，那青海、湟川離我很近，如今我捨棄那裏而不爭奪又是因爲什麽呢？突厥各部地處茫茫大漠之中，距離中原相當遥遠，哪裏有在萬里之外爭奪土地的呢？况且四夷全都被唐臣服吞并，即使是在海外地邊，也無不被消滅，吐蕃之所以能够獨自存國，是因爲兄弟小心，纔得以保全。十姓中的五咄陸靠近安西，距離吐蕃很遠，俟斤與我僅隔一大漠，騎兵快馬奔騰，要不了十天即可到達，因而擔憂。烏海、黄河，關源阻隔，多有疫病，唐兵根本無法進入；就是那些弱兵懦將容易成爲蕃患，因而我要占據那裏，并不是企圖窺伺各部。甘、凉距離積石有二千里路，寬的地方不超過數百里，狹窄的地方僅僅百里，如果我從張掖、玉門出兵，則可使大國春季無法耕種，秋季不能收穫，要不了五六年，即可斷絶對這裏的接濟。如今捨棄不予經營，你們也就不必戒備我了。青海戰役中，黄仁素約定和好，我方守邊的將士解除了戒備，而崔知辯却經俟斤統轄地區搶走了我數以萬計的牛羊，所以我前來求取。"吐蕃派遣使者一再請求，郭元振極力主張不可答應，武后聽從了他的意見。

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托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

論欽陵長期獨攬國家大權，他常常在朝内當政，諸弟全都統領一方軍隊，而論贊婆專掌吐蕃東境將近三十年，成爲唐邊患。他們兄弟不僅富有才能謀略而且沉毅雄健，衆人十分畏懼他們。器弩悉弄長大成人後，他自己想要執掌國政，逐漸對論欽陵兄弟不滿，於是與大臣論巖等人謀劃除去他們。當時論欽陵正在外面帶兵，贊普聲稱要打獵，便率領軍隊捕捉并殺死了論欽陵的親黨二千多人，派遣使者召回論欽陵、論贊婆，論欽陵不聽從贊普的命令，贊普就親自討伐他。還没有交戰，論欽陵的部隊竟然潰不成軍，他於是自殺，左右一百多人爲他獻身。論贊婆率領本部及兄子莽布支等人前來投降，朝廷派遣羽林飛騎迎接慰勞他們，升任論贊婆爲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爲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都賜給鐵券，禮遇慰藉十分優厚。論贊婆就統領自

己的士卒守衛河源，死，追贈安西大都護。

又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凉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黄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

朝廷又派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任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領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兵討伐吐蕃。當時虜軍正在攻打凉州，唐休璟迎擊，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前來朝見請求和好。贊普親自統領一萬騎兵攻打悉州，都督陳大慈先後四次與贊普交戰全都取勝。第二年，贊普便派人貢獻馬、黄金用來求婚。可是虜南屬帳落全都反叛，贊普親自討伐，死在軍中。

諸子争立，國人立棄隸蹜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向導，詔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巂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毁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此後諸子争奪贊普位，國人擁立棄隸蹜贊爲贊普，他年僅七歲，使者前來告喪，并且請求會盟。又派遣大臣悉董熱前來執意求婚，朝廷没有給他答覆。適逢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議討伐姚州蠻，目的在於削除吐蕃的嚮導，朝廷下詔調發劍南募兵攻打姚州蠻。蠻酋長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吐蕃，於是吐蕃殺死李知古，然後用他的尸體祭祀上天，向蜀漢發動了進攻。朝廷下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任姚巂道討擊使，率領軍隊攻打吐蕃。吐蕃用鐵索在漾、濞二水之上架設橋梁，通往西洱蠻，修建城池并在那裏戍守。唐九徵拆毁了鐵索橋及城池，在滇池樹起鐵柱記載功勛。

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别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兹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群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欷，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别。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

中宗景龍二年，把吐蕃求婚的使者放回本國。有人説使者前來迎娶公主，而且通曉華語，不應當放他回去，皇帝則認爲中原應用誠信交結夷狄，所以没有同意這一建議。第二年，吐蕃再次派遣使者前來進貢，贊普的祖母可敦又派遣宗俄前來求婚。皇帝便把雍王李守禮的女兒册封爲金城公主許配給贊普，於是吐蕃派遣尚贊咄名悉臘等人前來迎娶公主。皇帝考慮到公主年幼，特意另外賜給數萬錦繒，令雜伎諸工全部跟着公主前去，又送給龜兹樂。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符節護送。皇帝爲此來到始平，設帳宴飲，帶領群臣及虜使者聚宴，在酒宴間，皇帝傷心地哭了起來，因而在始平縣實行大赦，死罪全部免除，賜百姓免除一年的徭役及賦税，把始平縣名改爲金城，鄉名改叫鳳池，里名改爲愴别。公主抵達吐蕃後，贊普專門爲她修建城池讓她居住。朝廷任楊矩爲鄯州都督。這時吐蕃雖然在表面上與唐和好但暗中却懷恨在心，於是對楊矩厚加饋

贈，請求把河西九曲作爲金城公主的封地，楊矩得到好處便上表將九曲地區劃歸吐蕃。九曲，水草甜美，適宜畜牧，與唐邊境毗鄰。從此吐蕃日益强大，輕易進犯唐境。

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丐左散騎常侍解琬莅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坌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胔。

玄宗開元二年，吐蕃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求訂立盟文，在河源議定邊界，并且乞求左散騎常侍解琬前去會盟。皇帝命令姚崇等人回信答覆，又令解琬持神龍時的盟誓前往。吐蕃也派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來盟書條文。還没有商定，坌達延就已經率領十萬兵衆侵犯臨洮，進攻蘭、渭，掠奪監馬。楊矩得知這一消息十分恐懼，於是自殺。皇帝有詔任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讓他與王晙等人合力迎擊吐蕃。皇帝對吐蕃的行爲大爲惱怒，下詔要親自統率大軍討伐吐蕃。適逢王晙等人在武階與吐蕃軍隊交鋒，斬首一萬七千級，繳獲馬羊不下二十萬。又在長子交戰，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官軍乘機出擊，吐蕃軍隊大敗，兵衆四處衝擊却無法逃離，死尸縱横相叠，洮水因此被阻塞不流。皇帝於是取消了親征。下詔紫微舍人倪若水前去查驗戰績，同時弔祭陣亡的士兵，下敕州縣把吐蕃士兵的遺骸也一同埋掉。

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毁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㚟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一以捍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强，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内。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修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殁，今宰相不及

宰相建議説："吐蕃本來以黄河爲疆界，因爲公主的緣故，纔在黄河上架設橋梁修建城池，設置了獨山、九曲二個軍，距離積石衹有二百里。如今它既然背棄了盟約，我們請求拆毁架設在黄河上面的橋梁，再按照盟約守衛黄河。"皇帝下詔許可。朝廷派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出使吐蕃，前去安慰公主。然而吐蕃小規模進犯邊塞的事連年不斷，於是郭知運、王君㚟相繼任隴右、河西節度使，都是爲了抵禦吐蕃。吐蕃派遣宗俄因子前往洮水弔祭本國陣亡的士兵，同時請求和好。然而吐蕃依仗國力强盛，要求與天子平起平坐，言詞傲慢不遜。吐蕃使者抵達臨洮，皇帝下詔不予接納。金城公主上書請求皇帝答應重歸和好一事，并且表明贊普君臣想要與天子共同簽署盟約。吐蕃再次派遣使者上書説："孝和皇帝曾經賞賜會盟，當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總共二十二人與吐蕃君臣一道盟

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湔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埸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禄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杯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

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繼位，二國和好如故。然而在盟文上簽名的唐宰相全部去世，現在的宰相没有參與以前的盟約，所以需要再次會盟。近來派遣論乞力等前後七次前往，全都没有准許，而且張玄表、李知古率領軍隊侵凌甥國，所以纔被迫背棄盟誓前來交戰。如今舅答應寬免甥從前的過失，同意重歸太平，甥已經下定決心，然而如果不重新立盟則没有信義，有必要再次盟誓。甥自己現在總攬國政，不受制於任何人，想讓老百姓長期過上安定的日子。舅雖然與甥約定和好，然而還是舉棋不定，這有什麽好處呢?”接着説：“舅曾經責問乞力徐集結軍隊一事，這不過是暫時用新兵取代舊兵，而不是什麽集結軍隊。以往二國的國界纔從白水起全都是空地，前不久郭將軍在這些空地上駐軍并且修築城池，因而甥也修築了城池。假若二國和好，則可以用來迎送；假若没有通好，也可以用來守衛邊境。舅還懷疑我與突厥骨咄禄友善，這是因爲以往與它通問修好，如果咱們舅甥馬上和好如初，甥就與它斷絶往來。因而奉獻寶瓶、杯。”皇帝認爲以前已經和親，并且訂有成約，依照從前的盟約就可以了，便不允許重新訂立盟誓。不過以禮接待了吐蕃使者然後把他們遣送回國，并且對贊普大加賞賜，從這一年起吐蕃恢復了朝貢而不再侵犯邊地。

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没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捍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

十年，吐蕃攻打小勃律國，小勃律國王没謹忙寫信給北庭節度使張孝嵩説：“勃律國，是唐的西門。失去勃律國，西方各國就會全部淪爲吐蕃所有，因此請求都護設法對付吐蕃。”張孝嵩答應了他的請求，派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領步兵騎兵四千人日夜兼程趕往前綫，與没謹忙的軍隊夾擊吐蕃，吐蕃數萬士兵被打死，繳獲許多鎧甲兵器、馬羊，收復了九城舊地。勃律王當初來朝，像奉事父輩一樣奉事皇帝。他返回本國，設置了綏遠軍用來抵禦吐蕃，因而連年戰事不斷。吐蕃時常對勃律説：“我并不是圖謀你的國家，衹是要借路攻打四鎮。”到這時，好多年都不敢出兵。

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㚟請深入取

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㚟請求深入吐蕃境内以

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㚟勒兵避其鋭，不戰。會大雪，吐蕃皸凍如積，乃逾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㚟豫遣諜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齎窮躡，出青海西，方冰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逾大非山，留輜重疲弱瀕海，君㚟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説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㚟，不聽。

求取補償。十二年，打敗吐蕃，進獻俘虜。此後二年，悉諾邏兵進入大斗拔谷，進而攻打甘州，焚燒村落。王君㚟率領軍隊躲避敵軍鋭氣，而不與敵軍交戰。適逢天降大雪，被凍死的吐蕃士兵堆積如山，於是吐蕃軍隊越過積石軍從西路撤退。王君㚟預先派間諜越過邊界綫，把吐蕃邊境上的野草全部燒光了，悉諾邏的軍隊停宿在大非川，因爲没有地方牧馬，結果馬死了多半。王君㚟率領秦州都督張景順輕裝追擊敵軍，在經過青海西面時，正值封凍，士兵從冰上渡過青海。此時敵軍已經越過了大非川，他們把輜重以及老弱士兵全部留在青海邊上，王君㚟縱兵出擊大獲全勝。這時中書令張説認爲吐蕃軍隊出入邊境已達數十年之久，雙方的勝負基本相當，甘、涼、河、鄯的百姓因爲奉命調發而疲憊不堪，希望皇帝能够答應吐蕃求和的請求。當時皇帝正寵信王君㚟，因而没有聽取張説的意見。

未幾，悉諾邏恭禄、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毁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㚟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禄。明年，大將悉末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强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

没過多久，悉諾邏恭禄、燭龍莽布支進軍攻占了瓜州，他們毁壞瓜州城，逮捕了刺史田元獻以及王君㚟之父，進而攻打玉門軍，包圍了常樂，因爲没有攻克，便回兵侵犯安西，結果被副都護趙頤貞打退。遇上王君㚟被回紇殺死，因而没有完成平定吐蕃的功業。於是皇帝任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重新修復城池。蕭嵩對吐蕃施行反間計，吐蕃殺死了悉諾邏恭禄。第二年，吐蕃大將悉末朗攻打瓜州，反而被張守珪擊退；鄯州都督張志亮接着在青海西面與吐蕃軍隊交戰，攻破了大莫門城，焚毁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率領强弩四千人射擊吐蕃軍隊，在祁連城下打敗他們，斬殺敵軍副將一人，進獻五千首級。敵軍失敗，放聲大哭逃往山中。再到第二年，張守珪率領伊、沙等州的士兵在大同軍打敗了吐蕃軍隊；此外信安王李禕從隴西出兵，攻克了石堡城，於是在這裏設置了振武軍，把俘虜進獻到太廟。皇帝在賜給將軍裴旻的書中説道："如果有膽敢隱瞞戰功而不進行奬賞的，士兵可以自己陳訴，這樣的將吏要全部斬首。如果在進軍途中逗留不進的，對該隊全都依照軍法處置。能够擒吐蕃王的，將除授大將

軍。"於是士兵更加奮勇。

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党項交構二國，故失歡，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并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鬥，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内之。悉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

吐蕃派遣曩骨把書送到邊關，書中說："論莽熱、論泣熱全都是萬人將，他們奉贊普之命，向都督刺史請罪：兩國有舅甥姻好，以前彌不弄羌、党項挑撥我們兩國的關係，因此失和，現在我國已經不聽信他們了，唐也不應當再聽信他們。"都督派遣心腹官員與曩骨一道返回朝廷商議會盟的事宜。曩骨，猶如千牛官。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也說與吐蕃約和對國家有利。皇帝說："以前贊普上書傲慢不遜，朕一定要把他消滅掉，不要與他議和！"皇甫惟明說："以前贊普年幼，一定是邊將中想要博取功名的人這樣做，以便激怒陛下。而兩國相互敵視的結果則必然導致動兵交戰，動兵則可以暗中竊取財利，謊報功績，希冀得到陛下的厚賞，以便滿足心願。如今河西、隴右的全部財力都已耗盡，望陛下下詔金城公主准許贊普約和，以便緩解邊患，這是安定百姓的上策。"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令皇甫惟明以及宦官張元方前去通問致意，賜書給公主。皇甫惟明見到贊普後傳達了天子的旨意，贊普大爲高興，便拿出貞觀以來所有詔書讓皇甫惟明看，并且厚加進獻。贊普派遣名悉臘跟隨使者來朝，上表說："甥，是先帝舅顯要的親戚。以往因爲張玄表、李知古挑起事端，於是結下深仇大恨。甥因爲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緣故，怎敢失禮呢？衹是年幼，枉受邊將欺騙而挑起爭鬥。如果見諒，甥死而無憾，千萬年不敢先違背盟約。"同時進獻奇珍異寶。使者到來，皇帝御前殿，陳列羽林儀仗接納他們。名悉臘略通漢文，進入宴席後皇帝和他交談，對他的禮遇極厚，賜給紫服、金魚。名悉臘收下紫服而不收金魚，說："本國没有這個，所以不敢接受。"皇帝派遣御史大夫崔琳回訪吐蕃。

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秘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暠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

吐蕃又請求在赤嶺交易馬，在甘松嶺互市。宰相裴光庭說："甘松是中原的險要地區，不如答應在赤嶺交易。"於是答應以赤嶺爲疆界，立一塊大碑作爲標記，并且把盟約刻在碑上。吐蕃又請求《五經》，皇帝下詔令秘書省抄寫完後賜給吐蕃，并且派遣工部尚書李暠前往吐蕃回訪，

"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遍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冶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群臣。

賜給贊普數以萬計的禮物。吐蕃派遣使者謝恩，并且說："唐、吐蕃全都是大國，如今約和是從長遠計議，恐怕邊吏有非分的企圖，請求派遣使者相對宣敕，令邊吏完全明白。"皇帝又命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視在赤嶺立碑，下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分别曉諭劍南、河西州縣道："從今二國和好，不要交相侵凌。"吐蕃派遣悉諾勃海進貢，同時用財物器玩遍贈宰相。第二年，進獻寶器數百件，這些寶器製作奇異，下詔陳列在提象門令群臣觀看。

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脱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徹障壁，虜畜牧被野。

此後吐蕃在西面攻打勃律，勃律告急，皇帝曉諭吐蕃命令它停止出擊，吐蕃没有聽取，最終滅掉了勃律國。於是崔希逸任河西節度使，鎮守涼州。以往疆界都修築軍壘設置守捉，崔希逸對吐蕃守將乞力徐説："兩國雖然約定和好，但是守備却不廢除，這算什麽呢？請求統統廢除，以便利百姓。"乞力徐説："公忠厚，完全可以，衹是恐怕朝廷不能完全相信，倘若乘我不防備而襲擊，後悔能來得及嗎？"崔希逸再三請求，乞力徐纔答應了。於是一同殺白狗立誓結盟，此後統統拆除屏障軍壘，吐蕃畜牧遍及田野。

明年，傔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内竪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怊怊悵恨，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犬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

第二年，河西節度副使孫誨奏事，他胡説"吐蕃没有防備，可以攻取"。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宫内小臣趙惠琮與孫誨一道前去查驗情况。這些小人想要僥幸取功，到了涼州，便一同謊稱詔命，詔崔希逸出兵在青海旁襲擊打敗吐蕃，殺死繳獲極多，乞力徐逃走。吐蕃因此産生怨恨，不來朝貢。二十六年，吐蕃大舉入侵河西，被崔希逸打敗。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取了新城，把新城改叫威戎軍。崔希逸因爲失信，悶悶不樂，朝廷召崔希逸任河南尹。不久他與趙惠琮都看見狗作怪，疑懼而死，孫誨也因其他事被殺。

蕭炅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并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少壘左右之，兵次蓬婆

蕭炅代任河西節度使留後、杜希望任隴右節度使留後、王昱任劍南節度使，他們分道籌劃謀取，搗毁了赤嶺碑。杜希望調發鄯州士兵奪取了吐蕃在河上架設的橋梁，并且在河邊築起鹽泉城，稱爲鎮西軍，打敗吐蕃軍隊三萬人。王昱率領劍南兵衆進攻安戎城，修築了兩座小城作爲安

嶺，輸劍南粟餉軍。吐蕃悉鋭來救，昱大敗，少壘皆没，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水、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絶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炅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劍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兼瓊諜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絶水泉，會石裂泉涌，虜驚引去。復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

戎城的依托，軍隊停駐蓬婆嶺，運送劍南糧食供給軍隊。吐蕃調發所有精兵前來救援，王昱大敗，小城也全部淪陷，士兵死亡共計數萬人。王昱貪婪狂妄，不是將帥之材，因而失敗，他被貶到高要死去。第二年，吐蕃攻打白水、安人軍，下詔臨洮、朔方分兵救援。吐蕃截斷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抵禦守衛，吐蕃軍隊撤走。蕭炅派遣將領從後面追擊，有片雲從軍隊上空飄過，白兔跳舞，大敗吐蕃軍隊。王昱失敗後，由張宥接替他任劍南節度使，任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張宥，是位文官，他不懂得軍事，便把軍事托付給章仇兼瓊。章仇兼瓊因此可以進奏，天子贊同他的建議，提升章仇兼瓊取代張宥任節度使。章仇兼瓊派間諜引誘吐蕃安戎城主作爲内應，帶領官軍進入城中，殺死吐蕃的全部守軍，讓監察御史許遠鎮守這座城。吐蕃包圍安戎城，切斷了水源，這時石裂泉水涌出，虜軍驚恐撤走。又攻打維州，没能如願。朝廷下詔把安戎城改名叫平戎城。

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將臧希液以鋭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

這一年，金城公主逝世。第二年，朝廷爲她發哀，吐蕃使者來朝，因而請求和好，皇帝没有答應。於是吐蕃出動全部四十萬兵衆攻打承風堡，到了河源軍，向西進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兵將領臧希液率領精兵五千人打敗吐蕃軍隊。吐蕃又襲擊廓州，攻克了一個縣，屠殺官吏百姓。吐蕃攻打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衛。

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詡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又禽其相兀論様郭。

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在大嶺軍打敗吐蕃軍隊；在青海交戰，打敗莽布支，斬首三萬級。第二年，攻克了洪濟城，兩軍在石堡交戰，没有取勝，副將諸葛詡戰死。再過了一年，皇甫惟明打敗了吐蕃軍隊，來到京師進獻俘虜。皇帝任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克了石堡，改稱爲神武軍。同時擒吐蕃相兀論様郭。

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蠻閤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

十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獲吐蕃大首領來獻。這時，吐蕃與蠻閤羅鳳聯合出兵攻打瀘南，而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正用奸計欺騙皇上，他自稱："在雲南打敗六萬蠻兵，攻克了故洪州等三座城，進獻戰俘。"哥舒翰攻下洪濟、大莫門各

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李氏。蘇毗，强部也。是歲，贊普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挲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册吊祠。還而安禄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

至德初，取巂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内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

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禄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紿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噪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

城，收復了九曲舊地，設置郡縣，這件事實際在天寶十二年。於是在臨洮西面設置神策軍、在積石西面設置澆河郡、以及宛秀軍用來加强河曲。此後過了二年，蘇毗子悉諾邏前來投降，被封爲懷義王，賜姓李。蘇毗，是一個强大的部落。這一年，贊普乞黎蘇籠臘贊死，他的兒子挲悉籠臘贊嗣立，派遣使者重修和好，皇上下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符節携帶册書前去吊祭。等到崔光遠返回時安禄山已經叛亂，哥舒翰調發河、隴的全部兵力到東面守衛潼關，同時衆將領各自率領所轄鎮兵平定禍亂，開始稱爲行營，邊塞空虚，因此吐蕃能够趁機擄掠。

至德初年，吐蕃攻取了巂州以及威武等各城，進駐石堡城。第二年，吐蕃派遣使者前來請求討伐叛賊并且重修和好。於是肅宗派遣給事中南巨川回訪吐蕃。然而吐蕃連年入侵，攻占了廓、霸、岷等州以及河源、莫門軍。吐蕃使者多次前來請求和好，皇帝雖然明知吐蕃欺詐，然而姑且致力解除禍患，於是詔令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人與吐蕃結盟。

寶應元年，吐蕃攻占臨洮，占領了秦、成、渭等州。第二年，朝廷派遣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前往吐蕃通問致意，然而吐蕃却把他們扣留下來不讓回國。吐蕃攻克了西山合水城。第二年，吐蕃進犯大震關，攻取了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區全部淪陷。吐蕃進軍包圍了涇州，進入城内，降服了刺史高暉。接着攻克邠州，進入奉天，遭到了副元帥郭子儀的抵禦。吐蕃率吐谷渾、党項二十萬兵向東進軍侵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在盩厔西面與敵軍交戰，打敗敵軍。又在終南交鋒，呂日將敗退。代宗駕幸陝，郭子儀退軍急赴商州。高暉帶領吐蕃進入長安，立廣武王李承宏爲皇帝，改年號，擅自發布赦令，任用官吏。衣冠之士全部南奔荆、襄，有的逃匿山谷，亂兵趁機搶劫，道路阻塞不通。光禄卿殷仲卿率領上千人在藍田設置軍壘，挑選了二百名騎兵渡過滻河，有人欺騙敵人説："郭令公的軍隊就要殺來了！"吐蕃大爲震驚。這時少將王甫與無賴少年在苑中擊鼓喧鬧，

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

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却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鋭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川，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

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摩、尚悉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亢，任敷以兵略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噪，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

虜慌恐不安，連夜撤走。郭子儀進入長安，高暉逃到東面的潼關，被守將李日越殺死。吐蕃在京師停留了十五天纔撤走，天子返回京師。

吐蕃退軍包圍了鳳翔，節度使孫志直堅守進行抵禦，鎮西節度使馬璘率一千名騎兵打退了吐蕃軍隊，吐蕃駐守在原、會、成、渭之間，行動自如。這一年，吐蕃向南進犯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第二年，吐蕃放回使者李之芳等人。劍南嚴武打敗吐蕃南部邊兵七萬人，攻克了當狗城。這時僕固懷恩反叛，他從靈武派遣部將范志誠、任敷聯合吐蕃、吐谷渾軍隊攻打邠州，白孝德、郭晞占據軍壘守衛，於是敵軍進居奉天西面。郭子儀進入奉天，按兵不動。郭晞率領精兵夜間襲擊敵營，斬首數千級，奪取馬五百匹，俘獲四位將領，吐蕃衹好撤離。這時嚴武攻占了鹽川，他又與吐蕃軍在西山交戰，俘獲敵軍八萬人。吐蕃包圍了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堅守，逃到甘州防守，因而涼州淪陷。

永泰元年，吐蕃請求和好，皇上下詔令宰相元載、杜鴻漸與吐蕃使者結盟。僕固懷恩不能如願，便帶領吐蕃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剌侵犯邊塞，吐蕃大首領尚結息、贊摩、尚悉東贊等二十萬兵衆抵達醴泉、奉天，邠將領白孝德不能抵禦，任敷率兵攻略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駐守奉天，皇上下詔令郭子儀率領河中兵駐守涇陽，李忠臣駐守東渭橋，李光進駐守雲陽，馬璘、郝廷玉駐守便橋，駱奉光、李日越駐守盩厔，李抱玉駐守鳳翔，周智光駐守同州，杜冕駐守坊州，天子親自率領六軍駐守禁苑。吐蕃逼近奉天，渾日進單騎衝入敵陣，二百名士兵緊隨其後進軍，左右擊殺，敵軍無不應弦而倒，於是敵軍大爲驚恐慌忙撤退。渾日進挾持一名敵軍將領躍馬而出，全軍望見歡呼，士兵返回時，沒有一人中箭。第二天，虜軍來攻城，渾日進發射機石勁弩，因此虜軍多被射死。一共用了三天時間，虜軍便收兵進入軍壘，渾日進瞭解虜軍虛實，便當夜殺進敵營，斬首一千餘級，生擒五百人。兩軍又在馬嵬交戰，用了七天時間，終於打敗賊軍一萬人，斬首五千級，

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户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嵕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繳獲馬、駱駝、旗幟器械極多。皇帝想要親自討伐賊，下詔大肆搜括馬匹，京師開始設置團練，因此京都的居民驚慌萬狀，十分之八的人都鑿墻逃走，皇帝下詔令宦官在京城的城門加以阻止，但却無法遏制。吐蕃游騎四百人進犯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派遣精兵五十人出擊，全部殲滅敵軍，官軍士氣更加振奮。吐蕃把軍營遷徙到九嵕的北面，擄掠了數萬醴泉居民，焚燒廬舍，田地全都荒廢。周智光與虜軍在澄城交戰，打敗虜軍。吐蕃到了邠北面，再次與回紇聯合起來，回軍攻打奉天，抵達馬嵬。任敷率領五千名士兵劫掠白水，殘破同州。於是在中渭橋、鄠築城駐扎軍隊。這時僕固懷恩死，虜没有謀主，便與回紇争强。回紇憤怒，晋見郭子儀請求攻打吐蕃來立功贖過，郭子儀答應了回紇的請求，派遣白元光與回紇聯合出兵在靈臺西面攻打吐蕃，大敗吐蕃，降服了僕固名臣，皇帝於是班師。

# 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 吐蕃列傳(下)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户部尚書薛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宜禄，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倫泣陵偕來，請境鳳林關，而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尚悉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專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尚悉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徙當、悉、柘、静、恭五州，皆據險以守。

永泰、大曆年間，吐蕃再次派遣使者前來通問致意，於是户部尚書薛景仙前去回訪吐蕃。皇上下詔宰相與吐蕃使者會盟。不久吐蕃侵犯靈州，劫掠宜禄，郭子儀率領精兵三萬戍守涇陽，進駐奉天。靈州軍隊打敗吐蕃二萬人，進獻首級五百。薛景仙與倫泣陵一道前來，請求把鳳林關作爲邊界，而路悉等十五人又前來朝見。三年，吐蕃帶領十萬兵衆再次攻打靈州，侵略邠州。在此以前，尚悉結自從寶應年間以後多次進犯邊地，他因功高告老之後，由贊磨取代他，任東面節度使，專意經營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領白元光再次打敗吐蕃兵衆，繳獲馬羊幾千，劍南也打敗虜兵萬人。尚悉摩又前來朝見。天子因爲吐蕃軍隊多次進犯邊塞，下詔修築防守的堡寨，遷徙當、悉、柘、静、恭五州的州治，全都依據險要地勢以便加强守備。

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涇、邠，渾瑊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户。瑊整卒夜襲其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

八年，吐蕃六萬騎兵入侵靈州，毁壞百姓莊稼，進犯涇、邠，渾瑊與敵軍交戰失利，副將戰死，敵軍掠奪數千户。渾瑊整兵在夜間突襲敵營；涇原馬璘率領兵衆在潘原襲擊吐蕃軍隊，射死豹皮將，軍中大哭，於是逃走。馬璘收回被吐蕃俘獲的士兵及百姓後班師。郭子儀又打敗十萬吐蕃兵衆。

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吴損修好，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明年，西川節度使崔

九年，皇帝派遣諫議大夫吴損前往吐蕃講和，吐蕃也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於是郭子儀駐守邠州、李抱玉駐守高壁、馬璘駐守原州、李忠臣駐守涇州、李忠誠駐守鳳翔、臧希讓駐守渭北，以便防備虜軍進犯。第二年，西川節度使崔寧在

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氐、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廩鎧甚衆，獻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留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

西山打敗虜軍。虜軍攻打臨涇、隴州，停駐普潤，焚燒劫掠百姓及牲畜；與李抱玉在義寧交戰，被李抱玉擊敗；在經過涇州時，馬璘隨後追擊，在百里打敗吐蕃軍隊。又過了一年，崔寧打敗吐蕃故洪節度使、氐、蠻、党項等族軍隊，斬首一萬級，擒首領一千人，繳獲牛羊糧食鎧甲極多，進獻到朝廷。吐蕃不得志，進犯黎、雅，於是劍南軍隊聯合南詔與吐蕃交戰，打敗吐蕃，擒大籠官論器然。吐蕃又侵犯坊州，奪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打望漢城，攻克此城。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在岷州與吐蕃交戰，吐蕃撤離。崔寧打敗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吐蕃大首領馬重英率領四萬騎兵侵犯靈州，填塞漢、御史、尚書三渠用來破壞屯田，被朔方留後常謙光驅逐，馬重英毁壞鹽、慶後離去。吐蕃便在南面聯合南詔二十萬兵衆攻打茂州，侵略扶、文，於是進犯黎、雅。當時天子已經調發幽州兵趕往抵禦，虜軍大敗奔逃而去。

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鎮，顧歲與虜确，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

當初，吐蕃使者多次前來，朝廷把他們全部扣留而不遣送，所俘虜的虜人，都分部送往江南。德宗即位，先在國内平定方鎮，他顧慮連年與吐蕃交戰，得失相當，想要用恩德安撫吐蕃，便派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符節歸還吐蕃俘虜五百人，多給衣物，嚴令邊將守護亭障，而不要輕易侵犯吐蕃領土。吐蕃最初聽説此事後還不相信，等到使者進入吐蕃境内，方纔統統感恩畏服。

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户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

這時，乞立贊是贊普，他姓户盧提，説："我就是有三點悔恨：不知道天子之喪，没有及時祭吊，是第一點；安葬天子時没有及時進獻財物助葬，是第二點；不知道舅父即位，而出兵攻打靈州，進入扶、文，侵犯灌口，是第三點。"當即派遣使者跟隨韋倫入朝。皇帝又派遣韋倫送回蜀俘虜。吐蕃因爲韋倫再次到來，極爲歡喜，安排行館，演奏聲樂，停留了九天，派遣論欽明思等五十人跟隨韋倫入朝進獻土産。

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

第二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出使吐蕃，贊普無禮地説："我與唐是舅甥之國，詔書却用臣禮卑視我。"又請求把雲州以西到賀蘭山作爲吐蕃國界，要求崔漢衡上奏天子。便派遣入蕃使判官常

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悉結嗜殺人，以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

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鎰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牲。鎰欲末其禮，乃紿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壝外，冗從立壇下。鎰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槖它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鎰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乃還。

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埸不定，復令漢衡决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頎、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

魯與論悉諾羅入朝，轉達贊普的要求，并且援引景龍年間的詔書道“唐使者到吐蕃，甥先與他們會盟，吐蕃使者到唐，舅也將親自會盟”；贊普説“禮節原本相同”。皇帝答應了這一要求，把“獻”改爲“進”，“賜”改爲“寄”，“領取”改爲“領之”。以前任宰相楊炎不通曉舊例作爲藉口，并且在賀蘭約定疆界。吐蕃大相尚悉結嗜好殺人，因爲劍南戰敗尚未報復，不主張議和，次相尚結贊有謀略，執意請求休息邊民，贊普終於任用尚結贊爲大相，於是講和。

崔漢衡與吐蕃使者區頰贊一道前來，在邊界上誓約結盟。朝廷任崔漢衡爲鴻臚卿，任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尚結贊訂立盟約；并且通知隴右節度使張鎰參加會盟。樊澤與尚結贊在清水盟約，用牛馬做爲犧牲。張鎰想要降低禮節，便欺騙尚結贊説：“唐没有牛不能耕田，蕃没有馬不能征戰，請改用狗、猪、羊。”尚結贊表示同意。在將要結盟時，便在平地築壇，約定兩國各自派出二千士兵排列在誓壇圍墻以外，閑散隨從立在誓壇下面。張鎰與幕僚齊映齊抗、鴻臚卿崔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樊澤、常魯全都身着朝服，尚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陀、論力徐等人相應登上誓壇，在誓壇的北面殺牲，把各種牲畜的血混在一起進上，約定：“唐地涇州西面到彈箏峽，隴州西面抵達清水，鳳州西面到同谷，劍南止於西山、大度水。吐蕃鎮守蘭、渭、原、會，西面到臨洮，東面抵達成州，到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的西南。整個黄河以北，從新泉軍抵達大漠，南面至賀蘭槖它嶺，中間作爲空地。兩國所放棄的戍守之地不要再增兵，不要修建城堡，不要耕種邊田。”結盟之後，請張鎰到誓壇西南角佛帳中起誓。於是登上誓壇舉行盛大宴會，飲酒相互酬勸後歸還。

皇帝命令宰相、尚書與吐蕃使者在長安盟誓，而清水的盟約，國界没有確定，再次令崔漢衡前往吐蕃與贊普議定，纔能訂立盟約。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頎、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翃、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

翃、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日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爲入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

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頎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庭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

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内州皆閉壁。游騎至好畤，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雲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塞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鋭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脱。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却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廥，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没，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

三年，命左庶子崔澣、李銛踵使。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即以貴將論頰熱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入見天子，諸將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

頰贊等一道在京城的西郊會盟，禮儀同清水結盟時一樣。前二日祭告太廟，齋戒，第三天，關播跪着宣讀盟文，訂盟後便舉行大宴。朝廷下詔左僕射李揆任入蕃會盟使，送還區頰贊等人。

朱泚叛亂，吐蕃請求出兵協助討伐叛賊，皇上下詔令右散騎常侍于頎持符節安撫慰勞，太常少卿沈房任安西、北庭宣慰使來答謝吐蕃的好意。渾瑊使用論莽羅的兵馬在武亭川打敗朱泚將領韓旻。當初，與吐蕃約定，收復長安以後，將涇、靈四州送給吐蕃。因爲遭遇大瘟疫，於是吐蕃撤走。等到平定朱泚，吐蕃按舊約索取土地。天子以爲吐蕃的功績不大，祇是賜給詔書，送給尚結贊、論莽羅等一萬匹帛，於是吐蕃産生怨恨。

貞元二年，皇上下詔令倉部郎中趙建出使吐蕃，可是虜兵已經侵犯涇、隴、邠、寧，掠奪人口牲畜，毁壞莊稼，境内各州全都關閉城門。吐蕃游騎來到好畤，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雲等駐守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助他們。朝廷派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作爲使者。尚結贊駐守上塞原，也令使者論乞陀前來請求結盟。鳳翔李晟派遣部將王佖率領精兵三千人夜間進入汧陽，第二天，進逼吐蕃中軍，虜軍驚恐潰逃。尚結贊隻身逃脱。虜軍二萬兵衆侵犯鳳翔，李晟打退了他們，乘勢襲擊攻克了摧沙堡，焚燒糧倉，殺死了守衛的士兵。吐蕃攻打鹽、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暉不能守衛，率領所有兵衆南逃，於是吐蕃占有了這二州。天子由於邊民受到殘害陷没吐蕃，下詔不登正殿，自加罪責。下詔令駱元光籌劃謀取鹽、夏。

三年，朝廷命左庶子崔澣、李銛相繼出使吐蕃。尚結贊得到鹽、夏，都派兵駐守，於是自己駐守鳴沙，然而糧餉時常短缺。這時駱元光、韓游瓌臨近邊塞駐守，馬燧停駐石州，隔河相互策應。尚結贊大爲恐懼，多次請求結盟，天子没有允許。他便派遣重將論頰熱贈送大量財物賄賂馬燧并且向他乞和，馬燧以此私情，便親自入朝謁見天子，諸位將領因爲馬燧入朝，全都固守在軍

死，士不能步，有飢色。滸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候碑仆，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復使滸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

營中而不出戰。尚結贊狼狽逃歸，很多戰馬死去，士兵走不動路，臉上露出飢色。崔滸剛到鳴沙，便傳送詔書責備尚結贊毁約攻占鹽、夏，尚結贊回答説："本來因爲在武亭立功没有得到酬賞纔前來，再加上得知邊境上的界碑仆倒，疆界不明，所以來到邊境上。涇州據城自守，鳳翔李令不接納我的使者，雖則康成等人前來，却全都不能説清其中的實情。我天天盼望大臣却始終無人前來，我因而撤回。鹽、夏守將懼怕我軍，獻出州城向我求和，并非我敢攻占。如果天子再次准許會盟，正是吐蕃的願望，一切聽命，定會把鹽、夏歸還給唐。"又説清水會盟，大臣人少，所以盟約容易毁壞，請求派遣所有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且説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受到外蕃信任，請求他們主持會盟。皇帝又派遣崔滸答覆尚結贊道："杜希全守衛靈州，轄地所限，不可以越境；李觀現已改官，因而任渾瑊爲盟會使。"約定五月在清水會盟，讓吐蕃先獻出二州，用來檢驗虜是否有誠信。尚結贊推辭説清水不是吉利的地方，請求在原州的土梨樹會盟，然後再歸還二州。天子依從了他。

瑊來受命，拜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薈岩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瑊軍，瑊將梁奉貞亦馳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瑊不知也。客請瑊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瑊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脱。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

渾瑊前來朝廷受命，朝廷授崔漢衡爲兵部尚書擔任渾瑊的副使。渾瑊率領二萬士兵等待日期，皇帝下詔駱元光協助他。宰相商議會盟地點，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議説："土梨樹林深樹密地勢險要，軍隊容易隱蔽埋伏，不如平涼空曠平坦，并且靠近涇州，遇到危急的情况可以得到保護。"於是决定在平涼會盟。渾瑊與尚結贊約定，主客均帶領三千士兵抵達誓壇以外，散從四百人到誓壇下面，用流動軍隊穿插監視。將要會盟時，尚結贊在西面埋伏下三萬精騎，驅動巡邏騎兵出入渾瑊軍中，渾瑊部將梁奉貞也驅馬進入虜軍營，虜暗中把他們拘捕起來，然而渾瑊却不知道。客使請求渾瑊等人戴冠佩劍，他們都來到篷帳中更衣，從容不迫毫不留意。虜兵忽然擊鼓三聲，伏兵呼叫而起，渾瑊不知出路，逃到帳後，得到一匹未加嚼子的馬跨上疾馳，跑了十里纔加上嚼子。虜兵追趕，箭如雨下而渾瑊却没有受傷，到了駱元光軍營方得脱身。裨將辛榮率領數

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語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杙地繫而仆，蒙以罽，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鋭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瑊等，擣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瑊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脱，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弇歸唐，而囚漢衡、叔矩河州，辛榮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戍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舍，頹郛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弇、日華、榮、至言、澄、良賁、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决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日華、延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内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

百名士兵占據北面的土山與虜軍交戰，箭射盡後投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崔漢衡與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全都被俘，士兵五百人死去，被生擒的有一千多人。崔漢衡對虜兵説："我，是崔尚書，尚結贊與我友善。你們殺了我，尚結贊也會殺死你們。"這纔免於被殺。每人背一根木棍，用繩捆上三道，綁住他們的頭髮驅趕；夜間則把繩子繫在釘入地裏的小木樁上再讓他們躺倒，蒙上毛氈，衛兵睡在氈上。起初尚結贊打算劫持杜希全、李觀，然後率領精兵直赴京師，這一企圖没能實現，又想要擒獲渾瑊等人，乘虛進犯，他的計謀本來如此。離去以後，到了故原州，尚結贊坐在帳中見崔漢衡等人，他傲慢地説："渾瑊在武功出戰取勝，本是我軍的功勞。答應割地酬報我，却自食其言。我已經做了金枷，打算定要抓獲渾瑊去見贊普，如今渾瑊已經逃走，白白地抓住你們，没有什麽用處。應當放回你們的人去報告。"當初，崔漢衡遇上亂軍，從史呂溫用身體擋住兵器，呂溫受傷而崔漢衡獲免，虜人贊賞他的節義，對他厚加供養。尚結贊駐守石門，讓俱文珍、馬寧、馬弇返回唐，而把崔漢衡、鄭叔矩囚禁在河州，把辛榮囚禁在廓州，把扶餘準囚禁在鄯州。皇帝還令宦官携帶詔書賜給尚結贊，尚結贊拒不接受。虜軍戍守鹽、夏，到了春季瘟疫流行，全都想返回吐蕃。尚結贊派遣三千名騎兵迎接他們，放火燒掉二州的房舍，毁壞外城城墻後離去，杜希全分兵守衛二州。皇帝憐憫崔漢衡等人身陷於虜蒙受耻辱，下詔賜給崔漢衡兒子七品官，鄭叔矩、路泌、韓弇、孟日華、辛榮、李至言、范澄、王良賁、樂演明一個兒子八品官，袁同直以下一個兒子九品官。派遣决勝軍使唐良臣駐守潘原，神策將蘇太平駐守隴州。尚結贊召崔漢衡、孟日華、劉延邕到石門，派遣五名騎兵將他們送到疆界，派遣使者携帶表前來，李觀説："有詔不接納吐蕃使者。"於是接受崔漢衡等人，放回吐蕃使者。

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

尚結贊令羌、渾兵衆駐守潘口，依傍青石

嶺，三分其兵趨隴、汧陽間，連營數十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吴山、寶雞，焚聚落，略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蹷大木塞安化隘處，虜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圍華亭，絶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中，井皆滿。爲虚梁絶塹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絶，北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蓺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

嶺，兵分三路急赴隴、汧陽之間，軍營連綿幾十里，中軍距離鳳翔三十里，他們穿着唐軍軍服加以僞裝，聲稱是邢君牙的部隊，進入吴山、寶雞，焚燒村落，掠奪牲畜、少壯男子，殺死老人幼童，砍手挖眼，方纔離去。李晟曾經砍倒大樹堵塞安化狹窄處，虜軍經過，全都放火燒掉。皇上下詔令神策將石季章駐守武功，唐良臣移軍駐在百里城。虜兵又搶劫汧陽、華亭男女一萬人送給羌、渾，將出邊塞，令他們面東辭别本國，衆人痛哭，跳下溝谷而死的有一千多人。吐蕃又進入豐義，包圍華亭，切斷取水的道路。守將王仙鶴向隴州求救，刺史蘇清沔聯合蘇太平的軍隊前去救援，虜軍迎戰，蘇太平没能取勝，撤回。虜軍每天有一千名騎兵四處擄掠，隴州軍隊不敢出戰。虜軍堆積柴草將要焚燒華亭，王仙鶴率衆投降。蘇清沔在大象龕設下伏兵，半夜，約定城中舉火照亮夜空，虜軍兵衆驚恐，乘機襲擊虜營，虜軍於是撤離。吐蕃軍又攻打連雲堡，飛石投到堡中，井全被填滿。製造浮橋跨越城壕登城，守將張明遠向虜投降。虜軍分兵捕捉山間逃亡的人及牛羊大約數以萬計，涇、隴、邠的百姓被掃蕩一空。諸將不曾抓獲一個俘虜，衹是慶賀賊軍退出邊塞罷了。連雲堡，是涇的險要，三邊極爲陡峭，北邊依靠高地，虜軍的進退，烽火容易傳報。失去連雲堡以後，涇州城下就是虜境，每逢收割莊稼，一定得在田野陳列士兵，因而時常錯過了農時。這一年，三州没有儲積的麥。虜軍幾千騎兵侵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抵禦。韓游瓌的軍隊不出城迎戰，於是虜軍安然往來於邠、涇之間，各屯的西門統統關閉，虜軍修繕故原州駐守在這裏。皇帝押來俘獲的吐蕃俘虜不足二百人，在市上斬首示衆以便安定京師人心。

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閭，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産，質其孥，故盛夏入邊。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又寇寧州，張獻甫拒斬裁百

四年五月，三萬虜軍騎兵侵略涇、邠、寧、慶、鄜五州邊邑，焚燒官舍民居，抓走數萬人。韓全義率領陳許軍隊在長武出擊，没能取勝。當初，吐蕃侵犯邊塞，懼怕春季夏季發生瘟疫，所以常在盛秋。到這時抓獲唐俘虜，給予很多財産，把他們的妻子兒女作爲人質，所以在盛夏時進犯邊塞。尚悉董星、論莽羅等人又侵犯寧州，

級，轉剽鄜、坊乃去。

張獻甫抵禦斬殺不過百人，轉而剽掠鄜、坊以後離去。

五年，韋皋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乞臧遮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巂州地。久之，北庭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庭都護府，安西道絶。獨西州人尚爲唐守。

五年，韋皋令劍南軍在臺登交戰，殺死虜將乞臧遮遮、悉多楊朱，西南稍獲安寧。不到三年，全部收復巂州地。過了一段時間，北庭沙陀別部反叛，吐蕃藉機攻占了北庭都護府，安西道路阻絶。惟獨西州人還在爲唐守土。

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晋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陣城下。九年始栽，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干遂與兼中丞杜彦光戍之。當是時，韋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没籠乞悉蓖；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皋俘馘三萬，降首領論乞髯湯没藏悉諾硉。

八年，吐蕃侵犯靈州，攻占水口，堵塞營田渠。調發河東、振武的軍隊，聯合神策軍攻打吐蕃，虜軍撤回。吐蕃又侵犯涇州，擄掠屯田士兵一千人，守捉使唐朝臣出戰失利。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在芳州打敗虜軍，攻取黑水壁，燒掉吐蕃積蓄的財物。自從虜軍攻占了鹽州，邊防失去屏障，而靈武孤立無援，鄜、坊受到侵逼，敵寇因此日漸驕横，多次入侵製造邊患。皇帝又下詔修築鹽州城，令涇原、劍南、山南出兵深入敵境討擊，以便分散敵人兵力，使其不能專心對付東方。下詔朔方河中晋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總共三萬兵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任鹽州行營節度使，用板築修建鹽州城，役使六千人，其餘全都在城下布陣。九年開始動工，經過二十天完成，而虜兵没有出擊，繼而派遣兼御史大夫紇干遂與兼中丞杜彦光戍守鹽州。這一時期，韋皋功績最多，攻克堡壁五十多所，擊敗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没籠乞悉蓖；又與南詔在神川打敗吐蕃，在鐵橋，韋皋殲敵三萬，收降吐蕃首領論乞髯湯没藏悉諾硉。

十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虜，虜使者農桑昔來請修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韋皋取新城，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登，巂

十二年，吐蕃侵犯慶州及華池，殺掠官吏百姓。這一年，尚結贊死。第二年，贊普死，贊普的兒子足之煎繼立。邢君牙在隴州修築永信城以便防備吐蕃，吐蕃使者農桑昔前來請求講和，朝廷因爲吐蕃不講信用，所以没有接受。韋皋攻取新城，吐蕃修治劍山、馬嶺，進犯臺登，巂州刺

州刺史曹高仕擊却之，禽籠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

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于烏蘭橋，韋皋拔末恭、顛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湮隍墮陴，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横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絶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勛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

韋皋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巂，皋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皋圍維州，贊普使論莽熱没籠乞悉蓖兼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群牧大使，引兵十萬援維州。皋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悉蓖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頬熱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往報。

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吊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

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

憲宗初，遣使者修好，且還其

史曹高仕打退吐蕃，擒獲籠官，斬首三百級，繳獲馬、糧、器械幾千。

十四年，韓全義在鹽州打敗虜軍。十六年，靈州在烏蘭橋打敗虜軍，韋皋攻取了末恭、顛二城。十七年，吐蕃侵犯鹽州，攻占麟州，殺死刺史郭鋒，毁壞城墻填平城壕，拘捕居民，擄掠党項各部，駐守横槽烽。吐蕃將領徐舍人，對被俘的道人延素説："我是司空英公的後代。武后時，家祖率兵起事尊崇王室没能成功，子孫流亡遷移到荒遠的地域，如今已經三世了。我雖統兵，內心不曾忘記歸還，衹是不能脱身罷了。"暗中令延素在夜間逃走。又説："我巡行邊塞求取資糧，到了麟而駐守的士兵没有防備，於是進城。知道郭使君出身功臣之家，想要保全他，但不幸被亂兵殺死。"話剛講完，適逢飛鳥使到來，召他的軍隊返回，便撤走。飛鳥，就如同唐的傳騎。

韋皋從西山出兵與吐蕃軍隊交戰，在雅州打敗吐蕃。籠官馬定德本是吐蕃的懂得軍事富於謀略的人，他熟悉山川地勢險要與否，每次用兵，他通常從驛道兼程前進計議指揮，令諸位將領執行。他連年侵犯黎、巂，韋皋經常挫敗他的兵馬，馬定德害怕獲罪，於是前來投降，乘機平定昆明諸蠻。吐蕃因爲部下多次叛離，大舉侵略靈州。當時韋皋圍攻維州，贊普派論莽熱没籠乞悉蓖兼任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群牧大使，帶領十萬兵馬救援維州。韋皋率領南詔兵挨近險要設下埋伏等待，僅用千人試探敵軍，乞悉蓖見兵少，便全軍追趕，落入埋伏中，唐軍從四面包圍猛攻，於是擒獲乞悉蓖，把他進獻到京師。第二年，吐蕃使者論頬熱再次前來，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前去回訪吐蕃。

二十年，贊普死，朝廷派遣工部侍郎張薦吊祭，贊普弟繼立，又派遣使者入朝。

順宗即位，派遣左金吾衛將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符節出使吐蕃。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饋贈金幣、馬牛資助崇陵，有詔陳列在太極庭中。

憲宗初年，朝廷派遣使者談和，并且歸還吐

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鵜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

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逋。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逢致命贊普，復坐貶。虜以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銛、丹王府長史吴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

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中侍御史段鈞吊祭之。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玘以扶餘準、李駼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駼，隴西人，貞元初戰没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爲澧王府司馬，駼嘉王友。

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首二千級。平凉鎮遏使郝玼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縉破其衆三千。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劍南兵拔峨和、栖雞城。十四年，乃歸矩立藏等。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悦拒之，城壞輒補，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

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

蕃俘虜。又派遣使者報告順宗死訊，吐蕃也派遣論勃藏前來。此後吐蕃連年前來朝見，然而派遣五萬騎兵進入振武拂鵜泉，一萬騎兵抵達豐州大石谷，劫掠回鶻回國的人。

五年，朝廷派遣祠部郎中徐復出使吐蕃，并且賜給鉢闡布書信。鉢闡布，是吐蕃參預國政的僧人，也叫鉢掣逋。徐復到達鄯州後擅自返回，他的副手李逢向贊普轉達朝命，徐復因此獲罪被貶。吐蕃令論思邪熱入朝致謝，并且送回鄭叔矩、路泌的靈柩，順便提出願意歸還秦州、原州、安樂州。皇上下詔宰相杜佑等人與論思邪熱在中書省商議，論思邪熱在庭院中行拜禮，杜佑在堂上答拜。朝廷又派遣鴻臚少卿李銛、丹王府長史吴暈回訪吐蕃。從此吐蕃年年前來朝貢。又到隴州通和，請求互市交易，皇上下詔許可。

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髯前來，朝廷派遣右衛將軍烏重玘、殿中侍御史段鈞吊祭。可黎可足被立爲贊普，烏重玘與扶餘準、李駼一同返回。扶餘準，是東明人，本來是朔方騎將；李駼，隴西人，貞元初年交戰陷入吐蕃。使者知道他們没死，要求吐蕃放還他們，這纔得以返回。朝廷下詔任扶餘準爲澧王府司馬，李駼爲嘉王友。

吐蕃使者論矩立藏前來朝見，返回時還没有出境，吐蕃已侵犯宥州，與靈州軍隊在定遠城交戰，虜軍失敗，斬首二千級。平凉鎮遏使郝玼又打敗虜兵二萬人，夏州節度使田縉打敗吐蕃兵衆三千人。皇上下詔扣留論矩立藏等不讓歸還。劍南軍隊攻取了峨和、栖雞城。十四年，方纔放回論矩立藏等人。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統領十五萬軍隊圍攻鹽州，製造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悦抵禦吐蕃，城垣隨壞隨補，夜間襲擊敵營，白日出戰，打敗吐蕃軍隊萬人，吐蕃歷經三十天没能攻克。朔方將領史敬奉發奇兵繞到虜軍後面，大敗虜軍，吐蕃解圍離去。

當初，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堅守，贊普把牙帳遷到南山，令尚綺心兒攻打沙州。周鼎向回鶻求救，過了一年救兵没有到，他提議要燒毁城郭，

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靴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穆宗即位，遣秘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綿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含糊應之。至是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户參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使。初，夏州田縉裒沓，党項怨之，導虜入鈔，郝玼與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謹備邊。

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悦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凉，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

率領部衆東逃，衆人都不同意。周鼎派遣都知兵馬使閻朝率領壯士巡視水草，閻朝早晨進來謁見周鼎向他辭行，與周鼎的親信從吏周沙奴一同比試射箭，張滿弓弦後二人謙讓，閻朝立即射死周沙奴，拘捕周鼎將他勒死，自己統領州事。守城八年，出一端綾求購一斗麥，賣者很多。閻朝高興地説："百姓還有食物，可以死守。"又過了二年，糧食及器械全都耗盡，閻朝登上城墻高呼道："如果不把我遷移到其他地方，我願獻城投降。"尚綺心兒答應，閻朝於是出降。自從吐蕃攻城到這時總共十一年。贊普派尚綺心兒取代閻朝駐守。以後懷疑閻朝謀圖反叛，在靴中放毒把他毒死。州民全都身着胡服臣屬吐蕃，每逢年節祭祀祖先，穿上漢服，放聲痛哭而後把漢服收藏起來。

穆宗即位，派遣秘書少監田洎前去通報吐蕃，吐蕃使者也來朝見。吐蕃率領兵衆進駐靈武，被靈州軍隊打退。吐蕃又侵犯青塞烽，進犯涇州，臨近水旁安營，軍營連綿五十里。開始田洎到達贊普牙帳，吐蕃想要在長武會盟，田洎含糊地答應。到這時公開説明："田洎答應我會盟，所以我前來。"在進逼到距離涇三十里處停下。皇上下詔令右軍中尉梁守謙任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兵會合八鎮軍隊救援涇州，將田洎貶爲郴州司户參軍，派太府少卿邵同持符節充任和好使。當初，夏州田縉貪求無厭，党項怨恨他，帶領虜軍入境掠奪，郝玼與吐蕃交戰，殺死很多吐蕃士兵。李光顏又率領邠州軍隊前來，吐蕃於是撤走。又派遣使者前來。吐蕃南侵雅州，皇帝下詔讓與吐蕃接境的方鎮嚴加防備。

長慶元年，吐蕃聽説回鶻和親，便侵犯清塞堡，被李文悦趕走。吐蕃於是派遣使者尚綺力陀思前來朝見，并請求會盟，皇上下詔許可。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商議準備祭告太廟。禮官説："肅宗、代宗都曾與吐蕃會盟，不曾祭告太廟。德宗建中時結盟，打算表示重視盟約，方纔下詔祭告太廟。到平凉會盟時，不再祭告太廟，廢除了這一做法。"於是停止。朝廷以大理卿劉元鼎任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任副使，下

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户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仇，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

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没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竪，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赬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剚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黄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

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户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在京師西郊會盟。贊普在盟文中約定："二國不要互爲仇敵，如果活捉俘虜探聽情況，發給衣糧放回。"皇上下詔許可。大臣參加會盟的都把姓名記在策上。當會盟時，吐蕃派遣精騎駐守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他們在大石山交戰，大敗吐蕃精騎。吐蕃派遣使者趙國章前來，并且給宰相信件禮物。

第二年，吐蕃請求劃定疆界，劉元鼎與論訥羅前往吐蕃結盟，皇上下詔讓吐蕃大臣也把名字寫在策上。劉元鼎越過成紀、武川，抵達河廣武梁，原來的城郭還没有毁壞，蘭州土地全都種植粳稻，桃李榆柳茂密，住户全是唐人。他們看見使者的旗幟幢蓋，夾道觀看。到了龍支城，上千名老人跪拜哭泣，問天子是否平安，説："以前隨軍淪陷在這裏，如今子孫不忍心忘記唐服，朝廷還能想到我們嗎？軍隊哪一天來呢？"説完全都悲痛哭泣。私下問他們，纔知道他們是豐州人。經過石堡城時，崖壁陡直，道路彎曲環繞，吐蕃稱作鐵刀城。往西行走幾十里，土石全是赤色，吐蕃叫作赤嶺。而信安王李禕、張守珪所定疆界的碑石全都倒在地上，衹有吐蕃所立的碑石還在。赤嶺距離長安三千多里，是隴右舊地。一地叫悶怛盧川，位於邏娑川正南百里，臧河流經這裏。河的西南，土地平坦如同磨石，原野秀麗肥沃，河的兩岸有很多檉柳。山上有很多柏樹，山坡布滿了墳墓，墳墓旁建造房屋，用紅色塗飾，畫上白虎，全都是立有戰功的吐蕃貴人，活着時身穿虎皮，死後用來表揚勇猛，殉葬者埋在旁邊。越過悉結羅嶺，鑿石通車，是迎娶金城公主的道路。到了麋谷，住在客館裏。臧河的北川，是贊普的夏季牙帳。用籬笆環繞，一般十步立一百長矛，中間插着大旗成爲三門，各門之間相距一百步。士兵守門，巫祝頭戴鳥冠腰繫虎帶擊鼓，凡是進門的人經過搜查纔能進去。裏面有高臺，用寶楯環繞，贊普坐在帳中，帳上用黄金

劍。鉢掣逋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凉州》、《胡渭》、《録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逋不歃。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

裝飾着蛟螭虎豹，身着素褐，頭繫朝霞頭巾，佩帶雕鏤的金劍。鉢掣逋站在右邊，宰相排列在臺下。唐使者一到，給事中論悉答熱前來商議會盟，在牙帳西邊舉行盛大宴會，進飯遞酒，與中原的做法大略相同，演奏《秦王破陣曲》，又演奏《涼州》、《胡渭》、《録要》、雜曲，各種伎人全都是中原人。盟壇寬十步，高二尺。使者與吐蕃十多位大臣各處相應之位，一百多位酋長坐在盟壇下面，盟壇上面陳放大榻，鉢掣逋登上盟壇，宣告會盟，一人在旁邊爲壇下的人翻譯。歃血之後，鉢掣逋没有歃血。會盟完畢，以佛再次起誓，倒上鬱金水而飲，與使者互相慶賀，於是下壇。

元鼎還，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遍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逾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劉元鼎返回，吐蕃元帥尚塔藏送到大夏川客館，在這裏召集東方節度衆位將領一百多人，把盟書放置在臺上，遍告他們，并且告誡各自守衛本境，不要相互侵犯。盟書上題署是彝泰七年。尚塔藏對劉元鼎說："回鶻是個小國，我曾經討伐它，距離城三日路程即將攻克，逢上本國贊普去世於是撤回，它不是我的對手。唐爲何畏懼它，而要厚待它呢?"劉元鼎說："回鶻有功，并且守約，從不隨便出兵奪取尺寸土地，所以厚待它。"尚塔藏無話可說。劉元鼎渡過湟水，到達龍泉谷，西北可以望見殺胡川，哥舒翰原來的軍壘大多還在。湟水流經蒙谷，到龍泉與河匯合。河的上流，在由洪濟梁往西南行走二千里之地，水面更加狹窄，春季可以步行渡水，秋夏二季方可行船。河的南面三百里處有三座山，中間高而四周低，叫作紫山，就是大羊同國，是古時候所說的昆侖，吐蕃叫作悶摩黎山，東面距離長安五千里，黄河發源於山中，清流緩緩流出，逐漸匯合衆多河流，水色變成赤色，流程越遠，其他水流不斷注入使河水更加渾濁，因而世人都把西戎之地叫作河湟。河源東北到莫賀延磧尾大約五百里，大漠寬五十里，北面從沙州，西南進入吐谷渾逐漸狹窄，所以叫作磧尾。推測此地的大致位置，應在劍南的西面。劉元鼎的所經所見，大概如此。

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

吐蕃派遣論悉諾息等人入朝謝恩，天子命左

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盎、銀冶犀、鹿，貢犛牛。

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據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捍。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氈、馬、羊、橐它。

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

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吊祠。無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

别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熱"猶中國號"郎"也，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

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回訪吐蕃。這一年，尚綺心兒率兵攻打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塔率領三萬兵衆在木蘭梁牧馬。此後連年，使者進獻金盎、銀冶犀、鹿，進貢牦牛。

寶曆到大和時，吐蕃一再派遣使者前來朝見。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率城投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降，收繳符章兵器鎧甲，另外派遣將領虞藏儉駐守維州。維州南面抵達江北的岷山，西北可以望見隴山，一面是崖，三面臨江，吐蕃稱作無憂城，是西南的重要屏障。時逢牛僧孺執掌朝政，商議决定送回悉怛謀，歸還維州城。吐蕃把投降的人全部殺死，用來震服諸戎。從此接連五年吐蕃使者前來朝見，朝廷一一回訪。所進獻的有玉帶、金皿、獺褐、牦牛尾、霞氈、馬、羊、駱駝。

贊普在位將近三十年，患病不處理政事，委任大臣，所以不能够與中原對抗，邊塞安寧。贊普死，讓弟達磨繼立。達磨貪酒，愛好打獵，喜歡女色，而且凶狠任性缺少恩惠，朝政更加混亂。開成四年，朝廷派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出使吐蕃，吐蕃令論集熱前來朝見，進獻玉器羊馬。從那時起吐蕃國中地震裂縫，水泉噴涌，岷山崩塌；洮水倒流三天，鼠吃莊稼，百姓飢餓發生瘟疫，死去的人縱横叠壓。鄯、廓之間晚上可聽見鼙鼓聲，百姓驚恐。

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人前來告喪，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吊祭。贊普没有子，立妃綝兄尚延力的兒子乞離胡爲贊普，乞離胡年方三歲，妃參預治理國政。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行拜，説："贊普的親屬還很多，爲什麽要立綝家之子呢?"他哭着走出，執政的人一起殺死他。

别將尚恐熱任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叫農力，"熱"猶如中原所説的"郎"，他詭詐善變，聚集三部得到上萬名騎兵，攻打鄯州節度使尚婢婢，掠奪土地直到渭州，與宰相尚與思羅在薄寒山交戰。尚與思羅失敗逃到松州，糾集蘇毗、吐渾、羊同八萬兵衆依據洮河自守，尚恐熱對蘇毗

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

等說："宰相兄弟殺死贊普，天神派我舉義兵誅殺無道，你們要幫助逆臣背叛國家嗎？"蘇毗等疑惑因而不出戰，尚恐熱指揮輕騎過河，各部先投降，尚恐熱兼并他們的兵衆達到十多萬，擒獲尚與思羅并勒死了他。

婢婢，姓没廬，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仕，贊普强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鞞、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詒書約歡，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厖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兵出鬥。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兵衷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殺戮，部將岌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栅，斷汲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鶻鷄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拏仍歲不解。

尚婢婢，姓没廬，名叫贊心牙，是羊同國人，世代任吐蕃貴相，他性情寬厚，略通書籍，不好作官，贊普强使他任官。三年，國人以爲贊普繼立不合法，紛紛背叛逃離。尚恐熱自稱宰相，調發二十萬軍隊攻打尚婢婢，鼓鞞、牛馬、駱駝綿延上千里，到了鎮西軍，大風雷電，部將十多人被震死，羊、馬、駱駝也震死幾百。尚恐熱厭惡此事，按兵不動。尚婢婢聽説後，用大量財物送書信求和，尚恐熱十分高興地說："尚婢婢，是書生，哪裏懂得軍事。如果我作贊普，定要任他爲朝内宰相。"於是退到大夏川安營。尚婢婢派遣將領厖結心、莽羅薛呂在河州的南面攻打尚恐熱，埋伏下四萬兵衆，厖結心登到山上射書痛罵，尚恐熱大怒，大兵出戰。厖結心假裝敗退，尚恐熱追趕了幾十里，莽羅薛呂率領伏兵從中間截擊，大風大雨，河水溢出，淹死極多，尚恐熱隻身騎馬逃跑。他既然不得志，便更加殘暴無情肆意殺戮，部將岌藏、豐贊全都投降，尚婢婢以厚禮接待他們。第二年，尚恐熱再次攻打鄯州，尚婢婢兵分五路抵禦守衛，尚恐熱守衛東谷山，堅守營壘而不出戰。岌藏用重重栅欄環繞圍困，切斷取水道路，經十多天，尚恐熱逃到薄寒山，招募逐漸來到的散兵，得到幾千人，又在鶻鷄山交戰，再在南谷交戰，全都大敗，混戰連年不息。

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鋭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間出鷄項嶺關，馮硤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進戰犛牛硤。婢婢將燭盧鞏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羆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羆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

大中三年，尚婢婢在河源駐軍，他聽説尚恐熱企圖渡河，立即攻打尚恐熱，結果被尚恐熱擊敗。尚婢婢統領精兵據守橋梁，再次戰敗，焚燒橋梁後返回。尚恐熱從小路出鷄項嶺關，挨着峽谷架橋攻打尚婢婢，到達白土嶺，打敗尚婢婢將領尚鐸羅榻藏，進兵在犛牛硤交戰。尚婢婢將領燭盧鞏力想依山峽固守不出而使尚恐熱疲勞，大將磨離羆子不聽從，燭盧鞏力便推托有病而先返回。磨離羆子猛攻尚恐熱，一戰而死。尚婢婢糧

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

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册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躭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嘆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絶，恐熱還奔廓州。

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玭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争解辮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録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温池委度支榷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餉，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

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凉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黄河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

盡，率領兵衆前往甘州西境，讓拓拔懷光留守，尚恐熱部下多投歸他。

尚恐熱大舉侵掠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經之地拘捕殺戮，死尸散亂堆積，部下内心怨恨，都想要除掉他。尚恐熱於是揚言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同平定叛亂，占據渭州，請求唐朝册封他爲贊普，奉表歸附唐。宣宗下詔令太僕卿陸躭持符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軍迎接援助。尚恐熱來到後，下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前去詢問他有什麽要求。尚恐熱傲慢自大，并且要求任河渭節度使，皇帝没有答應。尚恐熱回去經過咸陽橋，嘆息道："我舉大事，希冀能够渡過此河與唐劃分疆界。"於是又前往落門川收集散兵，將要侵犯邊地時，逢上久雨糧盡，尚恐熱奔還廓州。

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玭收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收復原州，攻取石門等六關，獲人口牲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攻取安樂州，下詔改稱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收復蕭關；鳳翔收復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占領扶州。鳳翔軍與吐蕃在隴州交戰，斬首五百級。這一年，河、隴一千多老人到京師謁見，天子爲此御延喜樓接見，賜給他們冠帶，他們都争相解開髮辮更换衣服。因而下詔分别賜四道兵，論功行賞；三州七關土地肥美富饒之處，聽任百姓開墾種植，免除五年賦税；温池交付度支掌管收取鹽利，用來供給邊境；四道軍隊能够屯田的給牛及種子，守邊的官兵加倍供給資糧，二年一换；往來邊地的商人，關鎮不得隨意扣留；士兵如要墾田，與百姓等同。

當初，太宗討平薛仁杲，獲得隴上土地；俘虜李軌，取得凉州；打敗吐谷渾、高昌，開置四鎮。玄宗相繼收取黄河積石、宛秀等軍，中原不設斥候報警將近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莊稼望不到邊。開遠門上題字寫明"到最西境道路九千九百里"，這是向守邊官兵表示不需要到萬里以外。乾元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處全部失陷。憲宗曾經觀看天下地圖，見河湟舊界，發奮籌劃謀取，然而無暇顧

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

及。到這時群臣上奏説："帝王建功立業，必定有用來顯揚榮耀於世的作爲。今日不出一兵，不殺一人，而河湟自歸，請給天子上尊號。"皇帝説："憲宗曾經顧念河湟，功業未成而身先死。今日應當追述祖宗的功業，請議定上順、憲二廟謚號，以顯揚後世。"又下詔："朕暫且讓百姓休養生息，山外各州，待以後籌劃謀取。"

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内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游弈使。

第二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進獻。當初張義潮暗中交結英豪歸唐，一天，衆人身穿鎧甲在州門外喧鬧起事，漢人都幫助他們，守衛的吐蕃官兵驚恐逃走，於是張義潮代掌州政。他整治武備，邊耕邊戰，收復了其餘各州。派遣十名忠誠精幹的武官，身藏進表，向東北趕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把此事奏報朝廷。皇帝稱贊張義潮忠誠，命使者携帶詔書前去接收慰勞，升任張義潮爲沙州防禦使，不久稱歸義軍，於是任節度使。此後河州、渭州吐蕃將領尚延心因爲國家破亡，也前來投誠。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尚延心及渾末部萬帳，於是收復二州，任尚延心爲武衛將軍。高駢收復鳳林關，任尚延心爲河、渭等州游弈使。

咸通二年，義潮奉凉州來歸。七年，北庭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却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

咸通二年，張義潮奉獻凉州前來歸附。七年，北庭回鶻僕固俊攻取西州，獲得各部。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交戰，打敗了他，收繳器械鎧甲進獻。吐蕃餘部侵犯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打退他們。時逢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尚恐熱首，傳送到京師。

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没。

八年，張義潮入朝，任命他爲右神武統軍，賜給第宅及田地，命族子張淮深守衛歸義。十三年張義潮去世。沙州任用長史曹義金領州政，於是除授他爲歸義節度使。以後中原多事，朝命不能傳到，甘州被回鶻吞并，歸義各城大多淪陷。

渾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

渾末，也叫嗢末，是吐蕃奴部。根據吐蕃法令，出兵必定徵發豪家，全都率奴僕隨從，平時分散居住耕種放牧。到尚恐熱叛亂，無處可歸，一同聚集數千人，用嗢末自稱，居住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接近吐

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内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内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蕃牙帳的最爲勇猛，而馬格外優良。

贊曰：唐朝興起，四夷有不服從的，統統利用軍隊征討，踏平它的牙帳，犁平它的朝廷後方纔作罷。衹有吐蕃、回鶻享有强盛之名，爲中原邊患最久。於是贊普竊取了河湟全境，迫近京郊的地方成了它的東部邊境，進犯京師，擄掠近輔，殘殺漢民。謀臣勇將，會集計議，始終不得要領。到唐末二姓自己敗亡，而唐也衰落。撫慰外域安寧國内，惟獨聖人能够做到。玄宗有高德，但拓地太廣，務求遠功，忽視近憂，逆賊一起，中原分裂，二百年間始終未能再統一，以至衰亡。然而内部首先自治，解除四夷構成的外患，是保持已取得成就的良策。

# 唐書卷二百一十七(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 回鶻列傳(上)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

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强，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坑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

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决平部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

回紇，它的祖先是匈奴，習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也稱高車部，或者叫敕勒，誤稱爲鐵勒。回紇部落有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總共十五種，全都散居在大漠以北。

袁紇，也叫烏護，叫烏紇，到了隋朝叫韋紇。當地人勇猛强悍，最初没有酋長，追隨水草遷徙，擅長騎馬射箭，好搶奪劫掠，臣屬於突厥，突厥依靠鐵勒的財力在北荒稱雄。大業年間，處羅可汗攻打脅迫鐵勒部，聚斂鐵勒財物，後又恐怕鐵勒怨恨，便把數百名首領召集起來全部坑殺，於是韋紇和僕骨、同羅、拔野古叛逃，自立爲俟斤，稱回紇。

回紇姓藥羅葛，居住在薛延陀以北的娑陵水旁，距離京師七千里。部衆十萬，善戰的士兵占其中的一半。土地是鹹鹵沙石，牲畜多是大足羊。有位時健俟斤，最初被部衆推舉爲君長。他的兒子名叫菩薩，生性勇武有謀略，愛好射獵，作戰時必定身先士卒，總是所向無敵，因而部衆全都畏懼并依附他，被時健驅逐。時健死，部人以爲菩薩賢能，便擁立他。菩薩的母親名叫烏羅渾，性情嚴明，能公平決斷内部事務。回紇因此逐漸强盛。與薛延陀一起攻打突厥北部，頡利派遣欲谷設率領十萬騎兵討伐他，菩薩親自率領五千騎兵在馬鬣山打敗欲谷設，追擊到天山，俘獲大批突厥部人，威震北方。從此歸附薛延

獨樂水上。

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强。菩薩死，其酋胡禄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麏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

陀，相互依賴，稱活頡利發，在獨樂水旁樹立牙旗。

貞觀三年，開始前來朝拜，進獻土產。突厥滅亡以後，衹有回紇與薛延陀最爲强盛。菩薩死，回紇酋長胡禄俟利發吐迷度聯合各部攻打薛延陀，摧垮了薛延陀，兼并薛延陀之地，於是向南越過賀蘭山，轄境抵達黄河。派遣使者前來歸順，太宗爲此親臨靈州，抵達涇陽，接受回紇歸附。於是鐵勒十一部全部前來説："薛延陀不奉事大國，因而自取滅亡，其部衆如受驚的鳥獸般逃散，不知到何處去了。如今我們各有分地，願聽從天子統領，請求設置唐朝官職。"太宗下詔令設宴聚會暢飲，引見鐵勒首領等，任命他們唐朝官職，總共幾千人。

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雞鹿州，思結别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顔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黄金爲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黄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閤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盎，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鸊鵜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群馬、湩、肉待使客，歲内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

第二年再次入朝。於是朝廷在回紇部設置瀚海，在多覽葛部設置燕然，在僕骨部設置金微，在拔野古部設置幽陵，在同羅部設置龜林，在思結部設置盧山，全都稱爲都督府；在渾設置皋蘭州，在斛薛設置高闕州，在阿跌設置雞田州，在契苾羽設置榆溪州，在奚結設置雞鹿州，在思結别部設置蹛林州，在白霫設置寘顔州；在回紇西北的結骨部設置堅昆府，在北面的骨利幹設置玄闕州，在東北的俱羅勃設置燭龍州；全都任酋長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就在故單于臺設置燕然都護府統轄，六都督、七州都隸屬於它，以李素立任燕然都護。都督、刺史賜予玄金魚符，上面用黄金書寫文字，天子當時正招撫寵異遠夷，製作絳黄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賞賜給他們。皇帝坐在秘殿，陳設十部樂，在殿前設置高臺，把紅色提瓶放在臺上，暗中設置機關利用泉水將酒送到高處，從左閤通過臺基注入瓶中，再注入可盛百斛的銀盎裏，回紇幾千人飲畢，還没有過半。皇帝又下詔令文武五品以上官員在尚書省中飲酒爲回紇餞行。回紇首領一起説："生在邊遠僻陋地區，投歸聖化，天至尊賜給官爵，給唐做百姓，依賴唐好像依賴父母一樣。請求在回紇、突厥部開闢大道，稱爲'參天至尊道'，世代做唐臣。"於是皇帝下詔令在大漠以南鸊鵜泉的北面設置驛站六十八所，備有群馬、乳、肉款待使者，每年交納貂皮作爲貢賦。於是朝廷拜授

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霫它部爲居延州。

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而吐迷度私自稱可汗，設置官吏，完全同於突厥，有外宰相六人、内宰相三人，又有都督、將軍、司馬的官號。皇帝另外下詔令在時健俟斤別部設置祁連州，隸屬於靈州都督，在白霫別部設置居延州。

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達干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婿，故烏紇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紿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携解，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祭備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俱羅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庭，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庭；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

吐迷度哥哥的兒子烏紇與吐迷度妻通奸，因而與俱陸莫賀達于俱羅勃圖謀叛亂而歸附車鼻可汗，二人都是車鼻之婿，所以烏紇率領騎兵夜間劫持吐迷度并殺死他。燕然副都護元禮臣派遣使者欺騙烏紇，答應上奏朝廷任他爲都督，烏紇没有懷疑，就前去致謝，元禮臣於是殺死烏紇示衆。皇帝恐怕各部落背叛，命令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前去安撫，追贈吐迷度爲左衛大將軍，助葬的財物及祭品豐厚，升任吐迷度的兒子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讓他繼承他父親所領職務。俱羅勃入朝以後，皇帝没有遣送。阿史那賀魯竊據北庭，婆閏派五萬騎兵援助契苾何力等人打敗阿史那賀魯，收復北庭；又跟隨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人在金牙山再次擊敗阿史那賀魯，遷任右衛大將軍，隨從車駕討伐高麗立有戰功。

婆閏死，子比粟嗣。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粟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强，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凉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别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霫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凉州都督王君㚟誣暴其罪，流死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㚟，梗絶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

婆閏死後，他的兒子比粟繼嗣。龍朔年間，朝廷讓燕然都護府統領回紇，改稱瀚海都護府，以大漠作爲界限，北部諸蕃大致都隸屬於瀚海都護府。比粟死後，他的兒子獨解支繼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正强大，占領了鐵勒故土，所以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越過大漠，遷徙到甘、凉之間，然而唐常常徵用這三部壯勇的騎兵加强赤水軍。獨解支死後，他的兒子伏帝匐繼立。第二年，援助唐軍攻打殺死默啜，於是别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霫等全都前來，皇上下詔令把這些部安置在大武軍以北。伏帝匐死後，他的兒子承宗繼立，凉州都督王君㚟誣奏顯揚他的罪狀，承宗被流放到瀼州死去。就在這時，回紇逐漸不順從，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利用部衆的怨恨，共同殺死王君㚟，阻斷了安西各國朝貢的道路。過了一段時間，投奔突厥，護輸死。

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禄自稱左右葉護，助

護輸的兒子骨力裴羅繼立。時逢突厥動蕩，天寶初年，骨力裴羅與葛邏禄自稱左右葉護，援

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嗢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并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

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三年以後，襲擊打敗拔悉蜜，斬殺頡跌伊施可汗，派遣使者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封他爲奉義王，南下居住在突厥故地，把牙庭遷徙到烏德鞬山、嗢昆河之間，南面距離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就是漢的高闕塞，北面到磧口三百里，占有九姓全部土地。九姓，是藥羅葛，是胡咄葛，是啒羅勿，是貊歌息訖，是阿勿嘀，是葛薩，是斛嗢素，是藥勿葛，是奚邪勿。藥羅葛，是回紇姓，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并列，它們都不在數內，以後打敗拔悉蜜、葛邏祿，總共十一姓，全都設置都督，稱作十一部落。從此，出戰常用二客部充當先鋒。皇上下詔册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在前殿陳列儀仗，在中書省內設案將册書授給使者，使者出門登上大車，到了皇城門，下車乘馬，用幡節在前面開道。凡是册拜可汗，一般都用這種禮節。第二年，骨力裴羅又攻打殺死突厥白眉可汗，派遣頓啜羅達干前來報功，朝廷任骨力裴羅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開拓疆土更廣，東面到室韋，西面到金山，南面控制大漠，占有了古匈奴的全部土地。骨力裴羅死後，他的兒子磨延啜繼立，稱葛勒可汗，磨延啜性情剽悍善於用兵，每年派遣使者入朝。

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陳兵引子儀拜狼纛而後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帝因册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爲葉護，給四

肅宗即位，回紇使者前來請求援助朝廷討伐安祿山，皇帝下詔令燉煌郡王李承寀前去定約，并且令僕固懷恩護送燉煌郡王，因而召回紇軍隊。可汗高興，把可敦妹作爲女兒，嫁給李承寀爲妻，派遣首領前來請求和親，皇帝想要籠絡回紇之心，就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親自統領軍隊，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力討伐同羅各蕃，在黄河岸邊打敗敵軍。可汗與郭子儀在呼延谷會見，可汗仗恃兵力强大，陳列軍隊帶郭子儀拜過狼頭大旗以後方纔相見。皇帝停駐在彭原，使者葛羅支朝見，以位次低下爲耻，皇帝不想讓使者不高興，引他上殿，寬慰一番然後遣送回去。不久回紇派遣大將軍多攬等人入朝，還有太子葉護親自率領四千騎兵前來，聽候派遣。皇帝

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

因而册封毗伽公主爲王妃，升任李承寀爲宗正卿；可汗也封李承寀爲葉護，送給他四節，令他與葉護共同統兵。皇帝命廣平王會見葉護，結爲兄弟，葉護大爲欣喜，派遣首領達干等人先來到扶風拜見郭子儀，郭子儀犒勞宴飲三天。葉護推辭説："國家多難，我前來援助討伐逆賊，怎麽敢吃呢！"郭子儀執意不變，葉護這纔留下。出征以後，每日賜給牛二十頭、羊二百隻、米四十斛。

香積之戰，陣灃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虜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滻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却，回紇望見，即逾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奸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群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綉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訖除殘盗。"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

香積寺之戰，在灃水旁邊列陣，賊軍偷偷在王師東面埋伏騎兵，想要襲擊我軍，僕固懷恩指揮回紇快馬趕到，全部殲滅了賊軍伏兵，便從賊軍背後出擊，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擊賊軍，賊軍大敗，官兵進軍收復長安。僕固懷恩率領回紇、南蠻、大食兵衆繞京都南行，在滻水東面扎營，進抵陝西，在新店交戰。當初，回紇到達曲沃，葉護派遣將軍鼻施吐撥裴羅貼着南山東出，搜索埋伏在谷中的賊軍，殲滅了他們，在山的北面扎營。郭子儀等人與賊軍交戰，全軍追逐敗走的敵軍，軍亂而退却，回紇望見，便越過西嶺，拖着旗追擊賊軍，直出賊軍之後，賊軍回頭看到，於是大敗，官軍追趕了數十里，賊軍人馬相互踐踏，死去的不計其數，收繳的武器堆積如山。嚴莊挾持安慶緒放棄東京北渡黄河，回紇在東都大肆搶劫三天，奸人導引回紇，府庫被搶劫一空，廣平王想要制止却無能爲力，而老人用萬匹繒錦收買回紇，這纔停手不再搶劫。葉護返回京師，皇帝派遣群臣到長樂慰勞他，皇帝坐在前殿，召葉護登上殿階，酋長在殿階下就座，設宴犒勞他們，人人賜有錦綉繒器。葉護俯拜道："把軍隊留在沙苑，臣回去備馬，以便收復范陽，根除剩餘的盗賊。"皇帝説："爲朕竭盡義勇，成就大事，是卿等的功勞。"下詔進葉護爲司空，封爵忠義王，每年賜給二萬匹絹，令他到朔方軍接受賞賜。

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彦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争長，有司使異門并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爲英

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彦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人都來朝見，互争高低，有關官員讓他們從不同的門同時進入。回紇又派遣使者請求和親，皇帝答應。皇帝把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給回紇

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瑀，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玉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慚，乃起奉詔，拜受册。翌日，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等。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婚，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

可汗，便册拜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下詔令漢中郡王李瑀攝御史大夫任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李巽兼御史中丞任禮會使，并做李瑀的副使，尚書右僕射裴冕把他們送到邊境。皇帝爲公主送行，因而親臨咸陽，多次安慰勉勵她，公主哭着説："國家正逢多事之秋，我死而無怨。"李瑀到達回紇，而可汗頭戴胡帽身着赭袍坐在帳中，儀衛盛大整肅，引李瑀站在帳外，問道："王，是天可汗的什麽親屬?"李瑀説："是堂兄弟。"當時中官雷靈俊站在李瑀上首，又問："站在王上首的是誰?"李瑀説："是宦官。"可汗道："宦官是奴僕，怎能站在郎上首呢?"雷靈俊立刻退到下首。於是引李瑀進帳，李瑀不行拜禮，可汗説："見了國君，不能不行拜禮。"李瑀説："天子因可汗有戰功，用愛女結爲姻親。以前中原與夷狄通婚，全都是宗室女。而今寧國是皇帝愛女，有德有貌，萬里前來下嫁，可汗是天子之婿，應當以禮相見，怎能坐着接受詔命呢?"可汗慚愧，便起身奉詔，拜受册命。第二天，尊公主爲可敦。李瑀所携帶的賜物，可汗全部分給牙下首領。李瑀回國，可汗進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等。於是派遣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人率領三千名騎兵協助討伐賊軍，皇帝因而命僕固懷恩統領他們。可汗又派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位女子前來謝婚，并報告打敗堅昆之功。第二年，骨啜與九節度使同叛軍在相州交戰，王師潰敗，帝德等人逃奔京師，皇帝厚加賞賜以慰藉他們，於是返回。不久可汗死，國人想讓公主殉葬，公主説："中原人夫婿死後，早晚哭吊，服喪期爲三年，這是終服之禮。回紇萬里與唐通婚，本來是仰慕中原王朝，我不可以殉葬。"於是作罷，然而用刀劃臉而哭，也依照回紇習俗。後來因爲没有子女，得以回國。

始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爲可敦。明年，使大臣俱録莫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通謁於延英殿。

當初葉護太子先前獲罪死，所以次子移地健繼立，稱牟羽可汗，他的妻子，是僕固懷恩的女兒。當初可汗替少子求婚，皇帝把僕固懷恩的女兒嫁給他爲妻，到這時成爲可敦。第二年，可汗派遣大臣俱録莫賀達干等人入朝，并且問候公主起居，使臣在延英殿通謁。

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訹，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繒絹，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逾三城，見州縣榛莱，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説曰：“自寇亂來，州縣殘虚，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邢、洺、衛、懷，收賊財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懷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陜，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回紇從之。

代宗即位，因爲史朝義尚未剿滅，再次派遣宦官劉清潭前去回紇交結通好，并且調發回紇軍隊。等使者到達時，回紇已經被史朝義利誘，説：“唐帝屢喪，國中無主，并且混亂，請回紇前來收取府庫，可獲財富不計其數。”可汗於是帶領軍隊南下，這時是寶應元年八月。劉清潭携帶詔書來到可汗牙帳，可汗説：“聽人説唐已經滅亡，哪能有使者呢?”劉清潭回答説：“先帝雖然棄世，可廣平王已經即天子位，他仁聖英武如同先帝，就是他以往曾與葉護收復二京、打敗安慶緒，因而與可汗素有深交，而且唐每年送給回紇繒絹，難道把這些忘了嗎?”這時，回紇已經越過三城，見到州縣雜木荒草叢生，烽障無人駐守，有輕視唐的神色。於是派遣使者往北收取單于府兵、倉庫，多次用言語凌辱嘲弄劉清潭。劉清潭暗中上奏皇帝：“回紇十萬大兵逼近邊塞。”朝廷震驚，派遣殿中監藥子昂迎接慰勞，并且察看回紇軍情，在太原與回紇相逢，藥子昂暗中得知回紇衹有四千士兵，幼弱一萬人，馬四萬匹，與可敦一同前來。皇帝令僕固懷恩與回紇會見。回紇因而派遣使者上書，請求協助天子討伐賊軍。回紇打算進入蒲關，經過沙苑往東，藥子昂勸道：“自從盜賊叛亂以來，州縣殘破虚弱，無法供給，况且叛賊在東京，如果進入井陘，從而攻取邢、洺、衛、懷，收取叛賊財物金帛，然後大張旗鼓南下，這是上策。”可汗没有聽取。藥子昂説：“但也可取懷太行道疾進，南據河陽，扼住賊軍咽喉要地。”可汗又没有聽取。藥子昂説：“以太原倉之粟爲軍糧，向西進抵陜，與澤潞、河南、懷鄭軍隊會合。”回紇聽從了。

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爲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爲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陜州。時可汗壁陜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宫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

皇上下詔使雍王任天下兵馬元帥，進藥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琚分任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任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任行軍司馬，東進會合回紇。皇上下詔令元帥爲諸軍先鋒，與各節度使在陜州會合。當時可汗駐扎在陜州北面，雍王前去會見可汗，可汗指責雍王没有行蹈舞之禮。藥子昂解釋説：“大王，是嫡皇孫，玄宗肅宗尚未安葬，按禮不能行蹈舞之禮。”回紇當廷責問道：“可汗是唐天子弟，

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舞蹈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琚搒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

對於雍王來説，是叔父輩，怎能不行蹈舞之禮呢?”藥子昂堅决拒絶，便説：“元帥，是唐太子，將來是中原君主，怎麽能以舞蹈之禮來見可汗呢?”回紇君臣料到不能使他們屈從，便拉走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杖打一百下，韋少華、魏琚一夜之間死去，雍王返回軍營。官軍因爲雍王受辱，準備聯合起來攻打回紇，雍王因叛賊還没有消滅而予以制止。

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横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挐戰，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崞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

於是，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史朝義派人行反間之計，左殺拘捕來人獻上，與諸位將領一同攻打賊軍，在横水交鋒，賊軍敗逃，官軍前進收復東京。可汗派遣拔賀那向天子慶賀，進獻史朝義旌旗物品。雍王回到靈寶，可汗駐守河陽，停留了三個月，駐地周圍的百姓苦於搶劫侮辱。僕固瑒率領回紇兵與史朝義混戰，浴血厮殺二千里，把史朝義斬首，河北全部平定。僕固懷恩經相州西山崞口返回駐地，可汗出澤、潞，與僕固懷恩會合，經過太原離去。

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横，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爲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廬，皆蔽紙爲裳，虐于賊矣。

當初，回紇來到東京，放縱士兵搶劫，百姓全部逃往聖善、白馬二祠塔上躲避，回紇發怒，燒塔，殺死一萬多人，到這時更加驕横，謾駡屈辱官吏，甚至帶兵夜間殺進含光門，進入鴻臚寺。正當那時，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横放縱，乘回紇暴虐之機，也在汝、鄭一帶搶劫，鄉里没有完好的房舍，百姓全都用紙做衣裳蔽體，暴虐超過賊軍。

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琚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於是册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以左散騎常侍王翊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户。又以左殺爲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禄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静漠王，十都督皆國公。

皇帝顧念韋少華等人之死，因而追贈韋少華爲左散騎常侍，魏琚爲揚州大都督，賜給一個兒子六品官。於是册拜可汗爲頡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令左散騎常侍王翊出使，前往回紇牙庭宣示册命，從可汗到宰相總共賜給實封二萬户。又封左殺爲雄朔王，右殺爲寧朔王，胡禄都督爲金河王，拔覽將軍爲静漠王，十都督全都封爲國公。

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

永泰初年，僕固懷恩反叛，引誘回紇、吐蕃進犯。不久僕固懷恩死，回紇與吐蕃爭高低，回紇首領暗中來到涇陽拜見郭子儀，請求歸順。郭子儀率部下來到回紇營前。回紇説：“希望見到

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禄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讋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禄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莫賀達干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紿也。”

令公。”郭子儀走出旗門，回紇說：“請脱下鎧甲。”郭子儀更换服裝，回紇酋長相互看着說：“真是令公啊！”當時李光進、路嗣恭騎着甲馬在旁，郭子儀指給酋長看說：“這是渭北節度使某人，朔方軍糧使某人。”酋長下馬行拜，郭子儀也下馬會見他們。數百名回紇兵在四周觀看，郭子儀部下也趕到，郭子儀指揮左右令他們後退，并且取酒與回紇同飲，送給回紇纏頭綵三千，召見可汗弟合胡禄等人握手，因而責備說：“皇上顧念回紇有功，給你的酬報已很優厚，爲什麽要辜負恩義前來侵犯呢？如今就要與你交鋒，爲什麽立即投降？我將獨自進入你們的軍營，即使殺死我，我的將士也能够打敗你們。”回紇酋長恐懼地說：“僕固懷恩欺騙我說‘唐天子南逃，公被罷免’，因此前來。如今天可汗尚在，公安然無事，我們願意返回攻打吐蕃以便報答大恩。然而僕固懷恩的兒子，是可敦的弟弟，希望赦免死罪。”於是郭子儀舉酒，胡禄請求盟誓以後再飲，郭子儀說：“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也萬歲，二國將相也是如此。如果違背盟約，身死戰陣，全家被殺。”這時，回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莫賀達干等人聽到這席話都喪失膽氣，酒行到他們跟前，都說：“不改令公誓言。”當初，回紇有二位巫師，說“這次出行定不交戰，當遇見大人而後返回”；到這時他們相互看着笑道：“巫師没有欺騙我們。”

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氛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槖它、牛、羊，收所俘唐户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禄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鋭將也。

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在靈臺會合回紇軍隊，適逢大雪紛飛天色昏晦，吐蕃關閉營門撤除戒備，於是縱兵攻打吐蕃，斬首五萬級，生擒一萬人，繳獲馬、駱駝、牛、羊，收回吐蕃俘獲的五千唐户。僕固名臣投降，合胡禄都督等二百人全都前來朝見，賜給財物不計其數。郭子儀帶僕固名臣朝見。僕固名臣，是僕固懷恩哥哥的兒子，爲驍勇戰將。

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吊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册拜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税公卿騾、槖它給行，

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去世，皇帝派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吊祭。第二年，册封僕固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做可汗的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册拜可敦，賜給繒綵二萬。這時，財用枯竭，徵取公卿的騾、駱駝供給出行，宰相送到中渭橋。

宰相餞中渭橋。

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説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

留在京師的回紇，成群在市上搶劫女子，帶領騎兵進犯含光門，皇城各門全都關閉，皇上下詔令劉清潭安撫制止。回紇又出來搶劫市上的物品，搶奪長安令邵説的馬，有關官員不敢過問。自從乾元以後，回紇更加恃功，每進一匹馬，要收取四十匹縑的馬價，每年帶來數萬匹馬要求交易，使者前後相繼，留住在鴻臚寺，馬劣弱不可用，皇帝厚加賞賜想要使回紇感到慚愧，而回紇全然不知。又帶來一萬匹馬，皇帝不忍心加重百姓負擔，付給回紇六千匹馬價。十年，回紇肆意殺人，京兆尹黎幹拘捕了凶手，皇上下詔令寬免不要追究。回紇又在東市殺人，被捆送到萬年獄，回紇首領劫取獄囚，殺傷獄吏而後離去，京都百姓憎恨困苦。

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

十三年，回紇襲擊振武，攻打東陘，進犯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回紇在陽曲交鋒，鮑防大敗，回紇殘殺一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與回紇在羊虎谷交戰，打敗回紇，回紇於是退去。

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鬥，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爲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德宗即位，派遣中人告喪，并且談和。當時九姓胡勸可汗進犯，可汗打算率領全部軍隊進逼邊塞，見到使者不以禮相待。宰相頓莫賀達干説："唐，是大國，并未對不起我。前日進入太原，獲取羊馬數萬，等到返回國中，幾乎全部損耗。如今舉國遠征，如果不能取勝，將怎樣返回呢？"可汗没有聽取，頓莫賀發怒，因而攻打殺死可汗，并且屠殺可汗親黨及九姓胡約二千人，便自立爲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派遣長建達干跟隨使者入朝。建中元年，德宗下詔令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册拜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産甚厚。會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録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

當初回紇來到中原，常參雜着九姓胡，往往留在京師，多達一千人，他們置辦的家業資財十分豐厚。適逢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録等返回本國，路上行裝相連，在振武停留了三個月，供給珍奇豐盛，費用難以計算。軍使張光晟暗中探察，都把女子裝在袋中，張光晟令驛吏用長錐刺袋，然後纔知道。不久聽説頓莫賀初立，大肆屠殺九姓胡人，他們恐懼不敢返回，大多逃走，

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群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强，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群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絶。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鬥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

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蓄前恚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陜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

突董察看很嚴。群胡給張光晟獻計，請求把回紇全部殺光，張光晟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便上奏説："回紇并非原來就强大，幫助它的是九姓胡人。如今回紇國内亂，正有戰事，而虜人是有利可圖就前往，有財便聯合，没有財和利，則一亂不振。不乘此時攻打回紇，又放回回紇人給予財物，這就是説借兵給賊，送糧給盜。"便使副將故意不以禮相待，突董果然發怒，鞭打副將。張光晟乘機帶兵把回紇群胡全部殺死，繳獲駱駝、馬數千，繒錦十萬，并且上報説："回紇鞭打大將，圖謀攻取振武，謹先誅殺他們。"處理遣送女子返回長安。皇帝徵召張光晟返回，用彭令方取代他，派遣宦官與回紇使者聿達干前去説明事情的起因，因而想與回紇斷交。皇上下詔令源休在太原待命。第二年，方纔出發，并歸還突董等四人喪柩。突董，是可汗諸父。源休到達，可汗令大臣備車馬出迎，回紇大相頡干迦斯踞坐責問源休等人殺突董之事，源休説："他自己與張光晟争鬥致死，并非天子命令。"又問："使者都犯有死罪，唐不自己處死，爲何要藉我的手呢?"很久纔罷休離去，源休等人幾乎喪命。停留了五十天，最終没有見到可汗。可汗傳話給源休説："國人都想殺你，惟獨我不這樣。突董等人已經死了，如今再殺你，猶如以血洗血，徒然增加惡濁。我用水洗血，不是很好嗎？替我給有關部門説，所欠馬價一百八十萬，應該儘快送給我。"派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人跟隨源休前來朝見。皇帝寬容忍耐，賜給金繒。

三年以後，回紇派遣使者進獻土産，請求和親。皇帝積舊恨不解，對宰相李泌説："和親等待子孫計議，朕不能這樣做。"李泌問："陛下難道是因爲陜州舊怨的緣故嗎?"皇帝説："對。朕時逢天下多禍難，没能報仇，姑且不要議和。"李泌説："凌辱韋少華等人的是牟羽可汗，知道陛下即位定要報仇，便圖謀先侵擾邊地，然而軍隊還没有出發，就被當今可汗殺死。如今回紇可汗新立，派遣使者前來告知，垂髮不剪，等待天子發命。而張光晟殺死突董等人。回紇雖拘禁滯留使者，然而最終安然返回，則是無罪。"皇帝

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孑然赴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返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己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

說："卿所說的雖然不錯，不過朕不能辜負韋少華等人，怎麽辦呢？"李泌說："臣以爲陛下没有辜負韋少華，而是韋少華辜負了陛下。况且北虜君長親身趕赴國難，陛下在藩，尚且年輕，却輕易渡過黄河進入回紇軍營，可以説是冒犯豺虎群居的地方。爲韋少華等人謀劃，應當先商定會見之禮，爲臣尚且感到危險，陛下爲何孑然一身前去呢？以往臣任先帝的行軍司馬，當時葉護前來，先帝祇是令臣在府中設宴款待。等到商議征討，就不見他們。葉護邀請臣到軍營，皇帝不允許，派人好言説道：'主人應當慰勞客人，哪有客人反過來慰勞主人的呢？'東進收復京師，約定説：'土地、人衆歸我朝，玉帛、女子給回紇。'戰勝之後，葉護想要大肆掠奪，代宗下馬致禮，於是回紇東進洛陽。臣尚且遺憾讓元帥在葉護馬前行拜，這是左右的過失，然而先帝説：'廣平王仁孝，足以完成朕的大事。'下詔慰問勉勵。葉護是牟羽諸父，牟羽前來，陛下做爲嫡長子在帳下不行拜禮，而可汗不敢對陛下稍有冒犯，則陛下不曾受到委屈。先帝拜葉護，保全了京城，而陛下不拜可汗，確實在虜人面前伸展國威，還有什麽遺憾的呢？然而計較香積、陝州的事，是以委屈自己爲對呢？還是以伸展國威爲對？假若令韋少華等奉陛下見可汗，在可汗營中閉門五天，與陛下設宴痛飲，天下之人豈能不寒心嗎？然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之母捧給陛下貂裘，呵斥左右速令備馬，親自把陛下送出軍營。這是韋少華等人辜負了陛下。假使牟羽有罪，則當今可汗已殺死他，繼立的是牟羽的從父兄，這是有功的，哪能忘了呢？而且回紇可汗刻石立在都門前説：'唐使前來，應當使他知道我前後所立的功勞'。如今回紇前來請求和好，一定是舉部南望，陛下不答應，回紇的怨恨必然加深。願陛下應允和親而以開元時的先例約定，如果突厥可汗稱臣，派遣前來的人不超過二百，交易馬不超過一千，不帶唐人出邊塞，也不是不可以。"皇帝説："好。"於是答應下嫁公主，回紇也請求依照約定。皇帝下詔令咸安公主下嫁，又下詔令使者合闕達干在麟德殿見咸安公主，派

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内，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秘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内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鶻公主拜，賢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升，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册書拜可汗爲汨咄禄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惠端正長壽孝順可敦。

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泮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册拜愛登里邏汨没蜜施俱録毗伽忠貞可汗。

初，安西、北庭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庭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

遣中謁者携帶公主畫像賜給可汗。

第二年，可汗派遣宰相跌跌都督等一千多人，并且派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率領大首領之妻五十人迎娶公主，并且獻納聘禮。跌跌來到振武，受到室韋掠奪，戰死。皇帝下詔剩下的七百人，全都允許入朝，安置在鴻臚，皇帝到延喜門接見使者。這時，可汗上書非常恭敬，説：“以往是兄弟，如今是女婿，就是半個兒子。陛下如果憂慮西戎，子請求出兵剪除它。”又請求把回紇改稱回鶻，是説凶猛敏捷如同鶻一樣。皇帝準備宴請回鶻公主，向李泌問禮，李泌回答説：“肅宗與燉煌王是從祖兄，回鶻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在彭原拜見皇帝，單獨在廷下行拜，皇帝把她稱爲‘婦’而不稱‘嫂’。當時正值艱難憂患之際，正依靠他們效勞，還是把他們當作臣下，何況今日呢？”於是引回鶻公主進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在門内迎候，由譯史傳告引導，有拜必答，揖讓同進。皇帝來到秘殿，長公主先進入殿内陪侍，回鶻公主進殿拜謁之後，内司賓引到長公主處，又由譯史傳問，便一起進來。到了設宴之處，賢妃下階迎候，回鶻公主行拜，賢妃答拜。又拜謝召見以後，從西階上殿，便入坐。皇帝賜酒食就下階拜謝，不是皇帝所賜便離開座位拜謝，妃、公主全都答拜。等到返回，共大宴兩次。皇帝又爲咸安公主建置全部官屬，等同王府。任嗣滕王李湛然爲婚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并且携帶册書册拜可汗爲汨咄禄長壽天親毗伽可汗，拜公主爲智惠端正長壽孝順可敦。

貞元五年，可汗死，兒子多邏斯繼立，國人稱他爲“泮官特勒”，朝廷派遣鴻臚卿郭鋒持節杖册拜他爲愛登里邏汨没蜜施俱録毗伽忠貞可汗。

當初，安西、北庭自從天寶末年失去關、隴之後，入朝進貢的道路阻隔。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多次派使者上表，全都没能到達。貞元二年，李元忠等人所派遣的使者向回鶻借路，纔得以到達長安。皇帝進李元忠爲北庭大都護，郭昕爲安西大都護。從此，道路

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涘。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庭相依，亦厭虜裒索，至三葛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庭，頡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庭陷。於是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卒數萬召襲古，將還取北庭，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太半，迦斯奔還。襲古挈餘衆將入西州，迦斯紿曰："弟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襲古至帳，殺之。葛禄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

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幣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絶，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録將軍來告，且聽命。詔鴻臚少卿庾鋋册阿啜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之喪。主，榮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媵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禄於北庭，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藥羅葛炅來朝，炅本唐人吕氏，爲可汗養子，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賚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禄爲可汗，以使者來，詔秘

雖然開通，然而回鶻求取没有限度。沙陀别部六千帳，與北庭相互依賴，也憎惡回鶻聚斂索取，至於平素臣屬於回鶻的三葛禄、白眼突厥更加怨恨困苦，全都暗中歸附吐蕃，因此吐蕃藉助沙陀一同進犯北庭，頡干迦斯與它們交鋒，没有取勝，北庭失守。於是都護楊襲古帶領軍隊逃往西州。回鶻用數萬精壯士卒召請楊襲古，打算收復北庭，受到吐蕃攻打，大敗，士卒死去大半，頡干迦斯逃回。楊襲古帶領殘餘兵衆想要進入西州，頡干迦斯欺騙説："暫且與我一同返回，一定使公返回唐朝。"楊襲古來到牙帳，被殺。葛禄又占領了深圖川，回鶻大爲恐懼，大舉南遷部落以便避開葛禄。

這一年，可汗被少可敦葉公主毒死，可敦也是僕固懷恩的孫女，僕固懷恩的兒子是回鶻葉護，所以稱其女爲葉公主。可汗之弟於是自立。頡干迦斯正在攻打吐蕃，回鶻大臣率領國人共同殺死篡位者，讓可汗幼子阿啜繼立。頡干迦斯返回，可汗等人出迎慰勞，全都俯伏述説廢立情况，表示生死任憑大相處置。把郭鋒所賜的器幣全部贈送給頡干迦斯。可汗邊拜邊哭着説："如今有幸得以繼絶世，賴父而活命。"頡干迦斯見可汗温順馴服，便彼此攙扶大哭，於是頡干迦斯用臣禮奉事可汗，把器具財物全部賜給將士，自己一無所取。於是回鶻國内安定。派遣達北特勒梅録將軍前來報告，并且聽受朝命。皇帝下詔令鴻臚少卿庾鋋册拜阿啜爲奉誠可汗。不久回鶻派遣律支達干前來報告少寧國公主死訊。公主，是榮王的女兒。當初寧國公主下嫁，又令她隨嫁。寧國公主後來回國，她便留在回鶻中成爲可敦，稱"少寧國"，先後嫁給英武、英義二可汗。到天親可汗時，她開始居住在外。她嫁給英義可汗生有二子，全都被天親殺死。這一年，回鶻在北庭攻打吐蕃、葛禄，取勝，并且進獻俘虜。第二年，派遣藥羅葛炅前來朝見，藥羅葛炅本是唐人姓吕氏，做了可汗養子，於是隨可汗姓。皇帝因爲他當權，賞賜特别優厚，拜檢檢尚書右僕射。

十一年，可汗死，没有子嗣，國人立其相骨咄禄爲可汗，可汗派遣使者前來，皇帝下詔令秘

書監張薦持節册拜愛滕里邏羽録没蜜施合胡禄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禄本跌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材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藥羅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内之朝廷。

永貞元年，可汗死，詔鴻臚少卿孫杲臨吊，册所嗣爲滕里野合俱録毗伽可汗。

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奸。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册拜愛登里羅汩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閲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鷿鵜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

> 回鶻盛强，北邊空虚，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没，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内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虚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虚，虜皆悉之。賊掠諸州，

書監張薦持節册拜愛滕里邏羽録没蜜施合胡禄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禄本來姓跌跌，小時候失去雙親，被大首領收養，善辯聰慧有才略而又勇武，在天親時多次統領軍隊，各酋長敬畏他。到這時，因爲藥羅葛氏世代有功，不敢自稱藥羅葛族，便把可汗子孫都接來安置在朝廷。

永貞元年，可汗死，皇帝下詔令鴻臚少卿孫杲前去哭吊，册拜他的繼承者爲滕里野合俱録毗伽可汗。

元和初，兩次入朝進獻，開始帶來摩尼。其法是在日暮時吃飯，飲水食葷，禁吃乳酪，可汗常與摩尼共同計議國政。摩尼來到京師，每年往來西市，商賈多與摩尼窩藏贜物爲非作歹。三年，前來報告咸安公主死訊。公主歷四可汗，在回鶻居住長達二十一年。不久，可汗也死，憲宗派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册拜愛登里羅汩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過了三年，使者兩次前來朝見，兩次派遣伊難珠求婚，没有答覆。可汗派遣三千名騎兵進抵鷿鵜泉，於是振武派兵駐守黑山，整治天德城防備回鶻。禮部尚書李絳上奏道：

> 回鶻强盛，北部邊境空虚，一旦發生戰争，則弱兵不能抗敵，孤城不能堅守。倘若陛下考慮到這一點，增加士兵，修整城壘，這是中原的上策，百姓的大幸。臣觀今日處置，没有抓住要害。邊患有五，臣請逐條陳説。北狄貪得無厭，唯利是圖，以往進馬索求馬價，已有兩年没有前來，難道滿足繒帛之利了嗎？或許是打算等到風高馬壯，然後肆意突襲。所以外禦内備，必然煩擾朝廷。這是應當擔心的第一點。兵力尚未完善，邊防哨所尚未嚴明，兵甲尚未齊備，城池尚未堅固，修治天德城則回鶻必起疑心，空虚西城則大漠之路没有倚靠。這是應當擔心的第二點。城堡要害，攻守險易之地，應當與邊將商議。而如今計議黄河邊塞以外的舉措，却在朝廷上裁决，回鶻突然侵犯邊塞，應付不會得當。這是應當擔心的第三點。自從談和以來，山川的地勢，守邊士兵的虚實，回

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捍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

鶻全都知道。賊軍劫掠各州，調發軍隊要在十天或一月以後，回鶻俘掠人畜却在旦夕之間，等到王師趕到則回鶻已經返回，敵軍若能久留，徵役也轉而更多。這是應當擔心的第四點。北狄西戎，以往相互攻打，所以邊塞没有禍患。如今回鶻不來交易馬匹，如果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領緊閉城門畏懼出戰，邊塞百姓束手受害。這是應當擔心的第五點。再說淮西吳少陽已臨絶境，可利用這一變故，徵集調發諸道之兵，將有十倍的徵役。臣以爲應當答應回鶻求婚的請求，使其遵守蕃禮，可以說這有三利。和親則不必烽火報警，城池可以修整，練兵以積蓄力量，積粟以加强軍需，這是一利。既無北顧之憂，則可南討淮右，發布命令解決快要滅亡的敵人，這是二利。北虜依仗與我是親戚，則與西戎的怨恨加深，戎虜内部不能安寧，國家可以坐享安寧，侵犯掠奪之事可長久停息，這是三利。如今捨棄三利，而取五憂，非常失策。有人説公主下嫁費用過多，臣以爲不是這樣。我朝賦税分爲三份，其中一份要用作邊防。如今東南大縣每年收賦二十萬緡，用一縣的賦税作爲婚嫁費用，不是失小得大嗎？如今吝惜婚嫁費用而不能供給，假若王師北征，没有三萬步兵、五千騎兵就不能抵禦并疾速驅逐。又如果保證必然取勝，一年便停止，糧餉供給，豈止一縣之賦呢？

帝不聽。

皇帝没有聽取。

# 唐書卷二百一十七(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 回鶻列傳(下)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内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册所嗣爲登囉羽録没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録、都督思結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槖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爲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禄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説爲昏禮使，册拜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群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間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設毳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絳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後鋭，復出拜已，乃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群臣以次謁。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

回鶻前來求婚，有關官員估計費用需要五百萬，皇帝正致力於討伐國内强大的節度使，所以派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前去表明不可以。穆宗即位，回鶻又派遣合達干等人前來執意求婚，穆宗答應了。不久可汗死去，使者前去册拜繼位者爲登囉羽録没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派遣伊難珠、句録、都督思結等人跟從葉護公主前來迎娶公主，各部首領二千人，進納馬二萬匹、駱駝一千。四夷前來中原，人數從没有如此之多。皇帝下詔允許五百人前來長安，其餘留在太原。下詔令太和公主下嫁。太和公主，是憲宗的女兒。皇帝爲公主建置府署，令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禄卿李憲持符節護送，太府卿李説爲婚禮使，册拜公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敦，祭告太廟，天子到通化門爲公主送行，群臣在道路上列班辭别。公主出塞之後，距離回鶻牙庭還有一百里，可汗想要公主先從小道趕到牙庭私下相見，胡証不許，回鶻人説："從前咸安公主就是這樣的。"胡証説："天子下詔令我把公主送給可汗，如今未見可汗，不能先走。"這纔罷休。於是可汗登樓就坐，面東，樓下設氈帳用來安置公主，請公主穿上胡衣，由一位婦人侍奉走出，面西行拜以後，退下回到氈帳，穿上可敦之服，是深紅色通裾大襦，戴上金冠，前後有角，再次出帳行拜以後，便登上曲輿，九相分别抬起，在牙廷右轉九圈，公主便下輿登樓，與可汗坐在一起，面東，群臣依次拜謁。可敦也自建牙帳，令二相出入牙帳之中。胡証等人返回，可

悲啼眷慕。可汗厚贈使者。

是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

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册爲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大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溶持節册爲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句録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

武宗即位，以嗣澤王溶臨告，乃知其國亂。

俄而渠長句録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馺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禄，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關拒却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嗢没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

敦大宴，悲哭眷戀。可汗厚贈使者。

這時，裴度正討伐幽、鎮，回鶻派遣大將李義節率領三千士兵協助天子平定河北，論者鑒於從前的禍患，没有答應回鶻出兵，然而軍隊已經抵達豐州，使者厚加賞賜纔離去。

敬宗即位的當年，可汗死去，可汗弟弟曷薩特勒即位，朝廷派遣使者册拜他爲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給十二車財物。文宗初年，又賜給馬價五十萬匹絹。大和六年，可汗被部下殺死，侄子胡特勒即位，使者前來報告。第二年，朝廷派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嗣澤王李溶持節杖册拜他爲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句録毗伽彰信可汗。開成四年，回鶻相掘羅勿發動叛亂，帶領沙陀一同攻打可汗，可汗自殺，國人擁立㕎馺特勒爲可汗。當時發生饑荒，進而發生瘟疫，又降大雪，羊、馬大多死去，顧不上請求册命。

武宗即位，朝廷派遣嗣澤王李溶前去告知，方纔得知回鶻國内大亂。

不久首領句録莫賀與黠戛斯合勢共十萬騎兵攻打回鶻城，殺死可汗，誅殺掘羅勿，焚燒牙帳，各部潰散。回鶻相馺職與厖特勒十五部投奔葛邏禄，殘餘部衆進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擁立烏介特勒爲可汗，南守錯子山。黠戛斯打敗回鶻以後，俘獲太和公主；而他們又自認爲是李陵的後裔，與唐是同一宗族，所以派遣使者達干奉還公主。烏介發怒，追擊達干并殺死他，劫持公主向南越過大漠，邊民大爲恐懼。烏介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駐守雲伽關打退了他。宰相李德裕建議説：“回鶻從前有功，如今發生饑荒并且國内大亂，可汗無處可歸，不可以攻打，應當派遣使者安撫他們。”皇帝派兵部郎中李拭前去巡視邊塞探察情況。這時，回鶻相赤心與王子嗢没斯、特勒那頡啜率領部衆想要主動歸順，而公主也派遣使者前來上奏説烏介已經即位，因而請求册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人上表請求借振武城安置公主、可汗。皇帝便下詔令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符節撫慰回鶻部衆，送給二萬斛糧，不答應借給振武，令中人好言開導；又

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册往，潛稽其行，須變。

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盗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嗢没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尚强，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嗢没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嗢没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啜昌化郡公，烏羅思寧朔郡公，并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大將軍。加賜嗢没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嗢没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捍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

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

嗢没斯等既朝，皆賜李氏，名嗢没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愛邪勿曰弘順，即拜歸義軍副使。於是，詔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

下詔令使者持册前往，暗中探查他們的行動，以等待變化。

第二年，回鶻携帶公主來到漠南，侵犯雲、朔，劫掠横水，殺死擄掠極多，往來於天德、振武之間，搶奪牲畜爲所欲爲。於是朝廷徵召各道軍隊聯合征討。嗢没斯因爲赤心奸詐凶暴，難以捉摸，便暗中串通天德戍邊將領田牟，把赤心誘引到帳下殺死。那頡啜收取赤心部衆七千帳往東逃往振武、大同，依靠室韋、黑沙向南窺視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打敗了那頡啜，俘獲他的所有部衆。那頡啜逃走，被烏介抓獲殺死。然而烏介兵馬仍然很强大，號稱十萬，在大同北面的閭門山駐牙。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寧等共四部，以及將軍曹磨你部衆三萬，向張仲武投降，嗢没斯也派遣使者前來表示歸順。皇帝想要幫助可汗復國，但是可汗已經攻打雲州，劉沔與他交鋒，大敗。嗢没斯率領三部及特勒、大首領二千騎來到振武投降。皇帝下詔拜授嗢没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爵爲懷化郡王，把天德改爲歸義軍，便拜授嗢没斯爲歸義軍使；封阿歷支爲寧邊郡公，習勿啜爲昌化郡公，烏羅思爲寧朔郡公，全都任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封愛邪勿爲寧塞郡公，任右領軍大將軍。加賜嗢没斯牙旗、豹尾、刀器各種物品，賜給他的部下冠帶。皇上下詔令宰相李德裕選用秦、漢以來在振興遠方教化、忠效卓著的總共三十人，寫成《異域歸忠傳》恩賜給他們。嗢没斯請求把家族留在太原，率領兄弟爲天子捍衛邊疆，皇帝命劉沔在雲、朔之間建造房舍安置嗢没斯家族。

可汗派遣使者借兵想要收回原來的牙廷，又借天德城，皇帝没有允許。可汗發怒，進軍侵掠大同川，轉戰攻打雲州，刺史環城固守不敢出戰。皇帝下詔加派諸鎮兵駐守太原以北。

嗢没斯等人入朝以後，都賜姓李氏，賜嗢没斯名叫思忠，賜阿歷支名叫思貞，賜習勿啜名叫思義，賜烏羅思名叫思禮；賜愛邪勿名叫弘順，便任他爲歸義軍副使。於是，皇帝下詔任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任張仲武爲東面招撫使，任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劉沔在

招討使，沔營雁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與沔、仲武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順。沔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栅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年，又爲弘順所破。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麞兵，烏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烏介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帑及所賜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躡。弘順厚啖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痍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

思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傅，兩稟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據滹沱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産貲入之官。

遏捻可汗裒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寖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勒毒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

雁門扎營。皇帝又下詔令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率領蕃、渾軍隊從振武出發，與劉沔、張仲武會合，逐漸逼近回鶻。李思忠多次深入敵境勸導回鶻部衆投降。劉沔分沙陀兵給李思忠以加强兵力，河中軍把五百名騎兵給李弘順以加强兵力。劉沔進軍抵達雲州，李思忠駐守保大栅率領河中、陳許軍隊與回鶻交戰，打敗回鶻。第二年，回鶻又被李弘順擊敗。劉沔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整頓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間從雲州出兵，急奔馬邑，抵達安衆塞遇上虜軍，交戰并打敗虜軍。烏介正進逼振武，石雄快馬進城，連夜從城墻上鑿洞派出精兵，烏介大驚，逃離，石雄追擊抵達殺胡山，烏介受傷逃走。石雄遇見公主，奉公主返回，降服特勒以下數萬兵衆，繳獲所有輜重金帛及所賜的詔書。可汗收集殘部前去投靠黑車子，皇帝下詔令李弘順、何清朝窮追不捨。李弘順用厚利引誘黑車子，懸賞殺死烏介。當初，跟從可汗逃亡的人已經潰不成軍，多到幽州投降，留下的人都飢寒交迫身有創傷，僅數千人。黑車子利用回鶻傷殘，便殺死烏介。烏介部下又立烏介弟遏捻特勒爲可汗。皇帝下詔令李德裕在幽州刻石紀功，以便顯揚後世。

李思忠等人因爲國亡，全都願意入朝，得到許可，於是廢除歸義軍，升任李思忠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傅，發給他雙份俸禄，賜給永樂坊第宅，把他的軍隊分賜給諸節度使。虜人懼怕隸屬諸道，占據滹沱河反叛，劉沔坑殺三千人。皇帝下詔令回鶻在二京的營功德使，都授給冠帶。有關部門收繳摩尼書和像在道路上焚燒，資産没收入官。

遏捻可汗收集殘部五千人，依靠奚大酋長碩舍朗爲生。大中初年，張仲武討伐奚，打敗奚，回鶻逐漸損耗滅亡，所存名王貴臣五百多人，轉而依附室韋。張仲武諭令室韋拘捕解送可汗等人，遏捻恐懼，携帶妻葛禄、子特勒毒斯九騎連夜丢下部衆疾馳西逃，部人全都哀傷痛哭。室韋七姓瓜分回鶻隸屬各姓。黠戛斯發怒，與相阿播率領七萬兵衆攻打室韋，俘獲所有回鶻返回大漠以北。留下的帳落隱伏在山林之間，伺機搶劫諸

給，稍歸厖特勒。

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即册拜嗢禄登里邏汨没蜜施合俱録毗伽懷建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

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

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仇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强，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

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儳路齎詔書、鼓纛，册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

蕃自給，逐漸歸附厖特勒。

這時，厖特勒已經自稱可汗，居住在甘州，擁有大漠以西諸城。宣宗致力於安撫荒遠之地，派遣使者抵達靈州探視回鶻酋長，回鶻因而派人跟隨使者前來京師，皇帝便册拜厖特勒爲嗢禄登里邏汨没蜜施合俱録毗伽懷建可汗。此後十多年，一再進獻土産。

懿宗時，大酋長僕固俊從北庭攻打吐蕃，殺死論尚熱占領了西州、輪臺等全部城邑，派遣達干米懷玉入朝，并且進獻俘虜，因而請求册命，皇帝下詔許可。以後王室混亂，進貢朝會無常，史書失於記載。

昭宗親臨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上表奏報回鶻請求率領軍隊趕赴國難，翰林學士韓偓説："虜成爲國家的仇敵爲時很久了。自從會昌時窺伺邊境，由於羽翼未豐，没有得逞。如今乘我危難而希望僥幸得手，不能够許可。"於是受阻没有答覆。然而回鶻國始終不振，時常用玉、馬與邊州相互交易。

薛延陀，原先與薛種雜居，後來消滅了延陀部并占有了它的部衆，稱爲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各部中最爲强大，風俗大致與突厥相同。

西突厥處羅可汗殺死鐵勒各部酋長以後，鐵勒部衆紛紛相繼叛離，推舉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占據貪汗山，擁戴薛延陀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衛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再度强大，二部廢去可汗之號前去臣屬射匱可汗。在鬱督軍山的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東歸始畢可汗；在金山的乙失鉢，西受葉護可汗役使。

貞觀二年，葉護死去，突厥國内混亂，乙失鉢之孫名叫夷男，率領本部七萬帳歸附頡利可汗。以後突厥衰弱，夷男反攻頡利，削弱了頡利的勢力，於是諸姓多背叛頡利，歸附夷男的各部共同推舉他爲主上，夷男不敢接受。第二年，太宗正謀取頡利，派遣游擊將軍喬師望携帶詔書、鼓纛從便道前往，册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夷

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揵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八朝。帝恐後强大爲患，欲雍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

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鄙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絶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凉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尚何請？"不報。

男接受册命以後，派遣使者謝恩，進貢土産，於是在鬱督軍山建立牙庭，在京師正西北六千里，東面是靺鞨，西面是葉護突厥，南面是沙漠，北面是俱倫水，地域遼闊部衆歸附，於是回紇等諸部全都降服臣屬。夷男弟統特勒入朝，皇帝賜給他精刀、寶鞭說："部下如有大過失，用我賜給的鞭子鞭打。"夷男以爲恩榮。頡利可汗滅亡以後，邊塞烽燧空虚荒廢，夷男率領本部逐漸東遷，據守都尉揵山以北獨邏水以南，距離京師纔三千多里，東面是室韋，西面是金山，南面是突厥，北面是瀚海，相當於古代匈奴的領地。有善戰士兵二十萬，由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別統領，號稱南部、北部。七年之間，使者八次前來朝見。皇帝擔心他以後强大成爲禍患，想要鏟除禍根，便下詔册拜夷男二子都爲小可汗。

十五年，皇帝册拜李思摩爲可汗，開始渡過黄河，在大漠以南建立牙庭。夷男憎恨李思摩，還没有動手。時逢皇帝親臨洛陽，將要進而到泰山封禪，夷男與他的部下商議説："天子到泰山封禪，萬國都要出兵相助，全都聚集在行在，邊地要塞空虚薄弱，可以攻取李思摩。"於是派遣大度設統領二十萬兵衆，往南越過沙漠，在白道川扎營，一般一個士兵備四匹馬，攻打李思摩。李思摩逃到朔州，陳奏了情況，并且請求派兵援助。於是皇帝下詔令營州都督張儉統領本部與奚、霫、契丹從東面進擊；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率領六萬兵衆、三千騎兵，屯駐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率領四萬兵衆、五千騎兵，駐守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率領一萬七千兵衆從雲中出兵；凉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籌劃謀取夷男。皇帝下敕告誡諸位將領説："薛延陀越過大漠，馬已經疲憊。凡是用兵，見有利就急速進軍，不利則迅速撤退。如今虜不急速攻打李思摩，又不儘快撤回，必定要失敗，你們不要與薛延陀交戰，等到他們撤軍，便可出擊。"没過多久薛延陀使者前來，請求與突厥講和。皇帝説："我約定大漠以北，由薛延陀控制，大漠以南，由突厥統管，如果擅自劫掠，當誅殺不赦。薛延陀把我當作父親奉事却首先違背詔命，難道不是

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勣兵至，行塵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脱，度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鬥，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没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走，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搗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皸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禬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敝云。

造反嗎？而説與突厥講和，這就是以前的約定，還有什麽要請求的呢？"没有答覆。

大度設進抵長城，李思摩已經南逃，大度設料定不能抓獲，便派人登上長城辱駡他。適逢李勣軍隊趕到，塵土飛揚遮天蔽日，大度設立即率領兵衆逃往赤柯，越過青山，然而路程曲折遥遠，李勣挑選敢死士兵與突騎直奔臘河，急赴白道，追大度設，窮追不捨。大度設預計不能逃脱，便渡過諾真水，列陣等待。在此以前，薛延陀攻打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全都是以步戰取勝，到這時捨棄戰馬不用，一般以五人爲伍，一人牽着馬，四人在前面戰鬥，下令説："戰勝就騎馬追逐，失敗的則處死，没收其家人來酬報戰士。"等到交戰，突厥軍隊敗退，薛延陀乘勝追趕，李勣救援，薛延陀縱兵大射，官兵戰馬多死去。李勣便用一百名步兵列隊，衝擊薛延陀薄弱之處，敵軍潰敗，部將薛萬徹率領勁騎先擒獲牽馬的人，因而薛延陀無法離去，斬首數千級，繳獲戰馬一萬五千匹。大度設逃走，薛萬徹追趕但是没有追上。薛延陀殘兵逃奔大漠以北，時逢大雪，十分之八的兵衆被凍死。當初薛延陀能用巫術祈神降雪，想要使李勣軍隊處於困境，到這時反而自受其害。

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恤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强，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與頡利比，而敢橈邊乎？"不許昏。

李勣班師進入定襄，天子派遣使者携帶用印章封記的詔書慰勞，賞賜有功撫恤死者。留待處理的薛延陀使者，皇帝把他們全部放回，説："回去對你們可汗説，你自負强大，認爲突厥弱小，大肆索取搜刮財物，又把突厥首領作爲人質，而我是天下之主上，什麽時候向你徵過賦呢？以後有利害，應當謹慎思量，不要倉猝用事。"薛延陀於是派遣使者請罪，又派遣其仲父沙鉢羅進獻三千匹馬，因而求婚。皇帝説："薛延陀本來是一位俟斤，是我把他立爲可汗，量他的勢力如何比得上頡利，却敢侵犯邊地嗎？"没有答應薛延陀的求婚。

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强，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絶昏羈

第二年，薛延陀派遣使者增獻馬、牛、羊、駱駝，執意求婚。皇帝與大臣計議説："薛延陀倔强，朕看計策有二條：挑選十萬士兵攻打它，使薛延陀滅絶，這是百年的計策；拒絶和親而加

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痍破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群臣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貲。或説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 有如見款，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北亦須有主，然捨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

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私，今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絶昏，謝其使。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强，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絶昏，使諸姓聞之，將争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縮，不敢謀，以使謝，固請助軍。帝嘉答。高麗莫離支令靺鞨以厚利啖夷男，欲與

以羈絡，使得没有邊患，這是三十年的計策。然而哪條更有利呢?”房玄齡説：“如今大亂以後留下的百姓，創傷未平，即便取勝，也是危險的辦法。不如和親。”皇帝説：“好。”答應以新興公主下嫁給薛延陀，召見突利失大宴，群臣奉陪，陳列寶器，演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俯拜祝皇帝千萬歲壽。皇帝下詔令夷男親來迎娶，皇帝準備親幸靈州以便完成婚事。夷男大爲欣喜，誇耀説：“我是鐵勒部人，皇上立我爲可汗，把公主嫁給我，皇上爲我親臨邊地，誰有我榮耀呢?”於是向部衆徵取羊馬作爲聘禮。有人勸夷男説：“可汗與唐，都是一國之主上，爲何前去朝見? 假若被扣留，後悔來得及嗎?”夷男説：“不是這樣。我聽説唐天子有德，四方都向他稱臣，假使獨獨把我留下，大漠以北也應當有主上，然而捨棄我而尋求别人，不是計策。”部下便不敢進言。

當時皇帝下詔令有關部門接受進獻禮品，薛延陀没有府庫，向部衆徵取，不能很快徵齊，又要越過大漠，水草缺乏，馬羊大多死去，納貢過了期限，皇帝也取消了親臨靈州的計劃。幾乎有一半牲口虧損死去，論者説：“夷狄曾經是中原王朝的臣下，如今聘禮不齊備而與它成婚，恐怕以後有輕視中原王朝之心。”於是皇帝下詔停止通婚，辭謝薛延陀使者。有人説：“已經答應了薛延陀，不可失信。”皇帝説：“你們的計議不對。昔日漢匈奴强大，中原王朝敵不過它，所以打扮女子嫁給單于，如今北狄弱小，我能制服它，而薛延陀之所以正小心侍奉我，衹是因爲可汗剛立，倚仗我制服部衆。那同羅、僕骨力量足以制服薛延陀而不動手，是懼怕我。我再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就是中原的女婿，名位重而後援堅，各部落就會歸附他，戎狄有野心，能够自立就要反叛了。如今停止通婚，假使諸姓聽説這件事，就會争相攻打薛延陀，薛延陀滅亡則爲期不遠了。”李思摩果然侵掠薛延陀。薛延陀派遣突利失進犯定襄，皇帝下詔令李勣將他驅逐出境。不久薛延陀派遣使者請求率領軍隊協助討伐高麗，用來探詢皇帝的意圖，皇帝引使者回答説：

連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

"回去告訴你們的可汗，我父子東征，如能侵犯邊地就馬上前來。"夷男喪膽退縮，不敢圖謀，派遣使者請罪，堅持請求協助官軍。皇帝稱贊答覆。高麗莫離支令靺鞨用厚利引誘夷男，想要與他聯合，夷男受到震懾，没有出兵。又逢夷男病死，皇帝在行在吊祭夷男。

始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候大將軍薩孤吴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犄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

當初薛延陀請求立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轄東方；立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轄西方。白道之戰，曳莽實際上是謀主，國人多有怨恨。等到會葬，曳莽迅速返回本部，拔灼分兵突然進攻殺死曳莽，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當此時，王師還在遼，拔灼乘機侵犯邊塞。皇帝派遣江夏王李道宗駐守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駐守勝州、左武候大將軍薩孤吴仁駐守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在塞下相互策應，虜軍知道已有防備，於是離去。

拔灼性卞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域，立真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國。

拔灼性情急躁心胸狹隘，多殺父時貴臣而任用自己的親近，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在靺鞨東部邊境相遇，小戰不勝，返回後恐嚇國人說："唐兵來了！"部衆大亂，於是各部潰散。多彌可汗帶領十多名騎兵逃走，投靠阿史那時健，不久被回紇殺死，把他的宗族全部殺死，部衆五六萬人逃往西域，擁立真珠毗伽可汗兄弟子咄摩支，稱爲伊特勿失可汗，派遣使者上奏説："願守衛鬱督軍山。"皇帝下詔令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前去安撫，使他穩定本國。

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孑，尚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鐵勒各部以往歸順薛延陀，而咄摩支雖則衰弱，鐵勒各部仍然臣屬畏懼。皇帝擔心最終會成爲禍患，下詔令李勣等人説："他們降服則安撫，反叛就攻打。"李勣到達，咄摩支大爲驚駭，暗地打算拒戰，表面上好言乞降。李勣得知，縱兵攻打，斬首五千餘級，俘獲老幼三萬人，於是消滅了薛延陀國。咄摩支聽説天子的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親自來到蕭嗣業那裏乞求投降，入朝，拜授右武衛將軍，賜給田宅。

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

當初，薛延陀即將滅亡，有個人在薛延陀部乞食，把客人引到帳内，妻子看見客人是狼頭，

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

主人没有發覺，客人吃完，妻子告訴部人共同追趕，到了鬱督軍山，在那裏看見兩個人，說："我是神，薛延陀將要滅亡。"追趕的人恐懼，退去，於是找不見那二人。到這時果真在這座山下戰敗。

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内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

皇帝因薛延陀滅亡，想要一并降服契苾等部，又派遣李道宗率領阿史那社尒等分兵窮追討伐，皇帝親臨靈州，指揮諸位將領。於是鐵勒十一部全都歸順天子，請求在本境設置官署。朝廷令李道宗等人直入大漠攻打薛延陀殘部阿波達干，斬首一千餘級，追擊二百里。薛萬徹抵達北道，勸降回紇諸部酋長。回紇各部派遣使者相繼來到皇帝行在，共有數千人，上奏說："天至尊是可汗，世世代代做奴僕奉事，至死不悔恨。"皇帝把他們的土地劃爲州縣，北部邊遠地區因而平定。諸姓有人來朝，皇帝慰勞說："你前來，就如鼠得穴、如魚得水，我替你挖深擴大。"又說："我活着時，天下四夷有不安定的使它安定，有不高興的使它高興，如同蒼蠅落在千里馬馬尾上，可使蒼蠅一日行千里。"於是在太廟告功，賜百姓聚宴三日。

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嵠彈州處安之。

此後三年，殘餘部衆反叛，朝廷派遣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伐平定。到了永徽年間，薛延陀部逃散的全部返回，高宗爲此設置嵠彈州安置他們。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于靺鞨。帳户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産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

拔野古，又名拔野固，或者叫拔曳固，分散在大漠以北，土地千里，在僕骨正東，與靺鞨爲鄰。有六萬帳户，軍隊一萬人。地有牧草，出産良馬、精鐵。有條河叫康干河，折斷松枝投進河裏，三年就會化爲石，石色青黑細密，然而節理尚在，世人稱爲康干石。習俗愛好射獵，很少耕種收穫，乘木橇在冰上追鹿。風俗大體與鐵勒一樣，語言稍有差異。

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内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

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一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率全部内附，朝廷設置幽陵都督府，拜授屈利失爲右武衛大將軍，便任都督。顯慶年間，與思結、僕固、同羅反叛，朝廷派遣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攻打他們，斬殺其首領。到了天寶年間，能够主動前來朝

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户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驁，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内屬，以其地爲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内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内向，以其地爲皋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貪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皋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之副。阿貪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驚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

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韶，罵曰："若負舅，肯忠於我?"折其脛，囚死彌峩城。釋之子瑊，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見。

僕骨，也叫僕固，在多覽葛的東面。有三萬帳户，軍隊一萬人。地處最北，風俗剛烈桀驁，難以召集統率。最初臣屬突厥，以後歸附薛延陀。薛延陀滅亡，僕骨酋長娑匐俟利發歌濫拔延開始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金微州，拜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開元初年，被首領僕固殺死，僕固來到朔方投降，有關官員殺死了他。子名懷恩，至德時因功做到朔方節度使，自己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以北，多覽葛以東，距離京師七千多里，有善戰士兵三萬人。貞觀二年，派遣使者入朝。過了一段時間，請求内附，朝廷設置龜林都督府，拜授酋長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授任都督。安禄山造反，强行役使同羅軍隊，號稱"曳落河"。曳落河，也就是健兒之義。

渾，在各部的最南面。突厥頡利敗亡時，俟利發阿貪支内附。薛延陀滅亡，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皋蘭都督府，以後分爲東、西州。太宗因阿貪支比渾汪出身尊貴，派遣譯者諷勸渾汪，渾汪欣然避位。皇帝稱贊他的謙讓，任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皋蘭州刺史，渾汪任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爲副。阿貪支死，子回貴繼嗣。回貴死，子大壽繼嗣。大壽死，子釋之繼嗣。釋之勇猛不凡，跟隨哥舒翰攻克石堡城，遷任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

李光弼保衛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任副將，進封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逃走，聲稱要返回鎮所。釋之説："這樣必定會使兵衆潰敗。"將要抵抗，其甥張韶説："他如因悔過而返回鎮所，怎麽能不讓他進城呢?"釋之聽信，便讓僕固懷恩進城。僕固懷恩入城以後，令張韶殺死釋之，接收釋之軍隊。不久僕固懷恩嫌惡張韶，駡道："你辜負了自己之舅，豈能忠於我?"於是折斷了張韶的腿骨，把他囚禁在彌峩城而死。釋之子名瑊，是建中時的功臣，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凉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爲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爲都督。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䟣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雞田州。開元中，䟣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顔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禄，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爲謀刺；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永徽初，高偘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内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爲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强，甘於鬥，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

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庭，奔京師。葛禄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

自己有傳。

契苾，也叫契苾羽，在焉耆西北的鷹娑川，位於多覽葛的南面。酋長哥楞自稱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他二人都有勇力。莫賀咄死，子何力尚年幼，率領部衆前來歸附，這時是貞觀六年。太宗下詔把他們安置在甘、凉之間，朝廷在該地設置榆溪州。永徽四年，朝廷在該部設置賀蘭都督府，隸屬於燕然都護。契苾何力有戰功，是忠節之臣。大和時，契苾種族帳户歸附振武。

多覽葛，也叫多濫，在薛延陀的東面，瀕臨同羅水，有善戰士兵萬人。薛延陀滅亡以後，酋長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一起入朝，朝廷在該地設置燕然都督府，除授多濫葛末爲右衛大將軍，便任他爲燕然都督府都督。多濫葛末死，任多濫葛塞匐爲大俟利發，繼任都督。

阿跌，也叫訶咥，或者叫䟣跌。當初與拔野古等都來朝見，朝廷在該地設置雞田州。開元年間，䟣跌思泰從突厥默啜那裏前來投降。此後，光進、光顔全都因爲戰功做到大官，賜姓李氏，附入宗室的名籍，自己有傳。

葛邏禄，本來是突厥族屬，在北庭西北、金山的西面，地跨僕固振水，囊括多怛嶺，與車鼻部接壤。有三個部族：一叫謀落，或者叫謀刺；二叫熾俟，或者叫婆匐；三叫踏實力。永徽初年，高偘討伐車鼻可汗，三族全都内附。顯慶二年，朝廷在謀落部設置陰山都督府，在熾俟部設置大漠都督府，在踏實力部設置玄池都督府，便任用各部酋長爲都督。此後在熾俟部分設金附州。三部族位於東、西突厥之間，常根據雙方的興衰，依附反叛反復不定。以後逐漸往南遷徙，自稱“三姓葉護”，兵力强大，性好戰鬥，廷州以西突厥各部都畏懼它。

開元初年，兩次前來朝見。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一起攻打殺死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攻打拔悉蜜，將拔悉蜜可汗阿史那施趕到北庭，投奔京師。葛禄與九姓又擁立回紇葉護，就是所謂的懷仁可汗。於是在烏德犍山的葛禄臣屬

禄之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庭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

至德後，葛邏禄寖盛，與回紇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三歲，爲葛邏禄、回紇所破，奔北庭。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産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亨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决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騧"，曰"翔麟紫"，曰"奔

於回紇，在金山、北庭的自立葉護，每年前來朝見。過了一段時間，葉護頓毗伽俘虜突厥叛亂酋長阿布思，進封爲金山郡王。天寶年間，總共五次來朝。

至德以後，葛邏禄逐漸强盛，與回紇争强，遷徙到十姓可汗舊地，全部擁有碎葉、怛邏斯各城。然而被回紇所阻，所以自己不能前來朝廷朝會。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開始前來朝見。天寶初年，與回紇葉護攻打殺死突厥可汗，擁立拔悉蜜大首領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派遣使者入朝謝罪，玄宗賜給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到三年，被葛邏禄、回紇打敗，投奔北庭。此後前來京師朝見，拜授左武衛將軍，土地與部衆歸於回紇。

都播，也叫都波，該地北面瀕臨小海，西面是堅昆，南面是回紇，分爲三部，都自相統領。都播習俗没有節令。用草結成廬舍。没有畜牧，不懂耕種收穫，土地中長有大量的百合草，取草根作爲食物，捕魚、鳥、獸而吃。穿貂鹿皮，貧窮的人用鳥的羽毛製作衣服。他們的婚姻，富有的人家用馬作爲聘禮，貧窮的人家送上鹿皮草根。死了以後用木匣殮尸藏在山中，或者捆在樹上，送葬時哭泣，與突厥相同。没有刑罰，盜竊者要按贓物加倍賠償。貞觀二十一年，因爲骨利幹入朝，也派遣使者與中原通好。

骨利幹，地處瀚海以北，有善戰士兵五千人。草多是百合。出産良馬，馬頭類似駱駝，筋骨粗大，一天之内能跑數百里。該地北到海邊，距離京師最遠，又往北渡海則是晝長夜短，日落時煮羊胛，等到熟時，東方已明，應是靠近日出的地方。

入朝以後，皇帝下詔派遣雲麾將軍康蘇蜜慰勞答謝，在該地設置玄闕州。大酋長俟斤托使者進獻馬匹，皇帝取其中最好的稱爲十驥，都起美名：叫"騰霜白"，叫"皎雪驄"，叫"凝露驄"，叫"縣光驄"，叫"决波騟"，叫"飛霞驃"，叫"發電赤"，叫"流金騧"，叫"翔麟紫"，叫"奔虹赤"，以厚禮待其使者。龍朔年間，把玄闕州

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没，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

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顔州，以别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既來朝，列其地州縣之。

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贏，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

又有鞠，或曰裓，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

又有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劓

更改爲余吾州，隸屬於瀚海都督府。延載初年，也前來朝見。

白霫，位於鮮卑舊地，在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連接。爲了躲避薛延陀，保衛奥支水、冷陘山，南面是契丹，北面是烏羅渾，東面是靺鞨，西面是拔野古，土地方圓二千里，山在周圍環繞，有善戰士兵一萬人。以射獵爲業，用紅色皮作爲衣緣，婦人用銅連成手鐲，在衣襟上縫綴小鈴。有三個部族：叫居延，叫無若没，叫潢水。其君長臣屬於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

貞觀年間二次前來入朝，此後朝廷在該地列置寘顔州，在别部設置居延州，便任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除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李含珠死，弟厥都繼嗣。以後的事不得而知。

斛薛，地處多濫葛北面，有善戰士兵一萬人。奚結，地處同羅北面。思結，位居薛延陀舊牙之地。二部軍隊合計有二萬人。來朝以後，朝廷在該地列置州縣。

太宗時，北狄能自來通好的，又有烏羅渾，或者叫烏洛侯，或叫烏羅護，在京師東北六千里以外，東面是靺鞨，西面是突厥，南面是契丹，北面是烏丸，風俗大致都與靺鞨相同。烏丸，或者叫古丸。

又有鞠，或者叫裓，位於拔野古東北，有樹没有草，地上有許多青苔。没有羊馬，人養鹿如同養牛馬，衹吃青苔，習慣用鹿駕車。又用鹿皮製作衣服，用木頭壘成房屋，尊卑居住在一起。

又有俞折，土地較大，習俗與拔野古相當。羊馬少，貂鼠多。

又有駮馬，或者叫弊剌，叫遏羅支，在突厥正北，距離京師一萬四千里。追隨水草，然而愛好居住在山上，有善戰士兵三萬人。地面常常積雪，樹木不凋謝。用馬耕種田地，馬的毛色都是駮色，因而用駮馬作爲國名。最北面到海，雖然養馬但却不乘，以馬奶和奶酪爲食。好與結骨交戰，人的相貌多類似結骨，但語言却不相通。都

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

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頎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劍海之瀕。

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

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項。雜居多淫佚。

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磑以爲麵糜。穄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鬥者爲頭馬，有槖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黄羊、羱羝、鹿、黑尾，黑尾者似獐，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雁、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絶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

是剪髮，戴樺皮帽。用木材造成井欄形的架子，再覆蓋樺皮就成爲房屋。各自有小君長，不能相互臣屬。

大漢，地處鞠的北面，羊馬頗多，當地人的身材高大，所以以此作爲國名。與鞠都鄰接黠戛斯劍海之濱。

這些全都是古時候不曾歸服的，從貞觀到永徽，携帶貂馬入朝，有的多次前來。

黠戛斯，是古時候的堅昆國。地處伊吾以西，焉耆以北，白山旁邊。或者叫居勿，叫結骨。黠戛斯種是丁零人的混血，在匈奴的西部。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以後郅支單于打敗堅昆，當時東面距離單于廷七千里，南面距離車師五千里，郅支留下在此建都。因而後世獲得該地的將堅昆訛爲結骨，逐漸稱爲紇骨，也叫紇扢斯。

部衆數十萬，有善戰士兵八萬人，在回紇西北三千里，南靠貪漫山。此地夏季淤濕，冬季積雪。當地人全都身材高大，紅髮、白臉、綠瞳孔，把黑髮視爲不祥。如果是黑瞳孔，一定説是李陵的後代子孫。男子少女子多，用環穿耳，風俗武健，有勇力的男子在手上刺紋，已出嫁的女子在頸部刺紋。混合居住多淫亂。

把歲首稱爲茂師哀，以三哀作爲一時，用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就叫虎年。氣候很寒冷，即使大河也一半結冰。種植的作物有禾、粟、大小麥、青稞，用步磑磨碎成粉。穄在三月下種，九月收割，用來做飯，用來釀酒，但是没有水果蔬菜。牲畜，馬最爲壯大，以善於争鬥的作爲頭馬，有駱駝、牛、羊，牛居多，富有農夫的牛多達數千。野獸，有野馬、骨咄、黄羊、羱羝、鹿、黑尾，黑尾類似獐，尾大而色黑。魚，有叫蔑的長七八尺，叫莫痕的没有骨骼，口在腮下。鳥，有雁、鶩、烏鵲、鷹、隼。樹木，有松、樺、榆、柳、蒲。松樹高的仰射而箭射不到頂端，而樺樹尤其多。有金、鐵、錫，每逢下雨，照理都能得到鐵，稱爲迦沙，製成兵器非常犀利，常送到突厥。交戰時有弓箭、旗幟，騎兵劈開木材做盾，遮擋大腿和脚，又把圓盾固定在肩

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圜盾傅肩，而捍矢刃。

上，來抵擋刀箭。

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豽，阿熱冬帽貂，夏帽金扣，鋭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毲、錦、罽、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栅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内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剺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橈、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盗者皆斷首；子爲盗，以首着父頸，非死不脱。

君主叫"阿熱"，於是姓阿熱氏，樹一面大旗，部下都崇尚紅色，其餘用部落名作爲稱號。服裝以貂、豽爲貴，阿熱冬季戴貂帽，夏季戴金扣帽，尖頂而下面往外翻，部下全都戴白氈帽，喜歡佩帶刀礪，低賤的人穿皮衣而不戴帽，女人穿毳毲、錦、罽、綾，應是從安西、北庭、大食所交易來的。阿熱在青山建牙，四周用栅欄代替圍墻，用氈連成帳，叫"密的支"，其他首領住小帳。凡調發軍隊，被役使而臣屬的各部全都要出行。交納貂鼠、青鼠作爲軍賦。職官，有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人，都督三人、職使十人，都掌管軍隊；長史十五人，將軍、達干没有定員。各部落吃肉及馬酪，惟獨給阿熱備有餅類。樂器有笛、鼓、笙、觱篥、盤鈴。戲有馴駝、獅子、馬伎、繩伎。祭祀的神祇是掌管水草，祭祀没有固定的時間，把巫稱爲"甘"。婚嫁交納羊馬作爲聘禮，富有的人家有時送的羊馬多達成百上千。遇喪不割破臉，哭着繞尸三圈，於是火葬，收取骨灰，一年之後纔立墳墓，然後哭泣但不過於哀痛。冬季居住在房裏，用樹皮覆蓋。文字語言，與回鶻完全相同。法令極嚴，臨陣退縮、奉命出使不稱職、隨便議論國政及盗竊的一律斬首；兒子行盗，把頭挂在其父頸上，一直到死纔能解開。

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槖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鸊鵜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

從阿熱牙帳到回鶻牙庭，駱駝行走四十天。使者出天德往西走約二百里就抵達西受降城，往北走約三百里到達鸊鵜泉，泉西北到回鶻牙庭約一千五百里，而且有東、西二條道路，泉的北面，是東路。回鶻牙庭北面六百里是仙娥河，河的東北是雪山，地面上有許多水泉。青山的東面，有條河名叫劍河，偶爾可用小船渡河，水都流向東北，經過黠戛斯國，匯合而北流入海。

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

東面到木馬突厥三個部落，是都播、彌列、哥餓支，它們的酋長全都是頡斤。用樺皮覆蓋房屋，人多擅長騎馬，習慣在冰上乘木馬疾行，把木板繫在脚下，用曲木支撑在腋下，一用力就能

迅激。夜鈔盗，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

堅昆，本强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禄。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群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

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禄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槖它乃勝，既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頓頡斤"。

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禄葉護女，爲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鬥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録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

滑行百步，極爲快捷。晚上搶劫盗竊，白天躲藏起來，堅昆人能够役使并征服他們。

堅昆，本來是强國，領土與突厥相等，突厥把女兒嫁給他們的首領。東面到骨利幹，南面是吐蕃，西南是葛邏禄。當初隸屬於薛延陀，薛延陀派遣一位頡利發監國。有三位酋長，叫訖悉輩，居沙波輩，阿米輩，他們共同治理該國，不曾與中原交往。貞觀二十二年，聽説鐵勒等已經入朝臣屬，便派遣使者進獻土産，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親自入朝，太宗慰勞宴請他，對群臣説："以往在渭橋斬殺三位突厥，自以爲功高，今日俟利發在座，更覺得超過了昔日。"俟利發飲酒盡興，上奏希望能持笏做唐朝的官員，皇帝在該地設置堅昆府，拜授俟利發爲左屯衛大將軍，便任他爲都督，隸屬於燕然都護。高宗朝，再次前來朝見。景龍年間，進獻土産，中宗引使者慰勞説："你們國家與我是同宗，不是别的蕃國所能比的。"於是讓使者飲酒，使者俯拜。玄宗朝，四次入朝進獻。

乾元時，被回紇打敗，從此不能與中原通好。以後狄語訛爲黠戛斯，應是回鶻這樣叫，如同説黄紅臉一樣，又訛爲戛戛斯。然而常常與大食、吐蕃、葛禄相互依賴，吐蕃往來的人畏懼回鶻搶劫，定要住在葛禄，等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二十四駱駝纔可以載起，既然不能運送，所以裁爲二十匹，每三年饋贈黠戛斯一匹。回鶻除授黠戛斯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頓頡斤"。

回鶻逐漸衰弱，阿熱便自稱可汗。他的母親，是突騎施女，爲母可敦；妻是葛禄葉護的女兒，爲可敦。回鶻派遣宰相討伐它，没有取勝，二十年不斷交戰。阿熱依仗獲勝，便痛駡道："你的氣數完了！我將要收取你的金帳，在你的帳前驅馳我的馬，樹起我的旗，你如能够抵抗，就馬上前來，假如不能，就應快快離開。"回鶻不能討伐，它的將領句録莫賀引領阿熱打敗殺死回鶻可汗，各特勒全都潰敗。阿熱親自率領軍隊，焚燒回鶻牙帳及公主住所。金帳，是回鶻可

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貲，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

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悦，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顔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績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

是時，烏介可汗餘衆托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嚙，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册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册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册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册命，史臣失傳。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内，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

汗經常坐的地方。於是收取回鶻的全部珍寶財貨，并俘獲太和公主，便把牙帳遷到牢山的南面。牢山也叫賭滿，距離回鶻舊牙庭騎馬約需十五天。阿熱見公主是唐朝貴女，所以派遣使者護送公主回朝，被回鶻烏介可汗截獲，并且殺死使者。

會昌年間，阿熱因爲使者被殺，無法與朝廷通好，又派遣注吾合素上書報告情況。注吾，是虜姓；合，意爲猛；素，就是左，是説他勇猛擅長左射。歷時三年到達京師，武宗大爲喜悦，位次在渤海使者之上，因黠戛斯位於極遠的地方，能够盡進貢的義務，所以命令太僕卿趙蕃持符節前往黠戛斯國慰問，皇帝下詔令宰相前去鴻臚寺會見使者，令譯官詢問瞭解山河及本國風俗。宰相李德裕上奏説："貞觀時，遠方的國家全都前來朝見，中書侍郎顔師古請求像周史官那樣把四夷入朝的事情編集成《王會篇》。如今黠戛斯致力與中原通好，應作《王會圖》告知後世。"皇帝下詔令將從鴻臚寺瞭解所得繪圖撰述。又下詔令把阿熱列入宗正寺的宗室名册。

這時，烏介可汗殘部投靠黑車子，阿熱想要趁秋季馬肥發兵攻取，便上表天子請求出兵。皇帝令給事中劉濛任巡邊使，朝廷也因河、隴四鎮十八州長期淪陷於戎狄，可利用回鶻破敗衰弱，吐蕃混亂，相互攻殺，可乘它們衰敗之機出兵攻打。於是派遣右散騎常侍李拭出使黠戛斯，册拜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還没有出發，武宗逝世。宣宗繼位，想要依照先帝意圖，有人説黠戛斯是小族，不能够與唐對等，宣宗便下詔令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員計議，全都説："回鶻强盛時有册號，如今幸虧衰落滅亡，又給黠戛斯加號，以後會産生禍患。"於是停止册拜。到了大中元年，皇帝終於下詔令鴻臚卿李業持符節册拜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到了咸通年間，三次前來朝見，然而最終未能攻取回鶻。此後的朝聘册命，史官失於記載。

贊曰：夷狄生性驕悍貪婪，人面獸心，衹知搶劫剽掠。所以商湯、周武的興起，不曾與它們共建功業，這是疏遠而不親近。太宗初興，曾經

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凉，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内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餒以冶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利用突厥，却難以承受突厥的暴虐，最終俘獲突厥可汗而使他臣屬。肅宗利用回紇，以致劫掠唐民，侮辱太子，打死近臣，索求不知止足。德宗又利用吐蕃，然而攻劫平凉會盟，挫敗上將，使西部邊陲空虚殘破。可以説是引外禍平内亂。以權勢利用，以謀略制服，祇有太宗能够做到。像肅宗、德宗二位君主那樣懦弱昏庸，任用并親近它們，怎麽能够忍受它們的弊害！親近它們則它們索取的報酬多，心懷不滿則滋長怨恨，用仁義教化則頑鈍，用法律明示則憤怒，熟悉我朝地勢險易則爲患廣而且深，用冶葛草來治療飢餓，何時能治好呢？所以《春秋》中説應允夷狄，不在一次使禮儀完備，真對啊。

# 唐書卷二百一十八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 沙陀列傳

沙陀，西突厥别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觖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

沙陀，是西突厥别部處月種。當初，突厥東西部分别統治烏孫舊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在一起。貞觀七年，太宗賜給鼓及大旗立利邲咄陸可汗，但是族人阿史那步真怨恨不滿，圖謀吞并弟弟阿史那彌射而自立。阿史那彌射恐懼，率領處月等入朝。而阿史那步真因爲勢力窮盡也前來歸順朝廷。留在原地的，咄陸讓射匱特勒劫越的兒子阿史那賀魯統領他們。

西突厥寖强，内相攻，其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

西突厥逐漸强大，内部相互攻打，大首領乙毗咄陸可汗在鏃曷山的西面建置牙廷，稱爲“北庭”，而處月等又隸屬於他。處月位於金娑山的南面，蒲類的東面，有大沙漠，名叫沙陀，因而稱爲沙陀突厥。

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内屬。

咄陸侵犯伊州，率領二部兵衆圍攻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打退他們，攻取了處月俟斤的城邑。後來乙毗可汗失敗，逃往吐火羅。阿史那賀魯前來投降，皇帝下詔拜授他爲瑶池都督，把他的部落遷徙到庭州的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也請求内附。

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瑶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

永徽初年，阿史那賀魯反叛，而朱邪孤注也殺死招慰使與他聯合，帶領兵衆占據牢山。此時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順從，高宗把阿史那賀魯所領官銜授給他。第二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帶領兵衆斬掉朱邪孤注，俘虜九千人。再過了一年，朝廷廢棄瑶池都督府，就在處月之地設置金滿、沙陀二州，都以都督統領。阿史那賀魯敗亡之後，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停駐伊麗水，而處月前來歸順。於是朝廷設置崑陵都護

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

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

天寶初，回紇内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禄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庭、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斂。

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

久之，回鶻取凉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于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絶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鬥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裒瘢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鬥，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

府，統領咄陸部，任阿史那彌射爲都護。

龍朔初年，朝廷令處月酋長沙陀金山跟隨武衛將軍薛仁貴討伐鐵勒，任他爲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多次加封至張掖郡公。沙陀金山死，他的兒子朱邪輔國繼嗣。先天初年爲了躲避吐蕃，他把部落遷至北庭，率領自己的部下入朝。開元二年，朱邪輔國再次領金滿州都督，朝廷册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朱邪輔國多次加爵至永壽郡王。朱邪輔國死，他的兒子朱邪骨咄支繼嗣。

天寶初年，回紇内附，朝廷任朱邪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他跟從肅宗平定安禄山，拜授特進、驍衛上將軍。朱邪骨咄支死，他的兒子朱邪盡忠繼嗣，幾次遷任爲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年間，中原多事，北庭、西州的道路閉塞不通，朝奏使全都取道回紇，但是回紇對他們多有掠取，對此極感困苦，就是依仗北庭的沙陀，也被回紇的暴斂所困擾。

貞元年間，沙陀部七千帳投附吐蕃，與吐蕃一道侵犯北庭，攻占了北庭。吐蕃把沙陀部遷徙到甘州，任朱邪盡忠爲軍大論。吐蕃侵犯邊塞，常常以沙陀充當前鋒。

過了很久，回鶻攻取了凉州，吐蕃懷疑朱邪盡忠懷有貳心，商議要把沙陀遷徙到黄河之外，沙陀整個部族憂愁恐懼。朱邪盡忠與朱邪執宜計議道："我世代爲唐朝的臣子，不幸陷於困境，現在如果逃往蕭關主動歸順，不是要比種族滅絶更高一籌嗎？"朱邪盡忠説："好。"元和三年，沙陀所有部衆三萬落沿着烏德鞬山東進，吐蕃追趕他們，他們邊走邊戰，來到洮水岸邊，聚集在石門，轉戰不息，部衆損失殆盡，朱邪盡忠死。朱邪執宜收攏傷殘，士兵僅有二千人，騎兵七百名，各種牲畜駱駝數以千計，來到靈州請求歸順，節度使范希朝奏報朝廷。皇帝下詔把沙陀部安置在鹽州，設置陰山府，使朱邪執宜任府兵馬使。沙陀素來善於争鬥，范希朝想要憑藉他們抵禦虜軍，於是爲沙陀買牛羊，擴大畜牧，使他們休整繁衍。沙陀老少從鳳翔、興元、太原道歸附的，全都送回本部。朱邪盡忠弟朱邪葛勒阿波率

領殘餘部衆七百人來到振武投降，朝廷任命他爲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

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横貫賊陣鏖鬥，李光顔等乘之，斬首萬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鍔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吴元濟，又詔執宜隸李光顔，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栅。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猶隸光顔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掎角，破賊深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陘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

朱邪執宜到長安朝見，皇帝賜給他金幣袍及數以萬計的馬，除授他爲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而議論者以爲靈武地近吐蕃，恐怕沙陀以後反覆生變，又靠近邊界，增加人口則會使食物價格飛漲。不久，范希朝鎮守太原，因而皇帝下詔令沙陀全軍隨他前往。於是范希朝挑選沙陀勁騎一千二百人，號稱沙陀軍，設置軍使，而把其餘部衆安置在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保衛神武川的黄花堆，改稱陰山北沙陀。這時，天子討伐鎮州，朱邪執宜率領七百名士兵充當前鋒，王承宗幾萬兵衆埋伏在木刀溝，與朱邪執宜相遇，亂箭密集如雨。朱邪執宜率領軍隊横穿賊軍軍陣鏖戰，李光顔等人乘機發兵，斬首一萬級。鎮兵撤離，朝廷晉升朱邪執宜爲蔚州刺史。王鍔任太原節度使，他建議説："朱邪族孳生繁衍，散居北川，恐怕萌發野心，希望朝廷分朱邪族而把他們隸屬於各州，他們的勢力分散則容易削弱。"於是朝廷設置十府用來安置沙陀。八年，回鶻越過漠南攻取西城、柳谷，皇帝下詔令朱邪執宜駐守天德。第二年，朝廷討伐吴元濟，又下詔令朱邪執宜隸屬於李光顔，在時曲打敗蔡人，攻取凌雲栅。討平吴元濟之後，朝廷除授朱邪執宜爲檢校刑部尚書，仍然隸屬於李光顔軍。長慶初年，朝廷討伐鎮州，調發沙陀的全部兵力，與易定軍相互策應，破賊於深州。朱邪執宜入朝，留下宿衛，拜授金吾衛將軍。大和年間，柳公綽領河東，他上奏説九姓、六州素來畏懼陘北沙陀，請求委任朱邪執宜統治雲、朔塞下的十一個廢府，挑選三千部人守衛北部邊邑，號稱代北行營，除授朱邪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屬河東節度使。

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詔赤心率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

朱邪執宜死，他的兒子朱邪赤心繼嗣。開成四年，回鶻直過磧口，進抵榆林塞，宰相掘羅勿送給朱邪赤心良馬三百匹，約定一道攻打彰信可汗。彰信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令沙陀在殺胡山攻打回鶻。過了一段時間，朝廷討伐潞，誅殺劉稹，皇帝下詔令朱邪赤心率領代北三千名騎兵隸

軍，破石會關，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吕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還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

屬石雄充當前軍，攻克石會關，援助王宰攻下天井，聯合太原軍，停駐榆社，與監軍使吕義忠擒獲楊弁。討平潞州之後，朝廷升遷朱邪赤心爲朔州刺史，并任代北軍使。

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溷男女，略與同，而馳射趫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

大中初年，吐蕃聯合党項及回鶻殘餘兵衆侵犯河西，太原王宰統領代北諸軍進兵討伐，沙陀常常深入敵境，居諸軍之首。朱邪赤心所到之處，虜軍便望風披靡，他們説："我們望見赤馬將軍頭上生火。"當初，沙陀臣屬於吐蕃，他們輕視老人而看重壯年，男女混雜，大致與吐蕃相同，但是騎馬射箭勇猛矯捷又超過吐蕃，吐蕃依仗沙陀軍隊，常常侵略邊邑。等到沙陀歸附了唐朝，吐蕃也因此衰弱。宣宗時已經收復了三州、七關，征西戍兵全都停罷，於是朝廷遷任朱邪赤心爲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

龐勛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絶涣水，遇伏，墮圍中幾没，赤心以騎五百掀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接，赤心勒勁騎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亳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

龐勛叛亂，皇帝下詔令義成康承訓任行營招討使，令朱邪赤心率領三千名精鋭騎兵隨從。康承訓兵渡涣水，遇上伏兵，陷入包圍幾乎全軍覆没，朱邪赤心率領五百名騎兵救出他們。龐勛想要速戰，八萬兵衆，短兵相接，朱邪赤心率領勁騎衝擊賊軍，與官軍夾擊，打敗賊軍，朱邪赤心之弟朱邪赤衷率領一千名騎兵追擊賊軍到亳東。討平龐勛以後，朝廷進升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入鄭王家族名籍，賜給親仁里豪華第宅。回鶻攻打榆林，侵擾靈、鹽，皇帝下詔使李國昌任鄜延節度使。回鶻又侵犯天德，朝廷便遷任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進升檢校司徒。王仙芝攻占荆、襄，朝廷調發各州軍隊討伐追捕，李國昌派遣劉遷統領雲中精騎驅逐叛賊，屢立戰功。

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朘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曹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投鋒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子

乾符三年，段文楚任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當時歉收，段文楚削減費用，部下都怨恨不滿，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人計議道："時來多難，大丈夫應當利用時機建立功業。段公是位儒士，難以共同計議大事。沙陀强大，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我們如果推立他們，無不響應，則代北可輕易平定，拾取富貴如何？"衆人都説："好！"於是他們在夜間拜見李國昌之子雲中守捉使李克用説：

雲中守捉使克用曰："歲艱稟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虐帥，安部内。"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鬭鷄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黄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彦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

"年景不好而供給的食物削減，我們不能忍受餓死，公家的聲威德行著稱於世，請求誅殺殘暴的主帥，以便安定部内。"李克用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招募士兵得到萬人，急赴雲州，停駐鬭鷄臺，城中拘捕段文楚前來，衆人殺死他，占據州城上奏朝廷，共同請求使李克用任大同防禦留後。朝廷没有准許，却調發諸道軍隊進擊捕捉，諸道軍隊不能盡力，而且黄巢正率軍渡江，朝廷估計不能制服，便赦免了他們，使李國昌任大同軍防禦使。李國昌不接受任命，皇帝下詔令河東節度使崔彦昭、幽州張公素共同攻打他，没有取勝。

國昌與党項戰，未决，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裒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畀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瘃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靼。鐸密畀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黄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

李國昌與党項交戰，勝負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擊振武，把那裏的財貨兵械全部取走，李國昌窘迫，帶領五百名騎兵返回雲州，雲州不接納他，赫連鐸於是攻取雲州。李克用在蔚、朔之間輾轉徘徊，聚集士兵僅有三千人駐守新城，赫連鐸率領一萬人包圍新城，挖地道攻打，打了三天也未能攻克，赫連鐸的兵力死傷慘重。李國昌從蔚州前來，赫連鐸撤走。僖宗以赫連鐸領大同節度使，令他征討李國昌。六年，皇帝下詔使昭義李鈞任北面招討使，督率潞、太原軍隊駐守代州；幽州李可舉會同赫連鐸攻打蔚州，李國昌用一隊抵擋他們。李克用分派軍隊進抵遮虜城抵禦李鈞，時逢天降大雪，士兵凍死，李鈞兵衆潰敗，返回代州，於是軍隊作亂，李鈞死於軍中。廣明元年，朝廷使李琢任蔚、朔招討都統，率領兵衆數萬人駐守代州。李克用使傅文達調集蔚、朔兵力，朔州刺史高文集把傅文達捆起來交給李琢。李琢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與李克用率全族逃往達靼。赫連鐸暗中令達靼酋長解決他們，李克用得知赫連鐸與達靼酋長的計謀，乘豪傑大宴之機驅馬射箭，百步以外針芒樹葉無不射中，部人大驚，他便高聲説道："如今黄巢向北侵犯，成爲中原禍患，有朝一日天子赦免我，願與你們向南平定天下，怎能老死在沙漠呢！"達靼知道他不會久留，於是罷休。

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

黄巢攻打潼關，進入京城，皇帝下詔令河東監軍陳景思調發代北軍隊。當時沙陀都督李友金

屯興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崞西，士嚣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靼萬人，趨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塞石嶺關，不得前，克用傀道至太原，營城下五日，邀糧貲，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

駐守興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駐守感義軍，李克用暫居塞下，兵衆數千人無處可歸。陳景思聽説天子西去，便與李友金挑選五千名騎兵進駐絳，士卒擅自搶劫庫藏金帛據爲己有。返回代州，又招募了三萬士卒，駐守崞西，士卒囂張放縱，李友金不能控制，商議道："如今大兵聚集，没有威名的老將，就不會有戰功。我兄司徒父子，有才能謀略，被衆人推重敬畏，近來得罪朝廷，寄住北部不敢返回。而今如果召回他們使統領軍隊，代北的英豪，一呼便可聚集，整治軍隊，擊鼓南行，平定叛賊不在話下。"陳景思説："好！"於是請求朝廷赦免李國昌，令他討賊贖罪。皇帝下詔任李克用爲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督促本軍討伐賊軍。李克用招募達靼萬人，急赴代州，將往南取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阻斷石嶺關，無法前進，李克用從小路趕到太原，在城下扎營五天，求取糧物，鄭從讜没有答應，於是李克用大肆劫掠，然後回兵駐守代州。

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栅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棄而去，屯雁門。國昌自達靼率兵歸代州。擾汾、并、樓煩，不釋鎧。帝詔克用還軍朔州。

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同赫連鐸軍隊將要攻打代州，李克用率領五百名騎兵先襲擊蔚州，攻克蔚州。蘇祐駐守美女谷，赫連鐸與幽州李可舉七萬兵衆攻打蔚州，望樓營栅相連。李克用直搗敵營，進入蔚州，焚燒府庫，棄城而去，駐守雁門。李國昌從達靼率領軍隊返回代州。侵擾汾、并、樓煩，兵不解甲。皇帝下詔令李克用把軍隊撤回朔州。

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大閲雁門，得忻、代、蔚、朔、達靼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克用軍傅太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升陴慰勉，歸貨幣饗餼。克用乃自陰地趨晋，會河中。帝聞，擢克用雁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思

此時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李克用一道討伐黄巢。李克用欣喜，便在雁門大舉集結軍隊，獲得忻、代、蔚、朔、達靼三萬步兵、五千騎兵南下。此時李國昌駐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借給道路，李克用軍隊靠近太原扎營，奉送禮物給鄭從讜，他隻身帶領幾位騎兵呼喊道："我將要西去，希望與公説一句話。"鄭從讜登上城墻慰問勉勵，回贈禮物牲肉。於是李克用從陰地急赴晋，在河中會兵。皇帝聽説以後，升任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第二年，宰相王鐸以朝廷名義，除授李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

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彀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阬，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

黄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堙井以拒，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饗，進貲寶，握手諄勞。是時，全忠忌克用桀邁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會烟霿四合，大震電，克用與薛志勤等間關升南譙門，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人，所獲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仇，使弟克勤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八返，内外震恐，帝使内謁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

景思任監軍使。李克用派其弟李克脩率領五百名善射騎兵渡河，李克用從夏陽渡河，留下薛阿檀扼守渡口，停駐同州，在乾阬建軍壘，與賊軍在梁田坡交戰，打敗敵軍。進兵在渭橋駐軍，終於收復京師。李克用功居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李國昌任代北軍節度使。不久，朝廷以李克用領河東節度使。

黄巢與秦宗權合兵侵犯河南。四年，李克用率領河東、代北軍隊將要從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阻塞天井而抵禦，於是李克用從河中渡河，急赴許州，聯合徐、汴兵在太康打敗尚讓。在西華交戰，又打敗賊軍。賊軍逃走，河南平定。李克用追擊敗逃的敵軍至曹州。返回時經過汴，朱全忠邀請他，李克用把軍隊留在郊外，進居上源館。夜晚在帳中飲酒，朱全忠親自作陪，進獻財寶，握手殷勤慰勞。這時，朱全忠顧忌李克用傑出難制，就在館外連車環繞，在道路兩旁陳列軍隊。李克用酒醉，朱全忠便攻打上源館，李克用部下抵禦，親將郭景銖熄滅燈燭扶着李克用，慢慢告訴他，李克用還帶着酒意，便引弓射殺。此時烟霧喧嘩聲四起，電閃雷震，李克用與薛志勤等人輾轉登上南城門，用繩懸下逃回本營，部下死了幾百人，所繳獲的反賊乘輿物全部遺失。李克用整兵返回太原，加緊訓練士兵，準備報仇，派其弟李克勤率領一萬名騎兵駐守河中，於是奏請攻打朱全忠。使者八次往返，朝廷内外震驚恐慌，皇帝派遣内謁使安慰勸解。不久李克用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説："易定原屬燕、趙地域，請求攻取瓜分。"於是李可舉攻打易州，攻了下來；王景崇攻打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親自率領軍隊救援無極，打敗鎮軍，進攻馬頭，鞏固新城，鎮兵逃跑，王處存重新據有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朱全忠聯合，觀軍容使田令孜忌恨李克用與王重榮聯合，建議説："不可以讓李克用勢力接近京畿，請除授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而把王重榮遷到易定，這樣李克用就孤立無援了。"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王重榮把此事

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氾水關誅全忠，迴殲穴鼠耳。"重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傅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連全忠爲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梟二豎，然後平汴雪大耻，願陛下戒嚴，無爲賊所摇。"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詔，玫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玫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即趣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宫，願留兵衛京師，即還鎮。帝懼，走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熅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始，朝廷意玫結克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群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即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

告訴了李克用，李克用憤怒地説："我一定跟隨公率兵出氾水關誅殺朱全忠，回來再消滅穴居之鼠。"王重榮計議道："公的軍隊早晨出關，則邠、岐的軍隊傍晚就逼近我的城下，希望公先懲處邠、岐。"於是李克用上表説："朱玫、李昌符聯合朱全忠作亂，請求用十五萬兵力渡過黄河斬殺這兩個小子，然後討平汴雪洗大耻，希望陛下戒嚴，不要被賊動摇。"皇帝派遣使者勸慰阻止，使者接連不斷。李克用不奉詔令，朱玫也帶領邠、鳳軍隊在沙苑扎營。李克用進兵交戰，朱玫戰敗，連夜逃走。李克用返回河中，天子從京城出發前往鳳翔，道路上傳説軍隊將要趕到，天子便急赴寶雞。李克用與王重榮聯合上奏章請求皇帝返回皇宫，願意留兵守衛京城，自己立即返回本鎮。皇帝恐懼，逃往大散關，進駐興元。李克用帶兵返回。嗣襄王李熅的僞詔傳到太原，李克用燒掉僞詔，拘捕了李熅的使者，從小路上表興元。當初，朝廷以爲朱玫聯結李克用脅迫乘輿，等到李克用的表章傳到，皇帝讓群臣看，因而馳馬告知山南各鎮，行在稍稍安定。王行瑜斬殺朱玫，李克用用一千名騎兵籌劃謀取京畿。三年，李國昌去世。不久昭宗即位，晋升李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

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郛，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諲爲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并爲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薄戰。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首闕下。更詔揆爲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

大順初年，李克用自行在雲州進攻赫連鐸，攻克雲州東面的外城，幽州李匡威率領三萬士兵救援赫連鐸，殺死李克用的將領安金俊，李克用退走。赫連鐸與李匡威一道向朝廷建議説："山南之亂，李克用實是禍首。如今乘他兵敗，可以討伐攻取。"朱全忠也請求與河北三鎮共同討伐李克用。宰相張濬贊同他們的計謀，昭宗於是下制削除李克用的官爵、宗室名籍，使張濬任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爲副，樞密使駱全諲任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任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朱全忠領南面，李匡威領北面，都任爲行營招討使。赫連鐸輔助李匡威，率先逼近交戰。李克用追召潞州的軍隊，潞州軍隊不願前行，共同殺死守將李克恭，向汴軍投誠，把李克恭的首級進獻到朝廷。皇帝又下詔使孫揆任昭義節度使，李克

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衆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晋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濬遁還。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

用將領李存孝在長子阻截并殺死孫揆。李匡威、赫連鐸及吐蕃、黠戛斯十萬兵衆攻打遮虜軍，殺死將領劉胡子。李克用便駐守渾河川，李存孝與赫連鐸在樂安交戰，赫連鐸敗逃。張濬進入陰地關，在汾、隰築建軍壘，薛鐵山、李承嗣在洪洞扎營迎戰。李存孝停駐趙城，韓建夜間派三百名壯士偷襲李存孝軍營，李存孝設下埋伏等待，韓建兵大潰。李存孝攻打絳州，没有攻克，晋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逃走，韓建與張濬逃回。第二年，李克用上表自己陳訴，於是朝廷又拜授他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

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刺史、大同軍防禦使。

李克用動用全部兵力在雲州攻打赫連鐸，派騎將薛阿檀爲前軍，在黄河岸邊設下埋伏，赫連鐸放縱騎兵追趕薛阿檀，遇上伏兵而潰敗，赫連鐸逃入吐渾。李克用占領雲州，任部將石善友爲刺史、大同軍防禦使。

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使李嗣勳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滹沱，燔其郛，徇地至趙，取鼓、藁二城。赫連鐸衆八萬攻天成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嬀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爲留後，乃旋。

景福初年，鎮州王鎔攻打堯山，李克用派遣李嗣勳迎擊，斬殺首級三萬，於是李克用占領了天長，攻略常山，渡過滹沱，焚燒常山外城，攻占土地到趙，占領了鼓、藁二城。赫連鐸八萬兵衆攻打天成軍，李克用飛送文書從太原發兵，李匡威已經在雲州北郊駐軍，李克用從神堆率軍夜間進入雲州，拼死作戰，打跑李匡威軍。乾寧元年，李克用停駐新城，赫連鐸跪行到軍營門前投降，李克用鞭打并釋放了他。進兵占領武州，攻打新州，李匡籌率領七萬步騎救援新州，李克用迎戰，斬首一萬級，俘獲少將三百人，進至城下，新州投降。攻取嬀州，李匡籌放棄幽州逃跑。第二年，幽州投降，李克用任劉仁恭爲留後，於是回軍。

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闕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瑶。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幸石門、莎城，遣内謁郗廷昱慰勞，且言茂貞屯盩厔，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

王行瑜、韓建、李茂貞聯合兵力來到宫城南門前，殺死李谿。李克用調集全部北部兵渡過黄河，攻取絳州，殺死刺史王瑶。停駐河中，王珂在途中謁見。同州王行約逃奔京城。在華州包圍韓建，京城震動，皇帝爲此駕臨石門、莎城，派遣内謁郗廷昱慰問犒勞，并且説李茂貞駐守盩厔，王行瑜駐守興平，於是李克用進軍在渭橋扎營。皇帝令嗣延王李戒丕、嗣丹王李允下詔令李克用攻打邠、鳳。李克用奉詔，駐守渭北，派

史儼以驃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答，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煨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具裝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

遣史儼率領三千名驃騎護衛石門，并且令王珂運送河中糧食供去行在。皇帝用赤詔贊許答覆，進李克用爲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位嗣王將他作爲兄長對待，敦促李克用討伐王行瑜。李克用請求皇帝返回京城，派二千名騎兵護衛乘輿。當時宮室被火燒毀殘破不堪，皇帝停駐在尚書省，百官無馬，李克用進獻金車馬具的二套四馬乘輿，又進獻一百輛車給隨從官員。朝廷晉升李克用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

行瑜堅壁梨園，茂貞自率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弟事行瑜，貸茂貞，俾結好。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丐歸款，克用使史儼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

王行瑜在梨園堅守，李茂貞親自率領三萬軍隊逼近咸陽駐守。李克用請求皇帝責成李茂貞撤兵，并削除官爵，希望與河中一道討伐他。皇帝下詔李克用讓他像對待弟輩那樣對待王行瑜，寬免李茂貞，促使他們和好。皇帝下朱詔將魏國夫人陳氏賜給李克用。陳氏，是襄陽人，她擅長書法，被皇帝寵愛，皇帝急於想要討平叛賊，因而將她賜給李克用。李茂貞出兵救援龍泉，李克用令李罕之、李存審夜間帶兵搶劫他的糧餉，援兵敗逃，王行瑜潰敗逃走，李克用軍追趕斬殺數以萬計。王行瑜進入邠州，乞求歸順，李克用派史儼進入邠州城。王行瑜死在慶州，他的首級被送到京城。皇帝爲所有幕府官屬及諸子論功，給他們封爵，賜給李克用“忠貞平難功臣”的稱號，進封爲晉王。

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發出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鬥，克用自將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

李克用駐守雲陽，他派遣李習吉入朝，并且請求與王珂全力以赴討伐李茂貞，皇帝没有允許。李克用私下對使者説：“反叛的禍根不除，憂患就不會休止。”天子發出度支錢三十萬緡犒勞李克用軍。當時鄆州朱宣兄弟被朱全忠圍困，使者前來告急，李克用請求取道於魏救援他們。戰事止息而又重新爆發，李克用親自統兵前去，派李存信率領三萬士兵與史儼等人停駐在莘，被魏兵打敗，李克用發怒，大肆攻略相、魏然後離去。

始，茂貞畏克用見討，修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絶貢獻，與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

當初，李茂貞懼怕李克用討伐，像藩臣一樣恪守貢獻之禮。等到李克用返回，他便停止貢獻，與韓建圖謀率兵入朝，皇帝恐懼，下詔李克用進兵護衛京城。皇帝想要渡過黄河親臨太原，派遣延王來到李克用軍中督促他迎接天子。到達

克用謂王曰："患本於不斷，願上自爲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哄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救之，亦顛，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傅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克用所敗，追及郛，叩闉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再勝，珙圍解。

渭北之後，韓建執意請求駕幸華州。李克用對延王說："禍患本在於當斷不斷，望皇上自己下定決心。"李存信攻打魏，葛從周率領三萬兵衆前來救援，在洹水邊交戰，汴人夜間在原野上各處挖坑，雙方交戰，李克用之子落落的馬陷入坑中倒下，李克用去救他，也摔倒在地，追兵逼近，李克用射殺他們方纔得以脱身。李存信已經逼近魏城，李克用與他合力，羅弘信以俘虜迎戰，被李克用打敗，李克用追趕到外城，兵臨城下而返回。這時陝州王珙攻打河中，李嗣昭救援王珂，兩戰兩勝，王珙之圍被解。

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逮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群官無所托，非卿尚誰與憂？不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于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絶。故克用内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大雺冥，仁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

皇帝派遣延王持節杖來到太原，對李克用說："没有用卿的計策，以致如此，我無話可說。如今我寄居華州，百官群臣無人可托，除了卿誰還能爲我分憂解愁呢？否則就再也見不到宗廟了！"延王抵達太原，李克用把他挽留了好幾個月，每當大擺酒宴時，延王必定起舞取悦李克用，乘機陳説國事，淚水滚滚而下，希望感動李克用。當時劉仁恭占據幽州，對李克用有異心，李克用多次向劉仁恭召兵而他却不理睬，李克用寫信指責他，劉仁恭接到信之後，把信扔到地下，於是公然對抗李克用。所以李克用心裹憂慮幽州，用好話謝絶延王，不再有西征的意圖。不久李克用親自率兵駐守蔚州，時逢早晨大霧昏暗，劉仁恭前來挑戰，李克用大敗，逃往太原，許多大將死去。

全忠奪邢、磁、洺三州，茂貞度克用沮橈，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謏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共治宫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宫殿焚圮，及岐人再逆，火閭里皆盡，宫城昏夜狐狸鳴嗁，無人迹。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泫然流涕，左右凄塞不得語。王建方盗兩川，茂貞欲披其鄙私之，數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共其勞，克用辭窮，乃出貲爲助。

朱全忠奪取邢、磁、洺三州，李茂貞估計李克用受挫削弱，不能出兵，於是假意與韓建和好，寫信給李克用說皇帝多年流離失所，請求共同修復宫室奉迎天子。當初，長安自從皇帝出奔石門，宫殿被焚，等到岐人再次叛逆，把閭里統統燒盡，宫城黑夜狐狸嗥叫，没有人迹。皇帝親臨華西溪，眺望舊京定要哀傷流淚，左右的人悲傷哽咽說不出話。王建剛剛竊據兩川，李茂貞想要侵占兩川的邊地據爲私有，多次出師南下，没有時間東顧，而朱全忠修治洛陽，李茂貞因而約李克用共建此功，李克用無話可說，於是拿出錢財相助。

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

光化初年，皇帝返回京城，下詔令李克用與

忠解仇，宰相徐彦若、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耻先下之，時王鎔方睦於汴，乃遺書鎔，使爲己倡。全忠即遣使奉書幣恭甚，克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鬥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進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河内，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閻寶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忠取晋、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晋兵不得前，遂虜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

朱全忠解除怨仇，宰相徐彦若、崔胤全都勸説他們。李克用勢力已經受挫，然而仍認爲功高位居朱全忠之上，以先向朱全忠退讓爲耻，當時王鎔正與汴親善，李克用便給王鎔寫信，使王鎔爲自己倡導此事。朱全忠隨即派遣使者十分恭敬地奉送書信及禮物給李克用，李克用也回報朱全忠。然而汴日益强大，窮鬥而置之不顧。王珙請求汴軍攻打河中，李克用派李嗣昭、張漢瑜救援，汴軍撤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進軍屯駐榆次，李克用令周德威把他們趕走。李嗣昭率領三萬步騎下太行，攻略河内，占據懷州，進攻河陽，汴人閻寶救援，李嗣昭退守懷。天復元年，朱全忠攻占晋、絳，進逼河中，王珂告急，使者前後相望，汴人扼制要道，晋兵無法前進，於是俘虜王珂。王珂之妻，是李克用之女，李克用不能出兵救援。朱全忠於是據有河中，李克用入朝進貢的道路也被阻斷。

全忠知克用迮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遣鋭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兖鄆、邢洺、義武、晋絳兵環入之，晋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瘧癘，遂解。克用雖内憤悒，憚全忠强難與争，乃厚致幣馬謝，復請修好。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并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

朱全忠知道李克用困頓不振，於是大舉攻打太原，分派悍將氏叔琮等人率領魏博、兖鄆、邢洺、義武、晋絳軍隊從幾面進攻，晋城邑大多被攻克。適逢大雨，汴軍缺糧，士兵患瘧癘，因而解除包圍。李克用雖然内心憤恨憂悶，但是畏懼朱全忠强大難以與他争鬥，便多送弊帛馬匹謝罪，重新請求講和。朱全忠於是占領同、華，駐守渭旁。皇帝來到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求召李克用前來護衛，李克用派遣使者從小路趕來問安，并寫信給朱全忠勸他返回汴，朱全忠没有答應。

克用率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晋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晋州。晋人聞全忠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壘疾鬥，晋兵大敗，仗械輜儲皆盡。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門。德威、嗣昭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版築，率士拒守，陰於嗣昭、德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

李克用率領軍隊急赴平陽，攻打吉上堡，在晋州打敗汴軍。李嗣昭、周德威攻取慈、隰，進軍駐守河中。汴將朱友寧率領十萬軍隊在河中之南扎營，朱全忠親自駐守晋州。晋人聽説朱全忠前來，無不驚慌失色。當時有虹横貫周德威軍營，氏叔琮迫近軍壘迅猛交戰，晋兵大敗，兵仗器械輜重全部喪失。朱友寧長驅攻打汾、慈、隰州，全都占領，於是包圍太原，攻打西門。周德威、李嗣昭帶領殘餘兵衆沿山得以返回，李克用大爲恐懼，親自扛着版築，率領士兵抵禦防守，暗中與李嗣昭、周德威合謀企圖投奔雲州。李存

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辦遠計。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頃居達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跬，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予劉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壁樂安，欲戰，仁恭取敬暉，棄城去。

信說："不如歸附北蕃。"李國昌之妻劉氏對李克用說："聽說大王想要棄城入蕃，決定了嗎？是誰的主意？"李克用說："是李存信等人出的這個計策。"劉氏說："他們是牧羊奴，哪裏有遠大的計策。大王常常嘲笑王行瑜放棄城池之後逃跑而死，你爲何要效仿他呢？況且王以前寄居達靼，危難不能免除。如果一旦離開此地，大禍馬上就會臨頭，哪能到達北虜呢？"李克用醒悟，於是作罷。過了幾天，散兵重新集結。李嗣昭夜間騷擾朱友寧軍營，汴人驚慌，撤走，周德威追趕他們，抵達白壁關，又收復了慈、隰、汾三州。三年，李克用攻打晉州，聽說皇帝從鳳翔返回京城，於是撤離。雲州都將王敬暉殺死刺史劉再立，獻地給劉仁恭；李嗣昭討伐他。劉仁恭救援王敬暉，李嗣昭在樂安扎營，想要出戰，劉仁恭帶走王敬暉，棄城離去。

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尚可用，乃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弒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

皇帝東遷，詔書傳到太原，李克用哭着對部下說："皇帝不會西還了。"他派遣使者趕往行在問安，不久朝廷爲李克用加上"協盟同力功臣"的稱號。李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派遣使者前來約定舉義，李克用顧慮藩鎮都歸附汴，不能與他們共同建立功業，惟有契丹阿保機尚可以利用，便用恭敬謙讓之辭召他。阿保機親自來到雲中，與李克用相會，約爲兄弟，他停留了十天然後離去，送給李克用一千匹馬，數以萬計的牛羊，約定在冬季大舉渡過黃河，時逢昭宗被弒殺便作罷。四年，王建、李茂貞約李克用大舉出兵。王建部將康晏率領二萬步騎與李克用監軍張承業在鳳翔會兵，這時汴將王重師駐守長安，劉知俊駐守同州，與他們在長安西面交戰，王建兵敗，因而一蹶不振。

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孱褊，亦不敢當，但侈府第，僭宮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唐朝滅亡，王建與淮南楊渥請求李克用在一方自立爲王，等到討平逆賊然後尋訪唐宗室而擁立。王建提出動用所有蜀中工匠製作乘輿御物。李克用回答道："自立爲王，不是我的志向。"王建又勸李茂貞在岐稱王，李茂貞懦弱淺陋，也不敢當，衹是府第奢侈豪華，僭越宮禁罷了。王建、楊渥於是自立爲王。這一年，李克用有病，城門無故毀壞，第二年李克用去世。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悍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慓鋭，抑而復振。是時，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贊曰：沙陀最初歸順天子，仰賴邊邑爲生，世代浴血出兵助戰，常常成爲邊兵之冠。到李克用時遭逢王室之亂，於是擁有太原。虜天性敦厚固執，没有二心，自負才智果敢，想要經營天下却没有成功。兵力雖然强大，然而多次失敗，雖然得到土地，但不久又喪失，因而眼看着皇帝被脅迫遷徙，縮頸羞愧而汗顔，苟且偷安等到唐亡，不也可鄙嗎！幸賴他的兒子剽悍勇健，使唐抑而重振。此時，率兵藉勤王名義的有五姓，然而最終滅掉朱氏爲唐雪洗耻辱的，仍是沙陀。假如李克用略知古今，能够像齊桓公、晉文公一樣，唐朝能那麽快就滅亡嗎？

# 唐書卷二百一十九

##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 北狄列傳

###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鬥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

契丹，本來是東胡種，它的祖先被匈奴擊敗，退守鮮卑山。魏青龍年間，部落酋長比能十分凶暴驕横，被幽州刺史王雄殺死，於是部衆減少，逃往潢水的南面，黄龍的北面。到了元魏，自稱契丹。地處京城東北五千多里，東到高麗，西到奚，南到營州，北到靺鞨、室韋，依據冷陘山以自守。射獵居住没有固定的地方。君長大賀氏，有善戰的士兵四萬人，分爲八部，臣屬突厥，被任爲俟斤。大凡調發攻戰，則各部全都聚集在一起；打獵時則各部可以分别行動。與奚不和，每次交戰失利，便退守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致相同。人死後不建墓，用馬車把尸體拉進山中，放在樹上。子孫死，父母早晚哭；父母死則不哭，也無服喪期。

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師都，唐編户，盗我州部，突厥輒爲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

武德年間，契丹大酋長孫敖曹與靺鞨首領突地稽都派人前來朝見，而君長有時略微騷擾邊地。二年以後，君長便派遣使者進貢名馬、大貂。貞觀二年，摩會前來投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想讓外夷與唐通好，就請求用梁師都交换契丹。太宗説："契丹、突厥不是同一族類，如今契丹向我投降，怎能索求呢？梁師都，是唐編户，盗居我州地，突厥時時援助他，我將擒獲他，從道義上講不能用投降者换取。"第二年，摩會再次前來朝見，賜給鼓及大旗，從此例行進貢。皇帝討伐高麗，契丹調發所有酋長與奚首領隨從出兵。皇帝返回，經過營州，召見契丹首領

老人，差賜繒采，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

大酋辱紇主曲據又率衆歸，即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内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即以辱紇主爲之刺史。

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沓，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即共舉兵，殺文翽，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衆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璹爲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諸將戰西硤石黄麞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爲虜禽。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虜。萬榮銜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

窟哥及所有老人，賜給繒綵多少不等，任窟哥爲左武衛將軍。

大首領辱紇主曲據又率領部衆歸順，皇帝就在他的部落設置玄州，任曲據爲刺史，隸屬於營州都督府。没過多久，窟哥率領整個部落内附，於是設置松漠都督府，任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爲無極男，賜姓李；在達稽部設置峭落州，在紇便部設置彈汗州，在獨活部設置無逢州，在芬問部設置羽陵州，在突便部設置日連州，在芮奚部設置徒河州，在墜斤部設置萬丹州，在伏部設置匹黎、赤山二州，都隸屬於松漠府，就以辱紇主任刺史。

窟哥死後，契丹與奚聯合反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人擒獲松漠都督阿卜固進獻東都。窟哥有二孫：一個名叫李枯莫離，任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一個名叫李盡忠，任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孫敖曹有孫名叫孫萬榮，任歸誠州刺史。這時營州都督趙文翽傲慢貪婪，經常欺凌部下，李盡忠等人都懷恨在心。孫萬榮原來充任侍子入朝，他瞭解中原地形險易，便毫無顧忌造反起事，當即一道起兵，殺死趙文翽，盜居營州反叛。李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任孫萬榮爲大將，縱兵四處掠奪，所到之處全都攻取，不到二十天，兵衆達到數萬人，謊稱十萬，攻打崇州，擒獲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發怒，下詔令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位將領攻打；任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璹爲副使。把孫萬榮改名叫孫萬斬，把李盡忠改名叫李盡滅。衆位將領在西硤石黄麞谷出戰，王師大敗，張玄遇、麻仁節都被敵軍擒獲。孫萬榮進攻平州，未能攻克。戰敗的消息傳來，於是武后任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攻打契丹；招募天下有勇力的奴僕，官方付給原主人贖身錢，盡數徵發攻打虜軍。孫萬榮禁止士兵出聲夜間襲擊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招募敢死士兵數百人迎戰，孫萬榮戰敗逃往山中。不久李盡忠死，突厥默啜襲擊打敗契

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

武后聞盡忠死，更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内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鋭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仗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卧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

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視元年，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者也，及是有功。

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静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詔將軍薛泰爲押蕃落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吊祠，以其弟中郎將娑固

丹部。孫萬榮收集散兵重整旗鼓，令別將駱務整、何阿小進入冀州，殺死刺史陸寶積，擄掠數千人。

武后聽説李盡忠已死，又下詔令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領十七萬士兵討伐契丹，兩軍在東硤石交戰，王師戰敗，王孝傑戰死。孫萬榮乘勝進軍，於是殺光幽州官民。武攸宜派遣將領征討捕捉，未能取勝。武后於是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内郡王武懿宗任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任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任清邊中道前軍總管，總共二十萬士兵攻打賊軍。孫萬榮兵鋒甚盛，擊鼓南行，殘破瀛州屬縣，放肆横行無所忌憚。這時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領奚軍從後面襲擊，契丹大敗，擒獲何阿小，降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繳獲的兵器堆積如山。孫萬榮棄軍逃跑，殘部又聚在一起，與奚搏擊，奚軍從四面攻打，於是契丹大敗，孫萬榮往東逃去。張九節設下重重埋伏等候他，孫萬榮走投無路，便與家奴輕騎逃往潞河東面，他極度疲憊，躺在樹林下面，家奴斬下他的頭，張九節把孫萬榮的首級傳送到東都，契丹餘部潰敗。武攸宜獲勝回朝，武后高興，爲此大赦天下，改年號爲神功。

契丹不能自立，於是歸附突厥。久視元年，朝廷下詔令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伐契丹，擊敗了契丹。這兩人都是虜軍的良將，曾經侵犯邊地，多次使官軍陷入困境，到這時建立戰功。

開元二年，李盡忠堂弟都督李失活因爲默啜統治衰落，便率領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前來歸順，玄宗賜給他丹書鐵券。二年以後，李失活與奚首領李大酺一同來朝，玄宗下詔恢復設置松漠府，任李失活爲都督，封爲松漠郡王，除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因仍在松漠府設置静析軍，任李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轄的八部的酋長都升任刺史。下詔將軍薛泰任押蕃落使，督軍鎮守撫慰。皇帝把東平王外孫楊元嗣之女册封爲永樂公主，嫁給李失活爲妻。第二年，李失活死，朝廷追贈他爲特進，皇帝派遣使者吊祭，讓其弟中郎將李

襲封及所領。明年，娑固與公主來朝，宴賚有加。

有可突于者，爲静析軍副使，悍勇得衆，娑固欲去之，未决，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有詔即拜鬱于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携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明年，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爲東華公主，妻邵固，詔官其部酋長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

可突于復來，不爲宰相李元紘所禮，鞅鞅去。張説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王以二蕃俘級告諸廟。

娑固繼承李失活的封爵及所領官職。第二年，李娑固與公主前來朝見，設宴賞賜豐厚。

有位名叫可突于的人，是静析軍副使，他勇猛而得人心，李娑固想要除掉他，還没有動手，可突于反攻李娑固，李娑固逃往營州。都督許欽澹出動五百名州兵，聯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力一道攻打可突于，未能取勝，李娑固、李大酺全都戰死，許欽澹恐懼，把軍隊移進榆關。可突于擁立李娑固堂弟李鬱于爲君主，派遣使者請罪，朝廷下詔隨即拜授李鬱于爲松漠郡王，并且赦免了可突于。李鬱于前來朝見，朝廷任他爲率更令，把宗室女之女慕容氏册封爲燕郡公主嫁給他爲妻。可突于也前來朝見，升任左羽林衛將軍。李鬱于死，弟李吐于繼立，他與可突于有嫌隙，不能控制部下，便帶公主前來投奔，封爲遼陽郡王，留下宿衛。可突于擁立李盡忠弟李邵固統領部衆，下詔允許李邵固繼承王位。天子封禪，李邵固與各番首領都跟隨行在。第二年，拜授李邵固爲左羽林衛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把宗室女之女陳氏册封爲東華公主，嫁給李邵固爲妻，下詔任契丹各部首領一百多人爲官，李邵固派子入朝爲侍子。

可突于再次前來，宰相李元紘不以禮相待，他很不高興地離去。張説説："可突于人面獸心，唯利是圖。况且正主持國政，部下歸附，不以禮相待，他就不來了。"三年以後，可突于殺死李邵固，立屈烈爲王，脅迫奚人一道投降突厥，公主逃往平盧軍。皇上下詔令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攻打可突于，派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大舉招募壯士，拜授忠王李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任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爲副，統率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攻打契丹。不久又任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忠王没有出征。任禮部尚書信安郡王李禕爲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趙含章出邊塞追捕虜軍，大敗虜軍。可突于逃跑，奚人投降，信安郡王李禕用二蕃俘虜及首級祭告太廟。

明年，可突于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衆走險；知義、守忠敗，英傑、克勤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既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内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即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擊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剌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

第二年，可突于侵犯邊地，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領一萬騎兵及奚軍迎擊，在都山下交戰。可突于率領突厥軍隊前來，奚人恐懼，心懷二意，於是衆人逃往險要之地；烏知義、羅守忠戰敗，郭英傑、吳克勤戰死，殺死唐兵上萬人。皇帝升任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籌劃謀取可突于。張守珪本爲良將，可突于恐懼，假裝稱臣却急往西北投靠突厥。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内心不和，張守珪令門客王悔秘密約他用兵包圍可突于，李過折當夜斬殺可突于、屈烈及其親黨幾十人，前來投歸。張守珪令李過折統領契丹部，把可突于等人的首級放在盒子裏傳送到東都。封李過折爲北平郡王，任他爲松漠都督。可突于餘黨擊殺李過折，殺光他的家人，他的一個兒子李剌乾逃往安東，拜授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張守珪討伐契丹，再次擊敗契丹，下詔此後出戰有功一定要祭告太廟。

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静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禄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禄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禄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禄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

天寶四載，契丹大首領李懷秀投降，朝廷拜授他爲松漠都督，封崇順王，把宗室之女獨孤氏封爲静樂公主嫁給他爲妻。這一年，李懷秀殺死公主叛離，被范陽節度使安禄山擊敗。皇帝改封契丹首領李楷落爲恭仁王，接任松漠都督。安禄山當時正受寵信，他上表討伐契丹來迎合皇帝的心意。於是調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十多萬兵力，用奚人做嚮導，在潢水南面大戰，安禄山戰敗，死去數千人，從此安禄山與契丹相互侵掠無休無止，直到安禄山造反纔作罷。

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鄣戍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内附，

契丹在開元、天寶年間，派使者入朝進獻的大約二十次。依照舊例，以范陽節度使任押奚、契丹使，自從至德以後，藩鎮在轄地自行其是務求安定，屏障營壘斥候更加嚴密，不在邊地製造事端，奚、契丹也很少進犯，每年推選首領幾十人來長安朝會，每次引見，依次賜予，部下約計數百人全都駐在幽州。至德、寶應時二次入朝貢獻，大曆年間十三次，貞元年間三次，元和年間七次，大和、開成年間總共四次，然而天子忿恨契丹外附回鶻，不再給首領授官封爵。會昌二年，回鶻滅亡，契丹首領屈戍開始重新内附，任

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寖强。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逾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欽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他爲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此時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契丹改换回鶻所給舊印，賜給唐朝新印，印文爲“奉國契丹之印”。

咸通年間，契丹王習爾之二次派遣使者入朝，部落逐漸强大。習爾之死，族人欽德繼立。光啓時，正逢天下盜賊興起，北部邊疆多事，於是契丹侵掠奚、室韋，小小部族全都受它役使，因而進犯幽、薊。劉仁恭率領所有兵力翻越摘星山討伐契丹，每年燒掉塞下的草，使契丹不能留下來牧馬，馬大多死去，於是契丹乞求結盟，貢獻良馬請求牧地，劉仁恭答應。契丹又毁約進犯，劉守光戍守平州，契丹派一萬騎兵入侵，劉守光假裝與契丹講和，在郊野張設帷帳飲酒，伏兵衝出，擒獲契丹大將。群胡痛哭，願用五千匹馬贖回大將，劉守光不允許，欽德送重財請求，劉守光纔與契丹結盟，契丹十年不敢靠近邊地。

欽德晚年統治衰落，契丹八部大人按照常規三年更替，當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更替，自稱爲王而建國，於是大賀氏滅亡。

## 奚

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氈廬，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貲。稼多穄，已穫，窖山下。斷木爲臼，瓦鼎爲飦，雜寒水而食。喜戰鬥，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陘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

奚，也是東胡種，被匈奴打敗，退守烏丸山。漢曹操殺死了它的首領蹋頓，奚人是蹋頓的後裔。元魏時自稱庫真奚，居住在鮮卑舊地，位於京師東北四千里。奚國土東北連接契丹，西面連接突厥，南面至白狼河，北面到霫。與突厥習俗相同，追逐水草畜牧，居住在氈廬中，用車圍成營。奚君長常用五百名手持兵器的人守衛在牙帳中，其餘部衆分散居住在山谷間，他們不交納賦税，依靠射獵爲生。所種植的穀物中糜子居多，收穫完畢以後，收藏在山下窖穴中。截斷木頭做成臼，用瓦鼎煮粥，攙進冷水而吃。愛好戰鬥，軍隊分爲五部，每一部由一位俟斤統領。奚國西面抵達大洛泊，距離回紇牙庭三千里，大多在土護真水旁。所産馬擅長登高，羊是黑色。盛夏定要遷徙到冷陘山，山在嬀州的西北。到隋朝纔去掉“庫真”，衹稱奚。

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太宗貞觀三

武德年間，高開道借奚兵兩次侵犯幽州，被長史王詵打敗。太宗貞觀三年開始前來朝見，

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内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祁黎州，奥失部爲洛瓌州，度稽部爲太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各以酋領辱紇主爲刺史，隸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

在十七年中，總共四次前來朝貢。皇帝討伐高麗，大首領蘇支從軍作戰有功。没過幾年，奚首領可度者内附，皇帝爲此設置饒樂都督府，任可度者爲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爲樓煩縣公，賜姓李氏。在阿會部設置弱水州，在處和部設置祁黎州，在奥失部設置洛瓌州，在度稽部設置太魯州，在元俟折部設置渴野州，分别任首領辱紇主爲刺史，隸屬饒樂府。又在營州設置東夷都護府，同時統領松漠、饒樂地區，設置東夷校尉。

顯慶間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爲冷陘道行軍總管。明年，詔尚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次冷陘，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斂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慰撫若等，而楷洛違節度輒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繒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舉軍得脱，争先無部伍，大酺兵躡之，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爲虜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

顯慶年間可度者死，於是奚人反叛。五年，任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爲冷陘道行軍總管。第二年，皇上下詔令尚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督統定襄等三都督討伐奚，奚恐懼乞求投降，殺死了奚王匹帝。萬歲通天年間，契丹造反，奚也反叛，與突厥交相呼應，號稱“兩蕃”。延和元年，令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率領十二萬士兵，分爲三軍，襲擊奚部；他們停駐在冷陘，前軍李楷洛與奚首領李大酺交戰失利。孫佺恐懼，於是收兵，欺騙李大酺説：“我奉詔前來撫慰你們，可是李楷洛不聽指揮而隨便出戰，這不是天子的意圖，我將斬殺他來示衆。”李大酺説：“如果真的是前來撫慰我，有什麽賞賜嗎？”孫佺便把軍中的繒帛、袍帶拿出來送給李大酺，李大酺謝恩，請求孫佺撤回軍隊，全軍得以脱離，便争先恐後亂了行列，李大酺軍隊追擊，於是孫佺大敗，被殺傷幾萬，孫佺、周以悌都被敵軍擒獲，送到默啜遇害。朝廷當時多事，顧不上征討。

玄宗開元二年，使奥蘇悔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鬥，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

玄宗開元二年，李大酺派遣奥蘇悔落乞降，封爲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下詔把宗室之女辛氏封爲固安公主嫁給李大酺爲妻。第二年，李大酺親自入朝成婚。於是恢復了營州都督府，派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符節護送。李大酺後來與契丹可突于交戰，戰死。弟李魯蘇統領奚部，繼承王位。皇上下詔李魯蘇兼任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圖謀反叛，公主設酒

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訐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為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無慮二百人，皆位郎將。

宴誘殺了他，皇帝嘉獎公主的功勞，賜給公主好幾萬。這時公主與其母相互告發陰私而獲罪，另外把盛安公主之女韋氏封爲東光公主嫁給李魯蘇爲妻。三年以後，封李魯蘇爲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升任奚首領約有二百人，全都位至郎將。

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為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

過了一段時間，契丹可突于造反，脅迫奚人一同歸附突厥，李魯蘇不能制止，逃奔榆關，公主逃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調發清夷軍擊敗可突于，奚人逐漸自行歸順。第二年，信安王李禕降服了奚首領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在該地設置歸義州，并封李詩爲王，任他爲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把他的部落安置在幽州邊地。

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為幽州張守珪所困。延寵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為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為昭信王、饒樂都督，以定其部。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鏖鬥，盛飾俘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驍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

李詩死，他的兒子李延寵繼立，他又與契丹反叛，被幽州張守珪圍困。李延寵投降，朝廷又拜授他爲饒樂都督、懷信王，把宗室之女楊氏封爲宜芳公主嫁給他爲妻。李延寵殺死公主再次反叛，皇上下詔立另一首領李婆固爲昭信王、饒樂都督，安定奚部。安祿山任范陽節度使，爲求邊功，多次與奚人激戰，裝點俘虜進獻，誅殺了奚君長李日越，挑選驍勇强健的俘虜戍守雲南。終玄宗一世，總共八次入朝進貢，至德、大曆年間十二次。

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氏為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弈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弈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

貞元四年，奚與室韋攻打振武。七年以後，幽州擊敗奚六萬兵衆。德宗時，奚兩次入朝進獻。元和元年，君長梅落親自入朝，拜授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落首領索氏任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弈兵馬使，沒辱孤任平州游弈兵馬使，都賜姓李氏。然而他們暗中勾結回鶻、室韋兵侵犯西城、振武。在憲宗朝大約四次入朝進獻。

大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

大和四年，再次侵犯邊地，被盧龍李載義打敗，擒獲大將二百多人，將其統帥茹羯捆縛獻到朝廷，文宗賜給他冠帶，除授右驍衛將軍。五年以後，大首領匿舍朗前來朝見。大中元年，北部各山奚全都反叛，盧龍張仲武擒獲首領，焚燒二十萬帳落，取奚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頭，輜重五百車，進獻到京師。咸通九年，奚

百乘，獻京師。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朝。

王突董蘇派遣大都督薩葛入朝。

是後契丹方强，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别部内附，保嬀州北山，遂爲東、西奚。

此後契丹正强大，奚不敢與它抗衡，因而整部受其役使。契丹統治苛刻，奚人怨恨，於是奚首領去諸帶領别部内附，保守嬀州北山，因而分爲東、西奚。

## 室韋

室韋，契丹别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黄龍北，傍㺒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管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數千户，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税斂。每弋獵即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强國。剡木爲犁，人挽以耕，田穫甚褊。其氣候多寒，夏霧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産，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棚，死者置尸其上，喪期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貣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蚊，則巢居以避。酋帥死，以子弟繼，無則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車，籧篨爲室，度水則束薪爲桴，或以皮爲舟。馬皆草韉、繩羈靮。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籧篨覆，徙則載而行。其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爲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

室韋，是契丹的别支，在東胡的北邊，應是丁零的後裔。地據黄龍北面，接近㺒越河，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面是黑水靺鞨，西面是突厥，南面是契丹，北面臨海。室韋國中不設君長，祇有大首領，都稱爲莫賀咄，他們統管室韋部衆而歸附突厥。小的有一千户，大的數千户，分散在河岸谷邊，追逐水草而居，不徵收賦税。每逢打獵就相互召集，結束以後就各自散去，相互之間不臣屬制約，因而雖然他們强悍好戰，但最終不能成爲强國。削木成犁，用人牽犁耕種，收穫很少。氣候寒冷，夏季有霧雨，冬季有霜霰。室韋的習俗，富人把五色珠戴在脖子上，婚嫁則男子先到女子家服三年力役，然後分得財産，與新婦同乘一車，歡樂而回。丈夫死後，妻子不能再嫁。每一部落共同構建一大棚，把死者的尸體放在棚上，服喪三年。該地缺少金鐵，一般依靠高麗。兵器有角弓、楛箭，室韋人尤其擅長射箭。每當悶熱的夏季，便遷往西面的貣勃、次對二山。山上草木鳥獸很多，然而苦於飛蚊，便巢居以便躲避。首領死後，子弟繼承，没有子弟則推立豪傑。一般乘牛車，用粗席建造房屋，渡水時則捆扎樹枝成筏，或者用皮做舟。馬都用草鞍、繮繩等馬具。居處或用皮蒙住房屋，或用粗席覆蓋屈木，遷徙則用車拉走。室韋牲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大猪以供食用，熟治猪皮做衣服和席。室韋的語言，就是靺鞨語。

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黄頭部，强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贏。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没

室韋共分爲二十多部。嶺西部、山北部、黄頭部，是强大的部；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全都位於柳城的東北，近的有三千里，遠的達六千多里。最西面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鄰，在俱倫泊的西南。從俱淪泊往東有移塞没部；稍往東有塞曷支部，這個部最爲

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强部也，居啜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比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迆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猺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

强大，位於啜河的南面，啜河也叫燕支河；再往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正北面是訥比支部。北面有大山，山外是大室韋，瀕臨室建河。室建河源出俱倫泊，曲折東流，河的南面有蒙瓦部，河的北面是落坦部；水東流匯入那河、忽汗河，再往東橫穿黑水靺鞨，因而靺鞨跨水有南北部，再往東流入海。猺越河東南也與那河匯合，北面有東室韋，是烏丸東南邊邑殘餘之人。

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方郊勞天子使者，驚而走軍，室韋執詔使，大殺掠而去。明年，使者來謝。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怛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貞觀五年，室韋開始前來貢獻大貂，此後兩次入朝。長壽二年反叛，將軍李多祚攻打并平定了室韋。景龍初年，又入朝進獻，請求協助討伐突厥。開元、天寶年間，總共十次入朝進獻，大曆年間十一次。貞元四年，室韋與奚一道侵犯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正到郊外迎接慰勞朝廷使者，驚慌失措逃往軍中，室韋俘獲詔使，大肆殺掠後離去。第二年，室韋使者前來請罪。大和年間三次入朝進獻，大中年間來朝一次，咸通時，大首領怛烈與奚都派遣使者來到京城，然而不是顯要的夷人之後，史官失於記載。

## 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

黑水靺鞨，地處肅慎舊地，也叫挹婁，元魏時叫勿吉。在京城東北六千里，東面瀕臨大海，西面連接突厥，南面至高麗，北面是室韋。分爲幾十部，各有首領統治。黑水靺鞨主要的有粟末部，位於最南面，抵達太白山，太白山也叫徒太山，與高麗接壤，濱臨粟末水居住，粟末水發源於山西，往北流入它漏河；稍往東北是汨咄部；再往東北是安居骨部；更往東是拂涅部；安居骨部的西北是黑水部；粟末部的東面是白山部。部與部之間遠的隔三四百里，近的有二百里。

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

白山部本來臣屬於高麗，王師攻取平壤以後，其部衆大多進入唐朝境內，汨咄、安居骨等部全都逃散，漸漸衰敗無聞，剩下的人并入渤海。惟獨黑水部完整强大，分爲十六個部落，以南北命名，黑水部是居住在最北面的。黑水靺鞨之人强健有力，擅長步戰，常常侵擾其他部落。

爲冠飾，自别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耦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

習俗：編髮，串野猪牙、插雉尾作爲帽飾，自然有别於各部。他們天性殘忍强悍，擅長射獵，無憂無慮，看重壯年而蔑視老年。居住没有房屋，依山傍水挖地爲穴，在上面架起木梁，再用土覆蓋，如同土堆墳墓。夏季外出追隨水草，冬季則居住在裏面。用尿洗臉，在夷狄中最爲污濁。人死了以後埋掉，没有棺槨，殺死所騎的馬祭祀。酋長叫大莫拂瞞咄，世代相承爲長。没有文字。箭用石製箭頭，二寸長，應是用楛砮的遺法。牲畜中猪居多，没有牛羊。有車馬，土地以二人并耕，車則用人推拉。有粟麥。境内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熱氣蒸騰，鹽凝結在樹梢上。

武德五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

武德五年，首領阿固郎開始來朝。太宗貞觀二年，臣屬歸附，按時貢獻，朝廷在該地設置燕州。皇帝討伐高麗，黑水靺鞨的北部反叛，與高麗聯合。高惠真等人率領兵衆救援安市，每次交戰，靺鞨總是衝在前面。皇帝攻取了安市以後，擒獲高惠真，俘虜靺鞨三千多名士兵，全部活埋。

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

開元十年，黑水靺鞨的首領倪屬利稽前來朝見，玄宗當即任他爲勃利州刺史。這時安東都護薛泰請求設置黑水府，任各部首領爲都督、刺史，朝廷在該地設置長史監視他們，賜黑水府都督姓李，名叫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屬幽州都督。在玄宗朝，入朝貢獻十五次。大曆年間總共七次，貞元一次，元和年間二次。

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説部，亦號屈設，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設、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方。

當初，黑水靺鞨西北又有思慕部，再往北行走十天可到郡利部，往東北走十天到窟説部，窟説也叫屈設，稍往東南走十天到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領土南面到渤海，北面、東面瀕臨大海，西面抵達室韋，南北長二千里，東西一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與中原交往，可是郡利、屈設、莫曳皆不能主動前來。如今把保存他們入朝京師的記載附在後面。

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

拂涅，也叫大拂涅，開元、天寶年間八次前來朝見，進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

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年間六次前來朝見；越喜，七次前來朝見，貞元年間一次前來朝見；虞婁，貞觀年間二次前來朝見，貞元年間一次前來朝見。後來渤海强盛，靺鞨全被渤海役使臣屬，因而不再前來朝會了。

**渤海**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

渤海，本來是粟末靺鞨中依附高麗的一部，姓大氏。高麗滅亡以後，率領部衆保守挹婁的東牟山，地處營州東面二千里，南面鄰接新羅，以泥河爲界，東面到大海，西面是契丹。修築城郭居住，高麗逃亡的殘衆逐漸歸附渤海。

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奥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絶，不克討。祚榮即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

萬歲通天年間，契丹李盡忠殺死營州都督趙翽反叛，有位名叫舍利乞乞仲象的人，與靺鞨首領乞四比羽以及高麗殘部東逃，渡過遼水，保守太白山的東北，依據奥婁河，建造營壘自守。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免了他們的罪過。乞四比羽拒不受命，武后下詔令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攻打并殺死他。這時乞乞仲象已經死去，其子大祚榮率領殘餘部衆逃離，李楷固窮追不捨，越過天門嶺，大祚榮依仗高麗、靺鞨軍隊抵禦李楷固，李楷固戰敗返回。這時契丹依附突厥，王師道路阻隔，不能够討伐。大祚榮便吞并了乞四比羽的部衆，仗恃荒遠，於是建國，自稱震國王，派遣使者與突厥交好，地廣五千里，十多萬户，善戰的士兵有好幾萬人，頗懂文字,得到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所有各國。中宗時，派遣侍御史張行岌前去招使歸順并予以撫慰，大祚榮派子入朝侍衛。睿宗先天年間，派遣使者拜授大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在他所統治的地區設置忽汗州，大祚榮領忽汗州都督，從此開始去掉靺鞨的稱號，專稱渤海。

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謚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册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

玄宗開元七年，大祚榮死，本國私進謚號爲高王。他的兒子大武藝繼立，擴展疆域，東北各夷因害怕而臣屬於他，大武藝私自改年號爲仁安。皇帝賜典策讓他繼承王位及所領官爵。不久，黑水靺鞨使者入朝，皇帝在該地設置黑水州，置長史前去統領。大武藝召集部下商議道："黑水靺鞨開始向我借路與唐朝交往，以前到突厥請派吐屯，全都事先告訴我，而如今請唐朝官

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産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强，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儳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别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

員却不告訴我，一定是要和唐朝前後夾攻我。”於是大武藝派遣弟弟大門藝及舅任雅相出兵攻打黑水靺鞨。大門藝曾經到京城充做質子，瞭解虛實，便對大武藝説：“黑水靺鞨請唐朝官而我却攻打它，這是背叛唐朝。唐朝，是大國，兵力比我强一萬倍，與唐朝結下怨恨，我將會滅亡。昔日高麗强盛時，有士兵三十萬，與唐朝對抗爲敵，可以説强大，唐兵一到，高麗一敗塗地。如今我士兵與高麗相比僅爲三分之一，王將要違背唐朝，這是行不通的。”大武藝没有采納。軍隊前進到邊境，大門藝又上書力諫。大武藝發怒，派遣堂兄大壹夏取代大門藝爲將，召回大門藝，想要殺死他。大門藝恐懼，走小路前來歸附，皇上下詔任他爲左驍衛將軍。大武藝派遣使者告發大門藝的罪惡，請求殺死他。皇帝下詔把大門藝安置在安西，婉言答覆大武藝説：“大門藝窮迫前來歸順我，義不可殺，已經把他流放到邊遠之地。”并留下大武藝的使者不讓返回本國，另下詔令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宣諭聖旨。大武藝知道了内情，上書指責説“陛下不應當以謊言示天下”，他一心要殺死大門藝。皇帝怨恨李道邃、源復泄漏國事，將二人降職，又假裝流放大門藝以便答覆大武藝。

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

十年以後，大武藝派遣大將張文休率領海賊攻打登州，皇帝當即派遣大門藝調發幽州軍隊迎擊，令太僕卿金思蘭出使新羅，督率軍隊攻打渤海南面。時逢嚴寒，積雪深一丈，士兵凍死過半，因而無功返回。大武藝對他弟弟痛恨不已，便招募刺客進入東都在路上突然行刺，大門藝與刺客格鬥，纔得以不死。河南捕獲刺客，把他們全部殺死。

武藝死，其國私謚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内。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

大武藝死，本國私進謚號叫武王。他的兒子大欽茂繼立，改年號爲大興，朝廷下詔令大欽茂繼承王位及其父所領官職，大欽茂因此赦免境内。天寶末年，大欽茂遷往上京，距舊國都三百里忽汗河的東面。終玄宗一朝，入朝貢獻二十九次。寶應元年，下詔以渤海爲國，大欽茂爲國王，進檢校太尉。大曆年間，二十五次來朝，把日本十一位舞女進獻到朝廷。貞元年間，往東南

死，私謚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臨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謚曰成王。

遷徙到東京。大欽茂死，私進謚號叫文王。他的兒子大宏臨早死，族弟大元義繼立一年，因爲殘暴猜疑，國人殺死了他，推立大宏臨的兒子大華璵爲國王，大華璵又遷回上京，改年號叫中興。大華璵死，謚號叫成王。

欽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曆，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謚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謚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并襲王如故事。死，謚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謚簡王。從父仁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謚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

大欽茂的小兒子大嵩鄰繼立，把年號改爲正曆，皇帝下詔任大嵩鄰爲右驍衛大將軍，讓他繼承王位。建中、貞元年間總共四次來朝。大嵩鄰死，謚號叫康王。子大元瑜繼立，改年號爲永德。大元瑜死，謚號叫定王。他的弟弟大言義繼立，改年號爲朱雀，并依照舊例繼承王位。大言義死，謚號叫僖王。弟大明忠繼立，改年號爲太始，他繼立一年死，謚號叫簡王。叔父大仁秀繼位，改年號爲建興，他的四世祖大野勃，是大祚榮之弟。大仁秀討伐海北各部經常取勝，拓廣疆域有功，朝廷下詔任他爲檢校司空、繼承王位。元和年間，總共十六次入朝進獻，長慶年間四次，寶曆年間共計二次。大和四年，大仁秀死，謚號叫宣王。他的兒子大新德早死，孫大彝震繼立，改年號爲咸和。第二年，下詔令大彝震繼承爵位。終文宗一朝前來朝見十二次，會昌年間共計四次。大彝震死，弟大虔晃繼立。大虔晃死，大玄錫繼立。咸通年間，三次入朝進獻。

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濊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栅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渌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

當初，渤海王多次派遣學生到京城太學，學習掌握古今制度，到這時便成爲海東的强國，領土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在肅慎舊地建上京，叫龍泉府，統轄龍、湖、渤三州。上京的南面是中京，叫顯德府，統轄盧、顯、鐵、湯、榮、興六州。在濊貊舊地建東京，叫龍原府，也叫栅城府，統轄慶、鹽、穆、賀四州。在沃沮舊地建南京，叫南海府，統轄沃、睛、椒三州。在高麗舊地建西京，叫鴨渌府，統轄神、桓、豐、正四州；叫長嶺府，統轄瑕、河二州。在扶餘舊地設置扶餘府，時常駐守勁兵抵禦契丹，統轄扶、仙二州；鄚頡府統轄鄚、高二州。在挹婁舊地設置定理府，統轄定、潘二州；安邊府統轄安、瓊二州。在率賓舊地設置率賓府，統轄華、益、建三州。在拂涅舊地設置東平府，統轄伊、蒙、沱、黑、比五州。在鐵利舊地設置鐵利府，

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

統轄廣、汾、蒲、海、義、歸六州。在越喜舊地設置懷遠府，統轄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統轄寧、郿、慕、常四州。又以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因爲靠近涑沫江而得名，涑沫江就是所謂的粟末水。龍原東南瀕臨大海，是通往日本的道路。南海，是通往新羅的道路。鴨渌，是朝貢的道路。長嶺，是通往營州的道路。扶餘，是通往契丹的道路。

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緑衣，皆木笏。

渤海習慣把國王叫“可毒夫”，也叫“聖王”，又稱“基下”。國王的命令稱“教”。國王之父叫“老王”，母叫“太妃”，妻叫“貴妃”，長子叫“副王”，諸子叫“王子”。官署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在此省任職。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在此省任職。政堂省，大內相一人，位居左右相之上；左、右司政各一人，位居左右平章事之下，如同僕射；左、右允與二丞等同。左六司，忠、仁、義部各設一卿，位居司政之下，支司爵、倉、膳部，每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官同左六司：以此比照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人，如同御史大夫，位居司政之下；少正一人。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全都設有少令、少監。太常、司賓、大農寺，每寺設有卿。司藏、司膳寺，每寺設有令、丞。胄子監設有監長。巷伯局設有常侍等官。武官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設大將軍一人、將軍一人。大體如此效法中國制度。稱品爲秩，三秩以上服裝爲紫色，執象牙笏、佩金魚。五秩以上服裝爲緋色，執象牙笏、佩銀魚。六秩、七秩服裝爲淺緋衣，八秩服裝爲緑衣，都執木笏。

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

渤海習俗所看重的，是太白山的菟，南海的

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昆布，柵城的豉，扶餘的鹿，鄚頡的豬，率賓的馬，顯州的布，沃州的綿，龍州的紬，位城的鐵，盧城的稻，湄沱湖的鯽。水果有九都的李，樂游的梨。其餘習俗與高麗、契丹大致一樣。幽州節度府與渤海相互通問致意，從營、平到京師約有八千多里。此後是否朝貢，史家失於記載，因而反叛歸附已不可考。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内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内移，天寶之後，區夏痍破，王官之戍，北不逾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己治人，惟聖人能之。

贊曰：唐的恩德至大！普天之下，全都臣屬，海内海外，無不設置州縣，於是尊稱天子爲“天可汗”。三王以來，還没有能够超過的。以至邊遠地區的君長，須有唐詔書大旗方能立國，一旦不歸順，隨即就被削平擒獲，因而蠻夷的珍寶，相繼送到朝廷。盛極而衰，禍患内移，天寶以後，中原殘破，王官所守，北面不超過黄河，西面僅到秦、邠，衰敗百年，以至滅亡，怎能不令人痛惜呢！因而説：治理自己并治理别人，惟有聖人能够做到。

# 唐書卷二百二十

##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 東夷列傳

### 高麗

高麗，本扶餘别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王築宫其左。又有國内城、漢城，號别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渌水，歷國内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艫濟人，因恃以爲塹。

高麗，原本是扶餘的别種。國土東面渡海抵達新羅，南面也渡海可達百濟，西北渡過遼水與營州相接，北面是靺鞨。該國君主居住在平壤城，也叫長安城，是漢代的樂浪郡，距離京師五千多里，隨山彎曲迴繞築成外城，南面至浿水，國王在河東岸建築宫室。又有國内城、漢城，號稱别都。河水有大遼、少遼：大遼發源於靺鞨西南面的山中，往南流經安市城；少遼發源於遼山西麓，也往南流，有梁水發源於塞外，往西流與少遼匯合。有馬訾水發源於靺鞨的白山，水色如同鴨頭，稱爲鴨渌水，流經國内城西面，與鹽難水匯合，又往西南流到安市，注入大海。而平壤位於鴨渌水的東南，人用大船渡過，因而憑藉此水作爲護城河。

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捽；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宫守，勝者聽爲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

官職共分十二等：叫大對盧，或者叫吐捽；叫鬱折，主管圖簿；叫太大使者；叫帛衣頭大兄，所説的帛衣，是先人的意思，掌管國政，三年更换一次，稱職的則不受限制，一般在取代的那一天，如有不服就相互攻打，國王關閉宫門自守，取勝的人聽其擔任此職；叫大使者；叫大兄；叫上位使者；叫諸兄；叫小使者；叫過節；叫先人；叫古鄒大加。有六十個州縣。大城設置一位傉薩，相當於都督；其餘城設置處閭近支，也稱道使，相當於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相當於衛將軍；末客，相當於中郎將。

分五部：曰内部，即漢桂婁部

國土分爲五部：叫内部，就是漢代的桂婁

也，亦號黄部；曰北部，即絶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部，也稱爲黄部；叫北部，就是絶奴部，或者稱爲後部；叫東部，就是順奴部，或者稱爲左部；叫南部，就是灌奴部，也稱爲前部；叫西部，就是消奴部。

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扣。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扣，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幗。俗喜弈、投壺、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罍、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宫、官府、佛廬以瓦。窶民盛冬作長坑，熅火以取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没爲奴婢，故道不掇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耻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逾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厮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

國王身穿五彩服裝，用白羅製作冠，皮帶全都是金扣。大臣戴青羅冠，次等官員是絳羅冠，插二根鳥的羽毛，金銀扣相雜，衫是筒袖，褲是大口，白皮帶，黄皮鞋。百姓穿粗褐衣，戴弁。女子頭上加頭巾及髮飾。民間喜愛下棋、投壺、踢球。吃飯時用籩、豆、簠、簋、罍、洗。依山谷居住，用茅草蓋房屋，衹有王宫、官府、佛寺用瓦。窮人在嚴冬作長坑，用暗火取暖。國王的統治，用苛法約束臣民，所以很少有人犯法。反叛者聚火炬燒灼身體，然後斬殺，家人財産没收入官。投降、戰敗、殺人及搶劫者處斬，盜竊者十倍償還，殺牛馬者將本人没收爲奴婢，因而路不拾遺。婚嫁不用聘禮，有接受的則以此爲耻。父母死亡服喪三年，兄弟過一月除去喪服。民間多淫祠，祭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都的東面有個大穴叫神隧，每逢十月，國王都要親自前往祭祀。人們愛好學習，以至鄉里的貧窮奴僕之家，也相互奮勉，在交通要道之旁建造大屋，稱爲局堂，没有成婚的子弟群居在這裏，朗誦經書學習射箭。

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大悦，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晋時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

隋朝末年，高麗王高元死去，他的異母弟高建武繼立。武德初年，高建武兩次派遣使者入朝。高祖下書重修舊好，約定唐朝護送在中原的高麗人返回，敕令高麗送回在高麗的唐朝人。於是高建武搜集所有逃亡在高麗的唐朝人歸還有關部門，有近萬人。三年以後，朝廷派遣使者拜授高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令道士携帶像法前往，爲他們講授《老子》，高建武極爲高興，率領國人一同聽講，每天有幾千人。皇帝對左右説："名與實必須相符。高麗雖然臣屬於隋，但是最終抗拒煬帝，這哪裏是爲臣的做法？朕務求安定百姓，何必接受他稱臣？"裴矩、温彦博進諫説："遼東本來是箕子的封國，魏晋時在舊封疆之内，不能不臣屬。中原王朝與夷

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胔，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帆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狄，如同太陽對群星，不可以降尊。"於是作罷。第二年，新羅、百濟上書，說是高建武阻塞道路，致使他們不能入朝，并且多次入侵。皇帝下詔令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杖勸和，高建武請罪，并且請求與二國講和。太宗擒獲突厥頡利以後，高建武派遣使者前來祝賀，并且進獻疆域圖。皇帝下詔令廣州司馬長孫師前往高麗祭吊收埋隋朝戰士的骸骨，毀掉高麗埋葬死者的京觀。高建武恐懼，於是修築千里長城，東北起自扶餘，西南抵達海邊。過了一段時間，高建武派遣太子高桓權入朝進獻土産，皇帝厚加賞賜，下詔令使者陳大德持節回訪慰勞高麗，并且觀察局勢。陳大德進入高麗國境，對居官守職者多有饋贈，獲悉高麗内部詳情。他見到流亡客居於此的華人，爲他們叙説親戚存亡，華人聽了人人流淚，因而所到之處男女百姓夾道觀看。高建武陳列盛大武裝接見使者。陳大德返回以後上奏情況，皇帝欣喜。陳大德又說："聽說高昌滅亡，高麗大對盧三次來到客館，加重禮遇。"皇帝說："高麗國土僅有四郡，我調發數萬士兵攻打遼東，各城定要相救，我用水軍從東萊渡海急赴平壤，本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天下剛剛太平，我不想勞苦百姓。"

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

有位叫蓋蘇文的人，或者叫蓋金，姓泉氏，自稱生在水中以此迷惑衆人。他天性殘暴。他的父親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去以後，蓋蘇文應當繼承他的官職，但國人嫌惡蓋蘇文，致使蓋蘇文未能繼立，這時蓋蘇文頓首向衆人致歉，請求攝職，如果不稱職，就是被廢也不反悔，衆人哀憐，於是蓋蘇文繼位。蓋蘇文凶殘無道，衆位大臣與高建武商議要殺死他，蓋蘇文發覺之後，召集所有各部，僞稱大規模檢閱軍隊，擺設酒宴請求所有大臣親臨觀看，賓客到來之後全部被殺，總共一百多人，驅馬衝進宮中殺死高建武，將他碎尸投入溝中。另立高建武弟弟的兒子高藏爲王，自任莫離支，專擅國政，猶如唐朝兵部尚書、中書令的職務。蓋蘇文容貌俊秀身軀魁偉，鬍鬚濃密漂亮，帽子衣服全都用黃金裝飾，身佩五把刀，左右不敢仰視。令貴人伏在地上，他踏在其背上上馬。出入陳列軍隊，長呼清道，行人

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吊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无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尉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

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女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奬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奬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奬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奬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擭阱，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盗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

畏懼躲避，甚至跳進坑谷。

皇帝聽説高建武被部下殺死，傷感并派遣使者持符節吊祭，有人勸説皇帝可以藉此討伐高麗，皇帝不想乘喪伐罪，便拜授高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皇帝説："蓋蘇文殺君竊國，朕攻取他本很容易，不過朕不願使百姓勞苦，怎麽辦呢？"司空房玄齡説："陛下士兵勇敢而且兵力有餘，息兵不用，正是所説的'止戈爲武'。"司徒長孫无忌説："高麗没有一人報告國難，應當賜書安慰他們，憐憫其禍患，安撫其存者，高麗一定會歸順。"皇帝説："好。"

適逢新羅派遣使者上書説："高麗、百濟聯合，我將要遭受討伐。謹請歸命天子。"皇帝問："怎樣可以免除？"使者説："走投無路，望陛下哀憐！"皇帝説："我派遣偏師率領契丹、靺鞨進入遼東，你們國家可以緩解一年，這是一條計策。我把數千絳袍紅旗賜給你們國家，你返回本國以後，令士兵排列成陣，高麗與百濟二國看見，以爲是我軍前來，必然逃跑，這是第二條計策。百濟依靠大海，不修防禦設施，我用數萬水軍襲擊；你們新羅國是女君主，因而被鄰國欺負，我派遣宗室主管你們國家，等到平安以後你們再自我防守，這是第三條計策。使者取哪條計策呢？"新羅使者不能回答。於是朝廷派遣司農丞相里玄奬携帶用印章封記的詔書譴責高麗，并且要高麗停止用兵不得進攻。使者還没有到達之前，蓋蘇文就已經攻取了新羅的二座城，相里玄奬宣示皇帝旨意，蓋蘇文回答道："以往被隋朝侵略，新羅趁機掠奪我國五百里土地，現今如果新羅不把掠奪的土地全部歸還給我，攻戰就不會停止。"相里玄奬説："過去的事情何足追論？遼東以前是中原的郡縣，天子尚且不攻取，高麗怎麽能違背詔令呢？"蓋蘇文没有聽取。相里玄奬回國以後上奏，皇帝説："莫離支殺死君主，殘暴統治部下，比如陷坑，百姓怨聲載道，我出兵難道没有藉口嗎？"諫議大夫褚遂良説："陛下的軍隊渡過遼水以後取勝當然很好，萬一不能獲勝，將會再度用兵，再度用兵，安危就不可預料了。"兵部尚書李勣説："不是這樣。以往薛延陀

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吴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内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

侵犯邊境，陛下打算追擊，魏徵竭力進諫方停止。以往如果追擊攻打，薛延陀就不會有一匹馬活着返回。後來薛延陀再度反叛侵擾，直到今日仍在悔恨。"皇帝説："確實如此。可是有一慮之失就怪罪他，以後誰還會爲我出謀劃策呢?"新羅多次請求救援，於是徵調吴船四百艘運糧，皇帝下詔令營州都督張儉等人調發幽、營軍隊及契丹、奚、靺鞨等前去討伐。正逢遼水泛濫，軍隊返回。莫離支恐懼，派遣使者進獻黄金，皇帝不接收。使者又説："莫離支請求派遣五十名官員入朝宿衛。"皇帝憤怒地斥責高麗使者説："你們本爲高建武效力，却不盡忠死節，又替逆子謀劃，罪不可赦。"於是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

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恤也。"即厚賜布粟。群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吴、京、洛募兵凡四萬，吴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

於是皇帝想要親自統兵討伐蓋蘇文，召集長安年長者慰勞説："遼東原是中原的領土，而莫離支賊殺其主上，朕將要親自籌劃謀取他，因而與父老相約：子及孫跟隨我出征的，我能撫慰他們，你們不必憂念。"隨即厚賜布粟。群臣都勸阻皇帝不要親征，皇帝説："我知道了，去本逐末，捨高取低，棄近至遠，三者是不祥之事，討伐高麗正是這樣。然而蓋蘇文殺死君主，又戮殺大臣而得逞，一國的人企盼等候救援，論者難道不明白。"於是把糧食運送到北方的營州，在東方的古大人城儲存糧食。皇帝親臨洛陽，而使張亮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爲副，任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統率江、吴、京、洛募兵總共四萬人，吴船五百艘，渡海急赴平壤。使李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李道宗爲副，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闥爲行軍總管隸屬於他們，統領六萬騎兵急赴遼東。皇帝下詔説："朕所經過的地方，停駐的營房不必講究，食物不必豐盛珍異，水可以步行渡過的不必架設橋梁，行在之所不在州縣附近不可令學生、年長者迎接拜謁。朕以前提戈平定亂世，没有滿月儲存，尚能所向披靡。如今幸而家給人足，祇擔心困於轉運糧餉，因而驅趕牛羊以便供養軍隊。而且朕必定會取勝有五點根據：我以大攻打其小，我以順討伐其逆，我以安

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悦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

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强，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悦。長孫无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宫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恧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櫜房，結兩箙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无忌誓師，乃引而東。

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户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渌上。勣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内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杠彴，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群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誣言朱蒙悦，城必完。勣列抛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髹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熛

攻打其亂，我以逸待其勞，我以悦當其怨，哪裏用擔心不會獲勝呢！”又調發契丹、奚、新羅、百濟各君長全部兵力會兵。

十九年二月，皇帝從洛陽抵達定州，對左右説：“如今天下大定，惟獨遼東没有歸順，高麗後代因爲兵馬强盛，謀臣誘導征討，禍亂剛剛開始，因而朕親自攻取它，不給後世遺留憂患。”皇帝坐在城門之上，軍隊經過，人人撫慰，患病者皇帝親自探望，下詔令州縣治療，士兵極爲高興。長孫无忌上奏説：“天下武將全部隨從，而隨行宫官衹有十人，天下將會以爲不重帝位。”皇帝説：“征遼士兵有十萬，他們都遠離家室，朕令十人跟隨，尚且内疚人數過多，公閉口不要再説了！”皇帝身居氈房，馬鞍上挂兩個箭袋。四月，李勣渡過遼水，高麗全都據城守衛。皇帝大宴士兵，在幽州的南面設置中軍大帳，下詔令長孫无忌誓師，然後帶兵東進。

李勣攻打蓋牟城，攻占了該城，俘獲二萬户，繳獲十萬石糧，朝廷在該地設置蓋州。程名振攻打沙卑城，夜間進入城的西部，城守崩潰，俘虜八千人，軍隊游動到鴨渌水邊。李勣進軍圍攻遼東城。皇帝停駐遼澤，下詔令埋葬暴露在外的隋朝戰士的骸骨。高麗調發新城、國内城四萬騎兵救援遼東。李道宗率領張君乂迎戰，張君乂退却。李道宗用騎兵衝擊，敵兵驚退，李道宗占領了敵軍的橋梁，收集散兵，登高瞭望，看到高麗軍陣混亂，猛攻打敗敵軍，斬首一千多級，將張君乂斬首示衆。皇帝渡過遼水，拆除木橋，以便堅定軍心。在馬首山扎營，皇帝親自來到城下，看見士兵正在填平壕溝，便與士兵分擔，在馬上接住重的一邊，群臣震動驚懼，爭相搬運土塊前行。城裏有座朱蒙祠，祠裏面有鎖甲、銛矛，高麗謊稱是前燕時上天所降。當圍攻緊急時，高麗妝扮美女作爲婦神，謊稱取悦朱蒙，城定會得以保全。李勣陳列抛車，抛出大石達三百步，落下之處都被砸毁。敵軍堆木成樓，結起繩網，不能抵禦。用衝車撞城墻上的房屋，都被撞碎。當時百濟進獻金漆鎧甲，又用黑鐵製作山五

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礧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户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文鎧甲，士兵穿上跟隨出戰。皇帝與李勣會兵，鎧甲光與陽光相輝映。適逢南風猛烈，士兵在城西南放火焚燒，火勢蔓延到城裏，房屋幾乎全被燒光，被燒死的人有一萬多。士兵登上城墻，敵兵蒙盾抵禦，士兵舉長矛搏擊，礧石如同雨點一般，城墻終於潰壞，俘虜高麗善戰的士兵一萬人，户口四萬，糧食五十萬石。朝廷在該地設置遼州。當初，皇帝從太子所居的行在地起，每三十里設置一烽，約定攻下遼東之後點燃烽火，這一天烽火傳入塞内。

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厓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效，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稟而縱之。

唐軍進攻白崖城，此城靠山臨水，極爲險要。皇帝在城的西北扎營，敵軍首領孫伐音暗中乞求投降，然而城中的意見不一，皇帝賜給孫伐音旗幟説："如果投降，把旗幟樹在城墻上作爲憑信。"不久孫伐音舉旗，城裏的人都以爲是唐軍已經登城，於是投降。當初，孫伐音中途反悔，皇帝憤怒，約定把俘虜分給諸位將領。到這時，李勣説："士卒奮勇争先，是貪圖獲得俘虜。如今城就要攻下，不能允許他們投降而辜負了士卒之心。"皇帝説："將軍所説很對。然而縱兵殺戮，掠奪别人的妻子兒女，朕不忍心。將軍部下有功的將士，朕可以用國庫的財物賞賜他們，希望能藉將軍贖取此城。"俘獲男女總共萬人、士兵二千。朝廷在該地設置巖州，拜授孫伐音爲刺史。莫離支用七百名加尸人戍守蓋牟，李勣俘虜了他們。這些人主動請求爲唐軍效勞，皇帝説："你們的家在加尸，如果爲我征戰，你們的家人將會全部被殺。致使一姓之人都被殺光而求取一人之力，這不可以。"於是賜給他們穀物然後把他們放回。

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争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并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

皇帝停駐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帶領軍隊及靺鞨十五萬兵衆前來救援。皇帝説："他們如果率兵連接安市而築建起軍壘，占據高山，獲取城中的糧食以供食用，放縱靺鞨掠奪我牛馬，使我軍攻打而不能攻下，這是他們的上策。從城中撤兵連夜離去，這是他們的中策。與我争鬥以決勝負，則會被擒。"有位大對盧爲高延壽獻計説："我聽説中原混亂，英雄豪傑并起，秦王神明威武，没有不能征服的

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絶其餉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尔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鋭兵居前，社尔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强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槊擊敗之，无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前，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内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黄、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烟。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

頑敵，出戰無往而不勝，因而平定天下，面南稱帝，北狄、西戎無不臣屬。如今舉國前來，謀臣重將全都在這裏，其兵鋒不可阻擋。如今不如停兵不戰拖延時日，暗中派遣奇兵切斷他們的糧道，要不了十天一個月糧食就會吃光，到那時想要出戰不能，想要歸還無路，我們就可以攻取了。”高延壽没有聽取，他帶領軍隊來到距離安市四十里處駐守。皇帝説：“敵已墮入我的計策中了。”於是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尔率領突厥一千名騎兵挑戰，敵軍常常用靺鞨精兵作爲先鋒，阿史那社尔交戰而失敗。高延壽説：“唐軍容易對付。”行進了三十里，依山脚布陣。皇帝下詔對高延壽説：“我因爲你國有强臣殺害本國君主，前來問罪，立即交戰，并不是我的意圖。”高延壽表示同意，便按兵等候。皇帝夜間召集諸位將領，令李勣率領一萬五千名步兵騎兵在西嶺布陣抵擋賊軍，長孫无忌、牛進達統領一萬精兵從敵軍背後的狹谷出擊，皇帝統領四千名騎兵捲起旗幟急赴敵軍北面的山上，命令諸軍説：“聽見鼓聲就發兵攻擊。”張設帳篷作爲朝堂，説：“明天中午，在這裏接納投降的俘虜。”這天晚上，流星落在高延壽軍營。天亮時，虜軍見李勣軍兵力少，便出戰。皇帝望見長孫无忌軍方向塵土飛揚，命令擊鼓鳴角，軍旗從四面包圍，虜軍疑懼，準備分兵抵擊，但兵衆已經紛亂不安。李勣用步兵長矛衝殺打敗虜軍，長孫无忌從背後出擊，皇帝從山上驅馬衝下，虜軍大亂，斬首二萬級。高延壽收集殘兵依山自守，長孫无忌、李勣合兵圍攻，拆毁河上橋梁，切斷敵軍退路。皇帝扣住馬繮觀看虜軍營壘説：“高麗傾國前來，一戰而敗，這是上天贊助我。”於是下馬再拜，答謝上天。高延壽等人料到大勢已去，便舉衆投降，進入轅門，跪地前行，頭抵手伏地請求處置。皇帝説：“以後還敢與天子交戰嗎?”高延壽恐懼流汗不能回答。皇帝挑選評定三千五百名酋長，全部除授官職，允許他們遷往内地，其餘三萬兵衆被放回，誅殺靺鞨三千多人，繳獲馬牛十萬，明光鎧甲一萬領。高麗震驚恐駭，后黄、銀二城主動撤走，好幾百里没有人烟。於是兼程從

以屬，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

驛路報告太子，并且賜給群臣書說："朕親自率兵取得如此大勝，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因而把所臨幸之山命名爲駐蹕山，將破陣情形繪圖，刻石記功。拜授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真爲司農卿。巡邏偵察的騎兵抓獲高麗的探子，皇帝替他鬆綁，那人自己說已經近三天没有吃飯了，皇帝下令給他飯吃，賜給草鞋，送他返回并對他說："回去告訴莫離支，如果想要知道我軍中進退的情況，可以派人到我這裏來。"皇帝每次駐營不修溝壕增壘，僅設哨兵而已，而士兵運糧，即使一人一馬，敵軍也不敢掠奪。

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絶，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傉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群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渌，迫其腹心，計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闉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鷄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烟。今鷄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闉成，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

皇帝與李勣商議要攻打何處，皇帝說："我聽說安市地勢險要兵衆强悍，莫離支出兵攻打却未能攻克，因而與之講和。建安自恃地勢險要阻絶，糧多而兵少，如果出其不意發動進攻，敵軍就不能相救。取得建安，則安市就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李勣說："不是這樣。我們的軍糧儲存在遼東，却西進攻打建安，如果那樣則賊軍將會堵住我軍的歸路，不如先攻打安市。"皇帝說："好。"於是進攻安市，没能攻克。高延壽、高惠真商議說："烏骨城傉薩已經年邁，早晨攻打則晚上可以攻克。烏骨攻取了，則平壤就能占領。"群臣也以爲張亮軍在沙城，下令徵召一夜便可趕來，如果占領烏骨，渡過鴨渌水，迫近敵人中心，則是上策。長孫无忌說："天子行軍不能冒險。安市的十萬兵衆在我背後，不如先打敗他們，然後驅兵南下，則是萬無一失的計策。"於是停止。城裏的人望見皇帝的旌旗，不時登上城墻叫喊，皇帝被激怒，李勣請求在攻克時把城裏的男子全部殺死。敵人聽說了這件事，便盡死力作戰。江夏王李道宗築建土壘攻打城的東南，虜軍增高城墻進行守衛。李勣攻打城的西部，撞車撞壞的地方，敵軍隨即連結栅欄成爲樓。皇帝聽見城裏鷄猪的叫聲，說："圍攻的時間已很長了，烟囱没有冒烟。如今鷄鳴猪叫，一定是殺鷄宰猪用來犒勞士兵，敵軍將在晚上出擊。"下詔令嚴陣以待。三更時，數百名敵軍用繩懸墜下城，全部被擒獲。李道宗用樹枝裹土堆積起來，土壘築成，距離城不到幾丈遠，果毅都尉傅伏愛

守衛，從高處衝擊敵城，城墻將要崩塌，傅伏愛私自離開本部，敵軍乘機從城崩塌處衝出，占據并挖斷土壘，點燃火堆樹起圍欄堅守。皇帝憤怒，斬殺傅伏愛，下敕命令諸位將領攻城，三天没能攻克。

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无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别，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没爲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列拜歡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

皇帝下詔令撤軍，帶着遼、蓋二州的百姓返回。軍隊從安市城下經過，城裏的人屏聲閉氣收起旗幟，酋長登上城一再揖拜，皇帝贊賞他們堅守，賜給一百匹絹。遼州存粟有上十萬斛，士兵不能全部取完。皇帝抵達渤錯水，道路泥濘阻塞，八十里地不通車騎。長孫无忌、楊師道等人率領一萬人砍柴修築道路，把車連接成橋梁，皇帝在馬上馱着柴幫助鋪路。十月，士兵全部渡過這裏，雪極大，皇帝下詔命令聚火等待接濟。當初出征時，有士兵十萬，馬一萬匹；等到返回，僅死去一千多人，戰馬死去十分之八。七萬水軍，僅損失幾百人。皇帝下詔命令收集戰士骸骨埋葬在柳城，用太牢祭祀，皇帝親往哭吊，隨從大臣全都流淚。皇帝統領飛騎進入臨渝關，皇太子在道路旁邊迎接。當初，皇帝與太子告别，身穿褐袍，説："等到重見你時再换下。"此袍經二季没换，以至於穿洞。群臣請求皇帝更换衣服，皇帝説："士兵都是身穿破舊衣服，我怎麽能穿新衣服呢?"等到這個時候，太子進獻潔凈衣服，皇帝方纔穿上。在遼收降的俘虜一萬四千人，應當没收爲奴婢，事先集中在幽州，準備分賞士兵。皇帝認爲這樣會致使父子夫婦分離，於是下詔命令有關部門用布帛贖出，赦免爲百姓。這些人羅列行拜歡呼舞蹈，三天没有停息。高延壽投降以後，因爲憂怨而死，惟獨高惠真到達長安。

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

第二年春季，高藏派使者進獻土産，并且請罪；進獻兩位美女，皇帝下敕把她們放回，對使者説："美色爲人們所喜愛，而我憐憫她們因爲離開親人而傷心，所以我不這樣做。"當初，軍隊返回，皇帝賜給蓋蘇文弓袋，蓋蘇文接受了，却没有派遣使者謝恩，於是皇帝下詔削除朝貢。

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爲

又過了一年的三月，皇帝下詔令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任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爲副，從萊州渡海；李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

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渌，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无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户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卧死溝壑，不勝敝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内兵二萬擊定之。始，帝决取虜，故詔陜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

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郛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

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爲副，率領營州都督部下軍隊，從新城道進軍。停駐南蘇、木底，敵軍出戰不勝，焚燒外城。七月，牛進達等人攻克石城，進攻積利城，斬首幾千級，於是都撤回。高藏派遣其子莫離支高任武前來入朝，因而請罪。

二十二年，皇帝下詔使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任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爲副，從海路進軍。部將古神感與敵軍在曷山交戰，敵軍潰敗；敵軍乘天黑襲擊我軍船隻，被伏兵打敗。薛萬徹渡過鴨渌水，進抵泊灼城，距城四十里而扎營。敵軍恐懼，紛紛丢棄村舍離去。大酋長所夫孫抵抗，薛萬徹攻打殺死他，於是圍城，擊敗敵軍援兵三萬人，然後返回。皇帝與長孫无忌計議説："高麗被我軍進兵所困，户口散失，田地不收，蓋蘇文增築城墻，部下因飢餓而抛尸溝壑，極爲貧困。明年動用三十萬兵衆，公任大總管，一舉可以消滅高麗。"於是下詔命令劍南大規模造船，蜀人願意把財物運送到江南，計算價值用來造船，一隻船徵一千二百縑，巴、蜀大爲騷亂，邛、眉、雅三州僚一同反叛，朝廷調發隴西、峽内二萬軍隊攻打平定了叛亂。當初，皇帝决意攻取高麗，因而下詔命令陜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在三山浦、烏胡島儲存糧食兵械，越州都督建造大船偶舫預備。正逢皇帝逝世，於是全部停止。高藏派遣使者奉慰。

永徽五年，高藏用靺鞨軍隊攻打契丹，雙方在新城交戰，大風，箭都被颳回，契丹乘機進攻，靺鞨軍大敗。契丹在原野放火再次出戰，靺鞨人相互踐踏而死，尸體堆積如山。契丹派遣使者告捷，高宗在朝廷下露布公布。六年，新羅指控高麗、靺鞨掠奪了三十六座城，望天子哀憐救援。皇帝下詔命令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領軍隊討伐。到了新城，擊敗高麗軍隊，焚燒外城以及村落，然後帶兵返回。顯慶三年，朝廷再次派遣程名振率領薛仁貴攻打高麗，未能攻克。二年以後，天子已經討平百濟，於是命令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

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没；定方解而歸。

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有弟男建、男産相怨。男生據國内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净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偘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男生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渌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并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廥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偘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偘，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鋭甚。仁貴横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

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領諸位將領從浿江、遼東、平壤道出兵討伐高麗。龍朔元年，大規模募兵，拜置諸位將領，天子準備親征，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議説："高麗小醜，哪裏用得上傾國前去征討？假如高麗滅亡之後，必定要調發軍隊守衛，少調發軍隊則不能威懾，多調發則百姓不安，這樣天下就會受困於轉運戍守。臣認爲征討高麗還不如不征討，消滅它還不如不消滅。"當時武則天也竭力勸阻，皇帝這纔作罷。八月，蘇定方在浿江打敗敵軍，奪取馬邑山，進而包圍平壤。第二年，龐孝泰率領嶺南兵在蛇水扎營，蓋蘇文攻打他，全軍覆没；蘇定方解圍歸來。

乾封元年，高藏派遣他的兒子高男福跟隨天子來到泰山封禪，高男福返回本國以後蓋蘇文死，蓋蘇文的兒子蓋男生代任莫離支，蓋男生的弟弟蓋男建、蓋男産相互怨恨。蓋男生占據國内城，派遣其子蓋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之弟蓋净土也請求割地投降。於是皇帝下詔令契苾何力任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偘任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爲後軍出征。九月，龐同善打敗高麗軍隊，蓋男生率領軍隊前來會兵。皇帝下詔拜授蓋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爲玄菟郡公。又使李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合力作戰。皇帝又下詔命令獨孤卿雲由鴨渌道，郭待封由積利道，劉仁願由畢列道，金待問由海谷道出兵，都擔任行軍總管，受李勣節度；把燕、趙的糧草轉運到遼東。第二年正月，李勣率軍出發停駐新城，他與諸位將領商議説："新城，是賊西部邊邑，如果不首先解決，其餘的城就不容易攻克。"於是在西南山駐軍進逼新城，城裏的人捆綁守軍首領出城投降。李勣進軍占領了十六座城。郭待封率領水軍渡海，急赴平壤。三年二月，李勣率領薛仁貴攻克扶餘城，其餘的三十座城都歸降。龐同善、高偘守衛新城，蓋男建派兵襲擊他們，薛仁貴救援高偘，在金山與敵軍交戰，没有獲勝。高麗擊鼓進軍，兵鋒十分鋭利。薛仁貴阻截襲擊，大敗敵軍，斬首五萬級，攻克南蘇、木

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閱很，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

氐、蒼岩三城，帶領軍隊攻占高麗土地，與李勣會兵。侍御史賈言忠報告軍情返回，皇帝向他詢問軍中情形，他回答説："必勝無疑。以前先帝興師問罪，之所以不得志，是因爲敵人内部没有隔閡。諺語説'軍隊無中介，中途而返回'。如今蓋男生兄弟不和，作我軍的嚮導，敵軍的虚實，我軍完全掌握，將領忠誠士兵奮力，因而臣説必勝無疑。况且高麗讖緯之類的書説：'不到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消滅高麗。'高氏自從漢代建國，到如今九百年了，李勣年紀八十了。敵人并且連年歉收，人們相互擄掠販賣，地震而開裂，狼狐進入城中，田鼠在門上打洞，人心畏懼，這次出征以後就不會再動用軍隊了。

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渌，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内應。五日，闔啓，兵噪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禄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

蓋男建率領五萬軍隊襲擊扶餘，李勣在薩賀水岸打敗他們，斬首五千級，俘虜三萬人，繳獲的器械牛馬也有這麽多。接着進軍攻克大行城。劉仁願與李勣會師，因延誤了期限，被召回朝廷應當處斬，朝廷寬赦把他流放到姚州。契苾何力在鴨渌與李勣軍隊會兵，攻取辱夷城，全軍圍攻平壤。九月，高藏派遣蓋男產率領一百名首領舉起白旗投降，并且請求入朝，李勣以禮相見。可是蓋男建仍然堅守，多次出戰失敗，大將浮屠信誠派遣間諜約定從内部接應。五天以後，打開城門，軍隊叫喊着衝進，焚燒其城門，烈焰四起，蓋男建窘迫惶恐，自殺未遂。唐軍擒獲高藏、蓋男建等人，總共收取五部一百七十六座城，六十九萬户。皇帝下詔令李勣直接到昭陵獻俘，奏凱而還。十二月，皇帝坐含元殿，接見李勣等人，在廷中指責俘虜。鑒於高藏平日受人脅迫，赦免他并任他爲司平太常伯，蓋男產任司宰少卿；把蓋男建流放到黔州，把百濟王扶餘隆流放到嶺外；使蓋獻誠任司衛卿，信誠任銀青光禄大夫，蓋男生任右衛大將軍，契苾何力行左衛大將軍，李勣兼太子太師，薛仁貴任威衛大將軍。在高麗的土地上分設九個都督府，四十二個州，一百個縣。重新設置安東都護府，有功勞的首領升任都督、刺史、縣令，與漢官共同統治，薛仁貴任都護，統領軍隊鎮守。這一年郊祭，因爲平定高麗，因成功致謝上天。

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侃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并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昉綏納亡餘。舜殺鉗牟岑走新羅。侃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又敗之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俘馘萬計。於是平壤痍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擐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

總章二年，朝廷把高麗三萬百姓遷往江淮、山南。大酋長鉗牟岑率領部衆反叛，擁立高藏的外孫安舜爲王。皇帝下詔高侃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都任爲行軍總管前去討伐他們，派遣司平太常伯楊昉安撫收取逃亡餘衆。安舜殺死鉗牟岑逃往新羅。高侃把都護府的治所遷到遼東州，在安市打敗叛軍，又在泉山擊敗叛軍，俘虜新羅援兵二千人。李謹行在發盧河打敗叛軍，再次交戰，俘虜斬首數以萬計。於是平壤傷殘不能成軍，相繼投奔新羅，前後四年纔平定。當初，李謹行留下他的妻子劉氏守衛伐奴城，敵軍攻打此城，劉氏身穿鎧甲率兵守衛，賊軍撤走。皇帝稱贊她，封她爲燕郡夫人。

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隴右，弱窶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死，贈衛尉卿，葬頡利墓左，樹碑其阡。舊城往往入新羅，遺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長皆絶。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鷹揚衛大將軍，更封忠誠國王，使統安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儀鳳二年，朝廷除授高藏爲遼東都督，封他爲朝鮮郡王，讓他返回遼東安撫殘餘百姓，先前編入僑內州的高麗百姓全部遣回，把安東都護府遷往新城。高藏與靺鞨謀反，還没來得及行動，朝廷就把高藏召回流放到邛州，把他的部衆分散到河南、隴右，貧弱的留在安東。高藏在永淳初年死去，朝廷追贈他爲衛尉卿，把他葬在頡利墓的東側，在墳墓的前面立碑。高麗舊城大多陷於新羅，遺民分散逃亡到突厥、靺鞨，從此高氏君長完全斷絶。垂拱年間，朝廷封高藏孫高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年，進左鷹揚衛大將軍，改封忠誠國王，令他統領安東舊部，没有出行。第二年，朝廷任高藏子高德武爲安東都督，此後逐漸自己立國。到了元和末年，派遣使者進獻樂工。

## 百濟

百濟，扶餘别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贏，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逾海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内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内頭佐平主帑聚，内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方，方統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苩氏。其法：反逆者誅，籍其家；殺人者，輸奴婢三贖罪；吏受賕

百濟，是扶餘的别種。位於京師東面六千多里，瀕臨大海的北面，西面與越州相鄰，南面是倭，北面是高麗，都要渡海纔能到達，它的東面，是新羅。國王居住在東、西二城。官職有内臣佐平宣納號令，内頭佐平主管庫藏，内法佐平掌管禮儀，衛士佐平統領衛兵，朝廷佐平主管刑獄，兵官佐平掌管各地兵馬。有六方，每方統領十郡。大姓有八個：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苩氏。百濟的法律規定：叛逆者殺，家人財産没收入官；殺人者，交納三個奴婢贖罪；官吏收受賄賂及偷盜，三倍償還，終

及盜，三倍償，錮終身。俗與高麗同。有三島，生黄漆，六月刺取瀋，色若金。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花。群臣絳衣，飾冠以銀花。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

身不得做官。習俗與高麗相同。有三個島，出産黄漆，六月刺取汁液，顔色如金。國王身穿大袖紫袍，青錦褲，素皮帶，黑皮鞋，裝飾着金花的烏羅冠。群臣身穿絳色衣服，用銀花裝飾冠。禁止平民百姓穿絳紫色衣服。有書籍，與唐人一樣紀時月。

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册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後五年，獻明光鎧，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禄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册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

武德四年，國王扶餘璋開始派遣使者進獻果下馬，從此多次入朝進貢，高祖册封他爲帶方郡王、百濟王。五年以後，百濟進獻明光鎧甲，并且指控高麗阻塞它進貢的道路。太宗貞觀初年，下詔令使者調解它們之間的怨恨。百濟又與新羅世代爲仇敵，多次相互侵略，皇帝賜給用印章封記的詔書説："新羅，是朕的番臣，王的鄰國。聽説多次交相侵凌，朕已經下詔令高麗、新羅和好，王應當忘記以前的怨恨，識朕本意。"扶餘璋奉表謝罪，然而并没有停止用兵。扶餘璋再次派遣使者入朝，進獻鐵甲雕斧，皇帝厚加慰勞，賜給帛三千段。十五年，扶餘璋死，使者身穿白衣奉表説："君主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去世。"皇帝在玄武門爲扶餘璋舉哀，追贈他爲光禄大夫，賜給助葬財物十分豐厚。朝廷命令祠部郎中鄭文表册封扶餘璋之子扶餘義慈爲柱國，繼承王位。

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絶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詔書諭解。聞帝新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隙争侵校無寧歲，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窮于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况朕萬方主，可不恤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决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

扶餘義慈侍奉雙親孝順，與兄弟友愛，時人稱他爲"海東曾子"。第二年，百濟與高麗聯合討伐新羅，占領了四十多座城，派兵守衛。又圖謀攻取棠項城，以切斷新羅朝貢的道路。新羅告急，皇帝派遣司農丞相里玄奬携帶詔書勸解。扶餘義慈聽説皇帝新近討伐高麗，於是乘虚攻取了新羅七座城；過了一段時間，又奪取了十多座城，因而不來入朝進貢。高宗即位，百濟派遣使者前來，皇帝下詔對扶餘義慈説："海東三國，開國已久，土地原本犬牙交錯。近來紛争征戰没有一年安寧，新羅的高城重鎮全部被王吞并，因困厄前來歸附朕，乞求王歸還土地。昔日齊桓公爲一諸侯，尚可使亡國復存，况且朕是萬國主上，怎麽能不救恤危難的藩國呢？王所兼并新羅之城應當歸還新羅，新羅所俘虜的百濟人口也送還王。如不聽從詔令，任王决戰，朕將調發契丹各國，渡過遼水深入，王可思量，不要後悔！"

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帆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詔葬孫晧、陳叔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

永徽六年，新羅指控百濟、高麗、靺鞨占領了它北部邊境三十座城。顯慶五年，皇帝於是下詔任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調發新羅兵討伐百濟，從城山渡海。百濟守衛熊津口，蘇定方縱兵出擊，虜軍大敗，王師乘着漲潮張帆前進，疾速行進到距離真都城三十里的地方而停下。敵軍用全部兵力抵抗，又被打敗，斬首一萬多級，攻取了真都城。扶餘義慈挾持太子扶餘隆逃往北部邊邑，蘇定方包圍他們。扶餘義慈的次子扶餘泰自立爲王，率領兵衆堅守，扶餘義慈之孫扶餘文思説："王、太子尚在，叔却自立爲王，如果唐兵撤走，我父子該怎麽辦?"於是他與左右用繩懸墜城下，百姓都跟着他，扶餘泰不能阻止。蘇定方令士兵躍上城樹起旗幟，扶餘泰開門投降，蘇定方擒獲扶餘義慈、扶餘隆及小王扶餘孝演、酋長五十八人送到京師，平定了百濟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座城，七十六萬户。於是朝廷在百濟分設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升任酋長首領治理，命郎將劉仁願守衛百濟城，任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蘇定方將俘虜送到朝廷，皇帝下詔釋放了他們而没有問斬。扶餘義慈病死，朝廷追贈他爲衛尉卿，准許他的舊臣前去哭吊，下詔把他葬在孫晧、陳叔寶墓的東側，除授扶餘隆爲司稼卿。王文度渡海去世，朝廷讓劉仁軌取代他。

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軍，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畀以國。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説，道琛倨甚，館使者于外，嫚報曰："使人官小，我，

扶餘璋侄子扶餘福信曾經統領軍隊，便與浮屠道琛占據周留城反叛，他們從倭迎回故王子扶餘豐，擁立他爲王，西部全都響應，帶領軍隊包圍劉仁願。龍朔元年，劉仁軌調發新羅軍隊前去救援，道琛在熊津江建立了兩處軍壘，劉仁軌與新羅兵夾擊，敵軍逃進軍壘，因爭搶過橋而墮入水中溺死的有一萬人，新羅軍隊返回。道琛守衛任孝城，自稱領軍將軍，扶餘福信稱霜岑將軍，派人告訴劉仁軌説："聽説唐與新羅約定，打敗百濟之後，不論老少全部殺死，然後把百濟國交付新羅。我與其被殺，還不如死戰。"劉仁軌派遣使者携帶書信答覆，道琛極爲傲慢無禮，把使

國大將，禮不當見。"徒遣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信俄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二年七月，仁願等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顓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願已得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

者安置在外館，輕蔑地回答說："使者官職低下，我，是一國的大將，按禮不應當接見。"讓使者空手返回。劉仁軌因爲兵力少，便休養軍威，請求聯合新羅謀取百濟。扶餘福信不久殺死道琛，吞并了他的軍隊，扶餘豐不能控制。二年七月，劉仁願等人在熊津打敗百濟軍，攻取了支羅城，連夜進逼真峴，到天明時進入城中，斬首八百級，新羅運糧的道路方纔開通。劉仁願請求派兵增援，皇帝下詔任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調發齊兵七千前往。扶餘福信專擅國政，圖謀殺死扶餘豐，扶餘豐率領親信斬殺了扶餘福信，與高麗、倭聯合。劉仁願得到齊兵之後，士氣大振，便與新羅王金法敏率領步騎，而派遣劉仁軌率領水軍，從熊津江水陸并進，急赴周留城。扶餘豐兵衆駐守白江口，官兵四戰四勝，焚燒四百艘敵船，扶餘豐逃走，下落不明。僞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率領殘餘兵衆及倭人請求投降，各城全部收復。劉仁願率領軍隊返回，留下劉仁軌接任守衛。

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敦鄰，不睦親，與高麗、倭共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修好，先王負險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興亡繼絶，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天子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仁願，親臨厥盟，有貳其德，興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中。

皇帝任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令他歸國，平息與新羅的舊恨，招回遺民。麟德二年，扶餘隆與新羅王在熊津城相會，殺白馬結盟。劉仁軌作盟文說："以往百濟先王，不顧逆順，不親厚鄰邦，不和睦親族，與高麗、倭一道侵凌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憫百姓無辜，命令使者重修和好，先王仗恃地勢險要遥遠，輕慢不恭，皇天震怒，討伐削平。然而使亡者興使絶者繼，是爲王的通用準則，因而立前太子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主持宗廟祭祀，依附新羅，長期結爲友好國家，講和除恨，恭奉天子之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會盟，有不守盟約者，興兵動衆，神靈明鑒，百禍降臨，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代代不敢違犯。"於是製作金書鐵契，藏在新羅宗廟中。

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儀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强，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又以其孫敬襲王，而其

劉仁願等人返回，扶餘隆怕部衆叛離，也回到京師。儀鳳年間，朝廷升任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將他遣送回本藩。這時，新羅强大，扶餘隆不敢進入舊國，暫時將治所設在高麗而死。武后

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絶。

又令他的孫扶餘敬繼承王位，但是百濟土地已經被新羅、渤海靺鞨分占，百濟於是滅絶。

**新羅**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横千里，縱三千里，東拒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爲侵牟羅，邑在内曰喙評，外曰邑勒。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尚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其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别。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爲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宰相家不絶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猪稱之。畜牧海中山，須食乃射。息穀米於人，償不滿，庸爲奴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杯若銅、瓦。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袴。婦長襦，見人必跪，則以手据地爲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綵飾之。男子翦髮鬻，冒以黑巾。市皆婦女貿販。冬則作竈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騾，多馬。馬雖高大，不善行。

新羅，是弁韓的後代。居住在漢樂浪之地，東西一千里，南北三千里，東面抵達長人，東南是日本，西面是百濟，南面瀕臨海，北面是高麗。而國王居住在金城，此城周長約八里，衛兵三千名。新羅人把城叫侵牟羅，把内地的邑稱爲喙評，把外地的叫邑勒。新羅擁有六個喙評，五十二個邑勒。朝服崇尚白色，愛好祭祀山神。八月十五日，大舉宴請賞賜官吏，習射。設置官職，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而相區别。兄弟女、姑、姨、從姊妹，都聘爲妻。王族是第一骨，妻也是同族，生子全都是第一骨，不娶第二骨之女，即便娶了，通常衹是作爲妾婢。官職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總共有十七等，第二骨可以擔任官職。事情必須與衆人商議，稱爲“和白”，有一人持異議則作罷。宰相家俸禄不停，奴僕三千人，士兵牛馬猪與此相當。在海中山上畜牧，需要食物時就射。向百姓借貸穀米，到期不能償還，便收爲奴婢。國王姓金，貴人姓朴，百姓没有氏衹有名。吃飯使用柳木杯以及銅器、陶器。正月初一相互慶賀，這一天祭拜日月神。男子身穿褐褲。婦人身穿長襖，見人時一定要下跪，而且手扶地表示恭敬。不施粉黛，大多是美髮繞頭，用珠綵妝扮。男子剪髮出賣，頭蒙黑巾。市上都是婦女貿易販賣。冬季在堂中建竈，夏季把食物放在冰上。牲畜中没有羊，驢、騾很少，而馬居多。新羅馬雖然高大，但是不擅長行走。

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鈎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峡，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長人，人大都三丈高，牙如鋸爪如鈎，黑毛遮身，不吃熟食，生吃禽獸，有的捉人以供食用；獲得婦人，就讓製作衣服。該國山巒連綿幾十里，有峽谷，設置鐵門防守，稱爲關門，新羅常常派幾千名弩士駐守這裏。

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

當初，百濟討伐高麗，高麗前來請求新羅救援，新羅派遣全部兵力前往打敗百濟，從此新羅與百濟交互攻打不止。後來新羅擒獲百濟王并且殺死他，於是兩國結怨更深。武德四年，新羅國

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王金真平派遣使者入朝，高祖下詔令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賜。三年以後，朝廷拜授金真平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大臣乙祭柄國。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九年，遣使者册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十七年，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亦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二十一年，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真德襲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内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餞。

貞觀五年，新羅進獻二位女樂。太宗説："近日林邑進獻鸚鵡，説是思念故鄉，乞求放回，更何况人呢？"於是把女樂交給使者將她們送回。這一年，金真平死，他没有子嗣，立他的女兒金善德爲王，大臣金乙祭執掌國政。皇帝下詔追贈金真平爲左光禄大夫，賜給二百段帛助葬。九年，朝廷派遣使者册封金善德繼承她父親的封爵，國人稱她爲聖祖皇姑。十七年，新羅受到高麗、百濟攻打，使者前來乞求救兵，也正逢皇帝親自討伐高麗，下詔率領軍隊以便分散敵軍兵力，金善德令五萬兵衆進入高麗南境，攻取水口城而奏報皇帝。二十一年，金善德死去，朝廷追贈她爲光禄大夫，令她的妹妹金真德繼承王位。第二年，金真德派遣她的兒子文王及弟金伊贊的兒子金春秋前來入朝，朝廷任文王爲左武衛將軍，任金春秋爲特進。因而請求改章服，依照唐朝的制度，皇帝拿出宫中的珍服賜給他們。又到國學觀看釋奠、講論，皇帝賜給御製《晉書》。他們告辭回國，皇帝下敕令三品以上官員到郊外送行。

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

高宗永徽元年，新羅攻打百濟，擊敗百濟，派遣金春秋的兒子金法敏入朝。金真德織錦作頌進獻，説："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皇帝贊賞她的心意，升任金法敏爲太府卿。

五年，真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吊祭，以春秋襲王。明年，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

五年，金真德死去，皇帝爲她舉哀，追贈她爲開府儀同三司，賜給三百彩段，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吊祭，令金春秋繼承王位。第二年，百濟、高麗、靺鞨一道攻占了新羅的三十座城。新羅派使者前來請求救援，皇帝命令蘇定方討伐，

以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鷄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

任金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於是平定了百濟。龍朔元年，金春秋死去，金法敏繼承王位。朝廷在該國設置鷄林州大都督府，除授金法敏爲都督。

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仁問乃還，辭王，詔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丐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詞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興光襲王。

咸亨五年，新羅接納高麗叛衆，侵略百濟土地并且駐守那裏，皇帝發怒，下詔削除金法敏官爵，任他的弟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金仁問爲新羅王，令他從京師返回本國。皇帝下詔任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爲副，發兵大力討伐。上元二年二月，劉仁軌在七重城打敗新羅兵衆，令靺鞨兵渡海攻打新羅南境，殺獲極多。皇帝下詔任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駐守買肖城，三次交鋒，敵軍全都戰敗。金法敏派遣使者入朝請罪，進貢的物品在道路上前後相望，於是金仁問返回，辭去王位，皇帝下詔恢復金法敏官爵。然而新羅占領了百濟的大片土地，於是國土抵達高麗南部邊境。設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設有都督，統領十郡或者二十郡，郡設有大守，縣設有小守。開耀元年，金法敏死去，他的兒子金政明繼承王位。他派遣使者入朝，求取唐禮及別的文辭，武后賜給《吉凶禮》及五十篇文詞。金政明死，他的兒子金理洪繼承王位。金理洪死，他的弟弟金興光繼承王位。

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别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間賜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綉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黄金、美髢諸物。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璹以鴻臚少卿吊祭，子承慶襲王，詔璹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

玄宗開元年間，金興光多次入朝，進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進獻二位女子，皇帝説："女子全都是王的姑姊妹，違離本國習俗，辭别親人，朕不忍心把她們留下。"於是多加賞賜令她們返回。金興光又派遣子弟入太學學習經術。皇帝不時賜給金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綉紋袍、金銀精器，金興光也進獻珍奇的狗馬、黄金、美假髮等各種禮物。當初，渤海靺鞨侵掠登州，被金興光打退，皇帝進金興光爲寧海軍大使，令他攻打靺鞨。二十五年金興光死，皇帝十分哀傷悼念，追贈他爲太子太保，命邢璹任鴻臚少卿前去吊祭，令金興光的兒子金承慶繼承王位，皇帝下詔對邢璹説："新羅號稱君子之國，知曉《詩》、《書》。因爲卿是飽學之儒，因而派卿持節前去，卿應當闡發經義，使他們知道

爲副。國高弈皆出其下，於是厚遺使者金寶。俄册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吊，以其弟憲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泝江至成都朝正月。

大國的興盛。”又因爲國人擅長下棋，下詔令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新羅國中下棋的高手全都不如楊季鷹，於是送給唐使者許多金寶。不久朝廷册封金承慶之妻朴氏爲妃。金承慶死，朝廷下詔令使者前去吊祭，令金承慶之弟金憲英繼承王位。皇帝在蜀，金憲英派遣使者逆江水而上到達成都朝賀正月。

大曆初，憲英死，子乾運立，甫丱，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吊，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爲副册授之，并母金爲太妃。會其宰相争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於是，歲朝獻。建中四年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貞元元年，遣户部郎中蓋塤持節命之。是年死，立良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死，無子，立嫡孫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册，未至，俊邕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册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册故主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叔妃，而俊邕不幸，册今留省中，臣請授以歸。”又爲其宰相金彦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丐門戟，詔皆可。凡再朝貢。七年死，彦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吊，且命新王，以妻貞爲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彦昇死，子景徽立。大和五年，以太子左諭德源寂册吊如儀。開成初，遣子義琮謝，願留衛，見聽，明年遣之。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

大曆初年，金憲英死，他的兒子金乾運繼立，他尚在幼年，派遣金隱居入朝等待册命。皇帝下詔令倉部郎中歸崇敬前往新羅吊祭，監察御史陸珽、顧愔爲副前去册授金乾運，并且册封他的母親金氏爲太妃。時逢新羅宰相因争權而相互攻打，國中大亂，三年纔平定。於是，年年入朝進貢。建中四年金乾運死去，他没有兒子，國人便共同擁立宰相金良相繼承王位。貞元元年，朝廷派遣户部郎中蓋塤持節册封金良相。這一年金良相死，國人擁立金良相堂弟金敬信繼承王位。十四年，金敬信死，他没有兒子，國人便擁立其嫡孫金俊邕。第二年，朝廷派遣司封郎中韋丹持節杖册封，韋丹還没有到達新羅，金俊邕就死去，於是韋丹返回。金俊邕之子金重興繼立，永貞元年，皇帝下詔令兵部郎中元季方册命。三年以後，新羅使者金力奇前來謝恩，并且説：“往年册封故主金俊邕爲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妃，但金俊邕不幸早死，册書如今留在省中，臣請求授給而返回。”又爲宰相金彦昇、金仲恭、王的弟弟蘇金添明請求門戟，皇帝下詔全部答應。總共二次入朝進貢。七年金重興死，金彦昇繼立，前來告喪，朝廷命令職方員外郎崔廷吊祭，并且册命新王，封其妻貞氏爲妃。長慶、寶曆年間，新羅二次派遣使者前來入朝，留下宿衛。金彦昇死，他的兒子金景徽繼立。大和五年，朝廷派遣太子左諭德源寂按禮規册封吊祭。開成初年，金景徽派遣其子金義琮前來謝恩，他表示願意留下宿衛，朝廷允許，第二年把他遣送回本國。五年，鴻臚寺登記質子及年滿的學生一百零五人，讓他們全部返回本國。

有張保皋、鄭年者，皆善鬥戰，工用槍。年復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

張保皋、鄭年，都善於打仗，擅長用槍。鄭年又能潛入海中，游五十里不喘氣，與他的勇敢

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皋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皋萬人守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皋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皋，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皋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皋爲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健壯相比，張保皋不如他。鄭年以兄稱呼張保皋，張保皋自恃年長，鄭年自恃才能，二人經常互不服氣。都從本國前來做武寧軍小將。後來張保皋返回新羅，謁見本國國王說："全中原都用新羅人做奴婢，希望能够鎮守清海，使賊不能够掠奪國人西去。"清海，位於海路的要衝。國王交給張保皋一萬人讓他去鎮守。從大和以後，海上没有販賣新羅人口的。張保皋在本國顯貴之後，而鄭年飢寒交迫客居漣水，一天他對守將馮元規說："我想要東還本國，向張保皋討口飯吃。"馮元規說："假如張保皋虧待你怎麽辦？爲什麽要在他的手中自取死路？"鄭年說："與其因飢寒而死，還不如被兵器殺死痛快，更何况是死在故鄉！"於是鄭年離去。他到了那裏，拜謁張保皋，二人飲酒極爲歡快。還没有飲畢，就聽說大臣殺死國王，國内混亂没有主上。張保皋分給鄭年五千名士兵，握住鄭年的手流着眼淚說："非你没有人能平定禍難。"鄭年趕到本國，殺死反叛的人，擁立國王之後前來報告。於是國王把張保皋召回去任他爲相，令鄭年取代他鎮守清海。會昌年間以後，新羅不再前來入朝進貢。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决。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皋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皋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皋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的時候，郭汾陽、李臨淮全都是牙門都將，二人互不服氣，雖則同盤就餐，却常常斜眼相視，不説一句話。等到郭汾陽取代了安思順，李臨淮想要逃走，衹是計策未定。十天之後，皇帝下詔令李臨淮分郭汾陽一半兵力從趙、魏東進出兵，李臨淮進來向郭汾陽請求道：'甘願一死，請放過妻與子。'郭汾陽立即走下，握住李臨淮的手上堂，説：'如今國内混亂主上遷徙，除了公無人能够東進討伐，難道現在是記私怨的時候嗎？'在分别之時，二人握着手哭泣流淚，以忠義相互勸勉，直到削平强盗，實在就是二公的功勞。知道他没有叛心，懂得他的心意，這很難得；怨恨必然看見缺點，然而能知道他的才能，這就更加難得了。這張保皋與郭汾陽的賢能可以并論。鄭年投奔張保皋時一定説：'他尊貴我低賤，我投歸依附他，他不應當因爲舊怨而殺我。'張保皋果然没有殺他，這是人之常情。李臨淮向郭汾陽請

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榷於保皋，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慼，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皋，孰謂夷無人哉！

死，也是人之常情。張保皋任用鄭年，由自己決定，鄭年飢寒交迫，容易被感動。郭汾陽、李臨淮，平生對立，李臨淮的任命，由天子決定。與張保皋相比，郭汾陽更勝一籌。這是聖賢猶豫成敗的時期。世人稱道周公、邵公是百代之師，周公擁立年幼的天子而邵公却懷疑他，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年輕時奉事文王，老年輔佐武王，能够平定天下，然而周公的心意，邵公尚且不知道。如果衹有仁義之心，而没有明察爲助，雖然是邵公還會如此，更何況不如邵公的人呢！”噫，不因爲個人的怨恨相互憎惡，而以國家的憂患爲先，晉有祁奚，唐有郭汾陽、張保皋，誰説夷人没有人物呢！

##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郛，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彦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王。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

日本，是古時候的倭奴。距離京師一萬四千里，位於新羅東南，在大海之中，居住在島上，東西有五個月路程，南北有三個月路程。國中没有城郭，用木頭連成柵欄村落，用草覆蓋屋頂。左右有五十多個小島，全都自稱國家，而臣屬於倭奴。設置本率一人，檢察各部。當地女多男少，有文字，崇尚浮屠法。官職有十二等。國王姓阿每氏，自稱最初的國王叫天御中主，到了彦瀲，總共三十二世，全都以“尊”爲號，居住在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繼立，改用“天皇”爲號，把國都遷到大和州。其次是綏靖，其次安寧，其次懿德，其次孝昭，其次天安，其次孝靈，其次孝元，其次開化，其次崇神，其次垂仁，其次景行，其次成務，其次仲哀。仲哀死，擁立開化的曾孫女神功爲王。其次應神，其次仁德，其次履中，其次反正，其次允恭，其次安康，其次雄略，其次清寧，其次顯宗，其次仁賢，其次武烈，其次繼體，其次安閑，其次宣化，其次欽明。欽明十一年，相當於梁承聖元年。其次海達。其次用明，也叫目多利思比孤，相當於隋開皇末年，開始與中國交往。其次崇峻。崇峻死，欽明的孫女雄古繼立。其次舒明，其次皇極。倭奴習俗椎形髮髻，没有冠帶，赤脚行走，用幅巾遮蔽後面，貴人頭上蒙錦；婦女身穿單色裙，長腰襖，把頭髮束在後面。到煬帝時，賜給

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花，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

倭奴人錦綫冠，用金玉裝飾，用文布製作衣服，左右佩戴銀花，銀花八寸長，用多少區分貴賤。

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

太宗貞觀五年，倭奴派遣使者入朝，皇帝憐憫它道路遥遠，下詔令有關部門不要拘泥於年年進貢。朝廷派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前去宣諭，他與倭奴王爭禮互不相下，不肯宣示天子之命就返回。過了一段時間，倭奴另托新羅使者上書。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永徽初年，該國國王孝德即位，改年號叫白雉，進獻像斗一樣大的琥珀，如同五升器大的瑪瑙。當時新羅被高麗、百濟欺侮，高宗賜給用印章封記的詔書，令倭奴出兵援助新羅。不久孝德死，他的兒子天豐財繼立。天豐財死，他的兒子天智繼立。第二年，倭奴使者與蝦蛦人一同入朝。蝦蛦也位於海島之中，它的使者鬍鬚四尺多長，把箭插在頭上，令人戴瓠站在幾十步處，百發百中。天智死，他的兒子天武繼立。天武死，他的兒子總持繼立。咸亨元年，派遣使者祝賀削平高麗。以後逐漸懂得漢語，討厭倭名，便改叫日本。使者自稱，因爲本國接近日出的地方，所以以日本爲名。有人説日本原是個小國，被倭吞并，因而冒用它的國號。使者不講實情，因而此事疑惑不定。又胡亂誇耀説本國大約方圓幾千里，南面、西面抵達大海，東面、北面隔着大山，山外就是毛人。

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花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

長安元年，該國國王文武繼立，把年號改爲太寶，派遣朝臣真人粟田進貢土産。朝臣真人，猶如唐朝的尚書。戴進德冠，頂上有分而四散的華花，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撰寫文章，進退舉止有禮。武后在麟德殿宴請他，除授司膳卿，然後遣送回去。文武死，他的兒子阿用繼立。阿用死，他的兒子聖武繼立，改年號爲白龜。開元初年，粟田再次入朝，請求跟着諸位儒士學習經書，皇帝下詔令四門助教趙玄默到鴻臚寺做教師，粟田進獻大幅布作爲初見教師的禮品，粟田把皇帝賞給的財物全部買成書之後返回本國。副朝臣仲滿仰慕中華不肯離去，把姓名改爲朝衡，歷任左補闕，儀王友，他博學多識，過了好久纔

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浮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

返回。聖武死，他的女兒孝明繼立，把年號改爲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再次入朝。上元年間，他升任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阻塞海路，日本改由明、越州入朝進貢。孝明死，大炊繼立。大炊死，立聖武之女高野姬爲王。高野姬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進獻土産。真人，應是因官職而姓。真人興能擅長書法，該國的紙像繭而光潤，人們都不認識。貞元末年，該國國王叫桓武，派遣使者入朝。日本學生橘免勢、浮屠空海願意留下學習，過了二十多年，使者高階真人前來請求橘免勢等人全部返回本國，皇帝下詔許可。其次諾樂繼立，其次嵯峨繼立，其次浮和繼立，其次仁明繼立。仁明在開成四年，再次進貢。其次文德繼立，其次清和繼立，其次陽成繼立。其次光孝繼立，時間在光啓元年。

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日本東面海中島上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個小王，北面至新羅，西北是百濟，西南是越州，有絲絮、奇珍。

**流鬼**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蓏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

流鬼距離京師一萬五千里，位於黑水靺鞨的東北，少海的北面，三面都被海包圍，它的北面不知道有多遠。人依島散居，沼澤地帶很多，有魚鹽之利。土地早寒，霜雪多，把六寸寬、七尺長的木板繫在脚下，用來在冰上行走，追逐野獸。國中多狗，用狗皮製作皮衣。習慣披髮，粟類似莠但要比莠小，没有蔬菜瓜果及别的穀物。善戰的士兵有一萬人。南面與莫曳靺鞨相鄰，往東南航行十五天，纔可到達。貞觀十四年，流鬼國王派遣其子可也余莫貂皮經三次翻譯前來入朝，朝廷除授他爲騎都尉，然後遣送回國。

龍朔初，有儋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

龍朔初年，有儋羅國，該國國王儒李都羅派遣使者入朝，該國位於新羅武州南面的島上，習俗質樸簡陋，穿大猪皮，夏季住在皮屋之中，冬季掘地成室。土地生長五穀，不知道用牛耕地，用鐵齒耙土。最初依附百濟，麟德年間，酋長前來入朝，跟從皇帝來到泰山，後來依附新羅。

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姤

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姤二部首領入

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遺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涑末河之東，西接黄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朝進貢。達末婁自稱是北扶餘的後裔，高麗消滅了這個國家，它的遺民渡過那河，因而居住在那裏，或叫他漏河，往東北流入黑水。達姤，是室韋種，在那河的南面，涑末河的東面，西面與黄頭室韋相接，東北是達末婁。

#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 西域列傳(上)

### 泥婆羅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犛牛。俗翦髮逮眉，穿耳，楦以筒若角，緩至肩者爲姣好。無匕箸，攫而食。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重博戲，通推步曆術。祀天神，鐫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鉤玉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床，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極皆大珠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沵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棱、酢菜、渾提葱。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

泥婆羅在吐蕃正西面的樂陵川。當地多産赤銅、牦牛。習慣把頭髮剪的與眉齊，穿耳，挂上竹節和角，以垂到肩部爲美。没有匙筷，用手抓飯吃。器皿都用銅製作，居住用木板建造的房屋墻壁上有畫。民間不知道牛耕，所以很少耕作，長於經商。用整幅布遮身，一天要洗浴幾次。喜愛博戲，通曉推算曆法。祭祀天神，刻石成像，每天洗浴，烹羊祭祀。以銅鑄造錢幣，正面是人紋，背面是牛馬紋。國君身戴珍珠、頗黎、車渠、珊瑚、琥珀垂纓，耳垂金鈎玉璫，佩寶伏突，坐獅子大床，在堂上燃香撒花，大臣坐在地面上無所憑藉，左右手持兵器，數百人列隊侍衛。宮中有七層樓，樓頂用銅瓦覆蓋，楹端都用大貫珠及各種寶物裝飾，四角設置銅槽，下面有金龍，龍口噴水上注槽中。

當初，國王那陵提婆的父親被他的叔父殺死，那陵提婆出逃，吐蕃接納了他，於是那陵提婆臣屬於吐蕃。貞觀年間，朝廷派遣使者李義表前往天竺，他途經泥婆羅國，那陵提婆大爲歡喜，帶領使者一道觀看阿耆婆沵池。這個池有數十丈寬，池水經常汹涌沸騰，人們都傳説旱澇時池水不曾乾涸或溢出，如果把東西投進池中便會生烟，用鍋在上面做飯，一會兒就可做熟。二十一年，泥婆羅派遣使者入朝進獻波棱、酢菜、渾提葱。永徽年間，該國國王尸利那連陀羅又派遣使者進貢。

## 党項

党項，漢西羌别種，魏、晋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强。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以姓别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土著，有棟宇，織犛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奪。尤重復仇，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顔，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犛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

党項，是漢朝時西羌的别種，魏、晋以後大爲衰弱。北周消滅了宕昌、鄧至，而党項開始强大。該地是古析支之地，東面到松州，西面是葉護，南面是春桑、迷桑等羌，北面是吐谷渾。地處山谷崎嶇之地，大概有三千里。以姓分部，每一姓又分爲若干小部落，大的有一萬騎，小的衹有數千騎，不能相互統轄，所以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其中拓拔最爲强大。世代定居此地，有房屋，織牦尾、羊毛覆蓋房屋，每年更换一次。當地有崇尚武力的風氣，没有法令，賦役，人的壽命多超過一百歲，然而好行盜，甚至互相劫掠。尤其重視復仇，在未能實現願望之前，便蓬頭垢面，赤脚粗食，殺死仇人之後方恢復正常。男女身穿裘褐，披氈。飼養牦牛、馬、驢、羊以供食用，不事耕種。當地氣候寒冷，五月草開始發芽，八月即降霜。没有文字，根據草木的枯榮來記年。三年相聚一次，宰殺牛羊祭天，從其他國家獲取麥子用來釀酒。以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之婦爲妻，衹是不娶同姓的女子。壽終正寢，子孫不哭；年少身亡，則認爲是夭折，便痛哭流涕。

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鐫諭，其酋細封步賴舉部降，太宗璽詔慰撫，步賴因入朝，宴錫特異，以其地爲軌州，即授刺史，步賴請率兵討吐谷渾。其後諸酋長悉内屬，以其地爲崌、奉、嚴、遠四州，即首領拜刺史。

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曉諭規勸党項，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便帶着整個部落投降，太宗降用印章封記的詔書撫慰，細封步賴因此入朝，朝廷設宴款待，給他的賞賜特别豐厚，在該地設置軌州，便除授細封步賴爲刺史，細封步賴請求率領軍隊討伐吐谷渾。此後各部酋長全部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崌、奉、嚴、遠四州，便任各部首領爲刺史。

有拓拔赤辭者，初臣吐谷渾，慕容伏允待之厚，與結婚，諸羌已歸，獨不至。李靖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峽抗王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欲諭降之，辭曰："渾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佗，若速去，且污吾刀。"洛生怒，引輕騎破之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帝因其勝又令約降，赤辭

有個名叫拓拔赤辭的人，當初臣屬於吐谷渾，慕容伏允待他很好，與他通婚，各部羌人已經歸附，惟獨拓拔赤辭没有來。李靖攻打吐谷渾，拓拔赤辭駐守狼道峽抵抗王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打算勸他投降，拓拔赤辭拒絶説："渾主對我推心置腹，我不知道别的，你快快離去，不然將會玷污我的刀。"久且洛生發怒，帶領輕騎在肅遠山打敗他，斬首數百級，繳獲各種牲畜六

從子思頭潛納款，其下拓拔細豆亦降。赤辭知宗族携沮，稍欲自歸，岷州都督劉師立復誘之，即與思頭俱内屬。以其地爲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遂不絶。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寖盛，拓拔畏逼，請内徙，始詔慶州置静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

又有黑党項者，居赤水西。其長號敦善王，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及吐谷渾款附，敦善王亦納貢。居雪山者曰破丑氏。

又有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鬥，善作兵，俗與党項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爲維、恭二州。貞觀六年，與契苾數十萬内屬。永徽時，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衆來屬，以其地爲劍州。

龍朔後，白蘭、舂桑及白狗羌爲吐蕃所臣，籍其兵爲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萬，以其地爲朝、吴、浮、歸十州，散居靈、夏間。至德末，爲吐蕃所誘，使爲鄉導鈔邊，俄悔悟，更來朝，願助靈州餉輓。乾元間，中國數亂，因寇邠、寧二州，肅宗詔郭子儀都統朔方、邠寧、鄜坊節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珪分二隊出討。子儀至，党項潰去。

上元元年，在涇、隴部落十萬衆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降。二年，與渾、奴剌連和，寇寶鷄，殺吏民，掠財珍，焚大散關，入鳳州，殺刺史蕭

千。皇帝因爲此戰獲勝又令勸降，拓拔赤辭的侄子拓拔思頭暗中投誠，部下拓拔細豆也投降。拓拔赤辭知道宗族背離自己，漸漸打算主動内附，岷州都督劉師立又誘勸他，拓拔赤辭便與拓拔思頭一同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了懿、嵯、麟、可三十二州，在松州設置都督府，升任拓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從此拓拔赤辭的進貢從未間斷。於是從黄河之源積石山以東，全都變爲唐朝的土地。後來吐蕃逐漸强盛，拓拔畏懼吐蕃侵迫，請求内遷，皇帝開始下詔在慶州設置静邊等州用來安置他們。拓拔的土地陷於吐蕃，居住在本土的人都受吐蕃役屬，改稱弭藥。

又有黑党項，住在赤水西面，首領稱敦善王，慕容伏允被打跑，投靠了他。等到吐谷渾内附，敦善王也來進貢。住在雪山的叫破丑氏。

又有白蘭羌，吐蕃稱這爲丁零，東面是党項，西面與多彌接壤。有善戰士兵一萬人，勇於戰鬥，擅長製造兵器，與党項的習俗相同。武德六年，白蘭羌的使者入朝。第二年，朝廷在該地設置維、恭二州。貞觀六年，白蘭羌與契苾數十萬人内附。永徽年間，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領部衆前來歸屬，朝廷在該地設置劍州。

龍朔以後，白蘭、舂桑及白狗羌臣服於吐蕃，吐蕃徵發它們的軍隊作爲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壤，善戰的士兵僅有一千人。在西北的羌人，天授年間内附，總共有二十萬户，朝廷在該地設置朝、吴、浮、歸十州，散居在靈州、夏州之間。至德末年，被吐蕃引誘，吐蕃讓他們作爲嚮導侵擾邊境，不久他們悔恨醒悟，重新來朝，願意協助靈州運送糧餉。乾元年間，中原幾次變亂，他們乘機侵犯邠、寧二州，肅宗下詔令郭子儀都統朔方、邠寧、鄜坊節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珪分二隊出兵討伐。郭子儀抵達，党項敗退。

上元元年，在涇、隴的部落十萬人前來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投降。二年，他們與渾、奴剌聯合，侵犯寶鷄，殺害官吏百姓，搶劫財物珍寶，焚燒大散關，進入鳳州，殺死刺史蕭愧，被節度

愧，節度使李鼎追擊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進寇奉天，大掠華原、同官去。詔臧希讓代勉爲刺史，於是歸順、乾封、歸義、順化、和寧、和義、保善、寧定、羅雲、朝鳳凡十州部落詣希讓獻款，丐節印，詔可。

僕固懷恩之叛，誘党項、渾、奴剌入寇，衆數萬，掠鳳翔、盩厔，大酋鄭廷、郝德入同州，刺史韋勝走，節度使周智光破之澄城。閱月，又入同州，焚官私室廬，壁馬蘭山。郭子儀遣兵襲之，退保三堡，子儀遣慕容休明諭降廷、德。

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即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于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寧朔州吐谷渾住夏西，以離沮之。召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賚，使還綏其部。先是，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子儀表工部尚書路嗣恭爲朔方留後，將作少監梁進用爲押党項部落使，置行慶州。且言："党項陰結吐蕃爲變，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謀，因令進用爲慶州刺史，嚴邏以絶吐蕃往來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興三州都督、長史，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萬吉等七州都督府。於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綏、延州。大曆末，野利禿羅都與吐蕃叛，招餘族不應，子儀擊之，斬禿羅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剛以其部數千人入附雞子川。六州部落，

使李鼎追擊趕走。第二年，他們又攻打梁州，刺史李勉逃跑；羌人進犯奉天，在華原、同官大肆掠奪之後撤走。皇帝下詔令臧希讓取代李勉任刺史，於是歸順、乾封、歸義、順化、和寧、和義、保善、寧定、羅雲、朝鳳共十州部落來向臧希讓投降，乞求節印，皇帝下詔許可。

僕固懷恩反叛，引誘党項、渾、奴剌進犯，兵衆達數萬人，擄掠鳳翔、盩厔，大首領鄭廷、郝德進入同州，刺史韋勝逃跑，節度使周智光在澄城打敗他們。過了一個月，他們再次進入同州，焚燒官民房屋，駐軍馬蘭山。郭子儀派兵襲擊，敵軍退守三堡，郭子儀派遣慕容休明勸説鄭廷、郝德投降。

郭子儀因爲党項、吐谷渾部落散居鹽、慶等州，該地與吐蕃接近，容易受到脅迫，便上表請把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遷往銀州以北、夏州以東，將寧朔州吐谷渾遷居到夏州西面，以分裂瓦解它們。朝廷召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位刺史入朝，對他們厚加賞賜，命他們返回安撫本部。在此之前，慶州有破丑氏三族、野利氏五族、把利氏一族，他們與吐蕃結親相援，吐蕃君長把他們都封爲王，於是他們侵擾邊境共達十年。郭子儀上表請求任命工部尚書路嗣恭爲朔方留後，將作少監梁進用爲押党項部落使，設置行慶州。并説："党項暗中勾結吐蕃叛變，朝廷可派遣使者招撫慰問，挫敗他們的反叛密謀，進而令梁進用任慶州刺史，嚴加巡邏以切斷吐蕃往來的道路。"代宗認爲他説的有道理。郭子儀又上表請求設置靜邊、芳池、相興三州都督、長史，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萬吉等七州都督府。於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人都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一并遷徙到綏、延州。大曆末年，野利禿羅都與吐蕃反叛，招誘其餘各部却無人響應，郭子儀攻打他們，斬殺野利禿羅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剛率領本部數千人内附雞子川。六州部落，分别是：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黄、野

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黄、野海、野窣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夏州者號平夏部。永泰後稍徙石州，後爲永安將阿史那思暕賦索無極，遂亡走河西。

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大和中寖强，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爲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爲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彦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皆緋衣銀魚，而功不克。

宣宗大中四年，内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宰相白敏中爲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個植舍外，見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終不以此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不閲月，羌果破殄，餘種竄南山。

始，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拓拔思恭，咸通末竊據宥州，稱刺史。黄巢入長安，與鄜州李孝昌壇而坎牲，誓討賊，僖宗賢之，以爲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節度事。次王橋，爲巢所敗，更与鄭畋四節度盟，屯渭橋。中和二年，詔爲京城西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賊平，兼太

海、野窣等；居住在慶州的稱東山部，居住在夏州的稱平夏部。永泰以後逐漸遷往石州，後來因爲永安將阿史那思暕過度徵斂賦税，於是逃往河西。

元和年間朝廷又設置宥州，護衛党項。到了大和年間党項逐漸强盛，多次入侵劫掠，然而器械鈍劣，畏懼唐軍兵器精良，便用良馬换購鎧甲，用好羊交易弓箭。鄜坊道軍糧使李石上表請求禁止商人把旗幟、甲冑、五兵帶入党項部落，凡是告發的人，把犯罪者的財産獎給他。到了開成末年，党項部落更加繁盛，富有的商人携帶繒寶出賣羊馬，藩鎮乘機取利，强行交易，有的得不到本錢，部人怨恨，相繼叛亂，致使靈、鹽道路不通。武宗任侍御史爲使進行招撫安定，分授三印，以邠、寧、延歸屬崔彦曾，鹽、夏、長澤歸屬李鄠，靈武、麟、勝歸屬鄭賀，都賜緋衣銀魚，但是没有收效。

宣宗大中四年，党項入境搶掠邠、寧，皇帝下詔令鳳翔李業、河東李拭聯合節度軍隊討伐，宰相白敏中任都統。皇帝出游近苑，有人把一枝竹子栽在房屋外面，看起來竹子衹有一尺多高，在將近百步之遠，皇帝拿出兩支箭説："党羌窮寇，連年侵犯我朝邊邑，如今我立誓，如果射中竹子則党羌定會自取滅亡，如果没射中，我將要徵發天下軍隊剪滅它，終究不能把此賊留給子孫。"左右注目，皇帝一箭射出，竹子被射裂，箭頭穿到外面，左右高呼萬歲。不到一個月，羌寇果然被消滅，殘餘的種族逃往南山。

當初，天寶末年，平夏部立有戰功，升任容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拓拔思恭，咸通末年竊據宥州，自稱刺史。黄巢進入長安，他與鄜州李孝昌築壇殺牲，起誓討賊，僖宗贊賞他，任命他爲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節度事。抵達王橋，被黄巢擊敗，他又與鄭畋四節度使結盟，駐守渭橋。中和二年，皇帝下詔任拓拔思恭爲京城西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晋升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叛賊被討平以後，他兼任太子太傅，被封爲夏國公，賜姓李。嗣襄

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嗣襄王煴之亂，詔思恭討賊，兵不出，卒。以弟思諫代爲定難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并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爲北面招討使，思諫東北面招討使。思孝亦因亂取鄜州，遂爲節度使，累兼侍中，以老薦弟思敬爲保大軍兵馬留後，俄爲節度使。

王李煴叛亂，皇帝下詔命拓拔思恭討伐叛賊，軍隊還没有出發，拓拔思恭就去世了。朝廷讓他的弟弟拓拔思諫接替他爲定難節度使，任拓拔思孝爲保大節度使、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并任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反叛，朝廷任拓拔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任拓拔思諫爲東北面招討使。拓拔思孝也乘亂攻占鄜州，於是任節度使，幾次進官爲兼侍中，他因爲年老而推薦其弟拓拔思敬任保大軍兵馬留後，不久任節度使。

## 東女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别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岩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户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内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爲小王，王死，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爲小鬟髻，耳垂璫。足曳糅𩍐。糅𩍐，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黄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咒呼群鳥，俄有鳥來如鷄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剥藏其皮，内骨瓮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

東女，也叫蘇伐剌拏瞿咀羅，是羌的别種，因爲西海也有女子自稱王，因而把它稱爲"東女"以示區别。東女的東面與吐蕃、党項、茂州接壤，西面是三波訶，北面是于闐，東南是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程需要九天，南北行程需要二十天。擁有八十座城。以女子爲君主，居住在康延川，四面懸崖環繞，有弱水南流，把皮革縫爲船。有四萬户，善戰的士兵有一萬人。其王稱賓就，官叫高霸黎，猶如唐人所説的宰相。外地的官職，都由男子充任。所有號令，由女官從宫内傳出，男官接受并執行。國王有數百名侍女，每五天聽政一次。國王死後，國人把數萬的金錢交給王族，挑選二位淑女而擁立，年齡小的任小王，等國王死去，便由小王繼位，有時是婆婆死後由兒媳繼立，無人篡位。所居都是樓房，國王的房屋九層，國人的六層。國王身穿青毛綾裙，披青袍，衣袖拖到地面上，冬季穿羔裘，用文錦裝飾。頭髮梳成小鬟髻，耳垂璫。脚拖糅𩍐。糅𩍐，是一種鞋。當地的習俗輕視男子，地位顯貴的女子都有侍從的男子，披髮，用青色塗臉，衹是從事征戰與耕作罷了。子從母姓。當地氣候寒冷適宜種麥，飼養羊馬，出産黄金。風俗大體與天竺相同。以十一月爲正月。巫人在十月來到山中，撒糟麥，用咒語呼叫群鳥，不一會就有形狀像鷄的鳥飛來，剖開察看，如若裏面有穀物就認爲是豐年，否則則以爲有災，這種風俗稱爲鳥卜。居喪三年，不换服裝，不梳頭洗臉。貴人死後，剥下皮膚收藏，把骨頭裝在瓮中，摻雜金屑埋葬。國王入葬時，殉葬而死的人多達幾十

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爲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册拜斂臂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

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鄰君董卧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南韋皋求内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户，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皋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禄。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

## 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而羸，其横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俗辮髻垂後。

其王麴伯雅，隋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吊。後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始有拂菻狗。

個。

武德年間，國王湯滂氏開始派遣使者前來進貢，高祖厚加回報，遭到突厥劫掠而未能通達。貞觀年間，使者再次前來，太宗降用印章封記的詔書制命撫慰。顯慶初年，派遣使者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前來朝見，被除授爲右監門中郎將。東女國王斂臂派遣大臣前來請求官號，武后册拜斂臂爲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給瑞錦服。天授、開元年間，東女王及王子再次前來朝見，皇帝下詔令他們與宰相在曲江聚宴，封東女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來便由男子做國王。

貞元九年，東女國王湯立悉與白狗君主以及哥鄰君主董卧庭、逋租君主鄧吉知、南水君主薛尚悉曩、弱水君主董避和、悉董君主湯息贊、清遠君主蘇唐磨、咄霸君主董藐蓬一齊來向劍南韋皋請求内附。該種族散居西山、弱水，雖自稱王，但衹是小小的部落罷了。自從喪失河、隴，都受吐蕃控制并臣屬於吐蕃，部落幾千户，便設置令，每年督促交納絲絮。到這時東女國還獻上天寶年間皇帝賜給它的詔書。韋皋將其部衆安置在維、霸等州，賜給牛、糧，以此爲生。湯立悉等人入朝以後，朝廷分别賜給他們官禄。於是松州羌二萬人相繼内附。湯立悉等人任刺史，都可世襲，然而他們暗中依附吐蕃，所以被稱爲“兩面羌”。

高昌，位於京師西面四千多里以外，疆域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共有二十一座城。王都交河城，是漢朝車師前王廷。田地城，是戊己校尉的治所。善戰的士兵有一萬人。當地土地肥沃，麥、禾全都是一年兩熟。有草名叫白疊，摘花可織成布。習慣辮髻垂在腦後。

高昌國王麴伯雅，在隋朝時曾經娶外戚宇文氏的女兒爲妻，宇文氏的女兒稱爲華容公主。武德初年，麴伯雅死去，他的兒子麴文泰繼立，麴文泰派遣使者前來告喪，高祖派遣使者前去吊祭。五年以後，高昌進獻六寸高的狗，有一尺長，可以牽馬銜燭，説是出自拂菻，中原從此開

始有了拂菻狗。

太宗即位，獻玄狐裘，帝賜妻宇文華鐼一具，宇文亦上玉盤。凡諸國施爲輒以聞。貞觀四年，文泰遂來朝，禮賜厚甚。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

太宗即位以後，麴文泰進獻玄狐裘，皇帝賜給他的妻子宇文氏一具花鈿，宇文氏也進獻玉盤。對各國的所有動向高昌總要奏報朝廷。貞觀四年，麴文泰便前來朝見，朝廷對他的禮遇賜給極厚。宇文氏請求列入宗室名籍，皇帝下詔賜她姓李，改封爲常樂公主。

久之，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伊吾嘗臣西突厥，至是内屬，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下詔讓其反覆，召大臣冠軍阿史那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有逃入高昌者，有詔護送，文泰苛留之。又與西突厥乙毗設破焉耆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諸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遣使謝，帝引責曰："而主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擬效百僚。今歲首萬君長悉來，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泰猥曰：'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貢，而主悉拘梗之。又諗薛延陀曰：'既自爲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明年我當發兵虜而國，歸謂而君善自圖。"時薛延陀可汗請爲軍向導，故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堅約。

過了一段時間，麴文泰與西突厥通好，凡是途經高昌前來朝貢的西域各國，都遭到高昌的阻絶劫掠。伊吾曾經臣屬於西突厥，到這時内附，麴文泰與葉護共同攻打它。皇帝下詔責備麴文泰反覆無常，召見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商議事情，麴文泰不讓他來，派長史麴雍前來請罪。當初，在大業末年，很多漢民逃往突厥，等到頡利失敗，有人逃往高昌，皇帝下詔令高昌護送返回，麴文泰却扣留不放。麴文泰又與西突厥乙毗設攻破焉耆三城，俘虜三城百姓，焉耆王向朝廷控告麴文泰。皇帝派遣虞部郎中李道裕查問情況，麴文泰又派遣使者請罪，皇帝指責道："你國主上幾年不曾來朝進貢，没有藩臣的禮數，擅自設置官職，仿效我朝百官。今年年初萬國君長全都前來，你國主上却未來。先前我朝使臣前去，麴文泰狂妄地說：'鷹在天上飛行，雉在蒿中穿行，猫在堂上游玩，鼠在洞穴安居，它們各得其所，難道不快活嗎！'西域使者前來進貢，你國主上一概拘留阻絶。又規勸薛延陀說：'既然自稱可汗，與唐朝天子平等，何必奉事拜謁他的使者？'明年我要出兵攻打你國，回去告訴你國君主好好爲自己想一想。"當時薛延陀可汗請求爲軍隊做嚮導，所以民部尚書唐儉前往薛延陀鞏固協約。

帝復下璽書示文泰禍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稱疾不至。乃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薩孤吴仁副之，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群臣諫以行萬里兵難得志，且天界絶域，雖得之，不可守，帝不聽。文泰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秦、隴北

皇帝再次下用印章封記的詔書向麴文泰剖示禍福利害，促使他來朝，而麴文泰稱病不來。朝廷於是拜授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薩孤吴仁爲副，契苾何力任葱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任行軍總管，率領突厥、契苾數萬騎兵討伐高昌。群臣陳諫認爲萬里遠征難以達到目的，况且高昌地處荒遠絶域，即使得到此地，也無法守衛，皇帝没有聽取。麴文泰對左右說："以往我入朝時，看見秦、隴以北

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糧輸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磧疲鈍，以逸待勞，卧收其弊耳。”十四年，聞王師至磧口，悸駭無它計，發病死，子智盛立。

城邑蕭條，不能與隋朝相比。如今唐討伐我，兵力多則糧運不能供給，如果兵力不足三萬，我就能够制勝。穿越大漠會使軍隊疲乏困頓，我以逸待勞，不用起身就可以收取對方敗亡的效果。”十四年，麴文泰聽説王師進抵磧口，驚悸恐慌無計可施，發病死去，他的兒子麴智盛繼立。

君集奄攻田地城，契苾何力以前軍鏖戰，是夜星墜城中，明日拔其城，虜七千餘人。中郎將辛獠兒以勁騎夜逼其都，智盛以書遺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震墜厥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曰：“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智盛不答。軍進，填隍引衝車，飛石如雨，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綰曹麴德俊謁軍門，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其國人謡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文泰捕謡所發，不能得也。

侯君集奇襲田地城，契苾何力率領前軍鏖戰，這天晚上流星墜入城中，第二天攻取該城，俘虜七千多人。中郎將辛獠兒率領勁騎夜間進逼高昌都城，麴智盛致信侯君集説：“得罪天子的，是先王，深罪重責，使他震恐送命。麴智盛繼位不久，望公赦免。”侯君集説：“如果能够悔過自新，就應當束手到軍營門前投降。”麴智盛没有答覆。軍隊進逼，填平城壕牽引衝車，飛石如同下雨一般，城裏的人大爲震驚。麴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城守衛，自己與綰曹麴德俊來到軍營門前謁見，請求改事天子。侯君集曉諭令他投降，麴智盛言辭不屈，薛萬均勃然大怒站起來説：“應當先攻取其他的都城，與小兒有什麽話好説！”指揮軍隊前進，麴智盛流汗伏地説：“一切聽從公的命令！”於是投降。侯君集分兵攻略平定，總共三州、五縣、二十二城，八千户，三萬人，四千匹馬。在此之前，高昌國人唱歌謡説：“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片刻自消滅。”麴文泰搜捕作歌謡的人，未能抓到。

捷書聞，天子大悦，宴群臣，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不納。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黄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者先函夏，後

捷報傳來，天子大爲喜悦，宴請群臣，論功賞賜，赦免高昌部衆，把該地全部劃分爲州縣，稱西昌州。特進魏徵進諫道：“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見，不久因爲高昌劫掠商胡，阻止貢獻，所以王師加以誅罰。麴文泰死，罪責完結，撫慰高昌百姓，擁立麴文泰的兒子，討伐有罪撫慰百姓，本是道義。如今圖謀它的土地，常需一千人駐守，守兵幾年更换一次，置辦行裝，離别親戚，要不了十年隴右將會空虚。陛下最終得不到高昌的粒糧尺帛接濟中原費用，所以説是丢棄有用而從事無用。”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朝廷把西昌州改稱西州，另外設置安西都護府，每年調發一千名士兵，放逐罪人而戍守。黄門侍郎褚

夷狄，務廣德化，不争荒遐。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誉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尚不計。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惰業，無益於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

初，文泰以金厚餉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爲表裏；使葉護屯可汗浮圖城。及君集至，懼不敢發，遂來降，以其地爲庭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留兵以守。

君集勒石紀功，凱而旋，俘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酺三日。徙高昌豪桀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爲西州刺史，卒，贈凉州都督。有子昭，好學。有鬻異書者，母顧笥中金嘆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弟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爲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户。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爲舉哀，襚以美錦，賻賜甚厚，封爵絶。

遂良進諫説：“古代先安中原，後事夷狄，務求推廣德化，不争邊遠之地。如今高昌被誅滅，威震四夷，然而自從王師開始出征，河西供役，轉運糧草，十家九空，五年時間未能恢復。如今又每年派遣軍隊駐守，遠行萬里，令前往的人自己置辦行裝，他們出賣糧食，用盡布帛，死亡在道路上的人尚且不計。罪人開始於犯法，最終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對於行陣毫無益處。所派遣的人中還有一些亡命之徒，官司逮捕，枝蔓牽連。假如張掖、酒泉征塵飛揚烽火點燃，難道能得到高昌一車一卒來救助嗎？必然要調發隴右、河西。然而河西是我朝的心腹，高昌，是他人的手足，何必損耗中華，從事無用呢？昔日陛下平定頡利、吐谷渾，都爲他們立了君主，這就是誅殺有罪者，册立順服者，百蠻因此畏懼聲威仰慕德化。如今應當選擇高昌可立之人而册立，召集高昌首領把他們全部送回本土，長期做屏障，中原不受騷擾。”上書以後皇帝没有答覆。

當初，麴文泰送重金給西突厥欲谷設，約定有了急難要互相救助；派葉護駐守可汗浮圖城。侯君集抵達以後，欲谷設因恐懼而不敢發兵，於是前來投降，朝廷在該地設置庭州。焉耆請求把被高昌攻占了的五座城歸還給自己，留兵駐守。

侯君集刻石記功，凱旋而歸，俘虜麴智盛君臣進獻到觀德殿。舉行飲至之禮，聚宴三天。把高昌豪傑遷徙到中原，麴智盛拜授左武衛將軍、封金城郡公，他的弟弟麴智湛拜授右武衛中郎將，封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歷時一百三十四年而亡。

麴智湛，麟德年間以左驍衛大將軍任西州刺史，去世之後，朝廷追贈他爲凉州都督。他有個兒子名叫麴昭，愛好學習，有人出售異書，他的母親望着匣中的金錢感嘆道：“爲何愛惜這個，而不讓兒子有異聞呢？”於是拿出全部金錢買書。麴昭歷任司膳卿，很擅長辭章。他的弟弟麴崇裕有武藝，永徽年間任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食邑多達三千户。官位終於鎮軍大將軍，武后爲他舉哀，贈送美錦，賜給很多財物助葬，

從此封爵斷絶。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錦袍織裙，金花飾首。男子服長裙繒冒，或冠羃䍦。婦人辮髮縈後，綴珠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喪有服，葬已即除。民無常税，用不足，乃斂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吐谷渾，位於甘松山的南面，洮水的西面，南面到白蘭，土地數千里。雖有城郭，却不居住，追逐水草，以帳爲室、以肉爲食。官職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是仰慕中原而設置的。一般認識文字，國王梳椎形髻戴黑帽，王妻身穿錦袍織裙，頭戴金花首飾。男子身穿長裙頭戴繒帽，或戴羃䍦。婦人辮髮盤在腦後，綴有珠貝。婚禮，富有的人家交納很多聘禮，貧窮人家暗暗地娶妻而去。父親死後兒子可以娶庶母爲妻，兄死之後弟可以娶嫂爲妻。衣喪服，入葬以後便除去喪服。百姓没有常税，費用不足時，便向富家商人徵收，徵够爲止。凡是殺人及盜馬者都要處死刑，犯有其他罪的則用財物贖罪。當地氣候多寒，適宜種植麥、菽、粟、蕪菁，出産小馬、牦牛、銅、鐵、丹砂。有個青海，方圓八九百里，水中有山，等到封冰時，人們在山上放養雌馬，第二年生駒，號稱龍種。曾經獲得波斯馬，放入海中，生下驄駒，日行千里，因此世人稱爲"青海驄"。西北面有數百里流沙，夏季有熱風，傷害行人。在熱風將來之時，老駝便會伸長脖子鳴叫，把鼻子埋進沙中，人們以此爲徵兆，用氈遮住口鼻則不受危害。

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

在隋朝時，吐谷渾國王慕容伏允號稱步薩鉢，他曾經侵犯隋朝邊境，煬帝調遣鐵勒軍隊打敗他，在西平建立軍壘；又命令觀王楊雄打敗吐谷渾兵衆。慕容伏允帶領幾十名騎兵進入泥嶺，然後逃走，仙頭王率領男女十多萬人投降。朝廷在此地設置郡縣鎮守，由於長子慕容順身爲質子，因而立他爲王，讓他統領殘餘部衆，不久將他追回。慕容伏允寄居党項，隋朝動亂，他因而得以收復舊地。

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凉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大寧王。

高祖受命，慕容順從江都回到長安，當時李軌占據凉州，皇帝便與慕容伏允約和，令他攻打李軌主動效力，唐定護送慕容順返回。慕容伏允欣喜，帶領軍隊與李軌在庫門交戰，雙方軍隊各自後撤休戰，隨即派遣使者請求歸還慕容順，皇

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彦擊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掩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左驍衛將軍梁洛仁率契苾、党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戰，壁而留，虜知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羨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

是時，伏允耄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返，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并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党項内屬羌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癯糧乏，難遠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嚮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傅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吴仁以輕騎戰

帝送回慕容順。慕容順返回本國，號稱大寧王。

太宗時，慕容伏允派遣使者入朝，使者尚未返回，吐谷渾便侵犯鄯州。皇帝派遣使者責備，并召慕容伏允；慕容伏允以患病爲藉口不從，却替他的兒子求婚，用來試探皇帝的意圖。皇帝召他的兒子親自來迎娶，他的兒子也稱病不來，於是皇帝下詔停止與吐谷渾通婚，派遣中郎將康處真前去開導。吐谷渾又劫掠岷州，被都督李道彦打退，李道彦擒獲二位吐谷渾名王，斬首七百級。慕容伏允連年派遣名王入朝，不久吐谷渾侵犯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上表奏告説吐谷渾在青海牧馬，祇要用輕兵進行襲擊，則可全部繳獲。於是朝廷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左驍衛將軍梁洛仁率領契苾、党項軍隊攻打吐谷渾，相距三十里，段志玄等人不想出戰，便駐軍停留，敵軍得知，驅趕牧馬離去。副將李君羨率領精騎尾隨敵軍到懸水之旁然後襲擊，繳獲牛羊二萬返回。

這時，慕容伏允年老不能掌管事務，宰相天柱王當政，拘留了天子使者鴻臚丞趙德楷，皇帝派遣使者宣示敕文，使者往返十次，他没有悔改的言辭。貞觀九年，皇帝下詔令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李道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全都任行軍總管，率領突厥、契苾軍隊攻打吐谷渾。党項内附羌以及洮州羌，都殺死刺史歸順慕容伏允。夏季四月，李道宗在庫山打敗慕容伏允，俘虜斬殺敵軍四百人。慕容伏允企圖進入沙漠使唐軍疲勞，燒掉野草，所以李靖戰馬多無飼草而飢餓。李道宗説："柏海接近黄河之源，自古以來無人抵達那裏。慕容伏允西逃，不知他在何處，現在戰馬瘦弱糧食短缺，難以向遠方進軍，我們不如在鄯州停軍，等待戰馬强壯以後再圖進取。"侯君集説："不對。先前段志玄到達鄯州，吐谷渾軍隊常逼近州城，他們的國家依然完好，所以逆衆效命。如今虜軍大敗，斥候不存，君臣相失，我軍乘他們困頓之機，可以成功。柏海雖遠，可以一鼓作氣進抵那裏。"李靖説："好。"於是分爲二軍：李靖與李大亮、薛萬均率領一軍北進，出兵攻打慕容伏允右翼；侯君集、

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托于闐，萬均督鋭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于大非川、破邏真谷。

李道宗率領一軍南進，出兵攻打慕容伏允左翼。李靖率薩孤吴仁以輕騎在曼都山交戰，斬殺吐谷渾名王，斬獲五百首級。諸位將領在牛心堆、赤水源交戰，俘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繳獲各種牲畜數萬。侯君集、李道宗登上漢哭山，在烏海交戰，俘獲吐谷渾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打敗天柱部落，繳獲各種牲畜二十萬。李大亮俘獲二十個吐谷渾名王，各種牲畜五萬，進抵且末之西。慕容伏允逃往圖倫磧，打算投靠于闐，薛萬均督促鋭騎追趕了幾百里，又打敗他。士卒缺水，刺馬飲血。侯君集、李道宗在空荒之地進軍二千里，盛夏降霜，没有水草，士卒以冰爲粥，用雪喂馬。歷時一個月，進抵星宿川，到達柏海之旁，望積石山，觀看黄河之源。執失思力馳馬破壞虜軍輜重。兩軍在大非川、破邏真谷會兵。

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禄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内附，詔封西平郡王，號趉胡吕烏甘豆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國，遣李大亮率精兵鎮援。

慕容順在隋朝做質子，任金紫光禄大夫，慕容伏允立慕容順的弟弟爲太子。慕容順返回吐谷渾後，常怏怏不快，他自己因爲失去權位，想要立功主動取悦天子，於是殺死天柱王，舉國投降。慕容伏允畏懼，帶領一千多名騎兵逃入大漠，部衆逐漸散亡，留在他身邊的衹有一百名騎兵，慕容伏允窮途末路，就自縊而死。國人擁立慕容順爲君主，慕容順稱臣内附，皇帝下詔封他爲西平郡王，號稱趉胡吕烏甘豆可汗。皇帝擔心他不能安定吐谷渾國，便派遣李大亮率領精兵鎮守援助。

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争權。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郡王道明持節册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欲襲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知之，引輕騎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威信王共

慕容順長期在中原做質子，國人不依附，終於被部下殺死，擁立他的兒子燕王慕容諾曷鉢。慕容諾曷鉢年幼，大臣争權。皇帝下詔令侯君集前去平息，吐谷渾開始請求頒布曆法并送子弟入朝侍衛。皇帝下詔封慕容諾曷鉢爲河源郡王，號稱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朝廷派遣淮陽郡王李道明持節册命，賜給鼓纛。慕容諾曷鉢親自入朝謝恩，於是求婚，進獻馬牛羊一萬。他連年入朝，朝廷便把宗室女封爲弘化公主嫁給他爲妻，皇帝下詔令李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護送公主。吐谷渾的宰相宣王跋扈，企圖作亂，打算襲擊公主，劫持慕容諾曷鉢投奔吐蕃。慕容諾曷鉢得知以後，帶領輕騎逃往鄯城，威信王派兵迎接

討，斬其兄弟三人，國大擾。帝又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

他，果毅都尉席君買率領軍隊與威信王共同討伐宣王，斬殺宣王兄弟三人，吐谷渾國内大亂。皇帝又下詔令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

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之最良者。"帝曰："良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左驍衛將軍鮮于匡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摸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久之，摸末死，主與次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闥盧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并來請師，天子兩不許。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擣虚，破其衆黄河上，諾曷鉢不支，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帝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平兩國怨。吐蕃遂有其地。

高宗即位，因爲公主的緣故，拜授慕容諾曷鉢爲駙馬都尉。慕容諾曷鉢又進獻名馬，皇帝詢問馬的種性，使者說："這是國中最好的馬。"皇帝說："良馬爲人所愛。"於是下詔令把所獻之馬歸還慕容諾曷鉢。公主上表奏請入朝，朝廷派遣左驍衛將軍鮮于匡濟迎接她。十一月，到慕容諾曷鉢抵達京師時，皇帝又把宗室女金城縣主嫁給他的長子慕容蘇度摸末，拜授慕容蘇度摸末爲左領軍衛大將軍。過了一段時間，慕容蘇度摸末死去，公主與次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慕容闥盧摸末前來求婚，皇帝把宗室女金明縣主嫁給他。不久吐谷渾與吐蕃相互攻打，分别上書陳述是非曲直，都前來請求派兵，天子對雙方的要求均未答應。吐谷渾大臣素和貴投奔吐蕃，他把吐谷渾的實情告訴了吐蕃，吐蕃出兵避實就虚，在黄河邊上打敗吐谷渾兵衆，慕容諾曷鉢不能抵擋，與公主帶領數千帳下兵士逃往涼州。皇帝派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任安集大使，平息兩國的怨恨。於是吐蕃占有了吐谷渾的領土。

諾曷鉢請内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國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群臣議不同，帝難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總兵五萬討吐蕃，且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諾曷鉢與親近數千帳纔免。三年，乃徙浩亹水南。諾曷鉢以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

慕容諾曷鉢請求内遷。乾封初年，朝廷改封他爲青海國王。皇帝打算將吐谷渾部落遷到涼州的南山，群臣商議不贊同，皇帝難以實行。咸亨元年，朝廷任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爲副，統領五萬軍隊討伐吐蕃，并把慕容諾曷鉢安置在原先的牙廷。王師在大非川戰敗，吐谷渾的全部土地都淪陷，慕容諾曷鉢僅與親近數千帳下兵士獲免。三年，朝廷便把他們遷到浩亹水南面。慕容諾曷鉢因爲吐蕃强盛不能抵禦，而鄯州土地狹窄，又遷往靈州，皇帝爲此設置了安樂州，便拜授慕容諾曷鉢爲刺史，意在使其安樂。

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詣涼、甘、

慕容諾曷鉢死後，他的兒子慕容忠繼立。慕容忠死後，他的兒子慕容宣超繼立，聖曆三年，朝廷拜授慕容宣超爲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讓他繼

肅、瓜、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馬，瘢夷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邪？今降虜非强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爲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宣超死，子曦晧立。曦晧死，子兆立。吐蕃復取安樂州，而殘部徙朔方、河東，語謬爲"退渾"。

承故可汗稱號，餘部來到涼、甘、肅、瓜、沙等州投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商議把吐谷渾人遷往秦、隴、豐、靈一帶，使其不得叛離。涼州都督郭元振認爲："吐谷渾靠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安置在豐、靈，又接近默啜；假若在中原，又不能很快改變他們的天性。從前王孝傑把耽爾乙句貴從河源軍遷徙安置在靈州，不久耽爾乙句貴反叛，便進入牧坊劫掠群馬，殘害州縣，這便是遷到中原絶無益處顯而易見的佐證。先前素和貴叛離，對我朝没有損害，僅是失去吐谷渾的數十個部，這豈能與耽爾乙句貴的損害相比？如今投降的虜人并非驅迫征服，都是冒着刀箭，背棄吐蕃而來，應當順從他們的性情，來達到控制他們的目的。在甘、肅、瓜、沙投降的人，就地安置，依據所投靠之地居住，易於安定人心，分置在數州則勢力自然分散。順從他們的心願，分散他們的勢力，不使百姓受侵擾，可以説是善於争取戎人之心。朝廷每年派遣鎮遏使者與慕容宣超兄弟撫慰護衛吐谷渾人，不要讓他們相互侵奪，他們就安居樂業了。假若他們叛離，中原也没有損害。"皇帝下詔表示贊同。慕容宣超死後，他的兒子慕容曦晧繼立。慕容曦晧死後，他的兒子慕容兆繼立。吐蕃又來攻取安樂州，而吐谷渾的殘餘部衆遷到朔方、河東，語誤爲"退渾"。

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晋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絶矣。

貞元十四年，朝廷任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王，繼承可汗稱號。慕容復死後，取消繼嗣。吐谷渾從晋永嘉時建國，到龍朔三年吐蕃攻取了它的領土，總共三百五十年，到這時封嗣斷絶。

### 焉耆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羸，横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兹，南尉犂，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魚鹽利。俗祝髮氊衣。户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俗尚娱遨，二月朏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

焉耆國，在京師西面七千多里，東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東面是高昌，西面是龜兹，南面是尉犂，北面是烏孫。引渠灌溉田地，土地適宜種植黍、葡萄，有魚鹽之利。習俗爲剪髮穿氊衣。四千户，善戰士兵有二千人，常受西突厥役使并向其稱臣。有娱樂游玩的習尚，二月新月出來時到野外祭祀，四月月圓之日出游山林，七月

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

七日祭祀生祖，十月月圓之日國王開始出游，到年終爲止。

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作難，來奔，咄陸弩失畢復攻之，遣使言狀，并貢名馬。咥利失可汗立，素善焉耆，故倚爲援。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唐。高昌破，歸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謝。

太宗貞觀六年，焉耆王龍突騎支開始派遣使者前來入朝。自從隋朝動亂，大漠道路阻絶，因而西域朝貢時都要途經高昌。龍突騎支請求開通大漠的道路以便利行人，皇帝表示許可。高昌却因此發怒，大肆劫掠焉耆邊地。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不和，前來投靠焉耆，咄陸弩失畢又來攻打焉耆，龍突騎支派遣使者前來奏明情況，同時進獻名馬。咥利失可汗立，他素來與焉耆友善，所以焉耆倚仗他作爲援助。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占了焉耆的五座城，擄掠一千五百人，焚燒房舍，侯君集討伐高昌，派遣使者向焉耆致意通好，龍突騎支很高興，帶領軍隊援助唐軍。高昌滅亡以後，以往被高昌俘虜的焉耆人及所侵占的城都歸還給焉耆，龍突騎支派遣使者入朝謝恩。

西突厥臣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女，遂相約爲輔車勢，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會王弟頡鼻、栗婆準葉護等三人來降，帝即命孝恪爲西州道總管，率兵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爲鄉導。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故恃不爲虞。孝恪倍道絶水，夜傅堞，遲曙噪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擾敗，斬千餘級，執突騎支，更以栗婆準攝國事。始，帝語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聞。囚突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赦罪。

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爲其弟娶龍突騎支之女，於是彼此約定結成相互依賴之勢，龍突騎支便不來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求討伐焉耆。適逢其王之弟頡鼻、栗婆準葉護等三人前來投降，皇帝便命令郭孝恪任西州道總管，率領軍隊從銀山道出兵，以栗婆準等人做爲嚮導。當初，焉耆都城方圓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環繞城外，因此依仗而無憂慮。郭孝恪兼程進軍渡過海水，夜間迫近城墻，等天剛亮就呼喊登城，鼓角轟鳴，唐軍衝殺，焉耆國人因混亂而戰敗，斬首一千多級，擒獲龍突騎支，改由栗婆準代理處理國政。當初，皇帝對近臣説："郭孝恪在八月十一日前往焉耆，歷時二十天即可到達，應當在二十二日打敗焉耆，使者現在應該到了！"不久驛卒傳來捷報。拘押龍突騎支及其妻子兒女送到洛陽，皇帝下詔赦免了他們的罪過。

屈利啜以兵救焉耆，而孝恪還三日矣。屈利啜囚栗婆準，更使吐屯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邪？"吐屯懼，不敢王。焉耆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號瞎干，執栗婆準獻龜兹，殺

屈利啜出兵援救焉耆，而郭孝恪已經返回三天了。屈利啜囚禁了栗婆準，改派吐屯攝王，派遣使者前來禀告。皇帝説："焉耆是我軍攻克的，而却由你做王嗎？"吐屯恐懼，不敢稱王。焉耆擁立栗婆準，但是他的堂兄薛婆阿那支却自稱王，號稱瞎干，薛婆阿那支拘捕栗婆準將他獻給

之。阿史那社尔討龜兹，阿那支奔之，壁東境抗王師，爲社尔所禽，數其罪，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王，以其地爲焉耆都督府。

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突騎支，高宗許之，拜左衛大將軍，歸國。死，龍嬾突立。武后長安時，以其國小人寡，過使客不堪其勞，詔四鎮經略使禁止傔使私馬、無品者肉食。開元七年，龍嬾突死，焉吐拂延立。於是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兹、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訖天寶常朝賀。

龜茲，龜茲把他殺死。阿史那社尔討伐龜茲，薛婆阿那支投奔龜茲，他在龜茲東部駐軍抵抗王師，被阿史那社尔擒獲，阿史那社尔數說他的罪過，之後將他斬首示衆。立龍突騎支之弟龍婆伽利爲王，朝廷在該地設置焉耆都督府。

龍婆伽利死後，國人請求送回前王龍突騎支，高宗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拜授龍突騎支爲左衛大將軍，令他返回本國。龍突騎支死後，龍嬾突繼立。武后長安年間，因爲焉耆國小人寡，難以承受使客經過之勞敝，便下詔令四鎮經略使禁止隨從私徵馬匹、没有品級者吃肉。開元七年，龍嬾突死，龍焉吐拂延繼立。於是十姓可汗請求居住在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上表奏請把焉耆列爲四鎮之一。皇帝下詔命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向西域商賈抽税，各自使用所徵税款，途經北路的由輪臺徵税。直到天寶末年焉耆常來朝賀。

## 龜兹

龜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粳稻、蒲陶，出黄金。俗善歌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産子以木壓首。俗斷髮齊頂，惟君不翦髮。姓白氏。居伊邏盧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錦冒頂，錦袍、寶帶。歲朔，鬥羊馬槖它七日，觀勝負以卜歲盈耗云。葱嶺以東俗喜淫，龜兹、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高祖受禪，王蘇伐勃駃遣使入朝。會死，子蘇伐疊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與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貢。

蘇伐疊死，弟訶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議討之。是夜月食昴，詔曰：

龜茲，一名叫丘茲，一名叫屈茲，東面距離京師七千多里，從焉耆向西南行走二百里，翻過小山，渡過二條大河，再行走七百里即可到達。領土東西一千里，南北六百里。當地適宜種植麻、麥、粳稻、葡萄，出産黄金。習俗是善於唱歌奏樂，横行書寫，崇尚佛法。生子用木壓頭。習慣剪髮與頂齊，惟獨君主不剪髮。姓白。居住在伊邏盧城，北面緊靠阿羯田山，也稱白山，時常有火。國王頭戴錦帽，身穿錦袍、繫寶帶。一年之始，鬥羊馬駱駝七天，根據勝負來卜算一年收成的豐歉。葱嶺以東習俗好淫，龜兹、于闐設置女肆，徵收其錢。

高祖接受隋帝禪讓的皇位，龜茲王蘇伐勃駃派遣使者入朝。正逢蘇伐勃駃死，其子蘇伐疊繼立，號稱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龜茲進獻馬，太宗賜給璽書，加倍撫慰。後來龜茲臣屬於西突厥。郭孝恪討伐焉耆時，龜茲却派遣軍隊接應焉耆，從此不再入朝進貢。

蘇伐疊死後，他的弟弟訶黎布失畢繼立。二十一年，訶黎布失畢兩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然而皇帝對龜茲援助焉耆反叛一事懷恨在心，計議

"月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尔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社尔分五軍掠其北，執焉耆王阿那支，龜兹大恐，酋長皆棄城走。社尔次磧石，去王城三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與王遇，其將羯獵顛兵五萬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麾而進，威退與繼叔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尔將圍之，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政、行軍長史薛萬備以精騎窮躡六百里，王計窮，保撥換城，社尔圍之。閲月，執王及羯獵顛。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來戰，孝恪及子死之。王師擾，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繼叔、威助擊之，斬首三千級。那利敗，裒亡散復振，還襲王師，繼叔乘之，斬八千級。那利走，或執以詣軍。社尔凡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西突厥、安兩國歸軍餉焉。社尔立王弟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

討伐它。這天夜晚月食昴星，皇帝下詔説："月陰精，是用刑的徵兆；星在胡分，胡的氣數將盡。"於是以阿史那社尔任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爲副，率領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人調發鐵勒十三部兵衆十萬討伐龜兹。阿史那社尔分爲五軍攻掠龜兹的北部，擒獲焉耆王阿那支，龜兹大爲恐懼，酋長全部棄城逃跑。阿史那社尔停駐磧石，距離龜兹都城三百里。他先派遣伊州刺史韓威帶領一千名騎兵作爲前鋒，右驍衛將軍曹繼叔跟進，抵達多褐，與龜兹王相遇，龜兹將領羯獵顛五萬兵力合戰。韓威假裝敗退，龜兹王見韓威兵力少，便驅兵前進，韓威退軍與曹繼叔會合，他們回兵與龜兹軍隊交戰，大敗龜兹兵，將敗敵追趕了八十里。龜兹王據城防守，阿史那社尔準備圍城，龜兹王帶領突騎西逃，於是官軍攻克該城，郭孝恪守衛。沙州刺史蘇海政、行軍長史薛萬備率領精騎窮追了六百里，龜兹王無計可施，據守撥換城，阿史那社尔圍城。過了一個月，擒獲龜兹王及羯獵顛。龜兹相那利星夜逃跑，他率領西突厥及本國一萬多人前來交戰，郭孝恪及其子戰死。王師慌亂，倉部郎中崔義起招募士兵在城中應戰，曹繼叔、韓威協助他作戰，斬首三千級。那利失敗之後，他聚集散亡士卒重新振作起來，回兵襲擊王師，曹繼叔戰勝，斬首八千級。那利逃跑，有人將他擒獲送至軍中。阿史那社尔共計攻破五座大城，俘虜男女數萬人，派遣使者勸降的小城有七百多座，西域震懾恐懼，西突厥、安兩國送來軍餉。阿史那社尔立龜兹王之弟葉護爲龜兹王，然後刻石記功。

書聞，帝喜，見群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飭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遍觴之。初，孝恪之擊焉耆也，龜兹有浮屠善數，嘆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亡。"社尔執訶黎布失

捷報傳來，皇帝欣喜，他見到群臣時從容地説："有幾種樂趣，朕曾經説過：土城竹馬，是兒童的樂趣；飾以金翠羅紈，是婦人的樂趣；販運有無，是商賈的樂趣；高官厚禄，是士大夫的樂趣；戰無前敵，是將帥的樂趣；四海安寧統一，是帝王的樂趣。朕如今感到快樂了！"於是以酒遍賜群臣。當初，郭孝恪攻打焉耆，龜兹有位和尚擅長占算，他嘆息説："唐朝最終會擁有西域，要不了幾年我們的國家也要滅亡。"阿史

畢、那利、羯獵顛獻太廟，帝受俘紫微殿。帝責謂，君臣皆頓首伏，詔赦罪，改館鴻臚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

高宗復封訶黎布失畢爲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顛還國。久之，王來朝。那利烝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請殺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護遣王還。羯獵顛拒不内，遣使降賀魯，王不敢進，悒悒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禽羯獵顛，窮誅部黨，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更立子素稽爲王，授右驍衛大將軍，爲都督。是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爲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麴智湛爲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

上元中，素稽獻銀頗羅、名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來朝。始，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没。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磧荒絶，民供貲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狄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開元七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幣立，改名孝節。十八年，遣弟孝義來朝。

跋禄迦

自龜茲贏六百里，逾小沙磧，有跋禄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横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出細氈

那社尔拘押訶黎布失畢、那利、羯獵顛在太廟舉行獻俘儀式，皇帝在紫微殿接受獻俘。皇帝責問他們時，龜茲君臣全都頓首服罪，皇帝下詔赦免了他們的罪過，把他們重新安置在鴻臚寺，拜授訶黎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開始把安西都護遷徙到龜茲都城，統領于闐、碎葉、疏勒，號稱“四鎮”。

高宗又册封訶黎布失畢爲龜茲王，令他與那利、羯獵顛返回本國。過了一段時間，龜茲王前來入朝。那利與龜茲王之妻阿史那通奸，龜茲王不能禁止，左右請求殺死那利，從此龜茲王與那利互相猜忌。使者奏明情況，皇帝將他二人同時召到京師，囚禁了那利，護送龜茲王返回。而羯獵顛拒不接納其王，他派遣使者投降了阿史那賀魯，龜茲王不敢前進，憂悶而死。皇帝下詔令左屯衛大將軍楊胄出兵擒拿羯獵顛，誅滅其部黨，朝廷在該地設置龜茲都督府，改立訶黎布失畢之子素稽爲王，除授右驍衛大將軍，任都督。這一年，朝廷把安西都護府遷移到龜茲國，在原先的安西設置西州都督府，便拜授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麴智湛爲都督。西域平定。皇帝派遣使者分别巡視諸國的風俗物產，下詔令許敬宗與史官撰寫《西域圖志》。

上元年間，素稽進獻銀頗羅、名馬。天授三年，龜茲王延田跌前來朝見。當初，在儀鳳年間，吐蕃攻打焉耆以西之地，四鎮全都陷落。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打敗吐蕃，收復了四鎮之地，朝廷在龜茲設置安西都護府，派三萬軍隊鎮守。當時沙漠荒絶，百姓因爲供給資糧而困苦不堪，論者請求放棄四鎮，武后没有聽取。都護以政績著稱於華狄的，有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開元七年，龜茲王白莫苾死，其子多幣繼立，改名叫孝節。十八年，白孝節派遣其弟白孝義前來朝見。

從龜茲行走六百多里，穿過小沙漠，有跋禄迦，這是個小國，它的别名叫亟墨，即漢朝的姑墨國，其領土東西六百里，南北三百里。當地的風俗及文字與龜茲相同，語言有區别。出產細氈

褐。西三百里度石磧至淩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氎，以繒繞額。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埵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群鹿飾鈴鐶，可狎也。西贏百里至呾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餘户，本華人，爲突厥所掠，群保此，尚華語。西南贏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國。

褐。從䟦禄迦向西三百里穿過石漠到淩山，這是葱嶺的北原，水往東流，春夏山谷積雪。往西北五百里到素葉水城，各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的數十城，都立有君長，受西突厥役使并向其稱臣。從素葉水城到羯霜那國，人們穿粗毛短衣、皮衣、細棉布，用繒繞額。素葉城西面四百里即到千泉，千泉有二百多里土地，它的南面是雪山，其餘三面都是平地，因爲當地的泉池很多，所以以此爲名，突厥可汗每年要來這裏避暑。飾有鈴鐶的群鹿，可以與人嬉戲。千泉西面一百多里到呾邏私城，也是各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住三百多户人家，他們本來是漢人，被突厥擄掠，群居守衛這裏，崇尚漢語。呾邏私城西南二百多里到白水城，這裏的平原低濕肥沃。白水城南面五十里有笯赤建國，該國的領土廣袤千里，土地肥沃適宜種植穀物，葡萄很多。從這裏再行走二百里就是石國。

## 疏勒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祆神。

疏勒，一名佉沙，方圓五千里，距離京師九千多里。沙漠多，土地少。當地的習俗崇尚詭詐，生子也要將頭夾成扁形，國人文身碧瞳。疏勒王姓裴，自稱“阿摩支”，居住在迦師城，突厥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善戰的士兵有二千人，有祭祀祆神的習俗。

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也。”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册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

貞觀九年，疏勒派遣使者進獻名馬，又過了四年，與朱俱波、甘棠進貢土産。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説：“以往統一天下，戰勝四夷，祇有秦皇、漢武。朕提三尺劍平定四海，遠夷全都歸順，不比二君遜色。然則他們晚年不能自保，公等應當輔佐匡正，不要進獻阿諛之言，將朕置於危亡之地。”儀鳳年間，吐蕃打敗疏勒國。開元十六年，朝廷開始派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册封疏勒君主裴安定爲疏勒王。天寶十二載，該國首領裴國良前來朝見，朝廷除授他爲折衝都尉，賜給紫袍、金魚。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

朱俱波，也叫朱俱槃，是漢朝的子合國。它吞并了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族的土地，在于闐正西一千里，葱嶺以北三百里，西面是喝盤陀，北面九百里是疏勒，南面三千里是女國。

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

甘棠，在海南，崑崙人也。

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領六百里，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葱嶺中，都城負徙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爲之。西南即頭痛山也。葱嶺俗號極嶷山，環其國。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賦必輸服飾，王坐金床。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貞觀九年，遣使者來朝。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 于闐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涣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祆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鼠大如猬，色類金，出入群鼠爲從。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善戰的士兵有二千人。崇尚佛法，文字與婆羅門相同。

甘棠，在大海的南面，是崑崙人。

喝盤陀，或叫漢陀，叫渴館檀，也稱渴羅陀，由疏勒西南進入劍末谷、不忍領六百里，即是喝盤陀國。該國距離瓜州四千五百里，位於朱俱波西面，它的南面是懸度山，北面是疏勒，西面是護密，西北是判汗國。在葱嶺之中實行統治，都城背依徙多河。有善戰的士兵一千人。該國國王本來是疏勒人，世代相傳爲王。西南即是頭痛山。葱嶺俗稱極嶷山，環繞喝盤陀國。當地人勇猛强悍，相貌、語言與于闐相同。該國法律規定，殺人搶劫者死，其餘罪行可以贖減。必須交納服飾充作賦税，國王坐金床。後魏太延年間，喝盤陀開始與中原交往。貞觀九年，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開元年間消滅了喝盤陀國之後，朝廷設置葱嶺守捉，這是安西最邊遠的戍所。

于闐，或叫瞿薩旦那，也叫涣那，叫屈丹，北狄把它叫于遁，諸胡稱它爲豁旦。于闐距離京師九千七百里，距離瓜州四千多里，占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舊地。所居住的地方叫西山城，善戰的士兵有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在夜間看見月光最亮的地方一定能找到美玉。國王居住在裝飾着繪畫的宫室裏。當地習俗機智巧詐，誇誇其談，好奉事祆神、佛法，然而表面上恭敬謹慎，相見時都跪地致意。用木製作筆，用玉製作印，凡是收到通問的書信，頂在頭上然後打開。從漢武帝以來，中原王朝的詔書符節，于闐王世代相傳加以授習。百姓愛好唱歌跳舞，擅長紡織。它的西面有沙漠，鼠像刺猬一樣大，顔色類似金色，出入時群鼠相隨。該國最初没有桑蠶，向鄰國索求，鄰國不肯給，于闐王便請求通婚，鄰國答應了。在將要迎娶時，便告知鄰國的女兒説："我們國家没有帛，你可帶蠶來自製衣服。"鄰國的女兒聽了這話，便把蠶放在帽絮之中，關守不敢查驗，從此于闐開始有了蠶。鄰國的女兒刻石約定不要殺害蠶，等蛾飛盡後再治繭。

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尔之平龜兹也，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子獻橐它三百。長史薛萬備謂社尔曰："公破龜兹，西域皆震恐，願假輕騎羈于闐王獻京師。"社尔許之。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伏闍信乃隨使者來。會高宗立，授右衛大將軍，子葉護玷為右驍衛將軍，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區，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闍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璥。開元時獻馬、駝、豽。璥死，復立尉遲伏師戰為王。死，伏闍達嗣，并册其妻執失為妃。死，尉遲珪嗣，妻馬為妃。珪死，子勝立。至德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為大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勝自有傳。

于闐王姓尉遲，名叫屋密，他本來臣屬於突厥，貞觀六年，派遣使者入朝進獻。三年以後，他派遣他的兒子入朝侍衛。阿史那社尔平定龜兹以後，于闐王尉遲伏闍信大爲恐懼，派遣他的兒子進獻三百頭駱駝。長史薛萬備對阿史那社尔說："公打敗龜兹以後，西域全都震驚，望授我輕騎招降于闐王進獻京師。"阿史那社尔答應了。薛萬備到達于闐，陳説大唐聲威，勸于闐王入朝觀見天子，於是尉遲伏闍信跟隨使者前來。適逢高宗繼立，朝廷任命尉遲伏闍信爲右衛大將軍，他的兒子葉護尉遲玷任右驍衛將軍，賜給袍帶，布帛六千段，第宅一所，尉遲伏闍信在京師停留了幾個月以後被送回，他請求留下子弟宿衛。上元初年，于闐王親自率領子弟首領七十人前來朝見。因爲攻打吐蕃有功，皇帝在該地設置毗沙都督府，劃分了十個州，除授尉遲伏闍雄爲都督。尉遲伏闍雄死後，武后册立他的兒子尉遲璥。開元年間進獻馬、駝、豽。尉遲璥死後，朝廷又册立尉遲伏師戰爲王。尉遲伏師戰死後，尉遲伏闍達繼嗣，朝廷還册封其妻執失爲妃。尉遲伏闍達死後，尉遲珪繼嗣，立他的妻子馬氏爲妃。尉遲珪死後，他的兒子尉遲勝即位。至德初年，尉遲勝率領軍隊赴救國難，他因而請求留下宿衛。乾元三年，朝廷任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尉遲曜爲大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尉遲勝自己有傳。

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絶國；河之東有汗彌，居達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皆小國也。

于闐以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絶國；河的東面有汗彌，住在達德力城，也叫拘彌城，即寧彌舊城。都是小國。

初，德宗即位，遣内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寶等。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為所奪。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當初，德宗即位以後，派遣内給事朱如玉前往安西，向于闐求玉，得到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一百斤，還有其他的珍寶等等。回來以後，朱如玉謊稱在借道回紇時玉寶被奪取。過了一段時間事情泄漏，從市中得到，朱如玉被流放恩州死去。

## 天竺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

天竺國，就是漢代的身毒國，或叫摩伽陀，

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猈、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壁，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别城數百，皆置長，别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迦没路，開户皆東嚮；曰迦尸，或曰婆羅奈，亦曰婆羅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叫婆羅門。距離京師九千六百里，距離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位於葱嶺南面，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各有數百座城邑。南天竺瀕臨大海，出産獅子、豹、猈、駱駝、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緊挨雪山，群山如壁環繞，南面有山谷，作爲國門通行。東天竺瀕臨大海，與扶南、林邑接壤。西天竺與罽賓、波斯鄰接。中天竺位於四天竺之間，都城是茶鎛和羅城，瀕臨迦毗黎河。有其他城邑數百座，都設有長，有其他國家幾十個，都設有國王。叫舍衛；叫迦没路，當地的門户都向東開；叫迦尸，或叫婆羅奈，也叫婆羅那斯。當地的牲畜有稍割牛，黑色，細角，約有四尺長，十天要割一次，否則稍割牛就會困死。人們飲了它的血，傳説壽命可達五百歲，牛的壽命也一樣。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簒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没橐它。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税。以舐足摩踵爲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臣皆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璫，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鱉，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鼻，徙于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圖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迹也。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雨。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也叫刹利，世代統治本國，没有簒位弑殺之事。土地濕熱，稻一年四熟，高禾超過駱駝。把貝齒作爲貨幣。出産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互貿易。百姓富足快樂，没有簿籍，耕種國王土地的人要納税。以舐足摩脚爲致禮。家家有奇樂倡伎。國王及大臣都身穿錦綉的毛織品，頭髮梳成螺狀髻扎在頭頂，其餘的頭髮剪短使其鬈曲。男子穿耳垂璫，有的懸金，耳垂長者標志地位高貴；赤足步行，穿衣崇尚白色。婦人脖戴飾有金、銀、珠的纓絡。人死之後焚燒尸體取骨灰，建佛塔，或者丢棄在荒野之中以及河流裏面，喂鳥獸魚鱉，没有喪制。對謀反的人要囚禁殺死；犯了小罪則用錢贖減；對不孝順的人要砍斷他的手脚，割掉耳鼻，然後遷徙到邊遠地區。該國有文字，人們擅長推算曆法，學習《悉曇章》，妄稱是梵天法。在貝多樹的葉上寫字記事。崇尚佛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都有指稱是佛的故迹。信盟誓，傳禁咒，能使龍呼雲喚雨。

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

隋煬帝時，派遣裴矩與西域各國通好，惟獨天竺、拂菻未來而煬帝以爲遺憾。武德年間，天竺國内大亂，國王尸羅逸多率領軍隊四處征戰所

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為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没，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没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

向無敵，象不解鞍，兵不脱甲，因而討伐四天竺，四天竺都北面稱臣。適逢唐僧玄奘抵達該國，尸羅逸多召見他時説："你們國家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講講他的爲人。"玄奘大致陳述了太宗神武，平定禍亂，四夷歸順的情况，天竺國王聽了很高興，説："我當面向東方朝拜他。"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派遣使者上書，皇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符節撫慰，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以來也有過摩訶震旦使者來我國的嗎？"國人都回答説："没有。"戎語把中原稱爲摩訶震旦。於是尸羅逸多出迎，頂禮膜拜接受詔書，將詔書頂在頭上，他又派遣使者跟隨梁懷璥入朝。皇帝下詔令衛尉丞李義表回訪，天竺大臣出郊遠迎，傾城出動觀看，在道路兩旁焚香，尸羅逸多率領群臣面向東方接受詔書，又進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二十二年，朝廷派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國，以蔣師仁爲副；他們尚未到達天竺，尸羅逸多就死去，天竺國人騷亂，尸羅逸多的臣下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爲王，出兵抵擋王玄策。當時隨從王玄策的騎兵衹有數十名，他們交戰不勝，全部被擒，於是天竺搶劫諸國進貢的財物。王玄策脱身逃往吐蕃西部邊邑，傳布檄文召集鄰國軍隊。吐蕃派一千名兵衆前來，泥婆羅派七千名騎兵前來，王玄策指揮進戰茶鎛和羅城，三天攻克，斬首三千級，溺水而死的一萬人。那伏帝阿羅那順棄國逃跑，他糾集散兵再次來戰，被蔣師仁所擒，俘虜斬殺數以千計。天竺的其餘部衆輔助該王的妻子兒女據守乾陀衛江，蔣師仁攻打他們，天竺大敗，擒獲王妃、王子，俘虜男女一萬二千人，各種牲畜三萬，降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來三萬牛馬饋贈軍隊，另外還有弓、刀、寶纓絡。迦没路國進獻珍奇的禮物，同時獻上地圖，請求老子像。王玄策拘押那伏帝阿羅那順獻到朝廷。有關部門祭告宗廟，皇帝説："人的耳目玩賞聲色，口鼻沉溺於氣味，這是敗壞德性的根源。如果婆羅門不劫奪我的使者，怎會落爲俘虜呢？"升遷王玄策爲朝散大夫。

從天竺獲得一位名叫那邏邇娑婆寐的方士，

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髑髏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群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

他自稱其壽二百歲，有長生不老之術，皇帝把他另外安置在館舍中讓他煉丹藥，命令兵部尚書崔敦禮保護照看。派遣使者趕到天下各地，采集怪藥異石，又派使者前往婆羅門各國。他説有畔茶法水，出於石臼中，有石象石人守護，水有七種顔色，有的熱有的冷，能够使草木金鐵熔化，人手放在裏面立刻潰爛，用死駱駝頭骨轉盛到瓦壺中。有一種名叫咀賴羅的樹，樹葉如同梨，生長在深山崖中，前面有大毒蛇守護洞穴，人無法到達。想要采摘樹葉，用方箭射樹枝則樹葉落下，落葉被群鳥銜去，然後再射，方可得到。他的怪誕大都如此。此後法術没有效驗，皇帝下詔聽任他返回，而那邏邇娑婆寐没能回去，死在長安。高宗時，有一個叫盧伽逸多的人，是東天竺烏茶人，他也因法術得到進用，被拜授爲懷化大將軍。

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

乾封三年，五天竺都來入朝。開元時，中天竺派遣使者三次來朝；南天竺來朝一次，進獻五色會説話的鳥，請求派兵討伐大食、吐蕃，乞求爲其軍隊命名，玄宗下詔賜名懷德軍，使者説："蕃夷惟以袍帶爲榮耀。"皇帝賜給錦袍、金革帶、魚袋及唐武官隨身佩帶的七件東西；北天竺來朝一次。

## 摩揭陀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千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鍾銘，賜那爛陀祠。

摩揭它，一名摩伽陀，本是中天竺的附屬國。方圓五千里，土地肥沃適宜耕種，有一種奇特的稻其顆粒很大，稱作供大人米。國王居住在拘闍揭羅布羅城，或叫俱蘇摩補羅，叫波吒釐子城，北面瀕臨殑伽河。貞觀二十一年，開始主動派遣使者與天子通好，進獻波羅樹，波羅樹類似白楊。太宗派遣使者學習熬糖法，便下詔令揚州進獻諸蔗，壓榨蔗汁製作成劑，色味遠遠超過西域所製。高宗又派遣王玄策到該國摩訶菩提祠立碑。其後德宗親自撰寫鐘銘，賜給那爛陀祠。

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

又有那揭，也是附屬國，貞觀二十年，派遣使者進貢土産。

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

烏茶，一名叫烏伏那，也叫烏萇，地處天竺正南。疆域方圓五千里，東面到勃律六百里，西

律六百里，西罽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産金、鐵、蒲陶、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决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蘖利城，一曰瞢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萇東鄙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爲王。

面距離罽賓四百里。山谷相連，出産金、鐵、葡萄、鬱金。稻一年一熟。國人生性柔順巧詐，擅長禁咒之術。該國没有死刑，犯有死罪者便流放到深山裏。罪行没有確鑿證據的，便給服藥，根據小便的清濁來判决罪行的輕重。有五座城，國王居住在術瞢蘖利城，一名瞢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烏荼國王達摩因陁訶斯派遣使者進獻龍腦香，皇帝降用印章封記的詔書答謝。大食與烏萇東部邊境相連，開元年間多次引誘烏荼歸附，烏荼國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向大食稱臣，玄宗派遣使者册封他們爲王。

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略相類，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絶。

章求拔國，或叫章揭拔，本是西羌種族。地處悉立西南的四山之中，後來遷徙到山西，與東天竺接壤。衣服大致相同，因而依附東天竺。領土方圓八九百里，善戰的士兵有二千人，没有城郭，好劫掠滋擾，因而成爲商旅的憂患。貞觀二十年，該國國王羅利多菩伽隨同悉立國派遣使者入朝。王玄策討伐中天竺時，章求拔國出兵前來援助，立有戰功，從此進貢從未間斷。

悉立，當吐蕃西南，户五萬，城邑多旁澗谿。男子繒束頭，衣氈褐。婦人辮髮，短裙。昏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粳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樹，喪制爲黑衣，滿年而除。刑有刖、劓。常羈屬吐蕃。

悉立，地處吐蕃西南，有五萬户，城邑多建在澗溪之旁。男子用繒纏頭，身穿粗毛短衣。婦人辮髮，穿短裙。婚姻不用聘禮。適宜種植的莊稼爲粳稻、麥、豆。人死之後葬在荒野，不起冢植樹，服喪穿黑色衣服，滿一年除去喪服。刑罰有砍脚、割鼻。常常歸附吐蕃。

**罽賓**

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嬴，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

罽賓，即隋朝時的漕國，地處葱嶺以南，距離京師一萬二千多里，南面到舍衛三千里。國王居住在脩鮮城，常受大月氏役使并向其稱臣。當地氣候炎熱潮濕，人們乘象，有信奉佛法的習俗。

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盞、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詔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齎

武德二年，罽賓派遣使者進貢寶帶、金鎖、水晶盞、酸棗狀的頗黎。貞觀年間進獻名馬，太宗下詔給大臣説：“朕即位之初，有人進言想要讓天子炫耀武力，震服四夷，惟獨魏徵勸我修治文德，使中原安寧；中原安寧了，遠方之人自會臣服。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君長全都前來進獻，這是魏徵的功勞。”派遣果毅何處羅拔等人携帶

賜其國，并撫尉天竺。處羅拔至罽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即愈。

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擷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龍朔初，拜其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天子册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之。天寶四載，册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乾元初使者朝貢。

許多財物賜給罽賓國，并且撫慰天竺。何處羅拔到達罽賓，該國國王向東稽首再拜，并且派人引導護衛使者前去天竺。十六年，進獻褥特鼠，這種鼠尖嘴赤尾，能吃蛇，被毒蛇咬傷的人讓褥特鼠在受傷的地方嗅并且撒尿，傷則立即痊愈。

該國的人都傳説國王的始祖名叫馨孽，到曷擷支時已經傳了十二世。顯慶三年，朝廷在該地設置脩鮮都督府。龍朔初年，拜授罽賓王爲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罽賓派遣使者進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天子册封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來烏散特勒灑年老，他請求以子拂菻罽婆繼嗣，皇帝許可。天寶四載，朝廷册封其子勃匐準襲任罽賓及烏萇國王。乾元初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 西域列傳(下)

### 康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强諸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爲歲首，尚浮圖法，祠祆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

康，或者叫薩末鞬，也叫颯秣建，就是元魏時所説的悉萬斤。康的南面距離史一百五十里，西北距離西曹一百多里，東南到米一百里，北面到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的南面，有大城三十座，小堡三百個。國君姓温，本來是月氏人。最初居住在祁連北面的昭武城，被突厥打敗之後，逐漸往南依葱嶺，便占有該地。宗族分别到各地爲王，就是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世人把它們稱爲"九姓"，全都以昭武爲姓氏。土地肥沃適宜種植莊稼，出産良馬，兵力要比各國强大。國人嗜好飲酒，喜歡在道路上唱歌跳舞。國王戴氈帽，帽上裝飾黄金及各種珍寶。女子盤髻，罩着黑巾，綴有金花。生兒喂給石蜜，把膠放在手掌内，希望他長大以後説話如蜜一樣甜，手持寶物如膠黏一樣牢固。習於横行書寫。擅長經商，好利，男子二十歲，前往别國，凡是有利可圖的地方無處不去。把十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信仰佛法，祭祀祆神，演出機智靈巧的百戲。十一月擊鼓舞蹈作乞寒戲，用水相潑取樂。

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請臣。太宗曰："朕惡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却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獸，帝珍其遠，命秘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

隋朝的時候，康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因而臣屬於突厥。武德十年，康開始派遣使者前來進獻。貞觀五年，進而請求稱臣。太宗説："朕厭惡圖取虚名，傷害百姓，况且康臣屬於我，危難時將與他共同分擔。軍隊遠行萬里，難道是朕的志趣嗎?"於是推辭没有接受。不久康又派遣使者進獻獅子獸，皇帝珍視康國使者從遠方前

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來，便命令秘書監虞世南作賦。從此康國年年入朝進貢，進獻金桃、銀桃，皇帝下詔令栽種在苑内。

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縵爲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爲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爲郡夫人。

高宗永徽年間，朝廷在該地設置康居都督府，便任康王拂呼縵爲都督。萬歲通天年間，令大首領篤娑鉢提任王。篤娑鉢提死，他的兒子泥涅師師繼立。泥涅師師死，國人擁立突昏爲王。開元初年，進貢鎖子鎧、水精杯、瑪瑙瓶、駝鳥卵以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康王烏勒伽與大食屢次交戰不勝，便前來乞求援軍，天子没有答應。過了一段時間，烏勒伽請求册封他的兒子咄曷爲曹王，册封默啜爲米王，皇帝下詔許可。烏勒伽死，朝廷派遣使者擁立咄曷，封他爲欽化王，封他的母親可敦爲郡夫人。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蜜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悦。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

安，或者叫布豁，又叫捕喝，就是元魏時所説的忸蜜。東北到東安，西南至畢，都有一百里遠近。西面瀕臨烏滸河，治所在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的舊地。有四十座大城，一千多個小堡。招募勇健的人爲柘羯。柘羯，猶如中原所説的戰士。武德年間，安國派遣使者入朝。貞觀初年，進獻土産，太宗對安國使者厚加撫慰説：“西突厥已經降服，商旅可以通行了。”諸胡極爲高興。安王訶陵迦又進獻名馬，自稱一姓相繼二十二世。這一年，東安國也入朝進獻，説是子姓相傳十世。

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籛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爲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殺爲刺史；籛斤爲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驢二，拂菻綉氍球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氍毬二，綉氍毬一，丐賜袍帶、鎧仗及可敦袿襹裝澤。

東安，或叫小國，又叫喝汗，在那密水的北面，東面距離何約二百里，西南到大安四百里。治所在喝汗城，也叫籛斤。有二十座大城，一百個小堡。顯慶年間，朝廷在阿濫設置安息州，便任其王昭武殺爲刺史；在籛斤設置木鹿州，任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東安王篤薩波提派遣其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前來入朝，進獻馬豹。八年以後，進獻二頭波斯驢，一個拂菻綉氍球，還有鬱金香、石蜜等，他的妻子可敦進獻二個柘辟大氍球、一個綉氍球，乞求賜給袍帶、鎧甲與兵器并賜給可敦長襦裝飾品。

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

東曹，或叫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

那，劫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烟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聽。

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工戰鬥。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圜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馬。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都督。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册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

那，蘇都識匿，共有四個名稱。位於波悉山的北面，是漢貳師城之地。東北距離俱戰提二百里，北面到石，西面到康，東北到寧遠，大約都有四百里，南面到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中有大窟，窟門嚴密鎖閉，一年祭祀二次，人面向窟站立，裏面立刻冒烟，先接觸烟的人死去。武德年間，東曹與康一同派遣使者入朝，它的使者説："本國以臣爲健兒，聽説秦王神明威武，想要隸屬於他。"高祖大爲高興。

西曹，是隋朝時的曹國，南面與史及波覽接界，治所在瑟底痕城。東北的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受國人供奉。有金器具，左邊題寫着："漢時天子所賜。"武德年間入朝。天寶元年，國王哥邏僕羅派遣使者進獻土産，皇帝下詔封他爲懷德王，於是上書説："祖先以來，尊奉天可汗，願與唐人同受調發，輔助天子征戰討伐。"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求攻打黑衣大食，玄宗撫慰他們，但是没有答應他們的請求。

中曹，位於西曹東面，康的北面。王都在迦底真城。國人高大，擅長征戰争鬥。

石，或叫柘支，叫柘折，叫赭時，是漢時大宛的北部邊邑。距離京師九千里。東北到西突厥，西北與波臘接壤，南面二百里抵達俱戰提，西南五百里是康國。方圓一千多里，西面的邊際是素葉河。國王姓石，王都在柘折城，即原康居小王窳匿城之地。西南有藥殺水，進入中原王朝境内的稱爲真珠河，也叫質河。東南有座大山，出産瑟瑟。習俗擅長征戰，多良馬。隋朝大業初年，西突厥殺死石國國王，令特勒匐職統治石國。武德、貞觀年間，多次進獻土産。顯慶三年，朝廷在瞰羯城設置大宛都督府，任該國國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爲都督。開元初年，朝廷册封該國君主爲莫賀咄吐屯，因爲他有功，册封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册封爲順義王。第二年，國王伊捺吐屯屈勒上書説："如今突厥已經歸屬天可汗，惟獨大食是諸國的禍患，請求討伐它。"天子没有允許。天寶初年，朝廷册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給鐵券。過了一段時

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有碎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突騎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嶺贏二千里。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為奴婢。西屬怛邏斯城，石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人以雪水溉田。

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捍者，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葉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遺胔，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

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為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為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為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為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

間，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彈劾他不守蕃臣之禮，請求討伐他。石王同意投降，高仙芝派遣使者把他護送到開遠門，作爲俘虜舉行獻俘儀式，斬殺在宫前，於是西域全都怨恨。石國王子逃往大食乞求援兵，攻打怛邏斯城，打敗高仙芝軍隊，從此臣屬於大食。寶應年間，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碎葉，在安西西北約一千里的地方，有勃達嶺，南面抵達中原，北面是突騎施的南部邊界，西南距離葱嶺二千多里。往南流的河流經過中原注入大海，往北流的河流經胡人地界入海。往北行走三天越過雪海，春夏時常下雪。由勃達嶺往北行走一千多里，是細葉川。東面叫熱海，此地寒冷却不凍冰；西面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討伐安西，毀掉此城。川長一千里，有異姓突厥兵衆幾萬人，耕種的人都身穿鎧甲，相互搶劫作爲奴婢。西面是怛邏斯城，石國常常分兵鎮守。從這裏就可抵達西海。三月到九月，從不下雨，百姓用雪水灌溉田地。

在石國東南一千多里的地方，有怖捍，四面環山，土地肥沃，多馬羊。西面一千里到堵利瑟那，東面瀕臨葉葉水，水發源於葱嶺北原，水色渾濁，往西北流入大漠。没有水草，望着大山，尋找遺留下來的骨骸，則知道方向，走五百多里即到康國。

米，或者叫彌末，叫弭秣賀。往北一百里到康國。其君長治所設在鉢息德城，永徽年間被大食攻破。顯慶三年，朝廷在該地設置南謐州，任該國君長昭武開拙爲刺史，從此朝貢不斷。開元年間，進獻璧、舞筵、獅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前來入朝。天寶初年，朝廷册封該國君長爲恭順王，母可敦爲郡夫人。

何，或叫屈霜你迦，叫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舊地。城的東面有幾層高的樓，樓的北面繪着中華古帝，東面繪有突厥、婆羅門，西面繪有波斯、拂菻等諸王，君長每天早晨前來拜謁然後退下。貞觀十五年，派遣使者入朝。永徽年間上書説："聽説唐出兵西征，願運送糧食供給軍

糧于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鉢底失入謝。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諸胡惟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强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紋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雪山。

循縛芻水北有呾蜜種，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逾四種，有鑊沙者，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咄，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菽麥，氣寒烈。東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羅，又逾五種至婆羅覩邏。北逾山行六百里，得烏萇種。東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凍。北歷十二種有婆羅吸摩補羅，最大種，綿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

隊。”不久朝廷在該地設置貴霜州，除授該國君長昭武婆達地爲刺史。何派遣使者鉢底失入朝謝恩。

火尋，或叫貨利習彌，又叫過利，位於烏滸水的北面。東南六百里到戍地，西南與波斯接壤，西北抵達突厥曷薩，即康居小王奥鞬城舊地。其君長治所設在急多颶遮城。諸胡之中惟獨該國有車牛，商賈乘車前往各國。天寶十載，君長稍施芬派遣使者入朝，進獻黑鹽。寶應年間再次入朝。

史，或叫佉沙，叫羯霜那，位於獨莫水南面康居小王蘇薤城舊地。西面一百五十里到那色波，北面二百里是米，南面四百里是吐火羅。有鐵門山，東西高峻險峭，石頭的顏色類似鐵的顏色，設置關隘作爲二國國界，用銅作關門嚴密防守。城裏有座神祠，每次祭祀必須用一千隻羊，用兵之類的事大都要先祈禱然後再出發。國中有五百座城。隋朝大業年間，該國君長狄遮開始與中原王朝交往，號稱最爲强盛，建造乞史城，其地方圓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長沙瑟畢進獻土産。顯慶年間，朝廷在該地設置佉沙州，任該國君長昭武失阿喝爲刺史。開元十五年，君長忽必多進獻舞女、紋豹。此後君長雖幾經死亡、繼立，然而首領時時入朝。天寶年間，皇帝下詔把史改爲來威國。

那色波，也叫小史，被史役使并臣屬於史。位於吐火羅舊地，東面控扼葱嶺，西面連接波剌斯，南面是雪山。

沿縛芻水往北有呾蜜種族，也自爲一國，東西約六百里。又往東越過四種族，有鑊沙，寬三百里，長五百里，東面與骨咄接界，接鄰葱嶺的有十八個種族。南面有揭職，稍大，幅員差不多有一千里，山丘連接，多種菽麥，氣候極爲寒冷。東南到雪山有六百里，途經吐火羅，又越過五種族則抵達婆羅覩邏。北面越過山嶺行走六百里，就是烏萇種族。往東北行走二百里則到河波羅水，水向西南流，春夏無水而乾涸冰凍。往北歷經十二個種族有婆羅吸摩補羅，是最大的種族，土地綿延四千里，山在它的四周環繞，土地

沃，産鍮、水精。北大雪山，即東女也。歷十九種得摩揭陀。又東過四種，逾大河，有迦摩縷波，皆阪險，地接西南夷，其人類蠻獠。行二月，叩蜀南邊，其東南野象群暴，故戰用象軍。又南歷三十二種有狼揭羅者，地大數千里，其君治窣菟黎濕伐羅城。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儻那城。土溫溽，引水爲田，人富饒。出金、銀、水精。多工巧，織錦、褐、氎毹。産善馬、橐它。人服錦氎。賦税，口出四銀錢，又以交易。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産男不舉。又有臂、多、勢、羅四種，西北逾大山廣川，歷小城聚，行二千里即謝颶也。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薩儻那，地横二千里，縱千里。其君突厥種，治護苾那城。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下有安呾羅縛者，地三千里；西北逾嶺四百里有闊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大二千里。此三種皆居吐火羅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種，主鐵門南諸戎，遷徙不常。東又有七種，東南峽道險甚，無慮三百里，得俱蘭。東北山行五百里，即護密，北識匿也。南有商彌，地大二千里而嬴，多蒲陶。生雌黄，鑿石乃得。東北逾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鉢露種，多紫金。行五百里有朅盤陀。東行八百里出葱嶺，又八百里至烏鎩，環千里，出白、黳、青三種玉。君長世臣朅盤陀。北徑磧，曠野五百里，得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徙多水，逾大沙嶺，有斫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逾領八百里，即于闐也，東有媲摩川。度磧行

肥沃，出産鍮、水精。大雪山之北，就是東女。經過十九種族到摩揭陀。又往東經過四種族，渡過大河，有迦摩縷波，都是險要山嶺，土地連接西南夷所居之地，這裏的人與蠻僚相似。行走二個月，則抵達蜀南部邊界，它的東南有成群凶暴的野象，因而作戰用象軍。又往南歷經三十二種族有狼揭羅，土地幾千里大，其君長治所設在窣菟黎濕伐羅城。西北就是波剌斯，傳説其土地廣爲萬里，王都設在蘇剌薩儻那城。土地溫濕，引水灌田，百姓富饒。出産金、銀、水精。能工巧匠很多，紡織絲織品、粗毛短衣毛布或地毯。出産良馬、駱駝。國人身穿華美的細棉布。收田地税，每人交納四銀錢，又用銀錢交易。西北到拂菻，西南際臨海島，有西女種族，全都是女子，有許多珍奇的貨物，依附拂菻，拂菻君長每年派遣男子與她們交配。通常生了男孩不撫養。又有臂、多、勢、羅四種族，西北越過大山大河，歷經小城村落，行走二千里便是謝颶。往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薩儻那，土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該國其君長是突厥種族，治所在護苾那城。東北的大雪山，盛夏常常凍結，鑿冰方可以越過。下面有安呾羅縛，其地三千里；往西北翻越山嶺四百里有闊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族，領土二千里大。這三種族都居住在吐火羅的舊地，臣屬於突厥，君長也是突厥種族，統轄鐵門以南各戎人部族，遷徙不定。東面又有七種族，東南峽谷道路極爲險要，大約三百里，到俱蘭。東北在山間行走五百里，即護密，是北識匿。南面有商彌，土地方圓二千多里，葡萄很多。出産雌黄，鑿石便可得到。東北越過山嶺七百里到波謎羅川，東西一千里，南北一百里，春夏降雪。南面有鉢露種族，紫磨金很多。行走五百里有朅盤陀。往東行走八百里出葱嶺，再走八百里抵達烏鎩，周圍一千里，出産白、黳、青三種玉。君長世代臣屬於朅盤陀。往北穿過沙漠，是五百里空曠的原野，然後即到疏勒。往東南走五百里渡過徙多水，越過大沙嶺，有斫句迦種族，或叫沮渠，土地一千里。往東越過山嶺行走八百里，就是于闐，東面有媲摩川。穿過沙漠行走二百里，

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洳，蘆葦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而于闐以爲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迹，故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邏。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

到尼壤城，尼壤城位於大澤之中，土地低濕，蘆葦繁茂，行人開闢道路急速築城通往于闐，而于闐把這裏作爲東面的門户。又往東走進大流沙之中，人在上面行走不留痕迹，因而往返途中常常迷路，於是人們聚集遺骸以分辨道路。沒有水草，常吹熱風，人及六畜撞上熱風都昏迷倒下。行走四百里到原都邏。再走六百里到故折摩馱那，是古時的且末。又走一千里則抵達故納縛波，是古時候的樓蘭。

自呾蜜以下，諸種相與群聚，華人皆以國名之，故未嘗與唐通，傳記雜詭，不可得而考，然其地與諸國連屬，粗序其名云。

從呾蜜以下，各種族交相群聚，華人全都用國稱呼他們，他們以往不曾與唐交往，因而傳記混雜迷亂，不可考知，不過該地與諸國連接，大略敘述它們的名稱。

## 寧遠

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絶。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鬥，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

寧遠，本來是拔汗那，或叫鏺汗，元魏時稱破洛那。距離京師八千里。王都在西鞬城，位於真珠河的北面。有大城六座，小城一百座。人們大多長壽。該國國王自魏、晋以來相互繼承不曾斷絶。每逢正月初一，國王及首領分爲二隊，每隊派出一人身披鎧甲争鬥，衆人用瓦石相互投擲，有人死去便停止，用來預測一年運氣的好壞。

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貞觀年間，國王契苾被西突厥瞰莫賀咄殺死，阿瑟那鼠匿攻占了該城。阿瑟那鼠匿死後，他的兒子遏波之擁立契苾兄的兒子阿了參爲王，王都設在呼悶城；遏波之的治所設在渴塞城。顯慶初年，遏波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高宗厚加撫慰開導。三年，朝廷在渴塞城設置休循州都督，任阿了參爲刺史，從此年年入朝進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該國國王阿悉爛達干協助平定吐火仙，朝廷册拜他爲奉化王。天寶三載，把它的國號改爲寧遠，皇帝把舅家竇姓賜給該國國王，又册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下嫁給他。十三載，其王竇忠節派遣其子竇薛裕入朝，請求留下任宿衛，學習唐禮，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任他爲左武衛將軍。寧遠奉事唐最爲謹慎。

## 大勃律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

大勃律，或叫布露。位於吐蕃西面，與小勃律接壤，西面鄰接北天竺、烏萇。土地適宜生長

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册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

鬱金香。臣屬於吐蕃并受其役使。從萬歲通天到開元時，大勃律三次派遣使者入朝，因而朝廷册封該國君長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蘇弗舍利支離泥死了以後，朝廷又册封蘇麟陀逸之繼承王位，總共二次派遣大首領向唐進貢土產。

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顛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没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没謹忙求救北庭，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鋭兵四千倍道往，没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册爲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没勝入謝。

小勃律，距離京師九千多里，東面稍偏南三千里到吐蕃君長牙廷，往東八百里到烏萇，東南三百里是大勃律，往南五百里是箇失蜜，往北五百里爲護密的娑勒城。國王居住在孽多城，瀕臨娑夷水。它西面的山頂上有座大城叫迦布羅。開元初年，小勃律王没謹忙前來入朝，玄宗把他當作兒子撫養，朝廷在該地設置綏遠軍。小勃律國迫近吐蕃，多次受到吐蕃困擾，吐蕃説："我并非圖謀攻取你的國家，我衹是借道攻打四鎮。"過了一段時間，吐蕃奪取了小勃律的九座城，没謹忙向北庭求救，節度使張孝嵩派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領四千精兵兼程前往，没謹忙因而出兵，大敗吐蕃，殺死吐蕃數萬兵衆，收復了九座城。皇帝下詔册封没謹忙爲小勃律王；没謹忙派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没勝入朝致謝。

没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繒綵。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爲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黄金帶，使宿衛。

没謹忙死，他的兒子難泥繼立。難泥死，他的哥哥麻來兮繼立。麻來兮死，蘇失利之繼立，他受到吐蕃暗中引誘，吐蕃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因而西北二十多國都臣屬於吐蕃，不來貢獻，安西都護三次討伐都没有取勝。天寶六載，皇帝下詔令副都護高仙芝討伐。先派遣將軍席元慶率領一千名騎兵快馬趕去見蘇失利之説："請借道前往大勃律。"城中有五六位大酋長，都是吐蕃的心腹。高仙芝與席元慶約定："我們的軍隊到達以後，他們肯定會逃往山中。這時你取出詔書招徠撫慰，賜給繒綵。捆綁酋領等我。"席元慶按照約定行事。蘇失利之攜妻逃跑，没能找到安身之處。高仙芝到達，斬殺幫助吐蕃的人，拆毁娑夷橋。這天傍晚，吐蕃趕來，無法救援，高仙芝約小勃律王投降，於是平定了小勃律國。這時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全都震動恐懼，全都歸附。拘捕小勃律王及妻送回京師，皇帝下詔把小勃律國改稱歸仁，設置歸仁軍，招募一千人鎮守。皇帝赦免了蘇失利之没有把他處死，任他爲

右威衛將軍，賜給紫袍、黃金帶，令他任宿衛。

### 吐火羅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

吐火羅，或叫土豁羅，叫覩貨邏，元魏時稱爲吐呼羅。位於葱嶺以西，烏滸河以南，是古時候大夏之地。與挹怛雜居。善戰的士兵有十萬人。國人世代定居在該地，女子少男子多。北面有頗黎山，它南面的洞穴中有神馬，國人在洞旁放牧雌馬，生駒就是汗血馬。該國國王稱“葉護”。武德、貞觀年間二次前來進獻。

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碼碯鐙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衛。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册其君骨啜禄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永徽元年，吐火羅進獻大鳥，七尺高，黑色，足類似駱駝，展翅行走，日行三百里，能吃鐵，俗稱駝鳥。顯慶年間，朝廷在該國阿緩城設置月氏都督府，把小城劃分爲二十四個州，任該國國王阿史那爲都督。二年以後，吐火羅王派遣他的兒子前來入朝，不久又進獻瑪瑙鐙樹，三尺高。神龍元年，國王那都泥利派遣他的弟弟僕羅入朝，留下任宿衛。開元、天寶年間多次進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於是朝廷册封吐火羅君長骨啜禄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此後，鄰胡羯師圖謀帶領吐蕃攻打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請求安西兵協助討伐，皇帝爲此出兵打敗羯師。乾元初年，吐火羅與西域九國發兵替天子討伐叛賊，肅宗下詔令隸屬於朔方行營。

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

挹怛國，是漢大月氏種族。大月氏被烏孫奪取，往西經過大宛，攻打并征服大夏。治所設在藍氏城。大夏就是吐火羅。嚈噠，是國王的姓，後代以姓爲國名，訛爲挹怛，也叫挹闐，習俗類似突厥。天寶年間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

俱蘭，或叫俱羅弩，叫屈浪拏，與吐火羅接壤，土地方圓三千里，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俱魯河。出産金精，琢磨石頭取出。貞觀二十年，它的國王忽提婆派遣使者前來進獻，書辭類似佛陀語。

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西北挹怛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

劫，位於葱嶺之中，西面及南面到賒彌，西北是挹怛，距離京師一萬二千里。氣候常熱，有稻、麥、粟、豆。飼養羊馬。習俗把死者丟棄在山間。武德二年，派遣使者進獻寶帶、玻璃、水

獻寶帶、玻璃、水精杯。

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税。俗翦髮，被錦袍，貧者白氎。自澡潔。氣温，多稻、米、石蜜。

### 謝䫻

謝䫻，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鬱金、瞿草。瀵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册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為王。至天寶中數朝獻。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為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為悉萬州，授王蔔寫鳳州都督，管内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絶。

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 識匿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為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

精杯。

越底延，往南三千里到天竺，西北一千里抵達賒彌，東北五千里抵達瓜州，位於辛頭水北面。越底延的刑法不殺人，重罪流放，輕罪放逐。没有租税。習俗剪髮，身披錦袍，貧窮的人穿白色的細棉布。洗澡保持自己清潔。氣候温暖，多産稻、米、石蜜。

謝䫻，位於吐火羅西南，本來叫漕矩吒，或叫漕矩，顯慶年間稱訶達羅支，武后改爲如今的國名。東面到罽賓，東北到帆延，都是四百里。南面是婆羅門，西面是波斯，北面是護時健。謝䫻王居住在鶴悉那城，土地七千里，也以阿娑你城爲國都。多生長鬱金香、瞿草。用泉水灌溉田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族人雜居，罽賓招收其子弟手持兵器抵禦大食。景雲初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以後便臣屬於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册封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到了天寶年間多次朝覲進獻土産。

帆延，或叫望衍，叫梵衍那。位於斯卑莫運山的旁邊，西北與護時健接壤，東南到罽賓，西南是訶達羅支，與吐火羅接界。該地寒冷，人們穴居野處。王都設在羅爛城，有四五座大城。水向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年，派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朝廷在羅爛城設置寫鳳都督府，在縛時城設置悉萬州，任帆延王蔔爲寫鳳州都督，掌管轄區内五州諸軍事，從此不斷來唐朝進貢。

石汗那，或叫斫汗那。從縛底野往南進入雪山，行走四百里即到帆延，東面瀕臨烏滸河。赤豹很多。開元、天寶年間，一再入朝進獻。

識匿，或者叫尸棄尼，叫瑟匿。東南距離京師九千里，東面五百里到葱嶺守捉所在地，南面三百里到護蜜，西北五百里抵達俱蜜。最初治所設在苦汗城，後來散居山谷。有五條大谷，酋長各自統治，稱爲五識匿。土地二千里，没有五穀。百姓愛好搶掠，劫掠商賈。播蜜川四谷不太

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没、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禄居藩。

聽從國王的號令。習俗以窟爲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没、役槃二國使者一同前來入朝。開元十二年，朝廷任識匿王布遮波資爲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該國國王跌失伽延跟從討伐勃律戰死，朝廷升任他的兒子爲都督、左武衛將軍，居住在藩國發給俸禄。

似没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

似没，北面與石接界。風土習俗與康國相同。

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

役槃，也與康國接鄰，出産良馬。

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爲大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

俱蜜，治所設在山中。位於吐火羅東北，南面瀕臨黑河。國王是突厥延陀種族。貞觀十六年，派遣使者入朝。開元年間，進獻胡旋舞女，俱蜜國王那羅延極言被大食暴斂賦税，天子衹是安慰他然後將他遣送回去。天寶年間，國王伊悉爛俟斤又進獻馬。

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横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冱，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爲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册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酋烏鶻達干復朝。王死，册其從弟護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匐請絶吐蕃，賜鐵券。八載，真檀來朝，請宿衛，詔可。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護蜜，或叫達摩悉鐵帝，叫鑊侃，即元魏時所説的鉢和，也是吐火羅舊地。東南距離京師九千多里，東西一千六百里，南北狹窄衹有四五里。國王居住在塞迦審城，北面瀕臨烏滸河。此地寒冷冰凍，山丘曲折，沙石遍布。有豆、麥，適宜果木生長，出産良馬。人碧瞳。顯慶年間朝廷在該地設置鳥飛州，任該國國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護蜜地處四鎮進入吐火羅的通道上，以往受吐蕃役使并臣屬於吐蕃。開元八年，朝廷册封該國國王羅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他與米首領米忽汗一同進獻土産。第二年，大酋長烏鶻達干再次入朝。護蜜國王死，朝廷册封他的堂弟護真檀繼嗣王位。二十九年，護真檀親自入朝，皇帝在内殿設宴款待，拜授他爲左金吾衛將軍，賜給紫袍、金帶。天寶初年，王子頡吉匐請求與吐蕃絶交，朝廷賜給他鐵券。八載，護真檀前來入朝，請求任宿衛，皇帝下詔許可。任他爲右武衛將軍。過了很久朝廷纔把他遣送回國。護真檀又派遣首領入朝進貢。乾元元年，該國國王紇設伊俱鼻施前來入朝，皇帝賜他姓李。

### 箇失蜜

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

箇失蜜，或者叫迦濕彌邏。北面到勃律五百里，土地方圓四千里，群山環繞，其他國家不能

它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

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册其王真陀羅祕利爲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并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阸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册，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册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

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呾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東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闍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

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册其王羅全節爲葉護。

**蘇毗**

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户三萬。天寶中，王没

進攻討伐。王都設在撥邏勿邏布邏城，西面瀕臨彌那悉多大河。土地適宜種植穀物。多雪無風。出産火珠、鬱金香、龍種馬。習慣穿毛布衣。世人傳説此地本來是個龍池，龍遷徙以後池水乾涸，因而人們前來此居住。

開元初年，箇失蜜派遣使者入朝。八年，皇帝下詔册封該國國王真陀羅祕利爲王；有時箇失蜜進獻胡藥。天木死後，他的弟弟木多筆繼立，派遣使者物理多前來朝見，并且説："建國以來，都臣屬於天可汗，接受朝廷調發。臣國中有象兵、馬兵、步兵三種兵士，臣親自與中天竺王阻塞吐蕃的五條大道，禁止出入，交戰總能取勝。假若天可汗的軍隊抵達勃律，就是有二十萬兵衆，臣也可以運送軍糧接濟。另外國中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建祠廟。"因而請求册封爲王，鴻臚翻譯之後奏知皇帝。皇帝下詔把物理多帶進中殿設宴款待，賞賜豐厚，册封木多筆爲王，從此進貢不斷。

受箇失蜜役使并臣屬於它的有五種族，也各有國名。就是所謂呾叉始羅，土地二千里，有都城。東南七百多里到僧訶補羅，土地三千多里，也建都城。從東南山間行走五百里到烏剌尸，土地二千里，有都城，適宜種植莊稼。東南隔山一千里就是箇失蜜。西南沿着險要地段行走七百里到半笯蹉，土地二千里。又到曷邏闍補羅，土地廣闊四千里，有都城，山丘很多，國人驍勇。五種族都没有君長。

骨咄，或者叫珂咄羅。國土長寬都是一千里。王都設在思助建城。良馬、赤豹很多。有四座大鹽山，山間出産烏鹽。

開元十七年，骨咄王俟斤派遣他的兒子骨都施前來朝見。二十一年，該國國王頡利發進獻女樂，又派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入朝進貢。天寶十一載，朝廷册封該國國王羅全節爲葉護。

蘇毗，本來是西羌族，被吐蕃吞并，號稱孫波，在各部之中最爲强大。東面與多彌接壤，西面到鶻莽硤，有三萬户。天寶年間，該國國王没

陵贊欲舉國内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

陵贊打算舉國歸附唐朝，被吐蕃殺死，他的兒子悉諾率首領投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把他們護送到京城，玄宗厚加禮遇。

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犁牛河，土多黄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遣之。

多彌，也是西羌族，受吐蕃役使并臣屬於吐蕃，號稱難磨。濱臨犁牛河，該地黄金很多。貞觀六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朝廷賞賜并遣送使者返回。

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内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

伊吾城，漢宜禾都尉所治理，商胡雜居，善戰的士兵有一千人，附屬鐵勒。當地人驍勇强悍，土地肥沃。隋朝末年歸附，朝廷在該地設置伊吾郡。天下混亂，伊吾郡又臣屬於突厥。貞觀四年，該城首領前來朝見。頡利滅亡，獻七座城投降，朝廷在該地設置西伊州。

**師子**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後鄰國人稍往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師子，位於西南海中，連綿二千多里，有稜伽山，奇貨珍寶很多，把寶物放在陸地上，商船付錢之後便取走。以後鄰國的人逐漸前往那裏居住。那裏的人能够馴養獅子，因而用獅子作爲國名。

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氎。

總章三年，師子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天寶初年，該國國王尸羅迷迦再次派遣使者進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色的細棉布。

**波斯**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蘇，澤耏顔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爲文書，决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有髡、鉗、刖、劓，小罪耏，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盗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

波斯，位於達遏水西面，距離京師一萬五千多里，東面與吐火羅、康接壤，北面與突厥可薩部爲鄰，西面南面都瀕臨大海，西北四千多里，是拂菻。數十萬人口，他們的祖先波斯匿王，是大月氏的另一支後裔，其王因而以波斯作爲姓氏，又作爲國名。王都有二座城，又有大城十多座。習俗以右面爲尊貴而以左面爲卑下，祭祀天地日月水火。祭祀的傍晚，用麝香摻揉紫蘇草，塗抹頰鬚額鼻耳。西域各胡效法波斯，祭祀地面的反常異變現象。拜的時候一定兩腿相交。習慣赤脚行走，男子剪髮，衣服不開襟，戴青白色的巾帔，以錦飾緣。婦人辮髮留在後面。作戰時乘象，每一頭象有士兵一百人，戰敗了則全部殺死。判罪不用文書，當廷裁决。對反叛者用灼鐵燒舌，創傷呈白色則爲無罪，呈黑色則是有罪。刑罰有剃髮、用鐵束頸、砍脚、割鼻，犯了

山，服閲月除。氣常歊熱，地夷漫，知耕種畜牧。有鷲鳥，能啖羊。多善犬、騠、大驢。產珊瑚，高不三尺。

小罪就剃去頰鬚，或者在脖子上繫木，經過一定時間然後赦免。搶劫行盜的要囚禁終生，偷竊者交納銀錢。人死之後，丢棄在山間，過一個月除去喪服。氣候常年炎熱，土地平坦，懂得耕種畜牧。有鷲鳥，能吃掉羊。良犬、大騾、大驢很多。出産珊瑚，高不到三尺。

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

隋朝末年，西突厥葉護可汗出兵打敗波斯國，殺死波斯王庫薩和，庫薩和的兒子施利繼立，葉護派遣部帥監督統領。施利死後，波斯便不肯臣屬西突厥。國人擁立庫薩和的女兒爲王，突厥又殺死她。施利的兒子單羯方投奔拂菻，國人把他迎回來并擁立他，就是伊怛支。伊怛支死，他哥哥的兒子伊嗣俟繼立。

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

貞觀十二年，派遣使者没似半入朝進貢，又進獻活褥蛇，形狀類似鼠，純正的青色，九寸長，能捕捉穴中之鼠。伊嗣俟不守爲君之道，被大首領驅逐，投奔吐火羅，在半路上，大食出擊殺死他。他的兒子卑路斯進入吐火羅得免一死。卑路斯派遣使者告急求救，高宗因爲路途遥遠不能出兵，便回絶了卑路斯的要求并送他的使者返回，適逢大食撤軍離去，吐火羅出兵接納。

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碼碯床、火毛綉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

龍朔初年，又上訴受到大食侵擾，這時天子正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分别設置州縣，在疾陵城設置波斯都督府，便拜授卑路斯爲都督。不久波斯被大食消滅，卑路斯雖已無國，咸亨年間仍然入朝，任右武衛將軍，死去。當初，他的兒子泥涅師充作質子，調露元年，皇帝下詔令裴行儉率領軍隊護送泥涅師返回，想讓他恢復波斯王位，因爲道路遥遠，到了安西碎葉，裴行儉便返回，泥涅師因此在吐火羅客居了二十年，部落更加離散。景龍初年，泥涅師再次來朝，朝廷任他爲左威衛將軍。泥涅師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年間，十次派遣使者進獻瑪瑙床、火毛綉舞筵。乾元初年，跟從大食襲擊廣州，焚燒倉庫房舍，然後從海上逃跑。大曆年間又前來貢獻。

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

又有陀拔斯單，或者叫陀拔薩憚。該國三面被山阻隔，北面瀕臨小海。居住在婆里城，世代任波斯東面的大將。波斯滅亡，陀拔斯單不肯向大食稱臣。天寶五載，該國國王忽魯汗派遣使者

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

入朝，朝廷封他爲歸信王。八年以後，派遣他的兒子自會羅前來朝見，朝廷拜授自會羅爲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給紫袍、金魚，把他留下任宿衛。陀拔薩單被黑衣大食消滅。

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者來朝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修彊宜説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并遣使者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師子、五色鸚鵡。

貞觀以後，遠方小國的君長派遣使者前來朝覲進獻土産，有關部門不曾考明詳情的，如今附在下面。火辭彌，與波斯接壤。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一同來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一莖五葉，紅花紫鬚。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修彊宜説派遣使者前來入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隨吐火羅大首領羅摩進獻獅子、五色鸚鵡。

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

天寶年間來朝的，有俱爛那、舍摩、威遠、蘇吉利發屋蘭、蘇利悉單、建城、新城、俱位，總共八國。

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賖颰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陶、若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

俱位，或叫商彌。都城設在阿賖颰師多城，位於大雪山、勃律河的北面。此地寒冷，有五穀、葡萄、若榴，冬季以窟爲室。國人常常協助小勃律爲中原警戒。

新城之國，在石東北嬴百里。有笯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禄所并。

新城國，位於石東北一百多里處。有笯室羯城，也叫新城，叫小石國城，後來被葛邏禄吞并。

## 拂菻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

拂菻，即古時大秦，位於西海之旁，又叫海西國。距離京師四萬里，在苫的西面，北面到突厥可薩部，西面瀕臨大海，有遲散城，東南與波斯接鄰。此地方圓一萬里，四百座城池，有善戰士兵一百萬。十里爲一亭，三亭爲一置。役屬小國幾十個，知道國名的有澤散，驢分。澤散位於東北，不知道距離多遠。東面渡海二千里到驢分國。

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王宫有三襲門，皆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

壘石建成都城，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用黄金裝飾。王宫有三重門，都用奇珍異寶裝飾。中門中有一巨大金稱，製作成金人站立的樣子，它的頂端連接着十二枚丸，每到時間變更

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棁，香木梁，黄金爲地，象牙闔。有貴臣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投囊中，還省枉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王冠如鳥翼，綴珠。衣錦綉，前無襟。坐金花榻，側有鳥如鵝，緑毛，上食有毒輒鳴。無陶瓦，屑白石塈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男子翦髮、衣綉，右袒而帔，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建旌旗，擊鼓。婦人錦巾。家訾億萬者爲上官。

就有一丸落下。用名貴珠寶瑟瑟做殿柱，用水精、琉璃裝飾柱頂端，香木梁，黄金鋪地，象牙做門扇。有十二位尊貴的大臣共同治理國家。國王出行，有一人手持袋子相隨，有訴訟書就投入袋中，國王返回以後察看以判斷曲直。國中有嚴重災害，便廢除國王而另外擁立有德才的人。王冠如同鳥翼，綴有珠。身穿錦綉，前面没有襟。坐金花榻，旁邊有類似鵝的鳥，緑毛，如果進獻的食物有毒鳥便鳴叫。没有陶瓦，用白石粉末塗屋頂，像玉一樣堅固華麗。盛夏暑熱引水到屋頂上，水流涼氣成風。男子剪髮、穿綉衣，右肩袒露披上披肩，乘坐有障蔽的白蓋小車，進出時樹立旌旗，敲鼓。婦人戴錦巾。擁有億萬家産的人擔任上等官職。

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能發火于顔，手爲江湖，口幡毦舉，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碼碯、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黄，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賨，大如狗，獰惡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絶，即逐水草，不能群。

習俗愛好飲酒，愛吃乾餅。有很多能作幻術的人，可以在額頭上發火，手發水變江湖，目不明視即能用口舉起旗幟，舉脚墮下珠玉。有良醫能够打開腦蓋取蟲治愈失明。國中多有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玉石車渠、瑪瑙、寶珠木難、孔雀、琥珀。把水羊毛織成布，叫作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上的居民乘坐大船，把鐵網墮入水底。珊瑚最初生長在磐石上，色白如菌，一年之後變爲黄色，三年則變爲紅色，枝條交錯，高達三四尺。用鐵網扒住珊瑚根部，再把網繫在大船上，絞動而出，如果過了時間不取出來則會腐爛。西海有市，交易時雙方不見面，把錢放在貨物的旁邊，稱爲鬼市。有一種名叫賨的野獸，像狗一樣大，猛悍凶暴有力。北部邊邑有一種羊，生在土裏，臍帶與土地相連，割斷臍帶則羊必死無疑，習慣給戰馬披上盔甲讓它奔跑，敲鼓使羊受驚，羊羔的臍帶斷開，便追逐水草，不能合群。

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緑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强，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貞觀十七年，國王波多力派遣使者進獻紅玻璃、緑金精，皇帝下詔答謝賜物。大食逐漸强大以後，派遣大將軍摩拽討伐拂菻，拂菻約和，於是臣屬大食。乾封至大足年間，拂菻兩次朝覲進獻土産。開元七年，托吐火羅大首領進獻獅子、羚羊。

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

從拂菻西南越過沙漠二千里，有國家名叫磨

磨鄰，曰老勃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不耻烝報，於夷狄最甚，號曰"尋"。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飲以窮夜。

鄰，叫老勃薩。當地人膚色黑天性勇猛。該地有惡性瘧疾等傳染病，没有草木五穀，用乾魚喂馬，人吃鶻莽。鶻莽，就是波斯棗。不以不同輩分的男女私通爲耻，在夷狄中最爲嚴重，叫作"尋"。該國的君臣七天休息一次，休息時不辦理公務不進行交易，通宵暢飲。

## 大食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説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鬥。土磽礫不可耕，獵而食肉。刻石蜜爲廬如輿狀，歲獻貴人。蒲陶大者如鷄卵。有千里馬，傳爲龍種。

大食，本來是波斯的土地。男子高鼻梁，膚色黑而多鬍鬚。女子白皙，出外時總是遮着面部。每天要五次禮拜天神。繫銀帶，佩銀刀，不飲酒奏樂。有可容納數百人的禮堂，每七天，國王坐在高處對下人説道："陣亡者升天，殺敵者獲得福佑。"所以習俗勇於戰鬥。土地多石瘠薄不能耕種，打獵食肉。將石蜜刻成像車一樣的房屋，每年進獻給貴人。大葡萄像鷄蛋那麽大。有千里馬，相傳是龍種。

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裒亡命於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遂强。滅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

隋朝大業年間，一位波斯國人在俱紛摩地那山放牧，有一隻野獸對他説："山的西面有三個洞穴，洞穴裏有鋭利的兵器，黑色的石頭上有白色的文字，獲得它的人就會成爲國王。"這個人跑去一看，果然像野獸所説的那樣。石頭上的文字説是應當造反，於是這位牧人欺騙衆人在恒曷水聚集亡命之徒，搶劫行商，據有西部邊邑自立爲王，把黑石移來視爲寶物。國人前去討伐他，都大敗而回，於是他逐漸强大。消滅了波斯，打敗拂菻，開始有了粟麥庫藏。往南入侵婆羅門，吞并各國，善戰的士兵達四十萬人，康、石各國都前去向它稱臣。該國國土廣達萬里，東面到突騎施，西南臨海。

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氎劙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鎧、矟，士至二十萬，數爲大食所破略。

海中有撥拔力種族，没有附屬於任何國家。那裏的土地不生長五穀，人們吃肉，刺牛血摻入乳中飲用。當地習俗没有衣服，用羊皮遮蔽自身。婦人白皙美麗。有很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想要前去交易，一定要幾千人納上細棉布刺血起誓，然後交易。兵器中牙角居多，又有弓、箭、鎧、矟，士兵達二十萬，多次遭到大食侵略。

永徽二年，大食王瞰密莫末膩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

永徽二年，大食王瞰密莫末膩開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自稱國王姓大食氏，建國三十四

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説謂殊俗慕義，不可寘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

年，傳兩代。開元初年，再次派遣使者進獻馬、鈿帶，謁見時不行跪拜之禮，有關部門打算奏告處置使者，中書令張説説大食習俗不同而仰慕正道，不可以治罪，玄宗赦免了使者。大食使者又前來，托辭説："大食國人僅對天行跪拜之禮，見國王時則不跪拜。"有關官員嚴加責備，方行拜禮。十四年，大食派遣使者蘇黎滿進獻土産，朝廷拜授他爲果毅，賜給緋袍、帶。

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换，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换，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嵯、烏鷄、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賚遣之。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有人説大食族中有孤列種族，世代擔任酋長，稱白衣大食。孤列種族有二個姓，一是盆尼末换，二是奚深。有位名叫摩訶末的人，勇敢機智，衆人擁立他爲王。摩訶末開拓疆土三千里，攻占了夏臘城。傳十四代，到了末换，他殺死兄長伊疾自立爲王，部下怨恨他殘忍。有位名叫並波悉林的呼羅珊木鹿人將要討伐他，向衆人宣示説："協助我的人，都身穿黑衣。"不久聚集了數萬部衆，便殺死末换，找來奚深種族孫阿蒲羅拔做王，改稱黑衣大食。阿蒲羅拔死，他的弟弟阿蒲恭拂繼立。至德初年，阿蒲恭拂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代宗徵召他的兵力平定兩京。阿蒲恭拂死去，他的兒子迷地繼立。迷地死去，他的弟弟訶論繼立。貞元年間，黑衣大食與吐蕃相互攻打，吐蕃每年都要出師西征，因而很少侵犯邊境。十四年，黑衣大食派遣使者含嵯、烏鷄、沙北三人入朝，都被拜授爲中郎將，賞賜送回。傳説在該國西南二千里的山谷之間，有一種樹所生的花類似人頭，與它説話則會發出笑聲，隨後就落下。

東有末禄，小國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爲歲首，以畫缸相獻。有尋支瓜，大者十人食乃盡。蔬有顆葱、葛藍、軍達、茇薤。

東面有末禄，是個小國家。修建城郭，木姓居多。把五月作爲一年的開始，這時人們交相進獻畫缸。當地出産尋支瓜，大瓜十個人纔能吃完。這裏的蔬菜有顆葱、葛藍、軍達、茇薤。

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

大食的西面有苫，也自立爲一個國家。它的北面到突厥可薩部，國土數千里。有五節度，善戰的士兵有一萬人。該地的禾很多。有條大河，往東流入亞俱羅。商人往來不絶道路相望。

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

從大食往西行走十五天，則抵達都盤，西面到羅利支有十五天路程；南面就是大食，有二十五天路程；北面到勃達，有一個月路程。

勃達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皆一月行。

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没，或曰阿昧；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温多城，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游牧於此。

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

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

怛滿，或曰怛没，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烏滸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

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盤王謀思健摩訶延曰順化王，勃達王摩俱澀斯曰守義王，阿没王俱那胡設曰恭信王，沙蘭王卑路斯威曰順禮王，羅利支王伊思俱習曰義寧王，怛滿王謝没曰奉順王。

勃達的東面到大食有二個月路程；西面抵達岐蘭有二十天路程；南面到都盤，北面到大食，都有一個月路程。

從岐蘭往東南行走二十天，則到阿没，或者叫阿昧；東南到陀拔斯有十五天路程；南面到沙蘭，有一個月的路程；北面到大海有二天路程。居住在你訶温多城，適宜馬羊生存，習俗温順寬容，因而大食常常在這裏游牧。

沙蘭東面到羅利支，北面到怛滿，都有二十天路程；西面就是大食，有二十五天的路程。

羅利支東面到都盤，北面到陀拔斯，都有十五天路程；西面到沙蘭，有二十天路程；南面到大食，有二十五天路程。

怛滿，或者叫怛没，東面到陀拔斯，南面到大食，都有一個月路程；北面到岐蘭，有二十天路程；西面就是大食，有一個月路程。位於烏滸河北面的平川之中。野獸中獅子居多。西北與史接鄰，以鐵關爲界。

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個國家都派遣使者入朝，於是朝廷封都盤王謀思健摩訶延爲順化王，封勃達王摩俱澀斯爲守義王，封阿没王俱那胡設爲恭信王，封沙蘭王卑路斯威爲順禮王，封羅利支王伊思俱習爲義寧王，封怛滿王謝没爲奉順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寖多。唐興，以次修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册弔、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絶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贊曰：西方之戎，古時不曾與中原交往，到了漢朝開始記載烏孫各國，後來以名字見於史書的逐漸增多。唐朝建立以後，相繼向朝廷修好進貢，大概有一百多個國家，都不遠萬里而來，也算勤了！然而中原有報答饋贈、册封吊喪、程中用糧、陸路驛站的費用，東到高麗，南到真臘，西到波斯、吐蕃、堅昆，北到突厥、契丹、靺鞨，稱爲"八蕃"，八蕃以外的地方叫"絶域"，根據距離的遠近而給費用。開元盛世時，向西域胡商徵税用來供給四鎮，從北路出的向輪臺交納賦税。土地廣闊則費用加倍，這是有盛德的王上的借鑒。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 南蠻列傳(上)

**南詔(上)**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别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别都曰善闡府。

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决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托主馬，禄托主牛，巨托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税。曰兵獳司，掌機密。大

南詔，又叫鶴拓、龍尾、苴咩、陽劍。本來是哀牢夷的後裔，烏蠻的另一個種族。夷語把王稱爲“詔”。先前有六位首領，自稱“六詔”，他們是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他們兵力相當，彼此互不相服，蜀諸葛亮討伐平定了他們。蒙舍詔在各部的南面，所以稱爲南詔。南詔地處永昌、姚州之間，鐵橋的南面，東面到爨，東南連接交趾，西面是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壤，南面是女王，西南是驃，北面抵達益州，東北至黔、巫。國都在羊苴咩城，别都叫善闡府。

國王面東而坐，臣下有所陳奏，直接進言而不稱臣。國王自稱元，如同漢語中朕的意思；把臣下叫做昶，如同漢語中的卿、爾。官職有坦綽、布燮、久贊，稱爲清平官，由他們决斷國事的輕重，猶如唐朝的宰相；有酋望、正酋望、員外酋望、大軍將、員外，猶如試官。幕爽主管軍隊，琮爽主管户籍，慈爽主管禮儀，罰爽主管刑法，勸爽主管治民，厥爽主管工程，萬爽主管財政，引爽主管來賓，禾爽主管商賈，全部由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任。爽，如同漢語中的省。督爽，總管三省。乞托主管馬，禄托主管牛，巨托主管倉廩，也由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任。爽酋、彌勤、勤齊，掌管賦税。兵獳司，掌管機密。大府主將稱演習，副將稱演覽；中府主將稱繕裔，副將稱繕覽；下府主將稱澹酋，副將稱澹

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户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别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覽；小府主將稱幕撝，副將稱幕覽。府中設有陀酋，如同管記；設有陀西，如同判官。大體如此。凡是調取徵發，將文書下達市鎮村落，定要限定日期。一百家設一位總佐，一千家設一位治民官，一萬家設一位都督。五畝田地稱爲一雙。上官授給田地四十雙，上户授給三十雙，依此類推。壯年之人都被徵爲戰士，有馬的人做騎兵。每年發給每人一套皮製衫褲。根據市鎮村落的遠近分爲四軍，用旗幟區别四方，每方一將統領一千人，四軍總設一將。衹要敵軍入境，由所入侵方面的將領抵禦。國王的親兵稱朱弩佉苴。佉苴，是指皮帶。選擇鄉兵充當四軍羅苴子，戴紅色頭盔，裝備犀皮銅盾而赤脚行走，在險峻之地行走如飛。一百人設置一位羅苴子統。

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猫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厓瞼亦曰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

望苴蠻，在蘭蒼江的西面。當地男女勇敢敏捷，騎馬不用鞍，擅長使用矛劍，身穿短鎧甲遮擋胸腹，頭盔上都插着牦牛尾，進擊衝殺好似天神。凡軍隊出發，以望苴子作爲前驅。以清平子弟作爲侍衛。國王左右有侍衛長八人，清平官在拜見國王時不能佩劍，衹有侍衛長佩劍作爲親信。有六位曹長，曹長有功則補授大軍將。大軍將十二人，與清平官并列，每天在國王那裏商議國事，出外修築軍壘稱爲節度，接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替國王裁决處置國事；外算官，記録國王的處理决定，交付六曹。地方則有六節度，是：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個都督：會川、通海。有十個瞼，夷語的瞼意爲州，分别是：雲南瞼、白厓瞼也叫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也叫史瞼、苴咩瞼也叫陽瞼、蒙秦瞼、矣和瞼、趙川瞼。

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

祁鮮山的西面多瘴氣暑熱，土地平坦，冬季草木不枯萎。從曲靖州到滇池，百姓水耕，用柘養蠶，蠶生長二十天就作繭，可以織出精緻的錦絹。大和、祁鮮以西，百姓不養蠶，剖開波羅樹

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瞼井産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明城諸井皆産鹽，不征，群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睒之西，多薦草，産善馬，世稱越睒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斿；雉翣二；有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麽，亦曰九麽。妃曰進武。信麽出，亦建八旗，絳斿。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爲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奸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瓜、椒、蔱和之，號鵝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釂。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税。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龙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龙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

的果實，如同絲絮一樣，紐結絮縷可織成幅。覽瞼井所産的鹽最爲潔白，衹有國王可以食用，取足之後就熄滅竈火。昆明城各井都産鹽，不抽税，群蠻食用。永昌以西，野桑生長在石上，桑樹上面彎向兩方而下面直，取下製成弓，不用筋漆就成爲利器，叫做瞑弓。長川各山，往往有金，有人淘沙取金。麗水多沙金。越睒以西，薦草很多，出産良馬，世人將當地的馬稱爲越睒駿。馬初生下來如同羊羔，一年内繫上莎帶，飲淘米水，七年以後即可乘騎，一日可奔跑幾百里。

國王出行，樹立八面旗幟，旗幟的顔色是紫色與青色，白綴；二面雉扇；有旄及鉞，上套紫囊；翠羽裝飾華蓋。國王的母親叫信麽，也叫九麽。王妃叫進武。信麽出行時，也要樹立八面旗幟，深紅色綴。從曹長以下，繫金皮帶。以深紅色紫色爲貴。有功者加錦，再有功者加金波羅。金波羅，就是虎皮。功勞小者，加無袖襟背，其次衹加襟。婦人不施粉黛，用紫蘇草潤髮。貴人用綾錦製作裙襦，上加一幅錦。用兩股辮束成鬟髻，耳綴珠貝、珠寶瑟瑟、琥珀。女子、寡婦與人淫亂，不加禁止，成婚的晚上私下送别。已經出嫁者如有通奸，則處死罪。習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四季大致與中原略有不同。把魚細切成一寸長，用胡瓜、椒、蔱調和，稱鵝闕。吹瓢笙，笙有四管，酒行至客人面前，用笙推小杯勸飲。用繒帛及貝交易。貝的大小如同手指，十六枚爲一覓。軍隊出行時，每人要携帶一斗五升糧，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軍法規定，身體前面受傷則養傷治療，後面受傷則殺死。犁地用一牛三人，前面的人拉牛，中間的人壓犁，後面的人趕牛。然而擅長農耕，無論貴賤都耕種田地。没有徭役，每人每年繳納二斗米。首次種植的給田，收穫二次以後開始徵税。

國王蒙氏，父子以名相連。自從舍龙以來，有譜系可考。舍龙生獨邏，也叫細奴邏，高宗時他派遣使者入朝，賜給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親自入朝，當時他的妻子正懷有身孕，生下盛邏皮，他高興地説："我又有兒子了，即使自己死在唐朝境内也

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閤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

知足了。”炎閣繼立，他在開元年間死去，他的弟弟盛邏皮繼立，盛邏皮生皮邏閣，朝廷任他爲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没有兒子時，以閤羅鳳爲繼承人，等到自己生下兒子，便將兒子還給本宗族，不過他兒子的名字仍繼續叫閣，并没有更改。

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强，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群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人册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閤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

開元末年，皮邏閣驅逐河蠻，占領了大和城，又襲擊占領大釐城，并在龍口築城，夷語把山陂陀稱爲“和”，所以叫“大和”，用來安置閤羅鳳。天子下詔賜皮邏閣名叫歸義。在此時，五詔微弱，惟獨蒙歸義强大，他於是用厚利收買劍南節度使王昱，請求把六詔合并爲一，皇帝下詔許可。蒙歸義兼并群蠻以後，便打敗吐蕃，逐漸驕傲自大。他入朝時，天子也以厚禮相待。又因爲打敗渳蠻有功，朝廷派遣宦官趕去册封他爲雲南王，賜給錦袍、金鈿帶和唐武官隨身佩帶的七件東西。此時蒙歸義把國都遷往大和城。天寶初年，派遣閤羅鳳的兒子鳳迦異入朝任宿衛，拜授鴻臚卿，恩賜十分豐厚。

七載，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七載，蒙歸義死去，閤羅鳳繼立，承襲王位，任他的兒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當初，安寧城有五口鹽井，百姓可以靠煮鹽出售來維持生活。玄宗下詔令特進何履光率領軍隊平定南詔境内，占領了安寧城及鹽井，重立馬援銅柱，然後撤回。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嶲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

鮮于仲通兼任劍南節度使，他急躁易怒缺乏智謀。依照舊例，南詔王曾與妻子謁見都督，經過雲南時，太守張虔陀與其妻私通，并多有索求，閤羅鳳没有答應。張虔陀多次辱駡嘲弄他，暗中上表奏告他的罪狀，因此閤羅鳳怨恨，反叛，出兵攻打張虔陀，將他殺死，奪取姚州及三十二個小夷州。第二年，鮮于仲通親自率領軍隊從戎、嶲州出兵，分二路進抵曲州、靖州。閤羅鳳派遣使者請罪，表示願意歸還所搶劫的人口財物，從而改過自新，并且修築姚州城；如果不允許，就歸附吐蕃，如果那樣則恐怕雲南就不屬唐朝所有。鮮于仲通發怒，囚禁使者，進逼白厓城，大敗撤回。閤羅鳳堆積死者的尸骸，建起京觀，於是臣屬於吐蕃，吐蕃視南詔爲弟，夷語把

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輂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禄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

弟稱爲"鍾"，所以叫"贊普鍾"，發給金印，稱"東帝"。閤羅鳳在國都門前立碑，表明不得已纔反叛，他曾經説："我上世世代奉事中原，多次接受封賞，後人可以歸順。如果唐朝使者前來，可以指碑爲我洗刷罪責。"適逢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執掌國政，他便調發天下軍隊共計十萬，派遣侍御史李宓討伐南詔，運送軍餉的人尚不計算在内。過海時病死在路上的人前後相繼，李宓在大和城戰敗，死者占十分之八。又逢上安禄山反叛，閤羅鳳藉機攻取了巂州會同軍，占據清溪關，打敗越析，斬殺于贈，向西降服了尋傳、驃各國。

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

尋傳蠻，當地没有絲綿，赤脚走在榛棘上也不叫苦。射豪豬，生吃其肉。交戰時，用竹籠罩頭如同頭盔。它的西面有裸蠻，也叫野蠻，散居山中，没有君長，建造欄屋而居住。男少女多，没有農田，用樹皮遮體，十位或五位婦人共養一位男子。廣德初年，鳳迦異修築柘東城，諸葛亮的石刻依然存在，碑文上寫着："一旦碑倒下，蠻就成爲漢奴。"夷人畏懼誓言，時常用石支撑石碑。

大曆十四年，閤羅鳳卒，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

大曆十四年，閤羅鳳去世，因爲鳳迦異先死，便立他的孫子異牟尋繼承王位。異牟尋有謀略，善於撫慰部衆，略曉書籍。他的母親李氏，是獨錦蠻的女子。獨錦蠻也是烏蠻種族，地處秦藏川南面。天寶年間，朝廷任命其酋長爲蹄州刺史。世代與南詔通婚。

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逾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郲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

異牟尋繼立，帶領全軍二十萬兵衆進犯，與吐蕃合力。一路急赴茂州，越過文川，侵掠灌口；一路急赴扶、文，擄掠方維、白壩；一路侵略黎、雅，進犯邛郲關。他命令部下説："爲我攻取蜀作爲東府，把那裏有技藝的工匠全部送往邏娑城，每年交納一匹絹。"於是進軍攻占城鎮村落，百姓大多逃往山中。德宗調發禁衛及幽州軍隊救援東川，與山南軍隊聯合，大敗異牟尋兵衆，斬首六千級，生擒捕獲傷者極多，墜落山崖者將近十萬。異牟尋恐懼，又遷往苴咩城，築城南北長十五里，吐蕃封他爲日東王。

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

然而吐蕃徵收賦税繁重，奪取南蠻的所有險

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巂州破，爲所虜。閣羅鳳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棰搒，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説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婪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内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决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曰：

要地段建立營堡，每年索要軍隊協助防守，異牟尋逐漸感到困苦。原西瀘令鄭回，是唐朝官吏，先前巂州失陷，他被南詔俘虜。閣羅鳳敬重他精通儒學，稱他爲“蠻利”，令他教導子弟，有權鞭打他們，因而國中的人全都害怕他。以後任鄭回爲清平官。鄭回勸異牟尋説：“唐朝講禮義，少有求取，不像吐蕃那樣貪婪苛求没有限度。如今背棄吐蕃重新歸順唐朝，則没有到遠方戍守的辛勞，没有比這更有利的了。”異牟尋認爲他説的對，逐漸謀劃内附，然而還不敢付諸實行。又適逢節度使韋皋撫慰諸蠻有聲威恩惠，諸蠻大都知道異牟尋的話，便將他的話告訴了韋皋，當時是貞元四年。韋皋於是派遣間諜送信給異牟尋，吐蕃懷疑異牟尋，因而讓他把大臣的兒子送去作爲人質，異牟尋愈加怨恨。五年以後，他便决意派遣三位使者分路前往成都，送給韋皋的信中説：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墻，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横汚，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偷生，實汚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

異牟尋世代爲唐朝臣子，以前因爲張虔陀一心并吞侮辱，唐朝使者前來，不予澄清昭雪，因而舉部惶恐窘迫，以致另作圖謀。鮮于仲通連年出兵，因而無從改過自新。代祖棄世離去，吐蕃欺負孤弱背棄盟約。神川都督論訥舌指使浪人利羅式誘惑部族，時時徵發軍隊，至今已十二年。這是要容忍的第一點。上天降災懲罰蕃廷，禍起蕭墻，太子兄弟逃亡，近臣横遭屈辱，都是尚結贊的陰謀，横行殺戮，平時的功臣，無一二存活。訥舌等人全册封爲王，小國的奏請，不讓上進。這是要容忍的第二點。又派遣訥舌進逼邊邑築城，城邑破敗難以承受。利羅式私自求取重賞，部落都受驚擾。這是要容忍的第三點。還有利羅式辱駡使者説：“滅亡你們的將領，除了我還能有誰？你們的財富應當歸我所有。”這是要容忍的第四點。如今吐蕃派給利羅式六十名士兵侍衛，因而知道他居心險惡并非胡説。這是難以容忍的第一點。吐蕃陰險惡毒野心勃勃，時時企圖攻取吞并。如果苟且偷生，實在有辱祖先，辜負部落。這是難以容忍的第二點。以往退渾

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并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强，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且贈臯黄金、丹砂。臯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

臯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内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閤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

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楝、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

王被吐蕃害死，遺孤遭受欺凌；西山女王，被奪去王位；拓拔首領，全被誅殺；僕固忠心不二，也已身死。常常憂慮有朝一日自己也遭受這樣的禍害。這是難以容忍的第三點。以往朝廷派遣使者招撫，情懷無二，詔函信節，全部送到蕃廷。雖知唐朝極爲仁愛，但是已經成爲蕃臣，飲氣吞聲無處訴説。這是難以容忍的第四點。曾祖受先帝恩寵，後人都蒙恩繼承王位，百姓懂得禮樂，本是大唐教化。吐蕃百般欺詐，懷惡相逼。異牟尋願竭誠改過自新，歸順天子。請求爲唐增兵防守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發兵四出，指使回鶻各國，處處出擊，使吐蕃勢力分散，不能稱强，如此則西南一方不必煩勞天兵，就可以立功。

并且贈送給韋臯黄金、丹砂。韋臯護送南詔使者來到京城，使者上奏異牟尋請求歸順天子，作爲唐朝的藩屏。進獻黄金，表示歸順改過之意如金；獻丹砂，是表示赤心。德宗贊許，賜給詔書，命韋臯派遣間諜前去察看。

韋臯令部屬崔佐時來到羊苴咩城。當時很多吐蕃使者在這裏，異牟尋暗中告誡崔佐時穿上牂柯使者的衣服進城。崔佐時説："我是大唐使者，怎麽能穿小夷的衣服?"異牟尋在晚上迎接他，設位陳列火燭，崔佐時便宣告天子旨意，異牟尋内心畏懼吐蕃，左右顧視驚慌失色，流淚再拜受命。異牟尋令其子閤勸及清平官與崔佐時在點蒼山結盟，盟書書寫了四份：一份藏在神祠石室，一份沉入西洱水，一份陳置祖廟，一份進獻天子。於是異牟尋出兵攻打并殺死吐蕃使者，刻金契進獻，派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跟隨崔佐時入朝。

當初，吐蕃與回鶻交戰，死傷極多，於是調發南詔一萬人。異牟尋打算襲擊吐蕃，假裝兵力弱小，表示衹能派遣五千人前去，吐蕃准許。異牟尋就親自率領幾萬人緊隨其後，晝夜兼程，在神川大敗吐蕃，於是截斷鐵橋，淹死數以萬計的人，俘獲吐蕃五王。於是派遣他的弟弟湊羅楝、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進獻地圖、土産，請求恢復南詔的稱號。皇帝賞賜豐厚，拜授尹仇寬爲

高溪郡王。

明年夏六月，册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黄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册使南向，乃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録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脱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兹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絶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黄、虎珀、氎、紡絲、象、犀、越睒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

第二年夏季六月，朝廷册封異牟尋爲南詔王。令祠部郎中袁滋持符節領使職，成都少尹龐頎爲副，崔佐時任判官；俱文珍任宣慰使，劉幽巖任判官。賜給黄金印，印文是“貞元册南詔印”。袁滋到達大和城，異牟尋派遣他的哥哥蒙細羅勿等人用六十匹良馬迎接他們，金製馬冠玉飾籠頭，士兵摇動大鈴夾道排列。異牟尋身穿金甲，蒙着虎皮，手持兩把名叫鐸鞘的兵器。一千人持矛護衛，十二頭大象在前面引導，騎兵、步兵依次排列。第二天清晨，授册，異牟尋率領官屬面北站立，宣慰使面東，册使面南，便宣讀詔册。贊禮之人引導異牟尋離開本位，跪着接受册書金印，稽首再拜；又接受賜給的衣服器物，異牟尋退下以後説：“開元、天寶年間，曾祖及祖父都蒙恩册封繼承王位，到這時有五十年了。貞元皇帝清除舊恨追録功勞，重賜王爵，子子孫孫永作唐臣。”因而大會臣下，宴請使者，拿出二個銀平脱馬頭盤，對袁滋説：“這是天寶時先君任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給的。”有笛工、歌女，全都白髮蒼蒼，讓袁滋看着説道：“這是先君返回本國時，皇帝賜給的胡部、龜兹二列樂人，如今差不多死光了，惟有這二人健在。”行酒，異牟尋坐，舉觴來到袁滋面前，袁滋接過觴説：“南詔應當深思祖先的大業，竭誠懷忠，永作大唐西南的藩屏，使後人因而繼承不絶。”異牟尋下拜説：“怎敢不奉使者的命令。”袁滋返回，異牟尋又派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恩，進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珠寶瑟瑟、牛黄、琥珀、細棉布、紡絲、象、犀、越睒統倫馬。鐸鞘，形狀如同殘刀，有孔旁通，出自麗水，用金裝飾，所擊無不洞穿，夷人尤其珍愛，月月用血祭祀它。鬱刃，鑄造時與毒藥一同冶煉，收取時迎面一照光耀如同星辰，先後十年纔能鑄成，浸入馬血之中，用黄金犀角裝飾刀首，傷人即死。因爲是浪人鑄造的，因而也叫浪劍，是國王所佩帶的，已經傳了七世。

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

異牟尋攻打吐蕃，收復昆明城而獲取鹽池。

鹽池。又破施蠻、順蠻，并虜其王，置白厓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

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睒、敛尋睒。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爲一髻垂後，跣而衣皮。

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既失邆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號劍羌。

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頮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

茫蠻，本關南種，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鮓、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骭，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象纔如牛，養以耕。

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爲褒州，有首領爲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

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尚同漢服。

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邆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巂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請皋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餉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皋揣虜未敢動，乃勸異

又打敗施蠻、順蠻，并俘虜了他們的國王，設置白厓城；進而平定磨些蠻，占領昆山西爨舊地；打敗茫蠻，攻掠弄棟蠻、漢裳蠻，充實雲南東北。

施蠻，在鐵橋的西北，居住在大施睒、敛尋睒。男子身穿細絹布；女子分髮直至額部，束成一個髮髻垂在腦後，赤脚穿皮衣。

順蠻本來與施蠻雜居在劍、共各川。咩羅皮、鐸羅望失去邆川、浪穹以後，奪取劍、共土地，從此遷往鐵橋，在劍睒西北四百里，稱劍羌。

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都是烏蠻種，居住在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該地多有牛羊，習俗不洗浴，男女身穿皮衣，愛好飲酒及歌舞。

茫蠻，本是關南種，茫，是國君的稱號，或者稱爲茫詔。永昌的南面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鮓、茫施，大體都是一個種族。居樓，没有城郭。有人用漆塗齒，有人用金飾齒。身穿青布短褲，露出小腿，用細絹布纏腰，長出的部分垂在後面作爲裝飾。婦人身披五色娑羅籠。象衹有牛那麼大，人們飼養象用來耕種。

弄棟蠻，是白蠻種。該部本來居住在弄棟縣邊地，從前是褒州，有位首領擔任刺史，因爲誤殺了本州參軍，便帶領部族北逃，後來分散居住在磨些江旁，所以劍、共各川也有弄棟蠻。

漢裳蠻，本來是漢人部種，地處鐵橋。除用朝霞纏頭外，其餘仍與漢服一樣。

十五年，異牟尋圖謀攻打吐蕃，因爲邆川、寧北等城正當侵犯的通路，於是開山挖溝進行戰備，皇帝答應出兵相助。異牟尋又請求把大臣子弟送給韋皋作爲人質，韋皋推辭，異牟尋執意請求，韋皋纔把他們全部安置在成都，都送去就學。異牟尋還説："昆明、巂州與吐蕃接壤，不先出兵攻打，就會受到虜軍脅迫，反而成了我方的禍患。"請求韋皋謀取。當時唐兵連年駐守京西、朔方，儲備大量糧食，想要從南北兩方同時攻取舊地。然而南方轉運誤期，軍隊没有全部集結。這年夏季，吐蕃麥歉收，瘟疫流行，吐蕃君

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嶲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

長死去，新君繼立。韋皋估計吐蕃不敢行動，於是勸異牟尋説："暫緩出兵萬無一失，比倉促出兵而未能取勝妥當。如今邊境上的兵力是往年的十倍，況且行營都在嶲州，控扼西瀘吐蕃的道路，昆明、弄棟就可以不用擔憂。"異牟尋請求約定以後出兵的日期。

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嶲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鄀羅爲都統，遣尚乞力、欺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皋相聞，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嶲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𡇼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嶲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皋報："嶲州實往來道，捍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内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顛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顛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係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按兵嶲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妄熱誘瀕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

吐蕃大臣認爲歲星正在辰宿，適宜出兵，便圖謀襲擊南詔，檢閱兵衆修築道路，將在十月圍攻嶲州，軍隊駐守昆明的共八萬人，命令都携帶一年的乾糧。吐蕃君長任命他的舅父攘鄀羅爲都統，派遣尚乞力、欺徐濫鑠駐守西貢川。異牟尋與韋皋互通信息，韋皋命令部將武免率領三千名弩士趕赴，亢榮朝率領一萬人駐守黎州，韋良金帶領二萬五千人駐守嶲州，約定如果南詔告急，就一同進軍，越過俄準添城，由南詔供給糧餉。吐蕃帶領五萬兵衆從𡇼貢川分二路進攻雲南，一路自諾濟城攻打嶲州。異牟尋擔心東蠻、磨些難以預料，恐怕他們爲吐蕃做嚮導，想要先攻打他們。韋皋回答説："嶲州的確是往來的通道，護衛數州，吐蕃千方百計想要謀取，所以嚴兵防守，軍壘前後相望，糧食器械處處都有，東蠻怎敢懷有異心?"異牟尋於是傳檄東、磨些各蠻令把糧食送往城裏，不然就全部燒掉。吐蕃顛城將領楊萬波約定投降，事情泄漏，吐蕃派遣五千士兵守衛，被韋皋的將士打敗。楊萬波與籠官攻取顛城而來，把其中的二千人遷到宿川。韋皋將領扶忠義又占領末恭城，俘獲牛羊數以千計。吐蕃君長的大將既煎讓律率領軍隊在距十貢川三十里處駐守，國師馬定德率領部落出來投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是吐蕃君長乞立贊的養子，他本應隨先君長殉葬，也前來向扶忠義投降。於是虜軍氣勢衰落，士氣不振。欺徐濫鑠抵達鐵橋，南詔在水中放毒，人多死去，於是遷到納川，扎營等待。這一年，吐蕃之地早降霜雪，軍隊無功返回，等待第二年出兵。吐蕃苦於唐、詔相互策應，也不敢謀取南詔。韋皋命令武免在嶲州按兵不動，統軍鎮守，即使南詔境内也處處屯兵守衛。吐蕃鑒於野戰接連失敗，於是駐守三瀘水，派遣論妄熱引誘靠近瀘水的諸蠻，又在悉攝築

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絶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巂州，患未艾，常爲兩頭蠻挾唐爲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荐飢，方葬贊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户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賫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巂州以絶南詔。臯即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斂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臯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巂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鄙，分虜勢。臯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産耳"。俄聞虜破麟州，臯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城。悉攝，是吐蕃的險要之地。蠻酋長暗中引導南詔與韋臯部將杜毗羅突然襲擊。十七年春季，夜間渡過瀘水擊敗駐守的虜軍，斬首五百級。虜軍守衛鹿危山，杜毗羅設下伏兵等待，再次交戰，虜軍大敗而逃。這時，康、黑衣大食等國軍隊及吐蕃大首領都投降，斬獲甲首二萬人。又聯合鬼主在瀘水西面打敗虜軍。

吐蕃君長共同計議，得不到巂州，禍患就不能解除，常常受到兩頭蠻依仗唐軍的制約，兩頭蠻是指南詔。適逢吐蕃禾麥連年歉收，遇吐蕃君長葬事，徵斂苛煩。到這時，大舉徵兵，一般三户出一士兵，是虜法的大調集。又聽説唐軍三萬進入南詔，於是大爲恐懼，士兵戍守納川、故洪、諾濟、臘、韋賫五城，想要調集全部軍隊從西山、劍山出兵，收取巂州以便截斷南詔。韋臯當即上奏説："京西諸屯應當嚴明偵察，儘早收穫，邠、隴焚燒野草，可使虜軍侵犯受困。"韋臯派遣將領邢毗率領一萬士兵駐守南、北路，趙昱率領一萬人戍守黎、雅州。異牟尋對韋臯説："虜軍聲稱攻取巂州，實際上是想要窺視雲南，請武免督軍進入羊苴咩。如果虜軍不出，請在第二年二月深入虜境。"當時虜軍三萬人攻打鹽州，皇帝以爲虜人多欺詐，懷疑他們後面跟着大軍，便下詔令韋臯深入賊境侵擾，用來分散虜軍兵勢。韋臯上表説"賊精兵多設置在南屯，如今開向鹽、夏的并非全部兵力，他們衹是想要掠奪河曲党項的牲畜財産"。不久聽説虜軍攻破麟州，韋臯督促諸位將領分道出兵，有的從西山，有的由平夷，有的下隴陀和、石門，有的直往神川、納川，與南詔會兵。此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在北面進軍，劍南東川、山南軍在吐蕃東面打擊，鳳翔軍直出吐蕃西面；蜀、南詔深入敵境，攻取七城，焚燒了一百五十所軍堡，斬首一萬級，繳獲鎧甲兵械十五萬。圍攻昆明、維州未能攻克，於是撤軍。振武、靈武兵打敗虜軍二萬人，涇原、鳳翔軍在原州擊敗虜軍，衹有南詔攻入吐蕃心腹重地，俘獲最多。皇帝派遣宦官尹偕撫慰異牟尋，而吐蕃大軍屯駐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連年進獻土産，天子以禮待他。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 南蠻列傳(中)

### 南詔(下)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吊祭。子尋閤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册立吊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册。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皇帝下詔令太常卿武少儀持符節吊祭。他的兒子尋閤勸繼立，尋閤勸又叫夢湊，他自稱"驃信"，就是夷語中的君。朝廷改賜元和印章。第二年尋閤勸死，他的兒子勸龍晟繼立，他荒淫放縱統治無道，上下怨恨。十一年，被弄棟節度王嵯巔殺死，嵯巔擁立勸龍晟的弟弟勸利。皇帝下詔令少府少監李銑任册立吊祭使。勸利感激嵯巔，賜姓蒙，封爲"大容"，蠻人把兄稱爲"容"。長慶三年，朝廷開始賜給勸利印章。這一年勸利死，他的弟弟豐祐繼立。豐祐武健勇敢，善於統領部下，他仰慕中原，不肯與父連名。穆宗令京兆少尹韋審規爲使持符節前往南詔册立。豐祐派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朝拜謝天子。

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

這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理失當，屏障土堡大多破敗失修，時間是大和三年。蒙嵯巔便動用全部兵力襲擊邛、戎、巂三州，都被攻占。進入成都，在外城西面停留了十天，慰問賜予居民，市肆安寧。在他們將要返回時，便掠奪百姓、工匠數萬人率軍南歸，百姓恐懼而自殺的不可勝數。救兵追趕，蒙嵯巔親自殿後，到了大度河，他對唐人說："這是我南詔的疆域，你們離開本國，應當哭泣。"衆人便放聲大哭，投水而死的有十分之三。南詔從此擅長絲織，可與中原媲美。第二年，上表請罪。以後連年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開成、會昌年間一再前來。

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

大中年間，李琢任安南經略使，他苛刻貪婪

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没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内蠻傔，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吊恤；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巒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悦，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悰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吊祭示恩信，并詔驃信以名嫌，册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巂州，穆不行。

自私，用一斗鹽换取一頭牛，夷人無法忍受，便勾結南詔將領段酋遷攻占安南都護府，號稱“白衣没命軍”。南詔調發朱弩佉苴三千人援助守衛。然而仍年年前來入朝進貢，隨從的人很多。杜悰從西川入朝，上表請求不要讓蠻使過多携帶侍從，豐祐發怒，便口出狂言并索回質子。適逢宣宗逝世，使者告喪。此時，豐祐也死去，坦綽酋龍繼立，他怨恨朝廷不吊祭撫恤；加之詔書是賜給先王的，因此酋龍低規格接待使者然後遣回。隨即僭稱皇帝，建年號爲建極，自稱大禮國。懿宗因爲他的名字字音接近玄宗的名諱隆基，不接受他入朝進貢。於是南詔攻占播州。安南都護李鄠駐守武州，咸通元年，受到蠻軍攻打，李鄠棄州逃走，天子貶斥李鄠，任用王寬取代他。第二年，南詔攻打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因兵力不足而不能抵禦，便逃奔巒州。南詔也撤離。皇帝下詔殿中監段文楚任經略使，他多次修改條約，部衆不滿，便用胡懷玉取代他。南詔得知邊民十分貧困，搶掠没有收獲，便不來進犯。杜悰執政，爲皇帝出謀劃策，派遣使者吊祭以表示寵信，并且下詔驃信因爲名字犯了唐玄宗的名諱，所以不能够册命，必須改名方可册封。皇帝便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符節前去，適逢南詔攻占巂州，孟穆没有出發。

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憺畏不敢出。

安南桃林人，居住在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統領他們，年年守邊。李琢在安南時，奏請罷除防冬士兵六千人，説是李由獨可以充當一隊，阻止蠻軍入侵。蠻人酋長把他的女兒嫁給李由獨的兒子，七綰洞全部歸附蠻，王寬不能制止。三年，朝廷以湖南觀察使蔡襲取代他，調發諸道二萬士兵駐守，南詔畏懼不敢出兵。

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即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

適逢皇帝下詔令左庶子蔡京經略節制嶺南，他嫉妒蔡襲有功，蔡襲有所打算，蔡京總是加以阻止破壞，并説：“南方本來并無憂患，是武夫求取戰功，大量聚集士兵消耗運送的糧餉，請求撤回守邊的士卒以便節省財用。”蔡襲堅持認爲這樣做不妥，他希望留下五千名士兵，多次上表都没有答覆。蔡襲便極力陳説南詔窺伺可乘之機

安撫使。即建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龔、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忮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刳斫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

爲時已久，進上《十必死狀》。朝廷極爲昏昧，不能明察。蔡京回朝上奏，十分得意，皇帝又下詔任他爲宣慰安撫使。蔡京隨即建議從廣州分出嶺南東道，將邕州分出作爲嶺南西道，把龔、象、藤、巖劃爲屬州。於是拜授蔡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狹隘固執又貪婪好勝，條令嚴刻，制定了炮熏刳斫之法，部下憂愁怨恨，被軍中驅逐，逃往藤州，謊稱朝命製作攻討使印，召鄉兵及鄰道軍攻打邕州，没有取勝，兵衆潰敗，蔡京被貶到崖州死去。朝廷令桂管觀察使鄭愚接任節度使。

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虚絶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僭、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録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郛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游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止之。

南詔攻打交州，入侵安南，蔡襲請求救援，朝廷調發湖、荆、桂五千名士兵駐守邕州，嶺南韋宙上奏："南詔定會襲擊邕管，如果不先防守近處却謀取遠處，恐怕南詔會乘虚進軍切斷糧道，并且深入境内。"於是皇帝下詔令蔡襲在海門屯兵，詔令鄭愚分兵抵禦。蔡襲請求派兵增援，朝廷派遣山南東道一千名士兵趕去救援。南詔大將楊思僭、麻光高率領六千名士兵逼近海門城扎營。四年正月，南詔發起更加猛烈的進攻，蔡襲抄寫異牟尋盟文繫在箭上射入敵營，没有答覆。不久海門城被攻占，蔡襲全族有七十人死去，幕府樊綽携帶蔡襲印逃走渡江。荆南士兵進入海門外城苦戰，斬殺南詔二千首級。這一夜，蠻軍便屠殺全城的軍民。皇帝下詔令諸軍保衛嶺南，另任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皇帝見運輸調發頻繁，停止游幸，不奏樂，宰相杜悰認爲這樣做不對，而加以制止。

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救恤之，免安南賦入二年。

南詔逐漸逼近邕州，鄭愚陳説自己并非將帥之才，希望朝廷另外選人。正逢康承訓從義成前來入朝，於是朝廷任他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調發荆、襄、洪、鄂士兵一萬人跟從他。康承訓推辭説兵力不足，因而朝廷大舉調發諸道士兵五萬人前往。六月，朝廷在海門設置行交州，進爲都護府，調發山東一萬名士兵加强防守，派遣容管經略使張茵鎮守。因而命令籌劃謀取安南，張茵逗留不敢前進。安南失陷，將領官吏遺民多躲藏栖身於溪洞，皇帝下詔令所在之地把他們召回并加以救濟，免徵安南二年的賦税。

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披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巂州以摇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獪，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鋭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强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以范脕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鬥，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脕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

韋宙請求分兵駐守容、藤以便分散蠻軍兵勢。五年，南詔回軍擄掠巂州想要動摇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領所屬的蠻鬼主在大度河截擊南詔，打敗他們。第二年，南詔再次前來攻打。此時刺史喻士珍貪婪狡詐，暗中擄掠兩林東蠻人口綁縛賣掉，來换取蠻人黄金，因而開門投降，南詔把守衛的士卒全部殺死，而喻士珍臣屬於蠻。由於安南長期駐守，兩河精兵有十分之七的人死於瘴毒，宰相楊收建議撤回北軍，在江西設置鎮南軍，招募强弩二萬人建立節度使，而且其地接近便利，容易調發。皇帝下詔許可。夏侯孜也因爲張茵怯懦，不足以成就大事，便把全部兵力交給高駢。高駢率領所挑選的五千名士兵渡江，在邕州打敗林邑軍隊，攻打南詔龍州屯，蠻人酋長焚燒財物積蓄逃離。酋龍派遣楊緝思協助酋遷一同守衛安南，任范脕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高駢停駐交州，交戰多次取勝，士卒奮勇搏擊，斬殺敵將張詮，李溠龍率領一萬名兵衆投降，唐軍攻克波風三壁。楊緝思出戰，失敗，便回軍逃進城中，官兵乘勝追擊，越過城墻進入城中，斬殺酋遷、范脕些、趙諾眉，進獻首級三萬，安南平定。

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議不决。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于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即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别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

當初，酋龍派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來到成都，節度使李福打算在廷中接見他們，董成推辭説："我皇帝尊奉天命改變年始月初重定正朔，請求用對等之國的禮節接見。"李福没有答應。導譯往返五次，天色已晚士卒疲倦，商議尚没有結果。李福發怒，命武士毆打侮辱他們，給他們加上刑具拘禁在客館。不久劉潼接替李福任節度使，便放出他們，上表請求放回。皇帝下詔召董成等人到京師，在别殿接見，賞賜豐厚，慰勞遣送回國。

明年，酋龍使楊酋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揔蠻事，曠日不能决，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巂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

第二年，酋龍令楊酋慶等人前來感謝釋放之恩。當初，李師望建議説："成都經管蠻事，拖延時日不能决斷，請求分出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設置定邊軍，建立節度使以便裁斷緊急事務，距離近而决斷快。"天子以爲很對，便下詔任李師望爲節度使，治所設在邛州。邛州距離成都衹有一百五十里，而巂州地處最南，距

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

離邛州有一千里，假如有緊急事宜則前後不能照應，而李師望因爲便於專制，對此避而不談。他聚積無度，私財數以百萬計。又想要激怒蠻人，僥幸立功，於是殺死酋慶等人。隨後守邊士卒怨怒，打算剁碎李師望以解恨，適逢李師望被召回，朝廷用竇滂取代他。竇滂貪黷輕率更爲不法，他的責求苛繁更過於李師望。當時與蠻人的戰事尚未發生，而定邊已經困苦不堪。

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兖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嶲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絶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忞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顔慶師，忞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岸，噪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却，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崍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

酋龍怨恨殺死他的使者，十年，出兵進犯。軍隊停駐在青溪關，暗中帶領兵衆伐木開道，取道雪坡，盛夏季節，士卒被凍死的有二千人。從沐源出兵，窺視嘉州，打敗歸屬的蠻人，於是進抵沐源。竇滂派遣兖海五百名士兵前去迎戰，全軍覆没。酋龍便親自率軍，督領五萬兵衆入侵嶲州，攻打青溪關。守將杜再榮渡過大度河逃走，諸屯都退守大度河北岸。蠻軍攻打黎州，穿上唐軍軍服僞裝，渡江襲擊犍爲，攻陷。在陵、榮之間往返出没，焚燒房舍，掠奪糧食牲畜。逼近嘉州，刺史楊忞與南詔隔江而駐軍，士兵一齊發射，蠻軍不能前進，便暗中從上游渡水，從背後攻打王師，殺死忠武將顔慶師，楊忞逃走，嘉州被攻占。第二年正月，蠻軍攻打杜再榮，竇滂親自帶領兵衆迎戰。酋龍派遣使者十多人請求和好，竇滂相信了他們，正在交談，蠻軍的舟筏爭相靠岸，呼喊而進攻，竇滂不知所措，將要自殺，武寧將苗全緒制止了他，於是拼死作戰，蠻軍略退，竇滂便逃走，苗全緒殿後而行。黎州被攻占，百姓逃匿山谷，蠻軍擄掠的金帛都無法全部運走。蠻軍從邛崍關進兵，包圍雅州，進而攻打邛州。這年冬季，竇滂放棄邛州，在導江修築軍壘，儲備的財物器械全部喪失。

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强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

酋龍進攻成都，停駐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鼓動酋龍攻取全蜀。此時西川節度使盧耽派遣副使王偃、宦官張思廣約和，蠻人强迫他們行臣下之禮，然而他們始終没有見到酋龍就返回。蠻軍停駐新津，盧耽再次派遣副使譚奉祀好言申約，蠻人扣留了譚奉祀。盧耽擔心援軍尚未集結，就急送文書請天子派遣大使與蠻通好，以延緩蠻軍深入。懿宗立即派遣太僕卿支詳任和蠻使趕去。

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蚍結蠅營，忸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闔里皆滿，户所占地不得過一床，雨則冒箕盎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争捽溺死者，或笮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藺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笓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檛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鬥。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内欲報董成之辱，因紿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翣。"槃未能决，還。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

蠻人本没有謀略，不能利用時機一鼓作氣急速進軍，衹是如同蚂蟻蒼蠅聚集在一起，時常搶劫以獲取小利，處處留屯，所以蜀地的百姓得以扶老携幼全部進入成都。城門坊里處處擠滿，每户所占之地不過一床大小，下雨時則用簸箕大盆遮雨。城中的井也因爲飲水的人過多而乾涸，於是人們都飲用摩訶池的水，以致有人因爲争水而淹死，有人用竹筐裝沙接取滴下的水飲用。人死之後不能備辦棺材，就挖坑一道埋葬。原瀘州刺史楊慶復爲盧耽製造作戰器具，準備守城的礌石，設置牢城兵，由八位將帥統領，搭建竹棚，夜間用火炬照城，守城器具整齊完備。又挑選了三千名勇士，稱爲"突將"，配備長刀、大檛斧，分成左右二隊輪流休息，白天配屬於軍中，士卒人人渴望拼殺。而酋龍從雙流緩緩前行，一心想要報董成被辱之仇，因而欺騙盧耽請他派遣上佐到軍中議事。盧耽派遣節度副使柳槃前去會見杜元忠議和，杜元忠却胡説："我皇帝要接見盧耽，請求備辦葆扇車蓋。"柳槃不能决定，返回成都。蠻軍派三百名騎兵馱着帳幕前來，口出狂言道："在隋蜀王王府大廳供設帷帳，作爲驃信行在。"盧耽不允許，他們便驅馬離去。

蠻稍前，傅外郛。於是游弈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掎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

蠻軍逐漸前進，逼近外城。此時游弈使王晝督率三千名援兵駐守毗橋；竇滂也統領自己的軍隊從導江前來，將要與大軍相互策應，然而交戰時不很出力，稍受挫折就退守廣漢。竇滂因自己丢失定邊，便希冀成都失陷，以便减輕自己的罪過。適逢有詔將他貶任外地，於是軍隊没有戰功。

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説耽城下蒔葦稻，潴水頹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

盧耽部將李自孝，與刺史喻士珍友善。喻士珍臣屬於蠻，李自孝暗中與賊往來，便勸説盧耽在城下栽種葦稻，陰謀積水泡毁城墻，全府無人發覺。蠻軍攻城，李自孝守衛城墻，舉旗作爲標志，旗幟所指之處，蠻軍隨即攻打，被部下發覺，盧耽斬殺李自孝示衆。

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呼，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鈎係，投膏炬，車

城的東面有百姓樓肆，蠻軍從樓上俯射城中，盧耽招募勇士燒掉樓肆，蠻軍的器械都被燒毁。二月，蠻軍用雲橋、鵝車從四面攻城，士卒號呼，鵝車還未到城墻跟前，城墻上的人用粗繩

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𤦎、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郭落爲蓬籠如車傘，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内以穴墉。楊忞以甖貯糞瀋潑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兵晝夜有聲，將擊錦樓，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大鈎鈎住，澆没投擲火炬，鵝車被燒，車箱裏的蠻兵都被燒死。盧耽派遣李𤦎、張察率領猛將在城下出戰，俘獲斬首二千級。蠻軍拆毁百姓藩籬製成像車篷一樣的篷籠，在地面鋪設枕木，推着前進，在離城不到一丈遠時，藏在裏面的蠻軍便在城墻上挖洞。楊忞用罐盛着糞汁向蠻傾倒，蠻軍無法容身；用鐵液澆灌，篷籠都被點燃。然而南詔自恃兵多，繼續修治器械，斧兵之聲晝夜不息，準備攻打錦樓，衆人恐懼。盧耽派遣將領出城，三面苦戰，蠻軍撤退。蠻軍利用夜色昏暗，不時攻城，聽見呼聲，衆人齊心奮戰。城上設置上千鐵籠火炬，賊軍前來時無法隱藏，守兵整夜呼喊，蠻軍不能攻入。

支詳遣諜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噪開門，士争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脱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犁旦乃覺，即積茭火于墉，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棚仆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

支詳派遣間諜前去與蠻軍約好，并對盧耽説不要過多殺人以便儘快與蠻人和好。這時，傳説救兵到來，城裏的人一起呼喊打開城門，士兵争相出城迎接救兵，南詔不停地發動進攻。天色將晚，判官程克裕率領北門二千名士兵乘機出戰，蠻軍這纔逃走。盧耽還致信蠻人，致歉説不得已纔出兵交戰，并且請求和好。士兵解甲迎接支詳，支詳陳列所携帶的財物，樹立二面旗幟，上面寫着“賜給雲南的禮物”。他對蠻使説：“天子下詔令雲南和解，而你們的軍隊却逼近成都，爲什麽呢？請求後退三十里解除警戒以便重歸和好。”有人勸支詳説：“蠻人詭計多端，不要進入不測之地。”支詳因而没有前去。蠻軍再次圍攻成都，夜間在城的西北角挖洞，到黎明時纔被發覺，官軍立即在墻根堆積乾草放火，蠻軍都被燒死在洞中。官軍用鐵索拉倒敵軍雲棚，然後點火焚燒，不一會兒就燒光，守軍進一步加强防守。

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顔慶復爲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鋭將趣蠻壁燒

這時，皇帝派遣東川節度使顔慶復任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軍隊停駐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打敗蠻兵，斬首二千級。南詔數萬騎兵清晨縱馬逼近官軍，大將宋威率領忠武兵交戰，斬首五千級，繳獲四百匹馬。南詔退軍駐守星宿山，宋威進軍駐守沱江。酋龍派遣酋望前來向支詳請和，支詳説：“如今列城固守，唐軍渴望立功，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上，自己仔細思量。”盧耽派遣鋭將直赴蠻軍軍壘焚燒進攻的器械，殺死二千

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擿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即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

人，受到南詔的追擊，後撤而潰敗。蠻軍聽説鳳翔、山南的軍隊將要前來，於是在毗橋迎戰，没有取勝，急赴沱江，遭到伏兵襲擊，再次失敗。猛將從城中衝出，晚上焚燒蠻營，酋龍、坦綽親自督戰。三天以後，王師奪取了昇遷梁，蠻軍大敗，夜間焚燒驛站，乘着火勢，用密如雨下的箭射擊王師。宋威陳列軍陣，對着箭來之處集中發射。兩軍相持不下，各自撤離。酋龍知道無法抵擋，便連夜撤營南逃，到了雙流，江上没有橋梁，走投無路，將要跳水自殺，有人阻止他説："如今北軍與成都兵聯合，如果前來追趕，我軍將片甲不留。不如假裝和好以解除急難；如果不成，死也不晚。"於是前來求和。三天橋成渡江，隨後立即拆毁橋梁，分隊緩緩前行。黎州刺史嚴師本收集散兵守衛邛州，酋龍恐懼，圍攻了二天便撤離。蠻軍俘虜的唐朝百姓，都割掉耳鼻，然後放掉，隨後有十分之八的居民刻木做成耳鼻。

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己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壍，乃教耽浚隍，廣三丈，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别五區，區卒五十，蒔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

顔慶復前來，衆人認爲他的弟弟顔慶師死在蠻中，他定會全力攻打蠻。而成都未被攻破，他認爲自己功勞不大，於是在廣溪停兵不前，放走殘餘敵軍，因而官軍人人切齒痛恨他。當初，成都没有城壕，便指導盧耽挖城壕，寬三丈，在城上建造戰棚，設左右屯營，每營分爲五區，每區有五十名士兵，在城壕兩旁種植皂莢樹，三年以後合攏。又製造大旛連弩。從此南詔畏懼。

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仇忿，屢覆衆，國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

酋龍年少嗜好殺戮，親戚中不順從自己的人全都殺掉，軍隊連年出征没有安寧的時候，各國更加仇恨，接連損兵折將，國力削弱。在對蜀交戰時，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全被徵發，靠婦人耕種來供給軍隊。

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絙舟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黄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爲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

十四年，坦綽再次侵犯蜀，連舟造浮橋渡大度河，被刺史黄景復打退。兵衆順河南進，夜間蠻兵在上游乘舟渡河，夾攻沿河各屯，黄景復戰敗，逃回黎州，蠻軍隨後追擊，被黄景復擊敗。適逢蠻軍接踵而來，回攻大度河，他們捲起旗幟收起戰鼓，請求説："坦綽打算上書天子奏明被冤之事。"守兵信以爲真，便没有出戰。橋建成後蠻軍過河，黎州失陷，於是攻打雅州，進擊定邊軍，官軍潰敗進入邛州。成都大爲震驚，百姓

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城等四十人齎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憩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復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録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絶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埸。然毗橋、沱江之敗，積胔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强弩二百，鎛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掇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錘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别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憒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掎角相從，皆蠻之深仇，雖女子能齧齗薄賊，况强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仇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宫，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驃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略巂、雅間，破黎州，入邛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

逃入玉壘關，士卒登城拒守。坦綽派遣使者王保城等四十人帶着驃信的書信送給節度使牛叢，説是要借道入朝，請求在蜀王舊殿休息，牛叢準備答應，楊慶復直言規諫説："蠻人不講信用，他們用卑禮美言，是要欺騙我們。請求斬殺蠻使，留下二人回去報信。"牛叢因此指責蠻使説："詔王的祖先，是六詔中最小的一個夷。天子器重他的忠懇，把六詔合并爲一，令他附屬於成都，以國相稱，允許子弟進入太學，讓他們學習唐風。如今却自絶王命。而雀蛇犬馬，尚能知恩報德，王還不如蟲鳥嗎？先前成都因爲未修軍備，所以致使你們乘機突擊我朝邊境。然而在毗橋、沱江遭到失敗，尸體堆積如山，不到四年時間又捲土重來。如今我有十萬大兵，留下一半不用。以一千人爲一軍，十軍爲一部，由驍將統領。每部有强弩二百，輔以鎛斧；勁弓二百，輔以越銀刀；長戈二百，輔以掇刀；短矛二百，輔以連錘。又每軍分四面，每面有五百名鐵騎。把飼草薪柴、米粟、牛馬、犬猪全部收藏起來，堅壁清野等待你們。我又可以派出别部騎兵抄掠你們打柴的人。我每天日出時派一部與你軍交戰，每部分二班，在正午時輪换；日暮時派一部到來，在夜間駐守，月光明亮則出戰，没有月光便休息，在半夜時輪换。我軍五天殺敵一次，而你們却要晝夜連續作戰，不出十天，你們就會累昏死去。州縣修整鎧甲磨利兵器，相互呼應前後相繼，都與蠻人有深仇大恨，即使女子也能咬牙切齒逼迫賊軍，何况勇猛剛烈的男子呢！你祖先曾經像奴僕一樣侍奉西蕃，西蕃是你們的仇家，而如今却臣屬於它，爲何恩仇如此錯亂呢？蜀王舊殿，是先世的寶宫，邊夷不宜居住，否則神怒人憤，驃信將會死去！"牛叢還燒掉郊區居民的房屋觀閣，整頓軍隊準備堅守。坦綽到了新津又返回，掉轉兵鋒侵犯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恐懼，逃往荆南。適逢僖宗即位，派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符節出使。不久南詔攻打黎州，被黄景復擊退。乾符元年，蠻軍劫略巂、雅一帶，攻克黎州，進入邛崍關，擄掠成都，成都城門關閉三天，蠻軍這纔撤離。

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

皇帝下詔徙天平軍節度使高駢領西川節度

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餉窮覂。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崍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絶。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延心、嗢末魯耨月等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恚，發疽死，僞謚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

使，於是高駢上奏："蠻人小醜，其勢易制。然而蜀道艱險，館舍糧餉缺乏。如今左神策所調發的長武、河東的軍隊衆多，費用巨大。况且兩鎮都控扼羌戎，不可放鬆戒備。"於是皇帝下詔停止調發長武等地的軍隊。高駢到任不足一月，就動用五千精騎，把蠻軍驅逐到大度河，奪取鎧馬，擒獲五十名酋長并殺掉他們，收復了邛崍關，再次占領黎州，南詔逃回。高駢召見黄景復責問大度河戰敗之罪，將他斬殺示衆。戍守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恐懼，派遣使者前來與高駢交結通和，但接着又出兵侵犯邊地，高駢斬殺南詔使者。當初，安南經略判官杜驤被蠻軍俘虜，他的妻子，是皇族女子，所以酋龍令他奉書求和。高駢回答説："我將要率領百萬大軍進抵龍尾城向你問罪。"酋龍大爲震驚。自從南詔反叛，天子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詔境内，酋龍不肯行拜禮，於是停止派遣使者。高駢因南詔習俗崇尚佛法，因而派遣僧人景仙攝使前往，酋龍與臣下迎謁并行拜禮，於是定盟返回。南詔派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三十名質子入朝乞求立盟，請求結爲兄弟或舅甥。皇帝下詔拜授景仙爲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高駢交結吐蕃尚延心、嗢末魯耨月等人而離間南詔與吐蕃，修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在險要地段列屯守衛，挑選壯士組成平夷軍，南詔喪氣。酋龍怨恨，發疽而死，僞謚號叫景莊皇帝。其子蒙法繼嗣，改年號爲貞明、承智、大同，自稱大封人。

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顓决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瑳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讜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入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争不决，皆賜罷。

蒙法年少，愛好打獵縱情游樂，身穿絳紫色華美毛織品，繫鏤金帶。國事由大臣專斷。乾符四年，他派遣陀西段瑳寶前來向邕州節度使辛讜請求重歸和好，皇帝下詔令使者回訪答覆。没過多久，南詔侵犯西川，高駢上奏請求與南詔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憎惡此事，上書説："遠蠻叛逆，却利用僧人招引歸服，入朝商議和親，貽笑後世。高駢位爲上將，計謀荒謬背理，不可聽從。"於是作罷。南詔使者再次入朝商議和親之事，而高駢已徙任荆南，他仍然不停地堅持以前的請求。宰相鄭畋、盧攜争執不下，皇帝賜二人一同罷相。

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繒約髮。典客伽陀酋孫慶曰："此驃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剸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輒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侲子捧瓶盂，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

辛讜派遣幕府徐雲虔代任使者前往南詔窺察。徐雲虔抵達善闡府，看見幾十名騎兵，拖着長矛，圍着一位身穿絳色衣服的少年，用紅絹繫住頭髮。典客伽陀酋孫慶說："這就是驃信。"驃信問天子安，下馬揖見客人，他拿下使者的佩刀觀看，然後自己解開左右鈕而示意没有猜疑。於是平整地面樹三丈版，命左右驅馬射版。每人射時，蒙法便縱馬追逐來取樂，數十發之後纔停止。隨後帶領客人進入帳内，幼童手捧瓶盂，四位女子旁侍奏樂飲酒，直至夜晚纔停息。蒙法又派人向客人詢問《春秋》大義，送唐朝使者返回。

是時，駢徙節鎮海，劾瀺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尉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蓄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瀺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户一保，願發山東鋭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脱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

這時，高駢徙任鎮海節度使，他彈劾崔瀺等人阻止謀議，皇帝昏庸不能分辨，下詔安慰調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書說："蠻人存鳥獸之心，不懂得禮義，怎能讓賤隸娶貴主，有失國家大體呢？崔瀺等人的謀議可以采用。臣請求招募義征子，一般十户爲一保，希望調發山東六千名精兵戍守各州，等到五年之後，蠻人就可以變爲奴僕。"過了一段時間，皇帝下手詔徵詢崔安潛對和親之事的意見，他回答說："雲南姚州猶如一縣，朝廷有何求於那裏而派遣重使，加以厚禮呢？他們將會錯以爲朝廷畏懼膽怯無可奈何，如果他們又有别的請求，陛下將怎麽辦呢？而且宗室近親，不可以下嫁小小蠻夷。臣近來致書，不言舅甥，是爲了革除其僭越。假若蠻使者不再前來，就應當派遣間諜觀察可乘之機，那樣則必勝無疑。"

南詔知蜀强，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衮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説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嗢末，繕甲訓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虔之使，驃信答拜。其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庫

南詔知道蜀强大，因而襲擊安南，安南失陷，都護曾衮逃往邕府，戍兵潰散。適逢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重申和親的建議，當時盧攜再次當權，他與豆盧瑑都與高駢友善，於是欺騙皇帝說："陛下即位不久，派遣韓重出使南詔，帶着官屬在蜀滯留了一年，費用巨大，蠻人不肯迎接。等到高駢任西川節度使，招引嗢末，修整兵器訓練士兵，蠻夷震動，派遣趙宗政入朝進獻，他在覲見天子時，代驃信二次行拜；徐雲虔出使南詔，驃信答拜。驃信在禮節上并不欠缺。宣宗皇帝收復三州七關，平定江、嶺以南，到大中十

貲積如山，户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内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内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内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内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

四年，内庫財物堆積如山，户部延資庫儲備充足，故宰相白敏中領西川時，庫錢達到三百萬緡，各道也是一樣。咸通以來，蠻人開始背叛朝命，二次進入安南、邕管，一次攻克黔州，四次進犯西川，於是圍攻盧耽，在東方召兵，戍守海門，天下動亂不安，十五年來，賦税大半没有送交京師，内庫空虛，士卒死於瘴癘，燒骨傳灰，人們不思念家鄉，逃亡在外行盜，真令人痛心！前年扣留趙宗政等人，南方没有憂患，等到遣送回去，他們尚存有希望。蒙法即位三年，軍隊從未出要塞設防，他積蓄力量以待我們有可乘之機。如今朝廷府庫匱乏，士兵不足，牛叢擁有北兵七萬，往來奔衝首尾不能相救，何況客守安南的兵力寡弱，到了冬季寇禍令人擔憂。果真派遣使者前去，即使南詔不稱臣，也可暫時破壞他的計劃，在外羈縻蠻夷使其歸順，在内可以使蜀休息。”皇帝以爲説的對，便將皇族女子册封爲安化長公主許嫁給驃信。拜授嗣曹王李龜年爲宗正少卿，任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爲副；内常侍劉光裕任雲南内使，霍承錫爲副。他們返回之後，都説驃信真誠歸順，朝廷認爲這是陳敬瑄的功勞，因此升任檢校司空，賜給一個兒子官職。

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氈罽百床，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黄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

蒙法派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赴皇帝的臨時住所朝見，迎娶公主，高駢從揚州上書説：“這三個人，是南詔驃信的心腹，應當扣留他們用毒酒毒死，然後就可以謀取南詔。”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趙隆眉等人全部死去，從此南詔没有謀臣，國力更加衰弱。中和元年，南詔再次派遣使者前來迎娶公主，進獻珍奇氈罽百床，皇帝以正在商議公主車服作爲藉口而拖延。二年以後，南詔又派遣布燮楊奇肱前來迎娶，皇帝下詔任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爲副，宗正少卿嗣虢王李約爲婚使。尚未出發，而黄巢之亂被平定，皇帝東還，於是放回南詔使者。

法死，僞謚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

蒙法死，僞謚號叫聖明文武皇帝。他的兒子蒙舜化繼立，建年號爲中興。他派遣使者來到黎州請求重歸於好，昭宗不允許。此後中原混亂，不再交往。

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閤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邆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爲閤羅所猜，徙置白厓城。後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泄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 蒙巂詔

蒙巂詔，最大。其王巂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國，故歸其子原羅，衆果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 越析詔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囊葱山一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

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度瀘，邑于龍佉河，纔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閤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

## 浪穹詔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邆睒、施浪，揔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在此以前，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稱“八詔”。時傍的母親，是歸義的女兒。他的女兒又嫁給閤羅鳳。當初，咩羅皮敗亡，時傍進住邆川州，招引一千名上浪人，勢力逐漸强大，遭到閤羅鳳的猜忌，於是將他遷到白厓城。後來與矣川羅識前來向神川都督請求自立爲詔，密謀泄漏而被殺，矣川羅識逃往神川，都督把他送到羅些城。

蒙巂詔，最大。該王巂輔首死，因爲没有兒子，他的弟弟佉陽照繼立。佉陽照死，他的兒子照原繼立，照原失明，他的兒子原羅在南詔作質子。歸義打算吞并蒙巂國，因而將照原的兒子原羅放回本國，部衆果然擁立原羅。過了幾個月，歸義派人殺死照原，驅逐原羅，於是吞并了蒙巂詔之地。

越析詔，或者叫磨些詔，地處故越析州，西面距離囊葱山有一天的路程。貞元年間，有位名叫張尋求的首領與該王波衝的妻子私通，因而殺死波衝。劍南節度使把張尋求召到姚州，將他殺死，部落没有君長，獻地歸附南詔。

波衝哥哥的兒子于贈拿着該王所珍愛的鐸鞘向東北渡過瀘水，在龍佉河建立城邑，衹有一百里，稱爲雙舍。他令部落酋長楊墮居住在河的東北。歸義營建軍壘攻打于贈，未能取勝。閤羅鳳主動請求前去攻打楊墮，將他打敗，于贈投入瀘水而死。閤羅鳳得到鐸鞘，所以該王出兵時總是帶一雙鐸鞘。

浪穹詔，該王豐時死，兒子羅鐸繼立。羅鐸死，兒子鐸羅望繼立，任浪穹州刺史，他與南詔交戰，未能取勝，便帶領本部據守劍川，改稱劍浪。鐸羅望死，兒子望偏繼立。望偏死，兒子偏羅矣繼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繼立。貞元年間，南詔攻破劍川，俘虜羅君，把他遷到永昌。浪穹、邆睒、施浪，總稱爲浪人，也稱“三浪”。

## 邆賧詔

邆賧詔，其王豐咩，初據邆賧，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邆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邆賧，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義奪邆賧，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顛立。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徙永昌。

邆賧詔，該王豐咩，最初占據邆賧，被御史李知古殺死。兒子咩羅皮自任爲邆川州刺史，治所在大釐城。歸義襲擊打敗了他，咩羅皮又進入邆賧，與浪穹、施浪聯合抵禦歸義。交戰，大敗，歸義奪取邆賧，咩羅皮逃走據守野共川。咩羅皮死，兒子皮羅鄧繼立。皮羅鄧死，兒子鄧羅顛繼立。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繼立。南詔攻破劍川，俘虜了他，把他遷往永昌。

## 施浪詔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詔之裔，據石和城。閤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許之，度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破劍川，千旁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唯千旁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施浪詔，該王施望欠住在矣苴和城。有個名叫施各皮的人，也是八詔的後裔，占據石和城。閤羅鳳攻打并俘虜了他，而施望欠孤立無援，便與咩羅皮聯合攻打歸義，没有取勝。歸義出兵脅迫他的部落投降，施望欠帶領族人逃到永昌，把其女獻給南詔求和，歸義准許，施望欠在渡蘭江時死去。他的弟弟望千逃往吐蕃，吐蕃册立望千爲詔，把他安置在劍川，望千擁有部衆數萬人。望千死，兒子千旁羅顛繼立。南詔攻破劍川，千旁羅顛逃往瀘水以北。三浪都被消滅，衹有千旁羅顛及矣川羅識的子孫在吐蕃。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爲暗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閤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内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横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黄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贊曰：唐朝政治清明安定的程度未能超過兩漢，但是疆域却比三代廣大，勞民傷財，禍患由此而生。晉獻公逼死太子，迫害二公子，稱爲昏君。明皇一天之内殺死三位庶人，昏聵更甚於晉獻公。唉！父子相互不信任，却要遠治閤羅鳳之罪，士兵死去十萬人，當時怨聲載道。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多次反叛，南詔内侵，戍兵思亂，龐勛乘機，起兵横行。雖然罪魁禍首被剿滅，戰事却連年不息，唐朝因而滅亡。《易經》上説："在平易之時丢失牛。"擁有國家的人知道防備西北之患，却不知道禍患在没有防備的地方産生。漢朝被董卓滅亡，但兵起於冀州；唐朝被黄巢滅亡，但禍根在於桂林。《易經》的語意太深刻了！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 南蠻列傳(下)

### 環王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真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岩，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鬥，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爲陽蒲逋，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逋，宰相爲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爲纓，鬈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爲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

環王，原名林邑，另一名占不勞，又叫占婆。地處交州正南，從海上航行三千里即到。領土東西三百多里，南北一千里。西面到真臘霧溫山，南面抵達奔浪陀州。它的南面是大浦，有五根銅柱，山的形狀如同偏蓋，西面山巒重叠，東面瀕臨大海，銅柱是漢代馬援所樹立的。又有西屠夷，是馬援回師之後，留在當地没有離開的人，衹有十户人家，隋朝末年孳生繁衍達到三百户，他們全都姓馬，人們一般認爲他們是寄居該地，所以稱“馬留人”，與林邑分居唐朝南部邊境。該地氣候冬季溫暖，多霧多雨，出産琥珀、猩猩獸、結遼鳥。把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稻子一年二熟，取檳榔榨瀋釀酒，用椰葉編織成席。民風凶猛强悍，勇於戰鬥，用麝香塗在身上，一天之内要塗二次洗二次，拜謁時合掌叩頭。有文字，崇尚佛教，用金銀鑄造佛像，有的大到需要十人合抱。把國王稱爲陽蒲逋，把王妻稱爲陀陽阿熊，把太子稱爲阿長逋，把宰相稱爲婆漫地。國王居住的地方在占城，别都是齊國、是蓬皮勢。國王身穿白色的細棉布，把用木棉織成的布斜纏在臂上，上面裝飾着金貫珠作爲纓珞，鬈髮，所戴金華冠如同緇布冠一樣。他的妻子身穿朝霞，木棉布短裙，冠纓同國王的一樣。國王有衛兵五千人，交戰時乘象，以藤製作鎧甲，用竹製作弓箭，大約有一千頭象、四百匹馬，分爲前後。没有法律，有罪者讓象踐踏；或者送往不勞山，使其自然死亡。

隋仁壽中，遣將軍劉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裒遺衆，别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二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請問罪，太宗曰："昔苻堅欲吞晋，衆百萬，一戰而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爲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弑鎮龍，滅其宗，范姓絶，國人立頭黎婿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入獻。至德後，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驩、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舠、鎧。

隋朝仁壽年間，朝廷派遣將軍劉芳討伐林邑，林邑國王范梵志脱身逃走，朝廷在該地分設三個郡，設置郡守縣令。道路阻絶不能往來，范梵志聚集殘餘部衆，另外建立國邑。武德年間，他兩次派遣使者進獻土産，高祖爲此設九部樂宴請來使。貞觀年間，國王范頭黎進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二國使者一道前來。林邑使者言辭不恭順，群臣請求問罪，太宗説："昔日苻堅打算吞并晋，百萬兵衆，一交戰即敗亡。隋朝攻取高麗，年年調發軍隊，人們與它結下仇怨，煬帝最終死於匹夫之手。朕怎敢隨便計議出兵呢?"於是赦免其罪不問。林邑又進獻五色鸚鵡、白鸚鵡，鸚鵡多次訴説寒冷，皇帝下詔令歸還。范頭黎死後，他的兒子范鎮龍繼立，進獻通天犀、各種珍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弑殺范鎮龍，誅滅了他的宗族，於是范姓絶嗣，國人擁立范頭黎的女婿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同把他廢掉，改立范頭黎的女兒爲王。諸葛地，是范頭黎姑母的兒子，諸葛地的父親獲罪，他逃往真臘。女王不能安定國家，大臣共同迎立諸葛地爲王，將女兒嫁給諸葛地爲妻。從永徽到天寶，林邑總共三次入朝進獻。至德以後，改稱環王。元和初年不來朝獻，安南都護張舟擒獲環王僞驩、愛州都統，斬首三萬級，俘虜王子五十九人，繳獲戰象、舠舟、鎧甲。

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泛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鷄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産玳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横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刹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出以象駕車，羽蓋珠

婆利，位於環王東南，從交州渡海，經赤土、丹丹各國方可到達。該地爲大陸，馬很多，也叫馬禮。國土方圓數千里。火珠很多，大的如同鷄蛋，圓形白色，光照數尺，正午時把艾草墊在火珠下面，就會點燃。出産玳瑁、紋螺；石坩，剛取出時柔軟可治，一邊鏤刻一邊就會變硬。有舍利鳥，能聽懂人話。當地人膚色黝黑，紅髮鬈曲，鷹爪獸牙，穿耳戴耳珠，用一幅木棉布横繞在腰間。古貝，是一種草，人們用它的花織成布，粗布叫貝，細布叫氎。習慣在晚間進行交易，自己遮掩面部。國王姓刹利邪伽，名叫護路那婆，世襲王位。身上裹斑絲貝，上面綴珠作爲裝飾。坐在金榻上，左右手持白拂、孔雀翣。出行時用大象駕車，翠羽車蓋珠簾，鳴鉦、擊

箚，鳴金、擊鼓、吹蠡爲樂。

其東即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

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

環王南有殊柰者，泛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真臘所并。

### 盤盤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修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翨。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跽。其臣曰勃郎索濫、曰昆侖帝也、曰昆侖勃和、曰昆侖勃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昆侖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貪，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

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爲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矟殳，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爲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執弓矟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

鼓、吹螺奏樂。

婆利的東面是羅刹，該國與婆利的習俗相同。隋煬帝派遣常駿出使赤土，於是與中原交往。

從赤土西南入海，就可以抵達婆羅。總章二年，婆羅王旃達鉢派遣使者與環王使者一同來朝。

環王的南面有殊柰，從交趾航海三個月方可到達，殊柰與婆羅的習俗相同。貞觀二年，使者進獻土產。九年，甘棠使者入朝，該國位於大海以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入朝進貢。僧高位於水真臘西北，與環王的習俗相同。此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派遣使者前來進貢。僧高等國，永徽以後被真臘吞并。

盤盤，在南海海灣，北面到環王，隔着小海，與狼牙修接壤，從交州航行四十天方可到達。國王叫楊粟翨。百姓瀕水而居，連木成柵，以石爲箭鏃。國王坐金龍大榻，諸位大人在謁見國王時，交叉雙手抱肩下跪行禮。該國的大臣叫勃郎索濫、昆侖帝也、昆侖勃和、昆侖勃諦索甘、也叫古龍。古龍，與昆侖的發音相近。在外地的叫那延，猶如中原的刺史。有佛、道士的祠堂，僧人吃肉，不飲酒，道士稱爲貪，不飲酒吃肉。貞觀年間，二次派遣使者來朝。

盤盤東南有哥羅，另一個名字箇羅，也叫哥羅富沙羅。國王姓矢利婆羅，名叫米失鉢羅。用石頭砌城，樓闕宮殿用茅草蓋頂。有二十四個州。兵器有弓箭、一丈八尺長的矛及用竹木製作的一端有棱的殳，用孔雀的羽毛裝飾大旗。每次出戰時，以一百頭戰象爲一隊，每一頭戰象配一百名士兵，象鞍類似於檻，內有四人手持弓及一丈八尺長的矛。賦稅一般交納二銖銀。沒有絲及紵麻，衹有木棉。牲畜中牛多馬少。不任官職的人不束髮。嫁娶時，要送檳榔作爲聘禮，多達二百盤。婦人出嫁以後，從夫姓。樂器有琵琶、橫

海。

東南有拘蔞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扶南**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宫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栅城，楉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髮，倮行，俗不爲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没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鬥鷄及猪。以金、珠、香爲税。治特牧城，俄爲真臘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

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絶，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真臘**

真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其王剎利伊金那，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户皆東嚮，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真臘半。水真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笪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

笛、銅鈸、鐵鼓、螺。人死以後焚燒尸體，取骨灰裝入金罌沉入海中。

東南有拘蔞蜜，航行一個月可到達。南面距婆利，航行十天可到達。東面距不述，航行五天可到達。西北距文單，航行六天可到達。與赤土、墮和羅的習俗相同。永徽年間，進獻五色鸚鵡。

扶南，在日南以南七千里，土地低窪，與環王的習俗相同，有城郭宫室。國王姓古龍。住在兩層觀中，用木栅爲城，用楉葉覆蓋屋頂。國王出行時乘大象。當地人膚色黝黑、鬈髮，裸體外出，當地没有搶劫盜竊風氣。田地衹需種一年，便可收穫三年。該國出産剛金，形狀類似紫石英，産於水底的石頭上，人潛入水中去取，可以用來刻玉，用羖角敲擊，便可分割。人們愛好鬥鷄及猪。用金、珠、香納税。治所設在特牧城，不久被真臘吞并，更向南遷到那弗那城。武德、貞觀年間，二次入朝，又進獻兩個白頭人。

白頭，位於扶南正西，當地人全都是白頭，皮膚白如凝脂，居住在山洞裏，四周陡峭，人們無法到達，與參半國接壤。

真臘，另一個名字吉蔑，原來是扶南的屬國。距離京師二萬零七百里。東面到車渠，西面是驃，南面瀕臨大海，北面與道明接壤，東北抵達驩州。國王剎利伊金那，貞觀初年吞并扶南而占有該地。門都向東開，入坐時以東爲上座。賓客前來，用檳榔屑、龍腦、香蛤款待。不飲酒，把飲酒視爲淫。與妻子在房中飲用，要避開尊親。有戰象五千頭，善戰的戰象用肉飼養。世代與參半、驃交往通好，與環王乾陀洹多次相互攻打。從武德到聖曆，共四次前來入朝。以後神龍分爲兩半：北部多山丘，稱陸真臘半；南部瀕臨大海，多水域，稱水真臘半。水真臘，土地八百里，國王居住在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者叫文單，或者叫婆鏤，土地七百里，國王稱笪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領下屬二十六人前來入朝，朝廷拜授王子爲果毅都尉。大曆年間，副王婆彌

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

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

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以栟櫚。象牙爲床若席。出玳瑁、黄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涌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箸。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内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并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

及妻子前來入朝，進獻十一頭馴象；朝廷升任婆彌爲試殿中監，賜名叫賓漢。這時，德宗剛即位不久，珍禽異獸全部釋放，蠻夷所進獻的馴象飼養在苑中，皇帝元旦朝見時廷中有三十二頭，於是把它們全部放入荆山南面。到元和年間，水真臘也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文單西北的屬國是參半，武德八年使者前來。

道明，也是文單的屬國，當地人不穿衣服，看見穿衣服的人便一起嘲笑。没有鹽鐵，用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也叫社婆，叫闍婆，在南海之中。東面到婆利，西面是墮婆登，南面瀕臨大海，北面是真臘，以木爲城，即使大屋也用栟櫚覆蓋屋頂。用象牙製成像席一樣的床。出産玳瑁、黄白金、犀、象，該國最爲富有。有洞穴可自動涌出鹽。用柳花、椰子釀酒，飲後便醉，隔夜就會壞掉。有文字，懂星曆。吃飯時没有匙和筷。有毒女，一旦與她交接就會染上毒瘡，人死後尸體不會腐爛。國王住在闍婆城。他的祖父吉延向東遷到婆露伽斯城，周圍有二十八個小國，全都臣服。官職有三十二位大夫，其中大坐敢兄最爲尊貴。山上有郎卑野州，國王經常登上此山眺望大海。夏至時樹立八尺標竿，其影子在標竿南面長二尺四寸。貞觀年間，與墮和羅、墮婆登都派遣使者進貢，太宗用印章封記的詔書答謝。墮和羅乞求良馬，皇帝便送給該國。到了上元年間，國人推立女子爲王，號稱悉莫，威令嚴整，道不拾遺。大食國君聽説以後，帶去一袋金子丢在訶陵郊野，途經這裏的人紛紛避開，如此者三年。太子經過時，用脚踏金，悉莫發怒，要處斬他，群臣苦苦請求，悉莫説："你的罪是由脚引起的，可以砍斷脚趾。"群臣再次替他求情，於是砍斷手指示衆。大食聽説此事以後畏懼，不敢出兵侵犯。大曆年間，訶陵使者三次前來。元和八年，進獻僧祇奴四人、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授使者訶内爲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給他的弟弟，皇帝稱贊他，一并授任使者及他的弟弟官

獻女樂。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

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尸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鍾，帝與之。

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龍腦衆香，積薪燔之。

**投和**

投和，在真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遥。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鐶，金綖被頸，寶飾革履。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頰而劗其髮，盜鑄者截手。無賦税，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靷，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于罌，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黄金函

職。到了大和年間，二次入朝進貢。咸通年間，派遣使者進獻女樂。

墮和羅，也叫獨和羅，南面是盤盤，北面是迦邏舍弗，西面瀕臨大海，東面是真臘。從廣州航行五個月纔可到達。該國有很多美犀，世人稱爲墮和羅犀。有兩個屬國，是曇陵、陀洹。

曇陵，在大海中的陸地上。陀洹，另一個名字爲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鄰，從交州航行九十天方可到達。國王姓察失利，名叫婆那，字婆末。没有蠶桑，有稻、麥、麻、豆。牲畜有白象、牛、羊、猪。當地人喜愛居樓，叫作干欄。用白色細棉布、朝霞布製作衣服。父母去世，尸體停放在屋裏時子女不吃飯，等焚燒尸體以後，便剪髮在池中洗浴，然後進食。貞觀時，與墮和羅一同派遣使者二次入朝，又進獻婆律膏；白鸚鵡，頭上有十根紅色羽毛，與翅齊。因而請求馬、銅鐘，皇帝賜給。

墮婆登，在環王的南面，航行二個月方可到達。東面是訶陵，西面是迷黎車，北面瀕臨大海。習俗與訶陵相同。種植稻穀，每月一熟。有文字，書寫在貝多葉上。人死後口中含金，用釧貫穿尸體，加上婆律膏、龍腦多種香料，堆積柴禾火葬。

投和，在真臘南面，從廣州向西南航行一百天方可到達。國王姓投和羅，名叫脯邪迄遥。職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别統領國事。分爲州、郡、縣三級。州設參軍，郡設金威將軍，縣設城、設局，長官可挑選僚屬協助自己。百姓一般居樓閣，有壁畫。國王有宿衛一百人，身穿朝霞，耳綴金鐶，金綖披頸，用珍寶裝飾皮鞋。多次行盜的人要處死，其次穿耳及頰并剪髮，私自鑄造錢幣的截手。没有賦税，百姓根據土地的多少主動交納。國王自己以農商爲生業。用銀鑄造錢幣，類似榆莢。百姓乘象及馬，没有鞍靷，用繩穿頰駕馭。父母去世，剪髮爲孝，焚燒尸體然後收取骨灰放入罌内，再沉入水中。貞觀年間，派遣使者用黄金函裝表進上，

内表，并獻方物。

并且進獻土産。

## 瞻博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顯慶中，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臘四國并遣使者入朝。

瞻博，或叫瞻婆。北面到兢伽河。野象很多常成群出没。顯慶年間，瞻博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臘四國一同派遣使者入朝。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萇。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來是南天竺的屬國，也叫半支跋，如同唐語中五山的意思，北面到多摩萇。

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墮和羅。脩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真臘。其風俗大略相類，有君長，皆栅郛。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

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進貢土産。甘畢在南海上，東面是環王；國王名叫旃陀越摩，有善戰的士兵五千人。哥羅舍分，在南海的南面，東面是墮和羅。脩羅分，在大海的北面，東面到真臘。這兩國的風俗大致相同，有君長，都用栅欄圍成外城。二國有善戰的士兵二萬人，甘畢纔有五千。

又有多摩萇，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爲妻。俗無姓，婚姻不别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稍，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又有多摩萇，東面到婆鳳，西面是多隆，南面是千支弗，北面是訶陵。國土東西有一個月路程，南北有二十五天路程。國王名叫骨利，謊説得到大蛋，剖開，裏面有個女子，容貌美麗，他便娶她爲妻。當地人没有姓，婚姻不區别同姓。國王常面東而坐。有善戰的士兵二萬人，有弓刀鎧甲稍，没有馬。水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從該國經過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各國，便可抵達交州。顯慶年間進貢土産。

## 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爲折衝，以其王爲左

室利佛逝，另一個名字叫尸利佛誓。越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即可到達，國土東西一千里，南北四千多里。有十四座城，由二國分别統轄。西面是郎婆露斯。當地有很多金、汞砂、龍腦。夏至時樹立八尺標竿，影子在標竿南面長二尺五寸。國中男子居多。有駱駝，長有豹紋和犀角，用來乘坐及耕種，名叫駝牛豹。又有一種獸類似野猪，其角如同山羊，名叫雩，肉味鮮美，用來供給食用。國王稱曷蜜多。咸亨至開元年間，多次派遣使者入朝，上表説遭到邊吏侵掠，皇帝下詔令廣州撫慰。又進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名及歌舞人，朝廷任使者爲折衝，任該國國王爲左威衛大

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册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

將軍，賜給紫袍、金鈿帶。此後國王派遣他的兒子入朝進獻，皇帝下詔令在曲江款待，宰相與會，册封爲賓義王，任右金吾衛大將軍，然後遣送回國。

## 名蔑

名蔑，東接真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剌。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王衣朝霞、氎。賦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名蔑，東面與真陀桓相接，西面是但游，南面瀕臨大海，北面是波剌。國土有一個月路程，有三十個州。以十二月作爲歲首。國王身穿朝霞、細棉布。交納二十分之一的賦税。交易時都用金子購買。當地人身材矮小，兄弟同娶一妻，婦人束髮成角，根據角的數量來分辨夫的多少。國王稱斯多題。龍朔初年，使者前來進貢。

## 單單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姓剎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瓔，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單單，地處振州東南，多羅磨以西，也設置州縣。樹木多是白檀。國王姓剎利，名叫尸陵伽，每天處理政事。有八位大臣，號稱八坐。國王用香料塗身，戴各種珍寶瓔冠，近出乘車，遠行乘象。交戰時定要吹螺、擊鼓。行盜者不論輕重一律處死。乾封、總章年間，進獻土産。

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羅越，北面距離大海五千里，西南是哥谷羅。是商賈往來聚集之地，習俗與墮羅鉢底相同。每年乘坐大船來到廣州，廣州每次都要奏報朝廷。

## 驃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

驃，就是古時候的朱波，自稱突羅朱，闍婆國人稱它爲徒里拙。在永昌南面二千里，距離京師一萬四千里。東面是陸真臘，西面與東天竺相接，西南是墮和羅，南面瀕臨大海，北面是南詔。國土長三千里，寬五千里，東北廣延，連接羊苴咩城。

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

共有屬國十八個：迦羅婆提，摩禮烏特，迦梨迦，半地，彌臣，坤朗，偈奴，羅聿，佛代，渠論，婆梨，偈陀，多歸，摩曳，其餘是舍衛、瞻婆、闍婆。

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

共有鎮城九座：分别是道林王，悉利移，三陀，彌諾道立，突旻，帝偈，達梨謀，乾唐，末

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

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禄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禄羽，曰陋蠻，曰磨地勃。

共有部落二百九十八個，能見到名稱的有三十二個：分别是萬公，充惹，羅君潛，彌綽，道雙，道甕，道勿，夜半，不惡奪，莫音，伽龍睒，阿梨吉，阿梨闍，阿梨忙，達磨，求潘，僧塔，提梨郎，望騰，擔泊，禄烏，乏毛，僧迦，提追，阿末邏，逝越，騰陵，歐咩，磚羅婆提，禄羽，陋蠻，磨地勃。

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禄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逾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甓，厨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堤，舟楫皆飾金寶。

從彌臣到坤朗，又有小崑崙部，國王名叫茫悉越，習俗與彌臣相同。從坤朗到禄羽，有大崑崙王國，國王名叫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平原大於彌臣。從崑崙小王的住所，行走半天到達磨地勃柵，海上航行五個月到達佛代國。有條大江，有三百六十條支流。國王名叫思利些彌他。有條河名叫思利毗離芮。當地有很多奇香。北面有市，各國的大商船在此聚集，越過大海就是闍婆。行走十五天，越過兩座大山，一座叫正迷，一座叫射鞮，有個國家，國王名叫思利摩訶羅闍，習俗與佛代相同。經過多茸補邏川到闍婆，行走八天到達婆賄伽盧，該國氣候炎熱，道路旁種植着椰子、檳榔，仰望看不見太陽。國王居住的地方以金作磚，厨房用銀瓦覆蓋，以香木爲柴，堂上裝飾着明珠。有兩個水池，用金修建堤岸，舟楫都裝飾着金寶。

驃王姓困没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床，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甓，錯以金銀，丹彩紫礦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

驃王姓困没長，名叫摩羅惹，該國宰相名叫摩訶思那。國王出行時，坐人抬的金繩床，遠行則乘象。有嬪妃數百人。用青磚砌成圓城，方圓一百六十里，有十二個城門，四角建造塔，百姓都住在城中，以鉛錫做瓦，荔枝用做木料。當地習俗憎惡殺生。行拜禮時用手抱臂俯首表示恭敬。通曉天文，崇尚佛法。有一百所佛寺，用琉璃做磚，再用金銀裝飾，用丹彩紫礦塗地，地上鋪錦及毛織品，國王居住的地方也是如此。百姓七歲削髮住進寺内，到二十歲時假如還不通曉佛法，則重新還俗。衣服用白色的細棉布、朝霞製

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鍾，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猪、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强地接，常羈制之。

作，認爲蠶帛傷害生靈因而不敢穿。頭戴金花冠、翠帽，絡用各種珠寶製成。王宮陳設金銀二鐘，敵人來犯，焚香擊鐘，以此占卜吉凶。有頭大白象，高一百尺，争吵的人跪在象前焚香，自己反省是非然後返回。發生災疫，國王也要焚香跪在象前，追悔自己的罪過。没有脚鐐手銬，對犯罪的人要捆起五根竹子捶背，罪重的人打五下，罪輕的打三下，殺人者處死。當地適宜種植菽、粟、稻、粱，甘蔗像小腿一樣粗，没有麻、麥。用金銀製錢，形狀如同半月，稱作登伽佗，也叫足彈陀。没有膏油，用蠟及各種香料代替炷。與諸蠻互市，用江猪、白細棉布、琉璃罌缶相交易。婦人在頭頂束高髻，用銀珠琲裝飾，身着青娑裙，披羅緞；出行時有人持扇，高貴人家身旁持扇的多至五六人。城附近有寸草不生的沙山，國土也與波斯、婆羅門鄰接，距離西舍利城二十天路程。西舍利，就是中天竺。南詔因爲兵力强大土地接鄰，常常征服它。

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内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黄鍾之均。宫、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俻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

貞元年間，國王雍羌聽説南詔歸附唐，産生内附之心，異牟尋派遣使者楊加明前來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求進獻夷中歌曲，并令驃國進獻樂人。於是韋臯作《南詔奉聖樂》，采用正律黄鐘之均，宫、徵一變，象徵西南歸順；角、羽終變，象徵戎夷洗心改過。舞六成，樂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詔奉聖樂"字。十六位舞人，手持長尾山雉的羽毛，四人爲一列。舞"南"字，唱《聖主無爲化》；舞"詔"字，唱《南詔朝天樂》；舞"奉"字，唱《海宇俻文化》；舞"聖"字，唱《雨露覃無外》；舞"樂"字，唱《闢土丁零塞》。全都由一章三叠組成。

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叠，次奏第二叠，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

舞蹈者最初站定，手持羽毛，簫、鼓等奏散序一叠，其次奏第二叠，四行，贊引引導依次進入。快要結束時，四角擊雷鼓，舞蹈者全都行拜，金聲作而起身，手持羽毛稽首，以象徵朝覲。每次拜跪，擊鉦鼓爲節拍。其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爲左右蹈舞，每四拍，拱手持羽毛稽

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闢四門》之舞。遽舞入遍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

首，拍終，舞者行拜，再奏一疊，蹈舞鼓掌拱手，以合"南"字。字成遍終，舞者面北跪歌，用絲竹引導。唱完，低頭伏地，擊鉦，又拱手起舞。其餘的字全都同這一樣，惟獨在"聖"字詞末全都恭敬拱手，以便表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其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躬身，象徵將臣禦邊。字舞完畢，舞者十六人分爲四列，又跳《闢四門》之舞。急舞入遍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此象徵三才、三統。舞終，都稽首退下。又一人跳《億萬壽》之舞，唱《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結束。七，是火的成數，象徵天子統治生成之恩。六，是坤數，象徵西南歸順。

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鷄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咏。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搁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闢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搁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靴，首飾袜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

共有樂器三十種，樂工一百九十六人，分爲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鷄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每種各有八個；有長短簫、横笛、方響、大銅鈸、貝，每種各有四個。樂工共八十八人，分爲四列，分别在舞筵四角，以合節鼓。大鼓部，每四鼓爲一列，共二十四人，位於龜茲部之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每種各有八個；有大小觱篥，各有四部。樂工七十二人，分爲四列，在舞筵的角上，以引導歌咏。軍樂部，有金鐃、金鐸，各有二個；有搁鼓、金鉦，各有四個。鉦、鼓，用金子裝飾其蓋，四周垂飾五彩的穗子。樂工十二人，身穿南詔服，站在《闢四門》舞筵的四角，節拜合樂。又有十六人，畫半臂，手持搁鼓，四人爲一列。舞人身穿南詔衣、絳色裙子短衣、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靴，頭上裝飾着袜額，戴金寶花鬘，短衣上再加畫半臂。手握長尾山雉的羽毛起舞，俯首伏地，以此象徵朝拜；裙及短衣上畫着鳥獸草木，有八彩雜華紋飾，以此象徵萬物全都順遂；羽蓋四垂，以此象徵天無不覆；排列成正方形，以此象徵地無不載；分爲四列，以此象徵四季變化；舞成"五"字，以此象徵五行；手執長尾山雉羽

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悦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黄鍾，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黄鍾得《乾》初九，自爲其宫，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蔟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吕復以羽聲應之。南吕，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悦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悦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

皋以五宫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黄鍾，宫之宫，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倡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褾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擱鼓、鐃、貝、大鼓。二曰太蔟，商之宫，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箏、弦、五弦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宫，應古律林鍾爲徵宫，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彩雲、花鬘，執羽爲拜抃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吕之和

毛，以此象徵文德；節鼓，以此象徵號令遠傳。摇響鐸，表明采詩之義；采用龜茲等樂，以此象徵遠夷心悦誠服。鉦鼓是古代整軍獻捷之樂。黄鐘，是君聲，與土運相配，表明土德常盛。黄鐘得《乾》卦初九爻，自爲宫聲，而林鐘四律用正聲相應，象徵大君面南振興天統於上，則乾道顯明。林鐘得《坤》卦初六爻，位於西南，西南感慕大化於下，則坤體順遂。太蔟得《乾》卦九二爻，這是人統，天地正則三才通，所以接着用太蔟相應。三才已通，南吕又用羽聲相應。南吕，是酉，是西方金；羽，是北方水。金、水欣悦而感應於時，以此象徵西戎、北狄心悦誠服。然後姑洗用角音結束。姑，是故；洗，是濯。以此象徵南詔背棄吐蕃而歸順朝廷，洗過日新。

韋皋以爲五宫用法不同，獨唱殊音，又撰述《五均譜》，區分金石節奏：一是黄鐘，是宫之宫音，軍士唱《奉聖樂》用此音。舞人身穿南詔衣，手持長尾山雉的羽毛低頭伏地行拜鼓掌，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五句詞，舞人便换上南方朝見天子之服，絳色，七節短衣袖，每節有青色飾邊排在衣襟，以此象徵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擱鼓、鐃、貝、大鼓。二是太蔟，是商之宫音，女子唱《奉聖樂》者用此音。以管弦相配。如在庭下演奏，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個，與胡部等合奏。琵琶、笙、箜篌，各有八個；大小觱篥、箏、弦、五弦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有四個。位於龜茲部前。其次爲貝一人，大鼓十二人分成左右，其餘都坐着演奏。三是姑洗，是角之宫者，應古律林鐘爲徵宫，女子唱《奉聖樂》者用此音。舞蹈者六十四人，裝飾羅綵短衣袖，以八彩交錯其間，曳雲花履，頭上飾有雙鳳、八卦、彩雲、花鬘，手執長尾山雉的羽毛爲行拜鼓掌之節。用林鐘當地統，象徵歲功完備、萬物生成。雙鳳，表明律吕之和。八卦，表明還相爲用。彩雲，象徵氣。花鬘，象徵冠。合“奉聖樂”三字，唱三句詞，表

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彩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兹、胡部，其鉦、捫、鐃、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鉦栖孔雀，鐃、鐸集以翔鷺，鉦、捫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捫、鐃、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鍾，徵之宫，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兹，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兹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吕，羽之宫，應古律黄鍾爲君之宫。樂用古黄鍾方響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黄鍾觱篥、小觱篥、竽、笙、壎、篪、搊筝、軋筝、黄鍾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

示天下感懷聖德。小女子字舞，則穿碧色短衣袖，象徵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用六人稍後，象徵天下一心。樂用龜兹、胡部，鉦、捫、鐃、鐸，全都覆蓋着彩蓋，裝飾着花蕚，上面陳列錦綺，四周垂五彩穗子。按《瑞圖》説：“爲王的有道，則儀鳳在鼓。”所以羽蓋鼓上栖鳳凰，鉦上栖孔雀，鐃、鐸集有翔鷺，鉦、捫頂足又裝飾着南方鳥獸，表明澤及飛禽走獸。鉦、捫、鐃、鐸，都由二人執擊。貝及大鼓工伎的數目，與軍士《奉聖樂》相同，但是增加鼓、笛四個。四是林鐘，是徵之宫音，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一位男子獨舞，樂用龜兹，鼓、笛每種四人。方響二個，放置在龜兹部前。二角有金鉦，中間放置二個金鐸、二個貝、二個鈴鈸、十二個大鼓分爲左右。五是南吕，是羽之宫音，應古律黄鐘爲君之宫。樂器用古黄鐘方響一部，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加倍，黄鐘觱篥、小觱篥、竽、笙、壎、篪、搊筝、軋筝、黄鐘簫、笛再加倍。笛、節鼓、拍板等樂工都是一人，坐着演奏。絲竹緩奏，一人獨唱，歌工再次合唱軍士《奉聖樂》詞。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兹部，周圜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絛紛，以花氎縷爲蕊。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絛紛。有鳳首箜篌二：其

雍羌也派遣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進獻該國樂，到了成都，韋皋又譜次其聲。因爲其舞容、樂器異常，便圖畫進獻。工器有二十二，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形制如同龜兹部，周圓三寸，用柔皮條穿着，擊磕應節。鐵板二部，長三寸五分，寬二寸五分，面平，背面有柄，用柔皮條繫着，與鈴鈸都裝飾着絛紛，用花綫作爲蕊。螺貝四個，大的可容一升，裝飾着絛紛。有鳳首箜篌二個，其中一個長二尺，腹寬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上裝飾着蛇皮，十四根弦，項有軫，鳳首向

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弦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兹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弦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昆侖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文横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絛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應太蔟，次弦應姑洗。有獨弦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飾，刻木爲虺首；張弦無軫，以弦繫頂，有四柱如龜兹琵琶，弦應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弦應南吕，次應應鍾。有横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黄鍾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吕，二應鍾，三大吕。下托指一穴，應清太蔟。兩洞體七穴，共備黄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

外；一個頂部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個：其中一個形狀如同鼉，長四尺，有四個脚，空腹，用鼉皮裝飾背面，前面及仰肩如同琴，寬七寸，腹闊八寸，尾長一尺多，上卷中空，設關以拉緊九根弦，左右十八柱；一個表面裝飾着彩花，蒙蛇皮以便區别。有龍首琵琶一個，如同龜兹形制，而項長二尺六寸多，腹寬六寸，二龍相對成爲首；有軫柱各三，弦數隨着軫柱，兩軫在項，一軫在頸，其覆形如同獅子。有雲頭琵琶一部，形狀同前，表面裝飾着蛇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如同品字形的花，三根弦，覆手全都裝飾着蛇皮，把捍撥刻成舞昆侖的形狀然後用彩色裝飾。有大匏琴二部，用半匏覆蓋，全都有彩畫，上面加銅甌。用竹作琴，在琴上製作蛇形紋飾，長三尺多，頭彎曲似拱，長二寸，用絛繫腹，穿過甌及匏本，可容二升。大弦應太蔟，次弦應姑洗。有獨弦匏琴，用班竹製成，不加裝飾，把竹木刻成蛇頭；拉緊弦没有軫，把弦繫在頂端，同龜兹琵琶一様有四根柱，弦應太蔟。有小匏琴二部，形狀如同大匏琴，長二尺；大弦應南吕，次弦應鐘。有横笛二部：一部一尺多長，取合律爲準截取，去節無爪，用蠟封實首部，上面加獅子頭，用牙製作，以六孔應黄鐘商，具有五音七聲；另一部，管上衹加象頭，律度與荀勗《笛譜》相同，又與清商部鐘聲合。有兩頭笛二部，長二尺八寸，中間隔一節，在節的左右開衝氣孔，兩端都爲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蔟，管末有三孔：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有三孔：一南吕，二應鐘，三大吕。下托指一孔，應清太蔟。兩洞體有七孔，共備有黄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笙二個，都是十六管，左右各有八管，形狀如同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其餘依次參差不等，形制如同笙管，形狀也同鳳翼，用竹作簧，穿過匏到底部。上古八音，都用木漆代替，用金作簧，没有匏音，衹有驃國合乎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個，形制如同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面，形狀如同酒缸，高二尺，上寬下細，上面寬七寸，底寬四寸，腹寬不超過上面，蒙上蛇皮，把三鼓捆在一起，用碧絛

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鋭，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碧絲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摇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吕，角鋭在下，穿匏達本，柄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

束縛，下面接地則不用蒙，四面畫有執笙鼓的驃國工伎作爲裝飾。有小鼓四面，形制如同腰鼓，長五寸，上寬三寸五分，蒙上蛇皮，用彩色牙釘裝飾，没有柄，摇動它作爲樂節，引贊的人全都拿着它。有牙笙，穿過匏到底部，上漆，上面樹兩根象牙代替管，雙簧都是應姑洗。有三角笙，也是穿過匏到底部，上漆，上面樹三根牛角，一簧應姑洗，其餘應南吕，角尖在下，穿過匏到底部，柄角都是直的。有兩角笙，也是穿過匏到底部，上部樹兩根牛角，簧應姑洗，匏用色彩裝飾。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没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嚨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荅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鬬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鬥海岸，强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静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黄鍾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嚨聰網摩》，

曲名共有十二個，一是《佛印》，驃語叫《没馱彌》，國人及天竺唱此曲奉事國王。二是《讚娑羅花》，驃語叫《嚨莽第》，國人用花製作衣服，可以使身體潔净。三是《白鴿》，驃語叫《荅都》，贊美鴿可以任意飛翔或栖止。四是《白鶴游》，驃語叫《蘇謾底哩》，是説白鶴高飛可達九霄，行走則從容不迫。五是《鬬羊勝》，驃語叫《來乃》。從前有人看見兩隻羊在海邊相鬥，强者則見在，弱者逃進山中，時人稱爲“來乃”。來乃，是指勝勢。六是《龍首獨琴》，驃語叫《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齊備，象徵王一心一德而養育萬邦。七是《禪定》，驃語叫《掣覽詩》，是説離俗寂静。七曲唱舞，都是律應黄鐘商。八是《甘蔗王》，驃語叫《遏思略》，是説佛教化百姓就像甘蔗一樣甜美，人人喜歡此味。九是《孔雀王》，驃語叫《桃臺》，是説毛采光華。十是《野鵝》，是説飛翔栖止定是成雙成對，徒侶齊會。十一是《宴樂》，驃語叫《嚨聰網摩》，是説時時以豐盛的宴席宴請嘉賓。十二是《滌煩》，也叫《笙舞》，驃語叫《扈那》，是説時時除去煩

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暋，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黄鍾兩均：一黄鍾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㲪，朝霞爲蔽膝，謂之裓褍。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鐶釧。冠金冠，左右珥璫，絛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大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

悶，以此怡養性情。五曲律應黄鐘兩均：一是黄鐘商伊越調，一是林鐘商小植調。樂工都是崑崙人，身穿絳色細布，用朝霞作蔽膝，稱爲裓褍。兩肩加朝霞，繞腋下。脚臂有金寶鐶釧。戴金冠，左右有垂珠，用絛穿成花鬘，插在雙簪上，披着頭髮。最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舞姿隨樂曲。用人或二人、或六人、或四人、或八人，乃至十人，都戴珠帽，行拜稽首終節。樂曲經五次翻譯方傳來，德宗任舒難陀爲太僕卿，把他遣送回去。開州刺史唐次述作《驃國獻樂頌》進獻。大和六年，南詔擄掠驃國三千名百姓，把他們遷到柘東。

## 兩爨蠻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晋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荆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没爲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爲縣。

兩爨蠻。從曲州、靖州西南的昆川、曲軛、晋寧、喻獻、安寧到龍和城，通稱爲西爨白蠻；從彌鹿、升麻二川，南到步頭，稱爲東爨烏蠻。西爨自稱本來是安邑人，七世祖爲晋南寧太守，中原動亂，便在蠻中稱王。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把他召到荆州，有位名叫爨瓚的人，占據該地，綿延二千多里。該地駿馬、犀、象、明珠很多。爨瓚死後，他的兒子震翫分統部衆。隋開皇初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朝廷命令韋世冲帶兵戍守，設置恭州、協州、昆州。不久震翫反叛，史萬歲攻打他，到了西洱河、滇池然後回軍。震翫恐懼入朝，文帝把他殺掉，諸子没爲奴。高祖即位，任震翫的兒子弘達爲昆州刺史，讓他奉父喪柩返回。而益州刺史段綸派遣俞大施來到南寧，統治共範川，引誘各部都歸順進貢土産。太宗派遣將領出擊西爨，攻取青蛉、弄棟設置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内屬，以其地爲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

爨蠻以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傍、望、覽、丘、求五州，隸屬於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土地與青蛉、弄棟連接，也隸屬於郎州。弄棟西面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西面與黄瓜、葉榆、西洱河

二川蠻，其西與黄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蜀埒，無酋長，喜相仇怨。

接鄰，民衆富裕的程度與蜀相當，没有酋長，容易結下仇怨。

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爲鬼主，每歲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云。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儉彌于、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于、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雪，皸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今因破白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酋長殁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

永徽初年，大勃弄楊承顛私自任用將帥，侵犯麻州，都督任懷玉招降，楊承顛不聽，於是高宗任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與任懷玉率兵討伐楊承顛。官軍進抵羅仵侯山，大勃弄酋長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率領部衆扼守菁口，趙孝祖把他們打得大敗。夷人信奉鬼，把主持祭祀的人稱爲鬼主，每年每户要出一頭牛或一隻羊，到鬼主的家中祭祀。在送鬼迎鬼時一定要陳列軍隊，乘機來報仇。趙孝祖按兵不動，大勃弄放棄許多城邑，唐軍乘勝追擊到周近水，大首領儉彌于、鬼主董朴在水邊設置營柵，派輕騎迎戰，趙孝祖出擊并殺死儉彌于、禿磨蒲、鬼主十多人，適逢天降大雪，他們差不多都被凍傷凍死。趙孝祖上書説："小勃弄、大勃弄時常引誘弄棟反叛，如今我軍已打敗白水，請求乘勝進兵西征。"皇帝下詔許可。趙孝祖率軍深入，夷人全都逃往地勢險要的地方，小勃弄酋長殁盛駐守白旗城，率領一萬騎兵出戰，戰敗，被殺。官軍進抵大勃弄，楊承顛據城守衛，趙孝祖招降，楊承顛不聽，於是趙孝祖指揮軍隊前進，擒獲楊承顛，其餘軍屯大的有數萬人、小的數千人，都被打敗投降，於是西南夷平定。朝廷廢除郎州都督，改設戎州都督。

爨弘達既死，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啓，徙共範川。

爨弘達死後，朝廷任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他住在石城，襲擊殺死東爨首領蓋聘及他的兒子蓋啓，遷到共範川。

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妊，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亂。阿妊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

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與他的弟弟日進、日用住在安寧城東面，聽説章仇兼瓊開通步頭路，修築安寧城，群蠻震動，一道殺死築城的使者。玄宗下詔令蒙歸義征討他們，軍隊停駐波州，爨歸王及崇道兄弟一千多人用泥塗臉請罪，於是朝廷赦免了他們。不久崇道殺死日進及爨歸王。爨歸王的妻子阿妊，是烏蠻的女子，她逃回父部，請兵報仇，於是諸爨混亂。阿妊派遣使者來向蒙歸義索要殺死她丈夫的人，上書奏知朝廷，皇帝下詔任爨歸王的兒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蒙歸義把

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妊訴歸義，爲興師，營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稍離弱。

自己的女兒嫁給守隅爲妻，又把另一個女兒嫁給崇道的兒子輔朝。然則崇道、守隅相互攻打征討不止，阿妊告訴蒙歸義，蒙歸義爲此出兵，駐軍昆川，崇道逃往黎州，於是蒙歸義俘虜了崇道的族人，殺死輔朝，召回自己的女兒，崇道不久也被殺，諸爨逐漸分裂衰弱。

閣羅鳳立，召守隅并妻歸河睒，不通中國。阿妊自主其部落，歲入朝，恩賞蕃厚。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户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于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峰州爲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

閣羅鳳立，召守隅及他的妻子回到河睒，不與中原交往。阿妊自立爲主上統領本部落，年年入朝，朝廷對她的恩賜豐厚。閣羅鳳派遣昆川城使楊牟利率領軍隊脅迫西爨，把二十多萬户遷往永昌城。東爨因爲語言不通，多散居山林澗谷之中，纔得以未被遷徙。從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到龍和，都因戰争而殘破。日進等人的子孫住在永昌城。烏蠻種族再度振興，遷居西爨舊地，與峰州接鄰。貞元年間，設置都督府，統領十八個羈縻州。

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

烏蠻與南詔世代通婚，該種分爲七個部落：一是阿芋路，住在曲州、靖州舊地；二是阿猛；三是夔山；四是暴蠻；五是盧鹿蠻，二個部落分别據守竹子嶺；六是磨彌斂；七是勿鄧。該地牛馬很多，没有布帛，男子把頭髮梳成髽髻，女子披散頭髮，都以牛羊皮爲衣。當地風氣信奉巫鬼，没有拜跪的禮節。烏蠻的語言要經過四次翻譯纔能與中原相通。大部落有大鬼主，每一百家則設置小鬼主。

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裹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嶲、戎數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狹，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

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是白蠻，五姓屬於烏蠻。又有初裹五姓，都是烏蠻，住在邛部、臺登之間。婦女身穿黑色繒，長至拖地。又有東欽蠻二姓，都是白蠻，住在北谷。婦女穿白色絲織品，長不過膝。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分散居住在黎、嶲、戎數州的邊邑，都隸屬於勿鄧。勿鄧以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屬於它。兩林的南面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屬於它。兩林雖然土地狹小，但被各部推舉爲首領，稱爲都大鬼主。

勿鄧、豐琶、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嶲州，

勿鄧、豐琶、兩林都被稱爲東蠻，天寶年間，都接受朝廷封爵。等到南詔攻占了嶲州，他

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爲大鬼主，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遺韋皋書，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栅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楊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于葱栅。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尸還。其下曩貢節度蘇論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傅藥。曰"食乎?"曰"然。"即進膳。曰"衣乎?"曰"然。"即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爲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禄鹽衣綵，黎、巂二州吏就賜之。以山阻多爲盗侵，亡失所賜，皋令二州爲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衝内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皋遣巂州總管蘇嵬以兵三百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以樣棄主之。及苴驃離長，乃命爲大鬼主。驃傍年少驍敢，數出兵攻吐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皋爲請，復得印。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濕，宜粳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

們便歸屬於吐蕃。貞元年間，再次歸順，朝廷任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爲長川郡公。到他死後，因爲他的兒子苴驃離年幼，便以苴夢衝爲大鬼主，他們多次遭到吐蕃的侵擾。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致書韋皋，請兵攻打吐蕃。韋皋派遣將領劉朝彩從銅山道出兵，吳鳴鶴從清溪關道出兵，鄧英俊從定蕃栅道出兵，進逼臺登城。吐蕃守西貢川，占據高地扎營。苴那時奮力交戰，分兵在北谷大敗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楊朱、節度使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都戰死，擒獲籠官四十五人，繳獲鎧甲兵器一萬，牛馬相當。進軍攻克于葱栅。乞藏遮遮，是尚結贊的兒子，將他的尸體歸還吐蕃。他的部下曩貢指揮蘇論一百多人行哭吊之禮，令一人立在尸體的左面，另一人發問道："傷痛嗎?"他回答説："是的。"於是敷藥。問"吃飯嗎?"回答説："是的。"便進膳。問："穿衣服嗎?"回答説："是的。"便穿上皮衣。又問："返回嗎?"回答説"是的。"便用馬載尸體離去。皇帝下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爲和義郡王，賜給印章、袍帶。三王全都入朝，朝廷在麟德殿設宴款待，賞賜加等，每年賜給他們部落的禄鹽衣綵，由黎、巂二州官吏前去賜給。因爲山巒阻隔多被盗賊搶奪，丢失所賜的財物，韋皋令在二州修建客館，若有所賜給，令酋長自己前來，授給賞賜的財物然後將他們送回。然而苴夢衝内附吐蕃，截斷南詔出使的道路，韋皋派遣巂州總管蘇嵬率領三百名士兵將苴夢衝召到琵琶川，宣布他的罪狀然後將他殺死，把他的種族劃爲六個部落，由樣棄統領。等到苴驃離長大，便任他爲大鬼主。驃傍年少勇敢，多次出兵攻打吐蕃。吐蕃從小路前來焚燒了他的居室、部落，驃傍丢失了朝廷所賜的印章，韋皋替他請求，再次得印。

爨蠻西面有昆明蠻，一名昆彌，以西洱河爲界，就是葉榆河。距離京城九千里。當地炎熱潮濕，適宜種植粳稻。居民辮髮、穿前襟向左的衣服，與突厥相同。追隨水草畜牧，夏季居住在高

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武德中，嶲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使朝貢，求内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户内附。總章三年，置禄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萬内附，析其地爲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揔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

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内屬。會昌中，封其别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别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盗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别部曰充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爲充州。

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閤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尚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褒朝貢不絶。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黔南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數

山，冬季進入深谷。崇尚戰死，厭惡病亡，有善戰的士兵幾萬人。

武德年間，嶲州治中吉偉出使南寧，因而來到該國，開導該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於是昆明蠻請求内附，派兵戍守，從此年年與牂柯使者一同前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降撫慰比樓等七千户内附。總章三年，朝廷設置禄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約二萬户内附，朝廷在該地分設殷州、揔州、敦州，以便安定他們。殷州地處戎州西北，揔州位居西南，敦州位於南面，遠者不超過五百餘里，近者有三百里。此後又設置了盤、麻等四十一州，朝廷全把首領任命爲刺史。

昆明東面九百里，就是牂柯國。牂柯多次出兵，侵占土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求歸還牂柯全部舊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内附。會昌年間，封其别帥爲羅殿王，世代承襲封爵。此後又封别帥爲滇王，都是牂柯蠻。東面距離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面一千五百里就是交州。没有城郭，當地炎熱常下霖雨，稻粟兩熟。没有徭役，衹有發生戰争時方聚集。刻木爲契，行盗者要三倍償還所盗取的財物，殺人者要交納三十頭牛馬。習俗與東謝相同。首領也姓謝氏，到謝龍羽時擁有三萬軍隊。武德三年，派遣使者入朝，朝廷在該地設置牂州，拜授謝龍羽爲刺史，封爲夜郎郡公。它北面一百五十里，有别部名叫充州蠻，有善戰的士兵二萬人，也前來入朝進貢，朝廷在該地設置充州。

開元年間，牂柯酋長謝元齊死，他的孫子謝嘉藝承襲官職封爵，此後，便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前來入朝。他的後人有趙國珍，天寶年間作戰有功。閤羅鳳反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因趙國珍有謀略，任黔中都督，趙國珍多次擊敗南詔，護衛五溪十多年，當時天下正亂，惟獨他的部落安寧。官位終於工部尚書。貞元年間，朝廷授給該部酋長趙主俗官職，也是以此來褒揚他朝貢從不間斷。到了十八年，五次派遣使者入朝。元和二年，朝廷下詔黔南觀察使固定以本道將領任押領牂柯、昆明等使，從此多

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故事，戎夷朝貢，將至都，中官驛勞於郊，既及館，恩禮尤渥。

次派遣使者，有時朝賀正月，直到開成年間從未間斷。舊制，戎夷入朝進貢，在快要到達京都時，宦官在郊驛慰勞，到了客館以後，禮遇更爲優厚。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畬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税，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盗物者倍償。昏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慚澀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于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馮右肩，以螺殼、虎豹、猿狖、犬羊皮爲飾。有謝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帝以地爲應州，即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彊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王礎，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礎奏："牂、蠻二州，户繁力强，爲鄰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

西爨的南面，有東謝蠻，位於黔州西面三百里，南面到守宫僚，西面連接夷子，土地方圓一千里。適宜種植五穀，采用火種法，每年輪耕一次。部衆居住在山間，栖宿在樹上，取流水而飲。没有賦税，刻木爲契。見貴人時執鞭行拜。用牛馬、銅鼓獎賞有功的人。犯了小罪則鞭打，犯了大罪則處死，盗取財物者要加倍償還。婚姻用牛酒作爲聘禮。女子來到夫家，夫羞愧躲避，十天以後纔出來。聚會時擊銅鼓吹角。習慣把頭髮梳成椎髻，再裹上絳，垂在腦後。坐時都蹲踞，常常佩帶刀劍。男子身穿衫襖、大口褲，右肩斜挎帶，以螺殼、虎豹、猿狖、狗羊皮作爲裝飾。有謝氏，世代做酋長，部落尊敬畏懼他。謝氏家族不養女兒，自以爲是高姓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酋長謝元深入朝，他頭戴如同注旄的烏熊皮，用飾有金銀的髮帶繫在額部，身披毛帔，打着皮裹腿，穿着鞋。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此上書説："以往周武王時，遠方的國家入朝，太史編次爲《王會篇》，如今蠻夷入朝，如謝元深冠服不同，可畫成《王會圖》。"皇帝下詔許可。皇帝在該地設置應州，便任謝元深爲刺史，隸屬於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彊也前來入朝，朝廷在該地設置莊州，任謝彊爲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因爲該國小，没有允許，於是宋鼎求告黔中觀察使王礎，因爲該州連接牂柯，願跟隨牂柯朝賀，王礎上奏："牂、蠻二州，户口繁多勢力强盛，鄰蕃畏懼，請允許三年入朝一次。"皇帝下詔聽取了他的建議。

元和中，辰、溆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斂苛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降。崔能内恨之，更請調荆南、湖南、桂管

元和年間，辰、溆蠻酋長張伯靖忿恨本道督斂苛刻，聚集部衆反叛，入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出兵討伐，三年未能平定。張伯靖上表請求隸屬於荆南，於是投降。崔能懷恨在心，又請求調發荆南、湖南、桂管軍隊作爲援助，再聯絡西原

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户萬餘，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爲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趙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田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率所部萬餘户内附，以其地爲明州，授酋摩刺史。

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氈革爲帔，女衣絁布裙衫，髻盤如髽。飯用竹筲摶而啖之，烏杯貯羹如鷄彝。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蠡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子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昏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婿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强盜殺之，富者貰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贓。奸淫，則强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嫠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

十洞兵力一齊出動，就可以取勝。公卿論者全都認爲有利可圖，宰相李吉甫説："張伯靖挾怨反叛，用大兵壓境然後招降，可以不用出戰自然平定。"於是命令崔能的軍隊不要出戰，衹是下詔令嚴綬招張伯靖率家屬到江陵投降，任張伯靖爲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東謝的南面有西趙蠻，東面到夷子，西面連接昆明，南面是西洱河。山谷阻絶，不知道道路的里程。南北十八天路程，東西二十三天路程，有一萬多户，習俗與東謝相同，趙氏世代擔任酋長。夷子首領姓季氏，與西趙全都是南蠻的别種，各有善戰的士兵一萬人。自古不曾與中原交往，黔州首領田康指教他們，所以在貞觀年間都派遣使者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率領本部一萬多户内附，朝廷在該地設置明州，任趙酋摩爲刺史。

松外蠻尚有數十上百個部落，大的有五六百户，小的有二三百户。共有幾十個姓，趙、楊、李、董是貴族，都各占山川，不能推立君長。有城郭、文字，十分通曉陰陽曆數。從夜郎、滇池以西，都是莊蹻的後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把十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布幅寬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用氈皮製作帔，女子身穿粗綢布裙衫，盤髻形如髽。用竹筲盛飯而吃，盛羹的烏杯形如鷄彝。赤脚行走，有船没有車。人死之後就在居室的東面挖坑停柩，柩上蓋屋，三年之後入葬，用蠡蚌封棺。父母去世，服斬衰布衣四五年不洗澡，短者服二三年。被人殺死，他的兒子用麻束髮，以墨塗面，衣服下面不加横邊。居喪期間，婚嫁并不停止，也不避同姓。婿不親自迎娶。富有的人家娶妻時，要納金銀牛羊酒，女子所送的財物也一樣。有罪者，樹一長木，在木下擊鼓召集衆人。强盜者殺死，富人可免處死，但是要焚燒他的房屋剥奪田地；行盜者要償還所盜取財物的九倍。奸淫，則强迫他的族人交納金銀請求和好并且休掉他的妻子，處女、寡婦不坐罪。凡是相殺定要報仇，力量不足則本部協助他攻打。祭祀時，宰殺牛馬，親戚鄰里都聚集在一起，用牛酒相助，

牛酒，多至數百人。貞觀中，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候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户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悦。

多達數百人。貞觀年間，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總是一時歸附屢次反叛，請求攻打他們，則西洱河天竺的道路可以暢通。"過了幾年，太宗令右武候將軍梁建方調發蜀十二州軍隊進軍討伐，蠻人首領雙舍抵抗，失敗以後逃走，官軍殺獲十多萬，群蠻震驚恐駭，逃據山谷。梁建方勸降的有七十多個部落，十萬九千户，任首領蒙、和爲縣令，其餘部衆感化悦服。

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絶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

西洱河蠻，也叫河蠻，道經郎州行走三千里，梁建方派遣奇兵從巂州進軍一千五百里襲擊，西洱河蠻帥楊盛大爲恐慌，打算逃走，唐軍使者好言勸降，於是他派遣首領十人來到軍門投降，梁建方整軍返回。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一同入朝，朝廷授給他們官職。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領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進貢土產。此後在茂州西南修築安戎城，切斷了吐蕃通往蠻的道路，生羌做吐蕃的嚮導，攻取了安戎城，增兵防守，西洱河諸蠻都臣屬於吐蕃。開元年間，首領開始入朝，朝廷任他爲刺史。適逢南詔蒙歸義攻取大和城，於是河蠻向北遷徙，又被浪穹詔控制。浪穹詔滅亡以後，又遷往雲南柘城。

黎州，領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苴質、五曰烏披、六曰苴賃、七曰觜築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詵、十三曰離旻、十四曰里漢。

黎州，領羈縻奉上等二十六個州。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三十一個州。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爲十四個部落：一是大龍池、二是小龍池、三是控、四是苴質、五是烏披、六是苴賃、七是觜築水、八是戎列、九是婆狄、十是石地、十一是羅公、十二是詵、十三是離旻、十四是里漢。

黎、邛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莋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

黎、邛二州的東面，又有凌蠻。西面有三王蠻，是莋都夷白馬氏的遺種。楊、劉、郝三姓世代做酋長，承襲封王，稱爲"三王"部落。住

之“三王”部落。疊甓而居，號緺舍。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詗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酋長來謁，節度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諷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

在磚砌的建築裏，稱作緺舍。每年從節度府領取帛三千匹，用來向他們瞭解南詔的情況，而南詔也暗中送給他們財物，瞭解成都虛實。每逢節度使到任，酋長前來謁見，節度使常常上奏説是朝廷威惠感召，以蒙騙天子。前謁時定要請示都押衙，并且聽受命令，都押衙不聽朝命時，就指使他們反叛，當時官府常倚重三王部落而務求姑息，到唐末更加嚴重。

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逼、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東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遠南、卑盧、夔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部落，皆羈縻州也。以首領襲刺史。

雅州西面有三條通往吐蕃的道路：即夏陽、夔松、始陽，那裏都是諸蠻雜居之地。共有四十六個部落：距離雅州三百餘里以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逼、鉗井七個部落，四百餘里以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東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個部落，五百餘里以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遠南、卑盧、夔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個部落，六百餘里以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個部落，全都是羈縻州。以首領世襲刺史。

嶲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

嶲州新安城旁有六姓蠻：一是蒙蠻、二是夷蠻、三是訛蠻、四是狼蠻，其餘是勿鄧及白蠻。

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浪沙爲刺史，然卒不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檄嘉慶兼押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皋以其遠邊徼，户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鍋銼蠻。西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

戎州轄區内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世代内附，以忠誠恭敬而著稱，朝廷封他爲歸義郡王。貞元年間，狼蠻也請求内附，朝廷授其首領浪沙爲刺史，然而他最終没有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下文書命董嘉慶押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遷居戎州馬鞍山，韋皋因他們來自荒遠之地，每户給米二斛、鹽五斤。北面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面有婆秋蠻、烏皮蠻。南面有離東蠻、鍋銼蠻。西面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互通婚。自浪稽以下，是古時滇王、哀牢雜種，該地與吐蕃接壤。也有姐羌，是古時白馬氏的後裔。

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彊三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鑠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醓、阿鶚、鉀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巂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巂州，然挾吐蕃爲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帛束髮，錦纈襖、半臂。既見，請匹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裹錦植馬上而去。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巂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

劍山當吐蕃大路，連接石門、柳彊三鎮，設置戍、守捉，由招討使統領五個部落：一是彌羌、二是鑠羌、三是胡叢，其餘是東欽、磨些。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醓、阿鶚、鉀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都隸屬於巂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個部落，春秋季節在巂州受賞，然而倚仗吐蕃相要挾。每當節度使前來，各部進獻馬，酋長身穿虎皮，其餘的人都用紅帛束髮，穿錦纈襖、半臂。謁見以後，請求匹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返回鄉里。在將要返回時，裹錦放在馬背上離去。又有顯養、東魯各蠻，永徽三年與胡叢一同反叛。高宗任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巂州道行軍總管，在斜山交戰，攻取了十多座城，斬首七百級，繳獲馬、牦牛一萬五千。

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内屬。其西有撲子蠻，趫悍，以青娑羅爲通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稍而鬥。又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鏃傅毒藥，中者立死。婦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珠絡之；髻垂于後，有夫者分兩髻。

姚州境内有永昌蠻，居住在古時永昌郡之地。咸亨五年反叛，高宗任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伐平定永昌蠻。武后天授年間，朝廷派遣御史裴懷古招撫歸化。到了長壽年間，大首領董期率領部落二萬人内附。它的西面有撲子蠻，勇健强悍，用青娑羅製作通身褲，善於使用竹弓，進入樹林射飛鼠箭無虛發。没有食器，用蕉葉盛飯。當地人大多身材高大，背負盾牌手持稍戰鬥。又有望蠻，用木弓短箭，箭頭上塗有毒藥，中箭的人立即死亡。婦女吃乳酪，白胖，赤脚；用青布製作衫裳，用成串的珂貝作飾物；髮髻垂在後面，有夫之婦分爲兩個髮髻。

群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有繡脚種，刻踝至腓爲文。有繡面種，生逾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鐶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鐶，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鬃種、棟鋒種，皆

群蠻的種類，多的無法記載。有黑齒、金齒、銀齒三個種族，見人時用漆及鏤金銀裝飾牙齒，睡覺吃飯時便去掉。髮髻在頭頂正中，用青布製成筒裙。有繡脚種，從脚跟到小腿刺刻花紋。有繡面種族，出生後一個月，在臉上刺上紋飾。有雕題種族，身上臉上刺刻花紋。有穿鼻種族，穿鼻懸挂直徑上尺的金環，下面垂過下頷。君長用絲繫環，使人牽起行走。其次一等的，用兩枚花頭金釘穿鼻從鼻孔出。又有長鬃種族、棟

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鋒種族，都是在額前留長髻，下面超過肚臍，行走則用物舉起髮髻，君長則是由二位女子在前面舉起髮髻行走。

安南有生蠻林覩符部落，大曆中置德化州，户一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户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峰二州爲都督府。驩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峰統羈縻州十八，與蜀爨蠻接。

安南有生蠻林覩符部落，大曆年間設置德化州，有一萬户。又在潘歸國部落設置龍武州，有一千五百户。皇帝下詔令安南節度使安撫他們。貞元七年，朝廷開始在驩、峰二州設置都督府。驩在安南，隔大海，與文單、占婆連接。峰統領十八個羈縻州，與蜀爨蠻鄰接。

**南平僚**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横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

南平僚，東面到智州，南面是渝州，西面鄰接南州，北面是涪州，有四千多户。惡性瘧疾等傳染病很多。山上有毒草、沙虱、蝮蛇，居民居樓，登梯而上，稱爲干欄。婦女用二幅横布，從中間套頭穿過，稱爲通裙。髮髻很美，垂在腦後。用三寸竹筒，斜穿耳朵，貴人裝飾着珠璫。當地女子多男子少，婦女服役。成婚的辦法，女方先用財物向男方求婚，貧窮人家的女子無錢出嫁，便被賣爲婢女。男子穿前襟向左的衣服、露髮，赤脚。國王姓朱氏，號稱劍荔王。貞觀三年，派遣使者内附，朝廷將該地隸屬於渝州。有飛頭僚，頭欲飛時，脖子周圍有綫一樣的痕迹，妻子兒女共同守護他，到了夜間如同患病，頭忽然失去，等到天亮時返回。又有烏武僚，當地多瘴毒，中毒的人不能喝藥，所以自己鑿齒。

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真，部越兵攻丘和於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

有甯氏，世代爲南平首領。陳朝末年，朝廷任南平首領甯猛力爲寧越太守。陳朝滅亡，甯猛力自以爲與陳叔寶同一天出生，應當取代他爲天子，便不入朝。隋兵被惡性瘧疾等傳染病阻礙，不能前進。甯猛力死，他的兒子甯長真襲任刺史。等到隋兵征討林邑，甯長真出兵從背後攻擊林邑，又率領部落數千人跟隨官兵征討遼東，煬帝召他入朝任鴻臚卿，除授安撫大使，將他送回。又任他的族人甯宣爲合浦太守。隋朝混亂，他們都獻地歸附蕭銑。甯長真，是統率越兵在交阯攻打丘和的人，武德初年，進獻寧越、鬱林的土地投降，從此交、愛數州開始與中原交往。高祖任甯長真爲欽州都督。甯宣也派遣使者請求投

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掎擊暄等走之。明年，道明爲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馮暄、談殿阻兵相掠，群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

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壁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爲舡劍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

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

降，朝廷尚未答覆他便死去，任他的兒子甯純爲廉州刺史，族人甯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甯長真進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也進獻筒布，高祖見路途遥遠有勞百姓，都没有接受。甯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占據南越州反叛，攻打姜州，甯純出兵援助。八年，甯長真攻占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出兵擊走馮暄等人。第二年，甯道明被州人殺死。不久，甯長真死，他的兒子甯據襲任刺史。馮暄、談殿擁兵相互掠奪，群臣請求攻打他們，太宗没有允許，派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符節宣諭，馮暄等人與溪洞首領全都投降，於是南方平定。

大體説來劍南諸僚，武德、貞觀年間多次侵犯騷擾州縣者不一而足。巴州山僚王多馨反叛，梁州都督龐玉將他斬首，又打敗餘黨符陽、白石二縣僚。此後眉州僚反叛，益州行臺郭行方大敗他們。不久，又打敗洪、雅二州僚，俘虜男女五千人。這一年，益州僚也反叛，都督竇軌請求出兵攻打，太宗回答道："僚依山險，應當用恩德信義撫慰。使用兵威脅迫，難道是爲人父母的心意嗎?"貞觀七年，東西玉洞僚反叛，朝廷任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定反叛。十二年，巫州僚反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打敗他們，俘虜男女三千多人。鈞州僚反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伐平定他們。明州山僚又反叛，交州都督李道彦打退他們。這一年，巴、洋、集、壁四州山僚反叛，攻打巴州，朝廷派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在壁州打敗他們，俘虜男女一萬多人，第二年終於平定。十四年，羅、竇諸僚反叛，朝廷任廣州都督党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攻打他們，俘虜男女七千多人。太宗再次討伐高麗，在劍南造船，諸僚都有一半人服勞役，雅、邛、眉三州僚不能忍受騷擾，相繼反叛，皇帝下詔調發隴右、峽兩萬軍隊，任茂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定他們。

高宗初年，琰州僚反叛，梓州都督謝萬歲、

萬歲、充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衆内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臯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出降。或請增栅東凌界以守，臯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

充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伐他們。謝萬歲、謝法興進洞招撫，被殺。顯慶三年，羅、竇生僚首領多胡桑率領部衆内附。上元末年，納州僚反叛，侵犯故茂、都掌二縣，殺害官吏百姓，焚燒廨舍，皇帝下詔令黔州都督發兵攻打。大曆二年，桂州山僚反叛，攻占州城，刺史李良逃走。貞元年間，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僚首領甫枳兄弟引誘生蠻叛亂，侵掠居民，西川節度使韋臯殺死他們，招其首領勇于等人出降。有人請求在東凌界增修營栅防守，韋臯没有聽從，他説："没有戰争却築城，是禍害百姓。"僚從此也不再侵擾邊境。

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繒及羊强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訴曰："當爲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爾屬爲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爲王，逾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七十餘人。餘衆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稽首請罪，仲郢貰遣之。

戎、瀘之間有葛僚，依山谷林澤而居住，超過數百里。極易反叛，州縣撫慰巡視不周，定會糾合數千同黨，手持盾牌出戰。奉首領爲王，稱婆能，出入前後舉旗。大中末年，昌、瀘二州刺史貪婪，用質量不好的絲織品及羊强行與僚交易，一斛米麥，得不到半價，群僚訴説："就要做賊走上死路了！"刺史召二位小吏鞭打説："都是你們這些人幹的，不是我的過錯。"僚相視大笑，於是反叛。擁立酋長始艾爲王，越過梓、潼，所經之處焚燒搶劫，刺史劉成師引誘其黨徒投降，斬殺首領七十多人。其餘部衆逃往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勸他們投降。始艾叩頭請罪，柳仲郢寬免了他的罪過并將他送回。

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横四千五百里。無城栅，居川谷，叠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户，自内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胸垂金花，徑三寸。地高凉，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舡。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

成都西北二千多里有附國，是漢朝的西南夷。它的東部有嘉良夷，没有姓氏。土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没有城栅，居住在河谷，用石頭砌巢，有十多丈高，高低錯落，做小門，從裏面通往上面。王及首領用金裝飾頭，胸部垂金花，直徑三寸。地勢高而凉爽，風多雨少，適宜種植小麥，白色野鷄很多。嘉良夷有條河寬三十步，附國河寬五十步，都往南流，用皮子製船。附國南面有薄緣夷，西面連接女國。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劖其唇使赤。黑僰

三濮，在雲南界外一千五百里。有文面濮，有在臉上刻刺花紋圖案的習俗，再塗上黑色。赤口濮，裸體折齒，割破嘴唇使其變紅。黑僰濮，

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爲裙，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

山居如人，用幅布製成裙，頭從中間穿過再繫住。男子身穿穀樹的皮。白蹄牛、琥珀很多。龍朔年間，派遣使者與千支弗、磨臘一同入朝進貢。

## 西原蠻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黄氏强，與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齒，爲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濱。

西原蠻，地處廣、容以南，邕、桂以西。有甯氏，世代做首領。又有黄氏，住在黄橙洞，隸屬於甯氏。該地西面連接南詔。天寶初年，黄氏强大，與韋氏、周氏、儂氏彼此相依，成爲禍害，占據十餘州。韋氏、周氏耻居其下不肯附屬，黄氏攻打他們，把他們驅逐到海濱。

至德初，首領黄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爲帥，僭號中越王，廖殿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成王，莫淂爲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綿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黄乾曜、真鬱崇、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淂七人。承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覃問及西原酋長吴功曹復合兵内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執吴功曹等。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戍武岡，嫉京杲貪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敘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

至德初年，首領黄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牛蘭洞蠻全都反叛，他們推舉武承斐、韋敬簡爲帥，僭稱中越王，廖殿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成王，莫潯爲南海王，總共有二十萬兵衆，土地綿延數千里，設置官職任用官吏，攻打桂管十八州。所到之處焚燒房舍，掠奪男女百姓，歷經四年未能平定。乾元初年，朝廷派遣宦官使者撫慰曉諭諸位首領，賜給詔書赦免他們的罪過，約他們投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多人請求出兵討伐武承斐等人，一年之中交戰二百次，斬殺黄乾曜、真鬱崇、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武承斐等人率領殘餘部衆來到桂州束手投降，當地官員給他們全部鬆綁，賜給布帛多少不等然後將他們釋放。其部族張侯、夏永與夷僚梁崇牽、覃問以及西原酋長吴功曹又糾合士兵進犯，攻占道州，占據州城五十多天。桂管經略使邢濟攻打平定，擒獲吴功曹等人。餘衆又圍攻道州，刺史元結堅持守衛他們未能攻克，又進攻永州，攻占邵州，停留了幾天而撤離。湖南團練使辛京杲派遣將領王國良戍守武岡，他忿恨辛京杲貪婪凶暴，也反叛，有兵衆一千人，侵掠州縣，朝廷派遣使臣招降，時服時叛。建中元年，在敘州築城切斷西原，王國良方投降。

貞元十年，黄洞首領黄少卿者攻

貞元十年，黄洞首領黄少卿攻打邕管，包圍

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别帥黄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幾復叛。

又有黄少度、黄昌瓘二部，陷賓、巒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悦破走之，取賓、巒二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門亡，繇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

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黄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黄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綏懷，威不能臨制，侵詐係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仇，貪小利不爲大患。自行立、陽旻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時。昨合邕、容爲一道，邕與賊限一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

經略使孫公器，孫公器請求調發嶺南軍隊徹底討滅，德宗没有允許，命宦官招撫曉諭，黄少卿没有聽從，不久攻占欽、橫、潯、貴四州。黄少卿的兒子黄昌沔勇健，前後攻占十三州，士氣更加振奮。朝廷於是任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率領軍隊襲擊賊軍，一日之内交戰六七次，全都打敗賊軍，收復全部被占的土地。元和初年，邕州擒獲賊别帥黄承慶。第二年，黄少卿等人歸順，朝廷任他爲歸順州刺史。他的弟弟黄少高任有州刺史。不久，再次反叛。

又有黄少度、黄昌瓘二部，攻占賓、巒二州，據守這裏。十一年，攻打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悦打敗他們，收復賓、巒二州。這一年，黄少度、黄昌瓘又攻占巖州屠殺軍民，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估賊軍，率先請求發兵誅滅反叛者，想僥幸取功，憲宗許可。裴行立軍隊出擊，歷經二年，他謊奏斬獲二萬，欺騙天子爲自己開脱。從此邕、容兩道軍隊十分之八以上因爲殺傷疾疫而死去。調發耗費征伐傷亡，都出於裴行立、陽旻二人，當時没有人不歸咎於他們。等到安南兵亂，殺死都督李象古，朝廷升任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桂仲武逗留不敢前進，被貶爲安州刺史，用裴行立取代他。不久將他召回，去世。

長慶初年，朝廷任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他又上表請求討伐黄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議説："黄賊都是洞僚，没有城郭，在山地險要之處治産業，有危急則聚集畏死。先前邕管經略使德不能安撫招納，威不能出兵制服，侵凌欺詐俘虜捆縛，以致怨恨。夷人生性好動而難以安静，劫掠州縣報復私仇，貪圖小利而不會成爲大患。自從裴行立、陽旻建議征討，挑起事端邀功求賞，邕、容兩管，日益凋敝，殺傷病患，十室九空。百姓怨恨嘆息，如同出自一人之口，人神共恨，二將相繼死去。如今嚴公素没有撫御的才能，重蹈覆轍，臣實在擔心嶺南没有安寧的日子。過去把邕、容合并爲一道，邕與賊僅有一江之隔，如果經略使住在那裏，兵鎮所在，力量强大完備，則敵人不敢輕易侵犯；容州易於阻隔，

州則隔阻已甚，以經略使居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啓蠻心。請以經略使還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千人，以給行營，糧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損傷，嶺南人希，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庭。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歡叫聽命。爲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

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盗其槁，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黄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爲容州從事，與公素昵，傅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

黄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栅，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黄昌瓘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

黄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横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强，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

讓經略使住在那裏，則邕州兵少實情外露，容易引發蠻人入侵之心。請求讓經略使返回邕州，在容州設置刺史，則十分有利。另外連年調發南軍，士兵遠離家鄉久居外地，病疫殺傷，不斷增兵不斷傷亡，每逢調發加倍困難。如果在邕、容招募一千人，以供給行營，糧餉不增而士兵熟悉，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從南征損傷，嶺南人口稀少，賊所居地，洞壘荒僻。假如把他們全部殺死，獲得該地，對於國計并無收益。假如對他們寬容羈縻，視作禽獸，來犯就捍衛抵禦，退走則不加追趕，對朝廷則没有損傷。望藉改元大慶之際，全部赦免他們的罪過，派遣郎官、御史前去告誡宣諭天子旨意，定能使他們歡呼聽命。爲此選才用威信者，委任經略，處理得法，應不會再有侵凌反叛之事。”皇帝没有采納。

當初，邕管被廢之後，人們以爲不妥。監察御史杜周士出使安南，經過邕州，刺史李元宗向他報告情況，杜周士處理五管事務，先後有三十年了，也知道這樣不便。嚴公素指使人盗取了他的奏稿，杜周士憤恨而死。嚴公素揭發李元宗擅自把羅陽縣交還黄少度，李元宗恐懼，率領一百名士兵帶着印章前去依附黄少度。穆宗派遣監察御史敬僚前去審理。敬僚曾任容州從事，與嚴公素親近，羅織李元宗罪狀，朝廷因李元宗的母親年老，便把他流放到驩州，衆人認爲不公正。

黄賊又攻打邕州，攻占左江鎮；攻打欽州，攻占千金鎮。刺史楊嶼逃往石南栅，邕州刺史崔結打敗黄賊。第二年，黄賊又侵犯欽州，殺死將吏。這一年，黄昌瓘派遣他的同黨陳少奇二十人歸附請求投降，敬宗接納了他們。

黄氏、儂氏占據十八州，經略使到來時，派遣一人來到治所，稍不得意，就侵掠各州。横州位於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派五百人戍守，不能制止。大和年間，經略使董昌齡派遣他的兒子董蘭討平峒穴，誅滅了他們的種族黨羽，諸蠻恐懼歸順。有違命者，定要嚴加懲罰。十八州年年交納貢賦，道路太平。此後儂洞最爲强大，交結南詔作爲援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多次設計破壞。邕管節度使辛讜派遣從事徐雲虔出使南詔

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

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鷄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前日兵敗瀼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寤，爲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結好，携帶美貨利誘收買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他們通好。

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擊黃洞首領黃伯善，黃伯善在瀼水埋伏軍隊，在鷄鳴時，等到他們渡過一半，攻打殺死儂金澄、儂仲武，惟獨金勒逃脱。後來金勒想要出兵報仇，辛讜派人携帶牛酒音樂和解，并送給他母親衣服。金勒的母親，有才德，責備她的兒子説："節度使用禮物送給僚人的母親，不是結好，而是因爲你是我的兒子。先前在瀼水兵敗，士卒損失將盡，你自己不知悔改，却又想動用兵衆，負氣出兵者必敗，我將被籍没成官老婢了。"金勒醒悟，因此停止出兵。

贊曰：唐北擒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兵威制服夷狄，這是史無前例的。交州，是漢朝的舊疆界，以外臨海各蠻，没有寬廣的土地堅固的城池可以據守，所以中原的軍隊不曾到達。等到唐朝逐漸衰弱，西原、黃洞相繼製造邊患，將近一百多年。它們滅亡，是因爲南詔的緣故。《詩經》中説："愛京城的人，以安定天下。"這是因爲不把夷狄置於華夏之先。

#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 奸臣列傳(上)

###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户。”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群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東宫,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

許敬宗,字延族,是杭州新城人。父親名叫許善心,出仕隋朝任給事中。許敬宗幼小時擅長寫文章,大業年間考中秀才科,調任淮陽書佐,不久任職於謁者臺,呈奏通事舍人的事。許善心被宇文化及殺害,許敬宗苦苦哀求得以免死,去投靠李密任記室。武德初年,補授漣州別駕。太宗聽説他的大名,召來任用爲文學館學士。貞觀年間,授任著作郎,兼修國史,他高興地對所親近的人説:“做官不任著作郎,無法與門第相稱。”不久改任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期,群臣服喪,率更令歐陽詢相貌很醜陋,許敬宗侮辱他大笑不禁,因此被貶任洪州司馬。多次轉任做到給事中,重修國史,因有功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東宫時,升任他爲太子右庶子。太宗與高麗交戰,太子在定州代行主持國事,許敬宗與高士廉掌管機要。岑文本去世後,皇帝用驛傳召許敬宗,命他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在駐蹕山打敗賊兵,命令他在馬前草寫詔書,皇帝喜愛他的文采出衆,因此命他專門掌管誥令。

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概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

當初,太子李承乾被廢,東宫屬官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都被除去名籍成爲平民,不再任用。許敬宗上言説張玄素等因爲直言受到猜忌,現在一概獲罪,懷疑昭雪寬恕或有不周到之處。皇帝省悟,對他們多有甄别重新任用。高宗即位,升任他爲禮部尚書。許敬宗貪財,於是把女兒嫁給蠻人首領馮盎的兒子,大

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

量收受聘禮。受到有關部門的彈劾檢舉，因此降授他爲鄭州刺史，不久恢復官職，任弘文館學士。

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

皇帝將要立武昭儀爲皇后，大臣們直言進諫，而許敬宗私下揣摩皇帝的心意，就胡言道："農夫多收穫十斛麥，還想要換掉原來的妻子。天子富有四海，要立一位皇后，他們認爲不可以，是爲什麼呢?"皇帝因此下定了決心。王皇后被廢後，許敬宗請求削掉皇后娘家的官爵，廢掉太子李忠而立代王，於是命他兼任太子賓客。皇帝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所以下詔許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門。不久拜任他爲侍中，監修國史，進爵郡公。

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无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内省。

皇帝曾經前往舊長安城，停下車駕在路上徘徊，看着古代的遺迹，問隨侍的臣下們："自從秦、漢以來有幾位君主在此建都?"許敬宗說："秦的都城在咸陽，從漢惠帝開始在此築城。後來苻堅、姚萇、宇文周都在這裏建都。"皇帝又問道："漢武帝開鑿昆明池到底在哪一年?"他回答說："元狩三年，將要討伐昆明國，就挖了此池用來練習水戰。"皇帝於是下詔他與弘文館學士研討古代宮室遺迹的位置，詳細奏聞。升任他爲中書令，同時兼任侍中。許敬宗對立皇后有功勞，知道皇后凶狠暴戾，能够主宰主上以長期保持自己的權力，於是他暗地勾結皇后謀劃驅逐了韓瑗、來濟、褚遂良，殺害了梁王、長孫无忌、上官儀，深得朝廷器重，權勢熏天，當時無人能與他相比。改任右相，因病辭職，拜任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因年老，不能步行，特地下詔他與司空李勣在每月初一朝見，允許乘小馬到宫中。

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

皇帝到泰山封禪，以許敬宗領封禪使。停駐在濮陽，皇帝問竇德玄："此地稱爲帝丘，是爲什麼?"竇德玄回答不上。許敬宗從中插言說："臣知悉此事。古時的皇帝顓頊開始居住在此地，稱王天下。後來夏后帝相因襲不變，被寒浞滅掉。后緡正懷着身孕，從地穴中逃出，就在此地。後來昆吾氏相襲，成爲夏伯。昆吾既已衰落，商湯滅了他。《詩經》頌道：'已經討伐滅掉

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耻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

了韋、顧二國，然後滅昆吾、夏桀。'就是說的這件事。到了春秋時代，衛成公從楚丘遷居到此地，《左氏》説'相奪走了我的祭獻'，因爲是相曾經居住的地方。由於顓頊居住過，所以稱爲帝丘。臣聽説有德行者開拓他的國土，違背道義者則喪失他的疆界，自古以來大的都邑美好的國家，居住的不全是同一氏族，所以統治國家的人不可不謹慎。"皇帝説："《尚書》説'順着濟水、漯水直下'，現在濟水與漯水根本不相連，這是爲什麽?"許敬宗回答説："夏禹開導沇水東流成爲濟水，流入黄河。現在從漯水到温水而流入黄河，水流在此從地下流過黄河向南，出了地面成爲滎水，又從地下流到曹、濮，散流出地面，匯合向東，汶水從南面流入，所説的'泛濫成爲滎水，向東經過陶丘北面，又向東與汶水相匯'就是指此。古代時五行都有官員，水官如果稱職，就能辨别水流的味道與顔色。潛入地下再流出，匯合以後又分開，水官都能够識别。"皇帝説："天下的大水深谷，没有記載於祭祀的禮儀和制度中，濟水很小却被列在四瀆之中，是爲什麽呢?"許敬宗回答説："瀆的意思是單獨。不藉助其他的水流，單獨能够流入海中。再説天上有五星，運行而有四季；地上有五岳，水流而成爲四瀆；人有修身的五件事，用而成爲上下四肢。五，是陽數，四，是陰數，有奇偶、有陰陽。陽是光亮，陰是隱晦，所以辰星隱没而難以看見。濟水在地下流動多次斷絶，水流雖然細小，但因能獨流入海而受到尊崇。"皇帝説："好。"許敬宗退下後，驕傲地説："大臣不可没有學問，剛纔竇德玄回答不上，我都爲他感到耻辱。"竇德玄聽説後，輕蔑地説："人各有自己的才能，不勉强回答自己所不知道的問題，就是我的才能。"李勣説："許敬宗博學多識，是一種美德；竇德玄不勉强自己，不也很好嗎?"

初，《高祖》、《太宗實録》，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

當初，《高祖實録》、《太宗實録》，是敬播撰修的，信實而詳盡。等到許敬宗親自監修國史時，篡改不滿意的史實，力求符合自己的愛憎之心。原先虞世基與許善心一同被賊殺害，封德彝曾經説："過去我看見虞世基死的時候，虞世南

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虚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静等同傳。太宗賜長孫无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晋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録》、《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

匍匐在地上請求代死；許善心死時，許敬宗却舞蹈朝拜以求生。"成爲世人的話柄，許敬宗心懷怨恨。等到撰寫《封德彝傳》時，竭力以惡名大肆誣陷他。許敬宗的兒子娶尉遲敬德孫女爲妻，而女兒嫁給錢九隴的兒子。錢九隴，原來是高祖皇帝的奴隸，許敬宗却爲他假托門第妄加功勞，以至與劉文静等人的傳同卷。太宗賜長孫无忌《威鳳賦》，許敬宗却卑鄙地改爲賜給尉遲敬德。蠻人首領龐孝泰率兵隨從討伐高麗，賊笑話他怯懦，打敗了他。許敬宗收受了他的金錢，就説他"多次打敗賊兵，唐朝將帥中説到勇猛的衹有蘇定方與龐孝泰，曹繼叔、劉伯英遠在他們之下"。但從貞觀年間以後，論到各種典籍，自晋朝直到隋朝的史書，以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録》、《新禮》等數十種都是許敬宗總管撰修的，得到的賞賜不計其數。

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娱。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

許敬宗營造第宅豪華奢侈，以至建造連樓，使諸歌女在上面騎馬，狂飲奏樂尋歡作樂。寵愛他的婢女，因此娶爲後妻，假稱姓虞。兒子許昂與虞氏亂倫私通，許敬宗憤怒擯棄了虞氏，上奏把許昂流放到嶺外，很久以後纔上表讓他回來。

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禄。卒，年八十一，帝爲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彦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

咸亨初年，以特進身份退休，仍舊在初一、十五日朝見皇帝，俸禄如舊。死時，年紀八十一歲，皇帝爲他告哀，下詔百官到他的第宅哀哭，册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上議説："許敬宗把親生兒子擯棄到荒凉邊遠的地方，把親生女兒嫁給蠻人部落，請求給他謚號叫繆。"許敬宗的孫子許彦伯訴告説袁思古對許家有怨恨，皇帝下詔重新商議。太常博士王福畤説："晋朝的何曾忠誠孝順，衹因爲每天吃飯耗費萬錢而謚號叫繆醜，何况許敬宗不忠不孝，飲食男女方面的連累還超過了何曾。"太常堅持不改。皇帝下詔尚書省重新商議，改謚號叫恭。

彦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彦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譖，奏流彦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

許彦伯，是許昂的兒子，很有文才。許敬宗晚年不再動筆，凡是大的典籍都是許彦伯撰寫的。許敬宗曾經戲笑許昂説："我的兒子不如你的兒子。"許昂回答説："許彦伯的父親不如許昂的父親。"許敬宗後來又聽信婢女的讒言，上奏

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彦伯慚而止。

把許彦伯流放到嶺表，逢朝廷大赦而還。歷任太子舍人。許彦伯既已與袁思古有怨恨，想在路上攔截毆打他，袁思古説：“我是爲你先父報仇。”許彦伯慚愧而作罷。

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垂拱年間，下詔許敬宗附祭於高宗廟中。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李義府，是瀛州饒陽人。他的祖父曾任射洪丞，因此僑居在永泰。貞觀年間，李大亮任劍南巡察大使，上表舉薦李義府的才能，在朝廷舉行的策問考試中及第，補授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再次舉薦他，受到太宗召見，改任監察御史，下詔讓他侍奉晉王。晉王被立爲太子後，授任他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都以擅長寫文書而著名，當時稱爲來李。李義府進獻《承華箴》給太子，文末寫道：“阿諛奉承有人樂意聽從，奸邪諂媚的方法多種多樣。這樣的事情不禁絶，危害必然會很大。”李義府正在奉承討好太子，但從他的文章來看好像是一位很正直的人，太子上表進上他的文章，皇帝特地下詔賜給他布帛。

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悦，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奸，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

高宗即位，升任他爲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又提升爲弘文館學士。長孫无忌憎恨他，上奏貶逐他爲壁州司馬，詔書還未下，李義府向舍人王德儉問計。王德儉，是許敬宗的外甥，頸部粗大有瘤，但有智謀，擅長猜度人事，因此説：“武昭儀正得寵，皇上想立她爲皇后，懼怕宰相的議論，還没有人首先提出這件事。君如果能够建議，就可轉禍爲福。”李義府就替代王德儉在宫中值夜班，叩叫殿門上表書，請求廢黜皇后而立武昭儀。皇帝很高興，召見與他談話，賜給他珍珠一斗，停罷貶他爲司馬的詔書，把他留在朝中繼續侍奉皇帝。武后被立爲皇后之後，李義府與許敬宗、王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共同扶助她，使她的奸計得以施行，誅殺斥逐正直的大臣，所以武后得以肆無忌憚地奪取大權，天子拱手相讓。

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

李義府貌似恭順，與人説話，面帶微笑，而心底陰暗偏狹，凡是違背他意旨的人，他都加以陷害，所以當時的人號稱李義府是笑中刀。又因

而害物，號曰人猫。

爲他表面柔順而暗中害人，號稱人猫。

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奸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絶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襁負皆補清官。

永徽六年，拜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氏因通奸罪被囚禁在大理寺獄中，李義府聽説她很漂亮，就囑咐大理丞畢正義放了她，納爲小妾，大理卿段寶玄上奏了此事。下詔命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審訊，李義府無計可施，就逼迫畢正義在獄中自縊而死，以斷絶與他謀劃此事的證據。侍御史王義方在朝廷上揭發此事，李義府不認罪，還三次責駡王義方，然後揚長而去。王義方極力陳説他的罪惡，皇帝心中感激李義府，所以寬免不予問罪，爲了壓制王義方，皇帝貶逐了他。不久升任李義府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改封河間郡公，下詔爲他建築私人第宅。他的幾個兒子有的雖然尚在襁褓之中都補授清要的官職。

初，杜正倫爲黄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横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賵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絶，輀輴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閤，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

當初，杜正倫任黄門侍郎，李義府纔任典儀。等到他們共同輔佐朝政，杜正倫依仗自己進升在先不甘居於李義府之下，秘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謀除去李義府，反而遭到他的誣陷，互相在皇帝面前争辯。皇帝把他們都予以貶斥，杜正倫任横州刺史，李義府任普州刺史，將李友益流放到峰州。第二年，將李義府召入朝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因爲母親服喪被免職，服喪未滿被起用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李義府把他的祖先改葬在永康陵旁，役使當地縣中的人力牛車運土築墳，幫助勞役的共有七縣，高陵縣令因不堪勞苦而死。公卿争相給予李義府饋贈。埋葬的日子，下詔御史持節哭葬。送葬的車馬相連，帷幕奠帳，從灞橋直到三原七十里不斷，靈車殉葬用品，奢侈超越了法度，人臣葬禮的盛況無與倫比。殷王出宫，李義府又兼王府長史，逐漸升任右相。

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傅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修《氏

李義府顯貴之後，就説自己原出趙郡李氏，與諸李氏攀附家族輩分，貪圖進官的人常常尊他爲父兄輩。給事中李崇德攀附與他同家譜，李義府被貶往普州之後，李崇德就立刻除去了他的譜系，李義府懷恨在心，等到重新執掌國政，就羅織罪名，迫使李崇德自殺於獄中。貞觀年間，高

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叙，更奏删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録》，搢紳共嗤斬之，號曰勛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絶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撰修《氏族志》，凡是族級的升降，天下人都認爲恰當，因此各州都藏有副本作爲永久的定式。當時許敬宗因爲此志不記載武后的家族出處，李義府也以自己的先祖没有被收録爲耻，就重新上奏删改此志。委任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吕才等修定此書，把在唐朝做到五品官的都升入士族。於是士卒因軍功進升爲五品官的，都依照規定收入書中，改名叫《姓氏録》，士大夫們都嘲笑此書，稱爲功勛規格。李義府上奏悉數收回以前的志書全部燒掉。自從魏太和年間定下來的世家豪族，七姓子孫相互通婚，後來雖然更加衰落，還是自相誇耀。李義府因爲兒子向世家豪族求婚不成，於是上奏禁止所有的世家豪族之間通婚。

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却。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橈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勖之。"義府内倚后，揣群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謷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悦。

李義府主持考選之後，本來没有評定人物高下的才能，却欲壑難填，惟利是圖，不再銓選評判，弄得人人嘆息譏笑。還有他的母親、妻子和幾個兒子賣官鬻爵并收受賄賂爲他人開脱罪責，門庭若市。自永徽年間以來，御史大多是下制書授任，吏部雖然有轉遷擬定，到門下省復核不滯留。李義府就自己擬定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關部門不敢辭退。皇帝曾經平和地告誡李義府説："聽説卿的兒子女婿敗壞法令多有過失，朕爲卿掩蓋了過去，可要稍加戒勉。"李義府依仗着武后在宫内，猜想群臣中無人敢於稟報他的罪行，没有料到皇帝已經知悉，於是勃然變色，不慌不忙地説："誰給陛下説的這些呢?"皇帝説："哪裏用得着問我從何處聽到的!"李義府傲慢不謝恩，緩步而去，皇帝因此不高興。

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裒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凴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嶲州，子率府

逢術士杜元紀望見李義府第宅有冤獄造成的怨氣，對他説："散發掉積蓄的金錢二十萬，就可以消除不祥。"李義府相信此話，聚斂財物更加急切。李義府正在爲母親服喪，朝廷每月一日、十五日給他哭假，他就穿着平民服裝與杜元紀出城到野外，登上高處窺視災難的徵兆，衆人懷疑他有反叛的圖謀。他又派兒子李津召來長孫延，對他説："我爲你求得一個官職。"過了五天，長孫延拜任司津監，他向長孫延索取謝恩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發他貪贜的

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并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

事，下詔令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共同審訊，李勣監察，經審訊實有其事，下詔除去李義府的名籍，流放巂州，他的兒子率府長史李洽、千牛備身李洋及女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一并流放廷州，司議郎李津流放振州，朝野上下無不稱快。他的三個兒子和女婿尤其凶險，他們敗滅之後，人們認爲是誅滅了四凶。有人作了《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張貼在大街上。乾封元年大赦天下罪人，惟獨流放的人不許返回，李義府怨恨而死，時年五十三歲。自從他被流放之後，天下人都害怕他重新得到任用，等到他死去，朝廷内外纔安定下來。

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上元初年，赦免他的妻兒讓他們返回洛陽。如意年間，追贈李義府爲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爲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爲魏、相二州刺史，分别賜給他們的兒子享受實封户。睿宗即位，下詔停止他們的兒子享受實封户。李義府的小兒子李湛，見《李多祚傳》。

### 傅游藝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宫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説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悦，擢給事中。閲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

傅游藝，是衛州汲縣人。載初初年，由合宫主簿二次升任做到左補闕。武后專權後，他立刻上書胡説有符瑞，勸武后應該改朝换代以明確應受天命，武后高興，升任他爲給事中。過了三個月，升任他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隨即拜任鸞臺侍郎。武后於是廢除唐朝國號改稱周朝，并廢除唐朝的宗廟，自稱皇帝，賜傅游藝姓武氏，任命他的哥哥傅神童爲冬官尚書。傅游藝曾經夢見自己登上湛露殿，醒來之後，告訴了自己所親信的人，有人告發他要謀反，被囚禁在獄中自殺，用五品官的禮儀埋葬了他。

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起初，傅游藝迎奉武后的旨意，誣陷殺滅宗室子弟，又請求派遣六道使者，最後聽從了他的話。萬國俊等六道使者出使後，天下受到殘害。傅游藝起用一年之間，賜給青袍及紫袍，人們號稱他爲四時仕宦。然而第二年中期就敗滅，先前古人少有像他這樣的。

### 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

李林甫，是長平肅王李叔良的曾孫。起初任千牛直長，舅父姜皎喜愛他。開元初年，升任

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晈爲姻家，而乾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

太子中允。源乾曜當政，與姜晈是姻親，源乾曜的兒子源絜爲李林甫求官讓他任司門郎中，源乾曜素來鄙視李林甫，説："郎官應當有才能聲望，哥奴豈是郎中之才?"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字。於是授任他爲諭德，多次升任做到國子司業。宇文融任御史中丞，援引他爲同事，逐漸歷任刑部、吏部侍郎。起初，吏部設置長名姓歷榜，以決定選人的任用與否。寧王私下謁見他囑托十人，李林甫説："希望貶退一人以表明公正。"於是榜列其中一人，説："因爲讓寧王私下囑托，不加任用冬季重新參加考選。"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黄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

當時武惠妃在後宮的妃子中最受寵愛，她的兒子壽王、盛王尤其得皇上喜歡。李林甫通過宦官告訴武惠妃，説願意保護壽王爲其安排長久之計，武惠妃很感激他。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兒，曾經與李林甫私通，而宦官高力士原出自武三思家。等到裴光庭去世之後，武氏向高力士求情讓李林甫接替裴光庭任宰相。高力士没有敢於説出，而皇帝聽從了蕭嵩的話，自行決定任用韓休，正要草寫詔書，武氏指使李林甫，讓他爲韓休請求相位。韓休任宰相後，十分感激李林甫，而與蕭嵩有矛盾，於是就推薦説李林甫有宰相之才，武惠妃又私下幫助他，隨即拜任他爲黄門侍郎。不久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次升任至兵部尚書。

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悦。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宫，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悦，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

皇太子、鄂王、光王受到譖毁，皇帝想廢黜他們，張九齡懇切進諫，皇帝不高興。李林甫感到很失望，私下對宦官説："這是天子的家事，外人爲何要參預呢!"開元二十四年，皇帝在東都，想回長安。裴耀卿等建議説："農夫的收穫還未完結，可待到冬季返回。"李林甫假裝跛脚，獨自落在後面，皇帝詢問緣由，他回答説："臣不是有病，希望奏事。兩個都城原本是帝王的東西兩座宫殿，車駕往來，何須選擇時間?如果真的有礙農耕，祇要免除所經之地的租賦就可以了。"皇帝十分高興，車駕立刻西返。當初張九齡由文學而進升，公正穩重，而李林甫因爲特别善於阿諛奉承，所以得到重用，總是嫉妒張九齡，暗中陷害他。皇帝想賜給朔方節度使牛仙客

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争。”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雕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栖。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户，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晋國公，仙客豳國公。

實封户，張九齡對李林甫説：“賞賜實封户應該給與有大功的名臣，邊防將帥政績考核得一上考，豈可立刻就議論賜給實封户？我要與李公堅決諫諍。”李林甫答應。等到朝見時，張九齡極力争論，李林甫却低頭不語，退下去後又把此話泄露了出去。牛仙客第二天晋見皇帝，哭泣着辭讓。皇帝愈加想賞賜牛仙客，張九齡堅持説不可，李林甫對他人説：“天子想要任用人，有什麽不可以的呢？”皇帝聽説此話後，喜歡李林甫不專權。因此更加疏遠張九齡，不久將他與裴耀卿都免去知政事，專門任用李林甫，又任命牛仙客爲宰相。當初，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三名宰相上朝，張九齡、裴耀卿二人僂背趨走，而李林甫在中間，倨傲没有一點謙恭之意，喜滋滋的神色流露在眉額之間。看見的人私下説：“這是一雕挾兩兔。”不久，詔書頒下，裴耀卿、張九齡被免去宰相而拜任左右丞相，李林甫嘻笑着説：“還是左右丞相嗎？”眼睛流露出憤恨的神情看着他們出去纔作罷，公卿爲此而恐懼發抖。於是李林甫升任中書令。皇帝最終聽從了他的話，殺死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天下人爲他們感到冤枉。大理卿徐嶠胡説：“大理寺獄中的殺氣太盛，以致鳥雀都不敢在那裏栖息。現在刑部判處的死刑犯，每年纔五十八人，而有烏鵲在獄中的門上做巢，幾乎無人犯法。”群臣向皇帝祝賀，而皇帝認爲這是大臣的功勞，於是封李林甫爲晋國公，牛仙客爲豳國公。

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摇東宫。乃構堅獄，而太子絶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鄰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擿濟陽别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

到皇帝將要立太子時，李林甫窺探皇帝的心意，多次贊揚壽王，話語機密没有外傳，而皇帝的意圖是立忠王，壽王没有被立爲太子。太子已經確立，李林甫憤恨自己的計謀没有實現，而且懼怕禍患，就假裝與韋堅友好。韋堅，是太子妃子的哥哥。李林甫讓他出任要職，是想圖謀傾覆他的家族，以此動摇太子的地位。於是就編造韋堅的獄案，而太子先自申明與妃子斷絶了關係，表明自己的清白，李林甫的計謀破産。杜良娣的父親杜有鄰與女婿柳勣不和，柳勣浮躁陰險，想幫助李林甫，就告狀説杜有鄰有謀反作亂的事，杜有鄰被逮捕送到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牢獄中賜

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勛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恙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

死。此事牽連到裴敦復、李邕等，都是李林甫平素忌恨的人，被株連殺害。太子也廢黜良娣爲平民。不久，李林甫指使濟陽别駕魏林，使其誣告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想擁兵輔佐太子，皇帝不相信，但王忠嗣還是遭到貶斥。李林甫多次説："太子應該知悉陰謀。"皇帝説："我兒子在宫内，怎麽能與外面的人互通消息，這是胡説！"李林甫多次危害太子，没有實現，有一天不慌不忙地説："古人立太子一定先立賢明有德行者，如果對朝廷没有大的功勞，就不如立嫡長子。"皇帝過了良久説："慶王往年狩獵時，面部被豽抓傷得很厲害。"他回答説："傷破面容難道不比破滅國家好嗎？"皇帝很疑惑，説："朕要仔細考慮。"但太子自身以謹慎孝順而聞名，朝野内外都没有壞話，所以那些惡意的流言蜚語起不到作用，皇帝没有根據證實自己的猜疑。

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静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并相繼誅。以王鉷、吉温、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

李林甫善於窺伺皇上的心意，當時皇帝年事已高，懶於聽政，厭倦禮法約束，重視接見詢問大臣，得到李林甫之後，信任不疑。李林甫善於培養君主的私欲，從此皇帝居於深宫中宴樂享受，沉迷於卧席，人主的德行衰落了。李林甫每次上奏請求，一定先要賄賂皇上左右的人，嚴密伺察皇上的心意，以鞏固自己的恩寵信任，以致宫中的厨師婢女都受到他的厚待，所以對天子的一舉一動都能得知詳情。李林甫性情陰險機密，忍心誅殺，喜怒不形於色。而面容温善，初識時覺得好像很可親，其實城府極深，不可得知其内心的意圖。公卿如果不走他的門路而進升，一定會獲罪被流放；依附於他的人，雖然是小人也委以重任。與他同時的宰相如張九齡、李適之都遭到貶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受牽連獲罪數百人，都相繼被誅殺。他以王鉷、吉温、羅希奭作爲爪牙，多次興起大獄案，士大夫因此都屏聲息氣。李適之的兒子李霅曾經準備了大量的美味佳肴召集賓客，賓客們因爲畏懼李林甫，一天中竟没有一人前往。李林甫有一處堂房形如半月，號稱月堂。每次想要排斥誣陷大臣時，他就住進去，思考如何陷害人。如果歡喜而出，則此人就會家破人亡。他的兒子李岫任將作

已然，可奈何?"

監，看到父親權勢熏天，極爲恐懼，曾經隨從父親游覽後園，看到運輸重物的役人，跪下涕泣說："大人居相位日久，前面的環境艱難險惡，如果一朝有禍患降臨，想要像那些役人一樣能够做到嗎?"李林甫不高興地說："勢態已經這樣了，有什麽辦法?"

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户三百。

當時皇帝下詔天下文士有一種技能者都可以到朝廷參加考選，李林甫懼怕文士應對詔書時斥責自己，就建議説："文士都是未出仕的在野之人，不懂得忌諱，衹會以胡言亂語擾亂聖上的視聽，請全部委托尚書省長官考試策問。"於是派御史中丞監督，竟無一人考中。李林甫因此向皇上祝賀，認爲朝外已没有遺留的賢才。不久兼任隴右、河西節度使。改任右相，免去節度使，多次加授至開府儀同三司，享受實封三百户。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絶道去，帝愛其醖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閲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宫，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别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磑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

咸寧太守趙奉璋搜求到李林甫隱秘的罪惡二十條，將要上言告發。李林甫暗中指使御史收捕了趙奉璋，揭發他妖言惑衆，處以死刑，著作郎韋子春因與趙奉璋友好而獲罪被貶官。皇帝曾經在勤政樓舉行盛大歌舞會，完畢之後，兵部侍郎盧絢扣緊馬繮緩慢過路而去，皇帝喜歡他的含蓄寬容，贊揚他。第二天李林甫召來盧絢的兒子説："令尊德高望重，皇上想委任他爲交、廣的地方官，如果害怕遠行，就應該以年老請求退休。"盧絢懼怕，聽從了他的話，因此外出任華州刺史，不久授任太子員外詹事，盧絢因此被斷送了前程。當時有以才能聲望而著稱的人，李林甫總是先袒護自己，都能使天子疏遠他們，所以在位時恩寵無比。凡是宫中得到遠地所貢獻的珍寶鮮物，使者向他傳賜不斷。皇帝食用的所有美味，一定要賜給他。曾經下詔百官到尚書省觀看每年的貢物，然後把貢物全都賜給李林甫，用車載到他家中。隨從皇帝前往華清宫，賜給御馬、武士一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别墅的豪華富麗在京師被推爲第一，賜給了李林甫，另有的宅第、田園、水磨都是上乘、肥沃的。車馬衣服高貴奢侈，尤其喜好樂舞歌女。侍妾衆多，生有兒女五十人。按照先例，宰相都是有大功美德的人，不致力於威權，出入騎從簡樸，官吏百姓不必特别

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

迴避。李林甫自知結怨太多，害怕暗中有刺客，當出入時，擴大侍騎，讓他們先行一百步，傳呼警衛，金吾衛士卒爲他清除道路，公卿躲避急走。所住的地方重門複壁，地上鋪石板地下壘石塊，一個晚上一再遷移，連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何處。有時皇帝不上朝，各司的重要官員都去他家中，臺省爲之一空。左相陳希烈雖然坐在府中，但無人去進見。

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

李林甫不學無術，說話淺陋粗鄙，聽見的人都私下譏笑他。賞識苑咸、郭慎微，讓他們掌管文書。但他熟悉法令條文，任用官吏如果不是奉迎依附自己者一律按格令加以要求，所以細小的政事公務不很亂，但人們都懼怕他的威權。很久以後，又兼任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不久兼任單于副大都護，因爲朔方副使李獻忠反叛，他辭讓了節度使。

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温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床下，垂涕托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當初李林甫厚待王鉷，爲他賣力，等到王鉷罪行敗露時，下詔宰相審訊，李林甫十分懼怕，不敢面見王鉷，獄案完畢後署上自己的姓名，也没有加以援救。因此讓楊國忠取代王鉷任御史大夫，李林甫鄙視楊國忠才能低下，無所畏懼，因爲貴妃的緣故又親善他。至此楊國忠的權力更加盛大，顯貴震動天下，開始與李林甫互相怨恨如仇敵。楊國忠正兼任劍南節度使，而逢南蠻進犯，李林甫藉此建議派他赴節鎮，想藉此離間他。楊國忠入宫辭别，皇帝說："處理完軍事後，立刻回朝，指日等待卿。"李林甫聽說後憂愁憤懣。當時李林甫已有病在身，卧床不起。逢皇帝前往温湯，下詔讓他乘馬車隨從，御醫美膳不斷來到，下詔慰問他，由宦官侍候起居。李林甫病情加重，巫人爲他看病說："看到天子就會減輕。"皇帝想去探視，被左右的人進諫阻止。於是下詔讓李林甫出來到院子裏，皇帝登上降聖閣，手舉紅巾揮招示意，李林甫不能起身，他左右的人代替他禮拜。不久楊國忠從蜀地返回，在床下謁見李林甫，李林甫涕泣托付後事，因不能進食而死。他的幾個兒子護送靈柩回京師發喪，追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

李林甫任宰相共十九年，保持寵幸以换取權

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

力，蒙蔽欺騙天子的視聽，諫官都享受俸禄而尸位素餐，没有人敢於進上正直之言。補闕杜璡兩次上書議論政事，被貶逐任下邽令。李林甫藉此勸告其餘的人説："賢明的人主在上，群臣聽從還來不及，有什麽可上論的呢？君等難道看不見立在儀仗隊中的馬匹嗎，整天不叫一聲，而飼養三品的草料；一旦鳴叫，就會被廢去。後來雖然想不再鳴叫，但還能得到以前的地位嗎？"因此進諫的路被斷絶了。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説、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即説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强，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禄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貞觀年間以來，朝廷任用的番將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都忠誠效力，但還不委任他們爲大將，都任命大臣總領節制他們，所以朝廷有足够的威權以控制屬下。先天、開元年間，大臣如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説、蕭嵩、杜暹、李適之等，都是從節度使被召入朝任天子的宰相。李林甫妒恨儒臣用謀略建立邊防之功，并且得到重用，想要從根本上杜絶此事，以長期保持自己的權力，就對皇帝説："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的富裕强大，而夷狄還没有被消滅，是因爲任用文臣爲將帥，他們懼怕箭石，不能身先士卒。不如任用番人爲將，他們生性勇猛，在馬背上長大，擅長行軍布陣，這是他們的天性使然。如果陛下感召而任用他們，他們必定會竭盡死力，夷狄就不難對付了。"皇帝以爲然，於是以安思順取代李林甫領節度使，而提升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單獨任大將。李林甫認爲他們是異族，没有入朝任宰相的資格，所以安禄山得以專掌三道强兵，任職十四年不改移，天子認爲李林甫的計策安全，深信不疑，使安禄山最後得以舉兵毁滅天下，王室因此衰落不振。

初，林甫夢人晳而髯，將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禄山暴其短。禄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婿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上，國忠劾其奸。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

當初，李林甫曾經夢見一人膚色潔白而多鬍鬚，將逼近自己。醒來後訪求，覺得裴寬與所夢見的人類似，説："裴寬想要取代我。"藉口是李適之的同黨貶逐了他。後來楊國忠取代了李林甫，相貌類似裴寬。楊國忠素來怨恨李林甫，還没有埋葬，就暗中指使安禄山揭發他的過失。安禄山派阿布思部下的降將入朝，狀告李林甫與阿布思結爲父子，有反叛的圖謀。事情下到有關部門，李林甫的女婿楊齊宣懼怕，就胡説李林甫曾

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櫓，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崿、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婿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撝，屬子復道、光，皆貶官。

經用迷信的方法詛咒皇上，楊國忠上奏檢舉了這一奸邪。皇帝憤怒，下詔說李林甫亂行祀事妄圖以詛咒制勝，與叛虜交結，圖謀危害國家，剥奪他的全部官爵，破開棺材取出口含的珍珠及金魚袋和紫衣，改用小棺材，用百姓禮儀埋葬；諸子司儲郎中李崿、太常少卿李嶼及李岫等都流放到嶺南、黔中，各給與奴婢三人，没收家産入官；諸婿如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撝，族子李復道、李光，都被貶官。

博濟亦憸薄自肆，爲户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爲員外郎中聽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别取都水監地爲考堂，擅費諸州籍帳錢不貲，有司不敢言。

張博濟也奸邪苛薄不能自我約束，任户部郎中，户部有考堂，是每年管理出納天下財物的地方，張博濟廢除作爲員外郎中的辦公處，豪華寬敞，供給自己的物品豐富奢侈多達一千種，另取都水監的地方作爲考堂，擅自耗費諸州賬簿上的錢財不計其數，有關部門不敢聲言。

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妒賢疾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皇帝前往蜀地時，給事中裴士淹以善辯多學而得到寵幸。當時肅宗在鳳翔，每次任命宰相，都要禀報奏聞。等到任命房琯爲將時，皇帝説："此人不是打敗叛賊的人才。如果姚元崇在世，叛賊不足滅了。"談到宋璟時，皇帝説："那是個靠賣弄正直以博取名聲的人。"因此一一評價了十多人，都很得當。談到李林甫時，皇帝説："此人嫉賢妒能，無人能比得上。"裴士淹藉機説："陛下真的知道，爲何還要長久任用他呢?"皇帝沉默不語。

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禄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天寶時，嘗鏤玉爲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宫，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宫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宫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毁之云。

至德年間，兩京平定，大赦天下罪人，衹有安禄山的黨羽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的子孫不加赦免。天寶年間，曾經在太清宫鏤刻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玉像，又雕刻李林甫、陳希烈像依次列在左右。代宗時期，有人説："李林甫陰險，曾經陷害先帝，幾乎使國家敗亡，爲何還要把他的像留到今天呢?"有詔書讓埋在宫中。廣明初年，盧攜任太清宫使，挖地得到他的玉像，用車載到京兆毁壞。

## 陳希烈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黄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无量、元行冲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

陳希烈，是宋州人。學識廣博，尤其精通黄老之學，擅長寫文章。開元年間，皇帝留心經術之學，自從褚无量、元行冲去世後，陳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得以到禁中講學，他們回答詔書的

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爲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撰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

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内，符應於外，必有絶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偷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

林甫顓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内忽忽無所賴。及禄山盗京師，遂與達奚珣等偕相賊。後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問題，鋪陳窮盡了微言大義，都是陳希烈所寫的文章。多次升任至中書舍人。十九年，任集賢院學士，升任工部侍郎，知院事。皇帝如有撰寫的著作，陳希烈一定會幫助成書，升任門下侍郎。

天寶元年，有神靈降臨在丹鳳門，人們認爲是老子告賜神靈符瑞，陳希烈因此上言說："臣侍奉講解《南華真經》到第七篇，陛下看着說：'這是談養生的道理，朕已經領悟了其中的方法，而《德充符》難道没有非常的感應嗎?'臣跪拜回答說：'陛下的德行充滿於内心，符瑞感應在外部，一定會有大的吉兆顯示出來。'現在神靈符瑞降賜，與皇帝的旨意相合，應該向史官展示，記載這一顯著的吉祥，以流傳千古。"其人就是如此地輕薄諂諛。不久兼任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

李林甫專擅朝政，苟且任用可以控制的人，就援引他共同輔政。因爲陳希烈柔順，而且得到皇帝的厚待，就薦舉了他。五載，提升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左丞相兼兵部尚書，封許國公，又兼任秘書省圖書使，受到的寵愛與李林甫相當。李林甫在相位日久，雖然依靠陰險奸邪足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但也有陳希烈輔助的緣故。楊國忠執政，素來就忌恨他，陳希烈迴避，楊國忠就薦舉韋見素取代他的相位，免去宰相任太子太師。陳希烈失去相位後，心中恍惚百無聊賴。等到安禄山侵占京師時，他就與達奚珣等一起出任叛賊的宰相。後來按罪應當斬首，肅宗因爲他是上皇素來信任的人，就將他賜死於家中。

#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 奸臣列傳(下)

**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奕，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逾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盧杞，字子良。父親盧奕，見《忠義傳》。盧杞能言善辯，容貌極其醜陋，面貌似鬼而色發藍，破衣粗食不感到耻辱，人們不瞭解他的不講情義，都認爲他具有祖先的風度氣節。因祖上的功勛出任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徵用他爲朔方府掌書記，因病免職。補授鴻臚丞，出任忠州刺史。謁見節度使衛伯玉，衛伯玉不喜歡他，就辭官回京師。逐漸升任至吏部郎中，任虢州刺史。上奏說虢州有官府的猪三千頭成爲百姓的禍患，德宗說："遷移到沙苑。"盧杞說："同州人也是陛下的百姓，臣認爲還是殺掉吃了好。"皇帝說："任虢州刺史而能爲其他的州分憂，是做宰相的人才。"下詔把猪賜給貧民，於是有意對他委以重任。不久召入任御史中丞，論奏都很符合皇上的旨意。一年之後升任御史大夫，不到十天，提升他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寖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而滔

盧杞得志之後，陰險邪惡的本性逐漸暴露，對賢者嫉妒，對能者忌恨，對於稍微違背自己的人，不置之死地不肯罷休。他將要大力樹立威權，迫脅衆人撈取權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楊炎與盧杞共同輔政，楊炎鄙視盧杞才能低下，盧杞不高興，不到半年，就誣陷免去了楊炎的職務。當時大理卿嚴郢與楊炎有矛盾，就提升嚴郢爲御史大夫以幫助自己，楊炎最後遭貶逐而死。宰相張鎰忠誠正直有才能，受到皇帝的器重，難以離間。逢隴右有戰事，盧杞就晋見皇帝，假裝請求要自己前往，皇帝不同意，他就薦舉張鎰鎮守鳳

反，帝欲斥之以悦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户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毁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顔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翔。不久又憎恨嚴郢。當時幽州的朱滔與朱泚兄弟不和，朱滔就誣陷説朱泚的行軍司馬蔡廷玉離間兄弟關係，請求殺掉蔡廷玉。不久朱滔反叛，皇帝想貶逐蔡廷玉以取悦朱滔，下令御史鄭詹審訊，將蔡廷玉貶任柳州司户參軍，下敕派官吏護送。蔡廷玉懷疑要把他送給朱滔，因此投河而死。盧杞上奏説，恐怕朱泚疑心是皇上下詔書殺死了蔡廷玉，希望將鄭詹下到三司共同審訊，并彈劾御史大夫嚴郢。當初，鄭詹與張鎰友好，每當看見盧杞不在的空隙，就獨自到張鎰那裏，被盧杞察知。有一天盧杞伺知鄭詹來到，就徑直到張鎰處便坐，鄭詹急忙躲避，盧杞就談及機密的事，張鎰迫不得已，説："鄭侍御在這裏。"盧杞假裝吃驚地説："剛纔所説的話，不是外人所應該聽到的。"這時一并審訊鄭詹、嚴郢，下詔打死鄭詹，將嚴郢流放到費州。判度支杜佑，很得皇帝的寵信禮待，盧杞想方設法譖毁他，最後被貶任蘇州刺史。李希烈反叛，盧杞平時憎恨顔真卿正直敢言，就命他去安撫叛軍，最後被叛賊殺害。原宰相李揆很有聲望，盧杞害怕他被重新任用，就派他任吐蕃會盟使，在半道上去世。李洧以徐州投降朝廷，有所籌劃計謀，使者因有誤先報告了張鎰，盧杞憤怒，阻撓破壞此事，不使他立功。其人内心奸邪狠毒，天下無不痛憤，因爲盧杞得到了君主的寵愛，所以人們不敢聲言。

是時兵屯河南、北，拏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貣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閲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賣粟者，四貣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怨，而所得

當時朝廷軍隊駐守在河南、河北，戰事紛亂不止，財用日益告急。於是度支條列軍隊的供給，每月費用一百餘萬緡，而國庫中的錢僅能支持三個月。於是盧杞任命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趙贊的黨羽韋都賓等建議説："商人積蓄錢數一千萬的，聽任他們自己經營；超過一千萬的，借貸他們的羸餘用來供給軍隊。戰事結束後，約定由官府償還。"皇帝同意。京兆嚴厲約定期限，官吏持枷大肆搜查住宅市肆，懷疑有上報數目不實的，就進行拷打，人們忍受不了冤枉，自殺而死於溝河中的比比皆是，京師一派喧囂没有安寧之日。但計算富户全部田産第宅奴婢的價錢，衹徵到八十萬緡。又對保管庫、典當鋪和販賣糧米的經營業者，借貸錢財的四分之一，這樣總共纔

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爲間，差税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没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爲奸，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税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爲之。

籌集到二百萬。而長安因此罷市，百姓都攔住宰相祈告訴苦，盧杞無法解釋，馳馬而去。皇帝知道百姓憂愁怨恨，而所搜括得到的錢財還是無法滿足軍隊的供給，就停止了此事。趙贊的計謀已盡，於是徵收房屋税、買賣税的暴行又興起。其方法是：房屋二架算作一間，按等級徵税，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官吏手持籌策到百姓第宅計算，有隱瞞不如實報告的，加徵一間抵罪，告發的賞錢五萬。凡是公私貿易，舊的辦法是一千錢徵税二十，這時請求增加到五十，主持買賣的中間介紹人記録交易情況，然後到有關部門計算交納税錢；自己互相交易不用中介人的，由買賣人自己申報，有隱瞞偷漏不報的，隱瞞一千貫没收二萬緡，告發的賞錢一萬緡。因此主持買賣的中介人專擅權力中飽私囊，官府連所徵收的一半都得不到，而怨恨之聲充滿天下。等到涇原軍隊作亂時，亂軍在市中喊道："不奪取你們商人的當鋪，不徵收你們的房屋税、買賣税了！"首先招來天下人的怨恨而最終導致禍亂，都是盧杞的責任。

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逾雞子堆而屯，與爲掎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

皇帝出逃奉天，盧杞與關播隨從。數天後，崔寧從叛賊中來，把皇上流離的事歸罪於盧杞，盧杞就誣陷崔寧謀反，皇帝殺了他。靈武節度使杜希全率領鹽、夏二州士卒六千人來赴難，皇帝商議他們的行軍道路，盧杞請求道經漠谷。渾瑊説："不可，那裏道路險峻，會受到賊兵的截擊，不如取道乾陵北面，逾過雞子堆然後扎營，與城中相互策應，賊兵就可被打敗。"皇帝聽從了盧杞的建議，賊兵果然在險要之處抵禦，軍隊通不過，逃回邠州。

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

李懷光從河北回來，多次打敗賊兵，朱泚解圍退走。有人對王翃、趙贊説："聽説李懷光曾經責罵説宰相没有謀略，度支賦斂繁重，而京兆尹剋扣軍餉，應該殺掉他們以謝罪天下。正值李懷光立有戰功，皇上一定會聽從他的話，公等危險了！"二人把此話告訴了盧杞，盧杞懼怕，就欺騙皇帝説："李懷光爲國家立了大功，賊兵對他聞風喪膽。現在如果藉助他的軍威，就可一舉平定禍亂。如果允許他入朝晉見，就要犒勞賞賜

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内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嘩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

而滯留，使叛賊得以收集殘兵完繕守備，再要謀取就很難了，不如讓他乘勝進軍平定京師，真是勢如破竹。”皇帝同意。於是下詔李懷光不要來朝見，進軍駐守便橋。李懷光自認爲遠從千里之外來救國難，建立了大功，而受到奸臣的阻止離間，不能够見天子一面，心中不樂但無處發作，於是圖謀反叛，公開聲討盧杞等人的罪惡。士大夫們議論紛紛，都怒目指責盧杞，皇帝開始省悟，貶任他爲新州司馬。

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謷然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悦，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别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

當初，皇帝即位，任命崔祐甫爲宰相，崔祐甫專門以道德引導人主的旨意，所以建中初年所施行的治理方略，顯赫盛大有貞觀年間的遺風。等到盧杞任宰相，就勸説皇帝用法度名分治理天下，禍亂接踵而來。其人陰險狡詐，雖然導致國事艱難人主蒙辱，仍舊狂傲地任意妄爲。後來雖然被貶逐，但皇帝對他還是思念不已。等到興元年間大赦天下罪人，不久改任吉州長史。盧杞於是説：“皇上一定會重新任用我。”貞元元年，下詔拜任他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班施行詔書，不肯起草，告訴宰相説：“盧杞反亂上天的常道，致使皇上流離，有幸被赦免没有誅殺，現在又委任以大州的長官，會使天下人失望。”宰相不高興，就召來其他舍人草寫詔書，袁高堅持争論不休。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人紛紛上疏，極力説盧杞罪大惡極使天下人人鄙棄，現在重新加以任用，使忠臣寒心，好人痛骨，必定會成爲禍亂的根源。他們的話十分誠懇。皇帝對宰相説：“授任盧杞爲小州刺史可以嗎？”李勉説：“陛下授任他爲大州的刺史也不難，但怎麽對待天下人的議論呢？”於是下詔授任盧杞爲澧州别駕。後來散騎常侍李泌晋見，皇帝説：“袁高等人上論盧杞的事，朕已認可了！”李泌跪拜祝賀説：“近來外面的人認爲陛下如同漢朝的桓帝、靈帝，現在知道是像堯、舜一樣的人主。”皇帝很高興。盧杞因此死在澧州。

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

當初，尚父郭子儀病重，百官去看望，都不屏去侍妾。當盧杞來到時，郭子儀就屏去侍妾，自己靠着几案接待他。家裏的人覺得奇怪而詢問緣由，郭子儀説：“那人外貌醜陋而内心陰險，

權，吾族無類矣!”

左右的人見到他必定會發笑，如果日後得以專權，我的家族都要被誅殺！”

## 崔胤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强，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内相凌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

崔胤，字垂休，是宰相崔慎由的兒子。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至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好搞陰謀詭計，依附權勢，外表看起來很莊重，而内心却險惡奸詐可怕。崔昭緯多次薦舉他，由户部侍郎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逢王珙兄弟爭奪河中，朝廷以崔胤任河中節度使，無法赴節鎮，半年之後，又以中書侍郎留在朝中輔政。等到崔昭緯因獲罪被誅殺，免去崔胤的宰相職務授任武安節度使，其時陸扆執政。王室不振，宰相、宦官各自樹立朋黨交結藩鎮，在朝内互相欺侮威逼。崔胤素來與朱全忠友好，全心交結他。朱全忠因此說崔胤有功勞，不應該外出任官，所以他得以返回朝中任宰相而驅逐了陸扆。

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摶等白發其奸，胤坐是賜罷，内銜憾。既與摶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摶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摶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户部使，而賜摶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

光化初年，昭宗來到華州，致力於安定左右，而崔胤暗中爲朱全忠效力，使他專擅兵權四出討伐。皇帝憎惡他的行爲，免去宰相授任吏部尚書，重新依靠陸扆任宰相。逢清海没有節帥，因此拜任崔胤爲清海節度使。當初，崔昭緯被殺死，都是王摶等揭發了他的奸邪，崔胤因此受牽連獲罪被免去宰相，懷恨在心。既已與王摶同任宰相，崔胤建議全部除去宦官，王摶不幫助，請求慢慢謀取他們。這時崔胤不想外出任職，就把此話泄露給朱全忠，讓他公開揭發王摶交結敕使共同危害國家，罪該誅殺。崔胤到了湖南，被召回任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户部使，而王摶被賜死，并誅殺了中尉宋道弼、景務脩，從此權傾天下，即使是宦官也恐懼。至此，他四次拜任宰相，被世人稱爲崔四入。

劉季述幽帝東内，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强，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尹廢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

劉季述把皇帝囚禁在東内，奉事德王代行主持國事，因爲畏懼朱全忠的强大，雖然十分憎恨崔胤，但不敢殺掉他，衹是免去他知政事。崔胤催促朱全忠率兵向西，責問爲什麽要囚禁皇帝的罪狀，於是朱全忠派張存敬攻打河中，搶掠晉、絳二州。神策軍大將孫德昭經常憤恨宦官廢立侮辱天子，崔胤命判官石戩與他交游，乘機探求他

使戳説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爲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

的心意。孫德昭飲酒盡興時必定涕泣，崔胤猜知他的心情，就派石戳對他說："自從劉季述廢掉天子，天下的人都没有忘記，武將忠臣憤恨扼腕。現在謀反的衹是劉季述、王仲先，其他人都是畏懼他們的威權，并没有參預其事。孫君如果能乘此機會誅殺這兩個壞人，恢復天子的地位，不就立功成名了嗎？如果不趁早計謀，將會有人搶先去做。"孫德昭感悟，石戳然後告訴他說這是崔胤的計謀，孫德昭同意，崔胤割衣帶與他盟誓。不久劉季述、王仲先被誅殺，崔胤因功升任司徒，他不就任，重新輔政，并恢復所兼領的使職。皇帝很感激他，有時召見不稱名，叫他的字，寵幸無比。

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詿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榷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

天復元年，朱全忠已經攻取河中，進兵逼近同、華二州。中尉韓全誨因爲崔胤與朱全忠友好，恐怕他引導朱全忠清除君主身邊的人，就請求免去他知政事，還未來得及免職，韓全誨就倉皇挾持皇帝前往鳳翔。崔胤怨恨被皇帝廢黜，不肯隨從，召朱全忠帶兵迎接天子，命令太子太師盧渥率領群臣迎接朱全忠。起初，朱全忠到達華州，派幕府屬官裴鑄上奏事情，皇帝迫不得已，答應他來朝。這時崔胤爲他計謀，於是他率兵逼近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皇帝下詔催促他返回節鎮，因此下詔派盧渥等與他一起向西。朱全忠上表陳述說："過去的詔書都出自宰相，現在纔知道不是陛下的旨意，受到他們的連累。軍隊已經入關，請求能與李茂貞相約捐棄怨恨以迎接皇上。"李茂貞上奏彈劾說："崔胤畜養敢死之士，以度支使的職務專擅財利，命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招募士卒保衛所居住的里坊。天子外出停駐，五次派使者去召見，他都安卧不動，僅僅奉上表書表示謝意。"當時皇帝見到朱全忠的上表，對崔胤也十分憤怒，因此下詔明確責備他，授任他爲工部尚書免去知政事，崔胤出外寓居華州。

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宫人掌内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

當初，天復年間恢復帝位之後，宦官尤其畏懼崔胤，大小事情都要向他稟報。每次崔胤在禁中議論政事，一直到了天黑點上燈燭還繼續議論，他請求全部誅殺宦官，任用宫人掌管内司事務。韓全誨等暗中偵知此事，一起在皇帝面前哀

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内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憀，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

求。於是下詔崔胤以後應當密封上奏，不要口頭陳奏。宦官更加恐懼，急切想知悉他的計謀，就求得有知識的美女宗柔等送進宮中在皇帝身邊刺探密事，崔胤的計謀逐漸被泄露。宦官有時相互涕泣感到絶望，心中不安，劫持皇帝外出的陰謀更加堅決。

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酧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内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寖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内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内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袛用宫人寵顔等。

崔胤寓居華州時，多次爲朱全忠策劃壞計謀。朱全忠率兵返回駐守河中，崔胤到渭橋迎接，舉杯爲朱全忠祝壽，自己親自歌唱以勸酒。逢李茂貞殺死韓全誨等，與朱全忠講和。皇帝急切召崔胤入朝，四次下墨詔、三次賜朱書御札，他都稱病推辭。等到皇帝出鳳翔，前往朱全忠軍中，崔胤於是在道路上迎接晋見，重新拜任他爲平章事，升任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下詔他把家舍遷入右軍，賜給帷帳器物用具十車。崔胤於是上奏説："高祖、太宗時期没有宦官主掌軍隊，天寶年間以後宦官的勢力逐漸强盛，德宗把羽林衛分爲左右神策軍，命令宦官主掌，以二千人爲限。後來宦官參預掌管機密，以致内務百官全都是宦官，互相掩飾不法行爲，朝廷衰弱，禍根在於此。請求免去左右神策、内諸司使、諸道監軍。"因此朝内外的宦官全部被誅殺，天子傳達詔命，袛用宫人寵顔等。

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静一决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内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却。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宫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宫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

皇帝在鳳翔時，任命盧光啓、蘇檢爲宰相，崔胤都把他們貶逐殺害，分别斥逐了隨從的親近侍臣陸扆等三十餘人，惟獨裴贄孤立容易控制，留下來與自己一起執政。皇帝的一舉一動都要由崔胤决定，没有人敢於説話。崔胤上議以皇子任元帥，朱全忠爲副，以表示褒獎朱全忠的功勞。朱全忠内心想利用輝王年幼，所以崔胤藉機提出這樣的請求。皇帝説："濮王年長，怎麽辦呢?"皇帝回到禁中，召來翰林學士韓偓計謀。韓偓暗中輔助崔胤，皇帝最終無法拒絶。朱全忠要東返，到了長樂，群臣按位次排列與他辭别，惟獨崔胤到霸橋設置酒宴送行，夜晚二更纔回來。皇帝立刻將他召來問道："朱全忠安好嗎?"皇帝與他飲酒，命宫人唱舞劍樂曲，夜晚五更他纔出來，賜給他二名宫人，他堅决辭讓之後纔接受。當時天子身處孤立危險的境地，威權全無，崔胤

就是如此挾持皇帝。升任侍中，封魏國公。

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己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爲球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争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

崔胤從鳳翔返回之後，猜度朱全忠將會篡奪皇位，想到自己是宰相，恐怕有一天大禍臨頭，就想掌握兵權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欺騙朱全忠説："京城接近李茂貞，不可没有守備，須要募兵守衛。現在左右龍武、羽林、神策軍，在隨皇帝流離之餘，現已無兵。請求軍中設置四位步兵將領，每位將領統率二百五十人；一位騎兵將領，統率一百人。讓他們輪番侍衛。"以京兆尹鄭元規任六軍諸衛副使，陳班任威遠軍使，在市中招募士卒。朱全忠知悉他的用意，表面假裝同意。崔胤於是拆毁佛塔，取銅鐵製造兵器。朱全忠暗中派汴州軍人數百名去應募，讓自己的兒子朱友倫入朝擔任警衛。逢玩馬球游戲，朱友倫墜馬而死，朱全忠懷疑這是崔胤的陰謀，十分憤怒。當時傳言崔胤將挾持皇帝前往荆、襄，而朱全忠正圖謀迫脅皇帝遷都洛陽，懼怕崔胤有不同意見，就秘密上表説崔胤專權亂國，請求誅殺他。於是免去崔胤的宰相職務任太子少傅。朱全忠命自己的兒子朱友諒率兵包圍了崔胤在開化坊的第宅，殺了崔胤，應募的汴州軍人士卒都突然殺出，市民争着向他的尸體投擲瓦石，年紀五十一歲，鄭元規、陳班等都被殺死，實際時間在天復四年正月。

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絶，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强諸侯相持，未敢决移國。及胤間内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强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唶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户，終爲緇郎壞之!"

崔胤被免職後三天而死，死後十天，朱全忠脅迫皇帝遷往洛陽，徵發長安居民全部東遷，拆下屋舍的木料從渭河進入黄河而下，百姓老幼滿路，號哭聲不斷，都大駡道："國賊崔胤引導朱全忠出賣了國家，弄得我們到了這種地步！"先前，朱全忠雖然占據了河南，但顧及强大的方鎮相持不下，還不敢决心篡國。等到崔胤在朝中爲他作耳目，與他交結，助成了禍患，使他奪取了朝中大權强大起來，最終滅亡了天下，崔胤也身死家滅。世人説崔慎由晚年無子，遇到一位奇異的僧人，求以方術，纔生下崔胤，字緇郎。等到他任宰相，他的叔父崔安潛感嘆説："我父兄刻苦保持門第，最終要被緇郎毁掉！"

### 崔昭緯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

崔昭緯，字蘊曜，祖先是清河人。他考中進

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仕寖顯，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强諸侯，内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己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斿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爲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爲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己，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鋋亦誅。

士科。到昭宗朝，官職逐漸顯赫，由户部侍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職共八年，多次升任至尚書右僕射。生性陰險刻薄，暗中勾結宦官，在外聯合强大的藩鎮，在朝内控制天子藉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命族人崔鋋在王行瑜的邠寧幕府任職。每當其他的宰相有建議，或詔令有不利於自己的事，就派崔鋋密告給王行瑜，讓他上書揭發詆毁，自己則在暗中奉迎附合。當此時，朝廷衰弱，皇帝居虚位而無實權。起初，皇帝委任杜讓能調集兵員糧餉討伐鳳翔的王行瑜，崔昭緯正倚仗李茂貞、王行瑜作爲靠山，暗中得知此計謀，就派人告訴了王行瑜，鼓動他率兵指向朝廷，於是殺了杜讓能。後來又引誘三鎮兵殺了韋昭度等。皇帝性情剛毅聖明，不堪忍受，逢誅殺王行瑜，就免去崔昭緯宰相之職，授任他爲右僕射。他重新請求朱全忠薦舉自己，又大肆賄賂諸王，被他們上奏揭發，貶任他爲梧州司馬，下詔列舉了他的五條罪狀，賜他自盡。行到江陵，朝廷使者到達，斬殺了他。崔鋋也被誅殺。

## 柳璨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爲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采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强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顔蕘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磎死，内常求似磎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

柳璨，字炤之，是柳公綽的族孫。爲人粗野，家族的人都不把他當作柳家的人看待。少年時成爲孤兒，家中貧窮，喜好讀書，白天砍柴出賣維持生計，晚上靠燃樹葉照明讀書，博聞强記，涉獵廣泛。批評劉子玄的《史通》，自著《析微》，受到當時一些人的稱贊。顔蕘判史館，援引他任直學士，從此更加知名。升任左拾遺。昭宗愛好文學，最厚待李磎，李磎死後，心中經常想搜求一位像李磎那樣的人。有人薦舉説柳璨有才華，考試他的詩文，受到皇帝的贊美，升任翰林學士。

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騶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

崔胤死後，昭宗秘密答應任柳璨爲宰相，外面無人知曉。天黑時柳璨從禁中出來，在前引路的侍役喊叫宰相，人們都很吃驚。第二天，皇帝對學士承旨張文蔚説："柳璨才可大用，現在提升他爲宰相，應該授任什麽官職？"回答説："任用賢能可以不考慮資歷。"皇帝説："授任他爲諫議大夫可以嗎？"説："可以。"於是授任他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起自平民，此時

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内以爲怨。朱全忠圖簒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户部，封河東縣男。

不到四年，驟然顯貴獲得高位，近世未有此例。裴樞、獨孤損、崔遠都是有名望的老臣，與他同事，都很鄙視他，柳璨心懷怨恨。朱全忠圖謀簒權殺戮，擔任朝廷警衛的士卒都是汴州人，柳璨深相交結他們，與蔣玄暉、張廷範尤其相投合。因爲柳璨倚仗朱全忠的勢力，所以朝中的大權都由他掌握。升任中書侍郎、判户部，封河東縣男。

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媢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駡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册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己，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天祐二年，長星出現在太微星座、文昌六星之間，占候的人説："君臣都有災難，應該大肆殺戮以補救上天的異變。"蔣玄暉、張廷範就與柳璨圖謀殺掉老成有聲望的大臣，柳璨親手寫下了自己仇恨的如獨孤損等三十餘人，他們全被誅殺，天下的人都覺得冤枉。朱全忠聽説此事，心中不高興。後來朱全忠急於給自己加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編造柳璨等人的罪狀，説他們有貳心，所以禮儀不周。蔣玄暉懼怕，親自去辯解。朱全忠憤怒地駡道："你與柳璨等人敗壞我的大事，不加九錫，難道就做不了天子嗎?"柳璨懼怕，就迫脅哀帝説："人們都已寄希望於朱元帥，陛下應該把帝位長久地禮讓給他。"柳璨請求自己前往，於是升任他爲司空，任册禮使，當天就上路。等到蔣玄暉被殺，朱全忠憤恨柳璨背叛了自己，貶任他爲登州刺史，不久被剥奪名籍廢爲平民，流放到崖州，不久斬殺了他。柳璨臨刑前悔恨地駡道："背棄國家的賊人柳璨，罪有應得!"他的弟弟柳瑀、柳瑊都被打死。

## 蔣玄暉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陜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簒，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彦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黄門、内園小

蔣玄暉，少年時貧賤，不知道他的家族出身情况。奉事朱全忠成爲親信。昭宗東遷時，蔣玄暉任樞密使。皇帝停駐陜州，方術家説行星異常，將有大的事變，應該等到冬季再前往洛陽。皇帝猜度朱全忠必定要簒權，就命令警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給王建，告訴他説皇帝受到迫脅要東遷，并且説："朱全忠率兵二萬以洛陽爲治所，將要清除我左右的人，你應該與李茂貞、李克用、楊行密共同盟誓，傳檄書給襄、魏、幽、鎮等州，使他們各自率兵來迎接我回京師。"又下詔給朱全忠説："皇后正懷孕，要等到十月份纔能東遷。"朱全忠知道皇帝有計謀，就派寇彦卿

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

去威逼催促，天子迫不得已，於是東行。抵達穀水，朱全忠把皇帝左右的宦官、禁苑僕役五百人都殺掉，全用汴州兵作警衛。起初，朱全忠到鳳翔，侵犯邠州，節度使楊崇本投降，把他的家屬作爲人質。楊崇本的妻子漂亮，朱全忠與其淫亂，所以楊崇本很憤怒。這時楊崇本派使者聯合李克用、李茂貞，南下告訴趙匡凝及王建，共同起兵責問劫持皇帝東遷的事狀，朱全忠十分懼怕。

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詗，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以絶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宫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晋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内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悦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凶逆百姓，焚尸都門外。

皇帝自從出關東遷之後，害怕被殺，經常坐在那裏默默流淚。蔣玄暉與張廷範在内部刺探，全都告訴了朱全忠。朱全忠怨恨皇帝没有傳位的意思，就圖謀殺害皇帝以斷絶人們的希望，因此命令部下李振告諭蔣玄暉。蔣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晚挑選勇士一百人叩叫皇帝停駐之地的大門，説有急事上奏，請求見皇帝。宫門打開後，在門口留下十名勇士守衛。到了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打開門，殺死了她，然後趕到殿下。蔣玄暉説："皇上在哪裏?"昭儀季漸榮説："請樞密院使不要傷害皇帝，寧可殺死我！"勇士持劍入内，皇帝聽見，立刻穿着單衣逃跑，環繞殿柱，於是被殺。季漸榮用身體掩護皇帝，也被殺死。他們又抓住皇后，皇后哀求。蔣玄暉因爲朱全忠要殺的是皇帝，於是放了皇后。第二天，宰相請求上朝應對，日暮不見皇帝出來，蔣玄暉假稱有遺詔，説皇帝夜晚與昭儀玩博弈游戲，被裴貞一、季漸榮殺害，出示了二人的首級。朱全忠從河中來朝，李振説："晋文帝殺害高貴鄉公，歸罪於成濟。現在應該誅殺朱友恭等，以免除天下人的毁謗。"朱全忠急赴西内哭吊，面對繼位的天子説殺害皇帝不是自己謀劃的，都是朱友恭等人的罪惡，因此流淚，請求討伐罪人。當時洛城大旱，一斗米值錢六百，軍中有人搶劫買米的人，引起城中民衆的怨恨，所以藉此取悦百姓，抓捕了朱友恭、氏叔琮將他們斬首。朱全忠要求給自己加九錫，蔣玄暉親自持詔書急赴汴州去告説。蔣玄暉回到洛陽不到一天，朱全忠詐稱皇帝詔書收捕了他，然後交付有關部門處以車裂之刑，貶爲凶險叛逆百姓，在都門外焚燒了他的尸體。

## 張廷範

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修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謚。全忠恚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玄暉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户參軍，轘于河南市。

張廷範，因爲是雜戲演員受到朱全忠的寵愛，侍從皇帝東遷任御營使，升任金吾衛將軍、河南尹。朱全忠想任他爲太常卿，宰相裴樞不同意，因此裴樞被免去宰相。柳璨奉承朱全忠的旨意下詔書，責成朝内外不許胡說門第的高低，最後任用張廷範爲太常卿。逢天子將要往南郊祭天，任他爲修樂縣使，他又與蘇楷等辯論昭宗的謚號。朱全忠怨恨給自己加九錫緩慢，王殷譖毀說張廷範與柳璨等祭天是要延長唐朝的國運，等到蔣玄暉死去、柳璨被誅殺後，張廷範立刻被貶任萊州司户參軍，在河南市中被處以車裂的死刑。

## 氏叔琮

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黄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溥、朱宣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

氏叔琮，也是汴州人，中和末年隸屬於感化軍，以騎兵而出人頭地，性格深沉勇敢有膽識。隨從朱全忠在陳、許一帶攻打黄巢，功名在諸將之上，得以成爲親近將校。與時溥、朱宣交戰，因戰功卓著朱全忠多次上表任他爲檢校尚書右僕射，任宿州刺史。攻打趙匡凝於襄陽，没有攻克。又與李克用戰於洹水，升任曹州刺史。天復初年，他率兵攻取澤、潞二州，然後又攻打太原，授任他爲晉慈觀察使。朱全忠駐守鳳翔，李克用襲擊絳州，攻打臨汾，氏叔琮派二名類似沙陀的勇士在原野放馬，與李克用的軍隊一同行進，他們乘機各自擒獲一名俘虜而還。李克用大爲吃驚，疑心有埋伏，於是退兵駐守蒲州。逢朱友寧帶兵三萬來增援，氏叔琮說："賊軍要逃跑了，我們會失去立功的機會。"於是暗中派軍隊乘夜晚圍攻敵人的游擊騎兵，殺死數百人，進一步攻取了他們的營壘，俘虜斬首一萬，繳獲戰馬三千匹，然後長驅直進攻取汾州，轉戰逼近太原而還。升任檢校司空，二次升任至保大軍節度使。

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户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温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

朱全忠想把皇帝遷到洛陽，上表授任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參預了殺害皇帝的行動，所以朱全忠請求把他貶任白州司户參軍，斬殺了他。氏叔琮臨死前，高喊道："朱温出賣我以取悦天下人，天理何在？"

## 朱友恭

友恭者，本李彦威也。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黄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貶崖州司户參軍。臨刑曰："温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朱友恭，本名李彦威。是壽州人，客居汴州。經營財貨，豪俠仗義，朱全忠因喜歡他而收爲養子，掌管長劍都，多次立功，朱全忠上表授任他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年間，授任他爲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密侵犯鄂州，朱友恭率兵一萬餘人援救杜洪，到了江州，回兵攻打黄州，攻入城中，俘虜了楊行密的部將，俘獲斬首數以萬計。又襲擊安州，殺死了其守將。升任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皇帝東遷，授任他爲左龍武統軍，貶任崖州司户參軍。他臨刑前説："朱温殺掉我，也會被滅族！"又對張廷範説："張公將來會有這一天"等等。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産之。故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黄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贊曰：木頭將要朽壞，蛀蟲就會産生；國家將要滅亡，邪惡就會出現。所以許敬宗、李義府、傅游藝三名宰相逞凶致使武后稱帝篡唐，李林甫任用番人爲將致使皇帝流亡，形貌如鬼的盧杞敗壞計謀以致興元年間的國家危急，崔胤、柳璨攫取大權李家王朝覆滅。唉，統治國家的人，能不引以爲戒麼！

#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 叛臣列傳(上)

###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

僕固懷恩，是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的大首領率領部衆投降，分別設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個都督府，區別爲蕃州，任命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由於語言的訛變稱作僕固氏，僕固歌濫拔延生僕固乙李啜，僕固乙李啜生僕固懷恩，世代承襲都督的官職。

懷恩善戰鬥，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禄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禄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

僕固懷恩驍勇善戰，瞭解戎狄的情況，對軍務的措置細緻嚴密。安禄山反叛，跟隨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在雲中討伐叛賊，打敗敵人；在背度山戰敗薛忠義，殺死七千騎兵，生擒薛忠義的兒子，攻克馬邑。進軍與李光弼相會，轉戰於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趕跑了史思明。肅宗登上皇位，他與郭子儀趕赴靈武。這時同羅部落背叛安禄山，北上擄掠朔方，郭子儀率領僕固懷恩前往迎擊，僕固懷恩的兒子僕固玢戰敗投降了敵人，後來自己反正回歸，遭到僕固懷恩的憤怒斥責，并且將他斬首。因此將士們個個兩腿打戰，都豁出命來作戰，很快就打敗敵人，繳獲了很多馬、駱駝和器械。皇帝又下詔命他與燉煌王李承寀出使回紇請求援兵，回紇答允出兵。至德二載，跟隨郭子儀攻克馮翊、河東，趕跑賊將崔乾祐，襲擊潼關，打敗守軍。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了兩天，王師失敗。僕固懷恩到了渭水，没有船隻，抓住馬鬣渡河纔逃了活命，收集潰散的兵卒跑回河東。郭子儀趕赴鳳翔，李歸仁率領精兵在三原截擊，郭子儀派僕固懷恩和王升、陳回

清渠，不利，引還。

光、渾釋之、李國貞五位將軍埋伏於白渠下，賊兵到來遇見埋伏，潰敗逃走。又在清渠作戰，失利，領兵撤回。

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鹹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脱甲援矛直搗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鬥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户。

這時回紇派葉護、帝得率領四千騎兵前來援助，南蠻、大食等軍隊也接踵而來。於是皇帝詔令廣平王爲元帥，命僕固懷恩統率回紇軍隊，跟隨廣平王在香積寺北作戰。叛賊派一支軍隊埋伏在軍營的左方，僕固懷恩出其不意奔襲而至，將敵人全部消滅，叛賊的士氣大喪。兩軍主力交鋒，派回紇兵夾攻賊軍，戰鬥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僕固懷恩脱掉鎧甲持矛直搗敵陣，殺死十幾個敵人，賊軍驚慌氣餒，正值這時李嗣業也奮力鏖戰，賊軍大敗潰散。這時天色已晚，僕固懷恩進見廣平王建議道："賊軍肯定會棄城逃跑，願率領二百精壯騎兵，把安守忠、李歸仁捉住送到麾下。"廣平王説："將軍作戰很疲勞了，暫且休息一下，等到明天，和將軍一同去對付他們。"僕固懷恩答道："安守忠等人都是天下馳名的驍勇賊將，屢屢獲勝而被我們打敗，這是上天在幫助我們，爲什麼還要放跑他們？如果他們再集聚起隊伍，必定是我們的禍患，到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廣平王不采納他的建議，他固執地請求，一夜間到廣平王那裏四五次。等到黎明，間諜回來報告，安守忠等果然已經悄悄逃跑了。又跟隨廣平王在新店打敗賊軍。因爲在收復兩京中有特殊功勛，頒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給實封二百户。

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

跟隨郭子儀打敗安太清，攻克懷、衛二州，攻打相州，在愁思岡作戰，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任朔方行營節度使，晉封大寧郡王。

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决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鬥，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

僕固懷恩爲人威嚴沉穩寡言少語，與人交談出語緩慢，但是又很剛烈果斷敢於犯上；起初擔任偏裨軍校的時候，衹要意見不合，雖然是主將也要當面争吵。他的部下都是番、漢族的强悍士卒，他們倚仗立過戰功而多次違法。郭子儀的政令寬鬆，對他們都能優待寬容。到李光弼代任郭子儀的職務時，僕固懷恩仍然爲副。李光弼守衛河陽，攻打懷州，迫使安太清投降。僕固懷恩的

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

另一個兒子名叫僕固瑒，也善於格鬥，以儀同三司的職銜領兵作戰，經常深入敵陣殺死許多敵人，賊軍很懼怕他的勇猛，號稱猛將。安太清之妻有姿色，僕固瑒將她劫持到自己的幕帳，李光弼命令他送回去，他不聽，還派了士卒環繞守衛。李光弼又派了騎兵急速趕去，射死七個人，纔把她奪走送還安太清。僕固懷恩發怒道："公是替叛賊殺死官軍的士卒嗎?"李光弼執法非常嚴，很少有通融的餘地。起初，在汜水會合軍隊，朔方的將領張用濟到得晚了，被斬於大纛旗下。僕固懷恩心裏很懼怕李光弼，自從張用濟被殺，常常悶悶不樂。待到李光弼與史思明在邙山開戰，他不遵從號令，因而使王師全軍覆没。皇帝思念他的功勞，召入任工部尚書，用特殊的禮儀表示恩寵。代宗登上皇位，拜任他爲隴右節度使，還没有起程赴任，改任朔方行營節度，作郭子儀的副手。

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悦，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陜州，待師期。

起初，肅宗把寧國公主下嫁給回紇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爲他的小兒子請婚，特意將僕固懷恩的女兒嫁給他爲妻。小兒子登上大位，號稱登里可汗，僕固懷恩的女兒做了可敦。寶應元年，皇帝從回紇召兵，然而登里可汗已經受史朝義引誘，率領部衆十萬侵犯邊塞，關中受到極大震動。皇帝派遣殿中監藥子昂慰勞回紇軍隊，可汗趁便請求見僕固懷恩和他的母親，下詔答覆可以見。僕固懷恩爲避免嫌疑不去見面，皇帝賜給鐵券，下手詔堅持派他前往，他纔動身。他與可汗在太原相會，可汗非常高興，於是請求講和，協助討伐史朝義，隨即領兵駐守在陜州，等待發兵的日期。

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黄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决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

於是雍王以元帥統領中軍，拜任僕固懷恩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給他做副手，并且和回紇左殺一同爲先鋒。這時各處節度使都領兵前來會合，停駐在黄水，賊軍堅壁自固。僕固懷恩在西原列陣，張起許多旗幟，派出突騎和回紇兵稍稍向南繞到賊軍左方，舉旗幟互爲呼應，攻克賊軍壁壘，殺死賊兵數萬。史朝義帶領十萬精鋭騎兵前來救援，堅守决戰，短兵相接，雙方死傷被俘的人數差不多。魚朝恩命令五百名射生手集中弓箭

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伷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僞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户四百。

猛射，賊兵死傷很多，但是仍然堅守陣形，無法突破。馬璘發怒，手擎旗幟單騎直向前衝，奪了敵人兩面盾牌，賊軍紛紛躲閃，大軍乘機衝進敵陣，賊軍部衆狂呼亂喊之聲不絶，史朝義失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餘人，三萬人投降。轉戰於石榴園、老子祠，賊兵再次失敗，自相踐踏而死，死尸幾乎填滿了尚書谷，史朝義輕騎逃跑。僕固懷恩進軍收復東都、河陽，封閉府庫，個人一無所取。釋放叛賊委任的許叔冀、王伷等人，民衆都安心度日。留下回紇兵駐守河陽，派僕固瑒以及北庭兵馬將高輔成率領一萬騎兵追逐敗逃的賊軍，僕固懷恩經常緊隨賊軍停駐。到達鄭州，兩戰兩捷，賊軍主帥張獻誠獻出汴州投降，攻下滑州。史朝義到達衛州，同他的黨羽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會合，擁有部衆四萬，據守黄河天塹迎戰。僕固瑒率兵渡河登岸進逼敵軍，賊黨潰散奔逃。進軍停駐昌樂，史朝義逃脱，僞帥李達盧投降，薛嵩、李寶臣獻出相、衛、深、定等九州議和。史朝義到貝州，收羅了他的黨羽薛忠義，率領三萬部衆在臨清抵抗僕固瑒。賊軍士氣旺盛，僕固瑒約束軍隊挫折敵人的鋒鋭，命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處埋伏等待，賊兵過了一半，伏兵突出，攻擊敵軍，史朝義逃跑。正好回紇派輕騎趕來，僕固瑒輕裝急馳，大戰於下博，賊軍背水布陣，王師奔馳衝擊，賊軍土崩瓦解，尸體布滿河面順流漂下。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和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在莫州城下會師，史朝義和田承嗣屢次挑戰，都不能獲勝，臨陣將僞黨敬榮斬首。史朝義恐懼，率領殘餘部衆奔逃幽州。王師緊追敵後，史朝義跑到平州，自縊而死，河北平定。僕固懷恩和其他將領都不再作戰，因功升任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食邑四百户。

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

起初，皇帝下詔祇捉拿史朝義，其他人一概赦死。所以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到僕固懷恩都叩頭請求，願意在軍隊中效力。僕固懷恩知道自己功高，又考慮到平定叛賊以後就會權勢輕微，不能長久保持皇帝的恩寵，於是請求

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把河北分爲幾個大鎮授給這幾個人，暗地裏和他們結識爲知己以便幫助自己，薛嵩等人終於因據有大鎮而成爲唐朝的禍患。

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户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内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歡，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己，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

不久，加太子少師，增封食邑五百户，賜給宅第一區，授給一個兒子五品的官職。下詔讓他護送回紇歸國，途經太原，辛雲京内心裏猜忌僕固懷恩，又因爲他和回紇是親戚，懷疑可汗會襲擊太原，緊閉關門不敢犒勞軍隊。僕固懷恩因爲父子二人新近立過戰功，輕而易舉地掃平河朔，名聲遠遠高於其他將領，這時候却被辛雲京阻撓，勃然大怒，上表説明事情的真相。他把軍隊停留在汾州，派裨將李光逸領兵在祁駐守，李懷光據守晉州，張如岳據守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跟隨自己。正在這時監軍駱奉先由辛雲京那裏返回，辛雲京已經花了很大的本錢討得了駱奉先的歡心，於是説僕固懷恩與可汗有很明顯的相約反叛的情狀。駱奉先從僕固懷恩的駐地經過，登堂拜見僕固懷恩的母親，老母責備道："你和我兒子相約結爲兄弟，現在你爲什麽又和辛雲京那麽親近？不過以前的事就不説了，從今以後還應該和當初一樣。"酒宴進行到興致濃烈時，僕固懷恩在席間起舞，駱奉先送給他許多禮物。僕固懷恩還没有來得及回送禮物，駱奉先急急忙忙告辭要走，僕固懷恩當即派左右的人把他的馬藏起來，駱奉先懷疑要謀害自己，乘着夜色悄悄逃回，僕固懷恩大驚，追上去把馬送還給他。駱奉先回到京城，詳細上奏僕固懷恩造反的情狀，僕固懷恩也請求誅殺辛雲京、駱奉先，下詔要求雙方和解。僕固懷恩途經潞州的時候，李抱玉贈給他禮物和馬匹，僕固懷恩也回了禮。不久李抱玉上表説僕固懷恩私下裏拉攏人。

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户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户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强固，不肯爲讒毁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禄山之亂，臣以

廣德初年，進拜僕固懷恩爲太保，授任一個兒子三品、一個兒子四品的官職，增封食邑五百户。授任僕固瑒的一個兒子五品的官職，封食邑一百户。同時賜給僕固懷恩鐵券，把姓名緘藏在太廟，在凌煙閣上畫像。又任命僕固瑒爲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而僕固懷恩心情悒鬱，再加上性格强悍固執，不肯因受到讒言毁謗而委曲求全，無法自己排遣，於是上書陳情道：

偏裨决死靜難，杖天威神，克滅强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仇，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没於軍，九族之内，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間，幾至毁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强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很，帝一不爲慊，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

“臣的家世本來是夷人，從少年時代起就聽從上皇的調遣而東征西討。安禄山作亂時，臣作爲偏裨軍校而決死平定大難，仰仗上天的神威，殄滅了强悍的胡虜。史思明繼起爲逆，先帝把兵權委任給臣，因而誓死爲國報仇雪耻，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在戰陣，子侄喪於軍旅，闔門九族的人衆，留下來的没有十分之一，即使幸存者也都是滿身傷疤。陛下未登皇位的時候，親自統率軍隊，臣就在麾下奉事，對臣的愚頑是很熟悉的。那時候因爲屢立微功，已經被李輔國進讒離間，幾乎毁滅了家室。陛下登上皇位，知道臣受人毁謗，遂運用自己獨特的聰明，杜絶衆多的口舌，將臣從汧、隴之地提拔起來，將朔方軍的重任委任於臣，就好似使游魂返回軀幹，使朽骨又生出血肉。以前回紇進入塞内，士民不知道真情，京城三輔大受震驚，陛下召臣到太原慰勞存問，允許臣處置一切，因而能够與可汗從容商討，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那時可汗在洛陽，受到魚朝恩的猜忌，從中阻隔，已經失去可汗的歡心。到臣護送回紇歸國時，辛雲京閉城不出，暗地派人偷盗搶劫，番夷發怒生怨，臣在其間百端彌縫，纔使回紇返國。臣回到汾州，休息士馬，辛雲京也没有派一個人動問，他害怕臣上奏揭發，所以編造流言蜚語，以便造成事端。陛下没有認真調查，明顯是要讓忠直之臣受讒邪之黨的陷害，這是叫臣感到非常痛心疾首的。不過臣是有六種罪過，無法逃避死刑的懲處：以往同羅反叛，騷擾河曲，戰禍不斷，臣不顧老母，到先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跟隨先帝，招募兵士討伐叛賊，同羅被殲滅，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第一條罪狀；把親子僕固玢斬首，以便號令士衆，割捨天性中的親子之愛，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第二條罪狀；兩個女兒嫁到遥遠的地方，去爲國家和親，聯合起各處的力量共同消滅了叛賊，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第三條罪狀；又與兒子僕固瑒親臨戰場，立志使家國安寧，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第四條罪狀；河北新近歸附朝廷，各鎮都握有强兵，由於臣經常安撫震懾，小有反覆也都隨時平息了，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

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

第五條罪狀；使回紇協力同心，共同平定中原，兩位先帝的陵墓得以修葺祭祀，使陛下的政事和孝心兩全其美，這是臣不忠於國家，爲第六條罪狀。”又道：“來瑱被誅，没有説明他的罪行，天下人都有疑問。四方的章奏請示，陛下都讓和驃騎商議，如何決斷都不通過宰相。”言詞傲慢凶狠，皇帝絲毫没有計較，并且希望他悔過，所以對他真心相待。下詔宰相裴遵慶前去當面頒發詔旨，順便察看他的動向。

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泄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

裴遵慶到後，僕固懷恩抱住他的脚，一邊哭泣一邊訴説。裴遵慶解釋了皇帝没有懷疑他的原委，并且勸他入朝，僕固懷恩答應了。副將范志誠進諫，認爲“裂痕已經造成，爲什麽還要到情勢不明朗的朝廷裏去，莫非没有看見來瑱、李光弼嗎？兩位大臣功高不賞，來瑱已經被誅。”於是僕固懷恩改變了主意。他想讓一個兒子進京做宿衛，范志誠堅決攔住了。御史大夫王翊出使回紇返回，僕固懷恩恐怕他泄漏自己與回紇暗中來往的情狀，因而扣留住不讓他走。當即派僕固瑒進攻辛雲京，辛雲京戰敗，僕固瑒進軍攻打榆次。

初，帝幸陝，顔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宫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

起初，皇帝前往陝州，顔真卿請求持詔書去召回僕固懷恩。到這時，皇帝派他前往，推辭説：“臣以往請求前去，那時正是時機，現在來不及了！”皇帝問原因，回答道：“那時候陛下在陝州躲避戎狄，臣去見僕固懷恩，用《春秋》大義責問他，他不敢不奔赴前來詢問自己的職責，所以僕固懷恩前來朝見，并且幫助討伐叛賊，他那樣做是順理成章的。現在陛下住在京城的宫殿裏，僕固懷恩進不是勤勞王事，退不會除去衆人的疑心，他無法解釋自己的事，肯定是不會來的！”皇帝説：“那麽怎麽辦呢？”顔真卿説：“現在説僕固懷恩反叛的人，衹有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個人罷了，其他人都極力説他冤枉。然而僕固懷恩的將士，都是郭子儀原來的部下，陛下若是派郭子儀去取代僕固懷恩，講清楚逆順的道理，他們必定會相率歸附朝廷。”皇帝聽從了他。

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

郭子儀到了河中，僕固瑒攻打榆次，没有攻

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酬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度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勛，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

下，到祁縣追加兵力，責駡這些兵行動遲緩，鞭打他們，引起衆人的憤怒。當天晚上，偏將焦暉、白玉等人砍下僕固瑒的首級，獻於闕下。僕固懷恩聽説後，告訴了自己的母親，母親説："我告誡過你不要反叛，國家回報你的也不少了，現在部衆嘩變，災禍就要連累到我頭上，怎麽辦？"僕固懷恩再拜出來，他母親提了一把刀追着他説："我爲國家殺這個賊，取出他的心到軍中謝罪。"僕固懷恩逃跑，帶領他的部下三百人北上渡過黄河，跑到靈武，逐漸招引一些亡命之徒，重新組織起一支軍隊。皇帝思念他舊日的功勛，不給他加什麽罪名，頒詔書讓他母親乘車回到京師，給予優厚的待遇，最後壽終正寢。又下詔任僕固懷恩爲太保兼中書令，封大寧郡王，免去其他官職。

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度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摇奉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垘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争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

僕固懷恩堅持惡行不能悔改，於是引誘吐蕃十萬人進入邊塞，豐州守將戰死。進軍擄掠涇、邠，祭奠來瑱的墓。渡過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抵禦，傾覆了他的軍陣，僕固懷恩哭泣着説："以前都是我的子弟，反而替别人來致我於死地。"入侵奉天，被郭子儀打退。永泰元年，皇帝調集天下軍兵保衛秋收。僕固懷恩引誘會合了號稱二十萬的諸部蕃兵進犯，吐蕃從北道進逼醴泉，動摇奉天；任敷、鄭廷、郝德從東道進犯奉先，以便窺視同州；羌、渾、奴剌從西道略取盩厔，直逼鳳翔。京師受到震駭。詔命郭子儀駐守涇陽，渾日進、白元光駐守奉天，李光進駐守雲陽，馬璘、郝廷玉駐守便橋，董秦駐守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駐守盩厔，李抱玉駐守鳳翔，周智光駐守同州，杜冕駐守坊州，皇帝統御六軍駐守禁苑之中，下詔親征。僕固懷恩到了鳴沙，病得很重，返回時死在靈武，部下把他的尸體焚燒後埋葬。部將張韶、徐璜玉不能安定那支軍隊，都相繼被殺死。范志誠統領部衆進犯涇陽。這時各地駐守的軍隊都堅守壁壘，天下大雨，溪流堵塞潰溢泛濫，叛賊無法進兵。吐蕃堅持的時間既久，又與回紇争奪尊長的地位，更相猜疑，不敢貿然前進，因而焚燒老百姓的房屋，驅趕幾萬名男女離去了。周智光在澄城截擊，打敗吐蕃，繳

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

獲數以萬計的馬、牛、軍資。於是回紇向郭子儀投降，請求攻擊吐蕃以表明誠意。郭子儀派遣一部分軍隊跟隨回紇，在涇州打敗吐蕃部衆。任敷逃跑，羌、渾向李抱玉投降。

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册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當初，僕固懷恩建立軍功，他的家族中有四十六人爲國家而死。後來抗拒王命，整整三年士兵不能脱下鎧甲。皇帝暗自忍耐，屢次下詔，都没有明確説他反叛。到他死了，很爲他難過地説："僕固懷恩没有想反叛，是讓他左右的人給愚弄了。"不久侄子僕固名臣帶領一千騎兵投降。大曆四年，册封僕固懷恩的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到了回紇。

**周智光**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陜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

周智光，少年時很微賤，失去他的祖先世系，因爲能騎馬射箭而從軍，從行伍中被提拔爲裨將。魚朝恩鎮守陜州的時候，與他親近友好，屢次稱揚薦舉他，幾次升任做到同、華二州節度使。

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貲萬計，逐北至鄜州。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冕使梁州避仇，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陜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斌自陜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盜頓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受詔，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陜、

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共有十餘萬部衆進犯奉天，周智光在澄城截擊，打敗敵人，繳獲了數以萬計的駝、馬、軍資，追擊敗兵到鄜州。他素來和杜冕有仇嫌，這時杜冕在坊州駐守，家在鄜州，周智光進入鄜州殺死刺史張麟，殺害杜冕的親屬同宗八十人，放火焚燒了三千間民房纔離開。朝廷召見他，因爲害怕而不去。又下詔讓杜冕出使梁州避開仇家，希望周智光入朝，他傲然不服從命令，聚集數萬不得志之徒，爲了滿足這些人的欲望讓他們肆意剽掠，以便牢固地維係住他們。殺死陜州監軍張志斌以及前任虢州刺史龐充。起初，張志斌由陜州入朝奏事，周智光傲慢無禮，張志斌責備他，他發怒道："僕固懷恩難道是反叛的人嗎？都是你們這些鼠輩作威作福逼出的禍事。我本來不反叛，今天因爲你就反了！"於是喝令將張志斌斬首，讓帳下的人吃他的肉。當時崔圓從淮南進貢百萬地方特産，他强行奪取了一半；天下輸挽漕運的貢奉，他劫奪下來留在當地；貢舉的士人西往長安恐怕被留難詰責，抄小路過同州，他派遣部將攔截，捉到以後就斬首。代宗没有公布他的罪行，

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尚誰可？”即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禬賽。

命令宦官余元仙帶着詔書拜任他爲尚書左僕射。接受詔命後，他口出怨言道：“我有大功，皇上不給平章事的官職，況且同、華地方狹小，不够伸脚，如果加上陝、虢、商、鄜、坊五個州，那還差不多。”隨後又説：“我的幾個兒子都能挽動二百斤的弓箭，有萬夫不當之勇，挾天子而令諸侯，除了我周智光誰還能成?”當即歷數大臣一一進行詆毁，余元仙震驚得冒出了汗。稍後贈送他百匹縑帛讓他回京。自己建立了生祠，叫他的下屬進行祭祀。

大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召子儀婿趙縱受口詔，書帛内蜜丸，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携，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别將蔣羅漢并伏誅。敕有司具儀告太清宫、太廟、七陵。

大曆二年，皇帝下詔讓郭子儀秘密地策劃除掉他。同、華的道路不通，詔書無法送達，於是將郭子儀的女婿趙縱召入宫中接受口頭的詔令，趙縱把詔書寫在絹帛上封在蜜丸裹面，派家童走小路去傳達詔令。郭子儀得詔後，宣布要討伐周智光，還没有出發，周智光的部屬就起了内亂，部將李漢惠由同州向郭子儀投降。於是將周智光貶爲澧州刺史，衹讓他帶一百人的隨從，其他將吏全部不予追究。没過多久被帳下的人斬首，并且斬了他的兒子周元耀、周元幹獻給朝廷，下詔在皇城南街懸挂首級示衆。一并伏法受誅的還有判官邵賁、别將蔣羅漢。下敕有關部門具辦禮儀上告太清宫、太廟、七陵。

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産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在此之前，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停駐於潼關，得到周智光反叛的消息，率兵去討伐他。正值周智光敗亂之際，李忠臣就乘機進入華州大肆掠奪，從赤水到潼關一帶的畜産財物都被搶光，有的官吏竟至於穿紙衣服蔽體、好幾天吃不到食物。

## 梁崇義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概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

梁崇義，是京兆長安人。在街市上靠稱糧食爲生，力氣大得能把鐵鈎舒展開。後來當了羽林射生，奉事來瑱。沉默寡言。來瑱從襄陽到京師朝覲，分派諸將戍守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守的軍隊潰散，梁崇義約束部衆從南陽還歸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爲了誰作尊長的事互相推讓，衆人説：“非梁卿不行。”於是總領那支軍隊，殺死李昭以及薛南陽，靠威脅制服部衆之心，代宗也就即時授任他爲節度使。所轄七個州

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槃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閹豎讒，逡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釁盈矣，若何欲見上乎?"

共二萬軍兵，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輔車相依，互相之間勾結得很緊密。不過祇有他因爲地盤小兵馬少，政策法令最有條理，爲了壯大自己勢力又能禮賢下士，襄、漢之間的人還能領略禮教義法。和他親近的人屢次勸他入京朝覲，他回答説："來公有大功，因爲畏懼宦官的讒言，皇帝召見時都猶豫地推辭了。到代宗登上皇位時，迫不急待地去朝見，馬上就被滅族。我的把柄够多了，爲什麽還要去見皇上呢?"

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悦。明年，遣使慰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内，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

建中元年，李希烈請求討伐他，梁崇義感到恐懼，便整訓軍隊。男子郭昔向朝廷報告他要叛變，德宗想表示對他的信任，將郭昔流放到遠方，下詔金部員外郎李舟去傳達聖旨。以前，劉文喜作亂時，李舟奉詔進入涇州，不久帳下的人就斬了劉文喜上報朝廷，四方都傳説李舟能够覆軍殺將，反覆無常的藩鎮都厭惡這個人。李舟到後，勸梁崇義入京朝覲，梁崇義不高興。第二年，朝廷派遣使臣到諸道宣撫，李舟又來到梁崇義的地方，梁崇義拒不接待他，請求朝廷更换使臣。朝廷又命給事中盧翰前往，梁崇義更感到不安，非常專横跋扈，勸諫的人大多數被殺死。朝廷以不懷疑的態度宣示天下，給他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對他的妻子和兒子都有封賞，賜給他鐵券，提升他的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朝廷派御史張著帶着手詔去召梁崇義入京，梁崇義命令士卒戒備森嚴，纔接了詔書。藺杲接了詔書不敢出發去赴任，到梁崇義那裏訴説自己的情况。梁崇義在張著面前號咷大哭，於是拒絶接受詔命。

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三千人。

皇帝命令李希烈率領諸道軍隊進兵討伐。梁崇義先攻打江陵，意欲和黔、嶺相通，在四望戰敗撤回。殺死李希烈在臨漢駐守的士兵一千多人，李希烈發怒，帶領軍隊順着漢水往上進發。梁崇義派翟崇暉、杜少誠在蠻水作戰，敗退到涑口，又被打得大敗，二將投降，李希烈寵愛他們，派他們統領降兵到襄陽略地，和老百姓相約不必驚慌。梁崇義封閉壁壘，守衛的士卒斬關逃出，不能禁止，梁崇義就和妻子跳井自殺，首級被傳送到京師。李希烈誅殺他的親戚族人以及參與臨漢之戰者共三千人。

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旄節，有詔誅之。

梁崇義的孫子梁叔明，由李納收養，後來跟隨劉悟在昭義爲將，劉從諫死了以後，派他進獻節旄，有詔將他誅殺。

##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

李懷光，是渤海靺鞨人，本來姓茹。父親名叫茹常，遷徙到幽州，在朔方爲部將，因爲作戰有功賜姓李，改名叫嘉慶。

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温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户四百，仍領邠寧。

李懷光在軍隊中，多次立功做到開府儀同三司，擔任都虞候。性情勇猛敢於誅殺，即便是親屬犯法，也不庇護寬貸。節度使郭子儀爲人仁厚，自己不親自處理事務，把整肅綱紀的職責委任給李懷光，軍隊中的人都怕他。遭逢爲母親守喪，服喪未滿被起用兼任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免郭子儀的副元帥職務，把他統轄的軍隊分給諸將，所以李懷光做了檢校刑部尚書，任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帶領部衆在長武築城，占據了原州的要衝，面臨涇水，用來扼守吐蕃入中原的通道，從此以後吐蕃不敢南侵。建中初年，楊炎意欲在原州築城，派李懷光兼帶統率涇原軍隊，完成了這項工程。原州的宿將史抗、温儒雅等人，以前都在郭子儀的麾下，曾經比李懷光的地位高，到當他的下屬時，心中很不高興，李懷光利用罪名殺了他們，因此涇軍都由於害怕而迎合他。劉文喜這個人，就利用衆人的恐懼心理，發動叛亂。李懷光奉詔與朱泚去討伐并平息了這場叛亂，加任檢校太子少師。第二年，遷任朔方節度使，享受實封四百户，并且兼任邠寧節度使。

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悦，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悦因决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户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

這時馬燧、李抱真征討田悦，没有攻克，詔命李懷光帶領一萬五千朔方兵增援。李懷光到達魏地，没有來得及扎營，就與朱滔等在連篋山開戰，被叛賊戰敗，田悦乘勢决水灌官軍，馬燧等撤退到魏縣駐守。不久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增加實封二百户。與朱滔等相持，很長時間没有開戰。

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絶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

皇帝來到奉天，李懷光率領部下火速奔赴前往，正趕上下雨泥濘，激勵軍士倍道前進，由蒲津過河，在醴泉戰敗朱泚的軍隊。即將抵達奉天時，先派裨將張韶用蠟丸包裝好表書，跟隨叛賊

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

一道攻城，叩打着營壘呼叫："我是朔方的信使!"用繩子縋着上去，等到上去以後，身上中了數十箭。這時皇帝正被圍困得着急，聽說後大喜，當即讓帶張韶在城頭上大聲呼號，人心纔得安定。又在魯店打敗叛賊，朱泚撤了包圍離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

懷光爲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剌，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説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根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説懷光曰："賊保宫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連朱泚。

李懷光爲人粗疏而又剛愎自用，公開説："宰相出謀劃策違背實情，度支徵收賦税太多，京兆尹剋扣軍糧，天下之亂都是由此而起。我見到皇上，就請求殺了他們。"有人把這些話告訴了王翃，王翃等人計議："李懷光有大功，皇上要向他詢問朝政的得失，假如皇上聽了他這番話，豈不是壞了大事!"於是告訴盧杞，盧杞當即勸説皇帝道："李懷光已經大振軍威，逆賊被嚇破了膽，如果乘勝而戰，可以一舉消滅叛賊。現在讓他入朝，肯定會留連於頻繁的慰勞宴會，叛賊就能够從容地修整軍備，最終很難有辦法取勝。"皇帝不知道實情，就同意了。於是下敕李懷光駐守便橋，督率諸將進兵討伐。李懷光自以爲由千里之外徑直前來奔赴國難，被奸臣阻隔不能朝見，十分怨恨，回兵駐守於咸陽。第二天，李晟來到陳濤斜會兵，壁壘没有修築好，叛賊大舉而來。李晟勸李懷光説："叛賊據守宫苑，很難攻打。現在膽敢離開巢穴，逼上來與公作戰，這是上天把叛賊賜給了公。"李懷光説："我的戰馬没有喂草，士卒没有吃飯，能馬上作戰嗎?姑且培養我們的勇氣等待時機吧。"李晟不得已，關閉壁壘不出戰。李懷光屢次揭露盧杞等人的罪行，皇帝爲了他把盧杞與趙贊、白志貞貶官，他又上奏彈劾宦官翟文秀，皇帝也把這個人殺了用來撫慰李懷光。但是他愈加自我猜疑，堅守壁壘八旬没有出戰，屢次下詔讓他進軍，都解釋説在尋找可乘之機，暗地裏和朱泚勾結。

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爇，今其來，必肆

當初，崔漢衡出使吐蕃請求發兵援助，尚結贊説："依照我們的法令，進軍要有本兵大臣的印信。現在的制書没有經李懷光簽署，不敢前往。"於是皇帝命翰林學士陸贄到李懷光那裏商議這件事，李懷光陳説三不可，并且説："吐蕃舍人馬重英攻占了長安，吐蕃贊普責備他不放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

火，現在他們要來了，必定會肆行這個早有的意圖，這是一不可。他說帶領五萬兵，既然用這些人，就同漢族的軍士一樣待遇，假如要我們給予豐厚的賞賜，這些財物怎麼去籌辦？這是二不可。虜人雖然來相助，從道義上也不能用他們打頭陣，他們反而可以保存其兵力，坐觀成敗，王師打了勝仗要分享功勞，敗了又會圖謀變亂，狡詐多端，不能信任，這是三不可。”終究不肯簽署。又謾罵陸贄道：“你有什麼能耐！”

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内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奸，請帝决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顔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静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顔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

興元元年，頒詔加李懷光太尉，賜給鐵券，李懷光赫然怒道：“凡是懷疑人臣謀反，就賜給鐵券。現在授給我懷光，這是叫我謀反！”扔在地上。這時李懷光的部將韓游瓌帶兵保衛奉天，李懷光約定時間命他叛變，韓游瓌報告了朝廷。幾天以後，又寫了密信來催促他，被守門士兵捉住送交朝廷。又派將領趙升鸞到奉天來當間諜，趙升鸞告訴渾瑊説：“李懷光派達奚承俊到乾陵放火，叫我做内應，就要威脅到皇上。”渾瑊告發了這個奸謀，請皇帝决計前往梁州。皇帝命令渾瑊戒嚴，没有布置完畢，皇帝出了西門，下詔命戴休顔守衛奉天。李懷光派部將孟廷寶、惠静壽、孫福率領輕騎急赴南山，遇到了糧料使張增。三人計議道：“我們擔了叛亂的名聲，不如遲緩進軍，他不高興，也不過是不讓我們領兵罷了。”叫張增欺騙部衆説：“由此往東走，我有現成的糧食給你們吃。”孟廷寶等領兵東行，放縱士卒大肆搶掠，這樣百官纔進入駱谷。没有追上皇帝，回去稟告了李懷光，李懷光發怒，都罷了他們的兵權。李懷光於是奪了李建徽、陽惠元等人的軍隊，駐守在好畤，不過他的部下逐漸離心離德。朱泚原先懼怕李懷光，到這時又想讓他臣屬於自己。李懷光發怒，申明與他斷絶來往，内心更加不安，於是帶領士兵掠奪涇陽、三原、富平，然後到了河中，留下張昕據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帶領軍隊投降了李晟，韓游瓌殺死張昕，獻出邠州歸附朝廷。戴休顔從奉天到軍隊中號令説：“李懷光反叛。”於是領兵守城。

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

有詔授予李懷光太子太保，允許他從自己的部下選擇一名功高的人代替他統領軍隊。他不奉

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爲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别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衄。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

行詔命。李懷光抵達河中，奪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收復京師後，皇帝命給事中孔巢父、宦官啖守盈召他入京，都被李懷光帳下的人殺害，於是他修繕兵器嚴加守備。皇帝就派遣渾瑊討伐他。度支打算撤銷他所轄軍隊當年應受的賞賜，皇帝說："朔方軍屢建戰功，豈能因爲李懷光不服從命令就不讓大衆沐浴恩澤?"下詔有關部門另外貯放縑帛錢物，等到事態平息後發放。渾瑊打下同州，軍隊駐扎下來無法前進，屢次被李懷光戰敗。皇帝認爲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顯著，於是拜任他爲副元帥，與渾瑊以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鄜坊節度使唐朝臣會兵進討。馬燧攻占絳州，各路軍隊完成了對河中的包圍。

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璀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至也。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恍然。宜以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乃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殺了李懷光，傳送首級獻來，這年他五十七歲。皇帝懷念他的功績，頒詔允許一個兒子繼嗣，賜給田莊、宅第各一區，允許以禮安葬，妻子王氏遷徙到澧州。當初，李懷光死後，他的兒子李璀把兄弟都殺死然後自殺，所以李懷光没有後嗣。五年，下詔說："懷故舊念功臣，是仁的大端；興滅國繼絶世，是義的極致。古時候蔡叔毁滅宗族，周朝册封其子；韓信撓亂綱紀，漢朝賜爵給其後嗣；侯君集不服從政令，太宗保存其宗祀。考查先王之道，祖先之訓，都是用刑罰輔佐德化，使人向慕神往。以前賊子叛臣私下發難，朕避難前往近郊，李懷光不遠千里，火速奔赴朕在外停駐的地方，憑藉雷霆之威，打敗虎狼之衆。他後來不能堅守節操，暗地結下禍胎，受到最重的刑戮，那是咎由自取，他的孤魂没有歸宿，思念起來令人神情恍惚。應該給他的外孫燕某賜姓李，改名爲承緒，任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過繼爲李懷光的後嗣。"還賜給錢百萬，在墓側購置田産，用以置辦祭享的物品；讓其妻王氏回來，以便受贍養。

## 陳少游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推爲都講。有媢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

陳少游，是博州博平人。幼年學習老子、莊周的書，成爲崇玄館學生，諸儒推舉他爲都講。有個心懷嫉妒的人想在大庭廣衆中提些困難

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余。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

的問題難倒陳少游。到登臺開講時，他音色清亮，言詞辯給，徵引的證據非常廣博，提問的人再沒有問題而他對答還綽有餘裕，大學士陳希烈很贊賞他的才能。考中科舉後，補授南平令，治理有聲望。幾次升任至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從陳少游開始。僕固懷恩上表任用他爲河北副元帥判官，升任晉、鄭二州刺史。

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爲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内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

陳少游擅長權變，所到之處把一切事情都辦理得井井有條，通過賄賂接交權貴幸臣，因此屢次升遷。李抱玉上表薦他爲澤潞副使，任陳鄭留後。永泰年間，又奏請任命他爲隴右行軍司馬，提升爲桂管觀察使。陳少游不願意到邊遠地方，謀劃着换個近鎮。這時宦官董秀很受寵，掌管樞密近事，陳少游就住宿到他那個里坊，等候他回家休息，入内拜謁，乘便用淺鄙的語言對董秀諂媚地說："七郎有多少親屬？每個月需要多少費用？"董秀推托道："家族很大，一年的費用老是超過百萬。"陳少游說："果真是如此，俸禄的收入還不够幾天的費用，那總得多次在外面張羅纔行啊。我雖然不才，請讓我一個人辦了這事，每年送來五千萬錢。現在準備好一半，請先收下。"董秀大喜，和他深厚地結交。陳少游順勢哭泣道："嶺南有瘴癘，恐怕不能活着回來見你了。"董秀很痛快地說："陳公很有才幹，不應該到邊遠地方做官，請稍等一下。"這時陳少游已經給元載的兒子元仲武送了賄賂，於是内外交相推薦他，改任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改任浙東觀察使，封爲潁川縣子，又升任淮南節度使。

喜譎數，行小惠，群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吴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并增焉。李納

他喜歡采用詭詐的辦法，好行小恩小惠，群吏都能盡職盡責。三次主管的藩鎮，都在天下富饒之處，因此没有一天不在謀求聚斂貿易財貨，積累的財寶超過億萬。先結識元載，每年賄賂的金帛差不多有十萬緡；又事奉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吴承倩以及董秀，所以能長期保住職務。後來元載因爲有過錯受到皇帝的猜疑，陳少游疏遠了他。元載的兒子元伯和被貶謫到揚州，陳少游表面上對他友善，暗地裏上奏他的罪狀，代宗以爲陳少游忠誠。建中初年，朝廷經費不充足，他

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户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

率先請將本道的税錢每千文增加二百文，每斗鹽加税錢一百文，度支因而請將諸道的税錢一并增加。李納抗拒王命，陳少游出兵收復徐、海等州，不久又放棄了，撤退到盱眙駐守。幾次提升至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食邑三百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時的宰相關播、盧杞與陳少游早有交情，所以破格兼任台司。

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税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頎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頎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吴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頎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内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熇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盗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

德宗前往奉天，度支汴東兩税使包佶住在揚州，儲存在該地的八百萬緡財賦將要運輸到京師，陳少游推測朱泚勢力很大，不會馬上被平定，就意欲脅迫奪取這筆財賦，於是派判官崔頎到包佶那裏索要文簿，借貸二百萬緡，包佶因爲没有敕命，拒絕了此事。崔頎發怒道："君善於處事，能够做劉長卿，否則的話，就是崔衆了!"劉長卿曾任租庸使，被吴仲孺囚禁，崔衆因爲對李光弼倨傲被殺，所以崔頎這麽説。包佶謁見陳少游，意欲進諫阻止，没等説話就被趕出去，於是財用全部被陳少游所掠取。包佶逃跑到白沙，陳少游派幕僚房孺復召他回去，包佶驚慌地出逃過江，把妻子和兒子藏在官府文書中纔得以幸免。包佶有守衛財貨的兵力三千，命令高越、元甫統領，被陳少游奪走。跟隨包佶出逃的人，到了上元，又被韓滉扣留。包佶衹好同辦事的小官吏前往江州、鄂州，將表章封在蠟丸裏送達朝廷。恰巧陳少游的使者也到了，皇帝詰問這件事，使者推辭説不知道。這時國家禍患接連不斷，皇帝無法控制局面，就説："陳少游，是守衛國家的大臣，擅取包佶掌管的財物，是防止被别人盗劫，有什麽關係!"遠近聽説這件事，都稱贊皇帝把握住了事機。陳少游知道後，果然心安不疑。

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温述送款曰："豪、壽、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僞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僞赦送行在。會佶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慚，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

李希烈攻占汴州，揚言要襲擊江淮，陳少游很害怕，派參謀温述前去請和説："豪、壽、舒、廬這些地區，已經撤掉了兵備，衹聽從君的命令。"又派巡官趙詵到鄆州，深厚地結交李納。李希烈越分自稱帝號，派部將楊豐帶着僞赦令去送給陳少游。被壽州刺史張建封的巡邏士兵捉住，趙豐被斬，僞赦令被送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正在這時包佶入朝，詳細地講了陳少游脅迫

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税，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奪取財賦的情況。陳少游感到有愧，上表説明所取的財賦都用於徵調軍隊，請求償還。然而州府殘破，不能償還，就與親信官吏設法加重税收，民衆深受其害。劉洽攻取汴州，得到李希烈的僞起居注，上面寫着“某月某日，陳少游上表歸順”。陳少游知道後，又羞又怕發病而死，這年他六十一歲，追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贊曰：僕固懷恩討伐叛賊身經百戰，一門死於王事的竟有四十六人，終於將燕、趙地區的叛賊清除得乾乾凈凈，功高威重，却不能防患，凶惡的品質扎根在心底，不能稱心如意就發難，終於犯上作亂，可惜啊！他的母親拔刀追逐他這個叛賊，真是剛烈的婦人。李懷光提兵萬衆，將天子從危難中拯救出來，一旦受到讒人詆毁，忿怒暴戾而不加反省，身首異處，但是讒人確實令人痛恨，那正是所謂“交亂四國”的人。

## 李錡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争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傅出爲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驁横，天下攉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没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

李錡，是淄川王李孝同的五世孫。因爲他父親李國貞的功勛調任鳳翔府參軍。貞元初年，升任至宗正少卿。曾經與宗正卿李幹發生争議，李錡因爲理直没有坐罪，德宗對雙方都没有追究。由雅王傅出任爲杭、湖二州刺史。這時正是李齊運當權，李錡用賄賂結其歡心，過了三年，遷任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積聚了許多奇珍異寶，逢年過節都要奉獻給朝廷，德宗很昵愛他。李錡仗着得到皇帝恩寵特别驕横，天下酒的專賣和漕運事務，李錡一個人都壟斷了，所以對於朝廷的當權大臣，李錡以利結交，其餘都被他自己侵吞，國家財政日益減損。浙西平民崔善貞到朝廷上書揭露他的罪行，皇帝下令將崔善貞帶上枷鎖賜給李錡，李錡事先挖好一個大坑，崔善貞到後就連枷鎖一起埋到坑裏，聽説的人都對李錡切齒痛恨。

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

李錡志得意滿，無所忌憚，爲自己圖謀長久

號錡爲假父，故樂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逼污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

的親信，給與十倍的糧餉，都讓他們稱李錡爲義父，所以願意爲他效力。於是皇帝恢復鎮海軍的建制，任命李錡爲節度使，免去他所兼管的鹽鐵轉運使的職務。李錡當了節度使很高興，反而忘記已經丟了財權，愈益横暴倨傲，很多屬吏没有過錯就被殺死，又强逼奸污良家婦女，幕僚和參佐竭力勸諫都不起作用，他們急忙逃走。

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强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爲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悦，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既出，衆持刃嫚駡，殺澹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驚扈解，乃囚别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劍，授管内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别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

憲宗登上皇位，不再姑息方鎮，所以態度强硬者逐漸入朝。李錡心中不安，也再三請求朝覲。有詔拜任他爲尚書左僕射，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代替他。朝廷派出的宦官乘驛馬前來慰問他，兼帶安撫慰勞他的軍隊。李錡委任判官王澹爲留後。李錡無意入朝，稱病拖延着不動身。王澹以及宦官屢次催促他，李錡不高興，乘王澹處理事務有些變更之處，暗示親兵謀害王澹。利用發放冬服的時機，李錡坐在帷帳中，用挽硬隨身和蕃落健兒軍兵自衛，王澹和宦官入内謁見，出來後，衆軍士持刀謾駡，殺死王澹吃了他的肉。監軍使派牙將趙琦宣諭安撫，又被吃掉。把兵刃架在宦官脖子上，李錡佯作驚恐去保護排解，於是把宦官囚禁在别館。他的蕃落健兒兵，由薛頡統領；挽硬隨身兵，由李鈞統領。又任命公孫玠、韓運分别統領其餘的軍隊。李錡室内有五把劍，他把這些劍授給管内的鎮將，命令他們去殺五個州刺史。囑咐别將庾伯良領三千兵修築石頭城，圖謀據守江左。

常州刺史顔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祕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於錡，錡敗而免。

常州刺史顔防采用門客李雲的計謀，假托詔書稱自己爲招討副使，殺死鎮將李深，給蘇、杭、湖、睦四州傳出檄文共同討伐李錡。湖州辛祕也殺死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被鎮將姚志安抓起來，釘在船舷上，獻給了李錡，因李錡失敗纔幸免於難。

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

憲宗任命淮南節度使王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宦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的軍兵，由宣、杭、信三州進兵征討李錡。起初，李錡因爲宣州富饒，派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頭攻打宣、歙、池州，李錡的外甥裴行立雖然參預謀議，但意欲歸

泚，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干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大悦，遂迴趨城。行立舉火，内外合噪，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鬥，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黄衣二襲，葬以庶人禮。

順朝廷，所以同諸將相約回兵捉拿李錡，裴行立作内應。張子良等人出發後，當天晚上，在軍中傳諭道："李僕射反叛了，四面都來了精兵，常、湖鎮將的首級被扔在大路上，形勢危急就要失敗了，與其我們白白死了，不如轉禍求福。"部衆十分高興，就回兵往城裏趕。裴行立舉火爲號，内外合力鼓噪，裴行立攻打衙門。李錡大驚，左右的人説："城外來了兵馬。"李錡説："是什麼人?"説："是張中丞。"李錡非常惱怒，説："門外的兵是什麼人?"説："是裴侍御。"李錡拍着胸脯説："裴行立也背叛我嗎?"於是赤足逃到女樓底下。李鈞帶領三百兵從庭院突出來格鬥，裴行立率兵從中間衝過來，斬殺李鈞，將首級傳送到城下。李錡知道後，全家慟哭。張子良用監軍發布的命令對城中曉諭順逆的道理，并且呼唤李錡要他束身回朝，左右的人用帷幕把他縋出衙門。朝廷原是以僕射的官職召回李錡，幾天後報來反叛的消息，下詔削奪他的官爵，第二天就被挫敗，送往京師。神策兵從長樂驛護送到朝廷，皇帝登臨興安門問罪，他回答説："張子良教臣反叛，不是臣自己的主意。"皇帝説："你是皇家宗室大臣又擔任節度使，不能斬了張子良然後入朝嗎?"李錡不能回答。就於當日在城西南同他的兒子李師回一起被腰斬，這年他六十七歲。暴尸數日，皇帝拿出兩襲黄衣，用平民禮儀埋葬了他。

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升任張子良爲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封代國公；李奉仙爲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封邠國公；裴行立爲泌州刺史。追贈王澹爲給事中，趙琦爲和州刺史，崔善貞爲睦州司馬。削奪李錡的宗室族籍，把他的堂弟宋州刺史李銛、通事舍人李銑、侄子李師偃都流放到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

贊曰：常言道"吝嗇地掌管收入和支出，叫做有司"，是看不起的意思。德宗平定朱泚，京師府庫的財物耗費竭盡，諸道纔以進奉的名義資

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托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宫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閈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强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顓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助經費，而且往往頒發詔書向天下索取。以人主之尊斤斤計較財利，降低身份管理有司的事務，天下無事，還是不停地徵斂索要。劍南、江西每日每月都有進奉，杜亞、劉贊、王緯以及李錡每年按時進奉，用來維係皇帝對自己的寵幸，他們號稱這些進奉是賦外羨餘。又假托奉有皇帝的詔旨，以盜取府庫財物，但獻出的纔有十分之二三，其餘的都被個人侵吞。弄得江、淮以南地區，財力物力大爲窘迫，人人憔悴得無法生活。貞元以後，宦官在京師購買物品，叫做宫市，他們不持符牒，口稱是詔命，把一些濫縑惡布染成紅色紫色，成倍抬高價值，撕裂一塊就用來抵償物價。市場上的大商販和好貨物，都逃避開去不露面，市面店鋪裏陳設的，衹是些下等粗劣的貨物。又將商販强迫驅趕到禁苑之中，把裝載的貨物全部留下，賣貨的人不服氣，就一哄而上毆打人家。蒼頭女奴，名馬好車，常提心吊膽害怕被搶走。而德宗被左右前後那些人所蒙蔽，并不知道。所以崔善貞因爲揭發李錡一并論及這些事，最終也不知道讓李錡壟斷了鹽鐵之利，用來養兵圖謀叛亂，遠不如用那吝嗇的有司爲宜。



#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 叛臣列傳(下)

### 李忠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禄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僞節度吕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紿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温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絶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貲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僞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

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柁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

李忠臣，本名叫董秦，是幽州薊人。少年時隸屬軍籍，依靠勇力出人頭地，奉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禄山等人，因有功勞做到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死僞節度使吕知晦，提升董秦爲兵馬使，進攻長楊，在獨山作戰，襲擊榆關、北平，殺死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抓獲周釗送往京師。跟隨劉正臣奔赴國難，又戰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董秦整頓軍隊回到北邊。奚王阿篤孤起初帶領部衆與劉正臣會合，後來假意約定都去攻打范陽，到了后城，夜間乘機襲擊董秦，董秦應戰，打敗奚兵，追趕敗逃的敵兵直到温泉山，生擒首領阿布離，斬首以後將血塗在戰鼓上。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派董秦率領三千兵從雍奴乘木筏渡海，攻打賊將石帝廷、烏承洽，連日轉戰，攻克魯城、河間、景城，繳獲的糧食物資充實了軍隊。又與田神功攻克平原、樂安，生擒僞刺史獻上。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秉承皇帝旨意暫時委任董秦爲德州刺史。

史思明自動歸順，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率董秦與諸將合兵平定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在舒舍打敗安慶緒的將領王福德，肅宗下詔褒獎慰問，令他駐守於濮州，又遷徙到韋城。跟隨郭子儀包圍相州，軍隊潰敗，董秦到滎陽，打敗賊將敬釭，奪取二百艘糧船給汴軍充爲軍糧。不久，任濮州刺史，駐守杏園渡。許叔冀獻出汴州投降史思明，董秦力屈，也投降了。史思明撫摸着他的

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户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栅，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

背説："原來我有左手，有了公現在就全了！"與史思明一道侵犯河陽，董秦夜裏帶領五百人越出重圍歸順李光弼，下詔加殿中監，賜給實封食邑二百户，皇帝把他召到京師，賜給現在的姓名，給與良馬、上等宅第。這時陝西、神策兩個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駐守陝州，所以任命李忠臣爲兩軍兵馬使，在永寧、莎栅作戰，數十次與賊將李感義等相遇，都打敗了他們。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被叛賊俘獲，任命李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管安州。會合諸軍平定東都，升任御史大夫。

回紇可汗既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貲庫，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澀。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

回紇可汗回去以後，留下他的下屬安恪、石帝廷住在河陽守倉庫，這些人在那裏招納亡命之徒結夥爲盜，道路極不安寧。李忠臣奉詔討伐穩定了局面。吐蕃侵犯京師，天子火速調兵，董秦正在鞠場設宴，使者來到，他立即整頓軍隊開拔。諸將説："等個好日子發兵。"李忠臣發怒道："君父正在危難中，還要選擇好日子去救難嗎？"同時被召的軍隊没有比李忠臣先到的。代宗很賞識他，加本道觀察使，加倍賞賜。

周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遍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摇，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被帳下的人殺死，李忠臣提兵進入華州，凡經過的地方都要大肆搶掠，從赤水到潼關二百里斷絶了人烟。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觀察使李國清被部下驅逐，軍士搶掠府庫，李國清給諸將一一下拜纔逃脱。正值李忠臣入京朝覲，停駐陝州，詔命他查問陝州部衆。部衆畏懼李忠臣，不敢妄動，他當即用荆棘圈了一道圍墻，與軍士相約把掠奪的財物都扔進圍墻裏面，一天就全部追回。

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悦以援兵三萬屯汴郛，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十百人。悦間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

討伐李靈耀，在西梁固作戰，打敗敵人。又與馬燧的軍隊會合，在汴州戰敗叛賊。田悦率領三萬援兵駐守在汴州城郭，李忠臣指揮裨將李重倩夜裏率領一百騎兵去襲擊，衝入敵營縱横貫穿而回，殺死幾十上百人。田悦從小路逃跑，李靈耀打開城門逃走，敵軍因而潰散。任命李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

忠臣貪婪沓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

李忠臣禀性貪婪好色，威逼將士妻女與他淫亂，所到之處人們都叫苦不迭。他把自己的妹妹

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横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曇、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

嫁與張惠光爲妻，任用張惠光爲牙將，張惠光仗勢肆行殘暴。有人告訴李忠臣，他不相信。又讓張惠光的兒子在牙帳下任職，比他父親更爲横行無忌。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利用衆怒，同少將丁曇、賈子華等一起斬殺了張惠光父子，領兵威脅驅逐李忠臣。李忠臣奔逃到京師，皇帝素來寵愛他，未加責備。又授任他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

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贓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宫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凄然悟，釋之，下除王傅。

德宗登上皇位，散騎常侍張涉因爲貪臟獲罪，皇帝發怒不予赦免。張涉以前曾在東宫侍讀，李忠臣說：“陛下貴爲天子，先生因缺乏財物觸犯法律，不是罪過。”皇帝回心轉意，赦免了張涉放歸鄉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因爲私事被部曲觸怒，殺了那個人，有關部門劾奏應當處死。李忠臣說：“辛京杲早就該死了！”皇帝問原因，回答說：“辛京杲的諸父在某地戰死，兄弟在某地戰死，他從軍行伍獨自得以幸存，因此知道他早就該死。”皇帝凄然省悟，釋放了他，降任爲王傅。

忠臣戇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李忠臣剛直不識字，皇帝曾對他說：“卿的耳大，真是顯貴的徵兆。”回答說：“臣聽説驢耳大，龍耳小。”皇帝喜歡他粗野而誠實。然而失去兵權後，他心情憤懣不樂。朱泚反叛，委任他爲僞司空兼侍中，朱泚攻打奉天，讓李忠臣留守京城。朱泚失敗，他被囚禁在有關部門，與他的兒子一起被斬首。

## 喬琳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巴州司户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録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喬琳，是并州太原人。少年時孤苦無依而立志向學，考中進士科，性格放蕩不受禮法約束。郭子儀上表任用他爲朔方府掌書記，與同僚畢曜互相攻擊揭發，被貶爲巴州司户參軍。歷任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政治寬鬆簡易，不親自處理事務。他曾對録事參軍任紹業說：“您掌管一州綱紀，能把刺史參劾了嗎？”任紹業把條列他的失誤拿出來給他看，他吃驚地說：“能知道我的過失，是做御史的人才。”

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

喬琳素來與蒲人張涉友善。張涉任國子博士侍奉太子讀書，太子登上皇位，將張涉召入宫詢問政事，不到一天，下詔任張涉爲翰林學士，又

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聵，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疏涉。

升任散騎常侍，張涉舉薦喬琳任宰相，於是拜任他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爲之惶然駭異。喬琳年高而且耳聾，入朝奏對經常前言不搭後語，所言不能讓皇帝滿意，在位共八旬，任命爲工部尚書而免去宰相。皇帝也因此疏遠了張涉。

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盩厔，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貰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嘆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

喬琳跟隨皇帝前往奉天，又升任爲太子少師；皇帝又前往梁州，停駐在盩厔，喬琳謊稱馬匹乏力不能前進。皇帝素來因爲他是故舊老臣優禮有加，把自己乘輿的馬給他，他還是極力以有病推辭，皇帝把自己所持的馬鞭賜給他說："努力往好的方面謀劃，與卿告別了！"没過幾天，他剃掉頭髮鬍子住到仙游佛寺。朱泚聽説後，派數十個騎兵把他接走，委任他爲吏部尚書，令姻親源休給他穿朝服，給他吃肉，喬琳也不推辭。有士人訴説授任的官職不妥當，喬琳説："您説這做選官的妥當嗎?"到收復京師後，李晟憐憫他年老，上表請赦其死罪。皇帝説："喬琳，是以前的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免。"他臨刑前嘆道："我生在七月七日，又死在這一天，這不是命嗎?"

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内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鄠，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决。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污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

同時又有蔣鎮，是蔣洌的兒子，與他的哥哥蔣鍊都因擅長文學而著名。考中賢良方正科，幾次轉任爲諫議大夫。大曆年間，過多的雨水把河中鹽池浸壞，鹽味苦惡。韓滉判度支，顧慮常賦要減少，妄稱池中生出瑞鹽，是象徵皇家美德的祥瑞。代宗懷疑這不是實情，命蔣鎮從驛道兼程前往調查。蔣鎮内心要結交韓滉，所以證實確有其事，上表請建置祠房，號稱鹽池爲寶應靈慶。又進升爲工部侍郎。他的妹婿源溥，是源休的弟弟，所以蔣鎮結交上源休。朱泚叛亂，蔣鎮逃竄到鄠縣，脚受傷不能再走。朱泚先得到蔣鍊，蔣鎮左右的人逃跑回去，説出他所在的地方，源休知道後，告訴了朱泚，朱泚派二百騎兵找到了他。他自知不能逃脱，懷揣利刃準備自殺，被蔣鍊勸阻。又打算逃奔出去，因怯懦不能决斷。逃跑藏匿起來的中朝臣，被源休殺死很多，得到蔣鎮救護而幸免於難的有十分之五。以前，蔣洌與弟弟蔣渙在安史之亂時都玷污自己做過僞官，

蔣鍊兄弟二人又在叛賊面前變節屈身。

## 高駢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雕并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雕焉，衆大驚，號落雕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

高駢，字千里，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孫子。其家世代做禁軍侍衛，幼年很注意自身的修養，强制自己從事文章學問，同諸儒結交，不厭其煩地談論治理國家的道理，左右神策兩軍中的宦官交相稱譽他。奉事朱叔明任職爲司馬。有兩隻雕比翼而飛，高駢説："我如果很快能顯貴，就應該射中它們。"一箭射出貫穿二雕，衆人大驚，稱他爲落雕侍御。後來歷任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亂，他率領一萬禁兵在長武駐防。這個時期諸將都没有立功，衹有高駢屢用奇謀，斬殺繳獲都很多。懿宗很贊許他，遷徙到秦州駐守，當即拜任秦州刺史兼防禦使。奪取河、渭二州，占領鳳林關，俘獲和受降共一萬多人。

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峰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艟艫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群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静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咸通年間，皇帝準備收復安南，拜任高駢爲安南都護，召回京師，在靈臺殿覲見。在這個時期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伐反賊，又把張茵的兵授給高駢。高駢過江，與監軍李維周約好後續跟進。李維周逗留在海門壁壘擁兵自固，高駢停駐峰州，大敗南詔蠻，收集繳獲的物資供應軍需，李維周忌妒他，藏匿報捷的文書不予上奏。有一百多天朝廷得不到高駢的消息，下詔詢問情況，李維周彈劾高駢放縱敵人不進軍，朝廷又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前往取代高駢。不久高駢攻克安南，斬殺蠻帥段酋遷，有二萬諸洞蠻投降歸附。王晏權這時纔挾持李維周從海門出發，傳檄要高駢返回北方。而高駢派王惠贊傳送段酋遷的首級到京師，看到一個龐大的船隊，原來是王晏權等人，王惠贊害怕被奪走文書，藏匿到海島上，歷盡艱辛輾轉到了京師。天子看了文書，來到宣政殿，群臣都表示祝賀，大赦天下罪人。升任高駢爲檢校刑部尚書，仍舊鎮守安南，改都護府爲静海軍，任高駢爲節度使，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初次在安南築城。從安南到廣州，在江中漕運十分危險，有很多巨石，高駢招募民工鑿去巨石，從此以後航船安全通行，軍儲糧餉都得以保證。又因爲每年都有使者來，就在五個地方開闢通道，駐兵護送。經過青石的路段，有人傳説馬援當年

都不能治理。工程開始後，有震雷擊碎石頭，道路於是通暢，因此把道路稱爲天威。加高駢檢校尚書右僕射。

駢之戰，其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高駢作戰時，他的從孫高潯常做先鋒親冒箭雨擂石激勵將士，高駢遷任天平節度使，推薦高潯代替自己，頒詔拜任高潯爲交州節度使。僖宗登上皇位，就在軍中加高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南詔寇嶲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脱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盧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

南詔侵犯嶲州，搶掠成都，遷任高駢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乘驛傳抵達軍前。到了劍門，下令打開城門，讓居民隨意出入。左右的人勸諫道："賊寇就在附近，萬一肆行掠奪，後悔也來不及了。"高駢説："前不久我在安南打敗三十萬賊寇，驃信知道我到了，還敢嗎！"在這時，詔蠻攻打雅州，據守盧山，聽説高駢來到，很快就撤走了。高駢當即傳送檄文給驃信，部署軍隊追擊。驃信非常恐懼，送其子入朝作爲人質，約好不再進犯。

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圂，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户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

蜀有突將，分爲左右兩廂，每廂有虞候，掌管火警盜賊，有兵馬虞候，掌管調發軍隊。高駢免去其中之一，兩廂各設置一個虞候。又認爲蜀兵孱弱，新近平定了詔蠻，人民未能安居樂業，停發突將每月的軍糧和餐錢，約定説："府庫充實後，還照舊發放。"另外編組而加以教練作戰的士兵，軍糧軍衣供給優厚；不是編組而加以教練的士兵，衹掌管文書、倉庫，軍衣軍糧就減少。高駢説"都是王師的士卒"，命令平均供給。因此那些編組教練作戰的士兵非常失望怨怒。這時候天平、昭義、義成的駐防軍連同蜀兵總共六萬人。高駢自己帶兵出外駐防時，突將作亂，登門而入，高駢藏在厠所裏，没有找着。天平軍得知兵變，其校張桀率領五百士卒格鬥，没有獲勝。監軍來安撫突將，他們都説："本州雖經詔蠻戰亂，户口還完全，府庫也充實，高公削奪軍糧用來奉養自己，我們不能忍受他的虐待，所以叛亂。"監軍恐懼，極力調解。抓來幾百名役夫，稱爲叛卒，找藉口都把他們斬首，纔穩定了局面。高駢慢慢出來，用金帛厚賞軍士，打開府庫把軍衣軍糧發還給突將。但是秘密登記了領取人的姓名，夜裏派牙將打死他們，滅其族，連孕婦

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録突將戍還者，丸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决。親吏王殷説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悦，投丸池中，人乃安。

也不放過，尸體投入江中。有一個婦女正坐着給孩子喂奶，即將被殺，一個老婦人很憐憫她，懷疑她怕死，對她説："你把孩子給我，一起到官府裏去。"婦女猛然站起來説："我知道是什麽結果，先把我的孩子喂飽，不能讓他餓着肚子去死。"見到行刑者下拜説："哪裏有節度使奪取戰士的口糧，有一天發怒，濫用刑戮以逞凶，國家法令哪裏去了？我死以後要向上天控訴，讓這個賊一家子都遭受今天這樣的冤屈！"到死時，神色都很安詳。蜀地聽説的人都爲她垂淚哭泣。高駢又登記駐防外地返回來的突將，姓名都寫在紙丸裏貯存在一個器物中，情緒不好了，就探手到器物中摸出紙丸，或者十個或者五個，交給將領李敬全斬首處决。親近吏員王殷勸説高駢道："出行在外的突將，并不知道兵變的陰謀，高公應該赦免他們。"高駢喜悦，把紙丸投入池中，人們纔安定下來。

蜀之土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甓，陴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

蜀地土質惡劣，成都的城墻每年都壞，高駢改用磚砌外表，陴堞完好一新，靠近城墻的丘陵全部鏟平，以便農耕桑蠶。工程完成後，占筮得到《大畜》卦。高駢説："畜，就是養。再加上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没有比這更吉利的了。文字應該去下存上。"因此命名爲大玄城。升任檢校司徒，封燕國公，遷任荆南節度使。

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隷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潾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黄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并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

梁纘，本來是帶昭義兵到西邊駐防的，高駢上表將他隷屬於麾下。王仙芝失敗後，殘餘的黨徒過了長江，皇帝認爲高駢治理鄆州很有威望，而且王仙芝的黨徒都是鄆州人，所以任高駢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派將領張潾與梁纘分兵窮追不捨，迫使賊軍驍帥畢師鐸等數十人投降，反賊逃跑到嶺表。皇帝贊美他的功勞，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下詔高駢整訓官軍義營鄉團，遣返老弱病殘，裁減控制軍需糧食；刺史以下犯小罪可以自主處罰，大罪報告朝廷。反賊又擁戴黄巢南下攻占廣州，高駢建議派張潾帶兵五千駐守郴州扼守反賊西去之路，留後王重任帶兵八千沿海邊進軍增援循、潮，自己帶兵萬人經過大庾到廣州攻擊反賊，并且請求調發荆南王鐸的三萬兵固守桂、永，派邕管兵五千固守端州，

不行。

那麽反賊就一個也不會剩下。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而高駢最後没有實行。

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鋭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潾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潾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啖潾，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絶駢請戰，擊殺潾，乘勝度江攻天長。

不久遷任淮南節度副大使。高駢修繕城池壁壘，招募軍士和土客，得到七萬精鋭士卒，於是傳出檄文徵召天下軍兵共同討伐反賊，威震一時，天子把他作爲重要的依靠。廣明初年，張潾在大雲倉打敗反賊，又詐降於黄巢。黄巢没有料到他會偷襲，遂大敗奔逃，帶領殘餘部衆固守上饒，但是部衆已所剩無幾。正趕上流行疫癘，死人很多，張潾進軍攻擊，黄巢非常恐懼，用重金賄賂張潾，致書於高駢，乞求歸順。高駢相信了他，許諾爲他求節度使的官職。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奔赴淮南，高駢要一個人獨占這份功勞，立即上奏反賊已經打敗，不必大兵增援。有詔班師。黄巢知道已經罷兵，當即和高駢絶交請戰，殺死張潾，乘勝渡江進攻天長。

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畋争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吕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勛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税駕？不如觀釁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托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

起初，黄巢在廣州，要求做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與高駢友善，因爲高駢討伐反賊有功，不肯赦免黄巢，在朝中與鄭畋相争，所以黄巢怨恨得不到節度使。而高駢得知朝中意見不一致，也忿忿不平，到這時意欲放縱反賊聳動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勸諫道："朝廷倚賴的將帥，有誰能代替得了高公？扼制反賊的要害，首當其衝就是淮南。現在不占據要津消滅反賊，使他們得以北上，必定會擾亂中原。"高駢猛然醒悟，下令準備出兵。愛將吕用之恐怕畢師鐸立了功，勸諫道："高公的勛業已經到達極致，反賊還没有殄滅，朝廷已經有了議論。何况平定了反賊，挾震主之威，哪裏是歸宿呢？不如坐等時機謀求福禄，奠定不朽的基礎。"高駢聽信了這個計謀，假托有病不能外出駐守，軍隊衹嚴防邊境。黄巢占據滁、和，距離廣陵僅有數百里，於是廣陵守軍向陳許求援。

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晸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

黄巢逼近揚州，有部衆十五萬。高駢的將領曹全晸帶五千兵作戰失利，固守泗州等候援兵，高駢始終没有出兵。反賊北上急赴河洛，天子派使者催促高駢討伐反賊，使者前後接踵相望。不久兩京被攻占，天子仍然期待高駢立功，對他的關懷和依靠没有衰減，頒詔如有刺史以及諸將

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雉雊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鋭，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釁隙遂構。駢屯東塘百日，托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其變。

立下戰功，從監察御史到常侍的官職，允許不經過外廷由皇帝直接下敕書授任。不久升任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正巧有兩隻野鷄在官舍鳴叫，占筮的人説："軍府即將空虚。"高駢嫌惡它，帶領所有的兵外出到東塘扎營，共有艦船兩千艘，戈矛鋒利鎧甲完好，每日金鼓齊鳴以張大士氣。傳檄給浙西節度使周寶，意欲兩家結好共同西進，周寶大喜。有人對周寶説："人家是要吞并江東做孫策三分天下的打算。"周寶不相信。不久高駢請周寶到軍中議事，周寶發怒，推辭有病不外出，這樣就有了隔閡。高駢在東塘駐守了一百天，托辭周寶以及浙東劉漢宏即將對他不利，就返了回來，其實是符應鷄鳴象徵的災變。

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户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訴，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絶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吴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奸，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

皇帝知道高駢無意出兵，天下的事更加危急。於是派王鐸代任都統，派崔安潛爲副。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給高駢加侍中，增加實封食邑一百户，封渤海郡王。高駢失去兵權財權，揎袖捋臂大罵，立即上書，言詞傲慢不敬，詆毁王鐸是敗軍之將，崔安潛貪得無厭，如果他們敗壞了大事，衹能留下千古悔恨。又引用更始帝俯首刮席、秦子嬰軹道投降的典故刺激皇帝。皇帝發怒，下詔痛切責備。當此時，王室衰微，如帶子將斷。高駢做了三年都統，没有建立一尺一寸的功績，對國家顛沛幸災樂禍，大力整訓軍隊，秘密圖謀割據，一旦失去權勢，威望頓時掃地，所以肆行悖逆，威脅天子，希冀恢復原有的權勢。而吴人顧雲用文辭粉飾潤澤他的奸邪，他心安理得無所忌憚。又請皇帝南下前往江淮。這時反賊被平定，高駢得知，氣焰收斂心情惆悵，部下叛離而去的很多，鬱鬱無聊，就專心一意地求神仙，把軍事委托給吕用之。

用之者，鄱陽人，世爲商儈，往來廣陵，得諸賈之歡。既孤，依舅家，盗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

吕用之，是鄱陽人，世代爲商販市儈，經常往來廣陵，討得不少商賈的歡心。父母雙亡後，依存於舅家，盗竊家財歸爲己有，亡命到九華山，師事方士牛弘徽，學會役使鬼神的法術，在廣陵街市上賣藥。最初見到高駢的親信將領俞公楚，表演的法術很靈驗，因而得以見到高駢，委任在幕府中，逐漸補授較高的職務。吕用之因爲

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并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紿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應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却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

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璖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儗鈞天，熏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奸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絶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熏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引去。自是内外無敢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

少年時貧賤，很瞭解民間的利病、官吏的得失，談起政事來頭頭是道，配合上他的旁門左道，高駢愈加器重他。於是廣泛地結交黨與，刺探高駢的動静消息，用金帛結交高駢左右的人，天天用荒唐的法術打動高駢。又推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會長壽的方術，高駢一起委任他們二人爲牙將。開初，諸葛殷即將晋見高駢，吕用之騙高駢説：“上帝讓高公做人臣，恐怕軍機事務太忙處理不完，派神人來幫助，應該用職務羈絆住他。”第二天，諸葛殷穿着粗劣的衣服來見，詭辯欺詐無窮無盡，高駢很吃驚，號稱他爲葛將軍。他的陰險狡猾遠遠超過了吕用之。有個大商賈居住的宅第豪華壯觀，諸葛殷求之不得，對高駢説：“城中即將有妖，得修建醮壇禳祓消災。”因而指定商賈的居宅。高駢命令官吏即日驅使那個商賈搬遷，諸葛殷住了進去。

高駢建造迎仙樓等，都是八十尺高的規模，用金珠璖玉裝飾，侍女穿羽衣，譜寫新曲，模仿天上的音樂，在上面熏香齋戒，祈求與神仙接近。吕用之自稱和神仙真人相通，在高駢面前叱咤風雨，或者對空中作揖叩拜，語言俚俗淺近，左右有人私下議論，就被殺死，以後没有人再敢説出口來。蕭勝給吕用之送了賄賂，要求做鹽城監，高駢不肯，吕用之説：“仙人説鹽城有寶劍，必須真人去取，衹有蕭勝可以前往。”高駢答允了。幾個月後，蕭勝獻上一把銅匕首，吕用之説：“這是北帝佩帶的，得到的人兵器不敢侵犯。”高駢把它看得很寶貴秘不示人，經常隨身携帶。吕用之害怕他的法術露了底被詰責，於是在一塊青石手板上刻了龍蛇隱起的圖案，銘文是“上帝賜給高駢”。派人暗地裏放在几案上，高駢拿到後大喜。又做了假鵠放在庭院中，設有機關，人觸動它就能做出飛翔的動作，高駢穿着羽服，乘假鵠做出成仙而去的樣子。吕用之害怕有人揭發他的奸謀，就説：“仙人就要下降，衹是擔心學道求仙的人真氣不足壞了事。”高駢便摒棄人間俗事，與妾媵斷絶交接，即便是將吏也見不到他。有賓客來到，先讓熏香沐浴，到方士那裏進行除凶去垢的儀式，叫做除去穢氣，和高駢

見面很短暫就被引出來。從此内外都没有人敢站出來説話，衹有梁纘屢次向高駢進言，高駢不聽。梁纘害怕，交出了掌管的軍隊，高駢把這支軍隊還給了昭義，梁纘不再有職事。

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哄間，凡民私鬩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鏌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建百尺樓，托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幯束帶以侍。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産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澞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澞貣貰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澞筆驗之，駢敕吏禁澞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澞。

吕用之自己當權後，濫用刑罰加重賦税，人人思亂。於是提拔一百多名廢黜的吏員，號稱察子，衣食供給豐厚，令他們停留在街衢鬧市，凡是民間争執私語没有不知道的，人們在路上也不敢開口。誅殺他所嫌惡的數百族人。又招募二萬軍卒，稱爲左、右鏌邪軍，和張守一分别掌管，設置的官員屬吏就像高駢的軍府一樣。吕用之每次出入，侍從騎士達到千人，修建宏大的宅第，軍營及胥吏官署全都齊備。建築百尺高樓，假托是用來占星，實際是用來窺伺城中是否有變。左右的侍姬有一百多人，都娟秀亮麗，能歌善舞，穿戴得整整齊齊服侍他。每月開二十次宴會，費用仰仗民間，不够的時候，甚至扣留度支運輸的物品。引誘人上告圖謀變亂，然後允許納入資産贖罪。俞公楚屢次對他的過失加以勸誡，他不聽。姚歸禮謀殺他，没有成功。因此吕用之在高駢面前譖毁二人，派他們率領三千驍雄兵出外督捕盜賊，又秘密唆使軍隊去襲擊，全軍被殲。高駢侄子高澞秘密條舉吕用之的罪狀，勸諫高駢説："不除掉他，高氏將没有後裔了。"高駢發怒，命左右的人把他扶出去，把狀子交給吕用之。吕用之誣陷高澞要借錢没有得到滿足，所以那樣地妄言。順便拿出高澞的筆迹驗證，高駢敕令屬吏禁止高澞出入。不久委任他爲舒州刺史，很快就被部下驅逐，也是吕用之策劃的。高駢派人殺死高澞。

嗣襄王煴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觖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絶。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吴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逼使附己，政事未嘗關决駢。駢内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

嗣襄王李煴叛亂時，高駢上書勸進，假授高駢爲僞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任命吕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高駢怨恨已久，到這時非常高興，不斷地輸送貢賦。吕用之開始設置官府屬員，禮儀與高駢對等。把鄭杞、董僅、吴邁作爲心腹，逼迫高駢的親信都歸附自己，政事上的決定從不通過高駢。高駢内心懊悔，意欲收回他的權柄，已是力所不及。吕用之向鄭杞、董僅問計，陰謀請高駢到他的宅第舉行

紿爲升天，事不克。

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翱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絶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諂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内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逾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内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擿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奸，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强，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釃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士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諗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

齋醮，秘密將高駢縊死，謊稱已成仙升天，這事没有成功。

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帶兵到定遠略地，揚言要過淮南，壽州刺史張翱火速報告高駢，高駢命畢師鐸率領三百騎兵到高郵駐防。畢師鐸，原來是王仙芝的黨羽，因爲善於騎射而有名。高駢在浙西打敗黄巢，他出力很多，所以特别受寵愛優待。吕用之用厚利收買他，想讓他歸附，但他没有首肯。畢師鐸有一個美妾，吕用之請求見一面，畢師鐸不答應，美妾外出的時候被吕用之强行攔住，肆意觀看，畢師鐸一怒之下拋棄了她；畢師鐸内心忿恨恐懼，爲其子與高郵鎮將張神劍聯姻，實際上是要依靠他爲外援。朱全忠進攻秦宗權時，高駢顧慮朱全忠奔馳來襲，派畢師鐸率兵越過都梁山，没有見到賊兵返回來。畢師鐸見高駢軍府的宿將被讒言害死的很多，甚爲憂慮。吕用之越是禮敬他，畢師鐸越是惶恐，就同張神劍謀議。張神劍不同意他的説法，因而猜嫌逐漸形成。吕用之也恐怕他生變，心裏想要除去他，屢次請求撤回屯兵。畢師鐸的母親秘密地指使要他離開，説："不要顧慮家室。"畢師鐸憂心忡忡，不知怎麽辦纔好。而高駢的兒子憤恨吕用之專横恣肆，希冀畢師鐸與諸將揭發他的奸邪，派使者對畢師鐸説："吕用之意欲利用此行謀害君，已經給張神劍發了書信，君要仔細防備!"畢師鐸大吃一驚，軍中漸漸有了傳言。諸將身穿鎧甲來見，請求誅殺張神劍，吞并他的軍隊，驅趕市民造成混亂局面。畢師鐸説："不可，我如果肆意擾害百姓，那就又是一個吕用之。鄭漢璋素來與我友善，兵精士强，因爲吕用之掌權，常是忿忿不平。現在如果把計謀告訴他，他必定高興，大事定能成功。"衆將都同意。張神劍不知道，還正在殺牛釀酒，準備犒勞軍隊。畢師鐸領兵在夜裏悄悄出發，士卒都在頭上繫一條絳色絲綢，邊走邊搶東西。鄭漢璋知道後，率領麾下出迎，畢師鐸詳細告知了計謀，鄭漢璋十分高興。留下鄭漢璋的妻子守衛淮口，率領軍隊和數千亡命之徒來到高郵，見了張神劍，問他有何變故，張神劍説不知道。畢師鐸言語上稍有冒犯，張神劍瞪

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神劍以高郵兵諸校倪詳、逯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真主騎，趙簡主徒，王朗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摇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鬥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敢違？"漢璋内忌神劍，恐不爲己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

起眼睛説："大夫爲什麽這麽晚纔做謀劃！呂用之不過是一個妖人，先前被委任爲嶺南節度使，他不肯去赴任，志在謀取淮海節度使，高駢已經丢魂失魄，呂用之哪一天得了志，我能握刀頭向北面跪拜奉事他嗎！我以前没有摸清您的意思，所以没有説出口，還有什麽好懷疑的呢？"鄭漢璋喜悦，取來酒割臂血結盟，推舉畢師鐸爲大丞相，向神明起誓，然後給各州縣傳下檄文，以誅殺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作爲號召。張神劍命高郵軍校倪詳、逯並帶領天長子弟前來會合，唐宏爲先鋒，駱玄真掌管騎兵，趙簡掌管步兵，王朗殿後，共有三千精兵。即將出發，張神劍中途反悔，假意説："畢公雖有精兵，但是城池堅固，十來天打不下來就缺少軍糧，軍心就會動摇。神劍請求在高郵按兵不動，爲畢公聲援而且監督糧道。"畢師鐸説："民間糧食尚有很多，還用擔心物資儲運？城中人心涣散没有鬥志，爲什麽還要聲援？您不願意出行，誰敢違背？"鄭漢璋内心猜忌張神劍，恐怕要和自己一争高下，勸説畢師鐸答允他的計劃，約定破城以後玉帛子女共同享有。

其四月，兵傅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慚，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彦，約事平迎以代駢。

其年四月，兵逼揚州城池，就在城下扎營。城中驚駭慌亂，呂用之分兵把守，而且自己親自督戰。命令道："斬一個首級，賞一個金餅。"士卒大都是山東人，堅韌强悍而且十分效力。畢師鐸畏懼，後退三十里穩住自己的陣脚。呂用之逐漸將幾座城門堙塞。高駢登上延和閣，聽到喧囂得很，左右的人告訴他原因，他大爲吃驚，召見呂用之詢問情况，呂用之慢慢地説："畢師鐸的部衆想回來，被門衛擋住了，已經隨時處置，不然的話，也不過煩勞神女用一道符而已。"高駢説："我發覺你荒唐的地方很多，你好自爲之，不要讓我做了周寶！"這時周寶已經被部下驅逐出奔了。呂用之慚愧，不再説話。畢師鐸見没有攻下城池，很恐懼，向宣州秦彦求救，約定事成以後迎接秦彦以取代高駢。

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

高駢多次責備呂用之説："開始時我信任呂君如同心腹，呂君管理部下没有方法，終於誤了我的大事。現在百姓饑饉，不能暴虐地使用，應

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即斬之。乃繫書射城内，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内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

該派遣大將帶着我的書信前去曉諭，讓他們罷兵休戰。”吕用之懷疑諸將不會爲他所用，派他的黨羽許戡領受書信前往。起初畢師鐸以爲高駢命令老將來慰問軍隊，那樣就能够口頭陳訴吕用之的罪行。等到許戡來了，畢師鐸大怒説：“梁纘、韓問哪裏去了？用得着你來嗎！”當即斬了他。於是把繫着書信的箭射到城内，吕用之不打開，立即燒掉了。有一天吕用之帶着甲士百人入内謁見，高駢驚惶地藏在内室，停了一會兒纔出來，喝叱吕用之道：“莫非反了？”命令左右的人將他驅趕出去。吕用之到了南門，舉着馬鞭説：“我不再進這裏了！”從這時起和高駢分道揚鑣。

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饁餉，皆相失，至飢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鍔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彦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栅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迺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鏌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

畢師鐸扎營在揚子，拆毁民房準備攻城器械。吕用之大肆搜索居民的馬匹和青壯年，驍將用長刀脅迫他們登城守衛，晝夜不能休息。又懷疑他們當間諜，屢次調换守城的區域，家裏去送飯，都找不到人，以至於餓死的人遍地都是。高駢召見大將古鍔帶着畢師鐸母親的書信及他的兒子出城曉諭，畢師鐸派兒子回去説：“不敢忘恩負義，衹要早晨斬了凶人，晚上就撤回駐守的地方，願把妻子和兒子作爲人質。”高駢恐怕吕用之屠戮畢師鐸的家屬，就把他們安置在官署裏面。正好秦彦派秦稠率兵來與畢師鐸會合，愈加急迫地攻城，守城的人夜裏焚燒了南栅和城外呼應，畢師鐸入城，守將張全迺戰死，吕用之在三橋拒守，雙方死傷相當。高駢侄子高傑率領牙兵意欲生擒吕用之送給畢師鐸，左鏌邪兵又斷了他的後路，吕用之害怕，於是出城奔逃。

駢召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説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耻，賊不足平也。若不决，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

高駢召見梁纘道歉説：“當初不用您的計謀以至於此，怎麽纔能補償呢？”授給兵權，派他保衛子城。黎明畢師鐸放火焚燒大肆擄掠，高駢就下令撤去守備，换了衣服等待他入見。畢師鐸在延和閣謁見，高駢待他如同賓客。當即委任畢師鐸爲節度副使，鄭漢璋、張神劍依次委任官職，秦稠封存府庫等待，畢師鐸去掉丞相之號。這時候防衛還不嚴謹，高駢的愛將申及勸説高駢道：“叛逆之人的軍隊稍有懈怠，願保護高公夜裏出城，調發諸鎮兵馬，回來洗刷這莫大的耻辱，叛賊絶不是對手。如果不決斷，那麽申及將

不能侍奉高公了。”説着就哭了。高駢怯懦畏懼不能用他的計策，申及就躲了出去。

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盗繫獄且死，夢呼曰：“秦彦，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彦。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黄巢黨中。既敗，與許勍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彦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彦也，或計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彦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彦，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彦，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

畢師鐸誅殺吕用之的黨羽數十人，派孫約迎接秦彦。秦彦，是徐州人，本名秦立，隸屬軍籍。乾符年間，因盗賊罪被囚獄中而且即將處死，夢中呼叫道：“秦彦，你跟我去！”醒來以後看到枷鎖都破了，因此得以亡命而逃，就改名爲秦彦。聚集徒衆一百人，殺死下邳縣令，奪取縣裹的資財，加入黄巢的隊伍中。失敗後，與許勍投降高駢，幾次上表推薦爲和州刺史。中和初年，宣歙觀察使竇潏生病，秦彦偷襲成功取代了他。畢師鐸召秦彦時，有人獻計道：“足下一向是爲了誅殺妖人，所以下屬都樂於從命。現在軍府已經安定，應該把政權還給高公，足下自己執掌軍隊，大權在握，四鄰知道，也不失大義，諸將不敢有所圖謀。如果讓秦彦做統帥，足下就没有軍隊了。况且秦稠封存府庫，那態勢就是表示不信任。足下如果感激秦彦的厚德，應該用金玉子女報答他，不要聽任他過江。假使足下願意服從秦彦，那麽楊行密晚上得知第二天早晨就到了。”畢師鐸拿不定主意，告訴了鄭漢璋。鄭漢璋説：“不錯。”

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絶，仇家瞎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

畢師鐸把高駢趕出官署，囚禁在南第。秦稠的麾下貪求無厭，火燒數十間貢奉樓，盗取了其中的珍寶。原先高駢從乾符年間以來，不給天子輸送貢賦，資財貨物堆積如山，私自置辦下皇帝祭祀天地、元旦朝會等朝廷大典所需要的一應用具，都是精美無比，到這時被亂兵搶劫得一乾二净。畢師鐸把高駢遷到東第。擒獲諸葛殷，從身上搜出數斤黄金，百姓争相唾駡，頭髮鬍子被拔得一根不剩，兩次纔把他縊死，仇家挖走他的眼睛，市民投擲瓦礫打他的尸體，很快堆成一個墳冢。高駢拿出金子送給守衛的人，畢師鐸知道了，加派衛兵嚴密監督，又把他囚禁到官署中，子弟十餘人一同被囚。顧雲入内相見，高駢仍然神情自若地説：“我又住到這裏，天時人事必定還在我這邊。”以爲畢師鐸還會推舉他上臺。

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

吕用之出走後，領兵攻打淮口没有攻克，鄭漢璋發兵攻擊，就跑到天長。起初，吕用之僞造

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

高駢的書信，從廬、壽召集援兵，城被攻克，而楊行密率領一萬軍兵停駐在天長，吕用之自動歸附了他。

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彦未至。神劍怒，與别將高霸將攻師鐸。彦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鍠守宣，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栅壘相聯。彦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絶，食且乏。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彦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彦使師鐸率兵二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争取金玉貲糧。伏噪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横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真戰死。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既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

張神劍向畢師鐸要求分財物，畢師鐸推辭説秦彦還没有到。張神劍發怒，與别將高霸即將進攻畢師鐸。秦彦來的時候，召池州刺史趙鍠守衛宣州，自己帶兵進入揚州，稱節度使，任命畢師鐸爲行軍司馬，居住在吕用之的宅第，不得住在衙門中。畢師鐸不得志，怏怏不樂。楊行密與張神劍等聯結一氣，從江北到槐家橋，栅壘相連。秦彦登上城頭觀望，神色沮喪，於是授給鄭漢璋、唐宏等人軍兵在城門駐守，采集柴薪的道路斷絶，糧食即將告罄。秦稠和畢師鐸帶領八千勁卒出戰，大敗，秦稠戰死，士卒奔逃中淹死的有十分之八。秦彦拿出重金向張雄求救，張雄領兵到了東塘，得到錢財，没有作戰就走了。秦彦派畢師鐸率兵二萬到城下列陣，鄭漢璋爲前鋒，接着是唐宏，再接着是駱玄真、樊約，畢師鐸、王朗率領騎兵爲左右翼。陣勢列好後，過了很長時間，楊行密纔出戰，輜重都堆集在壁壘裏，派老弱守衛，數千精兵埋伏在旁邊。楊行密先進犯駱玄真，短兵相接後，僞裝敗退，畢師鐸等幾支人馬衝進敵人的壁壘，争相奪取金玉資糧。這時伏兵鼓噪而出，楊行密帶領輕兵抄了後路，俘虜斬殺紛繁，尸横十里，畢師鐸等奔逃而回，駱玄真戰死。畢師鐸素來依靠駱玄真驍勇果敢能與敵人對抗，失去他以後，整天嘆惜沮喪，不再謀議出戰了。

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群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煮革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涚曰："予粗立功，比求清净，非與此世争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鐸既敗，慮駢内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彦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彦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遽爾?"衆辟

高駢被囚禁了很久，供給的東西很少，奴僕們拆毁延和閣的欄杆當柴燒，煮皮帶當飯吃。高駢召見幕府的盧涚説："我大小也立過功，近來追慕清净，不在俗世争權奪利，現在到了這個地步，神道還有什麽指望呢?"哭得抑止不住。畢師鐸兵敗後，顧慮高駢作内應。有個女巫王奉仙對畢師鐸説："揚州即將有災禍，如果死一個大人物，就可以鎮住。"秦彦説："莫不是高公嗎?"命左右陳賞等人前往殺他。侍者禀報有賊，高駢説："這必定是秦彦來了。"神色端莊地等待着。衆人進來，高駢駡道："軍政大事自有監軍和諸

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

位將領出面，爲何相逼太急？"衆人驚退，有人奮起上前打擊高駢，拖到廷下數落他道："公上負天子恩寵，把生民陷入泥塗炭火之中，罪過够多了，還有什麽話好說？"高駢没來得及回答，抬着頭好像在看什麽，當即被斬首。左右的奴僕門客逃遁而去歸附了楊行密，楊行密全軍穿白，大規模地舉行哭吊祭禮，惟獨吕用之穿縗服哭了三天。

彦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彦遣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彦奔東塘，人争出，相騰藉死，壕塹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既入，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癯悴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

秦彦屢次戰敗，軍隊士氣不振，和畢師鐸抱膝相視想不出别的謀略，又去問王奉仙，賞罰的輕重也由此决定。秦彦派鄭漢璋攻擊張神劍，打敗了他。張神劍逃奔高郵，鄭漢璋意欲窮追，碰上天降大雨撤回。楊行密認爲城池還很堅固，軍隊將被拖得士氣衰弱，謀議解圍撤退。吕用之的裨將清晨在西壕設下伏兵，偵察好守城的人换班，領兵登城，在城門前殺死數十人，接引城外的軍兵。守軍也感到厭倦苦惱，都丢下兵器潰散逃跑。畢師鐸與其家屬以及秦彦出奔東塘，人人争着出城，互相踩踏而死，壕塹幾乎被填滿，王朗摔倒就送了命。楊行密入城後，在衙門殺死梁纘，因爲他没有死於高氏之難。韓問知道了，跳井而死。居民瘦弱憂傷奄奄待斃，兵士不忍心再施加暴行，反而拿出餘糧救濟他們。

彦、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彦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

秦彦、畢師鐸與唐宏、倪詳火焚白砂，準備渡江，正值秦宗權派孫儒帶領三萬軍兵襲擊揚州，停駐在天長，秦彦等與他合兵一處，返回來攻打楊行密，奪取楊行密數以千計的輜重牛羊。孫儒因爲缺乏軍糧，就屠滅高郵，占據了該城。張神劍逃奔回來，楊行密安置他住在館舍，而高郵的七百戍兵潰散而來，楊行密懷疑有陰謀，將他們全部殺死，藉機殺了張神劍。起初吕用之騙楊行密説："廊廡下埋有五千斤黄金，戰事平息後願作爲一日之資。"楊行密挖掘地下没有埋藏的黄金，祇是得到一個三尺高的銅人，身上有桎梏，口裏刺着釘子，背上刻有高駢的名字，原來是用巫蠱的方法詛咒高駢。楊行密追究他的罪責，連同張守一都在三橋斬首，妻子和兒子都被處死，在道路上表暴他的罪惡。

儒攻城未得志，慮彦、師鐸有異

孫儒攻城没有得手，顧慮秦彦、畢師鐸有異

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即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彦、師鐸、漢璋會軍中，彦、師鐸先至，壯士捽之至儒所，儒質彦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諜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

謀，逐漸吞并他們的軍隊。唐宏估計自己逃不脱，即向孫儒告發説："畢師鐸秘密派人到了汴州。"孫儒非常恐懼。第二天，召秦彦、畢師鐸、鄭漢璋在軍中相會，秦彦、畢師鐸先到，被壯士揪到孫儒的住所，孫儒質問秦彦反叛高駢的罪行，把他斬首。輪到畢師鐸，大叫道："丈夫成則爲王，敗則爲虜，孫君爲何多加責備？我曾經帶兵數萬，没有死在平常人手裏，受孫公一劍，死也瞑目了！"孫儒罵道："庸賊要玷污我的手嗎！"催促斬了他。鄭漢璋來到，奮臂格鬥殺了數人，纔被殺死，身首糜爛四散。孫儒讓唐宏掌管騎兵，還重賞了他。文德元年，孫儒偵察到楊行密缺少軍糧，從高郵前去襲擊他。楊行密率領部衆回到廬州，於是孫儒占據了揚州。

駢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鄺師虔收葬之。

高駢死時，用舊氈包裹，同子弟七人埋在一個坑裏。楊行密升任高駢的孫子高愈爲副使，令他主持喪事，還没有埋葬，高愈暴死，到這時故吏鄺師虔纔將他收殮安葬。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揚州的財富是天下之冠，自從畢師鐸、楊行密、孫儒不斷攻守，焚燒街市聚落，剽掠民衆，兵燹饑饉接踵而至，這個地方就空虚了。

**朱玫**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黄巢盗長安，有王玫者爲僞節度使，方調兵，玫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晋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寨。戰滂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吴興侯。

朱玫，是邠州人。少年時因爲勇武有力做了本州戍將。黄巢占據長安，有個人叫王玫做僞節度使，正調發軍隊，朱玫表面上奉事他，找機會斬了王玫，把留後讓給李重古去做，約好合兵討伐黄巢。廣明二年，朱玫襲擊反賊，在開遠門作戰，咽喉被槍刺洞穿，没有死。因戰功升任晋州刺史，晋升邠寧節度使，會合涇、原、岐、隴的軍隊八萬人駐守興平，號稱定國寨。在滂上作戰，敗退到邠州，頒詔增加靈、鹽的軍隊，拜任他爲河南都統。帶領軍隊駐守中橋，設立五座壁壘，升任西北面都統。反賊被平定，授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吴興侯。

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既戰，玫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黄幸鳳翔避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

田令孜計議討伐王重榮，把兵權委給朱玫，會合鄜、延、靈、夏的軍隊三萬人保守沙苑。王重榮上疏請求誅殺朱玫、田令孜。開戰伊始，朱玫即敗退，因而放縱軍隊回頭搶掠。僖宗慌慌張張地前往鳳翔躲避他的軍鋒。朱玫反而與王重

誅令孜。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玫追不及，劫嗣襄王煴，奉爲帝。玫自號大丞相，專决萬機。

榮、李克用修好聯合，請求誅殺田令孜。宰相蕭遘秘密召朱玫迎接皇帝，朱玫急赴鳳翔，田令孜劫持皇帝跑到陳倉，隨後到了興元。朱玫追趕不及，劫持嗣襄王李煴，奉爲皇帝。朱玫自號大丞相，獨攬大權。

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煴，至是反爲仇，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寖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峰，懼歸且見殺，又聞購能得玫者以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玫，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玫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趣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玫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敚，僵死尸相藉。即傳首興元，帝爲受俘馘。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朱玫開始時和李昌符兩個人合謀挾持李煴，到這時反而成了對頭，於是李昌符主動歸附了天子，人心逐漸離散。後來王行瑜在大唐峰戰敗，害怕回來後被殺，又聽説懸賞給得到朱玫者做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對他的部下説："現在失敗回去必定會因爲無功被處死，如果斬了朱玫，與北軍迎接天子，獲取富貴，行不行呢?"衆人説："行。"當即整頓軍隊兼程急赴長安。朱玫住在孔緯的府第，正在几案前處理事務，聽到軍隊入内，急忙召見王行瑜喝叱道："王公擅自回來，要反嗎?"王行瑜厲聲説："我不是要反，我不過是要得到朱君的首級做邠寧節度使罷了!"朱玫急忙起身，被左右的人斬首，還殺死他的徒衆數百人。諸軍於是大亂，放火焚燒京師。這時天氣嚴寒，官吏百姓被搶劫掠奪，凍僵的死尸遍地狼藉。立即傳送朱玫的首級到興元，皇帝爲此舉行了接受首級的儀式。宦官僞樞密使王能著等都受牽連獲罪被誅。

## 王行瑜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爲列校，討黄巢數有功。煴即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鋋所破，即奉款行在，還取玫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

王行瑜，是邠州人。少年時隸屬軍籍，跟隨朱玫做列校，討伐黄巢屢次立功。李煴登上皇位，授任王行瑜爲天平節度使，令他率兵守衛大散關，被李鋋戰敗，隨即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請和，回兵取得朱玫的首級獻上，升任邠寧節度使。

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横，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

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以及其弟同州節度使王行實請求到山南討伐楊守亮，而且説不敢仰賴度支的費用，衹請求給李茂貞一個招討的名義。宦官從中阻撓，昭宗也顧慮李茂貞等得到山南就更加專横，没有允許。王行瑜等因而擅自調發軍隊攻占了該地。

後茂貞拒覃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

後來李茂貞兵拒覃王，殺宰相，王行瑜都參與其間出了大力，得以受賜鐵券。漸漸倚仗軍隊專横跋扈，要求做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堅持不

尚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珙，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昭度、李磎，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鋭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餉道，岐軍走，行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三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决，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

可，衹給加號尚父，王行瑜怨氣很大。適值河中王重榮死去，李克用請求讓其子王珂繼承節度使，而王行瑜、韓建、李茂貞請求授任王珙，因而各自帶兵到朝廷炫耀武力，意欲廢除天子，没有得逞，便殺死韋昭度、李磎，留下其弟王行約執掌禁衛。李克用率領全部軍隊渡河來向王行瑜等問罪，王行實放棄同州急赴長安，與王行約陰謀劫持皇帝，又没有得逞，都投奔邠州。王行瑜駐守梨園，李克用前來挑戰，打敗王行實等人的軍隊，抓獲其母以及王行瑜之子，俘虜大將。皇帝下詔削奪王行瑜的官爵。王行瑜派精鋭士卒五千人在龍泉扎營，李茂貞的壁壘設置在西側。李克用夜裏派精鋭騎兵襲擾糧道，岐軍撤走，王行瑜退回邠州，據城自保，送給李克用許多財物請求歸順。李克用的軍隊圍住城池，王行瑜走投無路，登上城頭哭着對李克用説："我没有罪過，先前殺死大臣，威脅天子，都是岐人幹的。王行實停留在皇宫掌管守衛，而有關官員給他虚妄地加上劫持皇帝的罪名。現在李公討伐作亂的人，應當問李茂貞，情願能束身歸附，聽憑天子處置。"李克用説："尚父爲什麽自輕自賤，我受命討伐三個逆賊，王公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要歸順國家，應該由皇帝决定，老夫哪裏敢專斷呢?"王行瑜估計逃脱不了，舉族逃奔慶州，在路上被部下斬首，首級傳送到京師，皇帝登臨延喜門接受，這時是乾寧二年。他的下屬二百人，被李克用獻給朝廷。

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當初，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極力陳説他忠誠，一定會悔過。到這時皇帝發怒，李涪被流放到嶺南而死。

## 陳敬瑄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

陳敬瑄，是田令孜的哥哥。少年時微賤，當過做餅子師傅，得以隸屬左神策軍。田令孜做了護軍中尉，陳敬瑄依靠他升任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天性畏怯謹慎，善於撫慰士卒。

黄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宫，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

黄巢作亂，僖宗前往奉天，陳敬瑄夜裏召見監軍梁處厚，痛哭着上表迎接皇帝，修建行宫，田令孜也倡議前往西川，陳敬瑄派兵三千保護皇

乘輿。冗從内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横，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讙咋行宫中，士捕繫之，呼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嘩。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户，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田宅邸磑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户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

帝。冗從内苑小兒先到，陳敬瑄知道他們素來横暴，派巡邏士卒加以監視。那些小兒在行宫中手拉着手呼喊喧嘩，士卒逮捕了他們，他們大叫道："我們是奉事天子的人!"陳敬瑄殺死五十人，抛尸在街衢，因此道路上也不敢喧嘩。皇帝停駐綿州，陳敬瑄在路上拜謁，進奉美酒，皇帝再三舉觴，升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時雲南叛亂，請求派使節前往與其和親，於是雲南聽命於朝廷。陳敬瑄對皇帝停駐之所的百官諸吏都滿足供應，皇帝意欲命他判度支，他堅持辭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任命其弟陳敬珣爲閬州刺史。他討伐平定了邛州的首領阡能、涪州叛將韓秀昇，再進兼任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食邑四百户，賜給一年的應交貢賦錢以及上都的田宅邸磑各十處，賜給鐵券饒恕十次死罪。黄巢平定後，進封潁川王，增加實封食邑二百户。皇帝東返，陳敬瑄的物資供應非常充足豐盛，又升任檢校太師。

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剺耳訴己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黄頭軍爲自守計。

不久田令孜獲罪，陳敬瑄被流放端州。正值昭宗登上皇位，陳敬瑄拒受詔命，皇帝將他召入任左龍武統軍，由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使者來到，陳敬瑄指使老百姓攔在路上割破耳朵訴説自己的功績，還提到鐵券免除死罪。使者急馳而回。田令孜勸陳敬瑄招募黄頭軍作好自我保護的準備。

時王建盗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鴟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彦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遥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彦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彦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

這時王建非法占據閬、利二州，所以田令孜召王建增援。王建到了綿州，又發兵擋住他，激怒王建攻打諸州，用來限隔朝廷。有人説："王建鷹視狼顧，惟利是圖，陳公爲何用他?"陳敬瑄不聽。王建寫給顧彦朗的書信説："護駕十軍使阿父田令孜召我，我意欲依靠陳太師求得一個大州。"當即把家眷寄頓在梓州，親自領兵入鹿頭關。陳敬瑄不接納，漢州刺史張頊迎戰，失敗，王建進入漢州。成都嚴加防守，王建來到城下遥遥地抱怨田令孜説："阿父召我，到了門前又阻攔我，還能容納誰呢?"與諸將割斷頭髮再拜辭别説："現在作賊了!"因而向顧彦朗請求援兵，進攻成都，搶掠殘害附近州縣。顧彦朗也畏懼王建，上表請求派大臣取代陳敬瑄。王建自己

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厓，大敗。

請求討伐陳敬瑄贖罪，下詔設立永平軍，授任王建爲節度使，任命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爲副，顧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表暴陳敬瑄殺孟昭圖的罪行，削奪官爵。韋昭度派王建駐守學射山，陳敬瑄迎戰没有攻克，又在蠶厓作戰，大敗。

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户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浚濠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梃，搒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

龍紀元年，韋昭度來到軍中，持符節曉諭民衆，相約開門。守城者駡道："有鐵券在，豈能違背先帝之意!"田令孜登記城中每户一人登城，夜裏巡邏，白天挖濠伐木。陳敬瑄駐守彌牟、德陽，建立兩處壁壘抵抗王建。命令富人自報有多少資産，擺下大木棍，捶笞自報不實的人，没有三天送錢來的就像買東西的一樣多。王建、韋昭度逼近城池建立壁壘，簡州刺史張造進攻笮橋，大敗，死於該役。

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

大順元年，王建逐漸進擊迫使諸州投降。邛州刺史毛湘本來是田令孜的孔目官，對其下屬説："我不忍心辜負田軍容使，用頭見王建吧。"於是沐浴後安心等待，胥吏將他斬首然後投降了。陳敬瑄在浣花作戰，没有獲勝。第二天再戰，將士都被王建俘虜。城中密謀投降的人，被田令孜肢解用來威嚇大衆。正碰上流行瘟疫，死人狼藉遍地。

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説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斿，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决。會吏盗減諸軍稟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劍門。建絶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諜入城，以摇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

第二年三月，下詔恢復陳敬瑄原有的官爵，召韋昭度回京，諭令王建罷兵，王建不接受詔命。皇帝又任命王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王建知道陳敬瑄可以擒獲，意欲隨後占據蜀地，便半恐嚇半勸説地對韋昭度説："韋公率領數萬部衆討伐叛賊，軍糧屢屢接濟不上，關東的那些節度使互相吞噬，朝廷已如同旌旗上下垂的飾物一樣有名無實處境危險，與其在邊遠地方勞師動衆，不如先顧中原，韋公應該回去爲天子出謀劃策。"韋昭度拿不定主意。正巧有胥吏侵盗削減了諸軍的軍糧，王建激怒他的部衆説："這是招討使手下胥吏的陰謀。"放縱士卒抓住那個人，在軍中煮成肉醬吃了。韋昭度十分驚恐，當天把符節授給王建，急馳逃出劍門。王建斷絶棧道，東去的道路不再暢通。因而火速攻擊陳敬瑄，把親信騎兵分爲十團，抵抗者都望風披靡，幾百里

“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恤，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昝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入城，戰子城下，守陴皆噪，不能克。張勍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勍爲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鬥死，今日如志。若横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爲勍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之間烽火濠塹相望，派間諜入城，以動摇人心。王建在軍中誘惑道：“成都號稱花錦城，玉帛子女，你們可以隨便取。”對票將韓武等説：“破城以後，我與公一人一天輪流做節度使。”部下聽了這些話，作戰更加賣力。圍城歷時三年，城中糧食用盡，用竹筒盛米，每一寸賣錢二百文。陳敬瑄拿出家産資助民衆，招募士卒出城搶掠麥子，官方收取一半。民衆也在夜裏到王建營壘中買鹽，無法禁止，官吏請求殺死這些人。陳敬瑄説：“民衆飢餓無以撫恤，可以讓他們求生。”人們至於憑暴力吃掉弱者，陳敬瑄禁止不住，就實行斬殺、劈殺二法，也不見收斂。陳敬瑄自己帶兵出城到犀浦，設立兩個營盤攔截王建，王建的軍隊僞作逃遁，陳敬瑄的軍隊遇到埋伏，陳敬瑄失敗，王建攻破斜橋、昝街兩個駐兵處。第二天作戰，又攻破一座壁壘，迫使其將領投降。王建駐守七里亭，陳敬瑄向他進攻。王建的將領張武奔馳入城，在子城下奮戰，守城的士卒齊聲鼓噪，不能攻克。張勍攻破浣花營，陳敬瑄的將領或死或降差不多快完了。前後開戰五十次，陳敬瑄都失敗了，於是上表托詞有病乞求回京師。田令孜穿素服到王建軍中。王建從西門入城，任命張勍爲斬斫使，王建在軍中宣布説：“和你們連年苦戰死鬥，今天如願以償。如果誰横行不法，我能保全他；但是被張勍斬了，我就不能救了！”軍中肅然。囚禁了陳敬瑄、田令孜，王建自稱留後，上表於朝廷。下詔任命王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寘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王建讓陳敬瑄居住在新津，用當地租賦贍養他，多次上表請求誅戮他，朝廷没有答覆。景福二年，暗地令左右的人告發陳敬瑄、田令孜豢養敢死之士，與楊晟等相約謀反，於是就在家中斬了陳敬瑄。以前，陳敬瑄知道逃脱不了，曾經在衣帶中放有毒藥，到受刑時，看衣帶，毒藥已經不見了。從這時起王建擁有兩川、黔中的全部地盤。

## 李巨川

李巨川，字下己，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爲掌書記。重榮

李巨川，字下己，是李逢吉的同族曾孫。乾符年間考中進士科。正當天下騷擾崩壞之時，就離開京師，被河中王重榮徵用爲掌書記。王重榮

討黄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鄰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爲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祈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

討伐黄巢，書檄奏請每日紛至沓來，等待答覆催促封發的，全都委任給李巨川，他神色安逸思路敏捷，出言都能切合道理，鄰近藩鎮都很驚異。適逢反賊逃出關外，王重榮收復了京師，人們説李巨川助了一把力。王重榮死於變亂，李巨川被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高興地説："上天把這個書生送給了我!"又讓他掌管了記室。楊守亮被韓建所擒，李巨川被繫上枷鎖跟隨着，他在樹葉上題字送給韓建祈求哀憐，韓建受到感動，因而釋放了他，安置在幕府。昭宗前往華州，韓建顧慮一州的財富不能滿足供應，讓李巨川傳檄天下，并監督轉運糧餉。

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强，不利己，與巨川謀，即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嚴師傅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宫，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晋，永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玫亂，首立宗支摇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夫。

以前，皇帝在石門，屢次派遣嗣延王、通王率領親軍，大規模選拔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設置殿後軍，合計有二萬士卒。韓建嫌惡禁衛兵强盛，於己不利，與李巨川合謀，便送上告發急變的文書，告發八王意欲脅迫皇帝前往河中，因而請求囚禁居住在十六宅的諸王，選擇嚴厲的師傅監督教導，全部遣散他們麾下的軍兵。文書兩次上送，皇帝不得已，下詔認可。又廢除殿後軍，并且説"不要向天下表示心胸不廣闊"。頒詔留下三十人作爲控鶴排馬官，隸屬於飛龍坊，從此天子没有一個爪牙。韓建開初恐怕皇帝不會聽從，派兵包圍了皇宫，請求誅戮定州行營將李筠。皇帝恐懼，斬了李筠，圍兵纔撤走。又説："七國給漢朝帶來災難，八王擾亂晋朝，永王在江左爲節帥圖謀不軌，吐蕃、朱玫作亂，首先扶植宗室支裔當皇帝來動摇人心。現在王室變故很多，怎麽能派諸王帶着詔命到各地指揮軍隊，惑亂藩鎮呢?"於是詔諸王出任使節的，全部趕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李巨川日夜引導韓建不守臣節，又請求立德王爲皇太子，來掩飾其罪惡。皇帝回到京師，拜任他爲諫議大夫。

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詭説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光化初年，朱全忠攻占河中，即將攻打潼關，韓建畏懼，派李巨川前往軍中通和，乘機陳説當世利害所在。朱全忠的屬官敬翔靠文筆奉事在左右，疑心李巨川被留用則朱全忠待自己會不好，就用詭計勸説道："李巨川確實是奇才，但是不利於主人，怎麽辦呢?"當天，朱全忠殺了他。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 逆臣列傳(上)

###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鬥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携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爲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

安祿山，是營州柳城的胡人，本姓康。母親名叫阿史德，做巫覡，居住在突厥人中間，向軋犖山祈禱子嗣，這是胡虜所謂的鬥戰神，後來懷孕了。分娩時，有光照射穹廬，野獸一齊鳴叫，望氣的人説是禎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派人搜查廬帳，打算全部殺死，藏匿起來逃脱了。其母用神名給他命名，因而叫軋犖山。少年時喪父，隨從母親嫁給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年，安延偃帶着他們歸附國家，一起回來的還有將軍安道買丢失的兒子，得以依附在他家，所以安道買的兒子安節很感激安延偃，相約兩家的兒子爲兄弟，於是冒姓安，改名祿山。長大後，剛愎殘忍富於智謀，善於揣測人們的心理，通曉六種番語，做了互市郎。

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盗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晳，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爲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

張守珪做幽州節度使時，安祿山偷羊被抓獲，張守珪將要殺他，他大叫道："張公莫非不想消滅兩蕃嗎？爲什麼殺我？"張守珪覺得他言語豪壯，又見他長得魁偉白晳，放了他，同史思明一起做捉生將。他熟悉山川水泉等地形，曾經帶五個騎兵擒獲契丹數十人，張守珪很驚異，逐漸給他加兵，每戰必勝，提拔爲偏將。張守珪嫌他太胖，因此他不敢吃飽飯，這樣就被收養爲義子。後來由平盧兵馬使升任特進、幽州節度副使。

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采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

這時候御史中丞張利貞任河北采訪使，安祿山千方百計巴結他，還用重金賄賂他的左右結爲私交。張利貞入朝，極力稱贊安祿山能幹，於是

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禄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采訪使，仍領平盧軍。禄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

授任他爲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有朝廷的使者來往，他都要暗地行賄滿足其嗜欲，對他的稱譽是衆口一詞，玄宗開始器重他。天寶元年，分平盧别爲節度，任命安禄山爲節度使，兼任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第二年，入朝覲見，上奏對答都符合旨意，升任驃騎大將軍。再過一年，取代裴寬爲范陽節度使、河北采訪使，仍兼領平盧軍。安禄山回北邊，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在鴻臚亭爲他餞行。

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禄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禄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禄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己，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禄山益牢，群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

四載，奚、契丹殺死公主反叛朝廷。安禄山爲了邀功買好，肆意侵擾，所以兩蕃離心。安禄山起兵攻擊契丹，回來後上奏："夢見李靖、李勣向臣求食，於是在北郡設立祠堂，房梁上生出靈芝。"他就是這樣詭詐荒唐膽大妄爲。席豫任河北黜陟使，稱道安禄山賢能。這時的宰相李林甫嫌忌儒臣由於戰功提升，得到尊寵排擠自己，就請求專用番將，所以皇帝對安禄山的寵信更加牢固，群臣議論紛紛也不能動摇，最後使天下大亂，都是因爲李林甫引起的。

禄山陽爲愚不敏蓋其奸，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禄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禄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悦，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禄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

安禄山表面上裝出愚鈍不敏捷的樣子掩蓋他的奸詐，趁機會上奏説："臣生在番戎，得到太多的榮寵，没有特殊的才能可以效用，惟願用生命爲陛下去死。"天子以爲誠實，很憐愛他。令他見皇太子，他不下拜，左右的人指責他，安禄山説："臣不識朝廷禮儀，皇太子是什麽官呢?"皇帝説："我百年以後就把大位傳給他。"他道歉説："臣愚昧，知道陛下不知道太子，罪該萬死。"於是再拜。這時楊貴妃有寵，安禄山請求做楊貴妃的養兒，皇帝允許了。他下拜，必定是先拜楊貴妃後拜皇帝，皇帝很奇怪，他回答説："番人先母而後父。"皇帝非常高興，命他與楊銛以及三位夫人結爲兄弟。於是安禄山懷有作亂天下的主意，令部下劉駱谷居住在京師，窺伺朝廷的可乘之機。

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群臣無敢鈞禮，惟禄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

六載，升任御史大夫，封其妻段氏爲夫人，享有封地。李林甫位居宰相非常尊貴，群臣没有人敢於和他抗禮，惟獨安禄山倚仗恩寵，入謁時很倨傲。李林甫意欲通過暗示使他醒悟，讓王鉷

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禄山愓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禄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禄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床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

與他在一起，王鉷同樣位至大夫，李林甫見到王鉷，王鉷卑躬屈膝趨赴拜謁，安禄山警醒，不知不覺間彎腰致敬。李林甫同他談話，揣摩他的意向，預先剖析端緒，安禄山大爲吃驚，以爲是神仙，每次見到李林甫，雖然天氣嚴寒也必定流汗。李林甫逐漸厚待他，帶他到中書省，給他披上自己的袍子。安禄山感激李林甫，稱呼爲十郎。劉駱谷每次奏事回來，安禄山先問："十郎如何?"有了好言就高興；如果説"大夫好好檢點"，他就反手據床説："我要死了！"優人李龜年給皇帝學他，皇帝覺得很開心。

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换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禄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禄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瑣户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綉，金銀爲篣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鷄大障，前置特榻，詔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禄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

晚年越發肥胖，腹部垂下來達到膝蓋，使勁抬起來兩隻胳膊像牽挽重物一樣纔能走路，可是在皇帝面前跳《胡旋舞》，還是迅疾如風。皇帝看着他的腹部説："胡人腹中有什麽東西那樣大呢?"他回答説："惟有赤心而已！"每次乘驛站的馬匹入朝，半道上一定得换馬，號稱大夫换馬臺，不那樣的話，馬就會倒仆，所以必須是負重五石還能急馳的馬纔好讓他騎乘。皇帝給安禄山在京師修建府第，派宦官監督工程，告誡道："妥善地經營布置，安禄山眼界高，不要讓他笑話我。"建造得門户繁瑣窗牖疏綺，臺觀池沼華美得超越了等級，帷幕全都經過刺綉，用金銀做成篣筐、爪籬，大抵他的穿着用品即便是皇帝也無法超過。皇帝登臨勤政樓，在幄座左側張設金鷄大障，前面置一張特製的座榻，下詔安禄山坐在榻上，捲起幄簾，用來表示尊寵。太子勸諫道："自古幄座不是人臣應當坐的地方，陛下對安禄山榮寵過甚，必定會驕横。"皇帝説："這個胡人有異相，我是要鎮他。"

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艷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禄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洌、李史

這時太平時世已久，人人忘戰，皇帝年事已高，幸臣艷妃牢牢牽制，李林甫、楊國忠迭相把持大權，綱紀大亂。安禄山謀劃着天下可取，叛逆的企圖日甚一日，每次經過朝堂的龍尾道，南北窺伺，很久纔離開。又在范陽之北建築壁壘，號稱雄武城，儲備兵力積聚糧草。豢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義子，訓練數百名家奴善於射箭，畜養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招引張通儒、李廷堅、平洌、李史魚、獨孤

魚、獨孤問俗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晧、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禄山踞重床，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群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紿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禄山東平郡王。

九載，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迓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宫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球，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爐，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爲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

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禄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脱不可用，禄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

問俗在幕府任職，任命高尚掌管書記，嚴莊掌管簿計考核，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凑、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晧、田承嗣、田乾真都由行伍中提拔起來，委任爲大將。暗地派胡人商賈到各地，每年輸送財物百萬。到大會商賈時，安禄山高踞重床，香烟繚繞，陳列奇珍異寶，數百名胡人隨侍左右，引見商賈們，陳獻祭祀用品，讓女巫在前面擊鼓跳大神來神化自己。暗地令商賈們采買數萬套錦綵朱紫服裝以備叛亂時使用。每月進獻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用來蠱惑皇帝之心，然而民不聊生。自己覺得無功而顯貴，見天子大規模擴充疆土，於是欺騙契丹諸首領，大擺酒宴，酒中下毒，酒酣耳熱之際，都將他們斬首，先後殺死數千人，獻首級於朝廷。皇帝不知實情，賜給他鐵券，封爲柳城郡公。又追贈安延偃爲范陽大都督，晋封安禄山爲東平郡王。

九載，兼任河北道采訪處置使，賜給永寧園作爲府邸。入朝時，楊國忠兄弟姊妹都前往新豐相會，供給精美的食品；到了温泉，將校全都賜以沐浴。皇帝前往望春宫等候，他獻俘八千，頒詔賜給永穆公主的池觀作爲游樂場所。遷居新府第，請求皇帝直接下敕召宰相來赴宴會。這一天，皇帝準備打球，於是擱置歡會，命宰相都去赴宴。皇帝在禁苑中打獵，獲得新鮮野禽，必定急馳賜給他。下詔他在上谷郡設置五座冶爐，特許鑄錢。又請求兼管河東，於是拜任他爲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兼制三道節度使後，野心更大了。共有男兒十一個，皇帝任他的兒子安慶宗爲太僕卿，安慶緒爲鴻臚卿，安慶長爲秘書監。

十一載，率領河東兵討伐契丹，告訴奚人説："他們違背盟約，我即將前往討伐，你們幫助我嗎?"奚人派出二千步兵作嚮導。到土護真河，安禄山計議道："道路雖然遠，如果我們火速奔赴賊營，乘其不備，一定可以打敗敵人。"於是下令每人拿一條繩子，意欲把契丹人全部縛住，一晝夜行軍三百里，停駐在天門嶺，碰上大雨，弓弦鬆弛箭矢脱落不可用，安禄山督戰甚

"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禄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禄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禄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禄山營，士略盡。禄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

急，大將何思德説："士卒正疲勞，應該稍稍休息，派使者前去極力陳説利害威脅賊人，賊人必定會投降。"安禄山發怒，要斬他號令全軍，於是他請求出戰。何思德的相貌與安禄山相似，接戰後，敵人集中戈矛弓箭攔截抓住他，傳言抓獲了安禄山。奚人聽到後也叛變了，夾攻安禄山的軍營，士卒差不多損失完了。安禄山被流矢射中，帶領數十個奚兒，拋棄部衆跑到山上墜落下來，安慶緒、孫孝哲把他扶出來，連夜往平盧跑去，部將史定方帶兵鏖戰，敵人纔解圍撤走。

禄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内屬，帝寵之。禄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禄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禄，禄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禄懼，執布思送北庭，獻之京師。禄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禄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禄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

安禄山没有如願，於是帶領所有的軍隊號稱二十萬討伐契丹報仇雪耻。皇帝知道後，下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率兵前往會合。阿布思，是九姓首領，相貌魁偉并且很有權變謀略，開元初年，被默啜所困，歸附朝廷，皇帝很寵愛他。安禄山素來忌妒他的才幹，很不服氣，意欲偷襲消滅他，所以上表請求派他援助自己。阿布思畏懼因而叛變，轉入漠北，安禄山没有進軍，就班師了。適逢阿布思被回紇擄掠，投奔了葛邏禄，安禄山出重金招募他的部落誘使投降。葛邏禄畏懼，囚禁了阿布思送到北庭，被送到京師獻給朝廷。安禄山得到阿布思的部衆後，兵雄天下，愈加驕横恣肆。皇太子以及宰相屢次上言安禄山謀反，皇帝不相信。這時楊國忠對他的猜疑嫌隙已經很深，建議追回朝中，以便查驗情狀。安禄山揣摩到他的計謀，於是急馳入朝謁見，皇帝因而安心，凡是楊國忠所説的，一句也聽不進去。

十三載，來謁華清宫，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户，奴婢第産稱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厩、隴右群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禄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禄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艫循流下，萬夫挽絳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内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

十三載，來華清宫謁見，對皇帝哭泣道："臣是番人，不識文字，陛下破格提拔，楊國忠一定要殺了臣纔滿意。"皇帝好言爲他開解。拜任他爲尚書左僕射，賜給實封一千户，奴婢宅第田産大致相當，下詔回軍鎮。他又請求任閑厩、隴右群牧等使，上表推薦吉温爲副。其軍中有功勞位至將軍的有五百人，中郎將有二千人。安禄山回去的時候，皇帝登臨望春亭爲他餞行，脱下御服賜給他。安禄山大驚，心中不安，急馳而去，到淇門，乘輕舟順流而下，萬名縴夫挽繩相助，日行三百里。總領閑牧後，就選擇良馬充實范陽，又奪取了張文儼的馬牧，反叛的迹象很明

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

明年，國忠謀授禄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禄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泄，帝托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禄山亦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禄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豹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内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别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宫。"使至，禄山踞床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别館。使還，言曰："臣幾死!"

顯。有人告發，皇帝一定綁縛了送給他。

第二年，楊國忠設計授任安禄山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他回朝。制書還未下達，皇帝派宦官輔璆琳前去賜大柑，順便察看異常情况。安禄山重重地賄賂了他，回來説没有反常現象，皇帝就不召了。不久事情敗露，皇帝假托其他罪名殺了輔璆琳，從這時起開始懷疑。然而安禄山也懼怕朝廷謀取自己，每次使者來到，都稱病不出，嚴加防衛然後纔見面。黜陟使裴士淹巡行境内到了范陽，他二十天不見，後來派武士挾持引見，不再行人臣的禮儀。裴士淹宣詔回來，不敢説。皇帝賜安慶宗娶宗室之女，下手詔讓安禄山前來觀禮，他推辭説病重。獻馬三千匹，騎士馬夫六千人，車三百輛，每輛三名士卒，意欲藉此襲擊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力陳説不能接納騎士，頒詔認可。皇帝賜書説："爲卿另外建造了一個温泉浴池，十月可來相會，朕在華清宫等候卿。"使者來到，安禄山高踞床上説："天子安穩否?"就把使者送到别館。使者回來，對皇帝説："臣幾乎死了！"

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禄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吕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禄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宫，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禄山，許自歸。禄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

冬十一月，在范陽反叛，謊稱是奉密詔討伐楊國忠，榜文傳送到各郡縣，以高尚、嚴莊爲主出謀劃策，以孫孝哲、高邈、張通儒、張通晤爲心腹，共有兵十五萬，號稱二十萬，每天行軍六十里。提前三天，會合大將設置酒宴，觀看地圖，從燕州起到洛陽，山川險易進攻防守都標示明白，人人賜給金帛，并授給地圖，約定説："違者斬首！"到這時，纔顯出了他的本心。安禄山讓牙門部曲百餘騎隨從停駐在城北，祭祀了先人冢墓然後出發。派賈循主持留守事務，吕知誨留守平盧，高秀巖留守大同。燕地老人攔在馬前進諫，安禄山讓嚴莊好言好語對他説："我是憂慮國家的危難，并非謀私。"很有禮貌地打發走了。因而下令："有敗壞軍務者夷滅三族！"過了七天，反書上達，皇帝正在華清宫，宫廷内外大驚失色。皇帝回到京師，斬殺了安慶宗，安禄山的妻子康氏被賜死，榮義郡主也被賜死。下詔痛切譴責安禄山，允許自覺歸順。安禄山的答書非常傲慢，令人無法容忍。叛賊派高邈、臧均

之，以張獻誠守定州。

禄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禄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禄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顔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禄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絶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禄山弗用。

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鬥，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褐、劍繁，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内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

禄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穨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滎陽。次罌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禄山輿，乃不敢

帶領二十名射生騎兵馳入太原，劫取府尹楊光翽殺死，派張獻誠守衛定州。

安禄山圖謀叛逆十餘年，凡是投降的番夷都以恩義相交接，有不服的，憑藉兵威加以脅制，抓獲的士卒，解去綁縛讓他們洗浴、給他們衣服，有的通過輾轉翻譯來通報情況，所以番夷的底細知道得很清楚。安禄山通曉夷語，親自安撫慰問，釋放俘虜囚犯都成爲戰士，所以他的部下樂於效死力，戰無不勝。高邈最有謀略，勸安禄山争取李光弼來做左司馬，他不接受，後來很懊悔，憂慮都表現到臉色上，很久纔説："史思明可以代替他。"叛賊未反時，高邈設下一計，聲稱進獻生口，直取洛陽，不殺楊光翽，天下就不會有人知曉，叛賊没有聽從。何千年也勸叛賊令高秀巖帶兵三萬出振武，拿下朔方，招誘諸番，奪取鹽、夏、鄜、坊；派李歸仁、張通儒帶兵二萬取道雲中，奪取太原，另派團弩士一萬五千人進入蒲關，用以動摇關中；勸安禄山自己帶兵五萬在河陽架橋；奪取洛陽，派蔡希德、賈循帶兵二萬渡海收取淄、青，用以動摇江淮；如此則取天下不在話下。安禄山不用。

這時戰事突發，州縣發放官府的鎧甲兵器，都朽壞銹鈍斷折不能用，持木棍戰鬥，無法與敵人對抗，官吏都棄城藏匿，或者自殺，否則被擒，連日不絶。禁衛軍都是市井之徒，授給兵器甲胄，脱不下弓衣、劍帶，於是發放左藏庫的繒帛大規模招募士兵。任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關内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任榮王爲元帥，高仙芝爲副，從驛道兼程前進討伐叛賊。

安禄山到了鉅鹿，打算住下，吃驚地説："鹿，是我的名字。"離開那裏到了沙河，有人説如同漢高祖不宿柏人來討好叛賊。叛賊往黄河裏投放雜草樹木，用長繩連結船隻和木筏，一夜就結滿了冰，順利過了黄河，攻占靈昌郡。又過了三天，拿下陳留、滎陽。停駐罌子谷，將軍荔非守瑜截擊，殺死叛賊數百人，流矢射到安禄山的

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禄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

賊之據東京，見宫闕尊雄，鋭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吴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

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晋，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稾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嬀、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强，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

禄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

車輿，於是不敢往前走，改從谷南出去。荔非守瑜的箭射完了，死在黄河裏。叛賊打敗封常清，奪取東都，封常清逃奔陝州。叛賊殺死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向叛賊稱臣。這時高仙芝駐守陝州，聽説封常清失敗，丢盔棄甲退保潼關，太守竇廷芝投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死賊將李欽湊，擒獲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全都爲國家守衛，安禄山所占據的僅是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

叛賊占據東都後，見到宫殿莊嚴雄偉，專心一意越分稱帝，所以軍隊遲遲没有西進，而朝廷的諸道兵馬得以逐漸集結起來。賊將尹子奇駐守陳留，打算東進略地，正值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吴王李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十天聚集起數萬部衆。尹子奇到襄邑就撤回了。

第二年正月，安禄山越分自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封兒子安慶緒爲晋王，安慶和爲鄭王，任命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委任了百官。又奪取常山，殺死顏杲卿。安思義駐守真定，適逢李光弼出土門來救常山，安思義投降，博陵也被攻克，衹有稾城、九門二縣由叛賊守衛。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包圍饒陽，没有攻克，帶兵攻打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從雲中領兵來與李光弼會合，在九門打敗史思明，李立節被殺死，蔡希德逃奔鉅鹿；史思明逃奔趙郡，從鼓城襲擊博陵，又占據了該地。李光弼攻占趙郡，回兵包圍博陵，駐軍在恒陽。蔡希德請叛賊派軍隊增援，叛賊派二萬騎兵涉過滹沱進入博陵，牛廷玠調發嬀、檀等地軍隊萬人前來援助，史思明兵勢更强，與李光弼開戰，在嘉山被打敗，李光弼收復十三個郡，河南諸郡都嚴兵守衛，潼關不開。

安禄山恐懼，意欲撤回范陽，召見嚴莊、高尚責備道："我起兵時，你們説萬無一失。現在四方的兵馬日盛一日，從潼關往西，一步也不能

謀何在，尚見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禄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横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勛也，陛下何遽絶之，使自爲患邪?”禄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内尚等，與飲宴，禄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没於賊。禄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

前進，你們的謀略何在，還來見我幹什麽?”打發高尚等出去。過了幾天，田乾真從潼關來，勸安禄山説：“自古開創帝王之業，作戰都是有勝有負，然後成就大業，没有一舉成功的。現在四方兵馬雖多，也不是我們的對手。萬一大事不成，我們手裏有幾萬人馬，還可以横行天下，做十年的打算。况且高尚、嚴莊，都是佐命元勛，陛下怎能急着與他們斷絶，弄得自生禍亂呢?”安禄山大喜，叫他的小字説：“阿浩，不是你誰能讓我省悟！那怎麽辦呢?”田乾真説：“召見然後安慰他們。”於是請來高尚等人，一同飲宴，安禄山自己唱歌，君臣和好如初。立即派孫孝哲、安神威西去進攻長安。正值高仙芝等死去，哥舒翰守衛潼關，被崔乾祐打敗，囚禁了他。叛賊想不到天子會急速逃離，駐兵在潼關，十天後纔西進。這時皇帝外出已經到了扶風，於是汧、隴以東，都陷落在叛賊手中。安禄山派張通儒守衛東京，任田乾真爲京兆尹，派安守忠駐守在禁苑中。

禄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宫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群不逞争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剥苛急，百姓愈騷。禄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婿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群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决，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

安禄山未到長安時，士人都逃入山谷，東西絡繹綿延二百里，宫嬪四散躲藏邊走邊哭，將相府第中委棄的珍寶財物不計其數，成群結隊的不法之徒争相掠取，好幾天還是取之不盡。又搶掠左藏大盈庫，各官署的倉庫搶完了，就放火燒掉。安禄山到了，大爲憤怒，就大規模搜索了三天，民間的財物也都搶光，府縣乘機株根牽連，苛刻盤剥火急追索，百姓愈加騷動不安。安禄山怨恨安慶宗被殺死，於是把皇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婿等百餘人殺害，用來祭奠安慶宗。群臣跟隨天子的，誅滅他們的宗族。胡虜的天性是欲望得到滿足就肆爲殘虐，人們更不願親附。諸大將如果有事詢問或决斷，都得通過嚴莊纔能見面。統治下屬缺少恩義，即便是心腹故舊，都成爲仇敵。郡縣相繼殺死守將，迎接王師，前後反覆十幾次，城邑變成了廢墟。

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闤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虚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

肅宗在靈武訓練軍隊，天下人日日翹首以待，長安相傳太子往西面來了，聽説的人就往東跑，城裏都跑空了，都畿的豪傑之士每天都有殺叛賊官吏歸附朝廷的，叛賊用斬殺來懲罰也不能

慓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

禁止。又賊將大都是勇悍而没有遠謀的人，日日縱情飲酒，嗜好聲色財利，皇帝雖然處境危險而得以入蜀，竟然没有被跟踪追擊的後患。

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禄山謹甚，使爲閹人，愈親信。禄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棰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笞靳，故二人深怨禄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禄山朝群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禄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床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禄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

安禄山帳下的李猪兒，本來是投降的童僕，從小侍奉安禄山十分小心謹慎，被變爲閹人，更受親近和信任。安禄山腹大垂膝，每次换衣服，左右的人一齊抬起來，李猪兒給繫帶子，即便是在華清池賜浴，也允許帶上他。安禄山到老年時，更加肥胖，隱曲的地方經常有瘡。反叛後，不能不怨恨畏懼，到這時又雙目失明，不久又得了疽疾，越發急躁，左右侍奉的人，没有罪就被殺死，或者被棰笞呵責百般侮辱，李猪兒尤其頻繁，雖然嚴莊那樣受信賴，也是時時遭受笞打辱駡，所以這兩個人對安禄山深爲怨恨。以前，安慶緒善於騎射，没有成年即任鴻臚卿。安禄山越分稱帝後，寵幸段夫人，愛其子安慶恩，意欲立他爲嗣。安慶緒害怕不立自己，嚴莊也疑心發生什麽變故於己不利，私下對安慶緒説："君聽説過大義滅親嗎？自古以來這樣做的人都是不得已而爲之。"安慶緒心裏明白説："是是。"嚴莊又對李猪兒説："你侍奉皇上被加的罪過數得清嗎？如果不行大事，活不了幾天了！"於是共同商定計謀。至德二載正月初一，安禄山朝會群臣，瘡痛嚴重，中途停止。當天夜裏，嚴莊、安慶緒手持兵刃守護門口，李猪兒進入帳内，用大刀砍他腹部。安禄山失明，摸佩刀没有摸着，摇撼幄柱大叫道："是家賊！"不久腸子流到床上，當即死去，這年五十多歲，用氈子包裹住，埋到床下。隨即傳言病重，僞詔立安慶緒爲皇太子，又詐稱安禄山傳位於安慶緒，於是僞尊他爲太上皇。

### 安慶緒

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

安慶緒承襲僞帝位後，改爲載初元年，隨即縱情飲酒作樂，政事都委托給嚴莊并把他作爲兄長奉事，派張通儒、安守忠等駐守長安，史思明管領范陽，鎮守恒陽軍，牛廷玠駐守安陽，張志忠駐守井陘，各自招募士兵。

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

這時廣平王率領軍隊東進討伐，李嗣業帶領前軍，郭子儀帶領中軍，王思禮帶領後軍，回紇

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没，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鬥，回紇自南山㩜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髀藉藉滿坑壑，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

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污，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馹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痍卒纔千餘。

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洌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

葉護帶兵跟進。張通儒等聚集了十萬軍隊在長安擺下陣勢，叛賊都是奚人，素來畏懼回紇，接戰後，驚恐叫囂。廣平王分出精兵與李嗣業合擊，安守忠等大敗，領兵向東退去，張通儒丟妻棄子逃奔陝郡。王師進入長安，王思禮清理宮廷。僕固懷恩帶領回紇、南蠻、大食的軍隊爲前驅，廣平王率全軍追擊叛賊，嚴莊親自帶領十萬兵與張通儒會合，鉦鼓聲震百餘里。尹子奇已經殺了張巡，所有十萬部衆一道前來，要并力經營陝西，停駐在曲沃。先是回紇依傍南山設下埋伏，駐軍在嶺北等待戰機。嚴莊在新店大戰，用騎兵挑戰，六次相遇都是一打就敗，王師追擊，進入賊軍營壘，賊軍張開兩翼攻擊，追兵陷没，王師大亂，幾乎潰不成軍。李嗣業急馳趕到，殊死戰鬥，回紇從南山襲擊敵軍後背，賊軍驚慌，於是大亂，王師重振旗鼓，合力進攻，殺掠不計其數，賊軍大敗，追擊逃敵五十餘里，尸體殘肢雜雜亂亂填滿坑谷，鎧甲兵器遍地都是，從陝郡一直到洛陽。嚴莊逃回，與安慶緒、安守忠、張通儒等劫持殘餘的軍隊跑到鄴郡。

廣平王進入洛陽，在天津橋大規模展示兵力，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穿素服叩頭待罪，廣平王安慰説："公等被迫做了僞官，不是反叛，天子有詔書赦免你們的罪，都恢復你們的官職。"衆人大喜。於是陳留殺死賊將尹子奇投降。嚴莊之妻薛氏住在獲嘉旅舍，謊稱是永王之女，來到軍營，等見了廣平王，纔説真話："嚴莊意欲投降，願得一個信物。"廣平王同郭子儀商議，嚴莊如果來了，餘黨就可以曉諭而降，於是約好賜給嚴莊鐵券。嚴莊於是投降，乘驛傳到達京師，肅宗引見，赦免他的死罪，授任司農卿。阿史那承慶帶領他的部衆三萬人投奔恒、趙，有的跑回范陽，跟隨安慶緒的，纔有千餘傷殘士卒。

正在這時蔡希德從上黨，田承嗣從潁川，武令珣從南陽，各自帶領部衆前來，邢、衛、洛、魏招募的士兵逐漸集結起來，有衆六萬，賊軍的聲勢又振興起來。改相州爲成安府，改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任高尚、平洌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封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

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晧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岩以河東節度使并納順。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其肉。

王，安守忠爲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爲左羽林大將軍。但是部衆黨羽更加離散解體，因此僞淄青節度使能元晧、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岩都歸順了朝廷。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都主動脱離賊營歸順，河北諸軍各自據城守衛，叛賊派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帶兵攻克這些地方，在街市上屠戮守城將士，把他們割成碎片。

慶緒懼人之貳己，設壇加載書、枠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苻敬超洺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治宫室、觀榭、塘沼，泛樓舡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争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内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嘆。慶緒以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愎悍少恩，士不附。

安慶緒害怕人們和自己離心離德，設置祭壇用載書、盤血與群臣盟誓。然而阿史那承慶等十餘人秘密通和，有詔任阿史那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安守忠爲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阿史那從禮爲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爲德州刺史，李廷訓爲邢州刺史，苻敬超爲洺州刺史，楊宗爲太子左諭德，任瑗爲明州刺史，獨孤允爲陳州刺史，楊日休爲洋州刺史，薛榮光爲岐陽令；下至裨校等，屢屢爲國家刺探叛賊的消息。而安慶緒營造宫室、觀榭、塘沼，泛樓船在水中嬉戲，長夜飲酒。張通儒等人争奪權力不能一致，凡有人提出建議，衆人就一齊指責破壞。蔡希德最有謀略，剛烈狷急，密謀殺死安慶緒作内應，張通儒因爲其他事斬了他，麾下數千人都逃亡而去。蔡希德平素深受士卒愛戴，所以全軍恨嘆。安慶緒任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剛愎勇悍而缺少恩德，士卒不願親附。

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既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鋭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浚隍三周，决安陽水

乾元元年秋季九月，皇帝下詔郭子儀率領九個節度使的軍隊共二十萬人討伐安慶緒，進攻衛州，然後渡黄河，軍隊背水扎營待敵。安慶緒派安太清拒戰，聽説衛州已被包圍，就大張旗鼓南下，分爲三軍：崔乾祐帶領上軍，安雄俊、王福德輔佐；田承嗣帶領下軍，榮敬輔佐；安慶緒自己帶領中軍，孫孝哲、薛嵩輔佐。開戰後，王師佯退，安慶緒追擊，遇到埋伏而潰敗，安慶緒逃走，抓獲其弟安慶和，在京師斬首。郭子儀帶領軍隊緊隨賊軍之後，在愁思崗交戰，賊軍又敗，從此賊軍精鋭兵力被消滅乾净。因而據鄴郡固守以圖自保，派薛嵩帶重金去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派李歸仁帶兵一萬三千駐扎在滏陽，未等進兵，而王師的包圍已經很穩固，築起城墻挖掘濠

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隤墻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

溝圍城三周，決開安陽水灌往城中。城裏架起棧閣居處，糧食用盡，以至於人吃人，一斗米值錢七萬餘，一隻老鼠值錢數千文，把松木刨爲碎屑喂馬，推倒墻壁取麥秸，淘洗馬糞取草，城中人想投降也做不到。叛賊改用安太清代替崔乾祐領兵。

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营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悦。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餉，尚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洌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萬志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禄山以王禮，僞謚燕剌王。禄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在這時史思明擁有部衆十三萬，兵分三路急赴鄴城。第二年三月，在安陽扎營。安慶緒着急，就派安太清帶着皇帝璽綬去讓給史思明，史思明在軍中宣示了書信，齊聲高呼萬歲，於是約好和安慶緒結爲兄弟，把書信封還，安慶緒非常高興。王師失利，九個節度使奔逃而回，郭子儀拆斷河陽橋，駐防穀水。史思明進軍駐守鄴南。安慶緒收取官軍剩下的糧餉，尚有十餘萬石。召見孫孝哲等人計議抵禦史思明，諸將都説："今日怎能又背叛史王呢？"張通儒、高尚、平洌都請求自己前往感謝史思明，安慶緒答應了。史思明相見後，爲他們流淚，贈送厚禮讓他們回去。過了三天，安慶緒没有出來，史思明請安慶緒歃血盟誓，安慶緒不得已，帶五百騎兵到了史思明軍中。事先，史思明令軍中頂盔貫甲等待，安慶緒來到，再拜伏地感謝道："臣不能承擔重任，丢棄兩個都城，身陷重圍，没想到大王因爲太上皇的緣故，勞師遠來，臣的罪過，請大王處置。"史思明憤怒地説："兵事勝負那也没什麽，你爲人子，殺父求帝位，不是大逆不道嗎？我就是爲太上皇討伐逆賊。"示意左右把他牽出去斬首。安慶緒頻頻向周萬志使眼色，周萬志上前説："安慶緒做了君主，應該是賜死。"於是連同其四個弟弟一并縊死。又殺死高尚、孫孝哲、崔乾祐，死後還剁成了塊。史思明用王禮將安禄山改葬，追加的僞謚號叫燕剌王。安禄山父子僭位共三年而滅亡。

初，禄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仇，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當初，安禄山攻占東京，任張萬頃爲河南尹，很多士人和宗室由於他而幸免於難，肅宗嘉許他的仁德，拜任他爲濮陽太守。皇帝因爲叛賊是國仇，厭惡聽到其姓，京師的里坊凡有"安"字的，全部改掉了。

## 高尚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齕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贐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

高尚，是雍奴人。母親年老，靠乞食養活自己，高尚客居在河朔不肯回去奉養。同令狐潮相友善，與其婢通奸，生一女，於是留下定居。然而學問扎實文筆優美，曾對汝南周銑感嘆道："我寧願作賊而死，也不能咬草根求活。"李齊物任新平太守，推薦於朝廷，送錢三萬，介紹他去見高力士，高力士認爲是個人才，安置在門下，所有的家事都向他咨詢，指使近臣上表稱贊他的能力，升任左領軍倉曹參軍。

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内。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爲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高力士告訴安祿山，上表薦任他爲平盧掌書記，因而得以出入於安祿山卧室之内。安祿山喜歡睡覺，高尚曾執筆侍奉，一夜没有合眼，因此備受親愛。以後與嚴莊講説圖讖引導安祿山謀反。安祿山攻占東都後，拜任他爲僞中書侍郎。大抵叛賊所下的赦書制敕，都是高尚起草的。嚴莊投降後，高尚獨自掌管政事，升到僞侍中。

## 孫孝哲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絶，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悦。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

孫孝哲，是契丹部人。母親姿色妖冶，安祿山與她通奸，所以孫孝哲能够特别親近安祿山。身長七尺，高大健壯又有謀略。安祿山和他一起在側門等候召見，衣帶忽然斷了，不知該怎麽辦，孫孝哲素來帶着針綫，從容地給他縫好，安祿山非常高興。尤其能够事先迎合人們的意願。安祿山魁偉壯大，非孫孝哲縫製的衣服就不稱其身。天寶末年，官居大將軍。

賊僭位，僞拜殿中監、閑厩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裘馬光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主、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者不勝計，剔首析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降。

安祿山越分稱帝，拜任他爲僞殿中監、閑厩使，封王爵，與嚴莊爭寵心中不平。他衣裘車馬光鮮奢侈，飲食都是珍饈美味。叛賊令其監督張通儒等守衛長安，人人注目。殺死王妃、公主、宗室子弟一百多人，窮究楊國忠、高力士的黨羽以及觸犯過叛賊的人殺死不計其數，肢解尸體，扔在街道上。安祿山死後，嚴莊奪了他的閑厩使讓鄧季陽做了。安慶緒逃奔時，嚴莊害怕被他謀害，因而投降了。

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婿在賊中，有告其

有個經商的胡人康謙，天寶年間任安南都護，依附楊國忠，官居將軍。上元年間，拿出家産資助山南驛道的糧餉，肅宗喜歡他對國家有幫助，就允許了，幾次升官做到試鴻臚卿。其婿在

畔，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叛賊之中，有人告發他反叛，因此獲罪被誅。這事牽連到嚴莊，嚴莊被囚禁，後來被貶爲難江尉。京兆尹劉晏派胥吏到他家中防範，嚴莊怨恨。不久下詔免罪，嚴莊被召入朝見代宗，誣陷劉晏自恃有功經常埋怨皇上，泄露禁中之事，於是劉晏被貶官。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窣于，玄宗賜其名。姿瘦露，鳶肩傴背，廞目側鼻，寡須髮，躁健譎狡。與安禄山共鄉里，生先禄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訹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悦，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禄山俱爲捉生。

史思明，是寧夷州突厥的後裔，以前名叫窣于，玄宗賜給他名字。身姿瘦削，鳶肩傴背，深眼窩歪鼻梁，頭髮鬍鬚都不多，急躁勁健又很狡猾。與安禄山是同鄉同里，出生比安禄山早一天，所以長大後相友善。少年時奉事特進烏知義，做窺探賊軍的輕騎，多次殺敵抓俘虜。通曉六種番語，也做了互市郎。不久，欠了官府的錢，無法償還，將要逃往奚地，没有到達，被巡邏的騎兵截住，要殺他，他欺騙説："我是使者，你知道殺了天子的使者，其國不祥，不如帶我去見王，王如果不殺我，就是你立下的功勞。"巡邏兵認爲不錯，把他送到王所在之處，他不下拜，説："天子的使者見到小國的君主不下拜，這是禮節。"王發怒，但懷疑他是真使者，最後還是送到了館舍，以禮相待。將要返回，令百人跟隨入朝。有個奚人的部將瑣高，在國中很著名，史思明意欲擒獲他用來贖罪，就詐唬王説："跟隨我的人雖然很多，没有一個足以和天子相見的人，衹有像瑣高這樣的人才，纔可以一起到中原。"王很高興，命瑣高帶領帳下三百人同行。到平盧後，派人對駐軍主將説："有數百名奚兵，打着入朝的旗號，實際是入侵，請加以防備。"主將悄悄派出軍隊前來迎接犒勞，殺死奚人部衆，囚禁了瑣高獻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感到他立功的辦法很奇特，上表奏任爲折衝，同安禄山一起做捉生將。

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禄山討契丹，禄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

天寶初年，累積功勞做到將軍、知平盧軍事。入朝奏事，皇帝賜座同他談話，很驚奇，詢問他的年齡，他説："四十歲了。"皇帝撫摸着他的後背説："你顯貴是在晚年，好好努力！"升任大將軍、北平太守。跟隨安禄山討伐契丹，安禄山失敗，單騎跑到師州，殺死他的下屬左賢哥

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禄山平盧，禄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禄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

解、魚承仙解脱自己。史思明逃進山裏，過了二十天，集聚了潰散的士卒共七百人，追到平盧與安禄山相見，安禄山很高興，握住他的手説："以爲你死了，現在還活着，我還有什麽憂慮！"史思明對他的親密朋友説："我聽説進退在於把握時機，那時候要是早早出來，就跟隨哥解一起到地下去了。"契丹攻占了師州，守捉使劉客奴逃走，安禄山派史思明趕走契丹，上表推薦他爲平盧兵馬使。

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婿，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

史思明少年時微賤，鄉里之人都看不起他。大豪辛氏有女，正在求婿，窺見史思明，對其雙親説："一定要把我嫁給史思明。"親屬不同意，女兒堅持嫁給了他。史思明也自負地説："自從我有了婦人，不斷升官，生了很多男兒，大概要顯貴了吧！"

禄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顔杲卿等傳檄拒賊，禄山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奂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暐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顔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暐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俌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没。思明得其鋭卒，張甚，謀攻常山。俌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稾城，守將白嘉祐走趙

安禄山反叛，派史思明占領河北，適逢賈循死去，留下史思明守衛范陽，而常山顔杲卿等傳出檄文抵抗叛賊，安禄山派向潤客等代任，派史思明進攻常山，九天抓獲了顔杲卿。進軍直逼饒陽，盧全誠守城抵抗，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逐漸招募士兵自謀固守。河間李奂發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暐領兵八千援助河間，平原顔真卿發兵六千援助清河，都被史思明打敗，李暐的兒子李杞死於該役，饒陽守衛得愈加堅固。這時李光弼收復了常山，史思明急忙解圍前往迎戰，一晝夜行軍二百里，相持了很久没有決戰。郭子儀占領趙郡，合兵進攻賊軍。兩次大戰，史思明守軍都大敗，逃入博陵。李光弼追到城下，幾乎攻克。適值潼關守軍潰敗，肅宗召集朔方、河東的軍隊，李光弼領兵撤回，派王俌守衛常山。叛賊尾追李光弼到了井陘，兵敗而回。史思明進攻平盧，劉正臣輕視他，没有布置防衛，戰敗退保北平，二千輛車的軍需物資都落入敵手。史思明得到這裏的精鋭士卒，十分囂張，計議進攻常山。王俌準備投降，諸將殺死他，派使者到信都迎接刺史烏承恩來鎮守，烏承恩没有接受。史思明進攻土門，城中設下伏兵詭稱投降，賊軍登城，埋伏發動，賊軍被殲滅，史思明中戟，有人扶掖纔逃脱，再次發起

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奐。又拔景城，李暐赴河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

攻勢打進城中，放火焚燒房屋，把城裏的人全部殺死。奪取槀城，守將白嘉祐跑到趙郡，史思明包圍了五天，進入該城，白嘉祐逃奔太原，史思明再次攻克常山。叛賊的別帥尹子奇包圍河間，顏真卿派和琳帶兵萬餘前往救援。這時候北風怒號，擊鼓號令，士卒不前進。叛賊縱兵攻擊，王師大敗，和琳被抓獲，叛賊帶領部衆攻城，生擒李奐。又攻克景城，李暐投河自殺。招撫樂安，該城投降。然後進攻平原，還没到達，顏真卿棄郡撤離。進軍攻克清河，抓獲太守王懷忠，進入博平，然後包圍了信都。以前，叛賊先捉住烏承恩的母親、妻子及兒子，所以烏承恩投降，然而尚有五萬軍隊，三千騎兵。攻擊饒陽，李系自焚而死。

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産掃地，壯癃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爲戲。禄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强，猖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

史思明兵鋒所向，總是放縱部下殺人劫貨，搶奪奸淫民間妻女，因此士卒最爲奮勵。這時，河北全部落入賊手，生民的資産掃地以盡，青壯年被拉作伕役，老年嬰兒則被殺死，殺人被當作游戲。安禄山委任他爲僞范陽節度使。起初，部下僅有二千騎兵，同羅曳落河步兵僅三千，屢次勝利後，兵力最强，竟然有吞噬江、漢的狂妄野心。調發五萬精鋭士卒配置給尹子奇，渡黄河進犯北海以便動摇淮、徐。適值回紇襲擊范陽，范陽閉門不出兵，於是尹子奇回兵救援，就没被攻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進攻太原。這時，李光弼派部將張奉璋帶兵守衛故關，史思明攻克該地，張奉璋跑到樂平。史思明到山東取攻城器械，張奉璋把士卒藏在廣陽，换了衣服謊稱是叛賊使者，追究延誤期限的責任，殺死數人，得以帶領部衆回到太原。這時李光弼固守了將近十個月，史思明不能攻克。而安慶緒承襲大位，賜他姓安，名榮國，封爵嬀川郡王。

賊之陷兩京，常以槖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强，惘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

賊軍攻克兩京時，常用駱駝運載禁府的珍寶貯藏到范陽，堆積得如同山丘一樣。史思明看到國富兵强，志得意滿，意欲自己占有。後來安慶緒敗逃到相州，有三萬殘餘士卒回到北邊，無所歸屬，史思明發動攻擊殺死數千人，其餘的投降了。安慶緒知道他懷有貳心，派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到史思明那裏議事，并且共同想辦

動賊，請間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對曰："方禄山强，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貲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

法制服他。判官耿仁智意欲用大義感動叛賊，請求抽出時間單獨談道："史公顯貴而且賢明，不需要下屬代爲出謀劃策，但是我請求進一言然後死而無怨。"史思明説："那就告訴我吧。"回答説："安禄山强盛的時候，誰敢不服，大夫奉事他，本來就無罪。當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夏朝少康、周朝宣王的遺風，史公誠能派使者表達歸降的意思，一定會被接納，這是轉禍爲福的時機啊。"史思明説："好。"阿史那承慶等不知道，帶領五千騎兵前來，史思明身穿甲胄去慰勞，上前對他們説："公等來到，士卒不勝喜悦，不過邊兵素來害怕使者的威風，自己不能安心，請鬆弛弓箭入城。"聽從了他。史思明和阿史那承慶等一起飲酒，當即拘捕了他們，收繳了兵器，發給川資遣返，斬安守忠、李立節號令軍中。

李光弼聞其絶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并列卿，以秀巖爲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蕚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

李光弼得知他與安慶緒絶交，派人招撫。在此以前烏承恩已經回歸國家，皇帝派他規勸曉諭，史思明派牙門金如意把十三郡八萬兵力登記奉獻於朝廷，於是高秀巖獻出河東自動歸降。有詔史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都任列卿，任高秀巖爲雲中太守，也委任其諸子爲官。派烏承恩與宦官李思敬安撫慰問，督促他征討殘餘的叛賊。於是史思明派張忠志守衛幽州，假授薛蕚爲恒州刺史，招撫趙州刺史陸濟令他投降，授給史朝義五千兵守衛冀州，假授令狐彰爲博州刺史，駐防滑州。

然思明外順命，内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諗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床，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故答曰：

但是史思明外表歸順朝廷，内裏實際上通賊，更多地招募士兵。皇帝得知這些情况，認爲他曾經奉事烏承恩的父親烏知義，可能不會猜疑，便升任烏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讓他謀取史思明。烏承恩到了范陽，穿着破舊衣服夜裏走訪諸將，暗中把密謀告訴他們，諸將返身就向史思明告發了，烏承恩受到懷疑但没證據。適值烏承恩與李思敬入朝奏事回來，史思明把他們留在館舍，先把他們的床用帷幕遮起來，派兩個人伏在床下。烏承恩的兒子入内相見，因而留下住宿。半夜裏，對兒子説："我奉命除掉這個叛逆胡人。"那兩人告訴史思明，於是拘捕烏承恩，從衣囊裏搜出賜給阿史那承慶的鐵券和李光弼給

"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搒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况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邪!"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忘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

烏承恩的公文，又搜出幾張寫字的薄紙，上面都是應當誅殺的將士姓名，史思明大駡道："我有什麽對不住你的，至於這樣做呢！"烏承恩故意答道："這是太尉李光弼的計謀，皇上不知道。"史思明把官吏召集到郡廷，面向西方哭道："臣一片赤心不負國家，何至於要殺臣?"便打死烏承恩父子以及同謀黨羽二百多人，囚禁了李思敬然後上奏於朝廷。皇帝派使者曉諭説："事情都是烏承恩一個人策劃的，不是朕和李光弼的意思。"又聽説三司計議要處死陳希烈等人，史思明恐懼道："陳希烈等人都是大臣，太上皇丢下他們往西跑了，復位以後，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慰問，反而要殺他們，何况我本來就是跟隨安禄山反叛的呢?"諸將都勸史思明上表天子要求誅殺李光弼，史思明派耿仁智、張不矜前去上疏請斬李光弼，不然，就要進攻太原。疏文裝入函套，耿仁智就調换了，左右的人密告了史思明，拘捕二人説："你們要背叛我嗎！"下令將他們斬首。後來又想免於處死，又召入責備道："耿仁智奉事我三十年，現在我把你忘了嗎?"耿仁智憤怒地説："人固有一死，大夫聽信邪説，再次圖謀反叛，我雖生不如死！"史思明發怒，打死了他。九個節度使圍攻相州情况緊急，安慶緒派人從小路來求救，史思明畏懼王師，未敢進軍。不久蕭華獻出魏州歸順天子，崔光遠代他守衛，史思明就領兵進攻魏州，占領該地，殺死數萬人。

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周贄爲相，李歸仁爲將；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悦，遂祠祀上帝。

乾元二年正月初一，史思明修築壇場，越分自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任周贄爲司馬；救援相州，打退王師，殺了安慶緒，吞并其部衆，意欲隨即向西略地，顧慮根基還不牢固，當即留下史朝義守衛相州，自己帶領軍隊返回。夏季四月，改國號爲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妻子辛氏爲皇后，封史朝義爲懷王，任周贄爲相，李歸仁爲將；號稱范陽爲燕京，洛陽爲周京，長安爲秦京。又改州爲郡，鑄造"順天得一"錢。意欲舉行郊祀和籍田的典禮，聘請儒生講解制度，有人上書説："現在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還無法預料，要想舉行太平時的盛事，那是很困難的。"史思明不高興，還是舉行

是日大風，不能郊。

了祭祀上帝的禮儀。這一天颳大風，不能進行郊祀。

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絶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艫。"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兖、鄆，薛㟧擊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

史思明留下兒子史朝清守衛幽州，派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人輔佐他。派兵四處出擊進犯河南，自己從濮陽出擊，派令狐彰從黎陽渡黄河，史朝義從白高出擊，周萬志從胡良渡黄河包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還有梁浦、田神功都歸附了叛賊，便命許叔冀與李祥守衛汴州，把董秦等人的家屬遷徙到平盧，派梁浦、田神功南下江、淮，約定説："得了地盤，每人取兩船資財。"史思明乘勝大張旗鼓地進軍，向西攻占洛陽，攻克汝、鄭、滑三州，把李光弼包圍在河陽，不能攻克。派安太清奪取了懷州加以守衛，李光弼去攻打，安太清投降。史思明又派田承嗣進攻申、光等州，王同芝進攻陳州，許敬釭進攻兖、鄆，薛㟧進攻曹州。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在北邙設計戰敗李光弼的軍隊，王師放棄河陽、懷州，京師震驚惶恐，增加駐守陝州的兵力。史思明隨即向西進軍，派史朝義爲先鋒，自己從宜陽跟進。

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悦、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塓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塓乃去，顧曰："朝下陜，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悦等被讓，即共説朝義曰："向兵敗，悦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悦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諢，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床叱咤，優問

史朝義進攻陝州，在姜子坂失敗，退到永寧扎營。史思明大怒，召見史朝義以及駱悦、蔡文景、許季常，將要誅殺又釋放了他們，詫異道："朝義怯懦，不能成就我的事業！"意欲追回史朝清爲副。又敕令史朝義修築三角城存放糧食，一天完工，没有塗泥史思明就來了，見到没有如期完成發了火，史朝義解釋説："士卒疲勞稍休息了一下。"史思明説："你愛惜士卒却違抗我的命令嗎？"騎在馬上一直等到塗泥完畢纔離開，回頭説："早晨拿下陝州，晚上就斬這個賊。"史朝義很害怕。史思明住在驛舍，命令他所寵愛的曹將軍擊刁斗呵禁守衛。駱悦等人被責罵，隨即一起勸説史朝義道："不久前兵敗，駱悦與王活不了幾天，不如召見曹將軍共同商議大事。"史朝義表面上没有答應，駱悦説："王實在不忍心的話，我們就要歸順唐朝，不能再奉事王了。"史朝義答應了他們，令許季常用言語打動曹將軍。曹將軍畏懼諸將，不敢抗拒。史思明喜愛優伶插

故，答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悦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匽。思明知有亂，逾垣出，至厩下，將乘馬走，悦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悦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 損聖人否?"悦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贄聞，驚仆地。賊領兵還，贄等出迎，悦惡其貳，乃殺贄。次柳泉，悦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

科打諢，吃飯睡覺都隨侍在身邊，優伶因爲他殘忍，痛恨他。這天夜裏史思明驚醒，在床上大聲呼喝，優伶問原故，回答說："我夢見一群鹿過河，鹿死了河水也乾了，什麽意思?"不久去上厠所，優伶談論道："胡人没命了！"過了一會兒，駱悦帶兵進來，問史思明在哪裏，没人回答，就殺了幾個人，一齊指厠所。史思明知道發生了變亂，跳墻出去，到了馬厩下，要乘馬逃跑，駱悦的麾下周子俊射中他的手臂，從馬上墜落，問是誰發難，說："是懷王。"史思明說："白天失言了，應當有這種事。不過殺我太早，使我不得到長安。"大叫懷王三次，說："可以囚禁我，不要得個殺父的名聲！"又罵曹將軍道："這個胡人誤我！"左右的人把他反綁上，送到柳泉驛舍。駱悦回去報告，史朝義說："驚動聖人了嗎? 傷害聖人了嗎?"駱悦說："没有。"這時周贄、許叔冀帶領後軍駐守福昌，許季常，是許叔冀的兒子，史朝義命令他去通告。周贄聽説後，驚倒在地。史朝義領兵返回，周贄等人出外迎接，駱悦嫌惡他有貳心，就殺了周贄。停駐在柳泉，駱悦害怕衆人不滿，縊死史思明，用氈裹了尸體，用駱駝運回東京。於是史朝義登上皇位，建元顯聖。

## 史朝義

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紿計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

以前，史思明諸子没有嫡庶的區别，以年少者爲尊。史朝義，是庶長子，性格寬厚，很多下屬親附他。發難以後，暗裏命令向貢、阿史那玉謀取史朝清。史朝清喜歡圍田打獵，殘忍好殺和史思明相似，淫亂酗酒超過史思明，帳下豢養了三千人，都是剽劫殘殺的亡命之徒。向貢假意爲他設謀欺騙道："聽説皇上要讓王當太子，况且皇上遠離在外，王應當前去侍奉。"史朝清説不錯，催促帳下出外準備行裝，向貢指使高久仁、高如震率領壯士進入牙城。史朝清問是什麽原因，有人說："軍隊叛變了。"於是穿好甲胄登樓，責備向貢等人，士卒在樓下列陣，史朝清親自射死數人，阿史那玉的軍隊假裝敗退，史朝清下樓，被拘捕，與母親辛氏一起被殺死。張通儒不知内情，領兵在城中作戰，幾天没有打勝，也

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

死了。向貢暫攝軍事，不久，阿史那玉偷襲殺死他，自任長史，追究殺史朝清的罪犯，於是將高久仁梟首，在軍中號令。高如震恐懼，擁兵拒守。過了五天，阿史那玉敗逃到武清，史朝義派人招他，到了東都，凡是胡人面貌的，無論年長年少全部誅殺。任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高如震，幽州纔安定了。

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

史朝義待下屬謙虛有禮，政事都取決於大臣，但是没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在這個時候，洛陽諸郡人吃人，城邑都成爲榛莽丘墟，再則諸將都是安祿山的舊臣，與史思明原來行輩相同，耻於屈居史朝義之下，召兵也不來，想返回幽州。

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黽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搗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静嚴，賊有懼色。

適值雍王率領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軍隊討伐叛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當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後，從黽池進兵，李抱玉進逼河陽，李光弼經過陳留進兵，合兵一處。起初，代宗召見南北軍諸將詢問征討叛賊的計謀，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説："我們有了回紇相助，一定會勝利。"皇帝説："不一定。"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説："我們如果不勝，請讓我帶領二萬勇士和叛賊決一死戰。"皇帝説："很豪壯。"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説："賊軍如果背城作戰，我們一定能打敗他們；如果關閉城門留在裏面死守，就不容易攻克了。况且回紇不擅長攻城，相持一久勢必會泄氣。我們如果休養士卒虛張聲勢牽制賊軍，讓李光弼奪取陳留，李抱玉直搗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派間諜到賊軍中去，使那邊脅從的人互相猜疑，那麽消滅叛賊就指日可待。"皇帝説："好。"下令潼關、陝州戒嚴。軍隊停駐洛陽，馳兵直下懷州，王師部伍嚴整肅静，賊軍面有懼色。

朝義以師十萬距横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烟。方冽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褕。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

史朝義率兵十萬在横水拒戰，開戰後大敗，被殺被俘的人共六萬，丢棄的牛馬器甲不可勝計。史朝義燒毁明堂，向東奔逃到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拒不接納，從濮北急赴幽州。東都又一次經歷戰亂，郭英乂、魚朝恩等人控制不住軍隊，和回紇一起大肆搶掠，漫延到鄭、汝，以至於市井閭里没有人烟。正是嚴寒時節，人們都扯開書把紙連綴起來當衣裳。叛賊逃到下博，被僕

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滹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内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却，王師逐之，爭貲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却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鋭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强，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托，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隷，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遲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

固瑒追上，史朝義再次戰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都背叛了賊軍前來夾擊。到了滹水，没有船，諸將勸降，史朝義不高興。田承嗣請把車輛環繞結成營盤，把女子放到車中，然後放置輜重，設下伏兵等待。開戰後退却，王師追逐過來，争相搶奪珍寶錢財，叛賊帶領奇兵繞出，又發動了埋伏，王師退却了幾十里纔停住。史朝義隨即到了莫州，僕固瑒追去包圍了該地。經過四十天，賊軍八戰八敗。第二年正月，史朝義檢閲精兵，意欲決死一戰。田承嗣對史朝義説："不如親自帶領精鋭回幽州，利用李懷仙全部的五萬軍隊回頭再戰，聲勢外張，勝利是完全有把握的。臣請求在此堅守，雖然僕固瑒的兵强，也不會很快被他消滅。"史朝義同意采納，帶領五千騎兵在夜裏出發，臨行時，握住田承嗣的手，以生死存亡的重任鄭重托付，田承嗣頓首流涕。史朝義要走了，又説："闔家百口，母老子幼，現在都托付給田公了。"田承嗣聽從命令。過了一會兒，田承嗣召集諸將説："我與公等奉事燕朝，打下河北一百五十多座城，發掘别人的墳墓，焚燒别人的房屋，掠奪别人的玉帛，健壯的人死於鋒刃之下，羸弱的人填於溝壑之中，公侯門裏的高貴子弟，被我們奴役驅使，齊國的姜姓、宋國的子姓，被我們掃除。現在上天降下鑒鏡，我們這些人到哪裏安身立命呢？自古以來禍福也不是一成不變，能够改掉既往善修而今，那就是轉危爲安了。明天就出城投降，公等説怎麽樣？"衆人都説："好。"黎明，派人到城上呼叫道："史朝義半夜裏跑了，爲什麽不去追賊？"僕固瑒不相信，田承嗣帶着史朝義的母親以及妻子兒女到了僕固瑒的營壘，於是諸軍都發輕兵追擊史朝義。

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飢，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

史朝義到了范陽，李懷仙的部將李抱忠關閉壁壘拒不接納，説："不久前既然受命於天子，一年之中，剛剛歸降馬上叛變，哪有這樣反覆無常的！"史朝義訴説飢餓的情狀，李抱忠送飯到野外。史朝義吃飯，士卒也吃飯，吃完飯，隷屬軍籍的子弟逐漸告辭而去。史朝義流着眼淚罵田承嗣説："老奴誤我！"去到梁鄉，叩拜史思明

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尸。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俶、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的墳墓，往東跑到廣陽，拒不接受。圖謀投奔兩蕃，李懷仙招他回去，從漁陽回到幽州，自己縊死在醫巫閭祠下。李懷仙斬下他的首級傳送到長安，召舊將收殮他的尸體。李懷仙換了服裝到官署外面爲他哭泣，士卒都嚎咷痛哭。等到入葬後，没有人知道墳墓在什麽地方。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俶、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以及李懷仙、田承嗣等都獻出管轄的地方歸順了朝廷。史思明父子越分稱帝共四年而滅亡。史朝義死後，地方上把將士家屬百餘人送到官府，有關官員請求把他們隸籍於司農，皇帝説："這都是良家子女，被脅迫擄掠纔到了這個地步。"命供給口糧送還給親屬，無處歸依的，官府出資安置。

贊曰：禄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禄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贊曰：安禄山、史思明發動夷奴餓俘，憑藉天子的恩寵，於是禍亂天下。他們能以臣反君，而他們的兒子也能殘殺其父，世事喜好還報，天道本來如此。然而生民的厄運，必定得通過人來實現，所以二賊驟然興起又驟然滅亡。張謂譏刺劉裕："仰慕近世的曹操、司馬懿，遺棄古代齊桓公、晋文公的作風，衹是給兩朝帶來禍患，還没享福三載，世系傳下八代，却有六個君主不得善終，上天施與的報復，這就是明顯的驗證啊！"杜牧説："相面的人稱道隋文帝會當上皇帝，後來篡權竊位果然當了。北周末年，楊氏是八柱國之一，長期以來世襲公侯，一旦有個男子偷竊位號，不到二三十年，無論壯年老年嬰兒都死於非命。那個懂相法的人，應當説這必定是楊氏之禍，那纔可以説是善於給人看相。"張、杜的正確言論，至今有很多人稱頌。像安禄山、史思明，仰慕劉裕、楊堅還没有做到，所以引述了這些言論。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 逆臣列傳(中)

### 李希烈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爲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希烈，是燕州遼西人。少年時隸屬於平盧軍籍，跟隨李忠臣渡海到河北作戰有功。李忠臣在淮西時，因而任命他爲將佐，試光祿卿，軍中紛紛稱贊他的才能。適值李忠臣荒淫恣肆不理事務，他得以挑撥離間激成衆怒，驅逐李忠臣聽候朝廷命令。代宗下詔忻王任淮西節度副大使，使李希烈獨自掌管留後事務，又下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節度使。德宗登上皇位，加御史大夫，隨即拜任爲節度使，爲表示恩寵而給其軍命名叫淮寧。梁崇義反叛時，下敕諸道進軍討伐，下詔升任李希烈爲南平郡王、漢南漢北招討處置使，又拜任諸軍都統。在平定梁崇義的戰役中立功很多，意欲憑藉兵力占有該地，適逢山南節度使李承來到，未能得逞，還是大肆搶掠了一番纔離去，因功升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苣約納爲脣齒，陰計取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嫚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絶汴餉路，勉治蔡渠，引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悦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

李納反叛，任他爲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受命討伐。李希烈擁兵三萬停駐在許州不前進，派李苣前去和李納約定好脣齒相依，暗地計劃奪取汴州，便給李勉傳去檄文説要借道而過。李勉勘測地形，認爲應該從陳留經過，於是便架橋修路等待他從陳留地過境。李希烈找藉口反叛的詭計得逞，便肆意辱罵李勉，李勉嚴加防範守衛轄地。李納派游兵引導李希烈切斷汴州的餉路，李勉修整蔡渠，轉運東南地區的糧餉。李希烈派使者與河北朱滔、田悦等相約通好聯合，氣焰熏天。不久朱滔等人都自稱爲王，派使者送來箋

表，李希烈也自己號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個叛賊相互勾結占據了天下的一半。

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掎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顔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擊之，拔蘄、黄兩州，擊賊將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

建中四年正月，詔令各節度使發兵互爲聲援進軍征討，唐漢臣、高秉哲帶領一萬軍隊駐守汝州。還没到達，賊將乘霧進兵，王師撤回，賊軍占領汝州，拘捕李元平，兵鋒西指，東都大爲震驚，士人都逃到河陽、崤、澠。留守鄭叔則在西苑堅守，叛賊按兵不進。皇帝聽從盧杞的計謀，下詔太子太師顔真卿前去曉諭叛賊，出發以後，又派了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伐賊軍。李希烈見到顔真卿，傲慢狂妄不守臣禮，敕命左右的人詆毁朝政，隨即向北侵犯汴州，向南攻略鄂州。有詔令江西節度使嗣曹王李皋發動攻擊，攻克蘄、黄兩州，在白巖打擊賊將李良、韓霜露，二將逃跑。

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絶。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吕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户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皋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帝西狩，師氣钀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濕梢。

以前，李希烈從襄陽返回，留下姚憺駐防於鄧州，叛賊又得到汝州，武關的交通就斷絶了。皇帝派陝虢觀察使姚明敭修築上津道，設置館舍以便南方貢奉貨物。李希烈派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兵到各州縣擄掠，官軍屢次敗逃。哥舒曜又奪回汝州，李希烈派周曾、吕從賁、康琳抵禦哥舒曜，停駐在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擊李希烈，没有成功，都被殺死，韋清投奔了劉洽。李希烈恐懼，回到蔡州，上疏歸罪於周曾等人。皇帝不予赦免，下詔如有人將李希烈斬首，四品以上的可得李希烈的官職，五品以下的賜給食邑四百户，平民則免除三年的賦役。派神策將劉德信帶領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駐守陽翟增加討伐兵力；任李勉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副；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李皋爲副。劉德信離開陽翟，進入汝州壁壘，賊軍奪取陽翟，張伯儀軍遭覆滅。哥舒曜作戰失利，駐守襄城，李希烈自恃兵力强大，率領三萬部衆包圍了哥舒曜。這時皇帝前往西去，王師士氣消沉無法抵禦，城就被攻占，哥舒曜逃奔東都。李希烈天性狠毒，面對殺人戰場，血流於前，還能飲食自如，所以人們畏服，給他賣命。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攻入該城，運輸土木修築道路，没有如

勉奔宋州。

希烈已據汴，僭即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鷟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染石作璽。又於上蔡、襄城獲折車釭，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柏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

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陴，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慚。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户。

期完工就發怒，將人驅趕填入溝塹，號稱活埋。李勉逃奔宋州。

李希烈占據汴州後，越分登上皇帝之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任張鷟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把轄地分割建置爲四節度，以汴州作爲大梁府治，把安州改爲南關。染了石頭作玉璽。又在上蔡、襄城得到折斷的車釭，當作祥瑞供奉，迷惑其下屬。進而窺伺江淮，調發優勢兵力攻打襄邑，守將高翼死於該役。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領曲環、李克信等十餘萬軍隊在白塔作戰，失利，劉洽領兵撤回，軍卒柏少清抓住馬繮説："劉公小有失利就敗退，爲什麽?"劉洽不聽，連夜進入宋州。

叛賊驟然獲勝，直逼寧陵，車船相隨進發，綿延七十里。這時劉洽的部將高彥昭、劉昌共同據守壁壘，叛賊讓妖人祈禱颳風，放火燒光了戰棚，挖壞城墻要登城。高彥昭在城頭上按劍而立，士卒受到激勵勇氣大增，風向也變了。劉昌同衆人商議説："按照軍法，不和成倍的敵人作戰。賊衆我寡，不如撤退使賊軍驕傲，從宋州派出精鋭，出其不意直搗敵營，大功可成。"高彥昭推辭説："君稍微等等，先讓我盡力而爲。"就登城對部衆宣告説："中丞意欲示弱，回頭再來奪取，確實不錯。但是我們是防守的一方，得失掌握在防守的主人這一邊，現在重傷的士卒需要護理休養，如果棄城撤走，那麽受傷的人死在城内，逃跑的人死在城外，我們這支軍隊就全完了!"士卒都哭了，而且下拜説："高公在這裏，誰敢離開!"劉昌非常慚愧。高彥昭把家裏的牛殺死犒勞軍隊，士卒拼死作戰，斬首三千級。向劉洽請求援兵，他的下屬撰寫文書，説城池面臨危險，高彥昭看了説："君輕視我嗎?"取紙親自撰寫文書。劉洽接到文書，高興地説："健將在西面，我有什麽憂慮?"選派八百士兵，深夜入城，賊軍不知。第二天早晨到城下，士卒奮勇殺出，李希烈大敗，奪取其旗幟，斬首上萬級，追擊敗逃的敵人直到襄邑，收取了賊軍的資糧纔回去。劉洽上表奏其功績，任高彥昭爲御史大夫，

實封食邑一百五十户。

希烈既沮却，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虜其旁。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吕子巖、李達干，希烈遁歸蔡。賊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皋、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摇。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

李希烈兵敗後，壽州刺史張建封也駐守到固始，威脅其側面。李希烈畏懼，退還汴州，派翟崇暉帶精兵襲擊陳州，又被劉洽戰敗，俘虜賊軍三萬部衆，抓獲翟崇暉，進軍攻占汴州，生擒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吕子巖、李達干，李希烈逃回蔡州。賊軍的戍將孫液獻出鄭州投降，皇帝當即任孫液爲刺史。貞元二年，派杜文朝侵犯襄州，被樊澤擊敗，抓獲杜文朝。適值李皋、張建封、曲環以及李澄四面攻略其地，形勢日益蹙迫，李希烈氣焰收斂不敢動摇王師。吃牛肉生了病，親信將領陳仙奇暗中命醫生下毒把他害死。

始，希烈入汴，聞户曹參軍竇良女美，强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姒娣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强，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噪而入。子出遍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即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爲吴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保。竇亦死。

當初，李希烈進入汴州，聽説户曹參軍竇良的女兒美麗，强行娶走她，此女回頭説：“不要悲傷，我能消滅叛賊。”後來受到寵愛，參與叛賊的秘謀，能够轉移叛賊的意圖。她曾經稱贊陳仙奇忠勇可用，而其妻也姓竇，情願像妯娌姊妹那樣相處，以便籠絡其夫，李希烈答允了。她乘機前去對陳仙奇的妻子説：“叛賊雖然强大，最後必定失敗，怎麽辦?”竇氏過了很久纔省悟。等到李希烈死去，他的兒子不發喪，意欲把諸將都殺死然後自己當皇帝，没有下定决心。有人進獻含桃，竇氏請求分一些送給陳仙奇的妻子，得到允許，因而把蠟帛丸混雜在水果中，傳出那個計謀。陳仙奇大驚，和薛育率兵鼓噪入内。李希烈的兒子出來給所有的人下拜説：“請把皇帝的稱號去掉，按淄青的先例行事。”説完，被斬首，把李希烈以及他的妻子兒子七個人的首級函封獻給天子，李希烈的尸體被拋在街市上。皇帝因爲陳仙奇忠誠，當即拜任他爲淮西節度使，免除老百姓二年的徭役。不久被吴少誠殺死，有詔贈太子太保。竇氏也被殺死。

##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很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并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

朱泚，是幽州昌平人。父親名叫朱懷珪，奉事安禄山、史思明兩個叛賊，被委任爲僞柳城使。朱泚身材魁偉，腰腹有十圍粗，外表寬厚和藹，其實狠毒刻薄。少年時由於父親的功勛而受恩澤，隸籍於軍中，和弟弟朱滔都任李懷仙的部

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

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户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悦，手詔褒美。

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輿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觭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内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賚隆渥。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决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户三百。

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

將。輕財好施，凡是戰場上繳獲的東西，必定分給部下的士卒，以便打動他們的心，暗中潛藏着凶惡的品性。朱希彩任節度使，很信任他。

大曆七年，朱希彩被部下殺死，部衆無所統屬，朱泚正在外駐守，而朱滔掌管牙兵，尤其狡詐，就暗中告知幾十個人到軍門大聲呼叫："節帥非朱公不可!"衆人驚愕注目，因而一起到朱泚那裏，推舉他知留後事，派使者到京師聽候朝廷的命令。有詔拜任他爲檢校左散騎常侍，立即拜任盧龍節度留後。不久升任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食邑二百户。朱泚上書謝恩，派朱滔帶兵西上防秋。代宗高興，下手詔褒獎贊美他。

過了三年，請求入朝。自從幽州首先叛逆，從李懷仙以來，雖然外表臣服順從，但是不入朝謁見，而朱泚倡導各軍鎮，帶領三千騎兵親自入朝侍衛，有詔建造府第等候。出發以後，生了病，有人勸他回去，朱泚説："載着我的尸體，也要到達京師。"將吏再不敢多言。這時四方無事，天子單日上朝視事。朱泚在雙日到達，在内殿召見，賜給二匹乘輿馬、十匹戰馬、很多金綵，將校士卒都有賞賜，宴會隆重待遇優渥。朱泚來的時候，朱滔領攝了留後職務，逐漸剪除朱泚的爪牙。朱泚自知失去權勢，被朱滔叛賣，不得志，就請求留在京師。皇帝便授任朱滔爲節度留後，於是將防秋的軍隊分開，使其各有統屬：河陽、永平的軍隊，由郭子儀掌管；决勝、楊猷的軍隊，由李抱玉掌管；淮西、鳳翔的軍隊，由馬璘掌管；汴宋、淄青的軍隊，由朱泚掌管。升任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外出駐守奉天，爲了表示恩寵賜與禁中的兵器。升任檢校司空，代替李抱玉任隴右節度副大使，同時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第二年，改封遂寧郡王。德宗登上皇位，改任鎮守鳳翔，進封食邑三百户。

建中初年，派李懷光取代段秀實兼任涇原節度使，遷到原州駐守。李懷光先去監督工程，朱泚和崔寧領兵跟進。涇原的士卒向來聽説李懷光殘暴，人人惶恐不安，劉文喜因而劫持部衆作亂，請求段秀實留任，又請求從屬於朱泚。下詔由朱泚取代李懷光。劉文喜糾集二萬軍隊守城，

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太官膳臨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興，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没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蟣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

派裨將劉海賓入朝陳説事由。劉海賓請求説："衹要給劉文喜節度使的名義，臣就能將他斬首。"皇帝説："你確實有忠心，但我的節度使不能給。"派他回去，下詔朱泚、李懷光發動攻擊，皇帝爲此役减損太官給自己準備的佐酒菜餚用來供給軍隊。劉文喜還是緊閉壁壘向吐蕃求救。吐蕃調發了軍隊，朱泚、李懷光意欲躲避，别將韓游瓌説："戎狄如果來了，涇人一定會嘩變，誰也不肯爲了反賊陷身在胡虜中，稍作等待。"不久吐蕃的游騎登上高處招誘涇人，部衆説："起初我們是爲劉文喜求節度使，天子來討伐就回去認罪，怎麼能在臉上塗赭學那異族風俗呢！"劉海賓果然同他的徒衆殺死劉文喜，進入朱泚的軍營，朱泚一個人也没殺，因此涇人都感激他。下詔加中書令，返回駐守地，進拜太尉。

滔合田悦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户，不朝請，中人監第。

朱滔聯合田悦叛亂，暗中派人通知朱泚，河東節度使馬燧截獲了書信，皇帝召見朱泚給他看，朱泚惶恐地請求處死自己。皇帝慰勉他説："千里不同謀，卿何必認罪？"改任張鎰節制鳳翔，讓朱泚返回京師，加實封食邑一千户，不隨班朝請，由宦官監護府第。

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群噪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皆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内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

李希烈把哥舒曜包圍在襄城，下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領本鎮軍隊五千人東征救援哥舒曜，經過京師，軍隊停駐滻水，京兆尹王翃派胥吏供給軍隊粗米飯和蔬菜，部衆發怒不肯吃，群起鼓噪説："我們丢下父母妻兒前去和敵人拼命，却吃這樣的食物，怎麼能讓人衝向刀鋒劍刃呢？現在瓊林、大盈庫的珍寶財貨堆積如山，還要往哪兒去？"於是頂盔貫甲大張旗鼓回逼京師。皇帝聽説後，命宦官帶着賞賜前往，每人兩匹縑帛。士卒愈加狂悖，射宦官，宦官回頭就跑。這時姚令言還在宫中討論軍事，發生變亂的消息上報後，就急馳到長樂坂，遇上返回來的軍隊，對着姚令言張弓搭箭。姚令言大呼道："順勢去東征，富貴可取，爲什麼失策到做這種滅族的事？"部衆劫持姚令言往西進發。皇帝又派使者開解曉諭，賊軍已在通化門列陣，殺死使者。皇帝派普王和學士姜公輔帶着載金帛的車輛前去安撫慰問。賊軍迫近丹鳳門，下詔集合六軍，没有人來

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追皆不至。

在此之前，關東、河北作戰失利，禁兵都去東征，皇宫裏没有衛兵，而神策軍使白志貞把市井之人登記在軍籍，聽任他們依舊居住在街肆，自己把軍餉都吞没了，所以在緊急情况下没有人到。

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冒出，盧杞、關播、李涑皆逾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内，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逾三日，諸王群臣稍稍自間道至。

皇帝從禁苑北門出走，衹有幾十個衛兵，普王在前面開道，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以及宦官共一百多人騎馬跟隨，右龍武軍使令狐建帶領數百人殿後。夜裏到了咸陽，衹吃了幾匕飯就離去。賊軍已經把守了所有的城門，士人穿了破衣服蒙混出城，盧杞、關播、李涑都是越墻逃出，和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吴通微等人在咸陽追上了皇帝。郭曙和幾十個童奴在禁苑中打獵，聽説皇帝來到，拜謁在路旁，皇帝慰勞他，便懇求跟隨，得到允許。黎明時到達奉天，官吏惶恐地在城門前謁見。渾瑊帶領數十名騎兵從夾城進入北内，糾集士兵準備迎擊賊軍，聽説皇帝已出走，於是投奔奉天。這時候人們都不知道皇帝的所在，過了三天，諸王群臣逐漸從小路趕來。

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噪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宫。奸人因亂竊入内府盗貲寶，終夜不絶。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并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説泚迎天子，泚顧望咢然。光禄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悦。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

起初，姚令言列陣於宫門，不見有衛兵出來，於是衝入含元殿，周圍的人大聲呼叫："天子出走了，今日可以共取富貴！"鼓噪而進，搶掠宜春苑，進入各個宫殿。奸猾小人乘亂鑽進内府偷竊珍寶財物，一夜不斷。街道上也有人搶劫，居民都準備了兵器嚴加防範。賊軍無所統屬，害怕不能長久，想到朱泚以前在涇原有恩，况且久已失去權勢，就會思亂，於是相互商議説："朱太尉正被軟禁，如果迎接他，大事可成。"姚令言率領一百多騎兵去見朱泚，朱泚假意推讓不答應，留下使者飲酒，以便觀察部衆的心意。夜裏又有數百名騎兵前來，朱泚知道不假，於是由徒衆簇擁着往宫中走去，街道上到處都是火炬，觀看的人數以萬計。朱泚住在前殿，總領六軍。第二天下令説："國家在東方有事，涇人奔赴國難，不熟悉朝廷的規章，驚動了皇帝，三日内百官都要趕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留下來的守護本部門，違令者誅殺。"朱泚住到白華殿。有人勸説朱泚迎接天子，朱泚的表情很不自然。光禄卿源休來到，請求單獨會面，教導

潰兵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

他叛逆朝廷，詭稱發現了受天命的祥瑞，朱泚很高興。張光晟、李忠臣都因爲新近失掉職位心中怨恨，也相勸促成此事。鳳翔的大將張廷芝、涇原的將領段誠諫帶領三千潰敗的兵卒從襄城而來，朱泚自以爲得到人助，堅定了叛逆的決心。便委任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又認爲段秀實失去兵權，猜想他對朝廷有怨氣，加以起用，讓他出謀劃策。段秀實和劉海賓很憤怒，抓起東西就打朱泚，李忠臣保護朱泚，衹打破面孔，沒被打死。

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册，册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諫爲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晟、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并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

第二天，在朝廷上規模盛大地陳列旌旗服飾樂器，傳出消息説要尊奉宗室王代行主持國事，士子平民爭相前往觀看，朱泚在宣政殿越分登上皇帝之位，國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都是軍卒，在位的朝臣衹有十多人，逼迫太常卿樊系作册書，册書寫成，服藥自殺。朱泚下詔自稱"身在囚禁之中，帝位自動來到"，用來顯示確實是承受天命。隨即任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副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蔣鎮爲門下侍郎，幾個人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蔣諫爲御史中丞，敬釭爲御史大夫，許季常爲京兆尹，洪經綸爲太常少卿，彭偃爲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爲給事中，張廷芝、張光晟、段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人都被任命爲僞節度使。立哥哥的兒子朱遂爲太子，封朱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稱皇太弟。

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群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鋭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鬥，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皇帝派高重傑駐守梁山防禦賊軍，賊將李日月殺死了他，皇帝拍着尸體哭得很悲痛，用蒲草編結成首級安葬。朱泚得到首級，也聚集群賊哭着説："這是忠臣啊！"也用三品官的禮儀下葬。朱泚得勝後，就號令都城中的人説："奉天的殘餘黨羽不用一天就會平定。"李日月鋭氣正盛，自以爲所向無敵，於是燒毁陵廟，擄掠御用器物，皇帝很擔憂。渾瑊在漠谷設下伏兵，帶領數十個騎兵衝過來進攻長安，朱泚大驚，跌倒在坐榻前。渾瑊領兵退却，李日月尾追，遭遇伏兵格鬥，李日月被射死。朱泚很是煩惱。李日月的母親不哭，罵道："奴僕，天子有什麼對不住你的？死得太晚了！"

泚自將逼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室爲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漠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游弈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衄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士居上，將傅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券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群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

朱泚親自帶兵進逼奉天，竊取皇帝的器物自己搞排場。任姚令言爲上將，張光晟爲副，李忠臣爲留守，任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渾瑊率領韓游瓌抵禦朱泚，朱泚大敗，死亡的人數以萬計，退却了三里扎營。修造攻城器械，拆毀房屋製造了百尺高的樓車，居高臨下窺伺城中。適值杜希全帶兵在漠谷失敗，叛賊更加囂張。又有劉德信、高秉哲從汝州來得到沙苑五百匹馬在昭應扎營，在思子陵西面作戰，三次打敗賊軍，停駐東渭橋，派出游擊兵進逼都城。李忠臣的軍隊屢次失敗請求援助，朱泚就加緊攻城，驅趕民伕填塹濠，製造雲梯，令壯士高踞在上面，準備靠近城頭，守城的人很驚駭。渾瑊就派侯仲莊、韓澄挖地道，雲梯陷落，縱火去燒，城上灑下的膏脂流了幾百步遠，賊軍部衆慌亂叫囂，城中軍兵殺出，皇太子督戰，賊軍大敗。但是叛賊仗恃着人多，便布置長圍，用一百多弩箭向城中發射，竟落在離皇帝幄坐三步的地方。城裏更加緊張，皇帝召見群臣說：“朕有負於宗廟社稷，應該固守。公等家屬都陷落在賊軍手中，可以先去投降，以便保全親族。”衆人流着眼淚說：“臣等至死沒有貳心。”皇帝也嘆息噓欷。城被包圍共三十六日，而李懷光帶兵五萬來到，在魯店戰敗賊軍，隨即在城下大戰，從辰時直到黄昏，賊軍潰敗。皇帝居高臨下觀戰，傳詔道：“叛賊的部衆也是朕的赤子，不要多殺！”聽到的人都很感激。當天夜裏，朱泚領兵退走。當初，皇帝到了奉天，有人說叛賊已經奉朱泚爲主，必定要來攻城，請修造守城器械。宰相盧杞說：“朱泚，是大臣，怎麽懷疑他反叛？”到朱泚包圍了城池，皇帝竟没有責問他爲什麽説那些話。

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

朱泚退回時，姚令言正在修造攻城器械，李忠臣讓京城各坊都習武編制軍隊，人們深感痛苦不滿。朱泚阻止他們說：“進攻防禦的事我自己來處理。”叛賊曾令士卒馳馬入城說：“奉天陷落了！”百姓相對哭泣，街市没有居留的人，官署裏的胥吏寥寥落落，衹有一兩個郎官而已。

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

李懷光在九子澤修築壁壘，李晟從白馬津前來，在東渭橋扎營，尚可孤帶領襄、鄧軍隊五千

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

始，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群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絶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

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扑流離。士寖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禀不絶，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絶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户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衆謀亦止。

人停駐藍田，駱元光守衛昭應，馬燧派兒子馬彙帶兵三千駐守中渭橋。

當初，奉天被圍已久，糧食就要吃完，用蘆葦喂皇帝的馬，太官衹有兩斛粗米。解圍後，父老鄉親爭相獻上壺飡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奉獻數十馱絹帛，各地的貢物接踵而來，因而在軍中大頒賞賜，下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修整金、商道路，暫時用來轉輸貨物。群臣的家屬在京城裏的，叛賊還發給俸禄，宦官朱重曜給叛賊獻計說："拘捕了家屬用來招誘士大夫，不來的就把他們的家屬殺了。"孫知古假意說："陛下是以柔服人，如果殺戮人家的妻兒，那樣就斷絶了歸順的念頭。況且義士不惜殺身，哪裏還顧及他的家屬?"就没有那樣做。

興元元年，朱泚認爲原本封地在遂寧，屬於漢州，改國號爲漢，改元天皇。有人說："王師準備暗地破壞京城四角的城墻入城。"朱泚恐懼，詔令金吾在街衢上布置士卒，胥吏每人準備五隻火炬用來防夜，城墻轉角處都是每百步建一座樓，用來守候瞭望有無異常情況。凡是祠房廟廬裏都埋伏甲士，告誡說："有軍隊來就四面出擊。"太倉的糧食用完，叛賊督責胥吏從佛寺道觀中追索出萬斛餘米，鞭打强取使許多人流離失所。士卒漸漸受飢，但跟隨皇帝在外的神策六軍以及哥舒曜、李晟手下的軍人家中的供給没有斷絶，有人建議停止供給，朱泚說："將士在外，家中老小斷了糧就是死路一條，難道我會有這種心!"隨即對居民加重賦斂。許季常說："一旦情況緊急，就把三千宦官和公侯抄家滅門，財物就充足了。"有人對朱泚說："陛下既然承受天命，而保存唐朝宗室的九廟諸陵，不應如此。"朱泚說："朕曾經北面奉事唐朝，哪能忍心那樣做!"那個人又說："官職大多空缺，請選擇人才加以任用，派兵脅制，讓他們不敢推辭。"朱泚說："强迫授官則人懷畏懼，衹要是願意出仕的給他官職，怎麽能敲着門去授官呢?"皇帝在奉天頒下的赦令說，凡是接受叛賊僞官的人，消滅叛賊後全部寬免不予追究，官軍秘密地張貼在路邊。朱泚正住在未央宫，涇原的士卒相與謀殺朱泚，

朱泚得知後，當即遷到别處，部衆的謀劃也就中止了。

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强，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四、繒錦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慚，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

張光晟與李懷光壁壘相對，李希倩請求帶五百精騎前去衝擊，張光晟不許，説："西軍正强盛，不可輕舉妄動自取敗亡。"天色晚了，兩軍都退走。李希倩謁見朱泚説："張光晟心懷異志，眼看着西軍却不開戰，臣請求發動攻擊。"朱泚不許，請求斬張光晟，朱泚又不許，并説："他善於帶兵，所以不戰，大概是知道不可以吧!"李希倩發怒説："臣盡心奉事君主，得不到信任，情願保全性命返回淮西。"朱泚答應了，賜給他十四馬、百匹繒錦，説："帶着這些回東面去吧。"李希倩感到慚愧，又入内説："臣愚昧褊狹，罪該處死，情願死在兩軍陣前。"朱泚又允許了。張光晟見到朱泚説："臣不敢反。"因而再拜，朱泚對他又是安慰又是勉勵。

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以决其流，城中水絶，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争曰："陛下當不出宫，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

官軍破壞龍首、香積兩處的堤堰，放走水流，城裏斷了水，朱泚派了數百民伕修築。賊軍由東面灞水出擊，與王師作戰，大敗奔逃而回，關閉都城的城門，士卒都頂盔貫甲待命，很久纔作罷。李子平建議修造攻城器械襲擊李懷光，從禁苑裏和六條大街上取來大木造衝車，期限緊迫勞作繁重，人們不堪忍受。又禁止居民夜間行走，三人以上不得相聚飲食，上上下下惶恐不安。叛賊所能利用的衹有盧龍、神策、團練的軍隊，而涇原軍驕横得無法控制，衹保護以前搶掠到的東西，不出戰，所以朱泚屢次戰敗，非常憂慮，意欲出走。術士諍諫道："陛下不應當出宫，即便西軍入城，也會自己生變。"朱泚靠這話又安心下來。

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顔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

適逢李懷光對皇帝懷有貳心，不願意看到朱泚被平定，按兵觀望。皇帝意欲前往咸陽，督促諸將捉拿叛賊，李懷光口出惡言，於是下詔戴休顔守衛奉天，尚可孤守衛灞上，駱元光守衛渭橋。皇帝出發前往梁州，停駐渭陽，嘆息道："朕這次出行，會有西晉永嘉年間那樣的事嗎?"渾瑊説："臨大難而無所畏懼，是聖人之勇。陛下爲什麽説得那麽過分呢?"隨後李懷光就同朱泚修好聯合。京師裏得知皇帝又往西走了，兩個

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鄰國，故懷光决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慚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

叛賊又勾結起來，以爲叛亂就要成功，出來接受賊官的士人占了十分之八。起初，朱泚拿出重金，以兄長禮奉事李懷光，約好平定關中後，割地做鄰國，所以李懷光决意反叛，順勢吞并了陽惠元、李建徽的軍隊。朱泚得知李懷光公開反叛了，便賜給他詔書以臣禮相待，督促他派兵入内侍衛。李懷光被欺騙十分羞慚，帶領他的軍隊往東面守衛河中。朱泚幾次派人招誘涇原的馮河清，馮河清不聽從，又結交他的將領田希鑒，此人就殺害了馮河清響應叛賊，朱泚便讓他取代馮河清，命他勾結吐蕃。

李晟等兵寖强，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佖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鬥皆北，遂至白華。

李晟等人的軍隊逐漸强盛，士卒更加親附，而渾瑊又在武亭川擊敗賊將韓旻、宋歸朝，斬首數以萬計，宋歸朝投奔了李懷光。李晟率領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出動全軍向叛賊發起攻擊，李晟進逼光泰門，戰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叛賊放棄城門哭泣着退守白華殿。李晟領兵撤回，過了三天又戰，大敗賊軍，就分道深入。朱泚的部將段誠藏在草叢中，被王佖擒獲。姚令言、張廷芝與李晟遭遇，格鬥十幾次都被戰敗，官軍就殺到了白華殿。

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

起初，張光晟率領精兵在九曲扎營，距東渭橋十里，秘密約好要歸降李晟。李晟入城，張光晟勸朱泚等人出逃，所以朱泚挾持姚令言、張廷芝、源休、李子平、朱遂帶領殘兵向西逃竄，張光晟把他護送出城，便到李晟那裏投降。

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悦。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

朱泚迷了路，問農夫，答道："是朱太尉嗎?"源休説："是漢皇帝。"農夫説："天網恢恢，能跑到哪裏去呢?"朱泚發怒，要殺他，農夫就跑了。朱泚到了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不接納，朱泚説："你的節度使旌節是我授予的，爲什麽不接待我?"放火燒城門，田希鑒把旌節扔到火裏説："還你的旌節!"朱泚全軍都哭了，城中人望見他們的子弟，也哭了。賊將宋膺説："某人妻子哭，被斬了!"朱泚的軍衆止住哭泣。朱泚改住客舍，派遣梁廷芬入城會見田希鑒説："田公殺了一個朝廷的節度使，唐朝天子必定不容，爲什麽不接納朱公共成大事?"田希鑒暗中答應。梁廷芬出城回報，朱泚很高興。梁廷芬請

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婿金吾將軍馬悦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禳變，鴆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

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禄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宇。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酇侯。本相州人。

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皞之爲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爲節度使。既挾泚亂，頗盡力。

彭偃，鋭于進，自謂爲宰相所抑，鬱鬱不慊。泚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尤誖慢。

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爲潛龍宫，徙

求當宰相没有如願，就不再入城。朱泚還有剩下的三千范陽士卒，往北跑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嚴陣以待，朱泚不敢入内，便據守彭原西城。梁廷芬和朱泚的心腹朱惟孝夜裏箭射朱泚，朱泚墜落到地窖中，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同將朱泚斬首，派宋膺傳送首級獻上。朱泚死時四十三歲。姚令言跑到涇州，源休、李子平跑到鳳翔，都被斬首。朱泚的女婿金吾將軍馬悦跑到党項，得以進入幽州。朱重曜，是朱泚下屬中最親近的人，朱泚稱呼他爲兄。適逢隆冬下了大雨，朱泚要禳除天變，毒死朱重曜，用王禮安葬。平定叛賊後，挖出尸體將其肢解。李希倩等諸將都被依次殲滅。

以前，源休任京兆尹，出使回紇，將要返回，盧杞畏懼他善辯，能得到君主的恩寵，停駐太原，上奏將他任命爲光禄卿。源休很是怨恨，所以引導朱泚越分稱帝，爲他調度軍糧，委任百官，所有的政事都要咨詢源休。當時人們評論他比朱泚更加悖逆，脅迫侮辱大臣，幾乎把宗室子孫趕盡殺絶，每次王師失利，源休都高興得眉飛色舞。與姚令言勸説朱泚圍困奉天，晝夜爲叛賊出謀劃策，二人爭着自比爲蕭何，源休當面對姚令言説："成就大秦的事業，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我比作蕭何，你當曹參就可以了。"隨即收集圖籍，貯存在府庫，一味仿效蕭何，人們都譏笑地稱之爲心急如火的酇侯。原本是相州人。

姚令言，是河中人。當初被招募從軍，隸屬於涇原節度使馬璘的幕府。孟皞任留後時，上表推薦他謹慎嚴肅可任將帥，於是任節度使。挾持朱泚叛亂後，十分盡力。

彭偃，鋭意進取，自己認爲被宰相壓制，心懷不滿。朱泚叛亂，藏匿在農家，被起用以後，辭章詔令都出自他的手筆，所以言辭尤爲悖逆狂傲。

李晟喜愛張光晟的才幹，上表請求赦免他的死罪，安置在軍中。駱元光憤怒地説："我不能與反虜坐在一起。"拂衣而去，李晟纔把他殺了。李懷光把宋歸朝獻給朝廷，將他斬首。衹有李日月的母親得到赦免。朱泚還未敗亡時，把他的府

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

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别，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床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第稱爲潛龍宫，搬去珍寶充實裝點，人們説“潛龍勿用”，是滅亡的徵兆。

李晟嫌惡田希鑒的悖逆，準備利用事由殺他。適值吐蕃侵犯涇州，李晟這時任涇原節帥，所以田希鑒請求救援，李晟派史萬歲帶領三千騎兵前往。請李晟巡行邊防，田希鑒前來謁見，其妻李氏，以父禮侍奉李晟，李晟屢次前去赴宴，即將率軍返回，對田希鑒友好地説：“我在這裏停留了很久，諸將都是故人，我準備辦酒席告别，可過軍營來飲酒。”田希鑒等人到了軍營，還没有依次斟酒，李晟説：“諸君來了，應該自己通報姓名官爵故里。”諸將依次説出，無罪的人安坐自如，有罪的人被李晟質問責難，由一個士卒引出去，斬首後掩埋。田希鑒坐在李晟下手，不知道要被殺，李晟回頭看着他説：“田郎不應該無罪。”左右的人把他抓下去，李晟説：“天子流亡，你就殺了節度使，接受叛賊的旌節，今日有何面目見我呢?”田希鑒不能回答。李晟説：“田郎老了，坐在床上回答問話。”就將他縊死在帷幕中，指派李觀代任節度使。

#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

##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 逆臣列傳(下)

### 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

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群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

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間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

黃巢，是曹州冤句人。世代販鹽，富有資財。善於擊劍騎馬射箭，粗通文字，能言善辯，喜歡豢養亡命之徒。

咸通末年，連年饑荒，河南起興盜賊。乾符二年，濮州著名盜賊王仙芝在長垣作亂，擁有三千部衆，摧殘曹、濮二州，俘獲萬人，於是聲勢大張。王仙芝狂妄地號稱大將軍，向各道傳出檄文，説官吏貪得無厭，賦稅繁重，賞罰不公平。宰相認爲是耻辱不報，僖宗不知道。其驃悍將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幾個人，所到之處都要大肆搶掠。而黃巢喜歡變亂，就和八個追隨者，招募了數千部衆響應王仙芝，輾轉侵犯河南十五州，部衆達到數萬人。

皇帝派平盧節度使宋威和他的副手曹全晸屢次攻擊盜賊，戰敗敵人，拜任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配置衛兵三千、騎兵五百，下詔河南各個軍鎮都由他管轄，任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副。王仙芝攻略沂州，宋威在城下擊敗盜賊，王仙芝逃走。宋威因此上奏稱盜賊的首領已死，擅自放任麾下的軍隊返回青州，群臣都入内祝賀。過了三天，州縣奏稱盜賊依然還在。這時軍兵剛剛休息，有詔再次調發，士卒都忿忿不平，人心思亂。盜賊利用這個機會，急赴郟城，不到十天攻占八個縣。皇帝憂慮會逼近東都，督促諸道軍隊盤查堵截，於是鳳翔、邠寧、涇原的軍隊守衛陝州、潼關，曾元裕守衛東都，義成、昭義的軍隊

守衛皇宫。

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蜡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橈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

王仙芝前去攻打汝州，殺死守將，刺史逃跑，東都大爲震驚，百官脱身出城逃命。盜賊攻占陽武，包圍鄭州，没有攻克，群集在鄧、汝之間。潼關以東的州縣，大抵都畏懼盜賊，據城守衛，所以盜賊放縱軍兵四出攻掠，摧殘郢、復二州，經過的地方都被焚燒搶掠，老百姓所剩無幾。官軍追趕得急迫，他們就在道路上委棄許多財物，士卒爭相拾取，因此總是逗留不前。賊軍輾轉進入申、光二州，摧殘隋州，抓住刺史，占據安州後進退自如，分奇兵包圍舒州，攻擊廬、壽、光等州。

時威老且暗，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

這時宋威年老昏暗，不理軍務，暗中與曾元裕計議道："以前消滅了龐勛，康承訓就獲罪。我們即使成功，能免除禍患嗎？不如留着盜賊，不幸當了天子，我們也不失爲功臣。"所以跟在賊軍後面三十里，保存實力進行觀望。皇帝也知道這些情況，改任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派前鴻臚卿李琢取代宋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取代曾元裕。

賊出入蕲、黄，蕲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己，詬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嵖岈山。

賊軍出入蕲、黄二州，蕲州刺史裴渥爲盜賊求官職，約定罷兵。王仙芝和黄巢等人到裴渥那裏宴飲。不久，頒詔拜任王仙芝爲左神策軍押衙，派遣宦官安撫慰問。王仙芝很高興，黄巢怨恨封賞没有自己的份，駡道："王君投降了，獨自得到官職，五千部衆怎麽辦？把兵都交給我，不要留下。"便毆打王仙芝，打傷了頭部。王仙芝忌憚衆怒難犯，就没有接受詔命，劫持了州兵，裴渥和宦官逃亡而去。賊軍把部衆分開：尚君長進入陳、蔡；黄巢北上攻掠齊、魯，擁有部衆萬人，進入鄆州，殺死節度使薛崇，進兵攻克沂州，部衆達到了數萬人，經過潁、蔡據守嵖岈山。

是時柳彦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温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温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

這時柳彦璋又攻占江州，抓住刺史陶祥。黄巢領兵再度與王仙芝會合，包圍宋州。適逢張自勉率領救兵來到，將賊軍斬首二千級，王仙芝解圍南下，渡過漢水，進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温據城守衛，賊軍縱火焚燒城樓堞垛，楊知温不出面禦敵，有詔派高駢取代他。高駢調發一萬五

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温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栅，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彦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

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吴彦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黄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

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

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爲

千蜀兵帶着軍糧，預期三十日到達，然而城池已被攻克，楊知温逃走，賊軍不能守城。於是下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任江州刺史，率領軍兵乘單舟闖入賊軍水寨，賊軍非常驚駭，相率出迎投降，因而將柳彦璋斬首。

黄巢進攻和州，没有攻克。王仙芝自己包圍洪州，攻占該城，派徐唐莒守衛。進兵攻克朗、岳二州，然後包圍潭州，被觀察使崔瑾打退，於是進軍浙西，騷擾宣、潤二州，不能達到目的，自己留在江西，督促别部回兵進入河南。

皇帝下詔崔安潛返回忠武，再度起用宋威、曾元裕，恢復招討使職務，由楊復光監軍。楊復光派他的下屬吴彦宏用詔書曉諭盜賊，王仙芝就派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長前來投降，準備到朝廷請罪，又給宋威寫信要求做節度使。宋威假意應允，上書聲稱“與尚君長作戰，將他擒獲”。楊復光堅持説他是投降。朝廷命侍御史和宦官從驛道兼程前往當地查詢，没有查明。最終在狗脊嶺將尚君長等人斬首。王仙芝發怒，回兵攻打洪州，進入外城。宋威親自帶兵前去救援，在黄梅戰敗王仙芝，賊軍被斬首五萬級，抓獲王仙芝，首級傳送到京師。

在這時，黄巢正包圍亳州没有攻克，尚君長的弟弟尚讓率領王仙芝潰敗的黨羽投靠黄巢，推舉黄巢爲王，號稱衝天大將軍，委任百官屬吏，驅迫河南、山南的十餘萬民衆搶掠淮南，建元王霸。

曾元裕在申州戰敗賊軍，上萬人死於該役。皇帝因爲宋威錯殺尚君長，而且討伐賊軍没有功績，下詔讓他返回青州，任曾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黄巢攻克考城，奪取濮州，曾元裕駐軍在荆、襄，援兵阻隔，改任張自勉爲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促諸軍火速追捕。黄巢正在搶掠襄邑、雍丘，下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在原武扎營。黄巢侵犯葉、陽翟，意欲窺伺東都。適值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領兵五千救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領兵三千駐扎在河陰。黄巢在江西的軍隊，被鎮海節度使高駢戰敗；侵犯新鄭、郟、襄城、陽翟的軍隊，被崔安潛趕跑；在浙西的軍隊，被節

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於是高駢遣將張潾、梁纘攻賊，破之。賊收衆逾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

度使裴璩把兩個首領斬首，死的人很多。黄巢非常沮喪，於是到天平軍乞求投降，頒詔任黄巢爲右衛將軍。黄巢估計藩鎮割據政令不一，不足以制服自己，隨即叛變而去，輾轉侵犯浙東，抓住觀察使崔璆。於是高駢派遣將領張潾、梁纘攻擊賊軍，戰敗敵人。賊軍聚集部衆越過江西，攻克虔、吉、饒、信等州，乘勢開山築路七百里，直趨建州。

初，軍中謡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儳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過崇文館校書郎黄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没，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

以前，軍隊中的謡諺説："看到儒生就殺，軍隊必定覆滅。"黄巢進入閩地，俘獲的民衆謊稱是儒生的，一概釋放，這時是六年三月。走捷徑包圍福州，觀察使韋岫作戰不勝，棄城逃走，賊軍進入該城，焚燒房屋，殺人如同割草。經過崇文館校書郎黄璞家，下令道："這是儒生，滅掉火炬不要放火。"又查訪處士周朴，找到了此人，對他説："你能追隨我嗎?"回答説："我都不出仕天子，怎麽能追隨盗賊?"黄巢發怒將周朴斬首。這時閩地各州都落入賊手，有詔高駢任諸道行營都統以便抵禦賊軍。

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竪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産，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

黄巢攻占桂管，進軍侵犯廣州，給節度使李迢送去書信，請求上表舉薦他任天平節度使，又脅迫崔璆向朝廷進言，宰相鄭畋意欲應允，盧攜、田令孜堅持不允許。黄巢又請求任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朝廷得到文書後，右僕射于琮計議道："南海市舶獲利不可勝計，賊軍得到後更加富裕，而國家的費用就窘迫了。"於是任黄巢爲率府率。黄巢見到詔書後大駡，火速攻打廣州，抓住李迢，自己號稱義軍都統，公開上表通告即將入關，并詆毁朝政被宦官把持，敗壞綱紀，指斥大臣們與宦官勾結行賄的事實，以及貢舉和銓選埋没人才，禁止刺史經營財産，貪贜枉法的縣令滅族，都是當時最明顯的弊政。

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

天子接受宋威失策的教訓，罷免了他，而宰相王鐸請求自己前往，於是任王鐸爲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領各地軍隊進兵討伐。王鐸駐守江陵，上表推薦泰寧節度使李係任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充當先鋒駐守潭州，兩處用烽燧驛道密切聯絡。適逢賊軍中流行瘟疫，部衆死去十分之四，於是帶領部衆回兵北上。從

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廥，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

桂州編結大型木筏，沿湘水順流經過衡、永二州，攻克潭州，李係跑到朗州，十餘萬軍隊被殲滅在此處，拋棄的尸體遮蓋了江面。進逼江陵，號稱五十萬大軍。王鐸的兵少，便登城守衛。在此之前，劉漢宏已外出攻占地盤，焚燒房屋，百姓都逃竄到山谷中。不久李係失敗的消息傳來，王鐸放棄城池跑到襄陽，官軍乘亂肆意搶掠，又碰上下雪，百姓大多數死在山野溝壑之中。

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鬥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晸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彦謩代其使，乃止。

這年十月，黄巢占據荆南，脅迫李迢起草表章上報天子，李迢説："我的腕可斷，表不能作。"黄巢發怒，殺了他。準備跟踪追擊王鐸，適逢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在荆門扎營，指使沙陀把五百匹裝飾着華麗轡頭和鞍韉的戰馬放縱了往賊陣跑去，賊軍以爲這是膽怯的表現。第二天，諸將騎上這些馬出戰，而馬能懂得沙陀語言，呼叫它就往回跑，無人能禁止。官兵設伏在樹林裏，鬥了一陣就敗退，賊軍急追，埋伏發動，大敗賊軍，抓獲十二個賊軍首領。黄巢恐懼，渡過長江往東轉移，王師追擊，俘虜賊軍十分之八，王鐸招撫劉漢宏使他投降。有人勸劉巨容窮追，答道："國家總是有負於人，危難時不吝惜賞賜，事態平息後就怪罪下來，不如留着盗賊期待以後的福禄。"止步不追，所以黄巢得以重整旗鼓，攻打鄂州，進入該城。曹全晸即將渡長江，適值有詔派段彦謩代替他任招討使，就停止了行動。

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黄巢害怕被襲擊，輾轉搶掠江西，再次進入饒、信、杭州，部衆達到二十萬。進攻臨安，戍將董昌的兵力單薄，不敢應戰，在草叢中埋伏了數十名騎兵，賊軍來到，伏兵用弩箭射死賊將，部下都逃跑了。董昌進軍駐守八百里，見到田舍老婦説："有人追來，就説臨安的軍隊駐守八百里。"盗賊驚駭地説："以前幾個騎兵就能困擾我們，何况駐軍八百里呢?"於是返回，摧殘宣、歙等十五州。

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潾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却，乃保饒州，衆多疫，别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

廣明元年，淮南高駢派部將張潾渡過長江擊敗王重霸，迫使其投降。黄巢屢屢退却，最後據守饒州，很多部衆染上瘟疫，别部常宏帶領數萬部衆投降，被就地處死。諸軍屢次上奏打敗賊

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潾，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兖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晸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晸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溵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溵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兖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兖州，溵水屯皆散。

軍，都不確實，朝廷信以爲真，稍微感到安心。黄巢用計成功，戰敗張潾并殺了他，攻占睦、婺二州，又奪取宣州，而劉漢宏的殘餘部衆重新奮起，侵犯宋州，搶掠申、光二州，來與黄巢會合，從采石渡過長江，侵犯揚州。高駢按兵不出。下詔兖海節度使齊克讓駐守汝州，任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軍正守衛滁、和二州，曹全晸率領的天平軍隊在淮上被戰敗。宰相豆盧瑑計議道：“救兵没有到達，建議暫任黄巢爲天平節度使，使他不再西進，派精兵在宣武駐防，堵住汝、鄭的通道，盜賊的首級就可以得到。”盧攜堅持不同意，建議“召集諸道軍隊駐扎在泗上，讓宣武節度使統領，那樣黄巢就會回兵侵犯東南，徘徊在山浙一帶，逃活命罷了”。下詔依此而行。在此之前已經下詔天下的軍隊駐守溵水，禁止賊軍往北流竄。於是徐州三千軍隊路經許昌，當地的節帥薛能讓徐州部衆住在城中，許人驚恐地以爲遭到襲擊，部將周岌從溵水返回，殺死薛能，自稱留後。徐州軍隊得知發生變亂，列將時溥也領兵返回，囚禁其節帥支詳。兖海齊克讓害怕部下叛亂，領軍返回兖州，溵水的駐防軍都散去。

巢聞，悉衆度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兖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内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内震擾，前説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

黄巢得知後，全軍渡過淮水，狂妄地自稱率土大將軍，整頓部衆不再剽掠，所到之處衹徵發青壯年增加兵力。李罕之進犯申、光、潁、宋、徐、兖等州，官吏都逃亡了。黄巢自己率兵攻打汝州，意欲進逼東都。在這個時候，天子年紀不大，害怕得流出眼淚，宰相又共同建議，調集全部神策軍和關内諸節度使的軍隊十五萬人守衛潼關。田令孜請求親自帶兵東征，但内心驚恐慌亂，在皇帝跟前勸説前往蜀地。皇帝親自前往神策軍中，升任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任飛龍使楊復恭爲田令孜的副手。於是在京師招募士兵，得到數千人。

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

在這時，黄巢已經攻占東都，留守劉允章率領百官迎接賊軍，黄巢入城，衹是慰問安撫，民居安然未受騷擾。皇帝在章信門爲田令孜餞行，賞賜非常優厚。但是禁衛士兵都是長安富家子弟，世代在兩軍中服役，享受待遇賞賜，穿着奢

戰，聞料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栗。承範以强弩三千防關，辭曰："禄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禄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鬥志。

華的服裝，乘着健壯的駿馬在權豪面前誇耀，并不懂得行軍作戰，得知要整訓出征，都在家裏哭泣，暗地出錢雇傭商販和病坊的窮人去充數打仗，那些人連兵器都拿不住，觀看的人都擔心得不寒而栗。張承範帶領三千强弩兵到潼關防守，推辭道："安禄山率領五萬軍隊攻占東都，現在賊軍部衆六十萬，超過安禄山那麽多，恐怕守不住。"皇帝不允許。賊軍進兵奪取陝、虢二州，傳檄給潼關守軍道："我從淮南經過，追得高駢如同老鼠鑽穴一般，你們不要抵抗我！"神策兵經過華州，帶上三天的乾糧，不能吃飽，軍無鬥志。

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却。俄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内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

十二月，黄巢進攻潼關，齊克讓率領他的軍隊在關外迎戰，賊軍稍稍退却。不久黄巢到了，軍隊齊聲高呼，川谷震動。這時士卒非常飢餓，暗地放火焚燒齊克讓的軍營，齊克讓跑入潼關内。張承範拿出金錢在軍中曉諭説："諸君勉力報國，救兵就要到了。"士卒感動得流淚，奮起抵抗。賊軍見王師没有援兵，加緊攻打潼關，王師把箭射完了，投擲石塊，黄巢驅趕民衆填入濠塹，放火燒掉潼關城樓。起初，潼關左側有大山谷，禁止行人通過，號稱禁谷。賊軍來到，田令孜駐守潼關，而忘記山谷可以出入。尚讓帶領部衆急赴山谷，張承範恐懼慌亂，派王師會帶領八百勁弩兵前去截擊，等到了谷口，賊軍已經入内。第二天，夾攻潼關，王師潰敗。王師會意欲自殺，張承範説："我們二人死了，誰當辨别是非的人呢？不如見到天子報告了真實情況，再死也不晚。"於是穿了破衣服逃走。起初，博野、鳳翔的軍隊經過渭橋，看到招募的士兵穿的衣服既奢華又保暖，憤怒地説："這些人有什麽功勞，一下子就能這樣！"就給賊軍當嚮導，在賊軍之前返回，焚燒西市。皇帝祭祀上天祈求哀憐。適逢張承範來到，詳細陳訴守衛不住的情況。皇帝罷免宰相盧攜。正在朝會，而傳言賊軍來了，百官奔逃，田令孜帶領五百神策兵保護皇帝急赴咸陽，衹有福、穆、潭、壽四王和一兩個嬪妃跟隨，宦官西門匡範統領右軍殿後。

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

黄巢任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爲

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群臣迎賊灞上，巢乘黄金輿，衛者皆綉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宫女數千迎拜，稱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妄曉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棰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閲甲第以處，争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

巢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衮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當代唐，又黄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璆、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黄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瑭、朱温、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趫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盗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

副。賊軍部衆全都披髮穿錦衣，輜重從東都運到京師，差不多連綿千里。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和群臣到灞上迎接賊軍，黄巢乘坐黄金輿，衛士都身着綉袍、頭戴華幘，其黨羽乘坐銅輿跟隨，前呼後擁的騎士共有數十萬。占領京師，從春明門入城，登上太極殿，數千名宫女下拜迎接，口稱黄王。黄巢高興地説："大概是天意吧!"黄巢住進田令孜的府第。盗賊見了窮苦民衆，把金帛送給他們。尚讓就狂妄地曉諭人們説："黄王不像唐家那樣不愛惜你們，各自安心不要害怕。"纔過了幾天，便大肆搶掠，捆綁毆打居民索要財物，號稱淘財。富家民衆都被赤足趕了出來，賊酋看中上等宅第就住進去，争相奪取别人的妻女加以淫亂，捕捉到官吏全部斬首，放火焚燒的房屋不可勝計，宗室侯王被斬盡殺絶。

黄巢在太清宫齋戒，占卜吉日住到含元殿，越分登上皇位，國號大齊。找不到皇帝所穿戴的衣冠，就用黑色粗厚的絲織物畫上圖案代替；没有金石樂器，就敲擊數百面大鼓，排列長劍大刀作爲儀衛。頒布大赦令，建元爲金統。唐朝官員三品以上的停止任職，四品以下的恢復原職。因而自己陳説符命，取"廣明"二字，分析文字道："唐字去掉丑和口加上黄，表明黄應當取代唐，又黄是土德，金德由土德而生，這是上天的啓示"云云。其黨徒給黄巢上尊號爲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封其妻曹氏爲皇后，任尚讓、趙璋、崔璆、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爲御史中丞，李儔、黄諤、尚儒爲尚書，方特爲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爲翰林學士，孟楷、蓋洪爲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爲樞密使，張直方爲檢校左僕射，馬祥爲右散騎常侍，王璠爲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瑭、朱温、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的人依次拜官封爵。選擇五百名敏捷魁偉的人號稱功臣，任林言爲軍使，比擬於武后時設置的控鶴府。下令軍中禁止妄自殺人，兵器全部送到官府。但其部下本是盗賊，都不服從。召唐朝官員，没有人前來，於是在街巷民居大行搜查，豆盧瑑、崔沆等人藏在永寧里張直方家。張直方，

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

素來豪爽仗義，所以很多士人依附他。有人向盜賊告發他藏匿逃亡者，黄巢派兵圍攻，夷滅其家，豆盧瑑、崔沆以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等被殺死的有一百多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全族自縊而死。

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温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筏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傅城舍，都人共噪曰："王師至!"處存選鋭卒五千以白帬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争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帬，肆爲剽。

這時，皇帝停駐在興元，下詔催促各地軍隊收復京師，最後到達成都。黄巢派朱温攻打鄧州，攻占該城，進而騷擾荆、襄。派林言、尚讓侵犯鳳翔，被鄭畋的部將宋文通戰敗，不能前進。鄭畋就傳檄召集天下的軍隊，於是下詔任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屢次進攻賊軍，斬首萬級。邠將朱玫表面上爲賊將王玫網羅士兵，不久殺死王玫，領軍加入王師。唐弘夫進軍駐守渭北，河中王重榮在沙苑扎營，易定王處存停駐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在武功扎營。唐弘夫攻占咸陽，乘木筏渡過渭水，打敗尚讓的軍隊，乘勝進入京師。黄巢偷偷跑出去，到了石井。程宗楚從延秋門入城，唐弘夫在城邊住下，京師的居民齊聲叫嚷説："王師到了!"王處存選出五千精鋭士卒用白帬作爲標志，連夜入城殺賊，京師居民傳言黄巢已經出走，邠、涇的軍隊争相進入京師，各路軍隊也解甲休息，競相掠奪財貨子女，街市上的少年也繫上白帬冒充軍人，肆行剽掠。

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歡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

黄巢蟄伏在野外，派人窺知城中鬆弛了戒備，就派孟楷率領數百名賊軍掩襲邠、涇的軍隊，京師居民還以爲是王師，歡迎他們。這時軍士搶到珍寶財物，搬運困難，得知賊軍來到，負擔過重行動不便，所以大敗。賊軍抓住唐弘夫殺害了他，王處存跑回軍營。起初，王璠攻克奉天，帶領數千部衆跟隨唐弘夫，到諸將失敗，孤軍奮戰特别頑强。黄巢再次進入京師，因爲居民迎接王師而惱怒，放縱軍隊殺死八萬人，流在路上的鮮血像溪水一般，叫做洗城。各路軍隊退守武功，這時是中和二年二月。

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

這年五月，昭義高潯進攻華州，王重榮與他合力，攻克該城。朱玫率領涇、岐、麟、夏的軍隊八萬人在興平扎營，黄巢也派王璠在黑水扎

黑水，玫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

數月，賊帥朱温、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温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决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户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

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

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温攻西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却，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鋭士萬八千赴

營，朱玫進戰没有獲勝。鄭畋的部將竇玫夜間率領士卒火燒都門，殺死巡邏兵卒，賊軍震驚恐懼。這時京畿的民衆在山谷中結柵自保，不能耕耘，一斗米值錢三十千，搗碎樹皮爲食，有人抓住柵民賣給賊軍當軍糧，一個人可以賣得數十萬錢。士人有的以賣餅爲生，大部分投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遷到東渭橋扎營，收復渭水北面的營壘。

數月之後，賊帥朱温、尚讓涉過渭水戰敗李孝昌等人的軍隊。高潯攻擊賊將李詳，没有獲勝，賊軍再度奪取華州，黄巢隨即委任李詳爲華州刺史，任朱温爲同州刺史。賊軍又襲擊李孝昌，二軍轉移。賊軍戰敗陳敬瑄的軍隊，陳敬瑄跑往南山。齊克儉在興平扎營，被賊軍包圍，挖開河堤引水灌城，没有攻克。有人在尚書省的門户上題字譏誚盗賊就要滅亡，尚讓發怒，殺死胥吏，挖出眼睛懸吊示衆，誅殺郎官和守門兵卒共數千人，各部門官吏都逃跑了，没有留下來的。

天子改任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爲副，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運軍資，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任京畿都統，王處存在左，李孝章在北，拓拔思恭在右。西門思恭任王鐸的都監，楊復光任行營監軍，中書舍人盧胤征任克復制置副使。於是王鐸率山南、劍南的軍隊在靈感祠扎營，朱玫率岐、夏的軍隊在興平扎營，王重榮、王處存在渭北扎營，楊復光率壽、滄、荆南的軍隊會合周岌在武功扎營，李孝章會合拓拔思恭在渭橋扎營，程宗楚在京右扎營。

朱温帶領三千軍隊搶掠丹、延南部農村，急赴同州，刺史米逢出城奔逃，朱温據州守衛。六月，尚讓侵犯河中，派朱温攻打西關，戰敗諸葛爽，在河上擊敗王重榮數千名騎兵，諸葛爽閉關不出，尚讓就攻占了郃陽，進攻宜君壘，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兵士死去十分之三。七月，賊軍進攻鳳翔，在涝水戰敗節度使李昌言，又派彊武進攻武功、槐里，涇、邠的軍隊退却，祇有鳳翔的軍隊固守營壘。拓拔思恭率領精鋭士卒一萬八

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温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温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温。温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温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嵬。温既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黄思鄴爲刺史。

千人來赴國難，逗留不進。河中的糧船三十艘經過夏陽，朱温派兵奪船，王重榮率三萬甲士前往營救，朱温恐懼，鑿沉糧船，援兵就包圍了朱温。朱温屢次被困，又估計黄巢的勢力減弱即將失敗，而孟楷正獨攬大權，朱温請求派兵增援，孟楷從中阻撓不予答覆，隨即把賊軍大將馬恭斬首，投降了王重榮。皇帝升任拓拔思恭爲京畿四面都統，敕令朱玫到馬嵬駐扎。朱温投降後，王重榮待他很好，所以李詳也來請和，盜賊發覺，在赤水將他斬首，改任黄思鄴爲刺史。

十月，鐸浚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璩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禽賊鋭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黄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

十月，王鐸在興平挖掘壕溝，左邊抵達馬嵬，派部將薛韜掌管此事，從馬嵬、武功進入斜谷，用來溝通盩厔，設置十四個駐防處，派部將梁璩統領，在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設置關隘，用來保護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擒獲賊軍鋭將李公迪，攻克堡寨三十座。華州士卒驅逐黄思鄴，黄巢任王遇爲刺史，王遇投降了河中軍隊。

明年正月，王鐸使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黄揆軍，遂營乾阬。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胔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黄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夜襲京師，火廥聚，俘賊而還。

第二年正月，王鐸派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在渭南戰敗賊軍，秉承皇帝旨意拜任李克用爲東北行營都統。適逢王鐸與崔安潛都被罷免，李克用獨自率領軍隊從嵐、石經過夏陽，駐守沙苑，戰敗黄揆的軍隊，就扎營在乾阬。二月，會合河中、易定、忠武等軍隊進擊黄巢。黄巢命王璠、林言的軍隊在左面，趙璋、尚讓的軍隊在右面，部衆共十萬，與王師在梁田陂大戰。王師戰敗賊軍，抓獲數萬俘虜，僵尸散布三十里，收殮埋葬成土冢。王璠和黄揆襲擊華州，占據該城，王遇逃走。李克用挖掘塹壕環繞華州，分出騎兵駐守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夜襲京師，放火焚燒倉房聚落，俘獲賊軍返回。

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扼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説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

黄巢屢次作戰失利，軍糧耗盡，部下不服從命令，暗中策劃逃走，隨即調發三萬軍隊扼守藍田的通道，派尚讓救援華州。李克用率領王重榮在零口迎戰，打敗敵人，乘勢攻占城池，黄揆帶領部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勸説吐蕃、吐谷渾參加同盟，共同討伐賊軍。這時，各鎮軍隊從四面來到。四月，李克用派部將楊守宗率領河中的將領白志遷、忠武的將領龐從等最先進發，在渭

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决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闥。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争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

橋攻擊賊軍，三次接戰，賊軍三次敗退。於是諸節度使的軍隊都奮勇向前，不敢落後，從光泰門進入京師。李克用親自決戰，呼聲動天，賊軍崩潰，追逐逃敵到望春，進入昇陽殿門。黄巢連夜奔逃，部衆還有十五萬，聲稱急赴徐州，經過藍田，進入商山，在道路上委棄輜重珍寶財物，諸軍争相拾取，不再追趕，所以盜賊能够整頓軍隊離去。

自禄山陷長安，宫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啓宫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宫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璩修復宫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横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彦朗七十人。

自從安禄山攻占長安，宫闕一直完好雄峙，吐蕃放火燒毁的，衹是街巷的房屋；平定朱泚的叛亂後一百多年，修繕得壯麗神奇如同開元時期。至黄巢失敗，方鎮的軍隊交互入城搶掠，火焚大内，僅有含元殿獨存，火勢没有波及的，衹是西内、南内及光啓宫而已。楊復光向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獻捷，皇帝下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的軍隊會合東西神策軍二萬人駐守京師，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守衛諸門，安撫居民。下詔尚書右僕射裴璩修復宫殿官署，收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參預戰敗黄巢者：神策將横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彦朗等七十人。

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兖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犨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黄巢已經東行，派孟楷進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隨即向盜賊稱臣，與賊軍通好聯合。孟楷攻擊陳州，戰敗身死，黄巢親自圍困該城，攻略鄧、許、孟、洛，向東進入徐、兖數十州。民衆遭受大饑荒，倚靠墻壁壕塹而死，賊軍俘獲民衆當軍糧，每天數千人，於是置辦了一百架巨大的碓，將人連皮帶骨放在臼中舂碎，一起吃掉。這時朱全忠任宣武節度使，和周岌、時溥率領軍隊救援陳州，趙犨也向太原請求援兵。黄巢派秦宗權進攻許州，没有攻克。這時糧食吃完，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黄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領山西軍隊從陝州渡過黄河東征，會合關東各方鎮在汝州扎營。朱全忠在瓦子堡攻擊賊軍，斬首萬餘級，各路軍隊在太康戰敗尚讓，也斬首萬級，繳獲器械鎧甲馬羊數以萬計，又在西華戰敗黄鄴，黄鄴連夜逃跑。黄巢非常恐懼，過了三天，軍中自相驚擾，放棄營壘跑掉，黄巢退到故陽里扎營。這年五月，霹靂

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

閃電下大雨，河谷溪水到處暴漲流溢，賊軍營壘全被冲壞，部衆潰散，黄巢解圍離去。朱全忠進軍駐防尉氏，李克用追趕黄巢，朱全忠返回汴州。

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躡，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兖、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

黄巢奪取尉氏，進攻中牟，軍隊正在渡河，李克用發起攻擊，賊軍溺死很多人。黄巢帶領殘餘部衆跑到封丘，李克用追上打敗他，返回鄭州扎營。黄巢涉過汴水領軍北上，夜裏又下大雨，賊軍驚惶潰散，李克用得知後，火速到黄河之濱攻擊黄巢。黄巢渡過黄河攻打汴州，朱全忠拒守，李克用前往救援，斬了賊軍驍將李周、楊景彪等。黄巢連夜跑到胙城，進入冤句。李克用全軍窮追不捨，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投降了朱全忠，而尚讓率萬人歸順了時溥。黄巢更加猜忌忿恨，屢殺大將，帶領部衆逃奔兖州。李克用追到曹州，黄巢兄弟拒戰，被戰敗，逃到兖、鄆之間，李克用俘獲男女牛馬一萬多、以及乘輿器物服飾等，擒獲黄巢的愛子。李克用的軍隊晝夜奔馳，軍糧耗盡還没有抓住黄巢，於是返回。黄巢的部衆僅有千人，跑到太山據守。

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滌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悦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

六月，時溥派部將陳景瑜和尚讓追到虎狼谷作戰，黄巢無計可施，對林言說："我意欲討伐國家的奸臣，清理朝廷，事業成功却没有隱退，也是個錯誤。你取了我的首級獻給天子，可得富貴，不要被他人用來謀利。"林言，是黄巢的外甥，不忍心下手。黄巢就自刎，没有死，林言便斬了他，還有其兄長黄存、弟弟黄鄴、黄揆、黄欽、黄秉、黄萬通、黄思厚，并且殺死其妻子和兒子，全都函封了首級，準備到時溥那裏。而太原博野軍殺死林言，與黄巢的首級一起上送時溥，獻給在外的皇帝，下詔將首級奉獻在太廟。徐州小史李師悦得到黄巢的僞符璽，獻給朝廷，拜任他爲湖州刺史。

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盗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强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黄巢的侄子黄浩有部衆七千，在江湖之間做盗賊，自號浪蕩軍。天復初年，準備占據湖南，攻占了瀏陽，大肆殺戮搶掠。湘陰的豪强鄧進思率領壯士在山中埋伏，殺死黄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盗京師，

贊曰：廣明元年，黄巢剛占據京師，自己陳

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遍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氐皆巢黨也，寧天托諸人告亡於下乎！

說“唐字去掉丑和口而加黃，表明黃就要取代唐”。唉，這話多麼妖妄啊！後來黃巢死了，秦宗權開始囂張，勾連而起的禍亂遍布天下，朱溫終於攘奪帝位而據爲己有，大抵都是黃巢的黨羽，難道是上天通過人向下界昭告亡國嗎！

## 秦宗權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

秦宗權，是蔡州上蔡人，任許州牙將。黃巢渡過淮水，節度使薛能派秦宗權到淮西搜羅軍兵，而許州軍隊發生變亂，殺死薛能。秦宗權對外表示要赴難，却乘機驅逐刺史，占據蔡州反叛。周岌代替薛能任節度使，隨即授任他主持蔡州事務，擁有一萬軍兵，於是派遣部將跟隨諸軍在汝州戰敗賊軍。楊復光向朝廷說明，升任他爲防禦使，給其軍命名爲奉國表示恩寵，便任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

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奪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荊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票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緜荆、郢，北亘衛、滑，皆麋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惟趙犨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黃巢撤出潼關，秦宗權與他通好聯合，然後包圍陳州，樹立的營壘互相呼應，在梁、宋之間騷擾搶掠。黃巢死後，秦宗權非常囂張，招集殘存潰逃的賊軍，大有吞噬四海之意。於是派其弟秦宗言侵犯荆南；秦誥出兵山南，進攻襄州，攻占該城，進軍攻克東都，包圍陝州；派秦彥侵犯淮、肥；秦賢攻略江南；秦宗衡擾亂岳、鄂。賊軍的首領都很驃悍殘暴，所到之處屠殺老人幼兒，焚燒房屋，城府毀滅長滿荆棘草萊，從關中直到青、齊，南到荆、郢，北連衛、滑，人們都如鳥獸逃散，至於千里無炊烟。衹有趙犨保衛陳州，朱全忠保衛汴州，僅僅能够自我保護而已。但是叛賊没有圖謀王霸之業的計劃，衹是倚仗混亂，軍隊出發没有轉運過糧食，指着鄉村聚落說：“吃這裏的人，可以讓我們的部衆填飽肚子。”官軍跟踪追擊，繳獲數十輛載着鹽腌尸體的大車。

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

僖宗假授朱全忠都統的旌節以便討伐賊軍。秦賢攻略宋州和曹州，朱全忠修書通好約和，秦賢派張調請求劃分地盤，自汴以南歸屬蔡州，朱全忠暗地允許，然而秦賢領兵渡過汴水，肆行無忌地燒光搶光。朱全忠大怒，將張調斬首送還，說：“我派出十名將領，必定打敗此賊。”進軍與賊軍作戰，斬殺俘獲很多。秦宗權火速進攻許

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

州，節度使鹿晏弘向朱全忠請求援兵，援兵没有出發，賊兵已經打敗鹿晏弘，又進兵攻打鄭州，奪取該城。攻擊黄河橋，進而據守河陽，放出軍兵侵掠汴州西部、北部的農村。

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橋，盧瑭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栅，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瑭，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兖、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嘩，趨中營，兖、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郛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

朱全忠在酸棗扎營，進戰不能攻克。秦宗權駐守邊村，派秦賢在雙丘扎營，進犯板橋，盧瑭領兵進駐萬勝，夾汴水立營栅，準備架橋讓軍隊渡河。朱全忠用詭計殺死盧瑭，秦宗權全軍十五萬人列軍營三十六處，進逼汴州。朱全忠恐懼，向兖、鄆求救，而朱瑾、朱宣都親自帶兵共同抵禦賊軍。五月，朱全忠緊閉城門舉行大會，鼓聲傳到郊外一直不停，暗中開啓北門攻擊賊軍營壘，賊軍士卒嘩然，急奔中營，兖、鄆軍隊整頓合擊，大敗賊軍。秦宗權忿怒，經過鄭州，焚燒外城房舍，把民衆驅趕到淮西，朱全忠因而據有鄭、許、河陽、東都。

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

於是朱全忠集合諸鎮軍隊會兵上蔡，分爲五軍進入這個地區。秦宗權召孫儒，孫儒不答覆。秦宗權素來在上蔡扎營用來扼守險要，朱全忠攻占他的營壘，進而包圍蔡州，逼近城池建立營壘，派弱兵引誘賊軍，賊軍出戰，朱全忠把他們全部斬首。秦宗權退到中州守衛，没有攻克，朱全忠派大將胡元琮實施包圍，自己返回汴州。秦宗權偵察到許州没有防備，偷襲攻取該州，抓住守將元琮，領兵收復了許州。

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瞀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縻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 顧輸忠不效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秦宗權返回，被愛將申叢囚禁，折斷他一足聽候命令。朱全忠委任申叢爲節度留後，申叢反悔，被朱全忠滅族。秦宗權被送到汴州，朱全忠按禮節迎接慰問，并且説："秦公以前攻占許州時，如果能收兵結盟，與我同力勤王，怎麼會有今日呢?"秦宗權説："英雄不兩立，是上天滅亡了我而幫助朱公。"神情傲然毫無懼色。朱全忠用檻車把他上送京師。東西神策軍的士兵押解護衛，昭宗登臨延喜樓舉行受俘典禮，京兆尹用組練牽着秦宗權，在兩市游街示衆，他伸長脖頸看着車外，呼叫道："宗權難道是反叛的人嗎? 衹不過是盡忠没有效果罷了。"觀看的人大笑，同他的妻子趙氏一起被斬於獨柳下。秦宗權在中和三年反叛，過了六年被誅殺。

## 董昌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强，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秘書之亡，授兼諸道采訪圖籍使。

董昌，是杭州臨安人。起初隸籍於土團軍，因功幾次升任到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到州任職，董昌率兵阻擋，使其不得入内，隨即自作主張掌管一州的政事。鎮海節度使周寶無法控制，便上表舉薦他任刺史。董昌戰敗劉漢宏後，兵力更加强大，升任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剛返回京師，董昌把越地民家裴氏的藏書獻上，填補亡散的宫廷藏書，除授他兼任諸道采訪圖籍使。

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寖自侈大，托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刳香木爲軀，内金玉紈素爲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阨。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吴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吴隱之比！"支解客祠前。

起初，他廉正公平地治理地方，民衆頗爲安樂。在這個時候，天下的貢賦不輸入朝廷，衹有董昌在賦税之外還常有三倍的奉獻，每旬遣送一次，每次大致都是五百人，每人發一把刀，誤了期限就誅殺，朝廷依賴他的輸入，所以幾次拜授做到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爵爲隴西郡王。他看完詔書後，每個字付給一匹縑，送給負責起草制書的官吏。然而他小人得志，漸漸妄自尊大，假托鬼神來蒙騙衆人。開始爲自己建立祠廟，用香木雕刻成自己的軀體，把金玉紈素放在裏面作肺腑，頭戴冠冕而坐，妻媵在别帳侍立，百名倡優在前面吹吹打打，門前排列護衛的屬下軍兵。屬州塑泥馬獻到祠下，羅列犧牲祭品祈禱請告，有人謊稱泥馬似乎嘶鳴并且出汗，都受到賞賜。董昌自己説："有人去祭獻，我必定會醉。"蝗蟲聚集在祠旁，派人捉住沉到鏡湖裏，上報説："不是災害。"有個門客説："曾經游覽吴隱之祠，衹不過是一尊偶像。"董昌得知後，發怒道："我不是吴隱之可以相比的！"把門客肢解在祠前。

始，罷榷鹽以悦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别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

起初，他廢除食鹽由官府專賣的制度來取悦於民，民衆豐衣足食，以後逐漸實行嚴刑峻法，笞打竟至千百下，有人犯了小過錯就被滅族，血流刑場，地都染紅了。有五千多家要被滅族，董昌説："能孝順我，就赦免你們的死罪。"都説："行。"董昌給他們的待遇很優厚，號稱感恩都，在他們的臂上刻字作爲誓約，親族送别的人竟至於號啕大哭。凡是民間争訟，不審查案情，衹讓他們賭博擲博齒，輸的人就被處死。用人也是擇

取賭博的贏家。

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厭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噪呼請，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吴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謡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税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兔上金床’，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册’，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

董昌被封爲郡王，憤怒地説：“朝廷對不起我，我奉獻的金帛不計其數，爲什麽吝惜得不讓我做越王？我要自己奪取它。”下屬爲了滿足他的暴虐，便勸他做皇帝。附近幾個縣瘋狂地呼喊請求，董昌下令説：“時機到了，我便會應天命順人情。”其下屬吴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和王温、巫婆韓媪都促成其事。董昌增加兵力在四個縣築城用來防衛自己。山陰老人獻上僞造的謡諺説：“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董昌很高興，賞給他百匹縑，免除他的賦税。命方士朱思遠修築祭壇祭祀上天，詐稱夜間降下上天的符命，碧紙紅字無法認識。董昌説：“讖語説‘兔上金床’，我出生在卯年，明年歲星經過躔次，二月初一的第二天，都是卯，我就在那個時候登上皇位。”門客倪德儒説：“咸通末年，《越中祕記》説：‘有一種羅平鳥，掌管越地的禍福。’中和年間，這種鳥出現在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鳴聲説‘羅平天册’，民衆祭祀它以排除患難。現在大王的署名，寫的字形很像那種鳥的樣子。”當即畫出圖來給董昌看，董昌大喜。

乾寧二年，即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册，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床及它鳥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册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黄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宫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

乾寧二年，董昌登上僞皇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叫天册，自稱聖人，鑄造了四寸見方的銀印，印文是“順天治國之印”。又搬出十床普通民衆獻上的銅鉛石印以及其它的鳥獸龜蛇陳列在宫廷，指名叫天瑞。他所下的制詔，都親自署名，有人説帝王不在詔書上畫押，董昌説：“不親自署名，怎麽能知道我是天子？”隨即在南門上題榜叫天册樓。在此之前，州衙的後寢有赤光，長十餘丈；一尺多長的毒蟲，金黄色，出現在思道亭。董昌給後寢題名叫明光殿，亭叫黄龍殿，藉機自我神化。依次設置拜任百官，監軍和官員們都朝西北方向慟哭，然後北面向董昌稱臣。有人建議委任近侍，董昌説：“我暫且占據這個位子，怎麽能和宫禁一樣？”不答應。下書給屬州説：“在某日權且登上皇位，但是我董昌蒙受天子的恩寵，至死不敢有負於國家。”

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

以前，有的屬下官吏不順從董昌的意旨，節

黄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犒軍，執應智、王温、韓媪、吴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守真、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頵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

度副使黄碣、山陰令張遜都被殺死。鎮海節度使錢鏐寫信責備董昌道："開府當節度使，終身富貴，却不願保持，關起城門作天子，將來親族被滅，又有什麽好處？但願王能够棄舊圖新。"董昌不聽，錢鏐遣所有的三萬軍隊來攻打，望着城上再拜説："大王位至將相，却背叛天子。如能改過，我就曉諭諸軍返回。"董昌恐懼，獻給錢鏐二百萬緡錢犒賞軍隊，拘捕了應智、王温、韓媪、吴繇、秦昌裕送給錢鏐，而且聽候治罪。錢鏐就返回，上表給朝廷，認爲董昌不可赦免，重新起兵討伐，逼近城坦扎營。董昌又拘捕朱思遠、王守真、盧勤送到錢鏐軍中請求罷兵。昭宗派宦官李重密慰勞軍隊，免除董昌的官爵，授任錢鏐爲浙東道招討使。董昌於是向淮南楊行密求援，楊行密派部將臺濛包圍蘇州，安仁義、田頵進攻杭州，用來救援董昌。錢鏐的部將顧全武等屢次戰敗董昌的軍隊，董昌的部將大都投降，於是進軍包圍越州。

候人言外師强，輒斬以徇；紿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閲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紿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鏐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候望的人説外面軍隊强大，就被斬首示衆；騙他説錢鏐的軍隊士氣衰落，都受賞賜。董昌親自在五雲門閲兵，拿出金帛傾覆錢鏐的部衆。顧全武等更加奮勇，董昌的軍隊大敗潰逃，董昌急忙返回城中，去掉僞號，説："越人勸我作天子，本來就没有益處，現在重新任節度使。"顧全武四面圍攻，没有攻克，適值臺濛奪取蘇州，錢鏐召顧全武回兵，顧全武説："叛賊的根基在甌、越，現在丢失一州就放鬆對叛賊的討伐，不可以。"攻城愈加緊急。城中按人口收錢，即便是簪珥也送到軍中。董昌的侄子董真深受士卒愛戴，董昌聽信讒言殺了他，部衆於是不再效命。又減損戰士的口糧準備犒勞外來的軍隊，部下愈加怨恨，反戈攻擊董昌，董昌據守子城。錢鏐的部將駱團入内謁見，騙道："奉詔迎接董公到臨安居住。"董昌信以爲真，顧全武拘捕董昌返回，到了西江，將他斬首，尸體投入江中，將首級傳送到京師，夷滅其家族。於是將僞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斬首，發掘董昌先人之墓，放火燒掉。董昌失敗，還有存糧三百萬斛，金幣差不多有五百餘庫，而士兵不到一萬人。錢鏐於是任鎮

海、鎮東兩軍節度使。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并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贊曰：唐朝滅亡，那些盜賊都出現在大中年間。太宗的遺德餘澤離開民衆已經很久了，而賢臣遭排斥被殺死，在位的都是平庸怯懦之輩，賦稅繁重刑法嚴苛，天下愁苦。就在這個時期，上天即將拋棄唐室，盜賊同時出現，歷經五個姓氏，戰事未曾稍微停歇，到宋朝然後天下恢復安寧。漢朝滅亡時，天下大亂，到晉朝然後遂漸安定；晉朝滅亡時，天下大亂，到唐朝然後恢復安寧。治少而亂多，是古今的大勢，盛世的君主兢兢業業地追求治國安邦，哪能稍有疏忽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八册》
作者＝
页数＝６２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０／０３／００４３７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９９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１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８－１　/　Ｋ２０４．１/Ｈ８５３ｘ
【原书定价】　１００８．００（全八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新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八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